

臺灣縣志

卷一

臺灣縣志

臺灣縣志

767394

贈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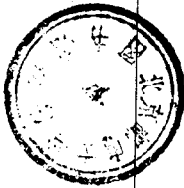
K295.8  
Z6  
31

臺灣文獻史料叢刊

第二輯

(31)

重修臺灣縣志  
(全)



臺灣大通書局印行

宜基 贈書  
景石 漢石

Y015/01



\*21113001124018\*



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一三種

# 重修臺灣縣志

王必昌

# 立序

邑曷爲有志？一邑之事也。一邑之事曷爲志？天時異候、風土異宜、人情異尚、物產異數，不有以志之，懼其傳訛也。臺灣，故奧區也。按文獻通考稱毘舍邪國，或又稱東港、婆娑洋，從古未有開闢者。我朝德威遠播，歸入版圖；生聚之、飲食之、教誨之，迄今已幾及百年，舟車水陸，儼然一大都會矣。是不可以不志。然則前未有志乎？曰：有。前邑宰王君禮志之矣。曰：前有志，曷爲復志？曰：前之志，志前之臺灣；今之志，志今之臺灣也。前之臺灣，熙熙皞皞；今之臺灣，涵濡聖澤、沐浴皇仁，凡制度、儀禮、考文，較之從前，風氣駸駸日上，是不可不重志也。雖然，志難，志臺灣尤難。今夫海，包乾之奧、括坤之區，長波沓沓，洪濤爛汗，茫乎浩乎，不知其幾千萬里；而臺灣以孤島橫亘其外，天時不可按候而考、風土不可按圖而徵、人情不可按時而定、物產不可按數而稽，藉非博採廣聞、熟悉者久，不敢志，亦不能志。

魯君燮堂，宰邑三年，官於斯者也，首倡盛舉；臺之士人，生於斯、長於斯、聚國族於斯者也，共襄厥成。不數月而志竣；門分類別，綱舉目張，條理井井。尋覽之下，不特天時、風土、人情、物產，一一瞭如指掌，而百年來教化聿新、風會日盛，聖天子大無外之模、各民番沐太平之福，亦胥於是乎得之；益嘆邑之不可無志，而臺灣之尤不

可不重志也。

率志數語，弁諸簡端，請以質夫海內之覽是志者。

乾隆壬申冬十月下浣，巡臺使者立柱撰。

## 錢序

我國家重熙累洽，德化覃敷，聲教四訖；薄海內外，罔不蒸蒸向化。臺灣爲海外巖區，冠領三邑，藩籬數省，歸入版圖，幾及百年；聖天子涵濡樂育，久道化成。其間風土依然，山川如故，而禮教事興，制度大備，人文蔚起，風會日隆。以視從前，譬猶皇古之世，草昧初開，渾渾爾、噩噩爾；今則巍乎煥乎，已躋中天之盛已。

舊有志，擇焉未精、語焉不詳，歲久且多殘闕；魯君燮堂，以西江名進士來蒞茲邑，三年之內，時和歲稔，政舉事修，公務餘閒，慨然自任。爰集臺之文士，共相商訂；取舊志之缺者補之、略者詳之、繁者芟之、訛者正之。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中盡人事；大則禮樂文章、小則蟲魚草木，分晰衆部，莫不峨然在目，釐然有當於人心。

夫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臺灣孤懸海外，名公巨卿、文人學士，蹤跡罕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不有以核其實，將何以信之今而傳之後耶？顧非平時留心稽考、熟悉茲土，而又長駕遠馭、智力有餘，且其才、其識、其學足以擅作史之三長者，必不克肩厥鉅任。魯君燮堂，何獨游刃恢恢也！

書開局於學之明倫堂，始於二月，成於十月。海內覽者，資蒐採、廣見聞，知聖朝之車書大同，樂海外之風教日盛，胥於是乎在，豈不休哉！余不敏，恭膺簡命，巡視茲

士；輜軒採風，率多闕漏。詩不云乎：『騁騁征夫，每懷靡及』。行將歸矣，所藉手以報命者，將於是書資所未逮。然則是書之成，抑亦余之厚幸也夫！是爲序。

乾隆壬申十月，巡臺使者仁和錢琦撰并書。

# 金序

古諸侯之國，唐虞萬、夏商三千，至成周而爲千八百；做之於今，祇一邑而已。然讀關雎、麟趾之篇，鵲巢、鸞虞之什，二南之化，由近及遠、由暫而久，是以季札聘魯，吳始入於中國。洎漢文翁化蜀、唐常袞開閩，風教所施，雖速於置郵而傳命，亦猶水之盈科而後進也。

臺地僻在遐島，周禮不載，禹貢無稽；上古無論已，自唐宋以暨元明，未入中國。明天啓間，荷蘭屯集，海舶往來，方與中華通，臺灣之名始著。旋爲鄭成功竊踞，恃其險遠，行同倭寇，咸目島夷，恒爲閩、粵、江、浙之患；漳、泉、福、興諸郡，被毒尤甚。我朝定鼎後，聖祖仁皇帝施仁武不殺之恩威，臣服其餘孽；是以聲名洋溢乎海隅日出之表，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茹毛飲血之倫、卉服文身之俗，罔不率俾。猗歟休哉！振之以武威、修之以文德，建置郡縣，版圖已定；星野之分、戶口之數、官師武備之設、山川風土之宜、人物流寓之有紀載、忠孝節義之有表彰，與夫城池、倉庫、衙署、營制、學校、壇廟、宗祠之規畫，下至農田、水利、官莊、租稅、財賦之所入，以及鳥獸、草木、蟲魚之所產，樹藝以時，災祥並紀，無不釐然畢該。臺之有郡縣誌，自臺廈道高公（諱）拱乾、邑令王（諱）禮草創也。於古無稽、於今未備，因陋就簡，草昧初開



，亦寧嚴無濫之苦衷也。時移物換，踵事增華，因革損益，日異月新，不知凡幾；板帙歲久漶漫，重修之役，不得不有望於今茲也。

余自庚午春由漳郡守奉恩旨擢監司之任，始至於境；見人物風土、賢遷有無，駸駸乎與中華相埒矣。年來南北兩巡，見各邑蒸黎之衆，番社之馴，生齒日繁，田土日闢，風景不殊，繁華較勝，林林總總，既庶既富，蓋聖朝豢養休息之恩，七十年於茲矣，安可不加之以教哉？考之誌乘，府誌修於乾隆丁卯年巡臺御史給諫六公，已極詳備；而縣誌闕略甚多。壬申春，邑令魯諱鼎梅毅然有修誌之舉，余甚嘉焉。夫誌，識也。識前言往行，與國史等。史則善惡俱載，褒貶予奪，字字霜嚴；誌則稽古證今，忠孝節義，千秋永鑑。有善而無惡，有褒而無貶，乃隱惡揚善之意；庸庸碌碌，去而不錄者，亦猶貶與奪也。若夫元惡巨憝，以示炯戒，俾民知嚮慕而凜懾畏，乃教之大者也。

比誌成，請序於余。余讀而歎曰：有是哉，誌之詳盡，無逸事、無遺義矣，猶不能無慨。鄭逆竊踞時，我朝海禁綦嚴，其撫而有者，皆番社之衆及漳、泉之民耳。今閩、粵十餘郡人，蜂屯蟻聚，歲有增添；各立門戶，彼此爭勝；地不加廣，人多叢集；偷渡之禁愈嚴，而潛踪頂冒而來者不可勝計。又，澎湖三十六島，兵民雜處，地不產粟，戶鮮蓋藏，仰給於臺。商船梭織，饗殮足繼；風雨兼旬，炊煙頓息。備儲之法，不可不講。至於鹿耳門爲臺郡鎖鑰，鐵板暗沙，鞏若金湯；盪纓引路，商舶時有衝汕沉溺之患。

凡此皆爲政者所當日夕留心，而治人治法，或亦爲誌之所載而未詳歟？

今國家當全盛之時，培養元氣，浹髓淪肌，海外民番，咸歸樂土；從此嚮風慕義，如二南之化，由近及遠、由暫而久；凡有血氣者莫不來享來王，邁夏商周之上，而頌唐虞氏之至治者。後之君子，推而暨之可也。是爲序。

時乾隆十七年（歲次壬申）秋七月吉旦，賜進士出身、特授朝議大夫、前雲南道監察御史、福建分巡臺灣道按察使司副使、加二級紀錄十六次，燕山金溶題。

## 柁序

歲壬申，余奉憲委來視臺灣。初秋，署篆監司。冬十月，特旨實授，兼理學政。受恩深重，勉圖報稱，日與文武寅僚勤求治理。適臺灣縣志重輯告成，來請序。

余惟韓昌黎過詔而訪圖經，朱紫陽守南康，下車亟詢郡乘，謂是固一方之法制經緯所考鏡也。丙夜披閱，大綱小目，凡若干條，總一十五卷，數夕而畢。不禁喟然曰：休哉！我國家駿德鴻猷，規恢無外，邁唐虞、軼三代，於斯志徵之矣。其在書曰：『東漸于海』。詩曰：『海外有截』。記又曰：『東不盡東海』。蓋自無諸啓閩，歷四千年而始闢此絕島之方輿，以壯我朝大一統之模者也。故占星野，則保章氏所未辨；稽沿革，則職方氏所未載。伯翳之經、道元之注、無此山水；珠厓之郡、銅柱之郊，無此建置。而茲志所陳教養之周詳、戎祀之整肅、衣冠典文之茂美、藪浸孕育之瑰奇，皆由聖作物觀，大化翔洽，洗習昧之乾坤，耀以光明；於是珥筆者得鋪張揚厲，勸爲此書。班孟堅所言遭遇乎斯時者，詎不信哉？

抑余舊聞臺灣附郭，民鮮土著，耕漁商販，俱閩粵輕黠子弟，雜而難治。吏於斯者，有傳舍之思，不知所以教之，甚或不愛之而因以爲利。將校所屬之兵，平居不能訓練，而又驕之，因是有辛丑之變。方今片甲寸艇，悉睿慮所熟籌；百職庶司，皆帝心所慎

簡。二者之患，斷乎免之。夫愚賤何知，惟能予以安全者，其心好之爲最眞。雜紀所述，明季泊國初，海氛之毒烈矣。自臺地收入版圖，聖聖相承，休養生息；番安於社，丁不多科；農安於里，賦比輕則；商賈安於市；行旅安於途；舟車絡繹，百貨麇至。臺邑安而全郡安，而內地瀕海之郡邑舉安。歌堯者曰：『作息耕鑿，帝力何有？』亦知涵濡聖澤已七十載之久乎！

顧其俗澆，尙奢靡，或好嬉戲淫巧，惇樸之意漓焉。說者謂土沃民富故，殆非也。邑處海上，扶輿清淑之氣，鬱積磅礴；凡氣清者必浮，弊固然耳。然土生其間，鍾是氣，必美秀而文。嘗論陰陽之稟，各毗於偏；天地自然之數，矯而揀之，以歸於正，則其人之事也。臺人多閩、粵之人，昌黎在粵、紫陽在閩，斯文統緒之傳，猶有存者，詎以遠近殊乎？民富則可與談禮，士美秀則能入道；就其所得，揀其所失，當不其難。抑聞賈生云：移風易俗，使人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所能爲。所賴賢司牧、賢司鐸暨此都之賢士，相與鼓舞振興，俾此日之菁莪棫樸，卽他時之威鳳祥麟；用佐天家萬年有道之長，其爲茲志增光者，豈尠哉。

余世受國恩，南來駐節，叨膺師帥之責，蓋不敢不勉也。是爲序。

福建分巡臺灣道兼理提督學政、按察使司僉事仍兼世管佐領、軍功加三級、紀錄四次，長白柁穆齊圖撰。

## 陳序

粵自文命誕敷，庶土交正；元公制作，爰列職方。蓋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同軌同文，會歸有極；載之於皇輿、繪之以王會，發皇耳目，昭示來茲。然積塵益嶽、集腋成裘，下而至於一州一邑，亦罔不廣蒐典籍、博訪風謠，以備一日之採擇焉。乃龍門作史，郡國都邑不列入書，而雜見之於紀、傳、世家。迨乎班、范繼作，而前書地理志、後書郡國志，後之輯志乘者，多宗之。在長發之詩曰：『海外有截』。又江漢之詩曰：『我疆我理，至于南海』。昔之經理天下，四海而外，聲教所訖，固無間於薄海內外而同之也。

我國家幅員之廣，土宇所闢，亘古以來，未有比隆。況臺邑自入版圖，仁漸義摩，涵濡沐浴於聖化之內者，蓋八十餘年於茲矣。雖僻在海隅，而禮樂制度、刑政教化，纖悉無乎不備。民生其間，顧不幸歟？然五方風氣，各有不齊，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苟一夫不獲，若納於隍，則斯志所編，其以爲文乎？抑將殫心思、竭知慮，精神貫注於其間而見之於實也。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恥者，恥其未至於善也；格者，格於心而至於善也。然則惟德禮而後恥心生，亦惟知所恥而後入於德禮也。管子以禮義廉耻爲四維，蓋以是四者而維繫之，是猶泰山而四維之也。誠如是也，有

不蒸蒸日上化於善、而臻於一道同風之域也哉？魯君移宰斯邑而勤勤編輯，意者其在斯乎？

臺爲郡之首邑，是固守之所耳濡而目染者也。夫宣上德而達下情者，守之職也。余蓋甚媿乎四子之雍容講德，而又甚樂乎斯志之爲歌詠中和樂職之先聲也。是爲序。

時乾隆十有七年秋八月，賜進士出身、特授中憲大夫、知臺灣府事、加三級、紀錄五次、陳玉友題。

## 魯序

縣之有令，知一縣之事者也。邑之有志，記一邑之事者也。知之而記之，是之謂志。

臺地遠隔重洋，僻在荒服以外，我國家披荆闢草，始入版圖；其故事之散見於載籍者，荒渺而無所稽，則知臺邑之事爲難。邑乘，自前攝令虞山王公禮創於康熙五十九年；其時草昧初開，民淳事簡，志亦略而不詳。數十年來，休養生息，教化既行，規制大備；封域有定、山川有制、田賦有經、學校有典。而且閩、粵之民，航海而至者，接踵摩肩；好惡異俗，情性異齊，則志今日之臺邑尤難，予何足以知之！予自己巳秋調任茲邑，日鹿鹿於簿書塵鞅，舉凡經制之源委、閭閻之利弊、地勢之扼險設要、民俗之厚薄淳漓，雖耳濡而目染之，而撮其要不能記其詳，舉其大而成遺其細。予不敏，何足以知之！雖然，安於不知而委之不忘，是滋之曠療也；予何敢焉！

辛未冬，爰集二、三寅好暨邑之紳士耆碩，聚而商之。僉曰：是邑之先務也。迺鳩剗之資，舉博士弟子潔士侯生世輝司其出納，孝廉明之陳君輝、博士弟子幼遠盧生九圍、博士弟子醇夫方生達聖專司編纂，明經子遠郭君朝宗、明經修仲蔡君開春、明經岐伯金君鳴鳳、博士弟子爾簡龔生帝臣分司採輯。諸君子既集衆腋，又遠徵進士後山王君

必昌於德化，以總輯之。而其大綱細目，則郡學司鐸明卿林君起述是綜理焉。規撫既定，請於憲，報可。乃設館於郡庠，繼晷纂之。越數月而書成。額之曰：知縣魯鼎梅重修。噫吁！是豈知縣之所能修耶？予不敏，何足以知之而志之。蓋合諸君子之知以爲知，合諸君子之所知以爲志也。今而後，庶幾得以附於知之者矣。

夫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志之所載，其大凡也。其在書曰：『非知之難，行之維艱』。則舉斯邑而措之蕩平，以光茲志乘者，後之君子之責也夫。

時乾隆十有七年冬十月吉旦，賜進士出身、勅授文林郎、知臺灣縣事、護理臺灣府海防同知印務、加三級、紀錄五次、記大功三次、新城魯鼎梅題。



## 重修臺灣縣志姓氏

鑒定：太子少保、兵部尙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閩浙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騎都尉喀爾吉善，兵部侍郎、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弘謀，巡察臺灣等處地方戶科給事中立柱，巡察臺灣等處兼提督學政、河南道監察御史錢琦，鎮守臺灣等處地方掛印總兵官陳林每，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顧濟美，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德舒，福建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來謙鳴，分巡臺灣道按察使司副使金溶，分巡臺灣道兼提督學政按察使司僉事仍兼世管佐領柁穆齊圖，署臺灣府知府陳玉友，署臺灣府知府海防同知王文昭。

承修：臺灣縣知縣護理海防同知事魯鼎梅。

總理：臺灣府儒學教授謝家樹，臺灣府儒學訓導林起述。

總輯：德化縣乙丑科進士截選知縣王必昌。

編纂：舉人陳輝，廩生方達聖，生員盧九圍。

分輯：歲貢生選授閩縣學訓導郭朝宗，拔貢生蔡開春，歲貢生金鳴鳳，生員龔帝臣，監生方達義。

分理：生員侯世輝。

臺灣文獻叢刊

繕寫：儒童王志選，陳正宗，吳初昇。

## 凡例

志列綱目，由來舊矣。參稽羣志，義例各著。今惟衷於事無闕漏、文不繁複，非敢故爲異同。

首繪圖，便覽也。圖先書後，自昔然矣。

畫疆正域，先辨星野；地，承天者也。次詳沿革；見國朝武功文德，邁越隆古，敢或略歟？餘悉依類條品小序備言之。

邑負山阻海，議守之區；鹿耳鯤身，全臺鎖鑰。若羅漢門之谿谷險仄、澎湖之澳嶼縈迴，皆守土所當知也。至大海中水程、海道、潮信、風期，舊無成說，每令向若心驚，茲爲類叙分明，問渡者宜有取焉。附錄詩篇，以當畫圖。

志建置：凡有興作必書，凡公所之在境內者悉書。

賦役與內地異：如田論甲折畝、房計間徵餉以及牛磨、蔗車、港潭、罾罽等稅，悉詳註以便稽覈。

化民成俗，端必由學。泮林芹藻，采及學生；書院膏油，惠此多士：均綴宮墻之次，以彰文教之隆。

孔子萬世師表；崇德報功，獨隆於學校矣。其諸通祀、義祀，別爲秩祀志。附以梵

宮、社廟而弗削者，邑俗尙鬼，欲悉數其來歷，俾民聽不惑耳。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臺澎爲四省藩籬，武衛尤重；營制船政，所必詳也。並載賞卹，以昭皇仁。軍器不與祭器並陳者，藏神武之用於不測也。

職官，紀官斯士者；列憲題名，則駐於斯士者也。列傳，並述其有功德於斯士者。題名以文武爵秩次，傳以年代次。

選舉，列各奏議，用勵邑士。邑武科特盛，戎行之勳爛焉。故爲述武科始末。

地以人重，在臺言臺，善善欲長，而傳不及生者，俟論定也。惟節婦年例符函登之，以勸女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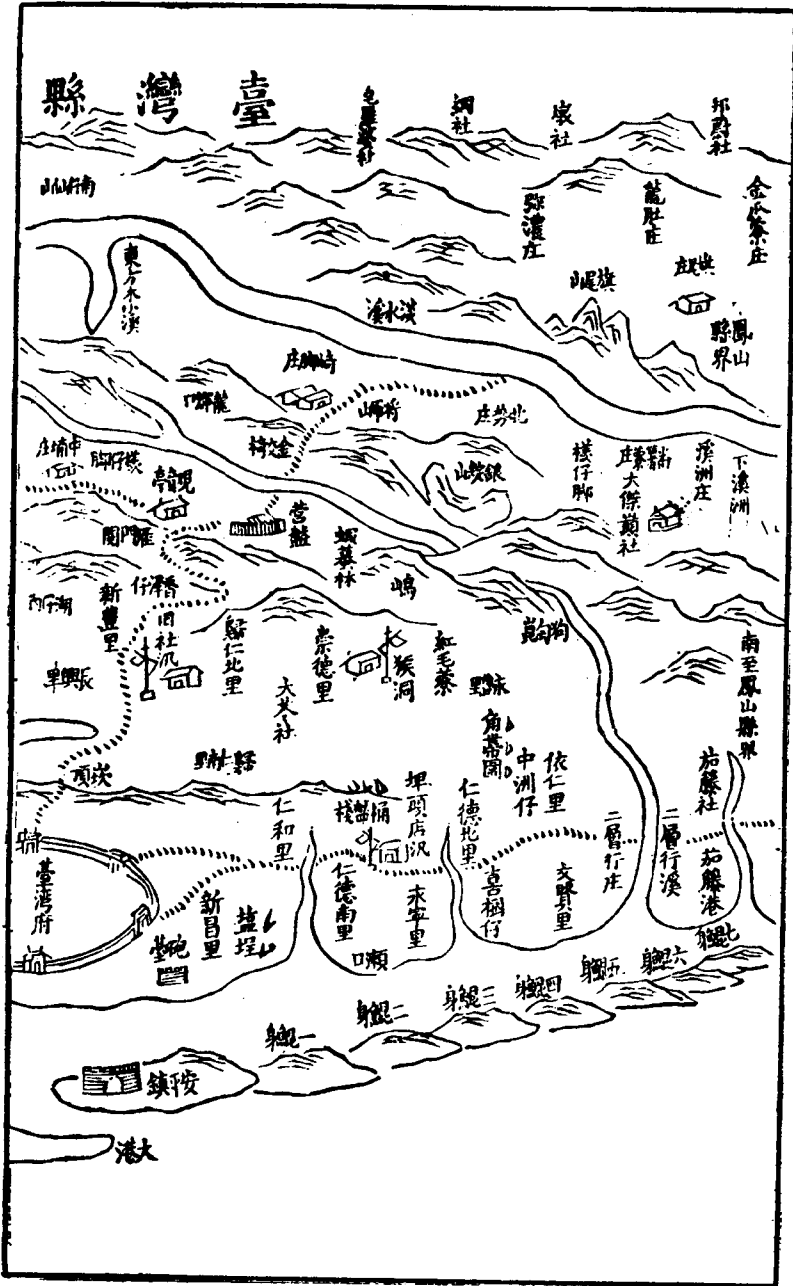
風俗轉移視乎人。孔子云：『何陋之有？』註以次於人物。書曰：『惟土物愛厥心臧』。因附之以物產。

藝文，標其書目與卷帙之多寡，做班固漢書也。書序存者揀編之。其詩文揀附各志，本條下難附概者，量揀而編之。時賢近作可見者，各揀而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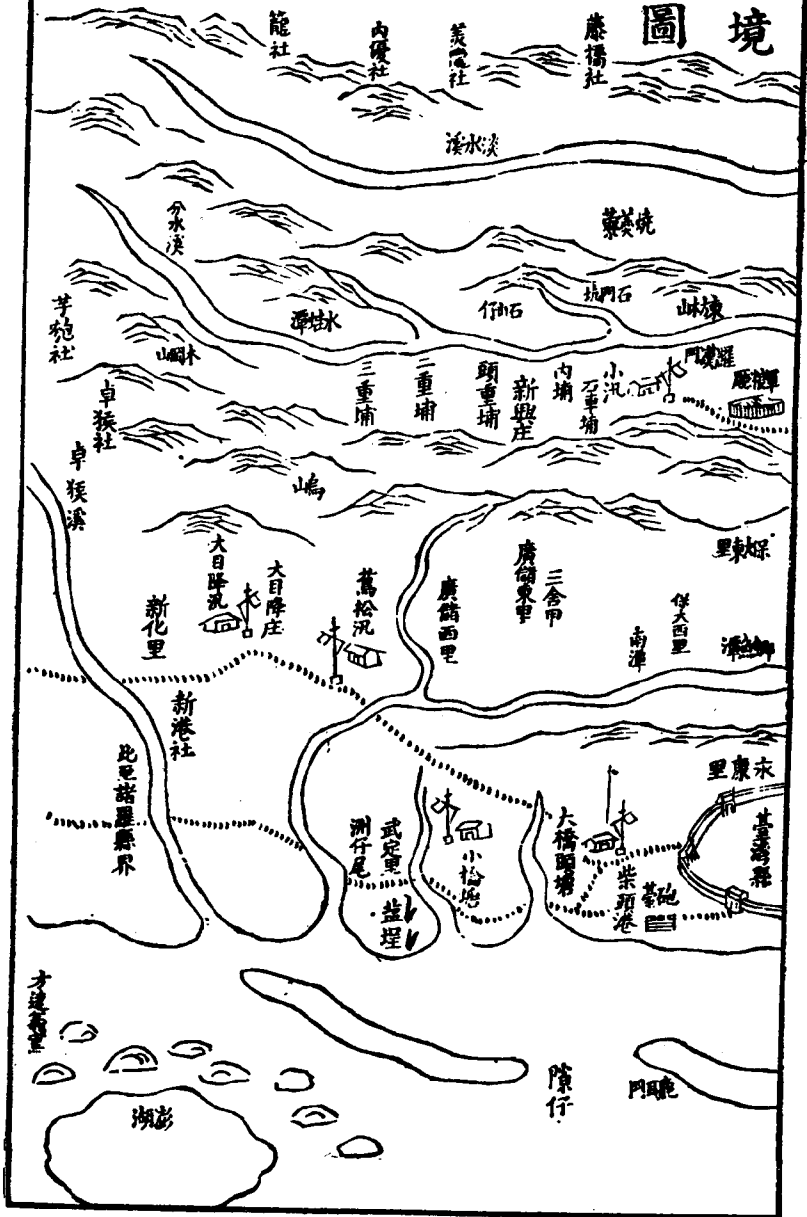
雜紀，志之餘也；茲志尤加謹焉。上溯臺灣所由名，遠稽紅毛所由至。惟僞鄭據臺二十餘年，逸事傳聞異詞，將攬撫辨正，匪直不敢、且不暇。覽者鑒之。

凡志，略斯遺，詳或疑濫。然志臺灣，與其略也寧詳。蒐討未周，決擇鮮當；補遺裁濫，深有望於後之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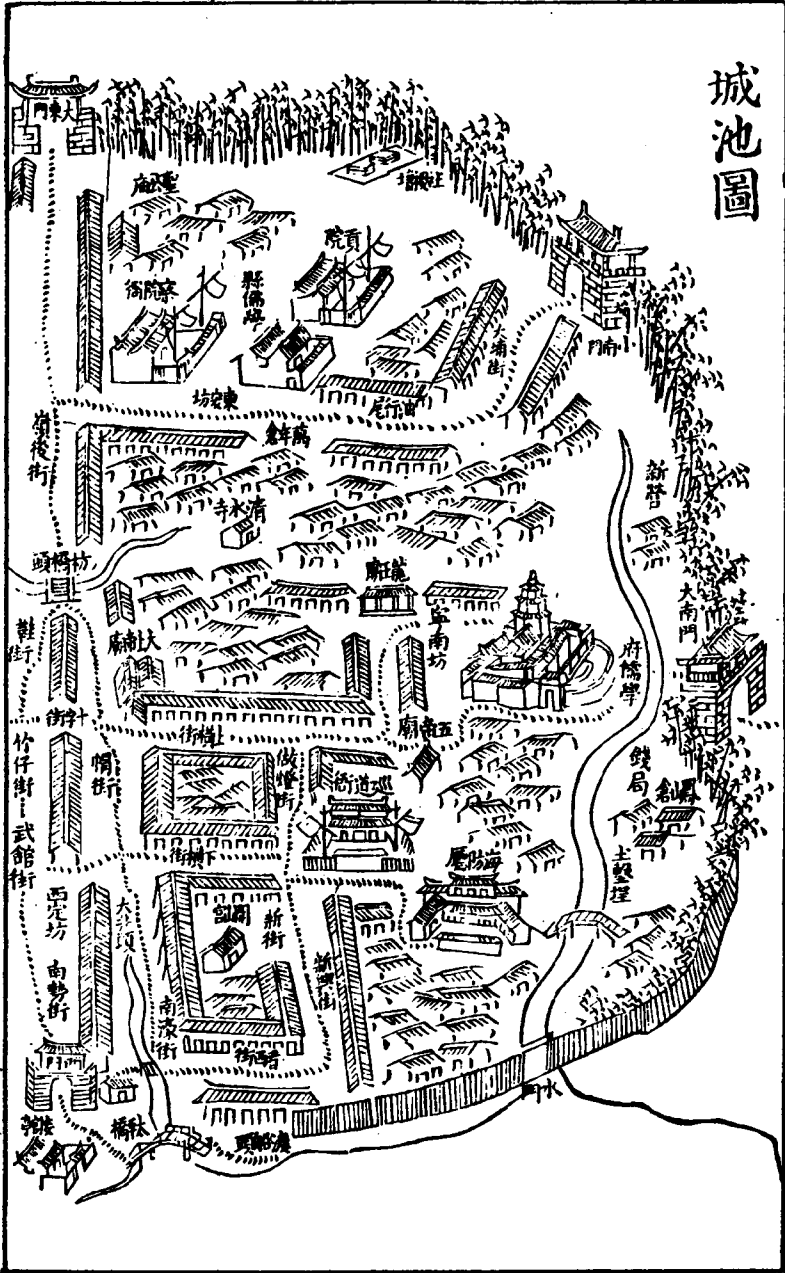
重慶縣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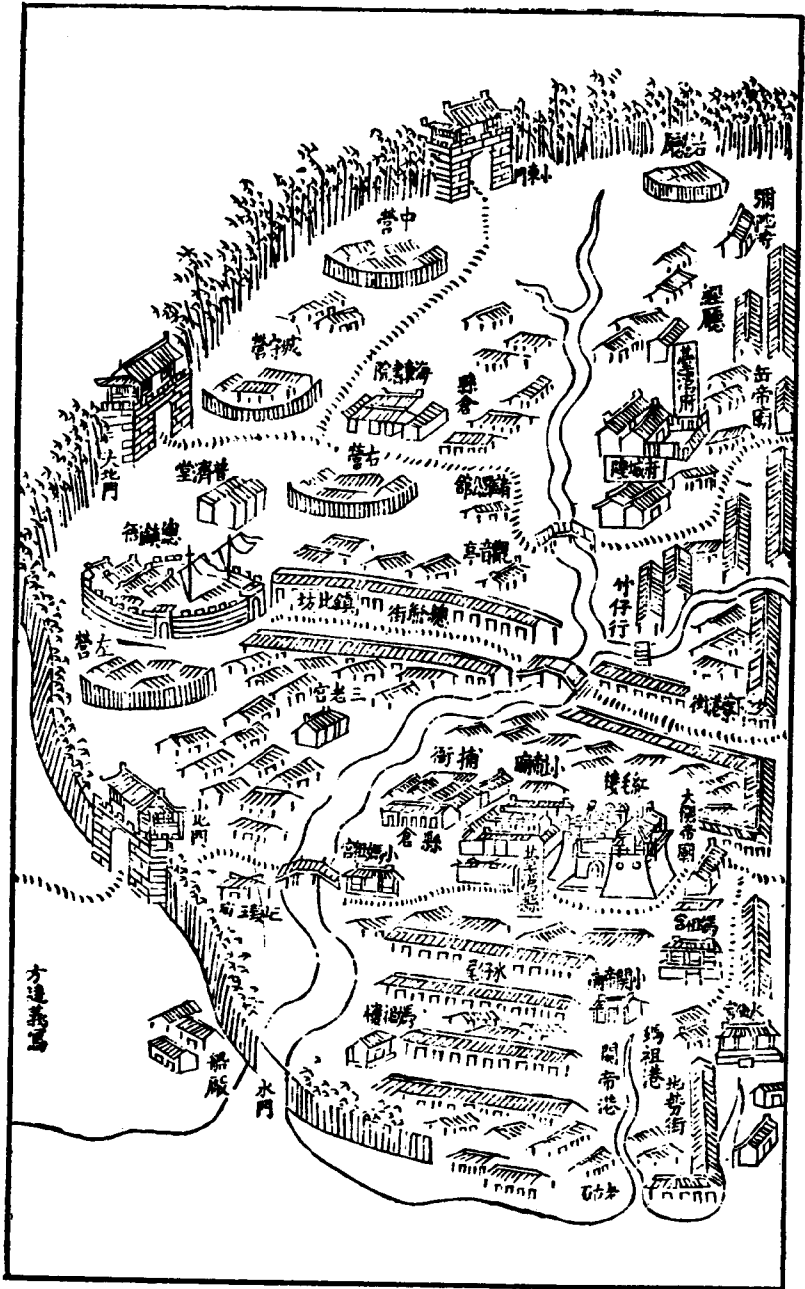
# 境圖



# 城池圖







# 重修臺灣縣志目錄

## 卷一 疆域志

星野	.....	(一)
沿革	.....	(二)
封圻	.....	(二)
形勝	.....	(二)
里社	.....	(二)
街市	.....	(二)

## 卷二 山水志

山	.....	(三)
溪港潭陂	.....	(三)
澳嶼	.....	(三)
海道	.....	(三)
潮汐	.....	(三)
風信(附)	.....	(三)

卷三 建置志

城池	.....	(八七)
公署	.....	(九〇)
公館	.....	(九六)
倉庫	.....	(九六)
郵傳	.....	(九七)
橋渡	.....	(九七)
坊表	.....	(一〇一)
郵政	.....	(一〇一)
<b>卷四 賦役志</b>		
戶役	.....	(一〇五)
田賦	.....	(一〇八)
土貢	.....	(一一九)
雜餉	.....	(一二九)
經費	.....	(一二五)
耗羨	.....	(一二九)

卷五 學校志

學宮……………(一三七)

崇祀……………(一五一)

書籍……………(一五五)

泮額……………(一五七)

書院社學……………(一五六)

學田……………(一六〇)

卷六 祠宇志

壇……………(一六三)

廟……………(一六六)

祠(附寺宇)……………(一八二)

卷七 禮儀志

公式……………(二〇五)

祭祀……………(二二一)

卷八 武衛志

營制……………(二四一)

汛塘……………(二四八)

教場……………(二五二)

船政……………(二五三)

賞卹……………(二五七)

**卷九 職官志**

官制……………(二六一)

列憲題名……………(二六七)

文職……………(二八二)

武職……………(二九〇)

列傳……………(三一九)

**卷十 選舉志**

甲科……………(三四九)

戎功……………(三五八)

封蔭……………(三五九)

**卷十一 人物志**

治行……………(三七三)

孝義	.....	(三七)
文學	.....	(三七七)
列女	.....	(三七九)
耆壽	.....	(三八五)
僑寓	.....	(三八七)
方技	.....	(三九一)
<b>卷十二 風土志</b>		
氣候	.....	(三九五)
風俗	.....	(三九七)
土產	.....	(四一〇)
<b>卷十三 藝文志(一)</b>		
著述	.....	(四四三)
書序	.....	(四四五)
賦	.....	(四六七)
<b>卷十四 藝文志(二)</b>		
詩	.....	(四八九)

卷十五 雜紀

古蹟(附宅墓).....	(五二九)
祥異(附兵燹).....	(五四四)
叢談.....	(五六一)

# 重修臺灣縣志卷一

## 疆域志

星野 沿革 封圻 形勝 里社 街市

縣，限也；限百里而治者也。又縣也；懸法象觀之，俾民不惑者也。故雖要荒萬里，疆域定而民無逸志焉。臺灣遠處海天，近通浙粵；樞辰在望，分野攸同；版圖甫登，沿革易考。而葭爾一隅，屢煩廟算。蓋奠一邑之井疆，資半壁之保障。則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使農安於里、商藏於市，聖朝無外之規，於是乎在。志疆域。

## 星野

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地，從乎天也。故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察時政，天人之事胥繫焉。而星家推度，各有異同。卽就閩中論之，言人人殊。況臺灣初入版圖，欲遽試其推步，誰爲甘石之學也者？新舊府志暨諸羅、鳳山縣志，聚訟紛紛，安所適從？第臺隸於閩，在閩言閩，大抵閩爲越地，乃禹貢揚州之域；諸家多以星紀之次屬之。

按星紀爲牽牛、斗、婺女三星。於辰在丑，謂之赤奮。若於律爲黃鐘。斗建在子，



爲吳越分野。晉書載魏陳卓云：「吳越州郡，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牛一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泗水入女一度，六安入女六度」。宋武安志載鄭宗彊星經云：「周天之數，每星一度，轄地一千四百六里有奇。今考閩中九郡，漢時始隸職方，屬會稽南部」。其地西屆樵川，西北盡柘浦，東抵長溪，而清漳襟帶嶺南，距會稽俱不上數百里；故諸家以爲並隸會稽牛一度者較多。其人又皆精術數，則從其多且精者推之。臺灣雖隔重洋，而距泉之廈門水程僅十一更、可四百四十里（定更計里，說見海道）；若北路淡水至福州港口，明史載水程五更，僅二百里；均在周天分度數一千四百六里之內。況牽牛跨浙、閩、粵三省，臺郡南鄰於粵，北鄰於浙；粵之星分既視閩，卽謂臺之星分視九郡焉可耳！若夫附郭百里之間，顧欲求其分秒，則世無周羣、吳範，抑亦可以不必也。其占他星者，府志已載，不具述。

## 沿革

臺灣古荒服地，未入中國版圖。明史載：雞籠山在澎湖嶼東北，故名北港，又名東番。去泉州甚邇，地多深山大澤，聚落星散，無君長。永樂時，中官鄭和徧歷東西洋，靡不獻琛恐後，獨東番遠避不至，和惡之；家貽一銅鈴，俾挂諸項，其後人反寶之，富者至掇數枚。嘉靖末，倭寇擾閩，大將戚繼光敗之；倭遁居於此，其黨林道乾從之。已

，道乾懼爲倭所併，又懼官軍追擊，揚帆直抵浚泥，攘其邊地以居；而雞籠遭倭焚掠，國遂殘破。初，悉居海濱，既遭倭難，稍稍避居山後，忽中國漁舟從魴港（今作蚊港）飄至，遂往來通販以爲常。至萬曆末，紅毛番（卽荷蘭國）泊舟於此，因事耕鑿，設關闡，稱臺灣焉。

崇禎八年，給事中何楷陳靖海之策，言：自袁進、李忠、楊祿、楊策、鄭芝龍、李魁奇、鍾斌、劉香相繼爲亂，海上歲無寧息，今欲靖寇氛，非墟其窟不可。其窟維何？臺灣是也。臺灣在澎湖島外，距漳泉止兩日夜程，地廣而腴。初，貧民時至其地，規魚鹽之利，後見兵威不及，往往聚而爲盜，近則紅毛築城其中，與奸民互市，屹然一大部落。墟之計，非可干戈從事，必嚴通海之禁，俾紅毛無從謀利，奸民無從得食，出兵四犯，我師乘其虛而擊之，可大得志；紅毛舍此而去，然後海氛可靖也。時不能用。

〔名山藏云〕：乾坤東港華嚴婆娑洋世界，名爲雞籠。

文獻通考云：琉球國在泉州之東，有島曰澎湖，烟火相望，旁有毘舍耶（一作那）國；語言不通，袒裸盱睢。

海防考云：隋開皇中，遣虎賁陳稜略澎湖地；其嶼屹立巨浸中，環島三十有六，如排衙。

元末，置巡檢司於澎湖嶼。

明洪武五年，信國公湯和經略海上，以澎湖民叛服難信，議徙近郭。三十一年，盡徙嶼民，置漳泉間，廢巡司而墟其地。

嘉靖四十二年，都督俞大猷留偏師駐防澎湖，尋罷；仍設巡檢司，後裁。

初，海寇林道乾導倭遁入臺，大猷以港道紆迴，不敢進逼，留偏師守澎，嚴哨鹿耳門外。及道乾遁去，澎之偏師亦罷，餘見上。

萬曆二十年，增設澎湖遊兵。三十五年，復設衝鋒遊兵以備倭。

同安志云：浯銅、澎湖二遊皆駐廈門。澎湖遊冬船五隻，鳥船十四隻，官兵八百一員名。萬曆之季，將脆卒惰，或泊內港，或寄人家；商民劫掠，若罔聞知，甚且以販倭船爲奇貨，何言倭哉？

天啓二年，紅毛據澎湖。四年，巡撫南居益遣總兵俞咨臯擒其渠師，獻俘於朝（萬曆末，紅毛據臺灣築城；至是復築城於澎湖，既毀復築，詳見「雜紀」）。

天啓五年，海寇顏思齊入臺灣，鄭芝龍等附之（是時，紅毛據臺灣自若；詳見「雜紀」。舊謂芝龍先入臺者誤也）。

崇禎三年，紅毛犯廈門，復遁入臺。

是時，鄭芝龍已歸降，巡撫鄒維璉命爲將焚殺紅毛；紅毛遁歸。

國朝順治十八年（通志作十七年誤）夏五月，鄭芝龍子成功在臺灣。冬十有二月，紅毛歸國（詳見「雜紀」）。

康熙元年春正月，成功改臺灣城爲安平鎮、赤嵌城爲承天府（卽今邑治）。南北路設縣二：曰天興、曰萬年；總曰東都。夏五月庚辰，成功死，子經嗣。越三年，改東都爲東寧，二縣爲二州；設安撫司三：南北路澎湖各一。

二十年春正月壬午，經死，子克塽嗣。是年，福建總督姚啓聖計招僞賓客司傅爲霖等，約爲內應，垂成事洩，爲霖等遇害。啓聖仰遵廟算，定策平臺。

二十二年，水師提督施琅統師專征。

#### 水師提督施琅海上情形剿撫機宜疏

鄭成功倡亂二十餘年，恃海島爲險，蔓延鴟張，荼毒生靈；故當時不得不從權拆地，以絕其進取之路。嗣而皇上廣開德意，招徠撫綏，漸散其黨；成功疑懼，乃遁踞臺灣，以爲兔窟。康熙元年間，兵部郎中黨古里至閩，臣備將逆島可取之勢，面乞代奏；復上疏密陳。荷蒙俞旨，仰藉天威，數島果一鼓而平。逆孽鄭經逃竄，負隅恃固。去歲，朝廷遣官前往招撫，未見實意歸誠；從來順撫逆剿，大關國體，豈容頑抗而止？伏思天下一統，胡爲一鄭經殘孽盤踞絕島，而拆五省邊海地方，畫爲界外，以避其患？況東南膏腴田園及所產漁鹽，最爲財賦之藪，可資中國之潤，不可以西北長城、塞外風土爲比。倘不討平臺灣，匪特賦稅缺減、民困日蹙，卽防邊若永爲定制，錢糧動費加倍，輸外省有限之餉，年年協濟兵食，何所底止？又使邊防持久，萬一有懼罪弁兵及冒死窮民，以爲逃遁之窟，遺害叵測，似非長久之計。且鄭成功之子有十，遲之數年，並皆長成，假有一、二機覺才能，收拾黨類，結連外島，聯絡土番，羽翼復張，終爲後患。我邊海各省

水師，雖布設周密，以臣觀之，亦僅能自守；若使之出海征勦，擇其精銳習熟將卒，實亦無幾？況後此精銳者老，習熟者疎，何可長恃？臣蒙皇上逾格擢用，荷恩深重，分宜減賊，以盡厥職。每細詢各投誠之人及陣獲一二賊夥，備悉賊中情形，審度可破之勢，故敢具疏密將臺灣勦撫機宜，爲我皇上陳之。

查自故明時，原住澎湖百姓有五、六千人；原住臺灣者，有一、二萬；俱係耕漁爲生。至順治十八年，鄭成功擊去偽官兵並眷口共計三萬有奇，爲伍操戈者，不滿二萬。又，康熙三年間，鄭經復擊去偽官兵並眷口約有六、七千，爲伍操戈者，不過四千。此數年，彼處不服水土，病故及傷亡者五、六千。歷年渡海親伺，被我水師擒殺，亦有數千。相繼投誠者，計有數百。今雖稱三十餘鎮，並係新拔，俱非夙練之才。或轄五、六百兵，或轄二、三百兵不等。計賊兵不滿二萬之衆，船隻大小不及二百號，散在南北二路，墾耕而食。上下相去，千有餘里。鄭經承父餘業，智勇不足，戰爭匪長。其各偽鎮亦皆碌碌之流，又且不相聯屬。賊衆耕鑿自給，失於操練，終屬參差不齊；內中無家口者十有五六，豈甘作一世饑獨，寧無故土之思？但賊多係閩地之人，其間縱使有心投誠，既無陸路可通，又乏舟楫可渡，故不得不相依爲命。鄭經得馭數萬之衆，非有威德制服，實賴汪洋大海，爲之禁錮。如專一意差官往招，則操縱之權，在乎鄭經一人，恐無率衆歸誠之日。若用大師壓境，則去就之機，在乎賊衆，鄭經安能自主？是爲因勦寓撫之法。大帥進勦，先取澎湖，以扼其吭，則形勢可見，聲息可通，其利在我。仍先遣幹員往宣朝廷德意。若鄭經勢窮向化，可收全績。倘頑梗不悔，俟風信調順，卽率舟師聯隊直抵臺灣，拋泊港口，以牽制之。發輕快船隻，一往南路打鼓港口，一往北路蚊港、海翁窟港口，或用招誘，或圖襲取，

使其首尾不得相顧，自相疑惑，疑則其中有變。賊若分，則力薄；合，則勢蹙。於以用正用奇，相機調度，登岸次第攻擊。臣知己知彼，料敵頗審；率節制之師，賈勇用命，可取萬全之勝。倘賊踞城固守，則先清勦其村落黨羽，撫輯其各社土番；狹隘孤城，僅容二千餘衆，用得勝之兵，而攻無援之城，使不即破，將有垓下之變，賊可計日而平矣。

夫興師所慮，募兵措餉；今沿邊防守經制及駐劄投誠閒曠官兵，皆爲臺灣而設，聽臣會同督提諸臣，挑選習熟精銳，用充征旅，無事徵募動費之煩。此等兵餉，征亦用，守亦用，與其束手坐食於本汛，孰若簡練東征於行間？至修整船隻，就於應給大修銀兩領收，可無額外動支。船未足用，則浙、粵二省水師，亦爲防海設立，均可選用；仍行該省督提，選配官兵，各舉總兵一員，領駕協勦。每船用慣熟澎湖臺灣港路舵梢數人，卽於福建投誠官兵內挑選分配；不足，則將投誠兵汰其老弱，別募熟於海道之人補額。因此見在額給糧餉，不須分外加增，無煩夫役輓輸。安配定妥，以候風期，毋論時日，風信可渡，卽長驅。利便之舉，誠莫過於此者。但水路行兵，出海水深，利用大船；進港水淺，利用小哨。今當新造小快哨一百隻，以爲載兵進港及差撥哨探之用。又當新造小八槳二百隻每六船各配一隻，到臺灣臨敵登岸之時，可以盤載官兵，蜂擁而上。其小快哨每隻所造，只用價銀四十兩；小八槳每隻所造，只用價銀一十五兩；二項共該用銀七千兩，爲費不多。若臺灣一平，則邊疆寧靖，防兵可減，百姓得享昇平，國家獲增餉稅，沿邊文武將吏，得安心供職，可無意外罪累，一時之勞，萬世之逸也。

### 又密陳航海進剿機宜疏

臣荷皇上特恩起用，以臣深知水性賊情，專界進勦海逆之責。受事以來，練兵整船，靡敢刻懈。然用兵之法，不得不熟審詳慎，古者行兵，多用奇計，聲東擊西，兵不厭詐，非可直道而行。去冬具疏，請以今年三、四月微北風進兵，蓋爲鄭逆奸細頗多，使賊知我舟師必用北風而進，然後出其不意而收之。臣在在密用間諜，亂其黨羽，自相猜忌。自去年逆艘糾集澎湖，欲抗我師，據險以逸待勞。設我舟師到彼，必由澎湖西嶼頭，然後轉帆向東北而進，正值春夏之交，東北風爲多，我船盡是頂風頂流，斷難逆進，賊已先站立外塹內塹，接連娘媽宮，俱居我上風上流，其勢難以衝擊取勝，故不可不慮及此也。所以前議微北風之候，猶恐未能萬全；且水道行兵，專賴風信潮水，非比陸路，任意馳驅，可以計定進止。臣日夜撫心熟籌，莫如就夏至南風成信，連旬盛發，從銅山開駕，順風平浪，船得聯鯨齊行，兵無暈眩之患；逆賊縱有狡謀，斯時反居下風下流，賊進不得戰，退不能守。澎湖一得，更知賊勢虛實，直取臺灣，便可克奏膚功。倘逆孽退守臺灣，死據要口，我師暫屯澎湖，扼其吭、拊其背、逼近巢穴，使其不戰自潰，內謀自應。不然，俟至十月，乘小陽春時候，大舉進剿，立見蕩平。此乃料敵制勝，所當詳細一一披陳者也。

然臣切有請者，督臣姚啓聖，調兵制器，獎勵士卒，精敏整暇，咄嗟立辦；捐造船隻，無所不備；矢志滅賊，國爾忘身；堅圖報稱，非臣所能力止。惟是生長北方，雖有經緯全才，汪洋巨浪之中，恐非所長。矧撫臣吳興祚見在陞任，卽有新撫臣初任視事，恐未識閩疆情形。臣之鯁鯁，謂督臣宜駐廈門，居中節制，別有調遣。臣得崇統前進，行間將士，知有督臣後繼糧運策應，則糧無匱乏之患，兵有爭先之勇，壯志勝于數萬甲兵。今若與臣偕行，征糧何以催遣？封疆何所仰賴？安內攘外，非督臣斷難彈壓緩急。臣故密疏入告，使督臣聞知，必以臣阻其滿腔忠靈；仰

冀皇上密行溫諭督臣，免其躬親偕行。臣同督臣操練水陸精銳，官兵充足三萬，分配戰艦，儘可破賊。但臣僅掌有水師提督印信，未奉有征勦臺灣之勅諭；伏望迅賜頒發，以副轉捷師期，俾得申嚴號令，用以節制調度。所有督臣題定功罪賞格，賜臣循例而行，則大小將士，咸皆凜遵。至於師中參酌，見有同安總兵官臣吳英，智勇兼優，竭忠自許，可以爲臣之副；尤望恩加獎勵。又有興化總兵官臣林承、金門總兵官臣陳龍、平陽總兵官臣朱天貴、海壇總兵官臣林賢，留閩候補總兵官臣陳昌、江東副將臣詹六奇、隨征左都督臣李日煌等，俱堪衝風破浪，勇敢克敵，共勦搗巢。藉我皇上天威丕著，醜類遊魂，何難殄殲？航勦滅賊，關係臣之一身，承當責任，何等繁重。以故凡賊之形勢、風之順逆、事之區畫，亟當十分詳審，以圖萬全。況出汪洋大海之外，非敢輕舉妄動，苟且從事，致負眷顧之隆。臣當會商將軍合詞具題，而將軍海務情形，非所諳曉，又恐奸細窺探洩漏，是以自將戰略師期，密疏上聞。

### 又請決計進勦疏

鄭逆抗拒顏行，深費皇上宵旰南顧之憂。臣茲復荷聖恩起用，非重臣以水師提督之任，實用臣進平臺灣之逆患；兼面奉天語溫諭，勦滅臺灣，以免生靈塗炭。銜命以來，兼程疾趨，卽於去歲十月初六日抵廈門視事，點驗船兵，全無頭緒，焉敢妄舉進勦？時欲具疏入告，恐傷寅恭和衷；故日以繼夜，廢忘寢食，一面整船，一面練兵，兼製造器械，躬親挑選整擱。至今年四月終，方稱船堅兵練，事事全備；移請寧海將軍臣喇哈達、侍郎臣吳努春到廈門看閱。此時將士人人思奮。臣卽於五月初五日，會同督臣姚啓聖，率舟師開駕至銅山，以俟夏至後南風成信，聯艦進



發。

第督臣以五月初一日准部咨，進剿海賊，關係重大之旨，隨轉意不前；而三軍側聽，並盡解體。臣自初七日起，日與督臣決計進取，力爭十餘日。至十六日，將軍二臣抵銅山，到臣營所，臣面懇將軍轉勸督臣乘南風進剿，以成摧枯拉朽之勢。奈督臣終執旨意，以督提同心合意爲辭；臣故不便違抗，姑聽督臣主疏展期，實非臣之本意。此二將軍臣親到銅山所自擊，而共悉臣衷也。

本月初九日承准兵部符付內開：「寧海將軍喇哈達等疏稱：『總督、提督稱南風不如北風』。臣深爲駭異。切思臣當日在銅山，與將軍二臣並無言及南風不如北風之語。日與督臣爭執南風進剿，不惟三軍皆悉其情，卽通省士庶亦皆共曉。且督臣日遣各總兵勸臣權依督臣之議。今將軍二臣具疏竟不分晰明白，陷臣推托不前，若非皇上寬置不究，則臣先後疏章，自相矛盾，欺誑君父，罪當萬死矣。」

夫南風之信，風輕浪平，將士無暈眩之患，且居上風上流，勢如破竹，豈不一鼓而收全勝？臣見督臣堅意難以挽回，故聊遣趕艚快船二十三隻，令隨征總兵臣董義、投誠總兵臣曾成、提標署左營遊擊事臣阮欽爲、並各鎮營千把等官，領駕前往澎湖，際探賊息。據其回稱：「義等奉令，遵於六月初四日午刻從古雷洲開船，至初五日未時到澎湖貓嶼；時各船未便輕進，灣泊花嶼。初六日黎明，率各船由虎井過西嶼頭，瞭見劉國軒賊艘盡泊於媽宮澳。賊見我船，大船槩起頭帆，小船盡起大帆，賊遂出趕繪二十餘隻，駕出西嶼頭；又有八罩賊船十餘隻，由南面而來；我船恐衆寡不敵，本日未時，傳砲收回各船，於初七日到大境，初八日到廈門港歸汛」等情。據此，

則此行遣發巡哨船隻，來去無阻，見有明據矣。乃坐塘筆帖式譚木哈圖具題，大兵水面度日，逆賊窺望空隙之疏，殊非真知灼見，臣全不解其故。以臣生長海濱，總角從戎，風波險阻素所經歷；且荷簡命前任水師提督，閱歷至今，豈有海面形勢、風信水性猶不暢熟胸中？而筆帖式乃更勝於臣乎？

蓋賊中情形，臣屢得舊時部曲密信，稱臺灣人心惶惑，兼以劉國軒恃威妄殺，稍有隙縫，全家屠戮，人人芒刺在背，間有心欲向義，奈隔絕汪洋，難以朝呼夕應，未敢輕舉。此端便是可破可剿之機。又此六月二十八日，據守口兵丁遞送澎湖長髮賊柳勝、林斗二人赴臣軍前投誠；詢據柳勝等供稱：「原坐杉板頭船過來投誠，澎湖新舊煩船、鳥船、趕繪、雙帆艍各船有一百一、二十隻，劉國軒、林陞、江欽等賊衆六千餘，內有家口舊賊約二千，其餘俱係無眷口新附之衆；私相偶語，提督不嗜殺人，俟大軍到，便瓦解歸順。有偽蕭一鎮下將領謀議，候出娘媽宮操船，乘勢駕舟投誠；被其知覺，立殺頭目九人。因探問我兵船自銅山撤回歸汛，彼故調賊二千餘回臺灣耕種，今僅留賊四千在澎湖配船防守」等語。據此，則賊中虛實，又已得其詳矣。

且臣更以賊中之情形言之，昔之偽鎮營蟻附脅從，皆受鄭成功、鄭經父子結恩舊人，籠絡相依。今劉國軒暴戾操權，動輒殺戮，以威制人，誰肯甘爲凡肉？是我舟師未到澎湖，權猶在劉國軒一人之主持；我舟師若抵澎湖，勢難遏各偽鎮僞卒之變亂。則踞守澎湖逆賊縱有萬餘，內多思叛；驅萬賊萬心之衆，以抗我精練勇往之師，何足比數！雖劉國軒輕命死敵，於人心猜忌之際，靡不自潰，則可破可勦之機，又無加於是。

今我皇上若以俟有可破可勦之機，溫旨下頒，則汪洋巨浸之中，誰肯効命七尺之軀，而殫力

三窟之險？勢必籍旨意爲居奇，遷延歲月，虛糜浩費。所謂築舍道旁，三年不成；是賊終無可破可勦之日矣。矧夫按兵不動，善以撫諭，劉國軒沐猴鳴張，操縱自如，志得意滿，斷無輸誠向化之念。其中有僞鎮營賊縱有心歸正，而邇來臺灣各港禁錮嚴密，一船不許出港，雖有謀叛隱情，亦難通報。故非聯隊進發，疾行撲擊，安有自甘獻俘？坐待賊亡，竟在何時。在督臣滅賊之念實切，惜乎生長北方，水性海務非其所長；登舟之際，心搖嘔吐，所以前疏懇留督臣居中調度，蓋爲此也。中有一、二視此畏途，未免低徊，致督臣疑惑不決。臣雖庸愚，料敵頗效。前於康熙二年間，海逆猖獗，皇上特差兵部郎中黨古里到閩，問臣機宜，當即決意進攻廈門。時督臣李率泰亦以臣過於擔當，然兩島竟爲臣克平。旋於康熙六年十一月，爲邊患宜靖、逆賊難容等事具題，未奉俞旨，乃使逆孽於甲寅年有燎原之變。鄭經雖死，留此餘黨，負踞絕島。臣丁年六十有二，血氣未衰，尙堪報稱。今不使臣乘機撲滅，再加數年，將老無能爲；後恐更無擔當之臣，敢肩度海滅賊之任。是以臣懇懇，必滅此朝食。

惟是臺灣殘孽未殲，故溢設鎮營官兵，糜費錢糧，貽累民生未甦。況所設水師鎮營，原爲航海搗巢之用，今就中挑選精兵二萬有奇、大小戰船三百號，儘堪破賊，可以無用陸師，徒相牽制，卒難成功。若陸師中間有勇敢效忠、熟練海務能將，容臣調選一二，以爲臂指，共勦大舉之需。

伏思臣累受國恩，奉召進京，卽寵擢內大臣之列，蒙養十餘載；今復謬荷起用，寸功未效，又叨更晉官銜，特賜御膳；亘古臣子，未有受君恩如是也。卽赴湯蹈火，臣志所不辭。倘荷皇上信臣愚忠，獨任臣以討賊，令督撫二臣，催遣糧餉接應，俾臣整擷官兵，時常在海操演；勿限時

日，風利可行，臣即督發進取。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何難一鼓而下。事若不效，治臣之罪。臣樸質武夫，一片圖報微誠，惟知欽遵天語煌煌，責臣必破臺灣，克奏膚功。臣以君命爲重，故當克盡臣職，不禁煩瑣、激切瀝陳，斷不敢以浮言飾辭，冒昧陳於君父之前，伏乞皇上睿鑒。

夏六月癸亥，澎湖平。

### 水師提督施琅報捷疏

臣自去年六月同督臣姚啓聖在銅山停師回汛，劉國軒偵知，自回臺灣，留撥僞鎮營等船兵扼守澎湖，不時來往調度。今年四、五月，知臣乘南風決計進剿，就臺灣賊夥選撥精壯敢死者，又抽調草地佃丁民兵，將洋船改爲戰船。凡各僞文武等官所有私船，盡行修整，調集來澎湖；大小砲船、鳥船、趕繪船、洋船、雙帆艦船，合計二百餘號，賊夥二萬餘衆。仍將僞鎮營等官兵各眷口監聽臺灣紅毛、赤嵌二城，堅其死戰。劉國軒親統傾巢之衆，復來澎湖，將媽宮嶼頭上下，添築砲城二座，風櫃尾砲城一座，四角山砲城一座，雞籠山砲城一座，東西罈內一列砲臺四座，西面內外塹、西嶼頭一列砲臺四座，牛心灣山頭頂砲臺一座；凡沿海之處，小船可以登岸者，盡行築造短牆，安置腰銃，環繞二十餘里，分遣賊衆死守；星羅碁布，堅如鐵桶。

臣總統鎮營舟師，將各大小戰船風篷上大書將弁姓名，以便備知進退先後，分別賞罰。於六月十四日辰時，由銅山開駕進發。十五日申時，到貓嶼、花嶼。有守汛賊哨數十餘隻，見臣舟師將到，即奔回澎湖。時值天晚，將船灣泊八罩水垵灣，遣官坐小哨到將軍澳、南天嶼等島，安撫

島民。十六日早，進攻澎湖，逆賊排列船隻迎敵。臣標署右營遊擊藍理等官兵，配坐鳥船一隻；署後營遊擊會成等官兵，配坐鳥船一隻；署左營遊擊張勝等官兵，配坐鳥船一隻；二等侍衛吳啓爵等官兵，配坐鳥船一隻；同安城守右營遊擊趙邦試等官兵，配坐鳥船一隻；海壇鎮標中營遊擊許英等官兵，配坐鳥船一隻；銅山鎮標右營遊擊阮欽爲等官兵，配坐鳥船一隻；此數船首先衝鋒破敵，直入賊隊，攻殺賊砲船二隻、趕繪船六隻，賊夥斬殺殆盡。其船放火燒燬。又用砲火攻擊，立刻沉壞賊鳥船一隻、趕繪船二隻。副鋒臣標右營千總鄧高勻配水陸等官兵，坐鳥船一隻；鋒火營遊擊王祚昌勻配水陸等官兵，坐鳥船一隻；臣標署右營守備方邵等官兵，配坐鳥船一隻；金門鎮標中營遊擊許應麟等官兵，配坐鳥船一隻；金門鎮標右營守備林芳等官兵，配坐鳥船一隻；臣標隨標功加守備李光琅等官兵，配坐鳥船一隻；用砲火攻擊，打沉賊鳥船一隻、趕繪船二隻，賊夥溺死殆盡。時值南潮正發，前鋒數船，逼近砲城，賊艘齊出合圍。臣恐數船深入難出，自將坐駕船直衝入賊隊，興化鎮臣吳英繼後夾攻，焚殺偽揚威將軍援勦左鎮沈誠、統轄前鋒鎮姚朝玉、義武鎮陳侃，戎旗五鎮陳時雨、偽協將弁大小賊目，計七十餘員。僞水師總督林陞中箭三枝、中鹿銃二門，左腿被大砲打折，立即載回臺灣。賊衆焚殺溺死，計二千餘衆；遂救出數船。臣右眼被銃擊傷，眼睛未壞，因天色將晚，收出西嶼頭洋中拋泊。十七日早，將全縣舟師復收泊八罩水坡澳，嚴申軍令，查定功罪，賞罰官兵。十八日，進取虎井、桶盤嶼。十九日，臣坐小趕繪船往澎湖內外壑時內，細觀形勢。二十、二十一兩日，故用老弱驕兵之計，用趕繪雙帆船分二股，假攻時內、內外壑，以分賊勢。

臣於二十二日再申軍令，分股進發。遣臣標隨征都督陳蟒、魏明、副將鄭元堂，領趕繪雙帆

船船五十隻爲一股，從東畔蒔內，直入雞籠嶼四角山，爲奇兵夾攻；又遣巨標隨征總兵董義、康玉、外委守備洪天錫，領趕繪雙帆船五十隻爲一股，從西畔內塹直入牛心灣，作疑兵牽制。將大鳥船五十六隻居中分爲八股；每股七隻，各作三疊。臣居中爲一股；興化鎮臣吳英領一股居左；平陽鎮臣朱天貴、巨標前營遊擊何應元合領一股居左；金門鎮臣陳龍領一股在次左；巨標署中營參將羅士鈐、署右營遊擊藍理、署後營遊擊會成，合領一股在次右之右；署銅山鎮臣陳昌領一股在次左之左；海壇鎮臣林賢領一股在末右；廈門鎮臣楊嘉瑞領一股在末左；尙有船八十餘隻，留爲後援。臣督率嚴陣指揮，直向娘媽宮撲勦。賊各處砲城及迎敵砲船、鳥船、趕繪大小各船，四面齊出迎敵。每賊砲船安紅衣大銅砲一位，重三、四千觔，在船頭兩邊安發煩二十餘門不等，鹿銃一、二百門不等。砲火矢石交攻，有如雨點；烟焰蔽天，咫尺莫辨。首衝破敵陷陣，乃海壇鎮臣林賢、平陽鎮臣朱天貴、前營遊擊何應元、海壇鎮標左營遊擊吳輝、千總蔡琦鳳、海壇鎮標右營守備林正春、副鋒巨標前營千總林鵬、海壇鎮標右營遊擊江新、圍頭營遊擊陳義、平海營遊擊鄭桂、海壇鎮標中營遊擊許英等，其分遣東西二股之官兵船隻繼進，夾擊互攻，自辰至申，我師奮不顧身，抵死擊殺。賊被我師用火桶、火礮焚燬大砲船十八隻，擊沉大砲船八隻，焚燬大隻船三十六隻、趕繪船六十七隻、洋船改戰船五隻；又被我師火船乘風燒燬鳥船一隻、趕繪船二鳥。逆賊併力死鬪，勢窮難支，用火藥藏於船艙，發衝心砲自焚砲船九隻、鳥船一十三隻。賊驚危勢急跳水，得獲鳥船三隻、趕繪船八隻、雙帆船二十五隻。焚者焚、殺者殺，僞征北將軍會瑞、定北將軍王順、水師副總督左虎衛江欽、統領右先鋒陳諒、戎旗二鎮吳潛、援勦右鎮鄭仁、援勦後鎮陳啓明、宣毅左鎮邱輝、護衛鎮黃聯、後勁鎮劉明、折衝左鎮林順、斗宿鎮施廷、親軍水

師三鎮薛衛、水師一鎮蕭武、水師二鎮陳政、水師四鎮陳立、中提督中鎮洪邦桂、中提督右鎮尤俊、中提督後鎮楊文炳、中提督親隨一鎮陳士勛、左龍驤中協黃國助、右龍驤左協莊用、侍衛中鎮黃德、侍衛右協蔡智、侍衛驍翊協蔡添、侍衛領旗協林亮、侍衛左總轄毛興、勇衛中協張顯、勇衛左協林德、勇衛右協陳士勳、勇衛前協曾遂、中提督領兵協吳略、中提督左協林德、中提督前協曾瑞、中提督領旗協吳福、中提督前鋒協陳陞、中提督總理協陳國俊、右武衛右協吳遜、右武衛隨征二營梁麟、水師二鎮前鋒副將李富、水師二鎮左營副將張欽、水師三鎮左營副將許瑞、水師三鎮右營副將林耀、援勦右鎮右營廖義、援勦前鎮前鋒營莊超、折衝鎮左營陳勇、左提督後鎮左營王受等四十七員，其餘偽協營、領兵監督、翼將、正副總班、總理、監營、候缺將小頭目，焚殺溺死約計三百餘員。焚殺、自焚、跳水溺死賊夥，約計一萬二千有奇，屍浮滿海。總兵朱天貴被砲穿脇立死。遊擊趙邦試亦被砲擊腦立死。總兵林貴被箭輕傷左臂。總兵吳英被鹿銃輕傷右耳。賊止剩有小砲船三隻、小鳥船二隻、趕繪船十一隻、雙帆艖船十五隻，脫出北面吼門遁走。訊知劉國軒乘小快船亦從吼門而逃。時值黃昏，難以追殺。在山偽將軍果毅中鎮楊德、遊兵鎮陳明、果毅後鎮吳祿、中提督前鎮黃球、豐宿鎮楊章、侍衛後鎮顏國祥、中提督中協副總兵張顯、驍翊營副將洪良佐、統領右先鋒領兵副總兵李錫、右先鋒營副總兵黃顯、右虎衛領兵副總兵江高、果毅鎮下左營林新、左虎隨征營副將黃豹、左虎副將江篇、遊兵鎮中營周烈、前營副將劉隆、果毅後鎮右營副將林好、旗鼓中軍嚴澤、親隨營正總班阮恢、中提督下副將李芳、管理大砲副將林武、前鎮下隨征副將湯興，前鎮下左營副將蔡穆、戎旗二鎮右營副將吳陞、果毅中鎮正領兵副將會勝、中營副將楊傑、左營副將吳振，右營副將陳李、隨征營副將黃桂、前鋒營副將張佐

春、參將楊彬、僞提督後鎮領兵中軍徐其昌、果毅後鎮左營林和、左翼將廖冬、神威營林啓、後鎮左營楊壯、暨宿鎮隨征參將洪存光、候缺親隨營參將王建、遊兵鎮親隨標參將鄭泗、隨標參將何正、前鎮正領班參將林興、衝鋒正總班參將黃峩、左虎衛正領遊擊林尾、副領都司邱陞、暨宿鎮旗鼓正中軍遊擊林朝輝、宣毅左鎮左營邱峇、果毅中鎮下遊擊王壽、吳旋、賴淑、鄭應、一正領遊擊黃壽、二正領遊擊林明、三正領遊擊林暢、陳賢、王招、四正領遊擊陳勝、遊兵鎮中營遊擊陳恕、前營遊擊薛勇、隨標營遊擊施辰、果毅後鎮領兵洪陞、坐營中軍劉斌、翼將楊勝、親隨營將徐秋、隨征營將曾春、遊擊鄭先庚、前鎮隨征遊擊顏潛、左翼遊擊錢孟喬、左副領遊擊方勝、右副領遊擊林盛、掌標遊擊陳奕、小監營遊擊戴耀、左副總班都司黃陞、右副總班都司黃義、侍衛監營林仕、領旗營陳寅、旗鼓中營林贊、果毅中鎮下都司鄭辛、王友順、何榮、黃桂、李陞、吳麟、管砲都司陳鳳、暨宿鎮下正總理候缺都司林英、楊勸、宣令守備林玉、監營守備陳和、副總班守備林麟、副總班守備楊瑞、周明、黃登、中提督下二領林輝明、三領梁三老、果毅中鎮下守備沈雲隆、許福、柯偉、陳仕、陳定、鄭興、陳鑾、林長、陳德完、蔡興、洪祿、林鳳、林甫、陳萬、蔣鳳、謝吉、康順、張福、王麟、曾良、陳月、陳尾、遊兵鎮中營守備李忠、前營守備朱義、隨標營守備黃二、林彩、許五、林泰、管砲守備林換、李受、前鎮下守備吳傳、胡哲、龔耀、陳新、提督後鎮衝鋒總班陳斌、候缺親隨營王飛龍、正總班曾道興、副總班歐興、都司高陞、陳進、果毅後鎮下司總陳貴、楊美、陳桂、總班周虎、中提督下司總林愛、都司林三、侍衛下副領陳祺、遊兵鎮下親標營千總胡進、黃蓮、隨征千總李四、朱都、王雄、果毅後鎮下都司楊龍、蔡珀、監營林龍、暨宿鎮下都司劉明、許佐、總班程雄、趙和、紅旗官沈冬、陳勝、果毅後



鎮下司總謝里、蔡明、正總班洪忠柳、賜正總理黃三、副總理許攀、隨征正總班張猛、紅旗官許卯、何煌、陳勝、董興、總司黃貴等，共一百六十五員，帶賊衆四千八百五十三名倒戈投降。臣仰體皇上好生之德，宥其自新。俱已發令雉髮。僞鎮營賞以袍帽，賊衆給以銀米，用彰我朝廷不嗜殺鴻恩，以策後效。

是役也，逆賊盤踞海島四十餘載，荼毒生靈，蹂躪版圖，致匪皇上宵旰之憂。臣體聖衷，誓必滅此淨盡；故雖帶傷負創，賈勇撲勦。舟師自十四日深入汪洋巨浸之中，水天相連；稽古以來，六月時序，澎湖無五日和風，怒濤山高，變幻莫測。今抵澎湖餘日，海不揚波，俾臣得以調度，七日夜破賊；且二十二日進師，午刻潮漲較多四尺，莫非上天垂祐、皇上彌天之福，故使扼守澎湖巨魁、巨鎮精銳、逆賊巨艦，不數日而全軍覆沒。雖各鎮將弁士卒戮力用命，實賴皇上天威不振，督臣姚啓聖捐造船隻、捐養水兵，與臣共勦大舉，仍又親來廈門彈壓，殫心催趨糧餉，輓運不匱；加以厚資犒賞將弁，三軍莫不激勵思奮。今日克取澎湖之大捷，皆督臣賞賚鼓舞之功，乃有此成效也。

擬即乘勝進勦；但臺灣海道迂迴，南風狂湧，深淺莫辨，似應待八月或十月利在北風，進取萬全。倘有機會可破，臣立即進師。三軍關係綦重，尤當倍加慎愷，不敢輕舉妄動。澎湖爲臺灣咽喉，今澎湖既已克取，臺灣殘賊，必自驚潰膽落，可以相機掃蕩矣。但二穴克掃之後，或去或留，臣不敢自專，合請皇上睿奪。或遴差內大臣一員來閩，與督臣商酌主裁，或諭督撫二臣會議，俾臣得以遵行。

更有請者，臣奉有欽頒功罪格例，賞罰期必嚴明。行間將士，首先衝鋒破敵，自當題叙；

如逡巡不前，法豈容寬？必宜分別依格究處。惟賞功一項，臣前題明暫取二萬五千兩，布政司纔發一萬六千兩，尙少九千兩。此番官兵用命血戰者多，必須從優獎勵，仰候銀兩遵照格例賞賚。又見在進勦臺灣，尤切需賞功銀兩，以昭信賞，用鼓士氣。伏祈勅部移咨督臣，迅行酌給。如投誠官兵中有自顧歸農者，臣查其原籍，卽行該府縣安插；老弱者亦在點汰。若欲入伍者，糧餉在所必需，應動何項錢糧？並乞勅部咨督臣撥給策應，使投誠之衆，各得其所，而無流離之嘆；臺灣逆孽，勢必望風歸附。蕩平之後，仍遵旨裁汰。此十六、二十二等日，水陸官兵攻殺賊衆，死亡者計三百二十九員名，帶傷者計一千八百餘員名，悉被砲火攻擊，以致傷亡甚多。臣將被傷官兵，按其輕重，一等傷每名給銀三兩，二等傷每名給銀二兩，三等傷每名給銀一兩，以資藥費。死亡者酌給銀兩，以備殮殮。此項銀兩，臣暫爲挪應，容備造發給數目細冊，送部稽核發給還項。至於格外優卹，出自皇仁。其重傷官兵不能荷戈者，臣俱已撥船載回廈門，延醫調治。其所少兵額，另咨督臣，就於陸師挑選前來，補足精兵實數，時常操演，尅期合艦進發。至於分派衝鋒，副鋒，鎮營將弁配坐鳥船，趕繪船，鳥船每船或配大小將弁閒員及外委弁員二、三十員不等，趕繪船每船或配十員八員不等。又如鎮將所領一隊，每艘鳥船七隻，其中分配水陸將弁，首先跳船焚船者尙多其人，疏內未得逐一槩列，容臣蕩平臺灣，奏凱之日，擬定功罪，臚列在事文武官兵員名，備造清冊，開報請叙。其投誠僞鎮營繳到僞關防、牌符，與夫得獲船隻、大砲、甲器、旗幟等項：查所獲紅衣大銅砲十二位，每位重有四、五千觔，砲子大者二十二、三觔，中者十七、八觔，次者十四、五觔；銑銃大砲二位，每位重七千餘觔，用砲子三十餘觔。尙有焚燬砲船所配之砲，俱已沉落在海，見在尋撈。其餘大小發煩砲火甲器等物，容查明一併造冊繳部，以聽

查祭。

秋七月丙申，鄭克塽降。

### 降表

伏以論域中有常尊，歷代紹百王爲得統；觀天意有攸屬，興朝宅九土以受符。誠五德之推移，爲萬彙所瞻仰者也。伏念先世，自矢愚忠，追懷前代之恩，未沾盛朝之澤。是以臣祖鄭成功，筆路以關東土；臣父經，韎常而雜文身。寧敢負固重險，自擬夜郎？抑亦保全遺黎，孤棲海角而已。迨至先人弛擔，稗子承祧，常思畏天之威，莫求縮地之術。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高覆厚載，仁育義懷。底定中邦，如旭日升而普照，掃擴六宇，雖浮雲翳而乍消。苟修文德以來遠人，寧事勝心而焚海內？乃者舳艫西下，自揣履蹈之獲愆；念此血氣東來，無非霜露之所墜。顏行何敢再逆，革心以表後誠。昔也威未見德，無怪烏駭於虞機；今也悟已知迷，敢後麟遊於仁圃。伏願視天地萬物爲一體，合象胥寄棘爲大同。遠柔而邇寧，形民固無心於醉飽；貳討而服舍，依魚自適性於淵泓。夫且問黃耆之海波，豈特誓丹誠以曠日焉已哉？

### 又上降表

竊惟臣生自海邦，稗情無識；謬繼創垂之事，有乖傾向之誠。邇者樓船西來，旌旗東指，簞壺緩迎於周旅，干羽煩舞於虞階。自省重愆，致勞薄伐。仰觀聖靈之赫濯，信知天命有攸歸。逆者亡，順者昌，乃覆載待物之廣大；貳而討，服而舍，諒聖主與人之甚寬。用遵往時之成命，爰邀此日之殊恩；冀守宗祧以勿失，永作屏翰於東方。業已修表具奏外，及接提督臣施琅來書，示

以復居故土，不敢主張。臣思既傾心而向化，何難納土以輸誠。茲特繕具本章，並延平王印一顆、冊一副及武平侯臣劉國軒印一顆、忠誠伯馮錫範印一顆，敬遣副使劉國昌、馮錫韓赴軍前繳奏；謹籍土地、人民、待命境上。數千里之封疆，悉歸土宇；百餘萬之戶口，並屬版圖。遵海而南，永息波濤之警；普天之下，均沾雨露之濡。實聖德之漸被無方，斯遐陬之襁負恐後。獨念臣全家骨肉，強半孺呱；本係南人，不諳北土。合無乞就近閩地方，撥賜田莊廬屋，俾免流移之苦，且獲養贍之資；則蒙高厚之生成，當誓丹青以啣結。至明室宗親，格外優待；通邦士庶，軫念綏柔；文武諸官，加恩遷擢；前附將領，一體垂仁；夙昔仇怨，盡與蠲除；籍沒產業，俱行賜復。尤期廣推寬大之仁，明布維新之令，使夫群情允洽，共鼓舞於春風；萬彙熙恬，同咏遊於化日。斯又微臣無厭之請，微望朝廷不次之恩者也。

八月壬子，王師至於臺灣；提督施琅具疏奏聞。上諭吏、兵二部：「向來海寇竄踞臺灣，出沒島嶼，窺伺內地，擾害生民；雖屢經勦撫，餘孽猶存，沿海地方，烽烟時警。邇者滇黔底定，逆賊削平；惟海外一隅，尙梗王化。爰以進勦方略，咨詢廷議。咸謂：「海洋險遠，風濤莫測；長驅制勝，難計萬全」。朕念海氛不靖，則沿海兵民弗獲休息，特簡施琅爲福建水師提督，前往相度機宜，整兵進征。該提督忠勇性成，韜鈴夙裕，兼能洞悉海外形勢，力任尅期可奏蕩平；遂訓練水師，整頓戰艦，揚帆冒險，直抵澎湖，鏖戰力攻，大敗賊衆，克取要地，立奏膚功。餘衆潰遁臺灣，讐服兵威，乞降請命，已經納土聽候安插。自明朝以來，逋誅賊寇，始克殄除；瀕海遠疆，自茲寧謐。此皆該

提督失心報國，大展壯猷，籌畫周詳，布置允當；建茲偉伐，宜沛殊恩。施琅着加授靖海將軍，封爲靖海侯，世襲罔替，以示酬庸。前進勦雲南官員，各加一級，兵丁賞賚一次。頃因該提督所統官兵，出海進勦，勤勞堪念，已經照雲南例加級賞賚。復思官兵遠抵臺疆，冒險勦寇，非滇黔陸地用兵可比，在事官員，着再各加一級，兵丁再賞一次，以示特加優渥至意。

#### 靖海將軍侯施琅陳臺灣棄留利害疏

臺灣北連吳會，南接越嶠，延袤數千里；山川峻峭，港道紆迴，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隔離澎湖一大洋，水道四更。明季設水師標於金門所，出汛至澎湖而止，水道亦有七更。臺灣一地，原屬化外，土番雜處，未入版圖也。然其時中國之民潛至，生聚其間者，已不下萬人。鄭芝龍爲海寇時，以爲巢穴。及崇禎元年，鄭芝龍就撫，將此地稅與紅毛爲互市之所。紅毛遂聯絡土番，招納內地人民，成一海外之國，漸作邊患。至順治十八年，爲海逆鄭成功所攻破，盤踞其地，糾集亡命，挾誘土番，荼毒海疆，窺伺南北，侵犯江、浙；傳及其孫克塽，六十餘年間，無時不仰匱宸衷。臣奉旨征討，親歷其地，備見野沃土膏，物產利溥，耕桑並耦，漁鹽滋生；滿山皆屬茂樹，遍處俱植修竹；硫磺、水篠、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向之所少者，布帛耳；茲則木棉盛出，經織不乏。且舟帆四達，絲縷踵至；飭禁雖嚴，終難杜絕；實肥饒之區、險阻之域。逆孽乃一旦凜天威、懷聖德，納土歸命，此誠天以未闢之方輿，資皇上東南之保障，永絕邊海之禍患，豈人力所能致？

夫地方既入版圖，土番人民均屬赤子，善後之計，尤宜周詳。此地若棄爲荒陬，復置度外，則今臺灣人居稠密，戶口繁息，農工商賈各遂其生，一行徙棄，安土重遷，失業流離，殊費經營，實非長策。況以有限之船，渡無限之民，非閱數年，難以報竣。使渡載不盡，苟且塞責，則該地之深山窮谷，竄伏潛匿者，實繁有徒，和同土番，從而嘯聚，假以內地之逃軍流民，急則走險，糾黨爲祟，造舟制器，剽掠濱海；此所謂藉寇兵而贖盜糧，固昭然較著者。甚至此地原爲紅毛住處，無時不在涎貪，亦必乘隙以圖。一爲紅毛所有，則彼性狡黠，所到之處，善爲蠱惑人心。重以夾板船隻，制作精堅，從來無敵於海外，未有土地可以托足，尙無伎倆；若既得數千里之膏腴，有以依泊，必倡合黨夥竊親邊場，逼近門庭。此乃種禍後來，沿邊諸省，斷難晏然無虞。至時復動師遠征，兩涉大洋，波濤不測，恐未易再建成效。如僅守澎湖而棄臺灣，則澎湖孤懸汪洋之中，土地單薄，界於臺灣，遠隔金廈，豈不受制於彼？是守臺灣卽所以固澎湖。臺灣、澎湖聯爲臂指，沿邊水師汛防嚴密，各相犄角，聲氣關通，應援易及，可以寧息。況昔日僞鄭所以得負抗誅誅者，以臺灣爲老巢，以澎湖爲門戶，四通八達，游移肆虐，任其所之；我之舟師，往來有阻。今地方既爲我得，在在官兵星羅棋布，風期順利，片帆可至，雖有奸萌，不敢復發。臣業與部臣、撫臣會議，部臣、撫臣未履其地，去留未敢懸決。臣閱歷周詳，不敢遽議輕棄者也。

伏思我皇上建極以來，仁風遐暢，威聲遠播，四海賓貢，萬國咸寧；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莫不臣服。以斯方拓之土，奚難設守，以爲東南數省之藩籬？且海氛旣靖，內地盜設之官兵，盡可陸續汰減，以之分防臺灣兩處。臺灣設總兵一員、水師副將一員、陸師參將二員、兵八千名；澎湖設水師副將一員、兵二千名。通計兵一萬名，足以固守，又無添兵增餉之費。其

防守總兵、副、參、遊等官，定以三年或二年轉陞內地，無致久任，永爲成例。在我皇上優爵重祿，推心置腹，大小將弁，誰不勉勵竭忠？然當此地方初闢，該地正賦、雜餉，殊宜蠲豁。現在一萬之兵食，權行全給。三年後開徵，可以佐需。抑且寓兵於農，亦能濟用，可以減省，無庸盡資內地之轉輸也。

蓋籌天下之形勢，必求萬全。臺灣一地，雖屬外島，實關四省之要害。無論彼中耕種猶能少資兵食，固當議留；卽爲不毛荒壤，必藉內地輓運，亦斷斷乎其不可棄。惟去留之際，利害攸係。我朝兵力，比於前代，何等強盛！當時封疆大臣，狃於目前苟安爲計，盡遷五省邊地以備寇患，致賊勢愈熾，而民生顛沛。往事不臧，禍延及今，致遭朝廷宵旰之憂。

臣仰荷洪恩，天高地厚，行年六十有餘，衰老浮生，頻虞報稱末由，熟審該地形勢，而不敢不言。蓋臣今日知而不言，至於後來，萬或滋蔓難圖，竊恐皇上責臣以緘默之罪，臣又焉所自道？故當此地方削平，定計去留，莫敢擔承；臣思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圉。會議之際，臣雖諄諄極道，難盡其詞。在部臣、撫臣等耳目未經，又不能盡悉其概，是以臣於會議具疏之外，不避冒瀆，以其利害自行詳細披陳，伏祈鑒鑒。

二十三年，廷議設臺灣縣，隸臺灣府爲附郭（南路設鳳山縣，北路設諸羅縣。雍正元年，北路增設彰化縣）。

#### 靖海將軍侯爵劉斌租賦疏

臺灣沃野千里，則壤成賦，因地爲糧，宜稱富足。但地處汪洋之中，化阻擊教之外，彌山遍

谷，多屬土番；雖知懷服，習性未訓，射獵是事，徵供無幾。所安於耕漁、可得按戶而問賦者，皆中國之人，於數十年前，生聚乎其間。及鄭逆擁衆盤踞，兵卽爲農，農卽爲兵，兼沿海數省之地方人民，有爲其所掠而去者，有趨而附者，非習於漁，則與爲佃。自臣去歲奉旨蕩平僞藩，僞文武官員丁卒，與各省難民，相率還籍，近有其半。人去業荒，勢所必有。今部臣蘇拜等所議錢糧數目，較僞藩鄭克塽所報之額，相去不遠。在鄭逆當日，僭稱一國，自爲一國之用度。因其人地，取其餉賦，未免重科。茲部臣等奉有再議之旨，不得不就此數目議覆。臣竊見此地自天地開闢以來，未入版圖。今其人民既歸天朝，均屬赤子。以我皇上視民如傷，率土咸被，伏乞沛以格外之澤，蠲減租賦。則恩出自皇上，不在臣下，使海外諸國，向聞天威而懾服。茲輕賦薄斂，益慕聖德而引領。如以會議既定，當按數而徵，在道、府、縣，責成所係，必奉行催科。兼以鄭逆向時所徵者乃時銀，我之所定者乃紋銀；紋之與時，更有加等。茲劉國軒、馮錫範見在京師，乞勅部就近訊詢而知。彼夫遐陬初化之人，非孝子順孫，苟或以繁重爲苦，輸將不前，保無釀成地方之禍階乎？至時蠢動，爲費更甚，何惜減此一、二萬之錢糧哉？且臣前之所以議守此土者，非以因其地而可以加賦也。蓋熟察該地，屬在東南險遠海外之區，關係數省地方安危，既設官分治，撥兵汛防，則善後之計，宜加周詳。今所調守兵一萬，乃屬閩省經制水陸兵丁六萬五千七百五十名數內抽調。兵無廣額，餉無加增。就此議定錢糧數目，蠲減於寇虐之後，使有司得以仰體皇上德意，留心安集撫綏，俾四民樂業，億兆歡戴。至數年後，人戶盛繁，田疇悉易，賦稅自爾充益。斯時有增無減，豈待按數而徵哉？至於興販東洋白糖一項，歲定二萬石；不足之數，聽其在本省之內採買。夫本省之去臺灣，已隔兩重汪洋，以臺灣所產白糖，配臺灣興販船數，固爲妥便



。若就本省湊買白糖，涉重洋而至臺灣，方輿販東洋；則今四方蕩定，六合爲一，在臺灣可以與販東洋，何本省而不可興販，必藉臺灣之名，買白糖赴彼興販？此皆部臣蘇拜等慮彼中之錢糧不敷，婉爲籌度湊足良法。可知臺灣錢糧，一時未能裕足故也。然在部臣及督撫二臣，未至其地，不知該地情形，雖留心區畫，難以曲盡。以臣躬親履歷，其於民風土俗，安危利害，無不詳悉。天下事言之於已然之後，不若言之於未然之前。臣荷恩深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如今不言，至於後來或有禍患，咎臣以緘默之罪，臣又安所自道？況臣叨有會議之旨，故不得不盡披陳。雍正五年，增設澎湖廳（北路增設淡水廳）。

### 封 圻

臺灣縣在福建省布政使司東南大海中，水程一十五更可至（由北路淡水廳至省，水程五更至福州港口，又二更至閩安鎮）。屬臺灣府附郭。

邑治坐東向西。闔闈之境：東至山川臺，西至海岸，南至下林仔，北至烏鬼井；相距各五里許。分四坊：東曰東安，西曰西定，南曰寧南，北曰鎮北。提封之境：東至羅漢門莊外門六十五里，西至海（旱程三里，水程見下），南至文賢里、二贊行溪鳳山縣交界二十一里，北至新港社、新港溪諸羅縣交界二十里。廣六十八里，袤四十一里。西南至安平鎮，水程七里，旱程二十里。西北自鹿耳門至澎湖，水程四更。自澎湖至同安縣廈門，水程七更。大洋中有黑水溝，爲臺、廈交界。

澎湖廳（雍正元年增設）東至東吉嶼六十里，西至草嶼五十里，南至南天嶼八十里，北至目嶼六十里；俱係水程，不計廣袤。東南距邑治水程四更。

### 形勝

邑治東倚層巒，西迫巨浸（島上附傳）。木岡山高聳特拔，羅漢門局勢宏敞（臺灣志略）。外環大海，雲漲霞平；內阻重山，沙迷霧列（客問）。極東南之奧（諸羅雜記），扼鳳、諸之冲（臺灣風土記）。控南澳，阻銅山（蓉州文稿），四省藩屏，諸島往來之要會（澄臺記）。澎湖澳嶼，巨細相間，坡隴相望（舊志）；險口不得方舟，內溪可容千艘（方輿紀要）。爲漳泉南戶（海防志），誠天設之險（方輿紀要）。

邑治八景，曰：鹿耳連帆、鯤身集網、赤嵌夕照、金雞曉霞、鯽潭霽月、雁門烟雨、香洋春禱、旗尾秋蒐。

### 里社

永康里（在邑治東附郭，距城計一十五里）、長興里（在邑治東，離城二十里）、新豐里（離城四十里）、保大西里（離城三十里）、保大東里（離城四十里。俱在邑治東）、歸仁南里（在邑治東南，離城二十里）、歸仁北里（離城二十五里）、崇德里

(離城二十六里。俱在邑治東南)、新昌里(在邑治南，離城五里。原屬鳳山縣，雍正十二年改歸)、永寧里(離城十里。原屬鳳山縣，雍正十二年改歸)依仁里、(離城十五里。原屬鳳山縣，雍正十二年改歸)、永豐里(離城二十五里。原屬鳳山縣，雍正十二年改歸)、仁和里(離城十五里)、仁德南里(離城十五里)、仁德北里(離城二十里)、文賢里(離城二十里。俱在邑治南)、效忠里(即安平鎮，廣半里，袤十里，在邑治西南。離城水程七里，早程二十里。康熙六十一年改今名)、廣儲東里(在邑治東北，離城四十里)、廣儲西里(離城三十里)、武定里(在邑治北，離城二十里)、新化里(在邑治北，離城二十里。原屬諸羅縣，雍正十二年割其半歸邑轄)。

土墾埕保(在邑治南附郭。原屬鳳山縣，雍正十二年改歸)、大目降莊(在邑治東北，離城三十五里)、羅漢門莊(在邑治極東，離城六十五里。原屬鳳山縣，雍正十二年改歸)。

澎湖九澳：東西衛(峙裏澳附)、林投澳、奎壁澳、鼎灣澳(通梁澳附)、鎮海澳(吉貝澳附)、瓦碇澳、赤嵌澳、西嶼澳、網垵澳(水垵澳附)。

番社：大傑嶺社(離城六十五里。原隸鳳山縣，雍正九年改歸)、新港社(離城三十里。與卓猴社原俱隸諸羅縣，雍正九年改歸)、卓猴社(以上三社，俱係熟番)。

## 街市

十字街（在郡城四坊之中）、花街、真武廟街、枋橋頭街、嶺後街、嶽帝廟街、山川臺街、經廳巷、大埔街、油行尾街（以上俱東安坊）。

帽仔街、大井頭街、南濠街、看西街、新街（即魚市）、暗街、下橫街、武館街、水仙宮後街、南勢街、打棕街、鎮渡頭街、北勢街、佛頭港街（以上俱西定坊）。

打石街、菜市街、柱仔行街、安海街、糖仔街、道口街（以上俱寧南坊）。

竹仔街、禾寮港街、總爺街、竹仔行街、故衣街、針街、關廟口街、媽祖港街、關帝港街、王宮港街、新大街道、水仔尾街、草仔寮街、媽祖樓街、礮囑石街（以上俱鎮北坊）。

市仔街（在效忠里即安平鎮街）、舊社街（在歸仁北里，離城三十里，係中路），陣頭街（在文賢里，離城十里，係南路）、蔦松街（在武定里，離城十里，係北路）。

澎湖：媽宮街

論曰：春秋時，縣大而郡小；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晉稱曰大夫，魯、衛曰宰，楚曰令尹；其職均也。自秦置三十六郡，以監天下之縣，至今仍之。臺處附郭，舟車輻輳，物力稱富庶焉。司政教者，誠慮周於下，而計其蓋藏，行修於身，而示之禮節。則海濱鄰魯，且暮遇之矣。

夫移風易俗，誠非俗吏所能爲；然有居民之責者，政未可諉爲異人任也。

# 重修臺灣縣志卷二

## 山水志

山 溪港潭陂 澳嶼 海道 潮汐 風信（附）

塞兩大者，惟山與水；而嶽瀆稱最。臺灣山懸絕島，水阻重洋；伯翳之經不載，道元之注未詳。聖人御宇，收入版圖，遂稱名勝。雖羣峯削岌，有未關之蠶叢；而萬派朝宗，無不靖之鯨浪。當夫躡屐看雲，乘潮占風，烟樹迷離，巒帆上下，耳聞目見，類多創獲而可傳者；輯而錄之，用作梯航之指南，爰徵懷柔之暨訖也。志山水。

## 山

木岡山，在縣治東北五十餘里；巍峨聳峙，其頂常有雲霧。境內諸山，此最高大。是爲郡邑之少祖山。

按臺灣山脈發自福建省五虎門，磅礴入海，東至大洋中，突起二山：曰關潼，曰白猷。復渡重洋，至淡水結腦爲大鷄籠山；往來日本、琉球洋船，望之以定向。其西南爲小鷄籠鼻頭山，離海就陸；蜿蜒南來。矗立於淡水港東北者，曰大遼山，亦曰旗纛、龜崙。郡邑諸山，實祖於此。南至彰化縣大武郡山，又南至諸羅縣大武壠山，皆具參天凌雲之勢。入邑境爲木岡諸山。過鳳山縣

界爲大岡諸山。南盡沙馬磯頭，龍從海上。舟赴呂宋者，由此東出。或云呂宋地脈發此。

統計臺山自北而南，峯巒層疊，綿延千數百里，郡邑悉處其西。從海舶中遙望，天然屏障畫圖。志載所稱，俱係番語譯出，或係俗呼。至內山深林邃谷，奇形異類，出沒之區，崇岡絕嶽，可望而不可即。若呂後內優之山，最爲特出，餘多無從指名。其尤異者，大烏山東北有玉山，亦名雪山；三峯並峙，上皆白石，清明時偶露天表。自羅漢外門望之，如紗籠香篆，奇幻晶瑩，頃刻間雲合霧鎖。或云玉山現則有風雨，亦不盡然。

自木岡山南下，拔地而起者曰番仔湖大山。其西北有卓猴山。西南有大烏山。正南過平阪，列阜如屏，迤邐數里，統名曰柳仔林。稍折而西爲猪母耳山，形甚低小。其南爲湖仔內山。又南曰香洋仔山、培塿絡繹，簇擁平原，春疇雨過撥縷如雲，可以觀耨。香洋仔西南有角帶圍山，以形似得名。正南有猴洞山。東入爲羅漢門諸山。迤西一望，寬衍三十餘里，乃隆起坡壠，橫亘郡城之背曰嵌頂山。距城東七里許，迢遞綿邈，南抵仁和里，北抵武定里，計長可二十餘里。城南有魁斗山，狀若三台星，爲府文廟拱案。羅漢門內外，重岡複嶺，多不知名。由猴洞口行數里至虎頭山，羣峯環峙，樹惟桃榔。過大灣崎、蘆竹坑、咬狗坑，東南經土樓山，壁平如削，上多獼猴。稍前爲疊浪崎。出茅草埔，度雁門關，嶺頗高峻。回望郡治，海天一色。去關里許，有深壑可數十丈；緣崖路狹，不堪旋馬，一失足便蹈不測。五里至石頭坑。四里至長潭。由長潭東行，從

番仔寮至小烏山後，入羅漢內門。峯廻路轉，眼界頓開，沃衍平曠數里十，中有分水溪（縣丞衙門分駐於此）。其東爲東方木山。南爲眼錠山。西卽小烏山。北爲分水山、目猫徽山。層巒疊嶂，蒼翠欲滴；暝色烟光，尤堪入畫。由內門觀音亭東行十里，越大崎嶇爲羅漢外門汛（去大傑巔社十里）。東行五里爲六張犁、燒羹寮、東方木諸埔地；延三十里，表二十里（社番秋冬較獵於此）。東爲淡水大溪（臺鳳交界）。淡水溪之東有南仔僊山。山後有火出石畔，撲之可滅，吹之輒起。東南有旗尾山（旗尾秋蒐，爲邑治八景之一）。再由外門西南過割蘭坡嶺，可赴南路。由內門西北經木岡山、卓猴山下，可赴北路。惟正東內優、碗壘諸山，生番盤踞，人跡罕到。外此羊腸鳥道，處處相通。峻嶺懸崖，崎嶇窄狹，不容並軌。土人運炭、輦稻牛車，相約晝則自內而出，夜則自外而入，因以無阻。夏秋水漲，坑塹皆平，迷津莫渡矣。

#### 巡臺御史楊二酉過羅漢門山詩

羅漢雲中塞，天關第一重。林幽深居虎，潭靜隱蟠龍。馬關蘆間道，塘虛竹外蜂。鳥鳴訝行色，同出翠微峯。

#### 溪港潭賦

水源自山匯流揚波曰溪；源淺流細曰坑，亦曰溝。溪漸於海，潮汐應焉，謂之港；海汊無源，隨潮所至而止，亦謂之港。洿地瀦水爲潭。築堤壅水，以資灌溉爲陂。邑治大海在西，故諸水



皆西注。

德慶溪 俗呼坑仔底。源出小東門外萬壽寺前，入郡城東安坊，合舊縣署後並府署東二泉，西流經縣署右、至水仔尾北廠入臺江，注於海。

福安坑 源出小南門內，經寧南坊府文廟前，西流至塗墾埕入臺江。

石頭溝 在縣治東北三里許。無水源，受衆流之水經海會寺前西下，由縣治北大橋港出柴頭港西入臺江。

新港溪 在縣治北二十里。源從木岡山西北過諸羅之馬鞍山，受卓猴溪水（源出卓猴山）。西至新化里新港社，又至武定里洲仔尾鹽埕之西，滙洋仔港入臺江注海（溪北諸羅縣界）。

大目降二溪 一曰南溪。從木岡山之西南出，西過大目降營盤，逶迤數里，經廣儲東里之北，又西北至廣儲西里大目降草地。一曰中溪。從馬鞍山之南過大目降營盤之北，西至廣儲西里大目降草地。二溪合流西下，滙咬狗溪水爲洋仔港；至洲仔尾鹽埕西，合新港溪入臺江。

咬狗溪 源發湖仔內山。從香洋仔出永豐里爲舊社溪，北過新豐里，又北過保大東里，至保大西里爲許寬溪。西北抵廣儲東里，經廣儲西里西下，受大目降溪水滙爲洋仔港，與新港同入臺江。

蔦松溪 在縣治北十五里，爲鯽仔潭之下流。西至武定里、洲仔尾、鹽埕之南，入於臺江（鯽仔潭見下）。

二贊行溪 在縣治南二十一里。上流爲岡山溪，合紅毛寮溪、分水溪諸水西下，經依仁里至文賢里，由喜樹港入臺江，注於海（溪南鳳山縣界）。

舉人陳輝詩

竹橋平野路，春水漲清溪。風靜寒沙潤，烟濃遠樹低。青蕪喧海燕，碧岸叫村雞。爲語南遊客，應知慎馬蹄。

分水溪 源出縣治東北分水山，經水蛙潭南流，至羅漢門，受石門坑水滙爲長潭，清瑩可鑑。西下受角帶圍、內山、深坑仔、紅毛寮溪水，至下中洲合岡山溪，經二贊行溪，由喜樹港入臺江，注於海。

淡水溪 源出內山，其來極遠。由北而南至羅漢門之東方木山，受小溪水，經旗尾山下，入鳳山縣界，繞鳳山縣東南至東港，西入於海。

臺江 在縣治西門外。汪洋浩瀚，可泊千艘。南至七鯤身，北至諸羅之蕭壠、茅港尾，內受各山溪之水，外連大海。

鹿耳門港 在臺江西北。水底沙線若鐵板，縱橫布列，舟誤犯之，則立碎。港路窄狹，僅容兩艘。其淺處若戶限，然潮長時，水可丈四、五尺，潮退不能一丈。進港須懸

後舵，以防抵觸。其紆折處，必探視深淺，盤辟而行。最險者曰南北二礁，插竹立標，南白北黑，名爲盪纓。原設五桿，比歲沙線消長變易，乾隆十三年添設爲十三桿，以便出入趨避。每風日晴和，衆舟魚貫而進，雲帆連綴，邑治望之，如秋雁之排遠空。

巡臺御史張湄詩

鐵板交橫鹿耳排，路穿沙線幾紆迴；浪花堆裏鬢纓在，更遣漁舟嚮道來。

加老灣港 在鹿耳門北。有沙線一條，頗彎曲，但不堪泊巨舟，其西南卽大洋（紗線亦作沙汕）。

隙仔港 在鹿耳門外之北。甚淺狹，巨舟不得入。沙線綿延，直抵北路，數百里出沒隱見，名海翁汕港口。大澳曰海翁窟，亦名月眉灣，可泊百艘。宜北風，不宜南風。

舉人陳輝詩

鹿耳門前幾湖洄，月眉灣作避風臺；舵師不畏南流急，喚得漁翁載酒來。

安平鎮大港 在臺江西南，鎮城之西。紅毛時，巨舟悉從此入泊於臺江。自鄭成功由鹿耳門入臺後，遂淤淺。今惟往來南路貿易之船經此，巨舟不得入矣。

鯽仔潭 在永康、長興、廣儲西三里之界。滙納衆流，修而不廣，計長可二十餘里。多生鯽魚，年有徵稅。三里之田，資以灌溉。一名龍潭，旱時禱雨於此。又名東湖，最宜霽月，爲邑治八景之一（詩見「藝文」）。

菅林潭 在長興里。地勢滂下，泉流所歸。里衆築堤障之以灌田，屢有爭競。康熙五十七年，知府王珍勘明，勒石定界，卽嵌下陂是也。

舉人陳輝詩

溶溶潭水碧無垠，兩岸蒼烟鎖白蘋。山影遠涵波色翠，雲光斜映浪花新。一肩行李臨流客，半棹歌聲喚渡人。欲向前村暫棲息，酒帘風起綠楊津。

無源潭 在永豐里。潦水所鍾，足資灌溉。

草潭、白衣潭 俱在新豐里。僞時所鑿，蓄雨水以灌田者。

荷蘭陂 紅毛所築。公爺陂 僞時築。俱在新豐里。

甘棠潭 在保大東里。築堤滯水，頻年不涸，地多甘棠，故名。

王有潭 在仁和里。里民王有所築。

蓮花潭 在文賢里。其源甚深，多產紅白芙蕖，臘月長開。

鴛鴦潭 兩潭體偶頸交，因名。

水漆潭 多生水漆樹。

參若陂 紅毛時，佃民王姓名參若築。

十嫂陂 王門寡婦十嫂募佃築。

陣仔頭陂 僞時築，大旱則涸。

月眉池 形如半月（俱在文賢里）。

鼎濟窪 在新港社，產魚蝦。

新港東陂 在新化里。

西陂 在新港社。

### 澳 嶼

鹿耳門嶼 距縣治西北二十五里。內爲臺江，外爲大海，水中浮沙突起。右有加老灣，左爲北線尾。形似鹿耳，鎖鑰全臺。

### 巡臺御史范咸詩

遙見青山似畫屏，鐵礁捩柁費丁寧。盪纓有路分沙線，浮海何人續水經。烏鬼渡寒遮鹿耳，荷蘭城圯掃王庭。鯤身久絕鯨鯢跡，風起不聞戰血腥。

### 寧人陳輝詩

冷雨滄江上，移舟泊海門。清歌聞戍客，短笛隱漁村。浪濶潮千頃，天空月一痕。搖搖遊子意，夢憶舊家園。

北線尾嶼 在鹿耳門之南，壤接鹿耳門。其西南有四草嶼，東南卽安平鎮大港。

七鯤身嶼 脈發自鳳山縣之打鼓山，迢遞北轉，穿田過港，至邑治西南結七嶼，相距各里許，沙線遙連，勢若貫珠，不疎不密，爲郡城左臂彎拱內抱，與北線尾對峙，皆

沙土。風濤鼓盪，不崩不蝕。多生蒜茶、桄榔樹，望之鬱然蒼翠，泉尤甘美。一鯤身即安平鎮城，水師三營駐節處，多居民。二鯤身亦有居民。三鯤身至七鯤身，皆採捕之人居之。早潮網集，夜雨燈明，可詩可畫。

### 巡臺御史張潛詩

鸞翼連翩振地垠，風搏水擊勢難馴。鵬圖孰是南溟好？願爾長安徙海身！

### 巡臺御史錢琦詩

海中有鯤夜化鵬，將飛似墮忽伏蹲；浸作千年老雲根，分排玉立如弟昆。鮫宮千丈姿雄跨，鱗浪萬里供饑吞；壯氣已作長虹吐，遠勢欲挾孤鸞鶩。如砥狂瀾留柱石，時過天鼓殷雷門。左控安平右鹿耳，襟帶衆匯如繚垣。當年蛙龜爭雄處，犀甲百萬齊雲屯；一聲海吼白骨枯，潮頭戰血交流渾。自從歸我版圖後，恬波息浪清乾坤；昇平大業垂萬古，異域往往叨殊恩。祇今窮崖絕壑地，已成紫蟹黃魚村。我來正值三月暮，挾衣習習春風溫。他山可望不可即，遠見一片蒼烟痕。天地滄桑本變幻，古今興廢如朝昏。况復浮生一泡影，忍令歲月逐塵奔。眼中俗客難爲論，黯然默默銷神魂；安得如爾息健翮，坐受晚露與朝暾。

澎湖，舊傳三十六島，本志載六十二澳。邑志載有砲臺塘汛者二港九澳，有民居者澳嶼凡一十五，無民居者澳嶼凡三十三。郡志所紀各異：高志計四十五嶼、三十二澳；劉志以嶼稱者三十六，以澳稱者三十；范志稱嶼五十，稱澳五十有五；序次俱各不同。

大抵澎湖錯綜羅布，離合廻環；或陸路可通，或海汊間阻；向背曲折，遠近參差；圖不能備，志不能悉。今爲詳考形勢，辨方計程，庶覽者瞭如指掌云（按海中島嶼最險要而迂迴者，莫如澎湖。險口不得方舟，內澳可容千艘。閩海舊有三山之目，澎湖其一也。東則海壇，南則南澳，皆天設之險。澎湖大山嶼屹立巨浸中，縱橫各三十里，坐西北，向東南。西至媽宮澳新城港口，北至鼎灣澳，東至龍門港，南至蒔裏澳，俱陸路可通外，悉孤島環繞四週，巨細參錯，難以枚舉。故諸志所載多不同）。

大山嶼媽宮澳 嶼居澎湖正中，澳在嶼之西南。上有天后廟，舟人稱天后爲媽祖，故曰媽宮。民居稠密，澎協兩營駐防於此。北風盛作時，澳內可泊二十餘艘。

文澳 澎糧廳衙門駐此，距媽宮東四里。舊名暗澳，有土城，今圯。

東衛澳 在文澳東三里，可泊舟。

大城北澳 距東衛五里。

隘門仔澳 距大城北三里。

林頭嶼 距隘門仔一里，有澳。

尖山仔嶼 距林頭嶼四里。

龍門港 府志良文訛作文良。距尖山仔一里，爲大山嶼之東崖。多人居，有原泉。

南風可泊船。

果葉仔澳 在龍門港北崖。早程三里，魚艇多聚於此。  
圭壁港 在果葉仔北二里。又北三里即圭壁山。臨海多生蠶繭。距媽宮東北二十  
五里。

紅毛城澳 距媽宮北二里。城爲紅毛所築，詳見雜紀。

後窟潭澳 距紅毛城北四里。

西衛 距後窟潭三里，無澳。

蚱脚嶼澳 距西衛四里。

潭邊澳 在蚱脚嶼北三里。

鼎灣澳 在潭邊東北二里。距媽宮北二十里。

沙港頭澳 在鼎灣東北三里。

東石澳 距沙港頭六里。

沙港底澳 在東石南一里。

太武仔澳 在沙港底東一里。

西溪澳 在太武北三里。

紅羅罩澳 亦名洪林罩。距西溪半里。南風可泊船。

青螺澳 在紅羅罩北三里。



湖西澳 距紅羅罩五里。

湖東澳 距湖西二里，中有大湖。

白猿坑澳 距湖東二里，白猿坑東三里，即圭璧山。

新城澳 在媽宮西八里。俗呼烟墩脚。有東西二港。

雙頭跨澳 在新城澳東南，即北澳。潮退時皆泥淖。凡遇颶風，官、商船入避於

此。

案山仔澳 在雙頭跨之西，距媽宮澳七里。

烏嵌澳 距雙頭跨五里。

鐵線尾澳 距烏嵌八里。

雞母塢澳 在鐵線尾南五里。四面皆山，可避颶風。

鎖管港澳 在雞母塢東南一里。港多墨魚。

猪母落水澳 在鎖管港西南二里，可寄泊。

禪按澳 即井仔按。在猪母落水西北四里。

風櫃仔尾澳 在禪按西二里，可容小艇。有山高七、八尺，凹其中，周圍如雉堞狀

；即明天啓間紅毛築城復毀處，詳見雜紀。

峙裏澳 距風櫃尾五里。北風可泊船。至媽宮早程二十里。

——以上俱大山嶼連地，以下俱孤島。

四角嶼 其形正方，在嵎裏山之極西。距大山嶼西南水程五里。

鷄籠嶼 狀如籠鷄之器，上狹下廣。在四角嶼東南，水程三里。

桶盤嶼 在鷄籠嶼東南。水程四里。

虎井嶼 在桶盤嶼東。水程八里。

——以上四嶼俱無人居。

八罩山嶼 距大山嶼水程五十里，周三里許。民居稠密，南北風俱可泊船。

挽門澳 南北風可泊五、六船。亦名挽毛潭。卽八罩東崖。枯涸無水泉。舟抵八罩

，由此登陸。有天台山可望澎湖全島形勝。

網坡澳 在八罩南崖。距挽門西南旱路一里。亦名西坡。北風可泊三、四艘。

花宅澳 在八罩南。有大花宅、小花宅，距挽門旱路四里。

甕菜堀澳 在挽門西北，旱路半里。

水坡澳 在八罩西崖。距花宅旱路四里。多人烟。春夏行舟，常取水於此。南風可

泊船。

布袋嶼澳 在八罩北，外狹內寬如囊。

船路嶼 在八罩北。

鐵砧嶼 上皆石塊，大三、四丈，平坦若攻鐵之砧。

鐘仔嶼 形如懸鐘。

沒銀嶼 潮流湍急，舊作味銀。相傳紅毛時，海舶嘗擊碎於此，土人沒水探銀，因名。

頭巾嶼 狀似角巾。

半平嶼 一水中分東西各半。

——以上五嶼俱在八罩網垵東南。

南天嶼 亦名大嶼，在八罩西南。距媽宮澳水程七十里。舊有民居，以風濤阻遠移住八罩。因禁開墾，曾與東西吉、半平、花嶼等同請牧羊，俱不允，蓋慮鞭長不及也。

承質嶼 在大嶼之南。距媽宮澳水程八十里。其西有壺內澳。冬春之間，波浪少平，可以寄泊。夏秋洪濤不測，舟楫莫至。

將軍嶼澳 距八罩東水程半里，與挽門對峙。上有將軍神廟。北風時可泊四、五艘。崖麓臨深，將泊船，擇善跳者飛身登岸，植木繫纜。

沙溝嶼澳 在將軍嶼西。狹而淺，巨舟不得進。

船篷嶼 在將軍嶼東。臨海處有石山，狀如掛帆。

狗沙嶼 在將軍澳北。有魚名狗沙，此處最多。

金雞嶼澳 在將軍、挽門二澳之北。南北風俱可泊船。舊名岑圭嶼。層級如階，晴霞映之，爛若丹陛，爲邑治八景之一。

馬鞍嶼 在金雞西南。

西吉嶼、東吉嶼 二嶼在金雞東南，距大山嶼水程六十里。自臺入澎之舟，望此爲標準。自澎渡臺者，經此良久，卽見臺上。

鋤頭錚嶼 頑然塊壤，在東西二吉之中。

香爐嶼 以形似名。在東吉嶼西北。其東有石伏水中，舟不敢犯，俗呼爲礁，名鼓架礁。距媽宮澳水程三十里。

陰嶼 在香爐嶼之東。距媽宮澳水程四十里。

陽嶼 在陰嶼東北。水程二里。

旋鈎齒嶼 產紫菜，在陽嶼東北。距媽宮澳水程四十五里。

——自四角嶼至此，俱大山嶼東南孤島，澎協左營轄。

西嶼 在媽宮澳西，水程二十里。旁有牛心灣，自厦入澎，舟多由此。

丁字門嶼 橫亘西嶼頭，形若丁字。

花嶼 在西嶼之南。

貓嶼 有大貓、小貓，上多怪石，在花嶼之南。

草嶼 在猫嶼南。澎島鮮草木，此頗有之，因名。

——以上三嶼，俱孤浮媽宮澳西南海上。自厦渡澎，過黑水溝良久，即見西嶼及猫、花嶼。

大果葉澳 在西嶼北。舟泊西嶼頭，從此登岸。澳北水中伏石，名師公礁。

緝馬灣澳 距大果葉北旱程二里。澳內北風時可寄泊。

小果葉澳 在緝馬灣之右，人烟頗密。澳內多泊小舟，泉甚清冽。

內塹 在大果葉南四里。

外塹 在內塹西南三里，產文石。二塹東西二山懸聳天半，爲由厦抵澎之標準。有澳，南北風俱可寄泊。

小池角澳 由內塹北經緝馬灣，小果葉至此八里。

大池角澳 在小池角西北四里。

小門澳 距大池角十五里。

後灣澳 亦名合界頭，距小門四里。南風可寄泊。

橫礁澳 與後灣毗連。

竹篙灣澳 南風可泊船。距橫礁三里徑。至大果葉旱程僅十里。

自大果葉以下俱西嶼連地。

大烈嶼、小烈嶼 俱在西嶼東北。距媽宮澳水程三十五里。

吼門 有大小二處，在西嶼竹篙灣北端。水濚洄，舟楫罕通。

大倉嶼 在大烈嶼東北。

雁崢嶼 兩嶼如雁行，在大倉東。近大北山中墩嶼。

空殼嶼 此嶼一物不生，在西嶼小門澳東北。

土地公嶼 有石鑄神像。

姑婆嶼 產紫菜。在空殼嶼北。

目嶼 形如人眼，又名月眉。在西嶼之極北。距媽宮澳水程六十里。

大北山 爲大山嶼北最大之山，可望遠。

中墩嶼 屬大北山。距媽宮旱程二十里，潮退可通。

瓦碇港 有銃城，紅毛所築。距媽宮澳水程二十二里。有澳，可寄泊。

通梁港 距瓦碇港東四里。

後寮澳 距通梁東三里。

大小赤嵌澳 在瓦碇港北四里許。距媽宮澳二十六里。

鎮海港 在赤嵌東南五里。明天啓間，築城於此，今圯。有澳名萬丈潭，可避颶

風。

港尾澳 在鎮海南三里。南風可泊舟。

城前澳 亦名長岸仔嶼，在港尾南二里。距媽宮澳水程二十一里。

——以上俱屬大北山。

吉貝嶼 距媽宮澳水程六十五里，在鎮海北，採捕之人多居之。有沉礁一線，延亘東北，極目未了。內皆暗礁布滿，僅存一港蟻蛇，非熟諳者，不敢棹至。

險礁嶼 亦名屈爪嶼，狀如虎爪之屈。在吉貝東。距媽宮澳水程四十里。

北崎嶼 或稱後埭，或稱尾虎。距媽宮澳水程五十里。

金山嶼 土色黃赤如金，在險礁西南。

白沙嶼 南北凡二嶼，沙白如銀。在金山東。

烏嶼 嶼中多鳥，在白沙南。

灣背嶼 亦作員貝。在金山西南。距媽宮澳水程二十三里。

鷄腎嶼 以形似名。在員貝東。

籃笨嶼 一名籃飯。蓋在鷄腎嶼之東，又東即掟鉤齒嶼。

——自西嶼至此，俱大山嶼西北孤島。澎協右營轄。

唐施肩吾詩

腥臊海邊多鬼市，島夷居處無鄉里。黑皮年少學採珠，手把生犀照鹹水。

### 國朝海防同知孫元衡詩

七十二嶼稱澎湖，滄溟萬里開荒塗。嶼嶼盤紆互鈎帶，洪波割據成方隅。東西二吉門戶壯，將軍之澳爲中區。雄師鎮壓媽官汛，天然犄角中邦無。其餘賦形非一狀，紛陳篋篋兼盤盂，蛇蛟拳曲龍隱見，獅象蹲踞僧趺。諸流回復舟難入，逆帆欲泊興嗟吁，百折終成觸鯨勢，狂瀾反走如亡逋。有時無風水澄鏡，咫尺膠固誰能逾。巨舸理不任篙楫，束手待敵甘爲俘。汪洋指南爭此土，旣到往往遭艱虞。昔日王師事征討，神兵彷彿前馳驅。風摧火滅甘泉沸，降幡夜出臺山陬。制府謀成輸百萬，冠軍一戰眞良圖。事關正統豈微細，封賞有間傳聞殊。榜人維舟汲清水，躡蹤到頂招吾徒。黑鐵崩崖潮欲縮，黃沙古磧鹽爲汙。螻島峯巒成破碎，覺臺草木原焦枯。大海東流無底極，振衣一嘯心踟躕。

### 巡臺御史景考詳詩

渺矣澎湖嶼，海中天一涯。島開環四面，民聚約千家。風剝山無樹，潮侵石有花。捕魚生計足，不解植桑麻。

### 巡臺御史張湄詩

三十六嶼如排衙，魚舍參差烟火除。遽裏風多異南北，莫教海客誤停槎。

### 巡臺御史錢琦詩

海上三山未渺茫，竹灣花嶼鬱蒼蒼。白沙赤嵌紅毛地，綠葦黃魚紫鱗莊。仰首但瞻天咫尺，稱名食在水中央。古今多少搶桑玁，留得殘雲映夕陽。



六六沙灣小似洲，須彌大界一萍浮。收羅日月狂瀾裏，零落雲山古渡頭。春水漲時村散網，曉星明處客停舟。蓬瀛不信人間路，猶認僊源是夢遊。

教授謝家樹詩

又見人間大洞庭，羅羅七十二山青。五盤安貼憑誰挈，貓虎爭孳喚欲醒；怪石紋紋添禹貢，花螺貝錦註葩經。黃昏點點歸漁艇，欸乃聲中月滿汀。

山陰董相詩

腥臊海嶠多營窟，市藏黑鬼浪裏活；探珠鹹水握生犀，鬮宅鮫官妾出沒。六十二澳南天開，紅毛城外潮如雷。半壁東寧立門戶，衆島環列羣星迴。紅黑溝窰蛇怪出，西望遼羅無點迹；東趨鹿耳四更餘，帆落龍門喘暫息。八罩嶼頭候信風，人烟半在浮萍中。暫間文石光瑩澤，價高金壁需磨礪。俄頃帆開魂胆墮，地震天翻同箕箒；嘔出心肝暈眼昏，艙底羈囚絕粒臥。精衛木石空怒填，鯨鯢起舞鼉足顛；白馬騰空鞞欲絕，險於弱水環三千。若有飛仙駕白霧，仗劍相邀挾余渡；耳邊颯颯聞風聲，轉盼已登七鯤路。

海道

環臺皆海也。自邑治計之，南至鳳山縣之沙馬磯頭，旱程二百九十六里，水程七更；北至淡水廳之鷄籠鼻頭山，旱程六百三十里，水程一十九更；西北至鹿耳門，水程二十五里（康熙五十五年，欽差丈量，依旱程折算，僅十里零七繩）。鹿耳門西北至澎湖

，水程四更，約一百八十里。澎湖西北至廈門，水程七更，約三百里。邑治內優大山之東曰山後，歸化生番所居。舟從沙馬磯頭盤轉，可入卑南覓諸社。山後大洋之北，有嶼名釣魚臺，可泊巨舟十餘艘。崇爻山下薛坡蘭港可進三板船。

按海洋行舟，以磁爲漏筒，如酒壺狀，中實細沙，懸之，沙從筒眼滲出，復以一筒承之，上筒沙盡，下筒沙滿，更換是爲一更。每一日夜共十更。每更舟行可四十餘里。而風潮有順逆，駕駛有遲速；以一人取木片赴船首投海中，即從船首疾行至船尾，木片與人行齊至爲準。或人行先木片至，則爲不上更；或木片先至，人行後至，則爲過更。計所差之尺寸，酌更數之多寡，便知所行遠近。所至地方，若有島嶼可望，令望向者曰亞班，登桅遠望；如無島嶼可望，則用棉紗爲繩，長六、七十丈，繫鉛錘，塗以牛油，墜入海底，粘起泥沙，辨其土色，可知舟至某處。其洋中寄棹候風，亦依此法。倘鉛錘粘不起泥沙，非甚深即石底，不可寄泊矣。通洋海舶，掌更漏及駛船針路者爲火長；一正一副，各有傳抄海道秘本，名曰水鏡。臺厦重洋，往來之舟，水程頗近，中有澎湖島嶼相望，不設更漏，但焚香幾行爲準，針路則以羅盤按定子午。自臺抵厦，向乾方而往；自厦抵臺，指巽方而來。若由厦北赴江、浙、錦、蓋諸州，南抵廣、粵、惠、潮各府，沿海傍山，逐日俱有按澳可泊，不用更漏筒。

或問：舊志舟行一更六十里，今謂四十餘里，何也？曰：南路沙馬磯頭至府治，舟行七更，康熙五十五年欽差丈明旱程二百九十六里，水程與旱程相傍，是一更該四十二里有零。通志載：福州至琉球水程一千七百里；府志稱：船行四十三更；是亦一更四十里矣。又問：舟自南路抵府

，七更，順風一日可至；自廈抵澎亦七更，必一日有餘乃至，何也？曰：臺海潮北汐南，南路抵府，順流也；臺廈橫流，故稍遲。曰：北流爲順，南流不逆乎？曰：有風不怕流。南流雖逆，非如黑溝之湍激也。又問：舟中定更，以人行與木片齊至爲度，臺地人行窮日不能百里，舟行乃二百餘里，何也？曰：投水片時其行速，且船無休息，故倍之。又問：北路水程十九更，旱程僅六百三十里，何也？曰：此未暇詳考，依府志所載。

臺海潮流，止分南北。臺廈往來，橫流而渡，號曰橫洋。自臺抵澎爲小洋，自澎抵廈爲大洋，故亦稱重洋。

凡往內地之舟，皆於黎明時出鹿耳門放洋（舟人捩舵揚帆出海曰放洋。鹿耳門港南北有二礁，植標以記，不敢僣犯。質明見標，舟乃可行）。清明後，南風始發，從鹿耳門外徑去。白露後，北風漸盛，必至隙仔港口（在鹿耳門外之北），方可開駕（舟行務依上風，故南風放洋從南，北風放洋從北。若誤落下風，針路便失）。約行百里，望見東西吉嶼，經二嶼便抵澎湖。大約午後可到。南風宜泊水坵澳，北風宜泊網澳、內塹、外塹等澳。餘詳前澳嶼內。自澎往廈，悉以黃昏爲期，越早而內地之山隱現目前。此就順風而言。若南風柔弱，風不勝帆，常一、二日夜方抵澎湖。至廈門則更緩。又若北風凜烈，帆不勝風，摺帆駕駛，登岸亦稍遲焉。

船往福州，望北直去至閩安鎮，水程一十五更，不用灣泊澎湖。若從北路淡水西渡

，水程僅七更。登舟半日，可見關潼山。自關潼趨定海，行大洋中五、六十里至五虎門；兩山對峙，勢極雄險，爲閩省外戶。門外風力鼓盪，舟帆顛越。既入門，靜淥淵渟，與門外迥別。更進爲城頭，土名亭頭。十里卽閩安鎮。再數十里至南臺大橋。

鹿耳門外，初出洋時，水色皆白。東顧臺山，烟雲竹樹，綴翠浮藍。自南抵北，羅列一片，絕似屏障畫圖。已而漸遠，水色變爲淡藍，臺山猶隱現於海面。旋見水色皆黑，則小洋之黑水溝也。過溝，黑水轉淡，繼而深碧。澎湖諸島，在指顧間矣。自澎湖放洋，近處水皆碧色，漸遠則或蒼或赤。蒼者若靛綠，赤者若臙紅。再過深黑如墨，卽大洋之黑水溝。橫流迅駛，乃渡臺最險處。既過，水色依然蒼赤。有純赤處，是名紅水溝，不甚險。比見水皆碧色，則青水洋也。頃刻上白水，而內地兩太武山，屹然挺出於鷓首矣（南風時，駕駛近南，先見鎮海之南太武。北風時，駕駛近北，先見金門之北太武）。

#### 海防同知孫元衡抵廈門登岸詩

退之欣見蝠，坡老喜聞騾。將母耳目僻，反使嗜好阿。孤身阻遐域，相逢盡么魔。奉詔遂生還，慰情良已多。惡聲與毒物，不忍便撓訶。雖爲夙所賤，愈於風與波。蠶蠶且諧意，親故夫如何？三年困窮海，瘴癘憂相磨。兩脚踢中土，驚禽脫虞羅。遠山帶靈石，往往見雲窩。流泉出山來，淙淙橋下過。月明楓葉岸，簸起長松坡。弱鱗浮淺渚，喜鵲叫寒柯。翠竹鮮鈎棘，着手久撝

擎。驟鈴與蜩影，默念成微呵。曳杖陟崇岡，城樓鬱嵯峨。筇輿盡歸客，細路盤青莎。鄉程六千里，計日無差訛。揮手謝大洋，日月如騰梭。心灰死欲然，腸冰就陽和。孤斟一壺酒，未醉顏爲酡。二公著勳業，浩浩江與河。余生也旣晚，下秩同蹉跎。奇懷亦云爾，望古成悲歌。

自廈渡臺，出大擔門，南風自大擔門外或浯嶼放洋；北風自遼羅放洋。以風信之大小，卜舟行之遲速。每先日午間或夜靜時開駕，次早遙望東南碧波中一線若黛，知爲澎湖。或順風透洋而過，不用收泊。但恐夜抵鹿門耳，難以進港，多暫泊澎湖澳內。

巡臺御史張潤詩

大擔門外渡橫洋，羣山滅影流湯湯，天水相交上下碧，中間一葉凌波颺。少焉紅溝映霞艸，倏忽黑蛟翻怒墨。陸離斑駁異彩騰，繪畫乾坤紛五色。針盤遠指天南交，蒼茫四矚心惰勞。直上桅尖索西嶼，亞班趨捷如飛猱。澎湖環島三十六，歷歷人煙出漁屋。未須滄海成桑田，結網臨淵食粗足。我來收泊媽宮灣，舳艫屹立凝邱山。三夜驚濤春客枕，夢魂跌宕雷霆間。是時望雨憂如渴，極目園囿斷餘節。北風可但濟行船，喚起癡龍驅旱魃。

巡臺御史范成詩

海門峽如束，放舟還趁潮。島嶼漸以遠，仰視惟雲霄。天與水爲一，遠颿同秋毫。極目杳無際，意氣慘不驕。問程藉指南，出海稱人豪。亞班攬蓬索，上下等懸猱。巨浪拍天起，比似桅檣高。龍骨從上過，一落輕於毛。遠望峻嶺矗，水沸山岳搖。舵師噤不語，謂是鯤魚尻，噴沫散作

雨，十里聞腥臊。轉瞬無所覩，但覺心旌搖。晚霞日初落，星斗何迢迢。夜黑青燐生，非鬼亦非妖。焰焰千萬點，誰將十斛拋。此景洵奇絕，坐看過中霄。雞鳴天欲曙，華彩掀波濤。天吳與紫鳳，野火春風燒。萬頃蕩金碧，蛟鼉爭潛逃。動心復駭目，快事傾醇醪。幸逢聖御宇，海晏無飄飄。生平未見，妄意誇同曹。得藉滄溟力，永靜案俗鷲。歸將畫蓬壺，游仙足解嘲。笑語金華人，踟躕虛鳴鏢（舟人喚船主曰出海）。

### 巡臺御史錢琦詩

媧皇斷鼉足，元氣洩混茫。散作長波滄澗，杳不知其幾千萬里，蕩搖大地天爲盲。有時颯母胎長長鯨怒，星眸、電齒、雲車、雷鼓、風輪森開張。塵沙飛揚人鬼哭，往往白鬢慘冽如幽荒。往時讀海賦，猶疑近荒唐。竭來鷺門一悵望，大叫絕奇狂夫狂。柁樓打鼓長魚立，船頭挂席西風涼。是時鬱儀忽走匿，但見天光水色一氣摩礪礪。大擔路最近，小憇古禪房。彼岸倏不見，一葉隨波颺。南人自誇乘船慣，不比生馬顛踣難收韁。豈知波恬風靜浪息時起勢，一落猶有千丈強。長吉心肝盡嘔出，但無好句歸錦囊。忽然桃浪暖，紅影落星光。須臾墨雲捲，四顧失青蒼。出海與亞班，神色俱倉皇。飛身上桅杪，指南憑鉞芒。謂言「渡海此最險，呵嗽下有蛟鼉藏。去年太守誤落滌，鷓如飛鳧失侶天外周翱翔。今年將軍復遭毒，有如曹兵百萬赤壁遇周郎。羅經異己偶錯位，北去弱水東扶桑」。我聞此語了無怖，俗子所見皆秕糠。男兒柔弧懸矢志四方。徑須腰懸斗印提干將，出入玉門走沙場，直探虎穴掃攬槍，名勒鐘鼎勳旂常，回手扶漢分天章。不然翻身跳出塵埃外，跨鼉騎鶴陵鸞風。朝遊碧落暮滄溟，須彌大界隨相羊。誰能瑟瑟縮縮如寒蠶？坐令

顏髻凋秋霜。况聞蓬萊方丈咫尺塵隔斷，世乏仙骨誰梯航？因風誤到更可喜，底用禍福先周防？  
臺陽一番島，宛在水中央。古稱昆舍耶，或云婆婆洋。自從歸入版圖後，穿胸儻耳咸循良。我來  
御命持羽節，要將帝德勤宣揚。兼恐奇材遺海外，一一搜採貢明堂。水程志更更十一，蠡覲管測  
畢竟繩尺難參量。何奇不有怪不備，且復耳目恣探詳。茲遊之奇平生冠，東坡快事吾能償。舟師  
喘定笑絕倒，喜色轉露眉間黃。天雞一聲曉色白，百怪照影爭逃亡。不見澎湖見飛鳥，鳥飛多處  
山雲長。三十六島鬱相望，漁莊蟹舍紛低昂。收篷暫寄泊，呼童滿引觴。爾時頽然不足身與世，  
恍惚栩栩瞬息歷九州、徧八極，徜徉於無何有之鄉。

黑水溝爲澎厦分界處，廣約六、七十里，險冠諸海；其深無底，水黑如墨，湍激悍  
怒，勢似稍窪。舟利乘風疾行，亂流而渡；遲則波濤衝擊，易致針路差失。

海防同知孫元衡詩

氣勢不容陳茂駕，犇騰難著謝安吟。十洲徧歷橫洋險，百谷同歸弱水沉。黔浪隱檣天在白，  
神光湧耀日當心。方知渾沌無終極，不省人間變古今。

教授謝家樹詩

由來黑水出梁州，大海無端劃此溝。可是三危分舊派？胡爲一道獨中流？巨鼉折足元黃混，  
角燕揚鱗日月幽。萬斛塵心都蕩盡，蓬萊咫尺浪颼颼。

厦船過黑水溝良久，令亞班（舟中占風望向者二人，名曰亞班）登桅遙望，必見澎  
湖西嶼、花嶼、猫嶼，乃可前進。尙計程應至而諸嶼不見，便失所向，須亟收回，恐漂

越臺之南北而東，則邈不知其所之。或已抵鹿耳門，爲東風所逆不得入；或遇海吼湧浪，隙仔不可寄泊，當回澎湖。若值月黑，莫辨島嶼何處，不得不仍歸廈門，而針路已失，往往有隨風北至南日而上，南至銅山以下者。

### 海防同知孫元衡詩

義和鞭日日已西，金門理機鳥鵲栖。滿張雲帆夜濟海，天吳鎮靜無纖翳。東方蟾蜍照顏色，高低萬頃黃琉璃。飛廉倏來海若怒，續颺鼓銳喧鯨鯢。南箕簸揚北斗亂，馬銜罔象隨蛟犀。暴駭鏗旬兩耳裂，金甲格鬥交鼓擊。倒懸不解雲動席，宛有異物來訶詆。伏軀僮僕嘔欲死，膽汁瀝盡攀腰臍。長夜漫漫半人鬼，舵樓一唱疑天鷄。亞班眩睫痿筋力，出海笨筊頻難稽。不見澎湖見飛鳥，鳥飛已沒山轉迷。旁羅子午晷度錯，陷身異域同酸嘶。况聞北嶠沙似鐵，誤爾觸之爲粉齏。回帆北向豈得已，失所獨作中原泥。浪鋒春漢鷄首立，下游渦白高桅低。怒濤內濺頂踵濕，悔不脫殼爲鳧鷖。此事但蒙神鬼力，窅然大地眞浮梯。翠華南幸公鄉集，從臣舊識咸金閨。挂冠神武蹤已邁，願乞骸骨還山谿。讀書有兒織有妻，春深烟雨把鋤犁。

### 又詩

大海狂瀾驚轉舵，金山到似解重圍。此生不道有來日，欲往何如成獨歸。麤糲需餐初定痛，蕭疎旅餐忽知非。百年好是雙行脚，夢繞湖山舊翠微。

### 巡臺御史張湄詩

浩瀚乾坤不見山，水晶圓城覽周環。憑誰採取猫花嶼，桅末飛騰兩亞班。



巡臺御史范咸詩

計程問澎湖，取道疑已遠。沿洄逾七更，花嶼香難辨。金鳥已西落，風微舵欲轉。黑濤驚狂瀾，橫洋畏屯蹇。傳聞弱水近，東去不復返。豈必飽魚腹，竊白輕軒冕。藤纏數百尺，用試水深淺。俄見白鳥飛，色喜定殘喘。澳島三十六，卷石非絕巘。潮勢覺已平，欠伸求息偃。收颿且寄泊，努力進餐飯。

來臺諸舟，必以澎湖爲關津，由西嶼頭入泊媽宮等澳。然後出東吉、過小洋，抵鹿耳，其常也。或已入澎湖，而風信未可行，嘗有灣泊至浹旬以外者。

海防同知齊體物詩

海外遙聞一島孤，好風經宿到澎湖。鯉舍王舌名西子，蚌吸冰輪養綠珠。蕩漾金波浮玳瑁，連環鐵網出珊瑚。登臨試問滄桑客，猶有田橫義士無？

海防同知孫元衡詩

孤島如梯一葦杭，情懷跋扈與相羊。身隨雲鳥投清壑，夜鼓天風過黑洋。翠蟹胎魚堪入饌，竹瀾花嶼有飛觴。此間未是埋憂地，貫月浮槎正渺茫。

巡臺御史張涇詩

七更針路指澎湖，秘本流傳近有無？此地未須論道里，風生八面往來殊。

舉人陳輝詩

海中青嶼裏，一片帶春烟。水上浮奇石，天涯泛小船。波迴蒼靄外，村在白沙邊。客棹經過

處，懷人意惘然。

澎湖諸島，皆平岡無峯巒，舟行稍遠，輒伏而不見。漸近時，登鷓尾高處憑眺，恍惚天際微雲，一抹如線。徘徊四顧，天水混連，孤舟蕩漾，若纖芥在明鏡中（舟中獨坐，舷際皎月未上，水波不動，星光滿天，與波底明星相映，上下二天，合成圓器，身處其中，頓覺宇宙皆空）。

泛海不見飛鳥，則漸至大洋。蓋水禽陸棲也。近島嶼先見白鳥飛翔。

海波夜動，燄如流火。天黑彌爛，船在洋中，可擊水以視物；一擊而水光飛濺，如明珠十斛，傾撒水面，晶光熒熒，良久始滅。

#### 海防同知孫元衡詩

亂若春燈遠度螢，坐看光怪滿滄溟；大風吹却半邊月，波水杳然無數星；是色是空迷住著，非仙非鬼照青燐。夜珠十斛誰拋得？欲掬微聞龍氣腥。

邑治之海常吼，自七鯤身北至鹿耳門，南至打鼓港止；小吼似擊花控鼓，點點作撒豆聲，乍近乍遠，若斷若續，臨流聽之，有成連鼓琴之致。大吼如萬馬奔突，如衆鼓齊鳴，如三峽崩流，如千鼎共沸；厥聲遠聞，累數日夜，罔有間歇，驚濤溢涌，舟莫敢近；雖錢塘八月怒潮，未足擬也。或曰風兆，時亦不風。或曰濤響，何港無濤。若云雨微，宜其近之，謂海氣發，故地竊鳴也。乃微雨輒吼，大雨而或不吼。既晴猶吼，久旱而

亦時吼。斯不可解矣。惟吼聲南下而漸細，則久雨必晴，頗驗。

## 海防同知孫元衡詩

我聞百物噓悲鳴穹蒼，而何有於百谷之王？幽隘搏擊咸聲光，而何有於祝融之汪？云胡吼怒彌晝夜，震撼敝室喧龍堂？延聽千聲無遠近，氣沓風屯海爲運。窮天拗忿悲莫伸，死地埋憂思欲奮。初時起類漁陽搗，七鯤噴沫開鎗鈸。繁響漸臻有嘯噏，萬蹄按轡行虛沙。倏如戰勝轟千軸，刮乾戾坤爲起伏。灘以山摧熊虎號，碎礪成雷魔母哭。山摧石爛如寒灰，雷震翻空偶馳逐。爾乃十日五日吼不休，使我耳聾心轟轟。或言匍哮由積風，掛席長梢擬碧空；或言狂潮本瀾汗，進則剽沙礮石爭來攻，退則餘波呀呷殿成功。爲魁爲窟奔海童，朝夕池邊歷歲月，去來喧寂將毋同。老農又言徵在雨，黑螭隱見青鼉舞。叫嘯年來徹霄漢，炎威千里成焦土。泱泱海若大難名，我欲問之阻長鯨。水德懦弱懼民玩，庶幾赫怒張奇兵。大賢崇實戒虛聲，股肱之喜良非輕。

臺處閩之東南，以一郡藩蔽全省。卽沿海東西地方之對峙者計之：北路淡水廳之後壠港，與興化府南日對；後壠而上，有竹塹與福清縣海壇鎮對；後壠而上，有南嵌社與福州府閩安鎮關嶺對；自南嵌至淡水港，與連江縣北茭對；自淡水港至雞籠山，與福寧府沙埕烽火門對；南路鳳山縣之彌陀港、萬丹港、岐後港、東港、茄藤港，則與漳州府之古螺、銅山等處對。順風時，駕駛針路皆以卯酉爲方向，不用斜轉。惟鹿耳門居邑治

之西北，澎湖又居鹿耳門之西北，與泉州府同安縣之廈門東南斜對，針路以巽乾爲方向。邇來海不揚波，凡艍仔、三板頭等小船，每由北路笨港、鹿仔港等處，乘南風時徑渡廈門、泉州，自東徂西，橫過澎湖之北，名曰透西。例禁甚嚴，趨險者猶如鶩也。

按臺船歲往江、浙、錦、蓋諸州者，以千計。沿海水程，內地郡邑志及通志俱未詳載；旣無以稽舟楫之去來，又何以資哨防之備禦？倘謂邑志例限不書，得毋終聽其闕乎？因就見聞所及，附著於此；至道里遠近、澳港險易，略之以俟知者。

臺船至廈門，水程一十一更。自廈門至浙江寧波，水程三十七更。江南上海，較遠十更。先由廈門掛驗，出大擔門北行，經金門遼羅，係同安縣界。過團頭、深滬、浚裡至永寧，俱晉江縣界。又過祥芝頭至大墜，爲泉州港口。經惠安縣之獼窟至崇武，可泊船數十。復經莆田縣之湄洲至平海，可泊船數百。其北卽南日，僅容數艘；莆田福清交界。從內港行經門橋後，草嶼至海壇宮仔前有鹽嶼，卽福清港口。過古嶼門爲長樂縣界。復沿海行，經東西洛至磁澳，回望海壇諸山，環峙南日古嶼之東，出沒隱現，若近若遠。再過爲白畎，爲關潼，可泊船數百，乃福省半港處。入內卽五虎門。由關潼一潮水至定海，可泊船百餘，復經大埕、黃岐至北茭，爲連江縣界。再過羅湖、大金，抵三沙、烽火門。由三沙沿山戩駛一潮水，過東壁、大小目、火焰山、馬嶼進松山港，卽福寧府。由烽火門過大小嶺山、秦嶼、水澳至南鎮沙埕，直抵南北二關，閩浙交界。由北關北上至金香大澳，東有南紀嶼，可泊千艘。其北爲鳳凰澳，係瑞安縣港口。又北爲梅花嶼，卽溫州港口。過龍內三盤，僞鄭常屯筓於此。再過王大澳、玉盤山、坎門、大鹿山至石塘，內爲

雙門衛。復經巖壳澳、深門花澳、馬蹄澳、雙頭通至川礁，爲黃巖港口。從牛頭門、紫盤抵石浦門。由龍門港、崎頭至丁厝澳，澳東大山疊出，爲舟山地。赴寧波、上海在此分隸。從西由定海關進港數里卽寧波。從北過岑港、黃浦至沈加門東出，卽普陀山。北上爲秦山、花鳥嶼。秦山西南有板椒山，屬蘇州府界。又有羊山，龍神甚靈。凡船到此，須悄悄而過。放大洋抵吳淞，進港數里卽上海。再由舟山、丁厝澳西北放小洋，四更至乍浦。海邊俱石岸，北風可泊於羊山嶼。向北過崇明外五條沙。轉西，三十四更入膠州口。過崇明外五條沙對北，三十二更至成山頭。向東北放洋，十一更至旅順口。由山邊至童子溝島，向東沿山，七更至蓋州。向北放洋，七更至錦州府。

自廈門出大擔門外南行，由浯嶼至南澳，凡一十三澳：曰浯嶼、麥坑、鎮海衛、將軍澳、陸鰲、杏仔、古螺、銅山、蘇光、劉澳、角宮仔、前懸鐘、南澳，入廣東界。

南路沙馬磯頭之南，有澳名龜那禿；北風可泊巨艦。從北東去，水程四更至紅頭嶼；坐番聚處，地產銅，所用什物皆銅器，不與中國通。順風兩日夜，卽見呂宋之謝崑山、大小覆金山，沿山行四、五日夜，至呂宋，共水程五十八更。

附記：自浙入閩，由沙埕南下，一潮水至南鎮；南鎮一潮水至南關；南關一潮水過大小白鷺至屏峯；屏峯一潮水至衙山門；衙山門一潮水至三沙；三沙一潮水過大小目至短表；過海尾澳、長表一潮水至斗美；斗美一潮水過閭尾至羅湖；羅湖一潮水過西洋至北茭；北茭順風一潮水至黃岐，若遇逆風，則在北茭候風；黃岐一潮水過赤澳、猫塢、安海、黃官四嶼至定海；定海一潮水

過小目入五虎門到虎樹；虎樹一潮水過白塔、瀾斗、浮江、雙龜、破薦，入金牌、急水門，至館頭；館頭一潮水過梅嶼、長灣、大小蘆亭頭至福州閩安鎮；又館頭一潮水往北港，過蓬崎至荻蘆，過烏豬、小目、小埕、長澳，復至定海。

臺海港口哨船可出入者，只邑治鹿耳門及南路打鼓港、北路蚊港、笨港、淡水港、小雞籠、八尺門七處。其餘如邑治之大港、南路之西溪蠓港、螞港、東港、茄藤港、放線港（冬月沙淤，至夏秋溪漲，船始可行）、大崑麓社寮港、後灣子（俱瑯嶼地）、北路之馬沙溝、歐汪港、布袋澳、茅港尾、鐵線橋、鹹水港、井水港、八掌溪、猴樹港、虎尾溪港、海豐港、二林港、三林港（二港亦多沙汕，水退去口五、六里）、鹿仔港（潮漲大船可至內汕，不能抵港，其外汕水退時去口十餘里，非熟港道者，不敢出入）、邑治洲仔尾、隙仔、喜樹港、南路萬丹港、北路灣裏、竿寮、含西、篷山港，只容舢舨小船。再南路岐後、枋寮、加六堂、謝必益、蠟鹽港、大綉房、魚房港、北路鯉仔空象領，今盡淤塞，惟小漁船來往。

### 附邑廩生董夢龍防海議

八閩形勢，斜閃環大海，周二千餘里，涯港犬牙交錯。鷺、銅、浯、壇諸島，星羅棋置，外達臺灣；浩漫谷王，連天無際。濱海罪人遁竄，時跳梁於蒼波碧浪中，爲沿海民居患。自癸亥大帥平臺，聲教通於海外，不揚波者將四十載。歲辛丑，蜂螫乍驚，旋就誅滅。今天子英明，庶政

康熙，六宇海晏河清，無鯨鱷之慮。當事者未雨綢繆，思所以預防其後。生敢不揣其愚而敬陳之。從來海中小醜，出沒無常，非有叢莽可倚伏、巢穴可竊據，難聚而易散者也。但彼汎乎中流，偵商船所向，逆而截之，其勢易；我上下旁午，偵賊所向，環而攻之，其勢難。故釜中之魚，得延其息，以荼毒商民，匱當事之憂。防之之法，則查驗於水口也，巡哨於海中也，聯保甲於腹裏之村社也。此三者，寧非防海之要圖，而不可易者哉？然而行之而無其效。或以滋擾者，其弊不在於法，而在於奉法之人也。夫法弊則救之以法，人弊則救之以人。非法之弊而不求於人，欲求於法，猶琴瑟之膠柱而易其絃也。何則？水陸塘汛，沿海何啻百數。船隻出入，例各發牌掛號，其查驗非不嚴也。何以揚帆而出者，時驚雀符於海外乎？弊在汛防以查驗爲具文，或徇情面，或通賄遺，或罷軟不任職；飛舸越渡，若罔聞知；逐月具申，苟且塞責；則查驗以文而不以實也。若添設汛塘，精選弁目，星道鱗接，遊徼往來，奸宄動作，聲息周知，賞臧罰否，政毋賄成，則盜出入之路絕，雖有阿溪、阿刺之技力，何能舍舟而徒；以飛渡此津哉？海洋浩蕩無垠，賊無所伏。水師各營，連絡巡哨，逐月更代，鳴鼓鮮旗，海中之哨非不動也。何以畫艦搖曳於前，而怪賊含沙於後？弊在哨弁以巡邏爲具文。兵非素練，將無勇略，登舟而眩悶者十五，遇賊而胆落者十八。奉令出哨，輒藉行樂作河上之逍遙，限滿棹回，潦草報命；無怪乎賊無戒心，而肆行罔忌也。若拔能弁，率慣海之士卒，嚴逗遛之罪，優擒斬之功，偵賊必經之海道，以商船誘之，哨船薄之，火器乘之，彼欲入港則不敢，外洋又有風濤之懼，進退皆窮，其能效蛟人之水中居乎？吾知其不能也。十家爲甲，十甲爲總，逐年造冊，知縣親到查驗。保甲非不行也，然鄉民入冊者十

無二、三，縣官只按冊點名，其匿者不問也。卽入冊者，家遣一人聽點，其丁壯幾何，不問也。約保狗私，房族長隱庇，卽有伏奸隱匪，寢息自若也。若嚴立章條，丁口必實造，出入必實報，欺隱而發覺者，連坐族房長及約保，雖有敗類匪徒，當不能容於其族而自露矣。其誰肯匿此罪人，以自取戾哉？國保於人，人保於法，古之人非虛語也。夫因其已然之法，而實力舉行，無更改之勞，而坐收其效，烽燧不起，山海敕寧，晏如也。然此手足之疥癬耳，其要尤在司牧之經理。撫其人民，修其禮教，克詰其戎兵，以無忘武備，絕奸徒之睥睨，不萌僥倖之心。當事者亦有成算，而無煩尸祝之越俎矣乎。

商船自廈來臺，由泉防廳給發印單，開載舵工、水手年貌並所載貨物，於廈之大擔門，會同武汛照單驗放。其自臺回廈者，由臺防廳查明舵水年貌及貨物數目，換給印單，於鹿耳門會同武汛點驗出口。臺廈兩廳各於船隻入口時，照印單查驗，人貨相符，准其進港。出入之時，船內如有夾帶等弊，卽行查究。其所給印單，臺廈二廳彼此彙移查銷，如有一船未到及印單久不移銷者，卽移行查究。至自臺往廈之船，不許多載米穀透越，止許各帶食米六十石，違者究處。

#### 附靖海將軍侯施琅論開海禁疏

臣聞慮事必計其久遠，防患在圖於未然。我皇上深念海宇旣靖，生靈塗炭多年，故大開四省海禁，特設關差定稅，聽商民貿捕。羣生感霑澤之均沾，國家獲泉流之至計。顧臣思前因海禁森



嚴，隄防易於晝一。茲海禁既展，沿海內外多造船隻，飄洋貿易採捕，紛紛往來；水師汛防，無從稽察。竊見在昔明朝濱海奸徒，出沒糾紛肆害，延至我朝四十餘年，江、浙、閩、粵數省，民靡有寧。今德威遠播，四海歸心。惟南之東埔寨、尚有僞鎮楊彥廸下餘孽黃進，聚艘百餘號；北之浙江烏洋尚有房錫鵬殘黨及撫而復叛之劉會集艘數十隻，游移海洋。邇來貿易船隻，給有關臣照票而往；採捕船隻，給有道、府、縣由單而出；叢櫟無統。兼數省內地積年貧窮，游手奸宄，實繁有徒；乘此開海，公行出入汛口。若嚴於盤查，則以抗旨之罪相加；恐至海外誘結黨類，蓄毒釀禍。況見准浙江撫臣趙士麟咨稱：「閩省有等漁船，越境荼毒漁民，亟宜禁止」等語。臣以爲展禁開海，固以恤民裕課，尤須審弊立規，以垂永久。如今販洋貿易船隻，無分大小，絡繹而發；隻數繁多，貲本有限，餉稅無幾；不惟啓外域之慢，非大國之風，且藉公行私，多載人民，深有可慮。如近者臣在省會議，據中軍參將張旺報稱：「船戶劉仕明趕繪船一隻，給關票出口，往呂宋經紀。其船甚小，所載貨無多，附搭人數，共一百三十三名」。臣據報，旋即行查；而該船已開去矣。一船如此，餘概可知。此時內地人民，奸徒貧乏不少，弗爲設法立規，節次搭載而往，恐內地漸見日稀。夫以臺灣難民，尙荷皇上德意，移入內地安插；今內地之人，反聽其相引而之外國，殊非善固邦本之法。竊觀外國進貢之船，人數來往有限，豈肯遺留一人，在我中土。更考歷代以來，備防外國，甚爲嚴密。今雖許其貿易，亦須有制，不可過縱。以臣愚見，此飄洋貿易一項，當行之督、撫、提，各將通省之內，凡可與販外國各港門，議定洋船隻數，聽官民之有根脚身家、不至生奸者，或一人自造一船，或數人合造一船，聽四方客商貨物附搭，庶人數少而

資本多，餉稅有徵，稽查尤易。至於外國見我制度有方，行法慎密，自生畏服而遏機端。其欲赴南北各省貿易併採捕漁船，亦行督、撫、提作何設法，畫定互察牽制良規，以杜泛逸海外滋奸；則民可以遂其生，國可以佐其用，禍患無自而萌，疆圉永以寧謐，誠爲圖治長久之至計。

夫安不忘危，利當思害。苟視爲已安已治，無事防範，竊恐前此海疆之患，復見不遠。矧兼水師船隻，例限三年小修，五年大修。自征勦及渡載投誠僞官兵眷口難民之後，多屬朽壤擱泊，少當于用。窮弁不能拮據，整葺請修，猶遲時日，而沿海新造實捕之船，皆輕快牢固，砲械全備，倍於水師戰艦。倘或奸徒竊發，藉其舟楫，攘其資本，恐至蔓延。蓋天下東南之形勢，在海而不在陸。陸地之爲患也有形，易於消弭；海外之藏奸也莫測，當思杜漸。更以臺灣、澎湖新闢，遠隔汪洋，設有藏機叵測，生心突犯，雖有鎮營官兵汛守，間或阻截往來，聲息難通，爲患抑又不可言矣。至時禁止實捕之議復行，寧惟負我皇上子養億兆之德意，將東南環海地方，不又仰置宸衷顧慮哉？

蓋自我朝定鼎以來，凡有梗化，精騎一到，率土咸服；獨此海氛，積年負抗，調發勞費，動關億萬，未獲削平。乃乾斷航勦，甫爾蕩定，而四省開洋船隻，出入無禁；思患預防，不可一日廢弛。臣謬膺職任，在閩言閩，當此未然，深知情弊，總總上陳。使臣年力方壯，皇上不以臣爲駑駘，尙可竭蹶綢繆；惟年已六十有五，衰老漸及，意在乞休。祇荷恩深重，思皇上有千萬世之洪基，臣子孫有千萬世之爵祿，故不能緘默，而吾人之所不敢言者。

邑屬之艍仔、三板頭，一封書等小船，領給本縣印照，週年換給。設有船總管理各

船。若往南路，俱由大港汛出入，係新港司巡檢掛驗，仍報臺防廳查考。如赴北路，俱由鹿耳門掛驗出入。其各船往南北貿易，船總行保具結狀，填明往某港字樣，同縣照送臺防廳登號，給與印單，按水途之遠近，定期期之遲速。該港汛員，查驗蓋戳入口。在港所載是何貨物及數目，填明單內，查對明白，蓋戳聽其出口。回日將印單呈繳鹿耳門文武汛，查驗單貨相符，蓋戳聽其駕進府澳各港。汛員仍將出入船隻，每五日摺報，聽臺防廳稽查；如違限未回，根究行保，並行各港汛員挨查，以杜透越諸弊。

淡水舊設社船四隻，雍正元年增設六隻。乾隆八年，定額十隻，外不得增添。每年自九月至十二月止，許其來淡一次，回棹聽其帶米出口。其餘月分，止令赴鹿耳門貿易。九年，定臺道軍工所辦戰艦大料社船，就福州配運赴廈，再配商船來臺交廠，自九月至十二月止，不限次數，聽其往淡。

商船撥運內地兵米及採買平糶米穀，俱照樑頭丈尺分派。每石部定車工大小船脚價銀八分，自廈載往他處，水程每百里加銀三釐。在臺小船，往各港運載到府交卸者，每石脚價銀自三分至五分不等，由各船總催撥運載。

流寓臺民有祖父母、父母、子女以及子之妻與幼孫、幼女，先在內地，有愿來臺及欲至臺探望者，許其呈明給照渡海。乾隆十二年停止。

按內地窮民，在臺營生者數十萬，囊鮮餘積，旋歸無日；其父母妻子，俯仰乏資，急欲赴臺

就養。格於例禁，羣賄船戶，冒頂水手姓名掛驗。女眷則用小漁船夜載出口，私上大船。抵臺復有漁船乘夜接載，名曰灌水。一經汛口覺察，奸梢照律問遣，固刑當其罪；而杖逐回籍之愚民，室廬拋棄，器物一空矣。更有客頭串同習水積匪，用濕漏小船，收載數百人，擠入艙中，將艙蓋封頂，不使上下；乘黑夜出洋，偶值風濤，盡入魚腹。比到岸，恐人知覺，遇有沙汕，輒趕騙離船，名曰放生。沙汕斷頭，距岸尙遠，行至深處，全身陷入泥淖中，名曰種芋。或潮流適漲，隨波漂溺，名曰餌魚。在奸梢惟利是嗜，何有天良；在窮民迫於饑寒，罔顧行險。相率陷阱，言之痛心！伏念民有室家，斯爲土著；室家既聚，各思自保。臺地匪竊，類非土著。撫茲孑然一身之民，是當何如綏輯也。

海洋禁止偷渡，如有客頭在沿海地方，引誘包攬，索取偷渡人銀兩，用小船載出，復上大船，將爲首客頭比照「造船僱與下海之人分取番貨例」，發邊衛充軍。爲從者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澳甲、地保及船戶、舵工人等，知而不舉者，亦照爲從例杖一百、徒三年；均不准折贖。其偷渡之人，照「私渡關津律」杖八十，遞回原籍。乾隆元年，水師提督王郡，奏准偷渡船戶照「爲首客頭例」發邊衛充軍，所得贓銀，照追入官。該地方官弁，疎縱偷渡人數至十名以上者，專管官罰俸一年，兵役各責二十。至疎縱偷渡人數至數十名者，專管官降一級，兵役各責三十。

相傳臺海有萬水朝東處，諸書所載不同。「續文獻通考」及「島上坵傳」、「裨海紀

遊」皆云：在澎湖南。「續文獻通考」云：『水至澎湖漸低，近琉球謂之落潦。潦者，水趨下而不廻也。凡西岸漁舟到澎湖以下，遇颶風發，漂流落潦，回者百無一』。「島上增傳」云：『澎湖風濤噴薄，悍怒激門，瞬息萬狀。子午稍錯，北則墜於南風烈，南則入於萬水朝東，皆有不返之憂』。「裨海紀遊」云：『澎湖黑水溝最險，自北流南，不知源出何所。水黑如墨，勢又稍窪，廣約百里，湍流迅駛；舟師至此，喘喘屏息，懼或順流而南，不知所之』。「福建海防考」謂：『澎湖爲漳泉南戶，日本、呂宋、東西洋皆所必經。南有港門，直通西洋』。「臺灣志略」謂：『海船直指南離，至東京、廣南、占城、柬埔寨、暹羅等處』。舊府志亦謂：『子午稍錯，南犯呂宋，或暹羅，或交趾』。今通洋之舟，歲歲南行，未嘗入於萬水朝東，則云在澎湖南者誤也。至云水至澎湖漸低，黑水溝自北流南，亦誤。又「漳州府志」云：『溝水分東西流，過溝則東流達於呂宋；回日過溝，則西流達於漳泉』。皆未詳考。蓋臺海潮流，止分南北。潮時北流較緩，汐時南流較駛。澎島在廈門之東南，乃渡臺標準。但無高峯，不可遠望。過溝時，針路指定東南，船稍近北，雖不見澎島，猶可見臺北諸山。苟爲南流所牽，則徑出南路沙馬磯頭之下，無島嶼可望，不知臺灣在何方矣。故黑溝中值靜風，潮漲，可隨流；潮退，必懸旋停舟。非畏萬水朝東也。「裨海紀遊」又云：『鷄籠山下，實近弱水，舟至卽沉，或名爲萬水朝東。其勢傾瀉，捲入地底，滔滔東逝，流而不返』。二說俱無稽。

若舊府志云：『北則漂蕩無復人境，甚至無力水而莫知所之』。亦第想像之詞。然則「赤嵌集」所云：『黑水溝驚濤鼎沸，險冠諸海，順流而東，則爲弱水。昔有閩船漂至弱水之東，十二年始還中土』者，皆不可信乎？曰：弱水見於禹貢，自有其處。萬水朝東，天下之公言也。地缺東南，尾閭有焦釜，豈卽在雞籠山下？且順流而東，果爲弱水，則府志所載西域諸國，在臺海正東、東南、東北者，將無由而至矣。而皆非也（按府志載：『琉球在臺海正東，日本在臺海東北，呂宋、蘇祿在臺海東南』。今考臺海北至雞籠，南盡沙馬磯頭而止。琉球在福州正東一千七百里，自五虎門放洋，經雞籠山之北而去。日本以近東海日出而名，舟必北上，抵江南界之秦山、花鳥嶼始可放洋。「明史」載：『呂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蘇祿地近浚泥閣婆，去泉州甚遠』。似俱與臺海無涉）。諸書言順流而東而南者，就內地言之也。臺處東南，其北之雞籠山，卽內地之東。其南之沙馬磯頭，卽內地之南。水歸東南，故皆可曰順流，或東或南俱錯。過臺灣山後，大海茫茫，舟隨風去，無所終泊，得還中土者蓋鮮。幸而島嶼可依，帆柁未失，乘風忽返，間嘗有之。其所至果弱水之東否，未可知也。聞老舵工云：『嘗遭風至臺灣山後絕遠處，夜聞水聲澎湃，知爲萬水朝東，努力廻柁，幸免落濤。天明，見島嶼甚近』。語似可據。然聞水聲，以爲落濤，非也。島岸風濤，衝擊作聲也。舟不廻柁，觸礁齏粉，無生還理。舊稱落濤，雜云沉海，乃舟人之諱詞。「風土記」謂：『十二年氣候一週，

潦水復滿，東風大起，船乃還」。則海濱人習言之，特以慰其家人。卽詩所云：「猶來無止」耳。亦有擱淺簸浪，因而傍崖登山者。苟延殘喘，際會幸歸，各述所見。大海之中，何奇不有，何怪不儲，存而不論可也。「島上坵傳」所稱南風炆，今亦莫知其處。

海防同知孫元衡詩

北勢到雞籠，齊諧志怪同。瘴雲凝自古，毒水澹於空；伏火從山鬼，驚濤駕海翁。舟回十二載，浮去弱洋東。

潮汐

臺海潮信：每月初一、十六日，巳初四、亥初四。初二、十七日、巳正三、亥正三。初三、十八日，午初三、子初三。初四、十九日，午正一、子正一。初五、二十日，午正四、子正四。初六、二十一日，未初三、丑初三。初七、二十二日，未正三、丑正三。初八、二十三日，申初二、寅初二。初九，二十四日，申初四、寅初四。初十、二十五日，申正三、寅正三。十一、二十六日，酉正一、卯正一。十二、二十七日，酉正四、卯正四。十三、二十八日，戌初三、辰初三。十四、二十九日，戌正二、辰正二。十五、三十日，戌正四、辰正四。按此與內地惠安志所載潮信略同。視同安、晉江各差一時。如初一、十六日，臺惠潮水漲滿在巳、亥時，同安則在子、午，晉江則在辰、戌

也。晉、同潮水入溪差至兩時，以道理回遠之故，無足異者。臺處海中，潮信宜可爲準；乃南北二路，復自不同。鹿耳門至南路打鼓港，較同安、金、廈潮蚤四刻，水長五、六尺。打鼓港至瑯嶠，竟蚤一時，水只三、四尺。北路三林港至淡水，復與金、廈同時，水長丈許。又自彰化以下，潮流過北，汐流過南。澎湖亦然。彰化以上，則潮流過南，汐流過北。一郡共島，似此懸殊；何況東海、西海、南海、北海，相去不可量數者乎！

考臺海潮汐，如初一日：卯時，潮水始長；至辰時，長及半海；巳時初四刻、水滿；午時，水退；未時，退及半海；申時，水涸；酉時，仍長。初二日，則：巳時正三刻，水滿。初三日，移入辰時水長，至午時初三刻水滿。以後逐日依次遞移無差。凡陽時管三日，陰時管二日。圖具左方。



潮 汐 圖

(涸) 申 十五  
十四  
十三

(長) 酉 十六  
十七

(長半) 戌 十八  
十九

(滿) 亥 二十一  
二十二

(退半) 未 十二  
十一

(退) 子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退) 午 初九  
初八

(退) 丑 二十六  
二十七

(滿) 巳 初七  
初六

(長半) 辰 初三  
初四  
初五

(長) 卯 初一  
初二

(涸) 寅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古今之論潮汐詳矣。「山海經」以為「海鹵出入」。「浮屠書」以為「神龍變化」。饒叔蒙「海嶠志」謂：「水隨月而虧盈」。「方輿勝覽」謂：「欽、廉、瓊海之潮，隨長短星，不繫月之盛衰」。盧肇「海潮賦」謂：「日入海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前人皆嘗辨之」。王充「論衡」則云：「水者地之血脈，隨氣進退」。高麗「圖經」云：「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虛之中。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而為潮；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為汐。計日十二辰，由于子至巳，其氣為陽；由午至亥，其氣為陰。陰陽之氣，各有升降。一晝一夜，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卯、酉之月，氣以交而盛；朔、望之後，氣以變而盛；故潮獨大」。周翠渠云：「海居地上，地有俯仰，潮因有往來。氣升於北，則北盈而南虛，地必南俯，故潮皆南趨；氣升

於南，則南盈而北虛，地必北俯，故潮皆北趨」。二說皆以地乘氣、潮因地而論，惟俯仰之形，與喘息之義略異。朱子曰：「天地之間，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故子、午、卯、酉爲四方之正位，而潮汐之進退以月，至此爲節耳」。邵子曰：「海潮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余襄公安道云：「陽燧取火於日，陰鑑取水於月，各從其類。潮有漲退，海非增減。月之所臨，水往從之。故月臨卯酉，則水漲於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於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於月。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春爲陽中，秋爲陰中；歲有春秋，猶月有朔望。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仲；濤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又云：「海之極遠者，得氣尤專，潮亦因之。東海、南海，其候各有遠近之殊」。此論以水從月，最爲精確。驗之臺海，月初上而潮生，月中天而潮平，月落則汐而復長。晦朔之交，月行差疾，則潮漸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其行差遲，則潮之去來合沓不盡。朔後三日，明生而潮壯；望後三日，魄具而潮湧。仲春月落，水生而汐微；仲秋月明，水落而潮倍。極陰而凝，盛於大寒；畏陽而縮，弱於大暑。陰陽消長，毫釐不差。其視同安、金、廈潮汐較早一時者，則地處東南，月常早上。初二、十七日夜初昏，即臨卯酉也。若夫晉江去海較遠，而潮乃更早。倘所云海之極遠者，其得氣尤專，故潮亦因之乎？並存以俟考。

### 風 信(附)

海洋行舟，無檣搖棹撥理，祇藉一帆風耳。風有東西南北之不同。自廈來臺，以西

北風爲順；自臺抵廈，以東南風爲順。但得一面之風，非當頭逆頂，皆可轉帆戩駛。故兩舟並行，一往一來，不聞阻滯，僅分遲遠。惟鹿耳門進港忌東風，出港忌西風。而臺灣風信，與內地迥異：清晨必有東風，午後必有西風，名曰發海。西去來諸舟乘之以出入，乃天造地設之奇。時或反是，則颶風將作，去者未可遽去，來者必亟收回云。

舟人呼大風曰暴。按詩邶風：『終風且暴』。傳云：『暴，疾也』。疏云：『大風疾起也』。舊志暨鳳山各志，以暴爲報，失其義矣。府志作颶亦誤。颶乃海中災風，其至叵測。暴則每月有期，所傳名稱，雖涉怪誕，而驗之多應。凡暴期將至，舟必泊澳，俟暴發後，輒尾之而行；最便利，不爲災。府志又云：『颶之甚者曰颶。颶倏發倏止，颶常連日夜。颶驟而禍輕，颶緩而禍久』。考六書無颶字，所云颶者，乃土人見颶風掀雨，四面環至，空中旋舞如篩，因曰風篩。謂颶風篩雨，未嘗曰颶風也。臺音篩同台，加風作颶；諸書承誤，今刪之。

按韻會：『海中大風曰颶』。投荒雜錄云：『嶺南諸郡，皆有颶風，以四面俱至也』。南越志：『颶風具四面之風，常以五、六月發，永嘉人謂之風癡』。陸放翁曰：『嶺表有瘴母，初起圓黑，久漸廣，謂之颶母』。韓文公赴江陵詩：『颶起最可畏，旬哮簸陵邱』。注：嶺表錄異云：『嶺嶠夏秋雄風曰颶』。又云：『南海夏秋間有雲物如虹，長六、七尺，見則颶風必發，故曰颶母。其風一發，雞犬不寧，並從具，音懼』。康熙字典載韻箋引楊升庵說：颶作颶，音貝。佛經

云：「風虹如貝」。柳柳州詩：「颶母偏驚估客船，補入七隊逸字中」。又六書故：「颶，補妹切，海之災風也。俗書訛作颶」。正字通復云：「颶字卽颶字之訛」。又藝林伐山云：「颶風之作，多在初秋」。南越志亦云：「颶母卽孟婆，春夏間有暈如虹是也」。又李西涯譏許字從具，謂具四方之風，乃北人不知南人之候，誤以颶爲颶耳。西涯博學，必有所據。且閩粵諸儒，皆云颶風。今韻書多作颶，並誌以備考。

逐月風暴日期：正月初四日，諸神下降。初九日，玉皇聖誕（是日有風，則一歲暴期皆驗，否則難準）。初十日、十三日，關帝降神。十五、二十四日，俗呼小姜暴。二十九日，龍神會（此暴最準，或前一日，俗呼洗炊籠；或本日連後三日，俗呼烏狗報白鬚）二月初二日，卽白鬚暴。初七日，春期暴。初八日，俗傳張大帝誕。十九日，觀音佛誕（一作二十一日）。二十九日，俗稱龍神朝天。三月初三日，眞武佛誕。初七日，俗呼閻王暴。十五日，吳真人誕。十七日，諸神會降。十八日，俗呼后土暴。二十三日，媽祖誕辰（俗云：眞人多風，媽祖多雨）。二十八日，東嶽帝誕。二十九日，諸神升天。四月初一日，俗呼白龍暴。初八日，太子佛誕。十四日，純陽仙師下降。二十三日，太保神誕。二十五日，俗稱龍神會太白。五月初一日，俗稱南極星君下降。初五日，競渡風。洋船最忌。初七日，俗傳朱太尉忌。十三日，關帝降神。十六日，天地合日，防惡風。二十一日，俗呼龍母暴。二十九日，俗稱威顯暴。六月初六日，大禹王聖誕（前後

共七日，宜謹防。俗云：六月防初，七月防半。十二日，彭祖忌。十八日，彭婆忌。十九日，觀音佛誕。二十三日，俗呼小姨暴。二十四日，俗呼雷公暴（最準，亦最狠）。二十六日，俗傳二郎神誕。二十八日，俗呼大姨暴。二十九日，文丞相忌。七月初七日，牛女會。十五日，俗呼思子暴，最宜防。十八日，神煞交會。二十七日，天地合日，防惡風。八月初一日，俗傳竈君朝天。初三日，防惡風。初五日，九皇聖誕。十四日，伽藍神誕。十五日，龍神大會。九月初九日，落帽風。十一日、十五日，百神俱起。十六日，張良忌。十七日，俗呼金龍暴。十九日，觀音佛誕。二十七日，冷風暴。十月初五日，小春風信。初六日，俗稱天曹下降。初十日，水仙誕辰（是日無風，主多魚）。十七日，俗稱水府朝上帝。二十日，俗稱東岳朝天。二十六日，翁爹神誕。十一月十四日，水仙忌。二十七日，普庵佛誕。二十九日，俗稱西岳朝天。十二月二十四日，諸神昇天，俗呼掃塵暴（自本日至二十九日，必有大風，名送年風）。二十九日，俗呼大盆暴。

按三春暴期最多，舟行宜戒。自清明後，南風司令。四、五月間，風暴皆輕，往來甚穩，但多遲緩。夏至前數日，當有北風。諺云：北風送夏至。猶冬至前之有東南風。惟六、七月北風一起，颶風立至。六月之颶，得雷而止。七月之颶，聞雷愈烈。八月白露節後，北風應候，船行迅駛。九月風每經旬，或至閱月，是名九降。凡颶多挾雨。九降恒不雨而風；遙望外海，浪色如銀，播空疊出，名曰起白馬，舟不可行。又自寒露至

立冬止，常陰晦，俗呼九月烏。十月小春，天氣晴暖，風波恬和，最爲利涉。十一、十二兩月，朔風凜烈，無日不風。第乘風隙以往來。若冬夏之交，風信難定，尤須戒心。

考各書多稱，渡海以四、五、七、八、十等月爲穩，最忌六、七、十二月。然癸亥平臺，辛丑復臺，皆以六月興師，過舟枉席；而異常災颶，每在七、八月間。詳載雜紀中。蓋海上風濤，實難例定；惟當隨時審視雲日氣色，以卜行止。若夫舟制有利鈍，風行有遠近，雖連踪並發，而入港之先後難齊。且或同時遭風倏變，而此順彼逆，禍福不同者，有數存焉。

凡暴風或先期一、二日發，或後期二、三日發，俟盛發之後，舟乃可行。亦有乘其將發而輒行者。蓋風始發猶未盛，迨盛發時，舟已入澳也。舵師占風，熟極生巧，直是心通造化（蘇東坡答參寥書云：轉海相訪，一段奇事。但聞海船遇風，如在高山上墜深谷中，非愚無知與至人，皆不可處。胥靡餘生，恐吾輩不可學；若是至人，無一事冒此險做甚麼）。

春暴畏始，冬暴怕終；南風多傷，北風罕斷也。春夏時，風不勝帆，船之小者其行速；秋冬時，帆不勝風，船之大者其行穩。

海船固畏風，又苦無風。洋中風靜，水平如鏡，必寄旋駐舟，候風始行。蓋大海潮汐，無瞬息停；人處舟上，一望空明，連天無際，不覺其動，實有升降漲蝕之異。舟不下旋，則乘潮而北，隨汐而南，難定所向之何方矣。

舟人以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預占來歲颶期：如二十一日南風，應在正月發颶；二十二日南風，應在二月發颶；或其日兩次南風，亦應是月兩次發颶。多亦如之。又有風草，即蘆竹草，幹似蘆，高丈許，穗可爲帚。葉長尺餘，上有橫紋如指甲痕，葉葉相似，驗其紋數，可定是年颶風次數；如葉生無紋，則是年無颶。

清明以後，地氣自南而北，以南風爲常；霜降以後，地氣自北而南，以北風爲常。偶反其常，必有颶風。

颶風起時，飄瓦裂石，拔木壞垣，回面遞轉，交發齊至；或一、二日，或三、五、七日，久而愈勁；猛雨傾盆，驚濤山立，舟雖灣泊，難保無虞。然發有其處，或數十里之遙，便不相及。

淮防同知孫元衡詩

九瀛怪事生微茫，瘴母含胎颶母長。虹篷出水勢傾墮，雲車翼日爭廻翔。須彌山下風輪張，瘴悍燥怒天爲盲，嶮然於扶桑之木末，吞吐夫天地之巨洋；旬哮簸蕩鼓神力，不崇朝而周廻於裸人之絕國、黑齒之窮鄉。颶颶颶無不有，一一塚壠塵飛揚，突如神兵交萬馬，崩若秦家天地瓦。鼉鼓起中央，沙磧盡飄灑；鼉身最重柱坤軸，義轂軒軒欲回輞。怒鯨張齒鵬奮飛，涸鱗陸死鹽田肥。嗟哉，元龜入殼避武威！伏蟲盡蹂躪，植物將誰依？東門大鳥何時歸？我聞山頭磐石墜海水，鑿鼓轟騰五百里，戰舸連檣吹上山，乖龍罔象迫遷徙，萬人牽之返於沚。嗚呼，海田幻化良

如此！又有麒麟之颶火爲妖，魘魘熅熅如焚燒；黃髮遺民一再見，闔門堅壁逃蒸燻；青青者黃黃者黑，死海破塊山枯焦。飛廉狂癡肆其虐，祝融表裏夫誰要？帝天不下聽，仰首空雲霄；舉筆用紀其事爲長謠。昨者估客歸，爲言落滌事。遭此四面風，溟滂無由避。連山波合遠埋空，湧漳劃開驚裂地。木龍冥鬱叫幽泉，桅不勝帆柁出位；閃閃異物來告凶，鬼蝶千羣下窺伺。赤蛇逆浪掉兩頭，白鳥掠人鼓雙翅。天妃神杖椎老蛟，攘臂登檣叱魔祟。事急矣，划水求仙，披髮執箬虛搖船；牛馬其身蹄其手，口銜珠勒加鞍韉。雷霆一震黃麻宣，金雞放赦天所憐。扶欵盡仗六丁力，中原一髮投蒼烟。芒刺在背鉗在口，自量歸渡霜盈顛。爲舉一杯酌南斗，胡爲乎職司喉舌而箕張其口？聖人御極不鳴條，噫此厲氣焉能久？雄兮雌兮理則均，強爲區別楚人狃。花信何妨廿有四，扶搖不礙萬盈九。動物神功齊雨暘，南風薰兮愜何有？願箕察所好，剛柔用其中；戢威自艾安爾宮，三年不波，萬國來同。吾將槎乘貫日月，歷四荒八極徜徉而東（按船底大艙名龍骨，亦稱木龍。忽聞異聲，是爲木龍叫，主凶。又常幻形如小蛇，而馴舟中，時或見之，不爲怪；若入海徑去，其船必敗。大洋中忽有蝴蝶千萬，飛集帆上；積重則帆傾舟覆，亟宜收帆避之。舟人虔事天后，設媽祖杖以驅水怪。海船危急時，有划水仙一法。詳見「祠宇志」）。

### 漳浦諸生陳夢林詩

海西蟄起蛟龍怒，昨夜海吼風不住。風聲入耳駭人聞，風勢如癡復如颶。客子殘燈半滅明，閉戶欹枕空百慮。山房四柱柱影搖，有時風欲挾之去。萬馬蹄奔劍戟鳴，虎豹噬搏急雨注，往來



嘈雜不成眠，一夜夢魂無宿處。平明起時浮雲決，風力漸微聲漸歇。呼童煖酒賞春潮，似怯寒吹簾幔徹。因憶去年臘月初，番子渡頭朔風烈，番社紛紛亂捲茅，竹樹倒披梢半折。耳鼻填沙眼怕開，行人却走馬蹙蹙。山溪狂似海波潮，溪水冷於軸頭鐵。雙犢亂流車苦遲，番兒強靚膚破裂。下馬停車暫息肩，店舍無烟酒不熱。番兒力盡凍且僵，呼起聊爲哺與啜；可憐幅布半圍身，青錢那惜恣饕餮。此時如我敢言寒？猶有敝裘重補綴。况復今朝風已春，窓明几淨椒盤新。水仙香發綠尊滿，春冷無眠奚足鬪？風波自古仗忠信，念爾孤蓬海上人。

泊舟之澳，負山面海。山在南者可避南風，山在北者可避北風。若風平浪靜，無論黑溝白洋，皆可寄泊。惟五、六月間，南風司令，陡遇北風，不可收泊北風澳。蓋颶風將發，北風先至，必轉東南，又轉而南，復轉西南，呼吸變更。以北澳而受南颶，駕避不及，艤幢成齧粉矣（府志載海外紀略云：『癸亥六月平臺，我師抵澎，誤泊北風澳』，非也。是時王師盡泊八罩山之水安澳，八罩一山凡數澳，南北風皆可泊；而水安一澳，乃南風澳也。臆說貽誤，不得不辨）。

五、六月間，天上有點圓黑，卽陸放翁所云颶母是也。頃刻間，風雨驟至，舟人必摺帆嚴柁以待。遲則恐風壓帆傾，或至覆舟（有因不得收帆而棄桅者，兩斧卽斷，可知風力之雄。又洋船中見有黑氣一條，湧出海面，漸及半天，名曰鼠尾雲，乃龍起也。急焚雞毛或飯米以厭之）。凡疾風挾雨，驟至而驟止，俗呼爲西北雨，亦曰風時雨。

海水忽變爲腥臊，穢氣襲人，或泡沫浮若糠粃，及水蛇鱗介之屬游翔水面，乃地氣發而海沸也。颶風應之。雨灑浪翻，遂有傾樯折舵之患。若海不先沸，風雖迅突，摺帆順馳，猶鯤鵬之徒耳。

蘇過颶風賦：『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挾日以南翔』二語最精確。今舟人呼斷霓爲破篷，以其一片孤懸天際若船帆也。稍及半天，如鯢魚尾者曰屈鯢。見於北方，又甚於他方。凡虹霓朝見西方，辰巳時必雨；暮見東方，必晴。惟斷霓雖見東方，來日亦不免風雨。

凡日月暈缺，主大風。晡時日暈，有氣下垂，當夜多風。夜間星粒動搖，太白光芒烟爍，燈炮焰明，來日必風。又饑鷲高唳，海雀驚飛，踰日必風。若春夏二季，天氣鬱蒸，雷轟電掣，秋冬二季，午後聞雷，皆有大風。

時憲書載：日值箕、壁、翼、軫四宿管局，俱主風。

占風必先看雲。海上之天，無時無雲。雲片相逐飛颺，或雲脚紅赤，必有大風。雲行舒遲，雲脚拖帶不盡，風猶未起。雲脚起盡，仰見天色青白，風必漸和（雲脚如畫家畫水口石，其下橫染一筆，爲水石之界者，是也。無脚之雲，如畫遠山，但見山頭，不見所止）。夏日晡時，有黃雲，次日必風；如黃雲一條直上，主次日有倏忽惡風一刻，更宜慎防。又日晡時，黑雲一片捧接日下，當夜必風；或如層巒複嶂，起西北方，重疊

數十層，各各矗峙，主大風雨，應在七日之內。若見黃沙如春天之落霧，東西南北皆黃，則次日或當夜有惡風，遲不出三日（雲氣似箭，冲射北斗，必有大風）。

看雲占風，可兼占雨（按海船遇雨，則帆濕重不可行，故並及之）。濃雲變驟，但見雲脚，必不雨。日出時，有雲蔽之，辰刻後漸散，即大晴。若日初出便開朗，是日多不晴；暑月久晴可不拘。日落時，西方雲色黯淡，一片如墨，全無罅竅，不見雲脚，來日必雨。濃厚則當夜必雨。或有一二點空竅，現出日色紅光，是謂金烏點睛，主晴。或作數十縷，不相聯屬，日從雲隙中度過，是謂日穿經緯，來日大晴。又日晚時，春看海口，冬看山頭，有黑雲起，必雨（臺海在西，山在東，故與內地異占）。

日色被體如炙，三日內必雨。久雨後暫輟，猶見細雨如霧，縱令開朗，旋即雨。至初雨如霧，雖沉晦，至午必晴。晨起霧遮山脚，主晴；雲罩山頭，主雨。天明已久乃雨，則是日苦雨。五更以後昧爽時雨，是日必晴。久雨後忽開霽，星月朗潔，則來日仍雨；若薄暮見天際紅光，來日大晴。

○ 臺山四時烟靄蒼茫，偶見山光透露，即為風雨之徵。海吼亦多風雨（說見「海道」）

論曰：大易以艮止象山，坎險象水，天地之常經也。即臺灣驗之。山下有水，於卦為蒙；山

在水中，於卦爲蹇。蒙者，昧也。內山阻深，遇險而止，故昧。蹇者，難也。舟楫往來，止於至險，故難。若夫時止而止，險而不失其信，則潮信與風信是也。推而言之：天包乎水，水承乎地；地藉水力以自持，九州均在瀛海中，何啻臺灣。然則謂臺灣之內山，猶蜀道之蠶叢焉。奚不可也！



# 重修臺灣縣志卷三

## 建置志

城池 公署 公館 倉庫 郵傳 橋渡 坊表 郵政

輿圖既闢，建置斯興；因地制宜，人力所以贊天工也。臺灣形勢，與內地異。城環叢竹，作四省之藩籬；廳滿綠莎，萃同朝之簪紱。館舍飭而賓至如歸，委積充而倉貯不涸；泱泱乎大風哉！雖尺羽飛度重洋，長虹未能亘海，而郵傳橋渡，罔或缺焉。若夫北闕恩榮，華表時栖歸鶴，西岐政舉，海濱不見枯鮒；尤王化之大端也。志建置。

## 城池

邑附郭，舊無城。雍正元年，知縣周鍾瑄創建木柵，周二千六百六十丈，形如半月。西至海岸，東至山川臺，南至下林仔，北至烏鬼井。設東、西、南、北大門四，東、南、北小門三。邑治沙土鬆浮，不宜開塹，故建柵而不濬壕。先是，康熙五十年，議築石城，雉堞砌磚；經委員勘估，以磚石等料，皆取資內地，工力浩大，費無所出，乃止。嗣居民請做鳳、諸二縣，築造土堡之式，除西面臨海不築外，自南下林仔、土墾埕、

鬼子山、春牛埔、上帝廟坑、中營埔、萬壽寺、中樓仔、北教場，直至北海尾，將南北東三面圍築堡牆，約高一丈八尺，上寬一丈，每丈用土十四方。牆頂高三尺、寬一尺五寸，用土半方。共土十四方半。每丈八層，每層用茅稭草四擔，共三十二擔。牆長一千七百八十丈，每丈約費銀六兩八錢零，計共需銀一萬二千二百四十六兩有奇。不果行。雍正十一年，上諭：「從前鄂彌達條奏：『臺灣地方僻處海中，向無城池，宜建築城垣砲臺，以資保障』。經大學士等議覆，令福建督撫妥議具奏。令據郝玉麟等奏稱：『臺灣建城，工費浩繁。臣等再四思維，或可因地制宜，先於見定城基之外，買備刺竹，栽植數層，根深蟠結，可資捍衛。再於刺竹圍內，建造城垣，工作亦易興舉』等語。朕覽郝玉麟等所奏，不過慮其地濱大海，土疏沙淤，工費浩繁，城工非易，故有刺竹藩籬之議。殊不知城垣之設，所以防外患；如必當建城，雖重費何惜？而臺灣變亂，率皆自內生，非禦外寇比；不但城可以不建，且建城實有所不可也。臺郡門戶曰鹿耳門，與府治近，號稱天險。港容三舟，旁皆巨石，峯棧如劍戟，舟行失尺寸，頃刻沉沒。內設砲臺，可恃以爲固，其法最善。從前平定鄭克塽、朱一貴，皆乘風潮，舟行入港，水高港平，衆艘奔赴，無所阻碍。大兵一入，即獲安平港之巨舟，賊無去路，而撫其府市人民。南北路商賈，一聞官軍至，絡繹捆載而來；相依以自保。物力既充，軍氣自倍。賊進不能勝，退無可安，各鳥獸散，終無所逃遁；故旬日可以坐定。向使賊衆有城可據，收府市

人民財物以自固，大兵雖入，攻之不拔，守安平，曠日相持，克敵不易。蓋重洋形勢，與內地異。此即明效大驗，固未可更議建制也。若謂臺灣築城，即以禦臺灣外寇，是又不然。從前兩征臺灣，皆先整兵泊舟於澎湖之南風澳，以候風潮之便，歲不過一時，時不過數日；若盜賊竊發，或外番窺伺，泊舟澎湖，則夕至而朝捕之。至南北二路，可通之地雖多，然如南路之燒港，北路之八掌溪、海豐港、鹿仔港、大甲、二林、三林、中港、竹塹、蓬山，惟小舟可入，其巨港，大舟可入者，不過南路之打鼓、東港，北路之上淡水，其次則北路之笨港、鹹水港，去府治較遠，縱有外寇，亦不取道於此。備設砲臺，派撥汛兵，朝夕巡視，自足以資控禦。今郝玉麟等，請於見定城基之外，栽種刺竹，藉爲藩籬；實因地制宜，甚有裨益。其淡水等處砲臺，務須建造，各屬並應增修，不可惜費省工，或致潦草。應如何舉行之處，着郝玉麟、趙國麟妥協定議具奏。欽此』。續經總督郝玉麟等題准，臺灣府治，自小北門起至南水門止，俱屬沙土，堪以栽種刺竹。其西面一帶，逼臨海濱，潮汐往來，難以種竹，應建大砲臺兩座，設立敵臺、城門望樓等項。至府治西北一方，現有鎮營駐節營盤，惟東南一處，並未設立。議於大東門內設立營盤一處，小南門邊設立營盤一處，仍與各營盤一體圍植刺竹；並南路之茄藤港等處，建砲臺十座；府治西面一帶，砲臺空隙處所設立木柵，以資捍蔽。是年，周植刺竹，計一萬七千九百八十三叢。乾隆元年，發帑金斷石，築城門七座，建樓其上，護以



女牆，每座周二十五丈，高二丈八尺，濶六丈六尺，深三丈五尺。並建窩鋪十有五，每座高一丈九尺，濶一丈四尺，深一丈六尺（臺邑分界，自小東門起，由大東門至山川臺止，內城門二座，窩鋪四座。鳳邑分界，自山川臺至下林仔止，內城門二座，窩鋪六座。彰邑分界，自下林仔至烏鬼井止，內城門一座。諸邑分界，自烏鬼井至小東門止，內城門二座，窩鋪五座。四縣各分城柵六百六十五丈五尺）。五年，總鎮何勉捐資，就大北門內京營盤築土堡，砌以磚，高一丈一尺，周三百三十丈。

澎湖新城，在媽宮西金龜頭，僞時舊址。康熙五十七年，總督覺羅滿保、巡撫陳瓊、布政沙木哈捐造。周圍不及里許，設門二，內無居民，惟營兵更番戍守。城南臨海，置砲位，以備守禦。

### 公署

察院署 在東安坊。坐北向南，原鳳山縣公館舊址。雍正元年，建大堂、川堂各一座，左右爲滿漢察院、住宅各二進；旁列廂房各十餘間。堂前爲儀門，又前爲大門，門外木柵照牆。東西轅門兩旁鼓亭外，爲掛號房，爲官廳。乾隆元年，滿察院白起圖闢左旁曠地爲射圃，構亭三十間。五年，漢察院楊開鼎闢右旁曠地爲射圃，構亭未就；十六年，漢察院錢琦成之。

巡道署 在西定坊。坐東向西，凡三座，每座三進；由大門儀門入而廳事，顏曰「敬事堂」。堂之右爲齋閣，爲住宅。堂左則掾吏處之。堂下左右廡舍，輿隸居之。大門內，左爲福德祠，右有官廳。其外爲照牆，爲鼓亭，爲轅門。照牆外爲巡捕廳。署後有斐亭、澄臺諸勝（見「古蹟志」）。署東南隅，有關帝廟、觀音堂、魁星堂（見「祠宇志」）。雍正十二年，巡道張嗣昌添建官廳。乾隆五年，巡道劉良璧建豐亭于署後東南隅。又澄臺側有天后廟：雍正三年，巡道吳昌祚建；乾隆十年，巡道莊年修。

府署 在東安坊，南向。舊係僞宅，兩座毗連。後左畔一署傾圮，惟存右署，規制稍隘。雍正七年，知府倪象愷拓左畔基址，重建大堂、川堂二堂，東西齋閣、廂房、大門、儀門悉具。大門之內，左爲土地祠，右爲官廳。大堂下兩旁爲六房，其外環以木柵，前列照牆。貢生黃國英董其事，五十餘日落成。總督劉世明給匾曰「懷堂」。雍正九年，知府王士任捐建三堂一座，又置四層住屋一所，爲東寧新署。

海防廳署 一在西定坊，西向；一在鹿耳門，雍正八年奉文移駐。

澎湖廳署 在大山嶼文澳。原巡檢舊署。

教授署 在府儒學明倫堂後。建修年月、姓氏，詳學校志。

訓導署 原在明倫堂左，乾隆十五年重修。學宮移建於奎光閣後。詳學校志。

經廳署 在府署東南，南向。

縣署 在鎮北坊，西向。原在東安坊，僞時舊宅。前爲大堂，後爲川堂，又後爲齋閣，爲住宅。儀門外，左爲土地祠，右爲獄。康熙四十八年，知縣張宏立旌善、申明二亭於大門外左右。雍正八年，知縣冷岐暉重修縣署。乾隆五年，知縣朱岳楷建六房；今悉改爲海東書院。乾隆十五年，知府方邦基、知縣魯鼎梅移建。經始於春正月辛未，落成於夏四月甲午。中爲新民堂。堂下左右六房，書吏處之。儀門左爲土地祠，右爲獄。大門左右，隸役處之。前爲照牆，堂後爲愛堂又後爲齋閣，兩翼夾以廂房。其左爲射圃，築亭曰潤餘（巡臺御史書昌錢琦題）。右爲庖廩亭。左建天后廟，旁有更房（更夫值宿於天后廟，爲瀆褻，因創更房於其左。董事幕友盧璣，閩縣人）。

## 詳文

臺灣縣署開闢之初，創制規模甚爲湫隘。第從前各令尙得安然無事，迨乾隆元、二年間，縣署之右建城守營，縣治之前建鑲標右營，操演之聲逼迫不寧。宰斯邑者，非遽歿於任所，卽病劇而去官。經十有餘載，實授縣令七人，無一秩滿者。群指此署爲不祥矣。雖風水之說，不可盡信；但既歷有凶徵，難免視爲畏途。且印官屢易，地方政務日以廢弛，似應擇吉而遷，俾該令安心莅事，庶爲有益。卑署府抵任以來，卽有意遷建；緣值正署迭更，未遑區畫。茲魯令莅任伊始，因共爲相度，郡城西南隅紅毛樓右有吉壤，係屬官地，可爲署基。隨約估營建之費，除舊署堂宇磚瓦木植堪以拆卸移用者，僅十之二、三；臺地工料，數倍於內地，創建約需二千五、六百元。

當此公費無出之時，安敢冒昧具詳。卑署府諏之紳士，議籌勸捐，即有素封之拔貢生張方升、貢生王克褒，以館餬口之生員龔帝臣等願爲首事，廣諭捐輸。卑署府遂倡捐銀百兩，於九月二十四日先付首事之人，賚交臺灣縣收貯外，其紳士愿捐者，聽其多寡，自二、三十金至百金不等，並不稍爲勉強，約可捐銀二千兩。卽令首事購料督工、建造完竣，如有不敷，再飭魯令自行設措。可以不費公帑，而縣署去凶就吉，俾縣令之身心旣安，庶能盡力辦事，官民均有裨益。所有勸捐簿引合並錄呈，等由。奉撫院潘批：據稟，臺令公解逼近營署，操演不寧，以致數年內外歷更七令，今擬另遷善地，該守倡捐起建。風水之說，雖不可信，第印官屢易，地方安望整頓？該守序引所云：「心安而後事治」，實屬有見。紅毛樓既有吉地，如稟改遷，仍飭魯令董率襄事紳士，妥協營辦，聽其自願捐助，毋得稍爲勉強。工竣之日，飭將急公之紳士，分別開報，以憑酌行獎勵，仍候署督部堂批示繳。

十七年五月，本府陳行知蒙布政使司顧，奉總督部堂喀、署撫都院將軍新批：本司詳查得臺灣縣署，建自開闢之初，迨乾隆元、二年間，縣治之右建城守營，縣治之前又建鎮標右營，操演聲震，不能相安。十有餘載，縣令共計七人，從無滿任。經臺灣府縣相度吉壤，擬請遷建於紅毛樓地方。時有拔貢生張方升等踴躍樂輸，該府陳守倡捐銀百兩；於是紳士開風慕義，捐助有差；俱交首事督工營建，業經竣工搬移。原有舊署，經董事召匠修葺，改爲書院。先據臺灣府縣具文通詳請獎，奉前憲批司查議，隨卽轉行查議去後，茲據該府縣議詳前來。本司覆查，該縣衙署，

既經紳士商民踴躍樂捐，誠爲急公，殊堪嘉尙。所有貢生王克襄、職監李朝璽二名，捐銀多至五百兩，應如縣府所請，仰邀憲臺會同督憲聯銜賜給匾音。其捐銀一百兩以上之貢生施國義、生員黃得福二名，本司會同臬司臺灣道聯銜給匾。捐銀八十八兩至六十兩之紳衿貢監陳奇烈、施士齡、施士膺、張方升、蔡培、翁錫福、陳世濟、陳日隆、黃兆茂、曾鴻翁、李奕、吳廷俊、薛登遠、侯世輝、蔣士賢、洪國昌等十六名，應令臺灣府給匾。五十兩至三十兩之紳衿貢監劉振措、蘇孟德、鄭應捷、張達京、蔡振朝、鄭興義、陳廷對、王正祥、吳莊敬、陳時中、陳廷藩、潘長盈、徐寧盛、楊連、韓仕傑、方策、劉元偉、洪壯猷、翁昌齡、陳國瑤、施士鉉、黃奇元、吳啓沃、張義源、徐起長、吳清、陳連榜、陳河瑞、高肇輝、鄭宗瀚、郭世標、郭世高、徐芳梅、章振甲、德源行、蔡永利、新泉源等三十七名，應令該縣給匾。均給匾音，聽本家自行製掛。其捐銀二十四兩至十兩以上之紳衿貢監吳文漢等六十一名，及捐十兩以下之黃六吉等三百四十九名，應如縣擬，分別製匾立榜，開列姓名、銀數，懸掛豎立書院，以示獎勵等由。奉批如詳，分別獎勵。

### 知府方邦基跋

邑舊署湫隘，余謀所以更張之。邑紳士慕義恐後，不日落成，可謂能愛其上矣。繼自今登斯堂者，其庶心曠神怡矣乎！維兩岐借樂之仁，佩一范先憂之義，所以竭愛士愛民之心，亦以勿負我士民之愛也。因以名之，並跋以勗。

丞署 在羅漢門。原在府署之東，雍正九年移駐。

教諭署 在縣儒學明倫堂後（建修年月、姓氏，詳「學校志」）。

訓導署 原在明倫堂左，乾隆十五年移建於崇聖祠後（詳「學校志」）。

新港巡檢司署 在府署東，即縣丞舊署。

典史署 在縣署之右。

——以上文職公署。

總鎮署 在鎮北坊。坐東北，向西南。由大門入儀門、大堂、二堂、西廊廂房。東爲花廳，又東爲箭道，有箭亭。大門外，柵欄、轅門、鼓亭俱備。

中營遊擊署，在永康里；中軍守備署，在遊擊署右。

左營遊擊署，在鎮北坊；中軍守備署，在鎮北坊。

右營遊擊署，在東安坊；中軍守備署，在東門內。乾隆元年新建。

城守營參府署 在北門內。

水師協鎮署 在安平鎮，東南向。頭門內大堂、二堂，門外鼓亭、轅門俱備。乾隆五年，協鎮王清捐資建右畔花廳一座。七年，協鎮林榮茂捐資改爲二座。

中營遊擊署，在安平鎮；中軍守備署，在本營內。

左營遊擊署，在安平鎮；中軍守備署，在本營內。

右營遊擊署，在安平鎮；中軍守備署，在安平鎮。

澎湖協鎮署 在大山嶼媽宮西。康熙二十六年，副將詹六奇建。

左營遊擊署，在媽宮東；中軍守備署，在遊擊署東。

右營遊擊署，在媽宮後；中軍守備署，在媽宮東。

——以上武職公署。

### 公館

接官亭 在西門外風神廟前。

鳳山縣公館 在寧南坊（原址在東安坊。雍正元年改建爲察院署，因移於此）。

諸羅縣公館 在東安坊。

彰化縣公館 在鎮北坊。

各縣佐雜公館 在東安坊（原爲正音書院，雍正七年買置，後廢。故經承之子猾吏余廷仁竊卷中契約謀佔；乾隆十五年，知縣魯鼎梅查逐之；十七年，各縣佐雜鳩資葺爲公館）。

### 倉庫

府庫 在府署右。

府倉 二所，計共一百一十三間：一在鎮北坊縣署左右，計七十六間；一在東安坊

海東書院左，計三十七間。

縣倉 四所，計共七十六間：一在海東書院左，計五十七間；一在書院右，計十四間；一在安平鎮，計二間；一在羅漢門，計三間。

澎湖廳倉在媽宮澳。計二十二間。

社倉 在鎮北坊。計四間。康熙五十年，巡道陳瓚建（石鑄社倉字有詩云：聊爲吾民留飯碗，豈無來者續心燈）。乾隆十五年，知縣魯鼎梅改建縣署於此，撥出縣倉四間，以貯社穀。又社倉二所：一在大傑巔社；一在新港社。

（附）鳳山縣倉，在東安坊、錢局、大埔、安平鎮，凡四所。諸羅縣倉 在東安坊。

## 郵傳

府前舖 南抵南路舖一十五里，北抵北路舖二十里。

南路舖 北抵府前舖一十五里，南抵鳳山縣界二贊行溪舖二十里。

北路舖 南抵府前舖二十里，北抵新港舖二十里。

新港舖 南抵北路舖二十里，北抵諸羅縣界目加溜灣舖二十里。

## 橋渡

鎮渡 在西門外。距安平鎮水程七里。往來繹絡，因風順逆爲遲速。紅毛及僞時古



渡，自大井頭登舟，今填海成陸，市肆喧闐，移於此。渡頭水淺潮落，必以牛車接載，潮漲，則易小艇可抵岸。

巡道高拱乾詩

日脚紅夷壘，烟中喚渡聲；一鉤新月淺，幾幅淡帆輕。岸濶天遲暝，風微浪不生。漁樵爭去路，總是畫圖情。

海防同知孫元衡詩

異國春回問鹿臺，風微浪靜愛朝暎。雲屏列翠飛孤鳳，烟鏡浮花漾七鯤。古堞初依新樹色，靈槎遠赴碧天垠。未知鐵騎戈船在，落落鼠寮水面村。

七里風濤萬壘愁，歸來不道小瀛洲。流雲過影身搖動，空宇無聲耳唧啾。飄泊樽壘三峽夜，黃昏枕簟九疑秋。自量終是塵凡客，海月應難掛席求。

粵人陳輝詩

碧流春色海天寬，島嶼蒼茫雨後看；半棹斜翻雲影碎，片帆遙送浪花殘；沙浮曲岸漁人宅，樹隱孤村戰將壇。曾是昔年歌舞地，空城寂寂暮烟寒。

安瀾橋 在鎮渡頭。架木爲之，翼以扶欄，下通丹楫。康熙五十九年，知府王珍重建，董事經歷王士勳。

太平橋、永安橋 俱在西定枋水仙宮後。

恩赦橋 在西定枋。雍正間，拔貢生施世榜建。

磚仔橋 在西定枋。紅毛時用厚磚和蜃灰砌成，其堅如石。洪水衝塌，舊蹟猶存。  
大枋橋 在東安枋嶺後通衢，往來之衝。僞時建。康熙二十三年，知府蔣毓英修。  
三十三年，知府吳國柱重修。乾隆十年，海防同知方邦基重建。架木爲梁，鋪以大枋，故名。

樂安橋 在東安坊。康熙三十七年，知縣盧承德建，今圯。

縣口橋 在東安坊鎮標右營南舊縣署之前。

德慶橋 在東安坊坑仔底。乾隆十六年，知縣魯鼎梅重建。

福安橋 在寧南坊馬兵營。

新橋 在鎮北坊縣署之右。

濟津橋 在鎮北坊。康熙五十八年，總鎮歐陽凱建。乾隆十六年，庠生陳廷藩修。

水仔尾橋 在鎮北坊。

大橋頭橋 在小南門外。南路往來路頭，今圯。

柴頭港橋 在小北門外。

大橋 在小北門外。北路往來路頭，紅毛所造，蹟尙存。

小橋 在大橋之北。今爲洪水冲壞。

蓬溪橋 在大東門外永康里。中路往來路頭。潦水冲成坑塹，行者苦之。乾隆十六

年，鄉賓方邦助偕其姪國良捐資建造。下砌以磚，上覆以土，與徒成稱便焉（董事庠生鄭鳳起）。

烏鬼橋 在永康里。紅毛時烏鬼所築（烏鬼，番國名，紅毛奴也）。後圯，里衆重建。

鯽仔潭橋 在永康里蔦松嵌下。乾隆十六年，職監侯世光建。砌磚爲礮，固以蜃灰。高丈三尺。灑水三道，相距各丈六尺。架木鋪板其上，可容兩車。旁翼扶欄。東西累土成堤，寬與橋稱，計長百二十餘丈。共費白金四百六十兩。

斗米橋 在廣儲里西保，今圯。

馬鞍橋 在新北里新港。架木所爲，形如馬鞍，故名。康熙五十五年，里衆重建。

二贊行橋 在文賢里（橋南爲鳳山界）。康熙三十一年，南路參將吳三錫修，後壞。春冬之間，里衆架巨竹，藉草覆土，可通車馬。夏秋水漲，則濟以舟。今設小艇，繫繫於兩岸，往來之人，自扯以渡。

陳輝詩

竹橋雙渡漲西流，草綠寒烟拂岸頭；馬足欲前還又却，數灣春水冷於秋。

塢岸渡 在武定里洲仔尾。以小艇濟。

岡山溪渡 在崇德里。以竹筏濟。

## 坊表

貞烈坊 一在鎮北坊；僞時爲謝燦妻鄭氏建。一在十字街；康熙六十一年建，旌表儒士陳越琪未婚妻黃氏。一在大南門內；乾隆十年建，旌表張金生妻蔡氏。一在東安坊；乾隆十三年，爲呂氏女建。

節孝坊 一在上橫街；乾隆十一年建，旌表侯孟富妻劉氏暨男瑞珍、女林妙、妻侯氏。一在大南門外；乾隆十一年建，旌表庠生李時燦妻黃氏。

## 郵政

養濟院 在鎮北坊。康熙二十三年，知縣沈朝聘建。

普濟堂 在邑城隍廟側，計二十間。乾隆十二年建。有贍園二十五甲六分零。又租銀一兩六錢。設誠而致行之，蓋四方之旅，無死於道路者。

## 巡臺御史六十七、范成同序

自昔有虞氏重養老之典，而西伯發政施仁，此鰥寡孤獨爲先務；蓋深念窮而無告之民，爲惠鮮懷保者所尤宜加意也。國家氣運昌隆，教養備舉。以我皇上仁心仁政，繼五朝之積累，普四海之恩膏，固已舉斯世之民，莫不措諸枉席。惟是臺郡僻在海隅，地本殷富，是以郵民之典，間有所缺。比年戶口旣盛，而土不加闢；內地流民日聚。本院檢閱四縣文移，窮黎以貧病轉溝壑者，

不一而足；用是惻然心傷，與諸官寮熟籌。念國家令典，凡直省州縣，各設有普濟堂，安集流移，立法至善。東瀛一方，是典獨闕，所宜急爲舉行者。同城文武諸公，悉以爲然。余二人首先捐俸，今擇地創建有日。但事須集腋而後成，政必圖久方可繼。是舉也，近則物料有需，工匠有費；遠則計日授糧，按月給發；其疾病、醫藥、死亡賑卹之資，皆當一一籌及。苟非合贊共襄，曷克有濟？且夫臺之俗，貧難相卹，有無相濟，風土之善，載在郡志。臺之紳士，趨善急公，固無俟余二人之言也。爰道余二人補偏救弊之心，以爲奉使職者分宜如是；彼人都士，要當共悉斯意耳。

義塚 一在大南門外魁斗山。俗呼鬼子山，歷年久遠，邱墓纍塞。一在新昌里（與魁斗山毗連）。康熙五十九年，監生陳士俊捐置園地數甲。一在水蛙潭。東至丁家竹圍車路，西至張家竹圍車路南北俱至沙崙。乾隆十七年，知縣魯鼎梅捐銀四十大員，買置園地計八分。葬積年寄頓南壇（卽大衆壇）棺骸二百八十具。照各原題里居姓名，勒石墳前，以便親屬識認。其無名氏者，爲同歸所埋之。而蒿目枯骸，得遂安土矣。一在北壇前（卽厲壇前）。乾隆十七年，知縣魯鼎梅葬積年寄頓棺骸一百六十具於此。仍各勒石，識其里居名氏。無可考者，別爲同歸所。一在海會寺前。乾隆十七年，知縣魯鼎梅買民地，葬積年寄頓棺骸一百八十餘具，并勒石。

（附）鳳山縣養濟院，在土墾堤保。康熙二十三年，鳳山縣知縣楊芳聲建。諸羅縣養濟院，

在鎮北坊觀音宮邊。康熙二十三年，諸羅縣知縣季麒光建。鳳山縣義塚，在魁斗山後。

論曰：「春秋」之義，凡有興作必書，重用民力也。今一切建置，經費所需，咸取給公帑；而臺邑士民，每多急公尚義之舉，雖累千緡，未或恡焉。顧其既也，或且傳舍視之，不甚惜。夫建自上者，固體統之攸關；募自下者，亦物力之所萃。創始維艱，觀成匪易。有其舉之，胡可廢耶？彙列而詳載焉，正使石泐金銷，勤勞如見云爾。



# 重修臺灣縣志卷四

## 賦役志

戶役 田賦 土貢 雜餉 經費 耗羨

十閩山海阻深，阪隰礙瘠，惟臺灣號稱沃衍。顧附郭之邑，提封不能百里，耕漁商販之所走集。昔患土滿，今患人滿矣。朝廷惠養黎元，滋生者丁不重科，新墾者賦比輕則，土貢之供甚微。雖水陸有餉，耗羨有徵，而經費所出，養廉所資，歲入不敷；至軍需錢糧十數萬，悉仰給於內郡。統計全臺糧秣，曾無粒補天庾。易曰：「損上益下，民說无疆」。又曰：「利用爲大作」。蓋言報也。條分詳載，俾鼓舞奉公者知所勸。志賦役。

## 戶役

原額：民戶七千八百四十六，丁九千一百二十五（內澎湖民丁五百四十六）。  
康熙三十年編審：增出民丁四百四十一。  
三十五年編審：增出民丁一百八十。  
四十年編審：增出民丁一百三十九。  
四十五年編審：增出民丁三百零二。



五十年編審：增出民丁一百零三。

康熙五十二年恩詔：以五十年丁冊定爲常額，嗣後編審增出民丁，另造爲盛世滋生戶口，永不加賦。

雍正五年，撥歸澎糧廳管徵民丁六百七十二。又撥歸鳳山縣民戶一百一十九，丁一百一十九。

九年，收入鳳山縣撥歸民戶八百九十七，民丁八百九十七。又收入諸羅縣撥歸民丁三百四十二。

乾隆二年，續收諸羅縣撥歸民丁一百二十七。

實在民戶八千六百二十四，額徵民丁一萬八百六十五。康熙二十三年，題准每丁徵銀四錢七分六釐。雍正十三年以前，民丁一萬七百三十八，共徵銀五千一百一十一兩二錢八分八釐。乾隆元年，上諭：『朕愛養元元，凡內地百姓，與海外番民，皆一視同仁，輕徭薄賦，使之各得其所。聞福建臺灣丁銀一項，每丁徵銀四錢七分零，再加火耗，則至五錢有零矣。查內地每丁徵銀一錢至二錢、三錢不等，而臺灣加倍有餘，民間未免竭蹶。着將臺灣四縣丁銀，悉照內地之例，酌中減則，每丁徵銀二錢，以紓民力。從乾隆元年爲始，永著爲例』。共額徵銀二千一百七十三兩。

乾隆十二年，奉文將通郡丁銀，勻配通郡田園徵輸。臺邑舊額田園，共一萬一千九

百八甲一分五釐四毫零；每一甲折一十一畝，共折田園一十三萬九百八十九畝六分九釐六毫零。新墾化甲爲畝田園，共二百四甲四分七釐一毫零；每一甲折一十一畝，共折田園二千二百四十九畝一分八釐九毫零。又新墾照同安則例田園六百六十九畝五分一釐一毫零。通計新舊額徵田園一十三萬三千九百八十八畝三分九釐八毫零。每畝上則田勻丁銀四釐一毫八絲六忽，中則田勻丁銀四釐三毫八絲一忽，下則田勻丁銀四釐六毫三絲九忽。每畝上則園勻丁銀四釐九毫二絲九忽，中則園勻丁銀五釐二毫五絲七忽，下則園勻丁銀五釐六毫三絲三忽。新墾化甲爲畝並照同安則例下則田每畝勻丁銀七釐一毫六絲九忽，園每畝勻丁銀八釐六毫三絲九忽零。共徵勻丁銀六百九十二兩二錢七分二釐五毫三絲五微九纖四沙三塵四埃三秒（每兩加耗銀七分，併封平餘銀二分，共九分。別見「耗羨」條）。

盛世滋生戶口（附）

康熙五十五年至乾隆十六年（八次編審）計滋生民丁六百九十一，永不加賦。

大傑巔番社（年徵餉銀一百九十兩五錢一分二釐。雍正三年，諸羅縣撥歸邑轄），番丁一百二十（乾隆二年，改照民丁例，每丁徵銀二錢），共徵銀二十四兩。

卓猴番社（年徵餉銀六十三兩。雍正九年，諸羅縣撥歸邑轄），番丁七十（乾隆二

年改照民丁例，共徵銀一十四兩。

新港番社（年徵餉銀三百九十五兩四錢五分六釐。雍正九年，諸羅縣撥歸邑轄），番丁一百七十五（乾隆二年，改照民丁例），共徵銀三十五兩。

通計三社番丁三百六十五，額徵餉銀七十三兩（每兩加耗銀七分，併封平餘銀二分，共銀九分。別見「耗羨」條）。

乾隆二年，上諭「聞臺地番黎，大小計九十六社，有每年輸納之項，名曰番餉。按丁徵收，有多至二兩、一兩有餘及五、六錢不等者。朕思民番皆吾赤子，原無岐視，所輸番餉，卽百姓之丁銀也。着照民丁之例，每丁徵銀二錢，其餘悉行裁減。該督撫可轉飭地方官出示曉諭，實力奉行，務令番民均沾實惠。又聞澎湖廳、淡防廳均有額編人丁，每丁徵銀四錢七分有零；從前未曾裁減，亦着照臺灣四縣之例行」。

## 田賦

原額：田園八千五百六十一甲八分二釐零。（按內地田園論畝，二百四十弓爲一畝，六尺爲一弓。臺郡田園論甲，每甲東西南北各二十五戈，每戈長一丈二尺五寸。計一甲約內地十一畝三分一釐零。雍正九年，題准自七年以後，新墾田園援照同安下沙則例，化甲爲畝，每一甲折一十一畝。詳見下）內：田三千八百八十五甲六分四釐四毫零（內：上則八百五十七甲二分一釐七毫零，每甲徵穀八石八斗，中則七百八十七甲五分九釐

三毫零，每甲徵穀七石四斗；下則二千二百四十甲八分三釐三毫零，每甲徵穀五石五斗，園四千六百七十六甲一分七釐八毫零（內：上則二百五甲三分五釐二毫零，每甲徵穀五石；中則一千三百六十七甲八分二釐八毫零，每甲徵穀四石；下則三千一百二甲九分九釐七毫零，每甲徵穀二石四斗），共該徵穀三萬九千六百四十一石五斗五升七合八勺零。

新墾並鳳諸二邑割歸田園，共四千三百一十三甲七分一釐零。內：

康熙二十四年新墾（凡募墾、報墾、勸墾田園，俱於次年起科，惟里民自實者，遵照部文即於自實之年起科）田園四百一十八甲二分一釐四毫零（內：上則田一百一甲五分四釐五毫，中則田一百二十二甲三分六釐，下則田一百一十四甲七分六釐四毫。上則園一十九甲六分三釐，中則園二十五甲三分，下則園三十四甲六分一釐五毫零。徵穀例俱同前）。

二十五年募墾田園一百一十六甲三分八釐五毫零（內：上則田三分三釐五毫，中則田二甲五分一釐五毫零，下則田一十二甲四分八釐一毫零。上則園一甲五分九毫零，中則園一十四甲九分四毫零，下則園八十四甲六分二釐零）。

二十七年募墾田園三百三十二甲四釐九毫零（內：中則田三甲八釐二毫零，下則田三十三甲九分五釐六毫零。上則園三甲七分二釐零，中則園三十六甲四分八釐，下則園

二百五十四甲八分一釐一毫零。

二十八年募墾田園九十九甲九分五釐一毫零（內：上則田一分五釐，中則田二甲四分，下則田二十四甲三分九釐一毫零。中則園一十三甲五分五釐七毫，下則園五十六甲四分三釐三毫）。

二十九年募墾田園二百一十一甲八分三釐九毫零（內：中則田六分三釐零，下則田一十一甲六分五釐五毫零。上則園七分，中則園一十六甲五分七釐九毫，下則園一百八十二甲二分七釐四毫零）。

三十年募墾田園八十七甲八分三釐一毫零（內：上則田五分一釐，中則田八分四釐四毫零，下則田四甲二分五釐七毫零。上則園三甲八分，中則園一十甲九分一釐三毫零，下則園六十七甲五分五毫零）。

三十一年募墾田園一百九十甲一分三釐三毫零（內：中則田二分四釐六毫，下則田五甲一釐一毫零。中則園四甲四分一釐，下則園一百八十甲四分六釐五毫零）。

三十二年里民自實二十九、三十兩年新墾田園三百三甲三分四釐一毫零（內：下則田一十甲五分。中則園二十五甲六分五釐四毫零，下則園二百六十六甲九分八釐六毫零）。

三十二年報墾田園二十六甲三分二釐零（內：下則田一甲二分五釐。下則園二十五

甲五釐二毫零)。

三十五年報墾田園三十三甲七分一釐(內：下則田九甲九分二釐。下則園二十三甲七分九釐)。

三十六年報墾田園一百四甲一分六釐二毫(內：下則田八甲九分三釐。中則園二分，下則園九十五甲三釐二毫)。

三十九年報墾田園一十一甲一分四釐(內：下則田三分。下則園一十甲八分四釐)。

四十年報墾田園九甲九分六釐(內：下則田二分。下則園九甲七分六釐)。  
四十一年報墾田園一十三甲七分(內：下則田二分。中則園二甲，下則園一十一甲五分)。

四十五年報墾田園七甲六分(內：下則田一甲七分。下則園五甲九分)。

四十六年報墾下則園三甲五分五釐。

四十七年報墾下則園二十八甲八分九毫零。

四十八年報墾下則園一甲一分三釐。

五十一年報墾下則園一甲五分。

雍正三年羅漢門撥歸邑轄下則園七甲(以上徵穀例俱同前)。

六年首墾報明於七年入額田園一百六甲三分一釐九毫零，俱下則。

雍正九年，戶部議准臺灣屬報墾田園改則徵收銀米。先據總督劉世明，以：「臺灣田園舊例，按甲徵粟，比內地科則較重，請照內地同安縣地畝官、民、鹽等則之例，按畝徵收。以每甲化爲一十一畝，分別上、中、下之差。將上田照同安民米例，每畝徵銀八分五釐三毫四絲，秋米六合九抄五撮。中田照同安鹽米例，每畝徵銀六分五釐八毫八絲四忽，秋米三合八抄七撮。下田照同安官米例，每畝徵銀五分七釐五毫五絲，不徵秋米。上園照中田例。中園照下田例。下園照鹽米不徵鹽折例，每畝徵銀五分六釐一毫八絲，不徵秋米。所有新墾田園，已經徵粟者，仍照徵本色。其雍正七年墾科以後續墾未經彙題，及將來新墾田園，統以此案題定，永爲報墾之準則」具題。當經臣部核算科則，臺地田園，卽如上田每甲徵粟八石八斗，今一甲化爲一十一畝，只僅徵銀九錢三分有奇，徵米六升六合有零。是按畝所徵銀米，較之按甲所徵粟石，不及十分之三。又稱從前墾科田園，仍照舊按甲徵粟。是新墾者固所樂從，而舊墾之民，不無偏枯。但該督旣稱臺灣各業戶咸稱，舊額田園不敢並懇改則，致虧額賦，情愿照舊輸納，俟陸續報墾足數額數，另請改則。其雍正七年報墾及以後續墾田園，先懇改照同安則例徵糧。應如所請。臺灣報墾田園及自首墾科者，俱以雍正七年爲始，化甲爲畝，照同安例分別上、中、下徵收銀米。至改則田園，亦如所請，照臺例將每畝所徵錢糧統照三錢六分折粟一石核算，徵輸其本色。米石照一米二穀之例，折粟徵貯可也。奉旨：依議。

乾隆元年，上諭：「臺灣自雍正七年以後墾墾田園，欽奉皇考諭旨照同安則例墾科後，經部

議以同安科則過輕，應將臺地新墾之田園，按照臺灣舊額輸納。朕念臺民遠隔海洋，應加薄賦之恩，以昭優恤。除從前開墾田園，照依舊額、毋庸減則外，其雍正七年以後報墾之地，仍遵雍正九年奉旨之案辦理。其已照同安下則徵收者，亦不必再議加賦。至嗣後墾闢田園，令地方官確勘肥瘠，酌量實在科則，照同安則例分別上、中、下定額徵收，俾臺民輸納寬舒，以昭朕加惠邊方之至意。欽此」。改照同安則例，每徵銀三錢六分，折徵穀一石，並秋米一米徵二穀等合計，上田每甲應徵穀二石七斗四升有奇，中田每甲應徵穀二石八升有奇，下田每甲應徵穀一石七斗五升有奇；上園照中田，中園照下田，下園每甲應徵穀二石七斗一升有奇，照下田少差。

七年里民自實新墾田園六十四甲二分八釐五毫零。（內：下則田三甲八分。下則園六十甲四分八釐五毫）。

八年報墾新墾田園四十七甲六分三釐八毫零（內：下則田二十八甲三分五釐二毫零。下則園一十九甲二分八釐六毫零。以上俱照改則折徵）。

九年鳳邑割歸額徵田園七百八十四甲七分六釐六毫零（內：上則田五十三甲八分三毫零，中則田三十二甲六分四毫零，下則田八十甲七釐五毫零。上則園六十甲六分四釐五毫零，中則園六十四甲六分三釐六毫零，下則園四百九十甲五分五釐二毫零。俱徵穀舊額。又新墾下則園二甲四分四釐七毫零，係折徵）。

九年諸邑割歸額徵田園一千二百四十二甲四分五釐七毫零（內：中則田二百五十六



甲一分五釐八毫零，下則田一十五甲九分二釐零。上則園三百四甲二分三釐六毫零，中則園九十甲七分九釐一毫零，下則園五百六十六甲五分八釐六毫零。俱徵穀舊額。又新墾下則園八甲七分六釐四毫零，係折徵）。

十一年新報開墾、應於十年起科折徵下則田二甲七分五釐六毫零。

十二年續報開墾折徵下則園七甲三分（是年錢糧奉旨豁免，於次年起科）。

十三年報墾下則旱田一十九甲二分九釐一毫零，下則旱園三十一甲五分一釐六毫零（遵旨定例，旱田、旱園以十年陸科，應於乾隆九年起科折徵，同下則田園）。

乾隆十二年里民自實新墾折徵下則田二甲九釐二毫零。

以上自康熙二十四年起至此，新墾並割歸田園共四千三百一十三甲七分一釐零。內：田一千六十九甲七分七釐零（內：上則一百五十六甲二分六釐零，中則四百二十甲八分四釐零，下則四百九十二甲五分七釐零），園三千二百四十三甲九分三釐零（內：上則三百九十四甲一分四釐零，中則三百五甲六分二釐零，下則二千五百四十四甲七釐零）。共該徵穀一萬五千八百二十六石三斗七升零。

通計舊額並新墾割歸田園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五甲五分三釐零。

豁免并撥歸鳳山縣管轄田園六百六十九甲七分五釐零。內：

雍正五年，豁免康熙六十一年水冲沙壓田園三百二十二甲七分七釐六毫零（內上、中、下則不等）。

八年，豁免崩陷田園五十五甲三分九釐五毫零（內上、中、下則不等，俱舊額）。

九年，撥歸鳳山縣管轄田園七十八甲三分一釐二毫零（內：中則田三甲六分六釐五毫零，下則田一十九甲六分四釐八毫零。下則園四十三甲七分九釐八毫零。另新墾下則園一十一甲二分）。

乾隆二年，豁免崩陷田園一百二十一甲八分二釐二毫零（內：雍正九年分隸鳳邑割歸依仁里水冲下則田二甲四分六釐九毫零。十一、十二兩年各里莊水冲沙壓上則田一十二甲八分三釐九毫零，中則田一十二甲六分九釐六毫零，下則田二十一甲八分四釐六毫零。上則園七甲六分，中則園一十一甲一分，下則園三十九甲四分九釐零，俱舊額。另折徵下則園一十三甲七分八釐零）。

七年，豁免崩陷田園九十一甲四分五釐（內：乾隆二年水冲沙壓上則田八甲七釐，中則田一十五甲七分三釐，下則田一十六甲七分二釐。上則園五甲三分一釐，中則園一十一甲五分七釐，下則園三十四甲五釐。俱舊額）。

以上豁免並撥歸共無徵穀三千七十七石六斗六升一合零。

實在田園一萬二千二百五甲七分八釐五絲二忽八微四纖八沙一塵六埃一秒四漠。內：田四千六百四十七甲六分一釐五毫零（內：上則九百五十甲五分四釐二毫零，中則一千一百五十五甲五分九釐五毫零，下則二千五百四十一甲四分七釐七毫零），園七千五百五十八甲一分六釐四毫零（內：上則五百五十七甲八分零。中則一千六百一十甲七釐五毫零，下則五千三百九十甲二分八釐七毫零）。共該徵穀五萬二千三百九十七石二斗六升六合八勺二抄七撮七圭三粟八粒五黍（例係十月開徵，每正供穀一石另徵耗穀一斗，折納銀五分。詳見「耗羨」條）。

其正供額穀，支給鎮標、城守、臺協、澎協各營兵米外，例運督標兵米，該穀五千一百九十石。每石原給腳費銀一錢二分，後核減一分二釐。又運金、廈、閩安、雲霄兵米穀，共約一萬一千石，年無定額，每石給腳費銀八分。又歲運班兵，眷米穀約五千五百石，年無定額，腳費與運金廈同。

### 附乾隆七年巡臺御史書山、張淪奏請採買米穀按量酌量價值疏

穀價以豐歉爲低昂，採買視歲時爲損益，未有守以前之成例，而不務變通者也。臺灣雖素稱產米之區，而生齒日繁，地不加廣；兼之比歲雨暘不時，收成歉薄，蓋藏空虛；荷蒙皇上聖明遠照，洞悉情形於重洋萬里之外，歷奉諭旨，臺民無不感激。惟是內地臣工，身未親履其境，徒執傳聞之豐裕，未曉今昔之不同。卽如御史陳大玠，生長泉州，尙疑臺郡有岐視漳、泉之見。殊

不知臺灣固爲東南數省之藩籬，八閩全省之門戶，而於漳、泉所繫，尤非淺鮮也。臺郡寧謐，則漳、泉安；漳、泉安而全閩俱安矣。夫地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臺灣四面俱海，其舟楫相通者，惟泉、廈耳。而泉、廈又山多地少，仰藉臺穀。是臺灣之米，有出無入，猝有水旱，非同他郡有鄰省通融、商賈接濟也。

臣等蒙皇上昇以巡視重任，豈不知「春秋」嚴遏籩之戒？況同隸閩省版圖，原無分於此疆彼界；而於海口之米穀，不得不責成官吏、嚴其出入者，實由事勢使然也。若任其運載透越，則臺穀指日可竭，而地方不能寧謐。日後之漳、泉，亦無從而仰藉矣。此臣工之籍隸漳、泉者，亦宜爲久遠計，而毋徒務爭目前之利爲汲汲也。蓋臺地之所出，每歲止有此數；而流民漸多，已耗臺穀之半，復有兵米、眷米及撥運福、興、漳、泉平糶之穀，以及商船定例所帶之米，通計不下八、九十萬。此卽歲歲豐收，亦斷難望其如從前之價值平減也。是以臣張湄同前任滿御史臣舒輅，有請建府倉、以裕民食之請；工科給事中楊二酉有先實臺倉之奏。臣等於上年十月亦有請禁透越私渡之摺。卽近今閩省督撫二臣議覆科道楊二酉等條奏，亦以臺倉之積貯不充，則內地之轉輸易竭，海外設有緩急，他處難以接濟爲慮。但督撫所議，令臺灣四縣貯粟四十萬石，恐一時買足，爲數太多，爲期太迫，應定三年之限，照數購買；而部臣以採買倉穀定例，年歲豐稔，應全數採買，並無預限三年之期議覆。臣等復思臺灣上年收成，實止七分。既非豐稔，似不得全數採買。且楊二酉原奏，請先實臺倉，然後買運內地。該督撫等以內地兵糈民食無從措辦，關係非小，仍請照舊撥運。部議既准其奏，而本處貯穀，又不寬其限期，未免米價更昂，轉於民食有碍。是不若督撫所請三年之議爲得也。

再，楊二酉所稱，內地發買穀價，僅三錢六分，或三錢不等，裝運腳費俱從此出。在從前穀賤之年，原足敷用，今即不免賠累。嗣後必依時價運費發買爲得。該督撫亦議請以後按年歲豐歉，酌量增減，所見相同。而部臣拘於成例，謂從前並無以年歲不齊，稍議加增。又臺灣素稱產米，迥與內地不同，倏增倏減，恐啓浮冒捏飾之端，宜仍循舊例。是猶以從前之臺灣，視今日之臺灣也。臣等查上年臺灣於收成之際，米價每石尙至一兩五錢不等，則穀價亦在七錢上下。續又准閩省水陸提督及金門鎮等，各移咨督撫赴臺採買兵米，俱不下數千餘石。目下各屬米價，自一兩七、八錢至二兩不等，則與從前大相懸殊，可知原議之穀價，即不論裝運腳費，已不抵時值之半。倘仍不議增，必致因循歲月，互相觀望，採買無期。若勒以嚴限，迫之使趨，非縣令受賠償之累，即閭閻罹短價之苦。小民終歲勤動，至秋成而賤買之，既失皇上愛民重農之意；若使有司賠墊，勢必挪移虧空，亦非皇上體恤臣下之心。沉賢愚不等，或思因他事取償，是其累仍歸於民也。至因倏增倏減，恐啓浮冒捏飾之端；則終歲晴雨，穀價低昂，各屬每十日必通報督撫提鎮；而臣等親駐其地，貴賤俱循例奏聞。倘有不實，定即指參，何能浮冒？夫浮冒之弊小，累民之事大。卽果不能盡絕，猶當權其重輕，況本無從捏飾乎？

臣等仰荷恩命，巡視臺疆，身處局中，不敢以旣經部覆之案，瞻顧隱默，有負委任之至意。謹將現在穀價情形，據實奏明；伏祈皇上天恩，准照閩省督撫所議，俾得按年歲豐歉，酌量價值，及時採買；庶於海外地方，實有裨益。至將來閩省提鎮等採買臺穀，亦乞勅諭令其預爲咨商臺地官員，俟果有盈餘，然後委員赴買。臣等仰體聖心，自必隨時斟酌變通，使中外有無相濟，斷不敢稍存爾我畛域之私，違協恭和衷之道也。

## 土貢

上用榆次瓜（有白皮，青皮二種），奉諭旨：『福建督撫每年着進瓜十圓，提督不必進瓜，種亦不必發去。欽此』。每年五月中給發銀兩，僱募瓜戶，稅賸腴園。於白露節前擇吉，知縣到園敬謹下種，着令瓜戶加意灌溉培植；看守至十月末成熟，知府會同營員遴遣弁役慎重護送赴省。十二月，督撫差員恭進，以供獻新（應給瓜戶園稅、工資及解送盤費等銀，係知縣捐給）。

## 雜餉

厝餉：共額徵銀一千二百六十六兩一錢九分五釐二毫四絲二忽。內：原額街市瓦店厝二千六百九十四間，每間徵銀三錢三釐八毫，共徵銀八百一十八兩四錢三分七釐二毫；草店厝一千七百七十八間，每間徵銀二錢一分七釐，共徵銀三百八十五兩八錢二分六釐。雍正九年鳳山縣撥歸邑轄土墾埋保瓦厝五十二間，每間徵銀三錢三釐八毫，共徵銀一十五兩七錢九分七釐六毫；草房七十二間，每間徵銀二錢一分七釐，共徵銀一十五兩六錢二分四釐。又安平鎮瓦厝一百六十六間，每間勻徵銀一錢六分九釐三絲三忽，共徵銀二十八兩五分九釐四毫七絲八忽；草房二十九間，每間勻徵銀八分四釐五毫一絲六忽，共徵銀二兩四錢五分九毫六絲四忽。

牛磨餉：共額徵銀二百二十五兩二錢四釐。內：原額牛磨三十首，每首徵銀五兩六錢，共徵銀一百六十八兩。雍正八年報陞牛磨盈溢月餉，無定首，共徵銀五十七兩二錢四釐。

按厝餉、磨餉，俱始於偽鄭。歷年既久，有片瓦寸草俱無、子姓零落及孤寡不能自存者，按冊拘追。而大井頭一帶行店碁布，終歲不出分文。雍正元年五月，知縣周鍾瑄清查房店，將破壞瓦厝、草厝悉爲開除，凡得大瓦厝七千零七十四間，小瓦厝一千七百零三間。小者每間折半科算，共七千九百二十五間半。額餉勻攤，每間一錢五分一釐九毫有奇。每戶給以餉單。如倒塌無存者，許執單繳驗註銷，另查新屋頂補。磨三十首，多半磨壞人亡，無從追比。現徵十九首，官年賠解十一首，卽十九首內，實在開市者不及十首，餘皆倒塌。按冊問賦，與厝餉等。雍正間，召募新開各磨戶，給以照單；磨開餉完，磨止餉停。原額無虧，報陞盈溢。

蔗車餉：共額徵銀二百七十四兩四錢。內：原額蔗車四十五張，每張徵銀五兩六錢，共徵銀二百五十二兩。雍正八年報陞蔗車三張半，共徵銀一十九兩六錢。九年鳳山縣撥歸邑轄蔗車二張半，共徵銀一十四兩。內：撥歸鳳山縣轄蔗車一張，減徵銀五兩六錢。乾隆二年豁免倒塌蔗車一張，無徵銀五兩六錢。

番棧宅餉：共額徵銀七十兩。

樑頭餉：共額徵銀六百四十五兩六錢四分五毫。內：原額採捕小船二百八十九隻，

共載樑頭七千六百七十六擔，每擔徵銀七分七釐，共徵銀五百九十一兩五分二釐。雍正七年報陞樑頭餉，共徵銀五十四兩五錢八分八釐五毫。

凡造船必先赴縣報明，取具澳里族隣行保互結。造竣驗量樑頭長短、廣深，填寫印烙訖，照例計擔配餉，給以印照，並開載舵工、水手人數，聽其往來各港貿易，採捕。歲底將照繳銷，換給新照。

凡船出洋，由臺防廳查明舵工、水手年貌及貨物數目，給予印單，於鹿耳門會同武汛點驗出口。其往南路貿易小船從大港出口者，新港司會同武汛驗明。凡往南北二路貿易船隻，臺防廳飭取行保結狀，限定往來日期，以杜透漏米穀、偷渡諸弊。如逾期不到，即行查究。

按船制大小不等，名目各異。一曰澎仔船：平底單桅，今多雙桅者，可裝穀四、五百石至七、八百石。一曰杉板頭船：單桅，亦有雙桅者，可裝三、四百石至六、七白石。一曰一封書船：雙桅，檣蓋平鋪，前後無艙，可裝二、三百石。一曰頭尾密船：單桅無艙，中設拱蓬，可裝百餘石至二百石。皆往來南北各港貿易所乘。一曰大船仔船：單桅拱蓬，亦名大鎮渡船，可裝百餘石；渡人載貨往安平鎮或駕駛內港運載。一曰小船仔船：在塢脚渡人載貨登岸。一曰漁船：即龍膺船，亦鎮渡船之類。一曰划仔船：每船止容三人，往各港採捕。一曰當家船，又名蛋家船：漁人眷屬，悉住其中，無登岸結廬者，浮家也；皆往來各港採捕，並鹿耳門、安平鎮生理。

港、潭、塢餉：共額徵銀四百四十二兩一錢二分四釐。內：加老灣港徵銀三十七兩三錢九分六釐八毫。隙仔港徵銀六十兩。草頭港徵銀七十三兩六毫。北線尾港徵銀二百



二十三兩。茄藤仔港徵銀一十二兩二錢二分六釐六毫。鯽仔潭徵銀一百六十兩。雍正九年鳳山縣撥歸邑轄風櫃門塭徵銀七兩五分六釐。喜樹仔小塭徵銀一兩。鹽埕小塭徵銀五錢。雍正十三年報陞風櫃門塭餉徵銀七兩九錢四分四釐（舊有大鯤身港一所，額徵銀二百二十兩。雍正九年，撥歸鳳山縣管轄）。

按港、潭、塭俱蓄魚之處。海汊曰港，溪流注海，潮汐所通亦曰港。洿地潴水，溪水匯流深廣皆曰潭。塭者，就海坪築土岸，潮則岸沒，汐則水積，魚聚其中。內地或種鯉及蚶或養海蛛取粉。臺地但資以蓄魚。

罟、罾、縶、罽、罽、罽餉：共額徵銀二百二十六兩四錢四分。內：罟六張，每張徵銀一十一兩七錢六分，共徵銀七十七兩五錢六分。罾三張，每張徵銀四兩二錢，共徵銀一十二兩六錢。小罾九張，每張徵銀二兩二錢，共徵銀一十九兩八錢（雍正九年，鳳山縣撥歸邑轄）。縶九條，每條徵銀五兩八錢八分，共徵銀五十二兩九錢二分。罽三條，每條徵銀五兩八錢八分，共徵銀一十七兩六錢四分。罽九條，每條徵銀五兩八錢八分，共徵銀一十二兩九錢二分。

按罟、罾、縶、罽、罽，皆捕魚之具。罽，蠟房也，即以爲取之之名；罽餉則指海坪產蠟處而言。罟長百餘丈，廣丈。用四、五十人駕船二隻下罟於海，兩船分挽兩頭，籠至海邊淺處，得魚可多，名曰牽罟。罾制方廣，以竹片箕張之，沉水底，伺魚人其中，舉之，曰擣罾。車罾則搭大竹棚於水中，高可二丈許，設機軸繫繩以舉，如桔槔狀。又有搖罾，須五、六人駕龍艘船，帶小划

仔船，捕魚於外海。縵之廣長次於罟，春冬二時，外海捕塗魷等大魚用之。又有曰藏者，專於冬至前後捕烏魚。鳳山縣給旗九十四枝，各用白布刷烏魚旗字樣，填漁戶姓名、鈐印，插船頭。罟廣長又次於縵，上施小木楔，浮水面，下結網袋無數，掛鉛鐵墜沉入水底，橫截中流，往來之魚入袋中，輒蔽不能出。大罟置外海，小罟置內港。蠔者，用竹二，長丈許，各貫鐵於末，狀似剪刀，駕小船於海坪水淺處，鉤取蠣房。又諸羅縣有縵餉。縵者，垂餌以釣魚也。用大繩長數十丈，繫一頭於岸，浮舟出海，每尺許拴數鉤，大小不一，繩盡則返棹收之。

官莊餉：共徵銀一千四百八十六兩一錢九分二釐六毫九絲一忽零（奉文解府充爲內地各官養廉）。內：原額官莊八所（康熙六十一年歸民徵輸），年收白糖糖廊蔗車租，共徵銀一千二百九兩七錢六分九釐零。雍正二年諸羅縣割歸邑轄蔗車租，徵銀二兩八錢。雍正九年鳳山縣割歸邑轄白糖糖廊園租，共徵銀五百一十八兩七錢八分六釐六毫零（內：豁免崩陷園地無徵銀一百六十一兩二錢三分九釐五毫）。撥歸鳳山縣轄白糖糖廊租，共減徵銀三百一十九兩二錢。諸羅縣割歸邑轄白糖糖租穀蔗車租，共徵銀二百四十兩二分八釐八毫。乾隆二年豁免水冲崩陷糖租，共無徵銀四兩七錢五分二釐七毫零。

乾隆九年，上諭：『外省鎮將等員，不許在任所置立產業，例有明禁。在內地且然，況海外番黎交錯之地？武員置立莊田，墾種取利，縱無佔奪民產之事，而家丁佃戶，倚勢凌人，生事滋擾，斷所不免。朕聞臺灣地方，從前地廣人稀，土泉豐足，彼處鎮將大員，無不創立莊產，召佃開墾，以爲己業。且有客民侵佔番地，彼此爭競，遂投獻武員，因而踞爲己有者。亦有接受前官

已成之產，相習以爲固然者。其中來歷，總不分明。是以民番互控之案，絡繹不休。若非徹底清查，嚴行禁絕，終非寧輯番民之道。着該督撫派高山前往會同巡臺御史等一一清釐，凡歷任武職大員創立莊產，查明並無侵佔番地，及與民番並無爭控之案者，無論係本人子孫及轉售他人，均令照舊管業外；若有侵佔民番地界之處，秉公清查，民產歸民，番地歸番，不許仍前朦混，以啓爭端。此後臺郡大小武員，創立莊產、開墾草地之處，永行禁止。倘有托名開墾者，將本官交部嚴加議處，地畝人官，該管官通同容隱，並行議處」。

以上共額徵雜餉銀四千六百三十六兩一錢九分六釐四毫三絲三忽零（每兩加耗銀一錢，並封平餘銀二分，共一錢二分。另見「耗羨」條）。

（附）當稅：每鋪額徵銀五兩。新開報陞，歇業請除，年無定額。儘徵解充兵餉。乾隆十六年奏銷，共徵銀一百三十兩。

鹽埕：在武定里。洲南、洲北二場，共一千四百二十一格。每格大小不等，計一千五百四十三丈一尺五寸。每丈徵銀四錢九分，共徵課銀七百五十六兩一錢四分三釐五毫，歸入鹽道衙門奏銷。

按鳳山縣有鹽埕二：其一在大竹橋莊，曰瀨南場；一在新昌里，今撥歸臺邑管轄，曰瀨北場。共一千三百二十二格。徵課銀一千六百八十兩。先是，鹽皆民曬、民賣，價屢不平。雍正四年歸府管理，兩邑四場，曬丁計三百三十五名。分設巡丁：洲南八名，洲北十名，瀨南四名，瀨北六名。各場管事一人，家丁一人；查緝透漏。夏秋多雨，鹽埕泥濘；春冬晴爽，方可曬收。所出

之鹽，儘數用制斛盤貯。逐月照數給與曬丁工價。洲南、洲北、瀨北三場，每鹽一石，定銀一錢二分。瀨南鹽粒碎黑，每鹽一石，定銀一錢。所收鹽於府治內設鹽館，聽各縣販戶莊民赴館繳課領單；每鹽一石，定課銀三錢，腳費銀三分；執單赴場支鹽運賣。其鹽銀除每月支發鹽本及各場館人役工食外，餘悉存貯府庫；按月造報，候文動支。

### 經費（起運支應附）

通縣額徵正雜餉稅共銀六千一百五十七兩六錢一分二釐四毫零（另當稅徵銀遞年增減，無定額）。內除官莊餉銀一千四百八十六兩一錢九分二釐六毫零解府充爲內地各官養廉、鹽埕餉銀七百五十六兩一錢四分三釐五毫歸入鹽道衙門奏銷外，實在額銀三千九百一十五兩二錢七分六釐二毫零。內：起運兵餉銀一千四百九十九兩一錢四釐七毫零（內撥協濟淡防廳不敷俸工銀二百四十九兩九錢四分七釐一毫零）。存留經費項下官俸役食共銀一千四百七十九兩一錢五分二釐六毫零，支應項下進表、祭祀並舉貢花幣、盤費、廩糧等共銀九百三十七兩一分八釐八毫零。內：

分巡道：俸銀六十二兩四分四釐（閏年加銀五兩一錢七分三毫三絲三忽，照例奉裁充餉）。門子四名、轎傘扇七名，舖司兵二名，（共一十三名，每名工食銀六兩、遇閏年加銀五錢每年勻給銀二錢）共給銀八十兩六錢（舊有民壯五十名，每名工食銀六兩，

勻閏銀二錢，共銀三百一十兩，雍正十一年裁）。

知府：俸銀六十二兩四分四釐（閏年加銀五兩一錢七分三毫零，照例奉裁充餉）。門子二名、步快一十六名、轎傘扇夫七名、禁卒一十二名（共三十七名，每名工食銀六兩，遇閏年加給銀五錢，每年勻給銀二錢），共給銀一百二十九兩四錢（舊有燈夫四名，每名工食帶勻閏銀六兩二錢，共銀二十四兩八錢，雍正五年奉裁充餉）。

臺防廳：俸銀四十二兩五錢五分六釐（閏年加銀三兩五錢四分六釐三毫零，照例奉裁充餉）。門子二名、步快八名、轎傘扇夫七名（共一十七名，每名工食帶勻閏銀六兩二錢），共給銀一百五兩四錢（舊有燈夫二名，共工食帶勻閏銀一十二兩四錢，雍正五年奉裁充餉）。

府儒學教授：俸銀四十五兩。訓導：俸銀四十兩。共俸銀八十五兩（原俸銀三十一兩五錢二分。外閏年銀二兩六錢二分六釐零，照例奉裁充餉。雍正一年，添設訓導一員。乾隆元年，奉諭旨：敎職兩官同食一俸，未免不敷養廉，着從乾隆元年春季爲始，照各員品級給與全俸）。廩生二十名，每名廩糧帶勻閏銀二兩八錢九分三釐零，共給銀五十七兩八錢六分六釐六毫（支應項下）。膳夫二名，每名工食帶勻閏銀六兩六錢六分六釐六毫零，共銀一十三兩三錢三分三釐三毫零。

府經廳：俸銀二十四兩二錢二釐（閏年加銀二兩一分六釐八毫零，照例奉裁）。門

子一名、皂隸四名，共五名，每名工食帶勻閏銀六兩二錢，共給銀三十一兩。

知縣：俸銀二十七兩四錢九分（閏年加銀二兩二錢九分八毫零，照例奉裁充餉）。薪湊俸銀一十七兩五錢一分（閏年加銀一兩四錢五分九釐一毫零，奉裁）。門子二名、皂隸一十六名、馬快八名、轎傘扇夫七名、禁卒八名、庫子四名、斗級四名，共四十九名，每名工食帶勻閏銀六兩二錢，共給銀三百三兩八錢（舊有燈夫四名，共工食帶勻閏銀二十四兩八錢，雍正五年裁。又有民壯五十名，共工食帶勻閏銀三百一十兩，雍正十一年裁）。舖司兵一十二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火把銀一兩五錢三分六釐五毫零，勻閏銀七錢二分八釐零，共給銀一百八兩三錢三分三釐六毫零。新港舖司兵四名，每名工食火把共銀六兩八錢四分，勻閏銀二錢二分八釐，共給銀二十八兩二錢七分二釐（原隸諸羅縣，雍正九年割歸邑管）。孤貧六十三名口（原每名月給銀二錢三分九毫零，乾隆三年定每日給銀一分）共給口糧銀二百二十六兩八錢（小建每口扣存銀一分，逢閏加給開銷），夏冬衣布（孤貧六十三名口，每年年給銀一兩五錢八分七釐三毫）共給銀一百兩。囚犯口糧銀三十兩（自舖司兵工食至此，俱支應項下）。

縣丞：俸銀二十四兩三錢二釐（閏年加銀二兩二分五釐一毫零，照例奉裁充餉）。薪湊俸銀一十五兩六錢九分八釐（閏年加銀一兩三錢八釐零，奉裁）。門子一名、皂隸四名、民壯八名、馬夫一名，共一十四名，每名工食帶勻閏銀六兩二錢，共給銀八十六

兩八錢（內民壯係雍正五年添設。原二十名，每名工食銀一十二兩，共銀二百四十兩。十一年裁一十二名，存八名，改照役食之例，共給工食帶勻閏銀四十九兩六錢）。

縣儒學教諭：俸銀四十兩。訓導：銀四十兩。共俸銀八十兩（原俸銀三十一兩五錢二分，外閏年銀三兩六錢二分六釐零，照例奉裁充餉。雍正十一年，添設訓導，同食一俸。乾隆元年，照各員品級給與全俸）。齋夫三名、門斗三名，共六名，每名工食帶勻閏銀六兩二錢，共給銀三十七兩二錢。廩生十一名，每名廩糧帶勻閏銀二兩八錢九分三釐三毫零，共給銀二十八兩九錢三分三釐三毫（支應項下）。膳夫二名，每名工食帶勻閏銀六兩六錢六分六釐六毫零，共給銀一十三兩三錢三分三釐三毫零。

新港巡檢司：俸銀一十九兩五錢二分（閏年加銀「一兩」六錢二分六釐零，奉裁）。薪湊俸銀一十二兩（閏年加銀一兩，照例奉裁充餉）。皂隸二名，每名工食帶勻閏銀六兩二錢，共給銀一十二兩四錢。弓兵一十八名，每名工食銀一兩七錢六分六釐六毫零，勻閏銀五分八釐八毫零，共給銀三十二兩八錢六分（支應項下）。

澎湖巡檢司：俸薪共銀三十一兩五錢二分。皂隸二名，弓兵一十八名，共工食帶勻閏銀四十五兩二錢六分（雍正五年奉裁，改設澎湖廳，經費見後）。

典史：俸銀一十九兩五錢二分（閏年加銀一兩六錢二分六釐六毫零，奉裁）。薪湊俸銀一十二兩（閏年加銀一兩，照例奉裁充餉）。門子一名、皂隸四名、民壯四名、馬

夫一名，共十名，每名工食帶勻閏銀六兩二錢，共給銀六十二兩（內民壯四名，雍正十一年添設）。

本府進表合用綾袱紙張銀三兩（以下俱支應項下）。

文廟香燈（府學年額銀二兩五錢二分，縣學同）共銀五兩四分。

府縣學、崇聖祠、文廟、社稷、山川等壇祠春秋二祭，並上中下元厲祭，共銀一百九十六兩二銀錢（原額銀二百三十二兩，乾隆十一年裁減三十五兩八錢）。

關帝廟祭銀二十四兩（乾隆三年新設，每年三次致祭）。

習儀、救護、拜賀香燭，共銀六錢。

祈晴、禱雨、謝神，共銀三兩。

修理府縣二學、文廟、城隍等壇祠，共銀四十兩。

鄉飲賓二次，共銀一十五兩三分。

進士花幣旗匾銀二兩。新科舉人花幣旗匾銀一兩三錢三分三釐零。會試舉人盤費銀三十兩。府學歲貢生旗匾銀二兩五錢。縣學歲貢生旗匾銀一兩二錢五分。

通計存留經費、支應共銀二千四百一十六兩一錢七分一釐五毫零。

## 耗 羨



通縣額徵勻丁並番丁餉銀每兩徵耗銀七分，並封平餘銀二分，共銀九分；田園供穀每石徵耗穀一斗，折徵銀五分；雜餉銀每兩徵耗銀一錢，並封平餘銀二分，共銀一錢二分。內：

勻丁餉，額銀六百九十二兩二錢七分二釐五毫零，應徵耗羨銀六十二兩三錢四釐五毫零。

番丁餉，額銀七十三兩，應徵耗羨銀六兩五錢七分。

田園供穀，額穀五萬二千三百九十七石二斗六升六合八勺零，應徵耗銀二千六百一十九兩八錢六分三釐三毫零。

厝餉，額銀一千二百六十六兩一錢九分五釐二毫零，應徵耗羨銀一百五十一兩九錢四分三釐四毫零。

牛磨餉，額銀二百二十五兩二錢四釐，應徵耗羨銀二十七兩二分四釐四毫零。

蔗車餉，額銀二百七十四兩四錢，應徵耗羨銀三十二兩九錢二分八釐。

番棧餉，額銀七十兩，應徵耗羨銀八兩四錢。

樑頭餉，額銀六百四十五兩六錢四分五毫，應徵耗羨銀七十七兩四錢七分六釐八毫零。

港、潭、塹餉，額銀四百四十二兩一錢二分四釐，應徵耗羨銀五十三兩五分四釐八

毫零。

罟、罾、縶、罾、蠓餉，額銀二百二十六兩四錢四分，應徵耗羨銀二十七兩一錢七分二釐八毫。

官莊餉，額銀一千四百八十六兩一錢九分二釐六毫零，應徵耗羨銀一百七十八兩三錢四分三釐一毫零。

通計額徵耗羨共銀三千二百四十五兩八分一釐四毫四絲一忽零。內：坐派解送兩察院養廉銀七百兩、總鎮養廉銀二百兩、分巡道養廉銀四百兩、本府知府養廉銀三百兩、經廳養廉銀二十兩、澎糧廳養廉銀四百一十二兩四錢七分七釐三毫零、本縣知縣養廉銀一千兩、縣丞養廉銀二十兩、新港司巡檢養廉銀二十兩、典史養廉銀二十兩、本道津貼船工銀二百四十兩、兩察院轅役工食銀六十八兩二錢、轎傘扇夫工食銀二十一兩七錢，吹手砲手工食銀一十三兩九錢五分、火藥銀一十兩五錢、心紅紙張銀一十二兩、出巡夫車腳價銀二十兩，共應解給銀三千四百七十八兩八錢二分七釐三毫零。除額徵耗羨銀儘數解給外，尚不敷銀二百三十三兩七錢四分五釐九毫零，遞年墊給，詳請撥補。

### 澎湖賦役（附）

民丁六百七十二，雍正五年，撥歸澎糧廳管轄。每丁徵銀四錢七分六釐，共該徵銀

三百一十九兩八錢七分二釐。乾隆元年改則，每丁徵銀二錢，共該徵銀一百三十四兩四錢。乾隆十二年奉文，將丁銀勻田園徵輸。

盛世滋生戶口：雍正六年至乾隆十六年（八次編審）計滋生民丁□百□十，永不加賦。

地種三百八十石三升三合六勺零，每石徵銀四錢二分，共該徵銀一百五十九兩六錢一分四釐一毫零。內：

原額地種一百五十九石二斗五升七合六勺，徵銀六十六兩八錢八分八釐二毫零（雍正五年，割歸澎湖廳管轄）。

雍正六年報墾地種二十七石五斗八升六合零，徵銀一十一兩五錢八分六釐一毫零。七年報墾地種一十一石三斗五升，徵銀四兩七錢六分七釐。

乾隆二年報墾地種三十五石九斗八升，徵銀一十五兩一錢一分一釐六毫。四年報墾地種一十四石四斗，徵銀六兩四分八釐。

九年報墾地種一百三十一石四斗六升（奉文折畝），共折九百八十二畝七分三釐零，徵銀五十五兩二錢一分三釐二毫。

雜餉額徵銀四百四十兩八錢六分。內：

尖艚船三十四隻，每隻徵銀八錢四分，共徵銀二十八兩五錢六分（原額五隻，雍正六年新增二十七隻，八年增二隻）。

三板頭船四百六十三隻，每隻徵銀四錢二分，共徵銀一百九十四兩四錢六分（原額九十七隻，共徵銀四十兩七錢四分。雍正六年新增二百零七隻，共徵銀八十六兩九錢四分。七年新增一百二十一隻，共徵銀五十兩八錢二分。八年新增一十五隻，共徵銀六兩三錢。十年報陞三隻，共徵銀一兩二錢六分。十三年報陞一十二隻，共徵銀五兩四分。乾隆四年報陞八隻，共徵銀三兩三錢六分）。

大網二十六張，每張徵銀三兩五錢，共徵銀九十一兩（原額一十六張，徵銀五十六兩。雍正七年報陞四張，徵銀一十四兩。十三年報陞一張，徵銀三兩五錢。乾隆四年報陞二張，徵銀七兩。五年報陞二張，徵銀七兩。八年報陞一張，徵銀三兩五錢）。

小網三十六張，每張徵銀一兩七錢五分，共徵銀六十三兩（原額二十五張，徵銀四十三兩七錢五分。雍正十三年報陞六張，徵銀一十兩五錢。乾隆四年報陞五張，徵銀八兩七錢五分）。

箔網二張，每張徵銀一兩二錢六分，共徵銀二兩五錢二分。

小箔網一張，徵銀六錢三分。

大滬二口，每口徵銀八錢四分，共徵銀一兩六錢八分。

小滬七十二口半，每口徵銀四錢二分，共徵銀三十兩四錢五分（原額一十口，徵銀八兩四錢。雍正六年報陞三十四口，徵銀一十四兩二錢八分。八年報陞半口，徵銀二錢一分。十三年報陞一十八口，徵銀七兩五錢六分）。

小罾三十四張，每張徵銀八錢四分，共徵銀二十八兩五錢六分（原額一十張，徵銀八兩四錢。雍正七年報陞六張，徵銀五兩零四分。八年報陞二張，徵銀一兩六錢八分。十年報陞二張，徵銀一兩六錢八分。十三年報陞八張，徵銀六兩七錢二分。乾隆四年報陞一張，徵銀八錢四分。五年報陞五張，徵銀四兩二錢）。

按大網口濶尾尖，每張用大杉木二，植於港口長流之所，曰網桁；以網挂桁上，魚蝦乘潮入港內，潮退隨流納網中，舉網解其尾出之。箔，削竹片纏縛如簾，高七、八尺，長數十丈，就海坪列豎木杙，當潮水未滿時，施箔於杙，留一門約寬四、五尺，網截之；潮退魚不入網者皆阻於箔，不得出。又於海坪潮漲所及處，周築土岸高一、二尺爲滬。留缺爲門，旁豎木柱，桂小網，截滬門；潮漲淹沒滬岸，魚蝦憑漲入滬，潮退水由滬門奔流，魚蝦投網。或用石塊圍築海坪，使魚得潛其內，汐乃捕之。

乾隆二年，上諭：「朕查閩省澎湖，地係海中孤島，並無田地可耕。附島居民，咸置小艇捕魚，以餬其口。昔年提臣施琅，倚勢竊佔，立爲獨行，每年得規禮一千二百兩。及許良彬到任後，遂將此項奏請歸公，以爲提督衙門公事之用。每年交納，率以爲常。行家任意苛求，漁人多受剝削，頗爲沿海窮民之苦累。着總督郝玉麟宜朕諭旨，永行禁革。其現在捕魚船隻，飭令該地方

官照例編號，稽查辦理。此項陋規既經裁除，若水師提督衙門有公用必不可少之處，着郝玉麟將他項銀兩酌撥數百金補之。

通計澎湖額徵正雜餉稅共銀七百三十四兩八錢七分四釐。內起運兵餉銀四百七十七兩七分四釐一毫零，存留經費並支應共銀二百五十七兩八錢。內：澎糧廳（雍正五年改設）俸薪共銀六十兩。門子二名、皂隸一十二名、步快八名、轎傘扇夫七名，共二十九名，每名工食銀六兩，遇閏年加銀五錢，每年勻給銀二錢，共給銀一百七十九兩八錢（俱經費項下）。關帝廟每年三次致祭，共銀一十八兩（支應項下）。

論曰：以下奉上，天之經也，地之義也。臺灣孤懸島嶼，沃野千里，而所入不供所出，賦蓋薄哉！顧邑屬一掌可耕之地，延袤不及五十里，而賦甲于三邑，則以地闢于荆棘草萊之先。曩時，墾耕皆稱佃戶，歲之所入，半輸於公。我朝拓土之初，損之又損，澤始下逮焉。惟官莊比之他邑，向有正供；佃之困者，亦往而有。若厝餉之納，強半出于舊戶，新築者報陸不及三之一。語有之：有治人，無治法。設誠而致行之，以佐聖天子均平之治者，令之責也夫！



# 重修臺灣縣志卷五

## 學校志

學宮 崇祀 書籍 泮額 書院社學 學田

世多稱崑崙之水，匯東南溟，故道脈溯洙泗而演闡天，其來舊矣。臺灣遠處海東，涵濡聖澤，歷有年所，廣賢書之額，詳教育之方，宜士氣之蒸蒸日上哉。夫草昧開而文明著，規模備而景行殷。徵茲天運，觀乎人文，海濱鄒魯之風可挹也。志學校。

## 學宮

府儒學，在寧南坊。康熙二十四年，巡道周昌、知府蔣毓英因鄭氏舊學址創建。中爲先師廟，東西兩廡，南爲廟門、櫺星門，北爲啓聖祠。三十八年，巡道王之麟，重修。越明年，建明倫堂於廟東（并記）。

臺地僻在海外，自古未沾王化，罔識賓興。迨我朝開闢以來，置郡縣，立學宮，凡取士之典，與內地同，遂彬彬稱治，爲海邦鄒魯矣。余己卯秋恭膺簡命，來監斯土。甫下車，謁夫子廟，環視棟宇朽敗，而明倫堂、兩廡、啓聖祠以及櫺星垣墉，缺然不備。又以龍亭遺先師之前，其規模氣象，蔑如也。於是急謀修舉，缺者補之，圯者葺之，以次興工。越明年，於廟東偏拓地數畝



，中爲明倫堂，堂後爲龍亭庫，環以磚牆，東西廊門櫺畢舉；締構堅緻，形髴駸蔚，一時稱盛。至六月，廟爲颶風所侵，竟致頽壞，余心戚然。又相與釀金重建，誣日鳩工，經始於十月，告成於十二月。由是夫子廟、啓聖祠巍然，東西兩廡及明倫堂、櫺星諸地翼然。廟貌改觀，將所以揚文教之盛，壯海外之規，均於是乎在矣。若夫培人心以厚風俗，又烏敢忘爲治之先務哉！

五十一年，巡道陳瓊修啓聖祠左右爲名宦、鄉賢祠。創各齋舍，設禮門、義路。立大成坊於禮門外，並建學廡於明倫堂後（并記）。

臺灣，荒島也，夫子廟在焉。聖人之澤與皇化並馳，固無海內外之隔；而歲久弗治，惟大成殿巍然爲魯靈光。若啓聖祠暨兩廡、櫺星門一帶，皆腐折傾圮，剝落過半。前後廟基，被水潦冲齧陵夷就低，竟爲人畜雜沓之場。余乃商之郡守周君洛書，郡丞洪君石臣暨臺令張子宏，鳳令時子惟豫、諸令劉子宗樞，亟議修葺；僉合詞無間言。余曰：『衆志既同，是不可後』。遂備由上請兩憲，尋得報可。卽以壬辰臘月興工，委本標千總曾榮董其役。榱桷朽腐等易之，缺折者補之，蓋瓦級磚之欹斜者覆正之，牆壁漫漶不鮮者飾之，基址之坍塌者增築之；而廟於是煥然易舊焉。啓聖一祠，翼然起於殿後；左右列六德齋。祠下名宦祠居左，鄉賢祠居右，再列六行齋。曰六德，曰六行，非文學兼德行之士不得寓也。東廡下有獻官齋宿房，西廡下有藏器庫、庖湔所。廟門左右改置文昌祠、土地祠，其外則爲禮門、爲義路。常置扁鑰，非且望及有事，二丁不開。更於禮門外數十武，表立大成坊爲界，周圍牆及廡而止，通道之水環繞其下，廟之規模斯略具矣。至教官廨舍，則於明倫堂後新建三楹，齋廚等房胥具。門路從東廊出，無得復如前之寄居啓聖祠

左右爲瀆齋。再於明倫堂前兩廊，分列六藝齋，供諸生肄業之所。是役也，新太守馮君躬歷繼至，與有力焉。同城總鎮姚公樂贊其成。計費若干緡，悉出本道衙門養廉餘羨，予所力請於兩憲而得之者。不動公帑，不費民財，歷三載之勤，得竣厥工，不可無一言以記之。夫廟學非作新之爲難，而能默體作新之意爲難；亦非作新於始之爲難，而能繼繼承承、永葺於後之爲難。茲余既新斯學於始，願執經士子咸感發奮起，以通經學古爲業，以行道濟世爲賢；處有守，出有爲，無負國家教育振興之至意。地方有司亦共以教化爲先務，培茲根本地，時省而葺修之，俾有基勿壞。行見荒島人文日新月盛，彬彬稱海濱鄒魯也已。

冬，建朱子祠於明倫堂之東。

### 巡道陳蹟記

予建朱文公祠成，或問曰：海外祀公有說乎？曰：有。昔昌黎守潮，未朞月而去，潮人立廟以祀。東坡先生爲之記云：「公之神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烈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若文公之神，周流海內外，亦何莫不然。按公宦轍，嘗主泉之同安簿，又嘗爲漳州守；臺去漳、泉，一水之隔耳，非遊歷之區，遂謂其神不至，何情也？矧自孔孟而後，正學失傳，斯道不絕如線，得公剖晰發明於經史及百氏之書，始曠然如日中天。凡學者口之所誦，心之所維，當無有不寤寐依之，羹牆見之，何有於世相後、地相去之拘拘乎？余自少誦習公書，一句一字，沉潛玩味，終日不忍釋；迨今白首，茫未涉其涯涘。然信之深、思之至，殆所謂「烈蒿悽愴，若或見之」者也。公之言曰：「大

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更無話可說」。又曰：「分別義利二字，乃儒者第一義」。又曰：「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蓋嘗妄以意釋之：人不好貨，斯能立品；不好色，斯能立命。義利分際甚微：凡無所爲而爲者皆義也，有所爲而爲者皆利也。義固未嘗不利，利正不容假義。敬在心，主一無適則內直；義在事，因時制宜則外方。無纖毫容邪曲之謂直，無彼此可遷就之謂方。人生德業，即此數語，略包括矣。他言警切胥此類。讀其書者，亦惟信之深、思之至，切已精察，實力躬行，勿稍游移，自能希賢希聖，與公有神明之契也。予所期望於海外學者，意蓋如此，而謂斯祠之建無說乎？祠正堂三楹，兩旁列齋舍六間，門樓一座。起工於壬辰冬，越明年仲春丁酉落成。無動公帑，無役民夫，一切需費，悉出予任內養廉餘羨。猶慮祠內香火及肄業師生脩脯油燈之資，議將予撥歸郡學縫港莊田租粟供給，歲以爲常。並記以示來者。

明年，建文昌閣於朱子祠後。

## 巡道陳蹟記

京邑之制：右廟左學，前殿後閣。予乃於文公祠後，謀創建文昌閣焉。嘗讀文昌化書，中有一二幻語，心竊疑之。既而往復玩味，大指勸人以修德積善，與梓潼帝君陰隲文相表裏；於是信其言之有合於道，非誣也。按蜀志梓潼縣在保寧府界，離縣三十里許，有帝君廟；予前歲視學西川，瞻禮祠下焉。載考漢史天文志，斗魁列在文昌星次。吾又不知文昌與梓潼是一是二；殆天人也耶，神耶？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姑置弗深論。論其盡人以應驗於天者可乎？科名者，進身之階；務學者，立身之本。不務學而冀功名，猶不種而期收穫也。願爲學之道，自求

放心始。求之竊冥昏默，反荒其心於無用；不如時設象以自省。有如動一念焉，若帝君之予見；發一言焉，若帝君之予聞；措一行焉，若帝君之予視予指；必謹其獨，戒慎恐懼，將修德積善，悉根諸此，學不自此進乎？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而德以修，而福隨集。由此登高科，享大名，如持左券；人之爲歟？何莫非天之爲也！有志之士，無急求名於世，而務積學於己；無徒乞靈於神，而務常操其未放之心，藏焉修焉，游焉息焉。登茲閣也，眺焉四顧：東峙大山，層巒疊翠，動振衣千仞之思；南望鳳山，蹇騰若在几席間；西則汪洋大海，波濤洶湧，風檣出沒，變態不可名狀；其北見萬壽亭穿雲而起，毅然思出此島，與海內諸英俊交遊，歷金馬、上玉堂爲一快。以是寫心，以是勵志，卽以茲閣爲不欺閤室之一助可也。若終日昏昏沉沉，放其心而不知；或舍近鶩遠，或處下闕高，甚或以茲閣爲登眺觀遊之所，則與謀創建者之初心相刺謬矣！可乎哉！閣制高廣各若干，一準福州府庠奎光閣式。會城選匠辦料，皆署教諭鄭長濟任之；海運到臺，且晚督率就工，則教授杜成錦、經歷陶宣。創始於春二月丁亥，落成於三月戊申。並繫以詩：雕甍畫棟鳳蹇騰，透盼神霄最上層。臺斗經天由北轉，彩雲捧日自東升；參差煙戶排青闥，繡錯河山引玉繩。今夕奎光何四映，海陬文運卜方興！

### 同知王禮詩

簾護朱樞繞檻斜，層層躡級望無涯。名祠冠履遊多士，窮島絃歌響萬家。環海抱山稱勝地，羅奎躡壁散餘霞。會知道脈宗鄒魯，文物於今喜漸加。

五十四年，巡道陳瓊濬泮池於廟門外，其左創官廳。

五十七年，知府王珍改建櫺星門，移泮池於櫺星門外。

### 貢生李欽文記

文廟門外環以柵欄，舊矣。風雨飄搖，屢修屢圯。歲在乙未，觀察陳公易築圍牆，泮池於圍牆之內，左畔設廳事，建大成坊。遊聖之門，必於是焉。雖風雨無虞，而櫺星門未闢，終不足以壯觀瞻。明年，郡伯王公以刑部郎來守是邦，政修事舉。越戊戌，命工庀材，撤圍牆，立櫺星門，高一丈六尺，濶五丈五尺。門以外爲降階，深六尺，兩旁仍翼以牆。移泮池於降階之下，深五丈，濶九丈四尺，週一十四丈，與廟相配。池之外，累海石爲垣環之，形若半月，高八尺，週三十七丈有奇。牆之外，東爲龍門，西爲雲路，山明水秀，拱於廟前。煥然海外之巨觀也。斯舉也：經始於十有一月，成於次年四月；用白金三百四十六兩五錢，悉出郡伯捐俸；而區畫制作，則參軍王公士勳也。工竣，謹敘始末勒石，以垂永久。

五十八年，巡道梁文煊改建正廟。

### 永州總戎李日烜記

康熙癸亥，臺地歸入版圖，置郡立學。煌奉調轄水師，駐安平鎮。時地方初闢，規畫未周；雖春秋二仲行丁祭禮，而文廟尙仍舊制，歷三十餘載，未之有易焉。戊戌秋，閩濟梁公爲臺陽監司，入廟行禮，顧而歎曰：「此非制也，何以昭尊卑重道之隆規？」亟命取材內郡，擇吉重新，以經歷王士勳董其事，高大前制。廟之前爲月臺。廟後暨左右兩旁累短垣以通行走。其上則出重檐於四隅。中覆以亭，區大成殿於亭前。制度悉與內郡等。費且千金，經半載而殿成，紳士謀勒

石以志。焯聞斯舉，躍然喜曰：是眞足以妥聖靈而彰王制矣。從茲以往，望宮牆者，仰巍煥之巨觀；遊聖門者，覩規制之大備。海濱鄙魯之風，不於今日而益見哉！

雍正元年，詔以啓聖祠爲崇聖祠。

乾隆十年，巡道攝府事莊年重修正廟。

### 知府褚祿記

余奉調來守臺郡，越日齋被謁聖，仰瞻廟貌，巋然更新，而匠石尙詵集未竣事。繼謁巡臺文、范二公，教以移易風俗，必先培養人材，當共體朝廷興學化民之意，以爲政治之本。余心識其語，退而考之，知郡城文廟日久不治。適觀察莊公攝府篆，遂簡公鏹二百五十餘緡，屬郡司馬方君董其役，凡工料悉給常值不少減，而士民競趨罔後。司馬周度相視，精於規畫，克共厥事。工將竣，費稍靳，莊公又率余與方司馬暨淡水會司馬共捐俸成之。廡後兩翼爲義學，則前雷陽陳清端公所建十二齋也。因並完繕，進師生課誦其中焉。今夫崇道興學，所以勸士也。臺郡雖僻處海外，入廟者莫不知敬。書云：「未見聖，若弗見」。今也面諸羹牆，聞諸辟蠶，忱惕彌虔；將士習以端，人材以出；風聲廣厲，邪慝不作，百昌遂而諸福集。則斯舉所係，豈淺乎哉？

十四年，廡生候世輝等捐資，呈請題准鼎新改建。正廟居中，左右兩廡。前爲廟門，又前櫺星門、泮池。後爲崇聖祠，左右兩廊達於廡（先是爲齋舍今改）。祠之夾室爲禮樂庫、典籍庫（先爲名宦、鄉賢祠）。門之左右爲名宦祠、鄉賢祠。外左爲禮門，右爲義路。又外爲大成坊（左重修，右增建）、泮宮坊（左右俱新建）。廟左明倫堂，兩

廊齋舍（俱重葺）。堂左朱子祠（增捲廊）。祠後文昌閣（易石柱）。祠門外，左爲官廳（西向增露亭）、明倫堂。後徙築學廡文昌閣。後創設訓導廡。並鑄祭器，造樂器，規制備整。

## 巡臺御史楊開鼎記

我國家重熙累洽，教化覃敷，薄海內外，風同道一。臺故海東奧區也；自人版圖，經陶冶數十年，槭樸菁莪，蒸蒸日上，蒸然蔚起。乾隆己巳夏，予啣命巡方，兼視學茲土。至則恭謁文廟，環視殿廡，漸就傾圮；祭器樂器，因陋就簡；惻然憂之。檢郡乘，知學宮曩爲海康陳公所修建，距今三十餘年。其修學記中惓惓謂非作新於始之爲難，而能繼續承承、永護於後之爲難。蓋深望夫有基勿壞，後起者踵而修之也。顧其間雖經監司刺史輩捐金補繕，不數歲而朽蝨剝蝕，復不可支；非徹底建造，難云固也。正在經營商榷間，而臺之衿士踴躍急公，倡議捐修；有侯生世輝、蔡生壯器、李生朝璽、黃生光茂、蔡生培、張生方升、方生達聖、洪生世基等數十人，多者千幾百緡，次者千緡，又次者數百緡及百緡。又有家本寒素，奔走區畫，共襄是舉者。於是列名僉請。予因馳札制府喀公、撫軍潘公，會商入奏；獲邀恩旨，俟工竣核捐輸之數，報部議叙。爰與滿巡臺書公、監司金公鼓舞而作興之，以臺令魯君鼎梅崇稽核之任。維時侯生世輝力肩厥事，不辭勞瘁，偕蔡源起鳩工庀材，相度經營；庠者崇之，隘者擴之，朽者易之，缺者增之，障者闢之，而廟貌煥然改觀，殿廡軒敞倍於前。崇聖祠舊逼處殿後，拓丈有六尺。文昌閣柱易以石而增高。文公祠前增捲廊。教授之學舍附明倫堂後者，退丈有奇。訓導之寄居於文公祠者，更建室於文昌閣後。官

廳前增露亭。自大成坊以內，悉登石版，以壯觀瞻。他若堂宇、路門、池沼、仍舊基而增損之。其東北一帶，地之見侵於民者，並爲清出；拓其牆三尺許，外餘地四尺五寸以通行人。廟前平原一片，居民擅私種植，芟刈之而曠如也。至簋簋尊彝，鑄以銅而備其數；祝歆、笙鏞、干羽之屬，做成式更新之。計靡白金萬緡。肇工於乾隆己巳十月念五日，告竣於辛未三月十五日。是役也，實多士所共襄，予何力之有？多士請記於予，並求所以教之。予謂黌宮乃教化所自出，茲旣大啓爾宇，將以育人材、厚風俗也，豈惟是文詞云爾哉！體明而用達，迺足尙耳。宋胡安定教授蘇湖，設經義、治事二齋，承其教者，咸深心於三五六經，以求合古聖賢人之志，而舉禮樂、兵刑、農田、水利諸務，用以廣其器識。仁宗詔頒其法於太學，天下宗之。我朝造士之法，古莫倫比。○養之渥，教之詳，而選之精且慎。都人士誠能以經術抒經濟，勉爲國家有用之材；司土者復加意培植，而於興教之地，時勤修葺，亦如海康陳公之以有基勿壞望後人者，相承於勿替；則所造就於海隅，豈細渺哉？

附捐資姓氏：陳生侯世輝，捐銀三千七百兩。貢生蔡壯器，捐銀一千二百兩。候選州同李朝璽，捐銀一千一百兩。監生黃兆茂，捐銀一千兩。生員周大鵬，捐銀四百兩。拔貢生蔡培、監生周岐德，各捐銀三百兩。內閣中書陳奇烈、拔貢生施士膺、生員黃得福、陳日茂、玉湜，各捐銀二百兩。貢生王克褒、生員陳廷藩，各捐銀一百五十兩。舉人陳連榜、拔貢生張方升、貢生黃可垂、陳國瑤、翁錫福、薛登選、蘇孟德、監生高肇輝、潘奇選、劉振楷、方策、吳植恩、陳生郭世標、吳啓沃、李廷珍、洪國昌、莊天鈺、張元龍、呂崑玉、許殿輔、生員楊作舟、蔣士賢、黃



璿璣、蔡翰暉、吳莊敬、鄭光樂、洪廷梯，各捐銀一百兩。

縣儒學，在東安坊。康熙二十三年，知縣沈朝聘創立先師廟，負坎面離。左右兩廡。前爲廟門、照牆，護以柵欄。後爲啓聖祠。二十九年，知縣王兆陞修。四十二年，知縣陳瓊建明倫堂於廟右（并記）。復捐俸修廟。四十四年，知縣王士俊成之。

壬午春，予調任臺邑。至之翼日，恭謁文廟。禮成，學博黃君世傑率諸生，引予於啓聖祠前聽講。問所謂明倫堂者，蓋曠然一平地也。噫！此何地也，而可曠乎哉？吾懼斯堂不立，士子講經無所，必至人倫不明，人理滅而人心昧也。用是不揣綿力，拮据經營。越明歲癸未之夏，而斯堂成。堂凡三間，高廣如式。門樓前拱，甬道圍牆并列。成之日，爰進諸生，告以斯堂取義之旨，爲落成慶。乃環顧文廟，又將傾圮，正在選材鳩工、平基定向，謀重建之；適行取銓部，余因是不得盡力於其間。雖然，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文廟之成，固有待也。獨斯堂之役，費稟於官，役不病民，向之曠然者，今幸巋然矣。義不可無一言以紀。予謂五經與五倫相繫屬者也。君臣之宜直、宜諷不宜自辱也；父子之宜養、宜愉，不宜責善也；兄弟之宜怡、宜恭，不宜相猶也；夫婦之宜雍、宜肅，不宜交謫也；朋友之宜切、宜德，不宜以數而取疏也。明此者，其必由經學乎？潔淨精微取諸易，疏通知遠取諸書，溫厚和平取諸詩，恭儉莊敬取諸禮，比事屬辭取諸春秋。聖經賢傳，千言萬語，皆以綱紀人倫爲要領。願諸生登斯堂，顧名思義，期於忠君、孝親、信友、夫義婦聽，兄友弟恭，爲端人正士；勿徒習文藝，恣睢佻達，以敗名喪檢爲斯堂羞，庶幾不

負予所以首先建立之意。至斯役之指畫督率，則學博黃君功固不可沒也。

四十八年，知縣張宏創學廡於明倫堂後，並葺前柵欄、照牆。旋圯。

四十九年，巡道陳瓚易築磚垣，設禮門義路。

### 教諭康卓然記

歲癸亥，臺地蕩平，首調普邑侯沈公朝聘補臺令。甫下車，先與文廟。時因草創，制尙樸略。庚午年，邑侯王公兆陞修之，猶未壯厥觀也。壬午春，邑侯今觀察陳公謁廟；禮成，問聽講之地，闕焉無有；因捐俸建明倫堂於廟右。堂成，則進諸生而語之曰：「文廟所以妥聖靈而彰典禮，乃庫隘淺陋若是乎？」再捐俸三百兩，命工庀材，定基擇向，將更新之。適擢銓部去，每惓惓以弗克竣廼事爲念，遇公車北上者，輒愀然致詢不少釋。乙酉年，邑侯王公仕俊至，見棖棟已備，瓦甃畢齊，隨與學博陸君共襄厥事；增高舊制規模，式廓兩廡門庭，次第成新；而圍牆未築，柵欄雖設，難免風雨之虞。庚寅秋，陳公以觀察再莅是邦，遂舉而更張之。易柵欄爲磚垣，加丹雘焉。內外修整，廟貌尊嚴。於是昔之草創者，今堅緻可久矣；昔之樸略者，今雲錦爛然矣。聖靈克妥，典禮攸彰；壯海外之大觀，啓文明之雅化。功在聖門，豈淺鮮哉？卓然司鐸斯邑，詳悉其事，爰紀始末，俾海邦多士，毋忘興建之功云。

五十四年，巡道陳瓚改建啓聖祠，以左右夾室爲名宦、鄉賢祠（并記）。知縣俞兆岳、教諭鄭長濟，鑿泮池。

憶予以壬午春調任臺令。臺邑廟學，先爲僞弁住宅，湫隘弗稱；兼歲久屋材朽蠹，漸就傾

圯。而明倫一堂，在蔓草中，未有議創者。予謂此乃爲政第一事，不可或緩。卽具狀申請各憲，尋得報可。遂殫力拮据，首於廟左隙地，建明倫堂。以是年冬杪興工，越歲三月告成。隨謀改造文廟，因舊地而式廓之。選匠往會城購料，業已平基定向，予適奉文行取，時甲申初春也。不已，捐金留府庫，爲工費資而去。身雖去而心惓惓，每以廟學未成爲一憾事。迨庚寅秋，予叨持使節東來，謁廟循覽，規模雖粗具，而啓聖一祠尙仍舊立向，且與文廟相左，兩廡不蔽風雨，心焉戚之。先捐俸築墻，以肅內外。因郡庠大費修整，未遑及邑庠。至乙未春，郡庠幸煥然易舊；正在私心經營，而予又奉補授偏撫。乃星夜鳩工庀材，改啓聖祠方位與文廟稱。兩廡則撤舊更新。又添建名宦、鄉賢祠，爲吏治風俗示勸，了前願焉。予非有所利乎此，而欲自爲功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夫建廟修學，正誼明道之大端也。予竊謂，不計功兼嘗無功，不謀利未嘗不利。臺令歷任，未有調爲臺道者，而予得調臺道；臺道歷任，未有權爲撫軍者，而予得擢偏撫。皇恩不次拔擢，何莫非先聖先賢及臺地山川之神，默祐之乎？前後九載，飲鹹食淡不爲不久；兩荷異數超遷不爲不速。予不負臺，臺不負予；此感彼應，理固然也。顧吾黨之士，篤信斯理。處而讀書，務爲端人正士；出而筮仕，務爲循吏良臣。庶不負茲地山川之鍾鑿，而爲聖賢所擯棄，則予數年惓惓之苦心，其亦可無憾也夫。

五十九年，同知攝縣事王禮修廡墻、禮門、義路。

雍正元年，知縣周鍾瑄重葺正廟，奉詔改啓聖祠爲崇聖祠。立忠義祠於廟門左。

歲壬寅，璫嚮奉使巡視臺灣。於時寇亂方息，糴以大饑，學宮飄搖颼風霖雨間，頽然欲盡。官斯土者，雖目擊心傷，不遑及矣。與璫偕來者，貴陽周君鍾瑄，前以諸羅令報最，爲高唐牧，內遷員外郎。至是以賢能簡令臺灣。旣至，設平糶法以蘇民困，躬運米以賑澎湖，境內欣然，慶更生焉。廼鳩工庀材，凡殿廡門垣暨生舍，當修者修，當築者築。適奉詔崇先聖五世王爵。乃改建崇聖祠。不費帑，不役民，皆節畜俸錢而獨任之。始事於癸卯季秋，落成於甲辰仲春。磨白金三百五十有奇。廟貌聿新，因請璫記其年月。璫惟學校之設，所以長育人材，教孝教忠也。苟不能身體力行，而沉溺於詞章，龐雜於功利，則人材不可問矣。道德奚自而一，風俗奚自而同？今臺當更化之後，嚮學者倍多於前，誠能勤思聖賢教人之指歸，不過欲人盡力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父以教其子，師以勉其弟。日引日上，求爲篤學力行之君子；無徒以詞章爲梯弋科名之具，無或務功利以流人於不肖之歸，庶幾不負國家養士之隆恩與賢司牧師旅饑饉之餘、拮据經營之意。是役也，董事本學教諭葛爇，例得書於石。

十二年，貢生陳應魁倡立土地祠於廟門右，建樞星門於泮池外。

乾隆八年，諸生張元華等修崇聖祠。

### 巡臺御史熊學鵬記

欽惟世宗憲皇帝溯道脉之淵源，極典章之明備，追封孔子五代王爵，巍巍乎禮制攸隆，超越前古矣。臺灣海外荒服，自入版圖，仰沐熙朝教化，迄今已六十餘年。癸亥夏，余奉使茲土。臺令楊子爲余言，崇聖祠乃前觀察陳公所建，今且傾圮，宜圖修葺。隨有諸生張元華等各願捐囊以

功，不數月而工竣，請余一言勒石。余思化民成俗，教學爲先。前人倡造學宮，規模旣已肇啓，則後人紹述前哲，修葺應有成功。茲元華等以邊末之寒儒，爲捐修之義舉，俾舊宇煥然一新，用光夫尊師重道之盛典。於以覘諸生向學情殷，從此爭自濯磨，日新月盛。臺雖僻遠，行見人文蔚起，比隆於中州矣。是爲記。

十四年，學廡圯，教諭朱升元重葺。

十五年，廩生侯世輝等捐資鼎新正廟，拓兩廡以廣廟庭。廟門左修忠義祠，右改土地祠爲孝悌祠。禮門、義路、泮池。櫺星門、照牆及廟後崇聖祠、廟右明倫堂，悉加整葺。並創訓導廨於崇聖祠後。

### 巡臺御史楊開鼎記

臺邑學與郡學並建，而制較狹小。顧文教攸關，不可任茂草之鞠者與郡學埒。己巳夏奉使巡臺，諸生陳請修學，由郡及邑；旣嘉其意，頗慮其願大難貯。乃侯生世輝等鼓厥義勇，捐修郡學畢，更捐二千七百緡修邑學。肇工於庚午六月八日，鼎新大成殿，而培其基高八寸許，制樞軒昂。於兩廡則退其址三尺有奇，庭乃寬敞。崇聖祠前，樹之屏以蔽內外；明倫堂前，加三楹以壯觀瞻。訓導學舍之廁於殿西者，移建於崇聖祠後。講室兩旁，更益兩楹，以供游息。自大成殿至禮門，斲石砌之，悉如砥如矢焉。前後四旁之門庭屋舍，周以墻垣。麗乃陋，植乃朽，擴乃隘，補乃缺，以及樂器祭器，燦然備，煌然美，咸與郡學同。余向慮諸生之願大難貯，乃適觀厥成若此，正不知幾費經營，觀成者顧可易易視之耶？撫軍潘公已據予札入告，行見寵褒義舉，共被殊榮。

，爲海隅千古極盛事矣。獻歲之春，工將竣，觀生復請於余曰：前修郡學，已勒文紀其事；茲修邑學，願再有言也。予因叙其大略，用是慨然曰：世之擁厚貲以遺子孫者，比比矣；即或解慳破吝，大都布捨於梵宮野廟，作無益以害有益，語以重道尊師之義舉，瞠然莫之或應焉。感臺士急公趨事之風，其庶有興乎！

論曰：宋臣有言，庠序傳舍，激哉。觀於臺學之修殆不然乎？費緡鉅萬，而籍不及民，議不煩上，風何茂也！雖然，敦琢勝美，兆應文明，將使歌思樂而來者，齊掇巍科、擁高爵以去乎？夫抱遺經托先聖之宮墻，春秋裸將，精氣屬之；敬業樂群，景行行止。顧乃謀所以亟去，去而名祿以外，無祝嘏焉，是傳舍之也。而豈今茲修學之本意乎哉？

## 崇祀

正 廟：至聖先師孔子。

東配：復聖顏子（名回，字子淵，曲阜人）、述聖子思子（名伋，至聖孫，伯魚子）。

西配：宗聖曾子（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亞聖孟子（名軻，字子車。一字子輿，騶人）。

東哲：先賢閔子子騫（名損，曲阜人）、先賢冉子仲弓（名雍，鄆城人）、先賢端木子子貢（名賜，衛人）、先賢仲子子路（名由，卞人）、先賢卜子子夏（名商，衛人）、先賢有子子有（名若，曲阜人）。

西哲：先賢冉子伯牛（名耕，鄆城人）、先賢宰子子我（名予，曲阜人）、先賢冉子子有（名求，鄆城人）、先賢言子子游（名偃，吳人）、先賢顓孫子子張（名師，陳人）、先賢朱子元晦（名熹，宋婺源人）。

東廡：先賢蘧子伯玉（名瑗，衛人）、先賢澹臺子子羽（名滅明，武城人）、先賢原子子思（名憲，商邱人）、先賢南宮子子容（名縉，又名適，兗州人）、先賢商子子木（名瞿，曲阜人）、先賢漆雕子子若（名開，蔡人）、先賢司馬子子牛（名耕，商邱人）、先賢梁子叔魚（名鱣，齊人）、先賢冉子子魯（名孺）、先賢伯子子析（名虔）、先賢冉子子產（名季）、先賢漆雕子子期（名徒父）、先賢漆雕子子斂（名哆）、先賢公西子子華（名赤，曲阜人）、先賢任子子選（名不齊）、先賢公良子子正（名孺）、先賢公肩子子中（名定，兗州人）、先賢鄒子子家（名單，聊城人）、先賢罕父子子索（名黑，兗州人）、先賢榮子子祺（名旂，兗州人）、先賢左人子子行（名郢，兗州人）、先賢鄭子子徒（名國，兗州人）、先賢原子子籍（名亢，兗州人）、先賢廉子子庸（名潔，衛人）、先賢叔仲子子期（名會，兗州人）、先賢公西子子上（名興如，兗州人）、先賢邾子子欽（名異，兗州人）、先賢陳子子禽（名亢，陳州人）、先賢琴子子開（名牢一，字子張，衛人）、先賢步叔子子車（名乘，青州人）、先賢秦子子之（名非，兗州人）、先賢顏子子聲（名噲，曲阜人）、先賢顏子子冉（名何，魯人）、先賢縣子子象（名廩）、先

賢樂正子（名克）、先賢萬子（名章）、先賢周子茂叔（名敦頤，宋道州人）、先賢程子伯淳（名頴，宋洛陽人）、先賢邵子堯夫（名雍，宋涿州人）、先儒穀梁子元始（名赤，周末人）、先儒伏子不賤（名勝，秦濟南人）、先儒后子近君（名蒼，漢郟城人）、先儒董子（名仲舒，漢景州人）、先儒杜子（名子春，東漢偃師人）、先儒范子武子（名甯，晉鄆陵人）、先儒韓子退之（名愈，唐修武人）、先儒范子希文（名中淹，宋吳縣人）、先儒胡子翼之（名瑗，宋秦州人）、先儒楊子中立（名時，宋將樂人）、先儒羅子仲素（名從彥，宋南劍人）、先儒李子愿中（名侗，宋劍浦人）、先儒張子敬夫（名栻，宋綿竹人）、先儒黃子直卿（名幹，宋閩縣人）、先儒眞子希元（名德秀，宋浦城人）、先儒何子子恭（名基，宋金華人）、先儒趙子仁甫（名復，宋德安人）、先儒吳子幼清（名澄，元崇仁人）、先儒許子益之（名謙，元金華人）、先儒王子伯安（名守仁，明餘姚人）、先儒薛子德溫（名瑄，明河津人）、先儒羅子允升（名欽順，明泰和人）、先儒陸子稼書（名隴其，國朝平湖人）。

西廡：先賢林子子邱（名放，魯人）、先賢宓子子賤（名不濟，曲阜人）、先賢公冶子子長（名長，魯人）、先賢公皙子季次（名哀，濟南人）、先賢高子子羔（名柴，衛人）、先賢樊子子遲（名須，兗人）、先賢商子子季（名澤一，字子秀，兗人）、先賢巫馬子子期（名施，陳人）、先賢顏子子柳（名辛，曲阜人）、先賢曹子子循（名卹



，蔡人）、先賢公孫子子石（名龍，楚人）、先賢秦子子丕（名商，魯人）、先賢顏子子驕名高，一名刻，曲阜人）、先賢壤駟子子徒（名赤，秦人）、先賢石作子子明（名蜀，成紀人）、先賢公夏子子乘（名首，魯人）、先賢后子子里（名處，青州人）、先賢奚子子皙（各容蒧，兗州人）、先賢顏子子商（名祖，曲阜人）、先賢句子子疆（名井疆，衛人）、先賢秦子子南（名祖，秦人）、先賢縣子子祺（名成，魯人）、先賢公祖子子之（名句茲，兗州人）、先賢燕子子思（名伋，兗州人）、先賢樂子子聲（名效，兗州人）、先賢狄子子皙（名黑，衛人）、先賢子蔑子（名忠，至聖兄子）、先賢公西子子尙（名蒧，兗州人）、先賢顏子子叔（名之僕，曲阜人）、先賢施子子恒（名之常，兗州人）、先賢申子子周（名根，魯人）、先賢左子（名邱明，中都人）、先賢秦子子開（名冉，蔡人）、先賢牧子（名皮，魯人）、先賢公都子，先賢公孫子（名丑）、先賢張子子厚（名載，宋大梁人）、先賢程子正叔（名頤，宋洛陽人）、先賢公羊子（名高，周末臨淄人）、先儒子國子（名安國，至聖十一世孫）、先儒毛子（名萇，漢河間人）、先儒高堂子子伯（名生，漢兗州人）、先儒鄭子康成（名玄，漢高密人）、先儒諸葛子孔明（名亮，漢瑯琊人）、先儒王子仲淹（名通，隋龍門人）、先儒司馬子君實（名光，宋涑水人）、先儒歐陽子永叔（名修，宋廬陵人）、先儒胡子康侯（名安國，宋崇安人）、先儒尹子彥明（名焯，宋洛人）、先儒呂子伯恭（名祖謙，宋婺州人）、先儒蔡子仲

默（名沈，宋建陽人）、先儒陸子子靜（名九淵，宋金谿人）、先儒陳子安卿（名淳，宋龍溪人）、先儒魏子華甫（名了翁，宋浦江人）、先儒王子會之（名栢，宋金華人）、先儒許子仲平（名衡，元河內人）、先儒金子吉甫（名履祥，元蘭谿人）、先儒陳子可大（名滯，元都昌人）、先儒陳子公甫（名獻章，明新會人）、先儒胡子叔心（名居仁，明餘干人）、先儒蔡子介夫（名清，明晉江人）。

崇聖祠：肇聖王木金父公（正中）、裕聖王祈父公（東）、詒聖王防叔公（西）、昌聖王伯夏公（東）、啓聖王叔梁公（西）。

東配：先賢顏氏（名無繇，字路）、先賢孔氏（名鯉，字伯魚）。

西配：先賢曾氏（名點，字子皙）、先賢孟氏（名激，字公宜）。

東廡：先儒周氏（名輔成）、先儒程氏（名昞，字伯溫）、先儒蔡氏（名元定，字季通）。

西廡：先儒張氏（名廸）、先儒朱氏（名松，字喬年）。

### 書 籍

御製訓飭士子文、聖諭廣訓、人臣儆心錄、上諭全集（二十四本。另雍正八年九月

一道、雍正十二年十一月一道、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一道）、十三經註疏（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禮記、周禮、儀禮、論語、孟子、孝經、爾雅）、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隋書、唐書、五代史、弘簡錄、明史、學政全書、福建通志、鰲峯書院講學錄。

附府學袁弘仁藏書記

制科以文章取士。士之通經學古者咸入珊網之收矣。我朝文教敷於四海，世宗憲皇帝復選博學鴻儒，用以鼓勵淹雅、典基隆也。今上御極，以崇儒重道爲首務，所以振興學校者倍殷。屬在多士，可不孜孜奮勉，共承菁莪棫樸之風哉？余謬膺經選，司訓福庠六載，值臺陽新設訓席，遂調是任。仰懷聖明，無時不兢兢以作人爲念也。竊見臺地遙隔海天，人材蔚起，而博洽尙鮮其人。揆厥所由，蓋各庠向無藏書，卽書肆亦罕售購；雖有聰敏之質，欲求淹貫，庸可得乎？爰置古今載籍六百餘本貯之解中，以資諸生借覽；令優生二人掌之，俾永久勿失。然而寒氈力絀，未能多蓄，第以是爲權輿也。四庫五車之富，端有望於後之君子。

（附）大成樂器：應。金部：大鐘、鐃鐘、編鐘、歌鐘。石部：特磬、編磬、歌磬

。絲部：琴、瑟。竹部：鳳簫、洞簫、篴、龍笛、雙管。匏部：笙。土部：埙。革部：鼗鼓、懸鼓、楹鼓、足鼓、鞀鼓、搏拊、田鼓、相鼓。木部：柷、敔、木鐸。

舞器：旌節、籥、翟、干戚。俱乾隆十六年訓導林起述、廩生侯世輝捐補。

### 泮額

府儒學泮入定額，康熙二十五年，總督王新命、巡撫張仲舉題准：歲試取進文武童生各二十名，科試取進文童二十名，設廩膳生二十名，增廣生名數如之。歲貢以廩生食餼淺深爲先後，一年貢一人。雍正元年，特恩廣額一次，加進文武童生各七名。乾隆元年，特恩廣額一次，名數如前。

縣儒學入泮定額，歲試取進文武童生各一十二名，科試取進文童一十二名，設廩膳生十名，增廣生如之。歲貢二年貢一人。雍正元年，特恩廣額一次，加進文武童生各五名。乾隆元年，特恩廣額一次，名數如前。

雍正五年，總督高其倬題准，臺地文風漸盛，嗣後歲科兩試，飭令該地方官查明，現在臺地之人，有田有產，入籍既定者，取具里鄰結狀，方准考試。

乾隆五年，巡視臺灣御史兼提督學政楊二酉奏准，粵民流寓在臺年久入籍者，臺屬四邑，均有戶冊可稽。緣係隔省流寓，恐占閩童地步，是以攻擊維嚴。現在粵童堪以應試者，計七百餘名，准其另編爲新字號應試。其取進額數，照小學例，四邑通校共取進八名，附入府學。嗣後有續出應試者，總以八名爲額，俟歲科數次之後，取進人數漸多

，再將應設廩增並出貢之處，題請定議。至鄉試不便，附入臺字號，應暫附閩省生員內鄉試。俟數滿百名，再行題請，另編字號，取中一名。

### 書院社學

海東書院 原在府學宮之西。康熙五十九年，巡道梁文煊建。後爲歲科校士所。乾隆四年，巡臺督學單德謨奏請別建校士院（見下）。明年，督學楊二酉奏准，照直省例，以府學教授掌教，選諸生肄業其中。拔貢生施士安捐田千畝，充爲膏火之資。乾隆十五年移建縣署於紅毛樓右（事詳「建置志」），改東安坊舊縣署爲海東書院。

### 巡臺御史楊二酉記

聖天子臨雍講學，文教遐敷；歲撥帑金數千，於直省各立書院，以造天下士。彬彬乎霞蔚雲蒸，稱極盛焉。臺陽海嶠，隸閩之東南郡，相去榕城約千餘里。諸生一仰止鰲峯，且不免望洋而嘆也。郡學西側，舊有海東書院，爲校士之所。前給諫漁莊單公，請別置考棚，遂成閒解。歲已未，予御命巡方，視學來茲，凡一至再至焉。多軒楹可讀可棲；明堂列前可以講；矮屋通後可以鑿。意選內郡通經宿儒，充教授，爲良師，允堪作育多士，與鰲峯並峙。謀之觀察劉公，亦然予言。第以薪水諸費無出，奈何！邑明經施子士安慨然身任之，先請輸稻千斛，仍置水田千畝，爲久遠計。予曰：是可以入告。逾數月議行，劉公捐俸倡修，一時軒牕爽潔，什器周備，煥如也。郡守錢公亦能如意振作，選諸生中文藝有可觀者，得數十人，以實其中。延教授薛仲黃爲師，致

敬盡禮。觀二公所編規約數條，詳慎之義，歷歷可見。夫興文勸士，採風者之責也；敬事圖成，良有司之誼也。抒一家之力，供多士之需，義不泯於鄉也；取一人之善，成天下之材，恩必出自上也。爾師生各宜銳志精心，無怠學，無倦教。言語文字之中，申以修己治人之道；漸摩既久，當必有明體致用者出，以膺公輔而揚休明；上慰聖天子棫樸作人之至意；寧云島嶼生色，鄉里增榮已哉！予於爾師生有厚期焉。

崇文書院 卽府義學，舊在東安坊。康熙四十三年，知府衛臺揆建；仍置田租供膏火，選諸生肄業，以府學訓導掌教。乾隆十年，巡道攝府事莊年重修。尋廢。十五年，改海東書院爲崇文書院。在府學宮之西。

乾隆十六年，彰化岸裡社通事張達京、德化社原通事林秀俊，呈請每年各願捐穀四百石，共八百石，每石折銀四錢，共銀三百二十兩，分春夏秋冬四季繳充膏火。巡道金溶給匾獎之，勒石以誌。

校士院 在縣學宮左。乾隆四年，巡臺督學單德謨奏請建。

正音書院 在東安坊舊縣署左。雍正七年，奉文設。今改爲四縣佐雜公館（事詳「建置志」）。

社學 在東安坊者二，康熙二十三年知府蔣毓英建。在鎮北坊者一，康熙二十八年巡道王效宗建。

土番社學 一在新港社口，一在新港社內，一在卓猴社，一在大傑嶺社。雍正十二年，巡道張嗣昌建議，各置社師一人，以教番童；聽縣儒學訓導按季考察。

## 學田

府儒學田 一在鳳山縣鯉港莊。計田一百五十八甲一分六釐七毫，除管事辛勞田十五甲，甲頭田五甲，本莊土地祠香燈田二甲，給賞孤老田二甲，實田一百三十四甲一分六釐七毫。年輸正供穀十九石九斗二升，折實穀二十四石道斗，實收租穀七百八十一石道斗。一在邑治二贊行。計田七甲七分一釐八絲五忽，年輸正供穀三十八石五斗二升九合七勺三撮，學租穀四十四石道斗。一在鳳山縣荆秦林。計田四甲二分，年輸正供穀一十八石八斗，學租穀二十四石道斗。以上各田俱康熙四十九年巡道陳瓚捐置，爲郡學各祠香燈祭祀及修葺並逐月會課生童等費外，又撥穀八十石給本縣儒學（詳見下）。

縣儒學田 在永康里嵌頂。下則園一片，年輸正供外，計穀一十二石有奇。因不敷縣學各祠香燈、祭祀、修葺及生童月課諸費，乾隆三年議將府儒學所收租穀勻抽八十石給之，遂爲例。

海東書院田 在彰化縣大武郡保社北莊內二抱竹莊。計水田九十一甲七分三釐，折一千零九畝九釐零。每年除完正供穀一百六十石六斗六升六合八勺五抄外，實收租穀五

百七十三石二斗二升三合五抄。乾隆五年，拔貢生施士安捐置。

崇文書院田 在諸羅縣蘆竹角海豐崙。計三十七甲一分四釐四毫，每甲納租穀八石道斗，年共收穀二百九十七石一斗五升二合。除納正供併運載船脚工費穀一百一十五石五斗六升，實收穀一百八十一石五斗九升二合道斗。康熙四十五年，知府衛臺揆捐置。

論曰：學者所以教士也。因士而後立學，因學而後祀先聖先師。因造士而後設選舉，因養士而後設俸廩。先王之制，至詳且悉矣。自漢以來，古制漸湮，而學之名不廢。其後州縣皆有學，則皆有孔子之廟。又有義學、社學、書院。其師生則有教授、學正、教諭、訓導、秀才、博士等弟子員、增廣生員、上舍、內舍、外舍、廩生、增生、附生之名。而所在學田，亦額置多寡不。於古制不必盡合，要亦存其意焉。臺雖海外，庶政備舉，人才之興，當亦有漸也。顧府學兩副文兼司掌教，責有尤專。倘司選者務期得人，身任者終志成物；則文物聲名，豈以地限哉！





# 重修臺灣縣志卷六

## 祠宇志

### 壇廟祠（附寺宇）

秩祀有典，以報功也。我朝河嶽懷柔，遍於島嶼，明禋昭假，皇乎備矣。夫通祀既行，義祀爰舉。禦災捍患，固民命之依依；樽俎荔蕉，亦人間之美報。第無文咸秩元祀，宗功不揭其旨，則馨香之奉，豈必夫婦與知耶？謹臚郡邑祀族，詳考所由，擇其言之雅馴者，繫於編中；若梵宮禪刹，亦附見焉。雖果報之言，儒者弗道；而神道設教，或亦未可盡廢也。志祠宇。

### 壇

社稷壇 在大東門內永康里（按社稷之祀，自京師以及府州縣皆有之。通典云：顓頊祀共工氏子句龍爲后土；后土，社也。烈山氏子柱爲稷；稷，田正也。唐、虞、夏因之，此社稷所由始。商湯因旱遷社，以后稷代柱；欲遷句龍，無可繼者，故止。然王肅謂：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非地神。而陳氏禮書又謂：社祭五土之祇，稷祭五穀之神。鄭康成亦謂：社爲五土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有平水土功，故配社；后稷有插種功，故配稷。二說不同。漢元始中，以夏禹配官社，后稷配官稷。唐、宋及元又

以句龍配社，周棄配稷。配祀之制，初無定論。至社稷分合之義，書召誥言：社於新邑。孔註曰：社稷共牢。周禮封人掌設王之壇壝。註云：不言稷者，舉社則稷從之。陳氏禮書曰：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山堂考索曰：社爲九土之尊，稷爲五穀之長。稷生於土，則社稷固不可分也。明洪武元年，頒壇制於天下；郡邑俱設於本城西北，右社左稷。社主用石長二尺五寸、廣尺五寸，上微銳，立於壇上，半在土中，近南北向。稷不用主。十一年，定共壇合祭，社稷皆設木主，丹漆之。祭畢藏於神庫，社主仍用石埋土中，微露其末。壇制坐南向北，高三尺、方廣二丈五尺。四出陛，各三級（國朝順治初，定每歲春秋仲月上戊日祭，設神牌，紅質金字。雍正二年奏准，府稱府社之神，府稷之神；縣稱縣社之神，縣稷之神。祭畢奉藏於城隍廟）。康熙五十年，巡道陳瓊建。壇下餘地各二丈餘，繚以垣（邑附郭，不別爲壇）。

風、雲、雷、雨、山川、城隍同壇 在社稷壇之右（按風師、雨師，見於周官，後世皆有祭。至唐天寶中，始增雷師於雨師之次。宋元因之。然唐制各以時別祭。明洪武初，乃增雲師於風師之次，合祭於太歲月將壇。嘉靖十年，別建太歲月將壇，命王國、府、州、縣，亦祀風雲雷雨師。唐山川與雨師、雷師合祀。宋山川與社稷合祀。元以風雷雨師祔社稷，而別祀山川。明洪武二年，以天下山川城隍祔祭嶽鎮海瀆壇。十八年，

定王國祭山川，儀同社稷，但無埋瘞之文。凡嶽鎮海瀆及他山川所在，令有司歲二祭。國朝順治初，定風、雲、雷、雨、山川、城隍，共爲一壇。制高二尺五寸、方廣二丈五尺。坐北向南。四出陛：南向五級，東西北各三級（每歲春秋仲月致祭。設神牌，赤質金字。雍正二年奏准，風、雲、雷、雨之神居中，本府本縣境內山川之神居左，本府本縣城隍之神居右。祭畢奉各神牌藏於城隍廟）。康熙五十年，巡道陳瓊建（邑附郭，不別爲壇）。

**先農壇** 在東郊外長興里（按漢鄭元謂：王社在耜田之中。唐祝欽明云：先農卽社。宋陳祥道謂：社自社，先農自先農。耜田所祭，乃先農，非社也。至享先農與躬耕同日，禮無明文。惟周語曰：農正陳耜禮。而韋昭註云：祭其神，爲農祈也。至漢以耜田之日祀先農，其禮始著。由晉迄明，相沿不廢。國朝雍正四年，覆准令各省府州縣擇地，照九卿所耕耜田四畝九分之數，設先農壇，率屬員、耆老、農夫恭祭畢，行九推之禮。五年，題准耜田壇位規制頒行）。雍正五年，知縣張廷琰奉旨建（邑附郭，不別爲壇）。制高二尺一寸、方廣二丈五尺。坐北向南。四出陛各三級。壇前耜田四畝九分。壇後立廟，奉先農之神（神牌高二尺四寸、廣六寸。跌高五寸、廣九寸五分。紅質金字）。左右夾室（左貯祭器、農具。右貯耜田所收米粟，以供各祭祀粢盛）。東西配房（東爲庖廡所。西住勤謹農夫二人，免其差徭，酌給口糧，於地丁糧內動支。令看守壇宇，灌

溉藉田。地方官不時省視，查其力作收穫，將每年所收米粟及用過糞盛數目，造冊報布政司，送戶部查核）。

厲壇 在小北門外（郡厲壇也。邑附郭，不別爲壇。按厲壇祭死而無後及爲物所害者。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祭法：王祭泰厲，諸侯祭八厲，大夫祭族厲，士喪禮疾病禱於厲。鄭注謂：漢時，民間皆秋祠厲。則此祀達於上下矣。然後世皆不舉行。明洪武三年，定制京都祭泰厲，設壇元武湖中；王國祭國厲；府州祭郡厲；縣祭邑厲；皆設壇城北。里社則祭鄉厲。後定郡邑鄉厲祭，皆以清明日、七月十五日、十月朔日。國朝因之）。壇制方廣一丈五尺、高二尺。前出陛三級。繚以周垣，開門南向。乾隆十五年，知縣魯鼎梅修。

（附）鄉厲壇二：一曰大衆壇，在大南門外。康熙五十五年，里民衆建（前堂供厲鬼，後堂奉佛。其右立萬緣堂，寄貯遺骸，男東女西。仍設同歸所，以瘞枯骨）。一曰萬善壇，在安平鎮一鯤身（建年未詳）。乾隆十五年，水師協鎮沈耀增建（壇前建庵奉佛，庵西南隅蓋瓦屋五間，周繚以垣）。

## 廟

府城隍廟 在東安坊郡署之右（按城隍之祀，諸家言創始者不一。唐李陽冰繪雲城

隍記謂：祀典無有，惟吳越間有之。宋趙興時謂：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所建。先是，張說亦有祭荊州城隍文，杜牧有祭黃州城隍文。則不獨吳越爲然。又蕪湖城隍廟，建於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皆書於史；則不獨唐而已。又按魏書，明帝熙平二年，詔州鎮城隍令各嚴錮齋會聚衆、糾執妖暄。則北魏時亦薰灼矣。宋以來，其祠遍天下；或賜廟額，或頒封爵，至或傳會姓名，各主一人以爲祀。如鎮江、太平、寧國諸郡邑之祀紀信、龍且，江右郡邑之奉祀灌嬰，豈以秦燔夷城郭，彼帥衆平定，因董築焉，故祀之以酬功歟？元學士王惲汴梁路城隍祠記則謂：秦功臣馮尙見夢於漢高帝，曰：奉天帝令，與王知領城隍事。雖愴怳莫可詰，然秦漢間已祀城隍，從可知矣。而南陽王鴻儒謂：周禮八蜡之祭有水庸。庸，城也。水，隍也。此爲祀城隍之始，其或然歟？至於祀典之可稽者，明洪武初以祭山川之明日致祭，禮同社稷。二年，禮臣議引張說祭城隍文曰：城隍是保，臆庶是依。謂前代崇祀之意有在，宜祔祭於嶽瀆山川之壇。乃命加以封爵，京都爲承天鑿國司民昇福明靈王；興王之地，俱封爲王；其餘府爲鑿察司民城隍、威靈公、秩正二品；州爲靈佑侯、秩三品；縣爲顯佑伯、秩四品；俱稱鑿察司民城隍。衰章冕旒皆有差。其制詞有「神司淑慝，爲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之語。三年，詔去封號，止稱某府州縣城隍之神。又命各廟屏去他神；定廟制高廣，視官署廳堂造木爲主。毀塑像，昇置水中，取其泥塗。壁繪以雲山。而各廟仍多塑像者

，意當時未盡奉詔，抑毀之而復塑歟？嘉靖九年，罷山川壇從祀。歲以仲秋祭旗纛日祭於廟。凡聖誕節及五月十一日神誕，皆遣官行禮。國有大災，則告廟。在各府州縣者，守令主之。先是，宏治元年，禮臣周宏謨等言：城隍非人鬼也，安有誕辰？况南郊秋祀俱已合祭，則誕辰及節令之祀宜罷。詔仍舊。國朝順治初，定制與風雲雷雨山川共爲一壇。雍正二年，奏准安設神位在風雲雷雨之右，每歲春秋仲月，府州縣就壇致祭。其在京都者，每年二次祭於廟，萬壽聖節遣官致祭，歲以爲常。凡府州縣守土官入境，必告於廟，而後履任。朔望日則行香。其厲祭及祈禱水旱，悉先牒告云；僞時建，康熙間修。

（附）安平鎮城隍廟 乾隆十四年，水師協鎮沈廷耀建。

縣城隍廟 在鎮北坊。康熙五十年，知縣張宏建。乾隆十六年，知縣魯鼎梅修。

臺灣自置邑以來，垂三十年矣。而主此邑之神，其位置於郡廟。朔望瞻謁，於禮未稱。長民者率三歲一遷，因仍舊規，莫之或問也。我國家敬禮百神，所在各有專祀。顧茲邑之神獨缺，失其宜矣。余來令於茲，有志興建，而簿書鞅掌，力未之逮。辛卯夏，以秩滿將代，乃捐俸鳩工、擇爽塏之地，而卜築焉。越明年春落成。堂廡墻垣，宏傑壯麗，過者致敬，是足以安神靈而肅觀瞻矣。夫先王之典，有功於民者則祀之。神主此邑，保障一方，誠有大功於民者也。令甲所載祀之，安可或緩哉？因書創建之由，勒之於石。

關帝廟 在鎮北坊。崇祀關聖大帝（元英宗稱爲義勇武安王。明洪武都金陵，建廟於雞籠山之陽，稱漢前將軍壽亭侯。嘉靖十年，訂其誤，改稱漢前將軍漢壽亭侯；以四孟朔日、歲暮除日，應天府官主祭；五月十三日，南京太常寺官祭。萬曆甲寅十月，命太監李恩齋九旒冠、玉帶、龍袍、金牌，勅封爲帝，頒行天下。而太常祭祀則仍舊稱。史官焦竑曰：稱漢前將軍者侯志也。天啓元年，太常少卿李宗延謂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按之職掌，初無憑證，請考核訂正。四年，太常題請祭始稱帝。國朝順治元年，定每歲五月十三日致祭。九年，勅封忠義神武關聖大帝。祭文曰：惟帝純心取義，亮節成仁。允文允武，乃聖乃神。功高當世，德被生民。兩儀正氣，歷代明禋。英靈丕著，封號聿新。敬修歲事，顯佑千春）。僞時建，寧靖王書匾曰：「古今一人」。康熙二十九年，巡道王效宗修。五十三年，巡道陳瓚重修。五十六年，里人鳩衆改建（雍正三年，勅封三代公爵：曾祖光昭公、祖裕昌公、父成忠公。製神牌供奉後殿。除五月致祭外，春秋二次舉祭。五年題准，前殿祭品用牛、羊、豕各一，果品五。後殿不用牛，餘照前殿例）。乾隆三年，巡道尹士俛倡修。

舊志府志載各坊里之廟：一在西定坊港口，俗呼小關帝廟；僞時建，康熙五十八年里衆重修。一在道署左。康熙間，道標營衆建；雍正三年，巡道吳昌祚修，並撥鳳山縣大港社田租粟六十石，以供香燈；乾隆十七年，巡道金溶鼎新改建。一在安平鎮。一在土壘堤保，今圯。一在永康



里許厝甲。一在保舍甲。一在新豐里。俱僞時建。一在長興里，僞時建。康熙五十九年重修。一在保大東里，康熙五十六年建。一在澎湖媽宮西，康熙三十六年澎協副將尙宜建。

天后廟 在西定坊（天后林姓，世居莆田之湄洲嶼。父名愿，五代時官至都巡檢。卽邵州刺史忠烈蘊之元孫也。配王氏，連育五女，僅一男，曰洪毅。周顯德己未六月望日，禱於大士：願再得佳兒。是夜，王氏夢大士予藥一丸，云：『爾家敦善，上帝錫佑，服此當有慈濟之貺』。王氏吞之。寤，遂有娠。越明年，爲宋太祖建隆元年庚申三月二十三日。方夕，見紅光一道，從西北射室中，異氣氤氳。俄而后誕，名曰九娘。自始生至彌月，不聞啼聲，故又名默娘。八歲，就塾讀書，輒解奧義。喜焚香禮佛。十三歲時有老道士元通者，往來其家。謂曰：若具佛性，應得度人正果。遂授以要典秘法。十六歲，觀井得符，能布席海上濟人。雍熙四年丁亥秋九月九日昇化。或云二月十九日。年二十有八。是後，常衣朱衣，乘雲遊島嶼間。里人祠之，有禱輒應。宣和癸卯，給事中路允迪使高麗，中流震風，八舟七溺；獨路所乘，神降於檣，安流以濟。使還，奏聞。特賜順濟廟號。紹興己卯，莆江口海寇猖獗，神駕風掃之去。乾道丙戌，復降於白湖，掘泉飲疫者。累封靈慧、昭應崇福夫人。淳熙甲辰，加封善利。紹熙間，特封靈惠妃。慶元戊午，師平大溪寇。神以霧障之，此明彼暗，悉殲焉。開禧丙寅，解淮甸圍。莆民艱食米，船阻於朔風，神反風卽至。景定辛酉，海寇肆虐，醉臥廊廡間，神縱火焚之。

又令風沙晝晦，跨淺而敗。累封助順、顯衛、英烈、協正，善慶等號。元以海漕得神祐，賜額靈濟。明永樂時，內官甘泉、鄭和有暹羅西洋之役，各上靈蹟。七年，封爲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天妃，立廟南京。以正月十五日、二月二十三日舉祭。或遣使外國，必祭告。嘉靖間，給事中陳侃使琉球還，奏請福州神祠春秋祀典。國朝康熙十九年，總督姚啓聖、巡撫吳興祚因蕩平海島，神靈顯應，奏准勅封。制曰：國家懷柔百神，式隆祀典；海岳之祭，罔有弗虔。若乃明祇効靈，示天心之助順；滄波協應，表地紀之安流。聿宏震疊之威，克贊聲靈之濯。豈繫人力，實藉神庥。不有褒稱，曷稱偉伐？惟神鍾奇海徼，綏奠閩邦；有宋以來，聿昭靈異。頃者，島氛不靖，天討用張；粵自馮牙，逮乎奏凱。歷波濤之重險，如枕席以過師。潮汐無虞，烝徒競奮。風颺忽轉，士氣倍增。殲鯨鯢於崇朝，成貔貅之三捷。神威有赫，顯號宜加。特封爲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天妃。載諸祀典。嗚呼！坎德合符，永著安瀾之績；離方作鎮，益彰重潤之休。特遣禮官往修祀事，惟神鑒之。二十二年，我師征澎湖，恍有神兵導引。及屯兵媽宮澳，靖海將軍侯施琅謁廟，見神衣袍半濕，臉汗未乾，始悟實邀神助。又澳中有井泉，止可供數百口。是日駐師萬數，忽湧甘泉，汲之不竭。及克壞歸降，琅率舟師抵鹿耳門，復見神兵導引，海潮驟漲。表上其異。特遣禮部致祭，並勅建神祠於其原籍。勒文紀功。隨又加封天后。五十九年，翰林海寶冊封琉球，還，奏言默祐封舟。奉旨春

秋致祭，編入祀典。六十年，臺匪竊發，天后顯靈，鹿耳門水驟漲數尺，舟師揚帆並進，七日克復全臺。雍正四年，巡臺御史禪濟布疏聞。御賜「神昭海表」之額，懸於今廟及廈門、湄洲三處。十一年，又准總督郝玉麟、巡撫趙國麟奏，賜「錫福安瀾」匾額於福州南臺神祠，並令有江海各省一體葺祠致祭。今莆田林氏婦人將赴田或採捕者，以其兒置廟中，祝曰：姑好看兒去。終日兒不啼不饑，不出闕。暮各攜歸。神之篤厚宗人如此。沿海船戶俱各虔供香火，英靈不可思議。偶有危難，輒呼媽祖。媽祖即天后也。洋中風雨晦冥，慘黑如墨，往往於檣端見神燈示祐，舟輒無恙云。康熙二十三年，靖海侯施琅建（僞時爲寧靖王府）。諸羅縣知縣季麒光置園二十一甲（坐安定里，年收租粟一百二十五石），以供香燈（乾隆五年十一月，鎮標左營遊擊石良臣於後殿左右建二廳，以左廳祀總鎮張玉麒）。

澎湖天后廟 在媽宮澳。澳以后得名。卽康熙二十二年，靖海將軍侯施琅征克澎湖，入廟，見神衣半濕處。澳水故多鹹，又時方六月苦旱，琅禱於后，甘泉湧出，軍無渴患。既定臺灣，馳疏奏聞。特遣禮部郎中雅虎致祭，其文曰：『國家茂膺景命，懷柔百神；祀典具陳，罔不祇肅。若乃天庥滋至，地紀爲之効靈；國威用張，海若於焉助順。屬三軍之奏凱，當重譯之安瀾。神所憑依，禮宜昭報。維神昭靈海表，綏奠閩疆。昔藉明威，克襄偉績；業隆顯號，禋享有加。比者慮窮島之未平，命大師以致討。時方憂旱

，井澤爲枯；神實降祥，泉源驟湧。因之軍聲雷動，直搗荒陬；艦陣風行，竟趨巨險。靈旗下颺，助成破竹之功；陰甲排空，遂壯橫戈之勢。至於中山殊域，冊使遙臨，伏波不興，片帆飛渡，凡茲冥祐，豈曰人謀？是用遣官敬修祀事。溪毛可薦，黍稷維馨。神其祐我邦家，永著朝宗之戴；眷茲億兆，益宏利濟之功』。

按天后廟祀，所在皆是。即澎湖各澳，已不勝載。舊志錄其附郭者曰水仔尾，俗呼小媽祖廟。若西郭外海邊響米街、船廠、磚仔橋等廟，俱未詳其建年。鹿耳門廟，則康熙五十八年文武各官捐建；董事經歷王士勳。縣署之左天后廟，乾隆十五年知縣魯鼎梅倡建；董事盧璣，閩縣人。旗纛廟（未有特建）奉於營署，祭則迎之（旗，謂牙旗。黃帝出軍訣曰：『牙旗者，將軍之精，一軍之形候』。凡始豎牙，必祭以剛日。纛，謂旗頭也。太白陰經曰：『大將中營建纛，鸞牛尾爲之』。唐、宋及元皆有旗纛之祭。明洪武元年，建廟京師，祭以春鶯蟄、秋霜降日。後停春祭，止霜降日祭於教場。王國祭旗纛，則武員戎服行禮。天下衛所於公署後立廟。國朝因之）。

火神廟 在小南門外（卽法華寺前殿）。康熙四十七年，鳳山縣知縣宋永清建。仍置園一所（在港西里大湖莊），以奉香燈（並記）。

粵稽燧人氏作鑽燧，別五木以改火，教民取火，以灼以煇，以熟腠腠，以燔黍捭豚；然後人無腥膻之疾，人民益夥。於是炎帝以火紀官，而爲火師。陶唐氏有火正曰祝融。周禮夏官司燹，

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災。後世天下郡邑，皆奉神而崇祀焉。予宰斯土，見祭燼之義不講；居民廛舍，屢遭回祿。斯固出納之遺時，抑亦司之神未有寧宇也。因與同寅李諸羅集諸紳衿，捐輸建廟；其不足者，予悉肩之。擇爽塏地於府治東南，得僧舍；易其制而高大之，固以磚甃，施以舟楫，命工肖像，致時享焉。夫大禹陳謨，養民之政，惟修六府；武王訪道，箕疇之告，首列五行。火也者，生民之所利賴也。至或鬱爲虐災，則恃爲政者修德以弭之。媿余不德，不敢望子產之善政，使竈言不驗。第以火之爲功至大，而司火之神載於祀典，則建廟以祀之，不可不亟；祀之之禮，不可不備且虔也。廟旣成，因叙而記之。

龍神廟 在寧南坊（郡邑龍神之祀，詳載前明會典。國朝雍正二年，勅封四海龍王之神：東曰顯仁、南曰昭明、西曰正恆、北曰崇禮。俱遣官齎送香帛祭文，交該地方官致祭）。康熙五十五年，巡道梁文科建（並記）。乾隆四年，知府劉良璧修。

龍王爲海濱之神，建廟崇祀，所以保障海邦，非第爲祈禱甘霖也。余觀察閩中，歲乙未，移調臺灣。下車以來，見夫陰陽和、時雨降、民歌樂土、室慶盈寧、熙熙皞皞，聖朝德教之所被者遠矣。越明年，雨澤偶愆，齊禱於城隍之壇，乞靈於元帝之宮；問所謂龍王廟者，蓋缺焉。是豈龍王之神，遍於寰宇之內，獨見遺於海東之疆乎？又豈臺地之人，盡誠敬於他神，獨不隆享祀於龍王乎？蓋莫爲之倡，雖靈弗彰也。因相度東安坊有廢廟址，廓而闢之。中爲大殿，深三丈八尺、廣三丈二尺；塑龍王像居其中，繪風伯雨師於兩旁。殿之外爲亭，深一丈八尺。亭之前爲大門，深二丈三尺五寸、廣各與殿均。後有僧舍，西有廚房。命僧居之，以奉祀焉。廟建於丙申秋九

月，成於冬十月。從茲海波不揚，雨暘時若；臺之人食其德而報其功，當永永無極也已。是爲記。

風神廟 在大西門外接官亭後（風伯祀典，詳見風雲雷雨壇。邑處海外，舟楫往來，安危禍福，惟神司之。故春秋詣壇合祭之外，建廟專祀）。乾隆四年，巡道鄂善倡建。

田祖廟 在鎮北坊。康熙五十五年，巡道梁文科建（並記）。

洪荒之世，茹毛飲血。至神農氏始爲耒耜以教民，而稼穡之事興。稷教播種，示民五穀，皆本神農之法以推之。三代以來，社稷並立，秩諸祀典。田祖有神，咏於詩歌，由來尙矣。聖天子軫念民依，重農務本，特祀先農，典禮攸隆。臺地孤懸海島，沐生息休養之恩，三十餘年，風雨時若，品類蕃昌。予莅是土，念豐登之慶，實藉甘霖；乃命經歷王士勳重建龍神廟，爲民請福。復念民之粒食，出自田祖，不可使祀典久稽；遂於鎮北坊建田祖廟，與民報功。仍命王經歷董其事焉。廟址長十三丈五尺，寬三丈餘。正殿之前建露亭，爲朔望講約所。左右立齋房三間，使僧人居之。旣落成，因書而勒諸石。又僞時建田祖廟二：一在廣儲西里，康熙五十四年，里衆易茅以瓦；五十九年，增建露亭於廟前。一在保大西里。

嶽帝廟 在東安坊。祀東嶽泰山之神（泰山，五嶽首也。廟在泰安州山下，明時每歲南郊及山川壇俱行合祭之禮。京城朝陽門外，有元東嶽廟，因而不廢，祭以三月二十八日。國朝順治八年題准，萬壽聖節，遣官致祭。其泰安州廟，每歲春秋二祭，泰安州

主之。凡恭遇慶賀大禮，必遣官致祭。康熙二十八年並乾隆十三年，聖駕東巡至於岱宗，躬祀尤爲盛典云。按神居東震，以生爲德，郡邑故通祀之。僞時建，康熙間修。乾隆十六年，舉人許志剛、貢生陳國瑤等倡捐重建。

**真武廟** 在東安坊。祀北極佑聖真君（宋真宗避諱，改爲真武。靖康初，加號佑聖助順靈應真君。明御製碑謂：太祖平定天下，陰佑爲多。建廟南京，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用素羞、遣太常官致祭。及太宗靖難，以神有顯相功，永樂十三年於京城良隅並武當山重建廟宇，兩京歲時朔望各遣祭，而武當山又專官督祀事。憲宗嘗範金爲像。正德二年，改京城真武廟爲靈明顯佑宮。國朝順治八年題准，每年恭逢萬壽聖節，遣官致祭。康熙二十二年，覆准遣祭。鷄公山真武之神，仍令該地方官春秋二祭。按真君乃元武七宿，故作龜蛇於其下。龜蛇者，元武象也。而圖志云：真武爲淨樂王太子，修煉武當山，功成飛昇，奉上帝命鎮北方；披髮跣足，建皂纛元旗。此道家傳會之說。後人據神異傳，謂真君仗劍，追天關地軸之妖，冠履俱喪，伏而收之。天關，龜也；地軸，蛇也。邑之形勝，有安平鎮七鯤身爲天關，鹿耳門北線尾爲地軸，酷肖龜蛇。鄭氏踞臺，因多建真武廟，以爲此邦之鎮云。僞時建（寧靖王書匾曰：「威靈赫奕」）。康熙二十四年，知府蔣毓英重修。四十八年，里衆重建。地址高聳，規制巍峩。雍正八年，知縣唐孝本勘斷廟左車路曠地一所，起蓋店屋，年納地稅銀四兩，另前後左右店屋共二十

間，各納地稅，以供香燈。

舊志載：眞武廟，一在鎮北坊，俗呼小上帝廟，僞時建；康熙三十七年，總鎮張玉麒來臺，在洋遭風，夢神披髮跣足，自檣而降，因重新之。一在洲仔尾網寮，一在下洲仔甲，一在廣儲東里，一在仁和里下灣，一在崇德里，一在大目降莊；俱僞時所建者。一在仁德里嵌頂，康熙二十年建。一在歸仁南里，康熙四十六年建。一在保大東里，康熙五十五年建。一在澎湖天后廟之東，康熙二十九年澎湖左營守備趙廣建；五十六年，左營遊擊陳國瑣修。

馬王廟 在東安坊（按周官春祭馬祖，天駟星也；夏祭先牧始養馬者；秋祭馬社始乘馬者；冬祭馬步，乃神之災害馬者。隋用周制，祭以四仲之月。唐宋因之。明洪武二年，定春秋二仲月甲戌庚日，遣官致祭。五年，並諸神爲一壇，歲止春祭。國朝因之）僞時建。

藥王廟 在西定坊。祀藥王韋慈藏（按元成宗時，立三皇廟於府、州、縣，春秋通祀，以醫藥主之。明洪武初，仍元制，定三月三日、九月九日通祀三皇——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二年，命以勾芒、祝融、風后、力牧左右配，俞跗、桐君、僦貸季、少師、雷公、鬼臾區、伯高、岐伯、少俞、高陽十大名醫從祀。四年，詔曰：『三皇繼天立極，開萬世教化之原，汨於藥師可乎？天下郡縣，毋得褻祀』。故止祀藥王韋慈藏。其在京師者，嘉靖間建廟於太醫院北，名景惠殿，中奉三皇及四配。其



從祀：東廡則儼貸季、天師岐伯、鬼臾區、伯高、俞跗、少師、桐君、太乙雷公、馬師皇、伊尹、神應王扁鵲、倉公淳于意、張機十三人；西廡則華陀、王叔和、皇甫謐、抱朴子葛洪、巢元方、真人孫思邈、藥王韋慈藏、啓元子王冰、錢乙、朱肱、李杲、劉完素、朱彥修十四人（？）。

國朝順治元年，增少俞於東廡俞跗之次爲十四人。定每歲春冬仲月上甲日祀先醫。遣禮部堂官致祭三皇，太醫院官分獻兩廡。康熙五十七年，道標千總姚廣建。

**倉神廟** 在鎮北坊赤嵌樓後（按明時南京有太倉神廟，祭以仲春秋望日）。雍正十年，知縣林興泗建。乾隆十五年，知縣魯鼎梅修。

**水仙廟** 在西定坊港口。祀大禹王，配以伍員、屈原、王勃、李白（按鷓夷之浮，汨羅之沉，忠魂千古；王勃省親交趾，溺於南海，歿而爲神；雖李白表墓謝山，前人經訂采石之訛，第騎鯨仙去，其說習傳久矣。今海舶或遭狂颶，危不可保，時有划水仙一法，靈感不可思議。其法：在船諸人，各披髮蹲舳間，執食箸作撥棹勢，假口爲鈺鼓聲，如五日競渡狀。雖檣傾柁折，亦可破浪穿風，疾飛倚岸，屢有徵驗；非甚危急，不敢輕試云）。康熙五十四年，泉漳諸商人建。壯麗工巧，甲於羣廟。乾隆六年重修。有大小店凡若干間（碑記立於西，偏之覺津亭），年收租銀以奉香燈，另有廟在安平鎮渡口。又一在澎湖媽宮前海邊。康熙三十五年右營遊擊薛奎建。

五帝廟 在寧南坊（五帝者，五行帝也；志傳皆有之。依五行之色以肖像。今邑廟所祀，乃五顯靈官。明紀載：太祖都金陵，卽都中建五顯靈順廟，祭以四月八日、九月二十八日。天下之祀五通神，率由於此。又蘇州志云：『五顯乃婺源土神，累封至王爵，冠以顯字，故曰五顯』。又，唐王瑜夜夢紅光燭天，五神自天而下，以顯聰、顯明、顯正、顯直、顯德爲號。而觚賸所記，則云明太祖夜夢隨征將士求祀者甚衆，因命五人爲一社。嗣是民間稍有驚怪，輒曰五通。與明紀所載，略有異同。又通志載：福州五顯廟，舊名五通廟，卽此。其云亦名龍官廟，則靈官之訛也。龍官別有其神，姓龐名瑄，諱之，故稱龍官。嘗灑硯水作雨濟旱。宋度宗時，現形驅癘殄，冠封祐文侯）。

吳真人廟 在西定坊新街（神名本同安縣白礁人，母夢吞白龜而娠。生於宋太平興國四年，不茹葷，不受室，精岐黃術，以藥方濟人，廉恕不苟取。景祐二年卒，里人祠之，有禱輒應。部使者請廟額，勅賜「慈濟」。慶元間復勅爲「忠顯」。開禧二年，封英惠侯）。僞時建。乾隆五年，候選州同知王紹堂倡修。

按真人廟宇，漳泉間所在多有，荷蘭踞臺，與漳泉人貿易時，已建廟廣儲東里矣。嗣是鄭氏及諸將士皆漳泉人，故廟祀真人甚盛。或稱保生大帝廟，或稱大道公廟，或稱眞君廟，或稱開山宮，通志作慈濟宮，皆是也。舊志所載，除廣儲東里外，其在西定坊者，尙有北線尾廟。其在鎮北坊者二：觀音亭邊，僞時建；水仔尾，康熙三十五年建。在永康里者一，石頭坑。在武定里者

一，廟後古榕，蔭可數畝。在歸仁北里者一，舊社口，僞時建。在文賢里一圖者三：山頭社、大甲社、月眉池。在文賢里二圖者一。俱里衆所建。在大目降莊者一，僞時建。又府志載，在安平鎮者三；在澎湖者一，奎壁嶼。

臨水廟 在寧南坊（神名進姑，福州人，陳昌女。唐大歷二年生，秉靈通幻。嫁劉杞，孕數月，會大旱，因脫胎祈雨。尋卒，年僅二十有四。訣云：吾死後必爲神，救人產難。建寧陳清叟子婦，懷孕七月不產；神見形療之，產蛇數斗，其婦獲安。古田縣臨水鄉有白蛇洞，巨蛇吐氣爲疫癘。一日，鄉人見朱衣人仗劍索蛇斬之。詰其姓名，曰：我江南下渡陳昌女也。遂不見。乃立廟於洞上。凡禁魅、却魃、祝釐、祈嗣，有禱必應。宋淳祐間，封崇福昭惠慈濟夫人，賜額「順懿」；復加封天仙聖母青靈普化碧霞元君）。

三山國王廟 在小北門內鎮北坊水仔尾。廟祀粵潮州巾山、明山、獨山之神（三山在揭陽縣界。原廟在巾山之麓，賜額「明呪」。潮之諸邑，皆有祠祀。粵人來臺者，咸奉其香火，故建廟云）。雍正七年，知縣楊允璽、左營遊擊林夢熊率粵東諸商民建。

附明呪廟記（明太子少保禮部尙書潮陽盛端明撰）

潮有明呪三山之神，其來尙矣。考夫潮之揭陽，於漢爲郡，後改爲邑，邑三百里有獨山，越四十里有奇峰，曰玉峰。玉峰之右，有衆石湍激，西惠東潮，以石爲界。渡水爲明山，西接梅州，亦以石爲界。又三十里，有巾山，地名霖田。三山鼎峙，英靈所鍾。當隋失其甲子二月下旬五

日，有神三人出巾山，自稱昆季，受命於帝，分鎮三山，托靈玉峯之右，廟食於此。其地前有古楓樹，後有石穴。降神之日，上生蓮花，絳白色，其大盈尺。鄉民陳姓者，白晝見此三人乘馬而來，招爲從者；未幾，陳與神俱化去。衆異之，卽巾山之麓，置祠合祭。旣降，神以人言封陳爲將軍，靈日益著；人遂尊爲化王，以爲界石之神。唐元和十四年，昌黎韓公刺潮州，霖雨害稼，衆禱於神而響答；爰命屬官以少牢致祭，祝以文曰：「霖雨旣霽，蠶穀以成；織女耕男，欣欣衍衍。其神之保庇於人，敢不明受其賜也」。宋藝祖開基，劉鋹拒命，王師南討，潮守王侍監赴禱於神，果雷電風雨，鋹兵大北；南海以平。迨太宗征太原，次於城下，忽睹金田神人揮戈馳馬，師乃大捷；渠魁劉繼元以降。凱旋之頃，有旗見城上雲中，曰：「潮州三山神」。因命韓指揮舍人詔封巾山爲清化威德報國王、明山爲助政明肅寧國王、獨山爲惠威宏應豐國王，賜廟額曰「明呪」。勅本部增廣廟宇，歲時展祭。明道中，復加靈廣字。蓋肇跡於隋、顯靈於唐、受封於宋，數百年來，赫赫若前日事。嗚呼，神之豐功盛烈，庇於國於民亦大矣哉！潮之諸邑，在在有廟，莫不祇祀。水旱疾疫，有禱必應。夫惟神之靈，故能格人之誠；惟人之誠，故能格神之靈。神人交孚，其幾有如此。謹書之，俾海內人士、歲時拜祠下者，有所考而無憾於誠焉。

**精忠廟** 在東安坊鎮標右營內。祀宋岳鄂王。

**聖公廟** 在永康里中樓仔街（神姓倪，忘其名。生長海濱，熟識海道，爲海舶總管。歿而爲神，舟人咸敬祀之）。康熙三十年，巡道高拱乾建。又在大東門內彌陀寺左。一在西定坊，曰總管宮，僞時建。一在鎮北坊總爺街。

將軍廟 在澎湖將軍澳。神之姓名、事蹟無考。舊有此廟，因以名澳。豈隋開皇中，遣虎賁陳稜略地至此，因祀之歟？又有大王廟三：一在八罩嶼，一在龍門港，一在通梁澳。俱莫詳所自始。

又舊志府志載，邑治東安坊有開山王廟，今圯。長興里有王公廟。俱僞時所建。茲查各坊里社廟，以王公大人稱者甚夥：東安坊則山川臺、坑仔底，西定坊則王宮港、草仔寮、海防署前，寧南坊則馬兵營、打石街，鎮北坊則普濟殿、三老爺宮、以及安平鎮、青鯤身、北線尾、喜樹仔、永豐里、紅毛寮、中路、南潭等處，廟宇大小不一，概號曰代天府。神像俱雄而毅；或黝、或赭、或白而皙；詰其姓名，莫有知者。所傳王誕之辰，必推頭家數人，沿門釀資演戲展祭。每三年即大斂財，延道流、設王醮二三晝夜，謂之途瘟。造木爲船，糊紙像三儀仗，儼如王者。盛陳優觴，跪進酒食，名爲請王。愚民爭投告牒畢，乃奉各紙像置船中；競賣柴米。凡百器用、兵械、財寶，以紙或綢爲之，無一不具。推船入水順流揚帆而去則已，或洄泊岸側，其鄉必更設醮造船以禳。每費累數百金，少亦不下百金。雖窮村僻壤；罔敢吝嗇，以爲禍福立至。噫，此誣神惑民之甚者也！

### 祠

朱文公祠 在府儒學明倫堂左（建修本末詳「學校」內）。康熙五十一年，巡道陳瑣建（有記，見「學校」內）。置田二十八甲一分（坐南路鯉港莊），載租穀一百六十八石六斗（一、每年祠內香燈用穀十石。一、春秋二祭供品各用穀二十石。一、誕辰忌

辰供品各用穀五石。一、祠內肄業優生四人，每人給穀二十石。以上共用穀一百四十石。年存穀二十八石六斗，爲修理祠宇之用。

### 纂本傳

文公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世居徽之婺源紫陽山下。父韋齊公松，甫冠擢進士，第爲延平尤溪縣尉。以宋高宗建炎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甲申午時生文公於尤溪鄭氏寓舍，卽今南溪書院。年十四，韋齋公歿；從遺言葬於崇安五夫里。築室里第之旁，奉母夫人遷而居焉。受業於劉勉之；勉之因韋齋公屬以後事，誨之如子，以女妻之。紹興十七年丁卯，文公年十八，舉建州鄉貢。十八年戊辰，登王佐榜進士第五甲第九十人。二十年春，如婺源展墓。二十三年，授泉州同安主簿。累遷煥章閣待制侍讀，領鴻慶宮祠。初居崇安，繼移建陽之考亭，復結草堂於廬峯之雲谷，匾以「晦庵」，亦號「雲谷老人」。旣又創「竹林精舍」，更號「滄洲病叟」。最後因筮遇遯之同人，更名「遯翁」。寧宗慶元六年庚申三月初九日甲子卒，年七十有一。諡曰文。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二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封徽國公。淳祐元年，從祀孔廟，又勅立建安書院祀之。元順宗至正二十二年，改封齊國公。明景泰間，建祠於紫霞洲，錄其嫡裔世襲五經博士，以奉祠事。嘉靖九年，定從祀牌位，稱先儒朱子。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位七十子之次。國朝康熙五十一年諭：朱子發明聖道，軌於至正，特加優崇，升配大成殿十哲之次。御書「大儒世澤」匾及對聯縣於考亭書院。元吳激贊曰：義理元微，繭絲牛毛；心胸開豁，海濶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

文廟土地祠 府儒學祀於明倫堂東廊內，縣儒學暫祀於崇聖祠右鄉賢祠內。歲以祭文廟畢舉祭，學官主之。國朝順治元年，定每月朔望日有司官於文廟行香後親詣崇聖祠行禮，次詣土地祠行禮如儀。

又文武各衙門左，俱有土地祠。朔望日本衙門行香祭，則本官主之。其居民所祀土王曰福德祠。在東安坊者六：嶺頂、番薯崎、觀音亭邊、諸羅倉邊、獄帝廟右、龍川井。在酉定坊者四：南巷口、新街尾、海防廳邊、佛頭港。在寧南坊者五：打石街、安海街、磚仔橋、大南門邊、大埔尾。在鎮北坊者六：禾寮港街、總爺街、熟皮寮、赤崁樓左、粗糠崎、林投井。在永康里者二：彌陀寺右、燒礮嵌。他如大南門外仙草寮、小北門外柴頭港及安平鎮新豐里、長興里、土庫、歸仁北里、舊社街，在在有祠。每歲二月二日、八月十五日沿戶鳩資演劇，張燈慶讚，亦春祈秋報之意。

名宦祠 一在府儒學廟門左；一在縣儒學崇聖祠左。內祀：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福建總督范承謨、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福建總督姚啓聖、太子少保靖海將軍靖海侯福建水師提督施琅、江西觀察使前臺灣府知府蔣毓英、廣東分巡肇高廉羅道前臺灣府知府靳治揚、福建巡撫贈禮部尚書前分巡臺廈道臺灣縣知縣陳瓊、臺灣府海防同知洪一棟、福建水師提督施世驥、南澳鎮總兵官藍廷珍、分巡臺廈道陳大輦共十人（各有傳，見「宦績」）。

按禮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我朝監古定制，直省郡邑，名宦立祠學宮之內；凡有

善政遺惠、能使人不忘者，咸得與焉。夫膠庠之地，是非之公所自出，非若民間一黍一蹄，可得私而援之也。臺郡學祠，列祀諸公，炳炳麟麟，稽諸祭法，協乎公心；而邑庠之祠尙虛。編輯志乘，博採輿評，猶有德同功同而未致其鑿鑿者，爲悉登諸官績傳，俾將來得有所考而補其所當祀，以慰輿人之忱云。

鄉賢祠 一在府儒學廟門右；一在縣儒學崇聖祠右。內祀闕。

按古者，鄉先生沒，則祭於社。周禮：「建國之學校，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今祀鄉賢於學，義本諸此。宋黃灝云：「立祀於學者，不以功德名位諸。不在六藝之科者，不在列；不知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者，不在列；不知正心、誠意、修身、謹獨之學者，不在列」。近世郡邑所祀，固未能一一盡如其指，要以道德爲主，勳業次之，武功文藝，又當別論焉。國朝康熙間，請祀鄉賢，皆由學臣批准；雍正時，則容請禮部聽可否。今上加意詳慎，例用奏請覆允，乃得入祀。前此臺灣版圖新闢，官牆乍啓，宜莫與分俎豆之光。七十年來，沐浴聖教，久道化成，當有德業闕望，足爲梓桑矜式者接踵而出，胡乃猶留此瞽宗之一席耶？

忠義祠 在縣儒學廟門左。內祀康熙六十年臺灣殉難臺灣鎮總兵官歐陽凱、臺協水師副將許雲、鎮標左營遊擊孫文元、水師左營遊擊游崇功、鎮標左營守備胡忠義、中營千總蔣子龍、水師中營千總林文煌、右營千總趙奇奉、中營把總李茂吉、鎮標中營把總林彥、汀州鎮中營把總石琳暨文煌之弟文甲，共十二人（傳見「官績」）。



同時殉難，有南路營守備馬定國、把總林富、鎮標左營千總陳元、右營領旗王奇生，俱入祀鳳山縣忠義祠。北路營參將羅萬倉、革職把總江先達，俱入祀諸羅縣忠義祠。按傳有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古今天經地義，所不得而逃焉者也。又云：「死王事者加二等」。諸公忠誠奮發，血戰捐軀，朝廷特沛殊恩，予卹贈廕，春秋祠祀，千載猶生矣。

忠義孝悌祠 在縣儒學廟門右（以上各祠建立本末，俱詳五卷「學校」中），祀贈儒林郎侯瑞珍（傳見「人物」）。

按忠義孝悌，生人之本，天地之常經也。惟盡乎職分所當爲，即可表里閭而共式，詎必尙矯激之行、爲人之所難爲乎？若割股捨身，事出一偏，行違中庸，旣非功令所許，其率循常道以祇恭稱者，或以弗事粉飾，隱而未彰；或以無他瑰奇，置而弗道；遂使湮沒草莽間，良足惜焉。茲於祠祀之外，擇夫允協鄉評者，別爲立傳，亦慎其選而勿敢濫云。

節孝祠 在東安坊。祀歷年旌表節婦。乾隆十六年，邑廩生侯世輝捐資重葺。

雍正元年，上諭：「禮部致治之要，首在風化。移風易俗，莫先於鼓勵良善。使人人知彝倫天則之爲重，忠孝廉節之宜敦，古帝王勞來匡直，所以納民於軌物者，舍是無由也。朝廷每遇覃恩詔，欵內必有旌表孝義貞節之條；實係鉅典。邇來直省大吏，往往視爲具文，並未廣諮遠訪。祇將有力之家，囑託賂遺者，漫憑郡縣監司之申詳，卽爲題請建坊；而山村僻壤、窮氓耕織之人，或菽水養親、天性篤孝，或柏舟矢志、之死靡他，鄉隣嗟嘆爲可欽，而姓氏不傳於城邑；幽光湮鬱、潛德銷沉者，何可勝數！爾部卽着傳諭督撫、學政諸臣，嗣後務期各屬搜羅、虛公核詢，

確據本人鄉評實蹟，題奏旌獎。勿以匹夫匹婦，而輕爲阻抑；勿以富家巨族，而濫爲表揚；以副朕成俗化民、實心彰善至意。特諭」。是年恩詔，內開：「旌表節義，乃彰善大典，每見直省地方有力之家，尙能上達；而鄉村貧窶之人，則多湮沒無聞，深可憫惻。着督撫、學臣及有司遍加採訪，務使寒苦守節之家，同霑恩澤。至節婦年踰四十而身故，計其守節已歷十五年以上者，亦應酌量旌獎。着該部議奏。雍正二年，諭：「旌表節義，給銀建坊，民間往往視爲具文，未曾建立。恐日久仍至泯沒，不能使民間有所觀感。着於學宮內建忠義孝悌祠一所，立石碑一通；於學宮附近處購買基址，建節孝祠一所，立大碑坊一座。其石碑牌坊，將前後忠孝節義之人，俱標姓氏於其上。已故者，則設牌位於祠中。春秋祭祀，以闡幽光，而垂永久。其動用銀兩，造冊報部。欽此」。仰惟世宗皇帝御極之初，首重倫常、崇教化，絲綸所沛，於忠孝節義三致意焉。爲其有關於世道人心也。由是海隅義烈，咸沐殊榮。唐李習之碑高愍女云：「賞一女子而天下勸，斯固王化之大端矣」。考定制：節孝者祀之，弗及烈婦。而昌祠所祀，烈婦較多。則推恩於管格以外也。夫婦人守志，從一而終，理之正也；身遭強暴，捐軀全節，變而不失其正也。若舅姑無恙，嗣續宜圖，乃慷慨一決，從夫九原，此賢智之過矣。故凡守志者，當思爲節婦。生則有旌旌之榮，沒則有祠祀之典。而節婦之家，尤當開導勸諭，俾知一死之未足塞責，庶無負朝廷建詞勵俗之至意乎！

按郡邑祠，名宦以官序；堂屬同時並在者，堂官南向，幕屬東西向。鄉賢以年序；父子兄弟並在者，父兄南向，子弟東西向。師弟子亦然。忠義孝悌祠及節孝祠，姑媳母子並在者，俱倣此

。或以神案作三級，分高下爲序。其名宦、鄉賢等神主，舊皆稱某公；今先師、先賢已釐去王公侯伯之稱，先賢稱某子，先儒稱某氏。則諸祠神主擬皆稱氏爲當。其節孝祠碑牌神主，並當遵旨標題姓氏，不宜書名。

奎光閣（一名文昌閣） 在朱文公祠後（建修年月姓氏，見五卷「學校」中）。祀梓潼帝君（張姓，名亞子。居蜀七曲山。仕晉。戰歿。廟在保寧府梓潼縣，距縣治三十里許。唐、宋累封至英顯王。道家謂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帝君。天下學校，因有祠祀。明景泰中，卽京師舊廟闢而新之，歲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宏治元，禮部尙書周洪謨等議：梓潼顯靈於蜀，廟食其地爲宜，請勅天下學校罷毀其祠。而學校仍多祠祀者。以紫微垣文昌六星次在斗魁之上，均爲文明之府，故與魁星並祀云）。

（附）敬聖樓 在大南門外，祀梓潼帝君。雍正四年，拔貢生施世榜建。

魁星堂 在西定坊（斗首四星爲魁。後漢志：魁方杓曲步天歌，北斗之宿七星明。第一主帝號樞精，第二第三璇璣呈，第四曰權第五衡，開陽搖光六七名。凡祀魁星者，以字象形）。雍正四年，巡道吳昌祚建。乾隆五年，巡臺御史楊二酉祀魁星於大南門樓、祀文昌於小南門樓。

海防同知攝縣事郝鑑記

國家重離四照，光被八荒；雖屬層洋海嶠，聲教所莫外也。太原楊公以巡臺兼督學政，於海疆士子，加意振興。既請建設書院爲毓英地，復以文昌閣在郡庠東側，位置非宜，乃商之觀察劉

公，相度形勝，祀文昌於小南門樓，位居乎巽；祀魁星於大南門樓，位居乎離。與郡庠相拱而相對，以應文明之兆。捐俸塑像，俾余董其事。擇日偕巡察舒公暨道府率師生釋菜焉。繼自今地脉鍾祥，神靈擁護；臺之多士，綵筆高題，朱衣暗點。將璧合珠聯，引星辰而直上，依日月之末光。列憲高處五雲三台之座，拭目俟之矣。因書以爲左券。

施侯祠 在寧南坊。祀太子少保靖海將軍靖海侯施琅。

### 碑記（闕名）

古之勳立天壤，澤洽人心，是皆勒燕圖麟、流徽汗簡、千載爲光者也。臺灣自闢鴻濛以來，王化未敷，鄭氏逋播於斯，凡歷三世。波濤弗靖，聖天子時置南顧之憂。二十有二年，特簡靖海將軍侯施公，招懷閩閩之士。民交慶曰：維桑與梓，有長城矣。迨夫奮師銅陵，首戒妄殺；六月揚帆，風恬浪息。直搗澎島，克奏膚功。雖曰天命，詎非精誠所感哉？至若陣傷俘護，悉爲療藥，縱使還家。蔡人吾民，出自真摯，故臺人始齊心而納款焉。降藩旣授，兵不血刃；元黃壺漿，歡呼動地。其視晉公之平淮西、武惠之下江南，又殆過之。然臺去內地千里，戶不啻十萬，或欲一朝議棄，無論萬家鳩鵲，買棹無資；即令囊空歸井，饑寒慘迫輾轉，不堪憐乎？況爲南疆抗咽，鹿耳險於孟門。墟其地保無逋逃淵藪貽將來憂者。是以力請於朝，籍爲郡縣。此有功於朝廷甚大，有德於斯民甚厚。迨勾當事畢，奏凱旋師，題留總領吳公諱英者，暫駐師壓；而又念弁目之新附未輯也，兆庶之棄業虧課也，則又委叅將陳君諱遠致者加意鈴束之，殫心招徠之。是侯之心，無一息可紓臺民於懷抱；而東海陬壤，無一人不頌覆幬於如天也。今荆棘遐甸，遍藝桑麻，詩書陶淑，爭榮桃李，極之載髮負齒之倫，莫不共沾教化繫誰之功。臺之人士，感於十年之後，

久而愈深，群謀勒石，以效衰思。歷疏所由，遠丐余言。余固末然啞鐘矣，安能贅？亦即以所詔  
余者代述，使鐫刻之，俟天後時太史之張大其事，而流方奕世云。

吳將軍祠 在東安坊。祀太子少保威略將軍福建水師提督吳英。欽賜御書匾額：「作  
萬人敵」；對聯：「但使虎貔常赫濯，不教山海有烟塵」。募懸祠中。

蔣公祠 在鎮北坊真武廟後。祀江西觀察使前臺灣府知府蔣毓英。

### 知縣王兆陞序并詩

臺疆初闢，帝簡名賢；瀛海方澄，天畀良牧。惟公鍾松山、杏山之秀，播召父、賈父之恩。  
不賞不怒，番黎盡戴慈雲；克寬克仁，士庶久遊化日。歌去思而共銘口版，荷涵蓋而莫寫心丹。  
是以作繡買絲，每瞻仰而如依慈母；范金鑄像，一飲食而必禱神君。展也益郡風流，允矣桐鄉俎  
豆。陞素叨賔庇，深沐甄陶。方欣御李於東寧，倏悵遷鶯於彭蠡。謳思彌篤，圖繪難傳。今者幸  
藉餘輝，得叨京秩，亦將揚帆以西返，不禁景範而增懷。恭寫俚險，用貞文石云。

昔日東寧今豫章，德兼威惠政非常。潁川有鳥皆成鳳，召國無花不作棠。處處絃歌膏澤厚，  
年年俎豆姓名香。仁人積慶知方邵，袞繡升朝佐我皇。

西來紫氣傍雲明，夫子聲華信莫京。岡嶺已因名德峻，鄱湖更爲使君清。歸鴻附驥登臨遠，  
萬草緣松霄漢榮。每過舊遊吟畫錦，幾回翹首不勝情。

高公祠 在鎮北坊關帝廟左。祀浙江按察使前分巡臺廈道高拱乾。

## 翰林院左春坊左中允陳遷鶴記

臺灣既平之十有三年，重譯入貢，沿海晏安。會兩浙大廉使需人，而我臺廈巡憲高公祖適當報最疏上；天子素知公名，以其保釐東土著偉績也；遂特調公。夫兩浙，殷繁之區也；廉使，風紀之長也。前此拜是官者，旋即開府而去。聖主用人，不輕許可。然則公之行也，其膺節鉞也必矣。公以門廕起家廣德州牧，擢秋官員外郎，施轉戶部正郎，奉勅監督臨清關。事竣，出守江西瑞州府；丁內艱，起補泉州太守；舉卓異，即蒙督撫兩中丞會薦於朝，以康熙三十一年秋，來巡赤嵌。公才兼文武，敏歷中外二十餘年矣。在州則蘇民困，在關則除商累。或以折獄稱旨，以或治賦見推。有守有爲之疏，屢達天聽。筠州之碑，已與碧落並峙。其在溫陵也，遷徙之後，桑田屢變，糧粟數萬家。公奉委清丈，裹糗糧，躬隴畝，力請豁除歲科，革納卷積弊；泉之士民，勒石存焉。及其巡臺也，植土類，興學校，繫蠹豪；苞苴有禁，薦剡有禁，販番婦有禁，踞官地而阻葬埋有禁。臺廈腴地，多種蔗；公諭令植穀。繼而糖價果賤，車戶告憊；公復蠲其餉，准與開除番社舊有文武花紅，商人賸餉輸官，勢不能不掙取於番黎；公出示嚴禁，諭番自徵。雕題斷髮之倫，始知有化日光天之樂。加之臺內山諸社，茹鮮衣皮，從昔至今，屢爲民患者，聞公名皆不憚山谿險遠，俯伏公轅，稟奉朝廷正朔。蓋公以憲副而兼學政，得士心易，得民心難，而得番心與從不受教化之番心尤難。非以實心行實政，寬猛相濟，有過化存神之德，未由臻此。然且以力不從心爲歎。今公轅轍難留，桂船西渡；臺之士民，欲立碑以誌公德，徵言於余。余，公舊部民也；知公最悉，而於公之德究不能鋪揚一二，聊以素所聞於臺者，約略述之，以垂不朽。閩浙接

壤，公施澤於閩，如同咫尺；況由此而建牙移節，再臨南國。歌甘棠者，且復拜車下矣。吾土民其可以相慰矣。是爲記。

靳公祠 在東安坊。祀廣東分巡肇高廉羅道前臺灣府知府靳治揚。

衛公祠 在東安坊府城隍廟左。

### 巡道陳瑣記

夫子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四，而悉數之，曰恭、曰敬、曰惠、曰義。持此以求後世之爲治者，雖兩漢之循吏，未易槩許也。若前太守衛公，其本斯道以爲治者乎！公相國文清公之猶子，少司馬公之賢嗣也。號稱貫介，而抑遜自持，不異寒素。庶務必躬親；夜秉燭治官書，漏下不輟。愛民如子。甫下車，首革水丁以安流移，嚴禁襍派。歲時，屬員或餽尊酒隻鷄，未嘗輕受。數年中，從不票取一夫一役。郡邑民番，得以息肩，遂休養生息之樂者，繫公賜也。其有豪強梗法、弗化於訓者，則懲之不少假。是恭也、敬也、惠與義也，公殆兼而有之矣。公以壬午冬十月蒞臺，至丙戌秋九月秩滿，奉特旨陞廣東都轉運使去。臺之士民，戀公弗忍舍，相率建祠，附府城隍廟左，意蓋欲以神道事公也。祠規制甚狹，稱公儉德。韓昌黎詩云：「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斯祠之謂矣。小子瑣，舊爲臺令，公屬也，知公甚悉。茲復謬持使節東來，拜公祠下；因本諸父老意，述公政之犖犖大者。有此四德，以備他日風謠之採，且以繫臺人甘棠之思於永永也。公名臺揆，號南村，山西曲沃人。

吳公祠 在西定坊關帝廟右。祀山東按察使前分巡臺灣道吳昌祚。

五忠祠 在安平鎮水師協署之左。雍正五年，協鎮陳倫炯建。營員春秋舉祭。閱營買置店屋五間，坐效忠里右營守備署後，收稅以供祭費。內祀水師副將許雲、遊擊游崇功、千總林文煌、趙奇奉、把總李茂吉五人，俱駐安平鎮。辛丑之變，率水師入援府治殉難。游崇功時出哨北路外洋，自笨港回帆應援，死事尤烈云。

附祀：吳國珍、康德、吳明、連捷、孫晏、李敏、張連、孫承、莊奕、羅仲、左應陞、任時茂、黃福、鄭笑、譚龍、張山、方榮、謝興、林巧、金全、葉福、蔡勇、湯增、錢養、李隨、張全勝、李如、周惠、沈玉、周德、王子龍、陳德、張禮、林得、高能、鄭官保、黃春、王明、林宗、邱明、董伏智、周印、黃宗、鄭敬、吳進、吳仲朝、謝二、彭真、劉涵、柯鳳、謝得祿、林良、黃開、陳廷、張由、崔肇桂、陳惠、王順、鄭勇、張照、林西、劉弼、林祈、潘聖、林成，共六十五人；俱臺變殉難兵丁。又，陳宗、林志、蘇郡、林賜、陳旭五人，俱雍正元年十二月間因公墮海兵丁。

游將軍祠 在小北門外厲壇後。祀水師左營遊擊游崇功。乾隆十五年，知縣魯鼎梅修。

### 寺宇（附）

萬壽寺（一名萬壽亭） 在小東門外永康里北。康熙五十年，巡道陳瓚倡捐建亭二



層，前爲門，後爲祝聖堂（先是，祝聖在府儒學明倫堂內）。五十五年，諸羅縣知縣周鍾瑄置香燈田五十甲（坐彰化赤塗崎莊），載租穀一百石。五十六年，巡道梁文科於門外增建兩廡，周繚以垣，東西立敷文、振武門，其右爲射圃。復改堂爲軒，於軒後再建祝聖堂，旁附僧舍。六十年，颶風悉圯。雍正元年，文武各官重建。五年，巡道吳昌祚、總鎮林亮，撥前總鎮歐陽凱官莊園二十六甲（坐諸羅西港仔），年納廊餉半張，供本寺香燈。乾隆十六年，知縣魯鼎梅申文武各憲會商，以該處距城東門外約三里許，曠野荒郊，風雨飄蕩，旋修旋剝；每逢萬壽聖節、元旦、冬至，閤屬員弁，俱於四鼓出城，聯班慶賀，各衙署、倉庫、營盤，殊費彈壓；而郡庠明倫堂業經更新鼎建，規制寬敞，內庭有奎光閣，峻聳輝煌，堪以安奉龍牌。詳准：嗣後凡遇令節大典，俱就明倫堂行禮。

海會寺（一名開元寺） 在永康里（按諸寺俱奉三世尊，乃釋迦牟尼文佛，生西方中天竺國。宗其教者，以本性爲法身，德業爲報身，並眞身爲三；其實一人耳）。僞鄭氏建，爲北園別館（詳見古蹟）。康熙二十九年，巡道王效宗、總鎮王化行改建爲寺（並記）。有田五十甲（坐寺後洲仔莊），園六甲零（坐寺後）。又棧園一所，供本寺香燈。乾隆十五年，巡道書成修。

蓋聞二儀效靈，人天永載無窮之運；萬物資始，凡聖統成有象之緣。法藉運而後興，道因緣而乃遇。故內典流於中夏，妙諦通乎遐陬。花雨香風，眼前解脫；招提蘭若，方外聲聞；有由來

矣。顧茲臺灣版圖新闢，德教覃敷，神人胥慶，典章無闕。惟少一梵刹，福祐海天。附郭大橋頭有廢舍一所，宏敞幽寂，跨海面山，修竹茂林，朝煙暮靄。諸同人瞻仰於斯，僉曰：是三寶地，何不就此立寺、招僧迦以修勝果，亦盛世之無疆福田也。時兵巡王公，同聲許可。會有僧志中者，自齟齬之年，皈依沙門，秉靈慧沉靜之聰，函松風水月之味，從江右雲遊，來聞其事，願募緣成之。於是同人各捐俸資，補葺門楹，重整垣宇，粧塑佛像；始於庚午八月七日，成於明年四月八日，名曰海會寺。道場丕建，法筵宏開。瞻妙相之莊嚴，雷音寺見於東土；聽法華之朗誦，祇樹園來自西天。噫，善哉！從茲絕島重洋，齊生見像作福之想；雕題鑿齒，同沾聞聲脫化之恩。斯亦大運之興歟？抑余更有說焉，沙門者，弱門也。佛法雖大，王法衛之。此何以故？道無形而方微，法非象而不顯。參陰陽以立極，顯其象者也；備體用而修真，精於徵者也。是以入世制之以王法，出世超之以佛法。顯微之旨，殊途同歸。故凡天下梵刹，皆賴士夫護持。後之遊於此，宦於此者，肯一瞻禮，悉皆龍華會上人；少存菩提心，卽見金剛力。其造福於海邦，豈有量哉！

### 巡臺御史張澗詩

歌罷蠻姬易梵腔，層樓煙際晚鐘撞。吟詩賭奕人稀到，閒煞孤僧白菊牕。

### 巡臺御史錢琦詩

草莽英雄地，樓臺歌舞春；荒烟迷斷礎，淨業儼前因。潮長龍歸鉢，亭空鳥喚人。自今依慧

日，無復海揚塵。

知縣善鼎梅序

一葦東來，烟波萬狀。臺陽巋然，立海若中，恍瀛洲與方丈夾蓬萊而駢羅也。郡城東去二里許，有海會寺，清奧宏敞，歲久漸頹。前觀察書公葺其門庭，而殿廡未就，亭樹荒涼。乃者勸農之役，旌旄雲集，臨風弔往，矢懷若一，屬某以一言修之。夫渤海三山，相傳爲人世所莫能至，故有銀闕金宮之稱。設果有之，亦幻境耳。茲寺之景象清華，加以整頓，不更有真致乎？吏情未覺滄州遠，感而遂興，是在同志者。因爲序。

舉人陳輝詩

翠竹斜榕小徑通，招提舊日館娃宮。曇花冷對粧樓月，貝葉寒生舞殿風。野色蒼茫留院落，溪烟點淡到簾櫳。尋春莫問懷娛事，霸業興亡總是空。

生員盧九圖詩

月戶雲扉半草萊，猶誇當日起樓臺。寒枝莫辨金環處，貝闕誰留玉帶來。織水眞機魚活潑，曇花幻夢蝶徘徊。高僧自證無生訣，懶向他年論劫灰。

竹溪寺 在永康里。康熙三十二年建。顏曰「小西天」。徑曲境幽，清溪環抱，有竹木花果之勝。香燈田（坐尖山莊）計一十二甲。

巡臺御史張涓詩

竹溪小寺遠塵囂，青壁臨流薜荔懸。高望美人何處所，漫憑東海說西天。

漁防同知齊體物詩

梵宮偏得上名山，吼作蠻州第一觀。澗引遠泉穿竹響，鶴從朝磬候僧餐；夜深佛火搖紋室，雨裏檳榔綴法壇。不是許珣多愛寺，須知司馬是閒官。

鳳山令宋永清詩

春來梅柳鬪芳菲，散步清溪到翠微；盤石水藤迷野徑，辭枝風葉擁禪扉；踏開覺路香生履，振落天花色染衣；更上一層迴首處，故山遙望寸心違。

廩生張士箱詩

寺門高結接林垌，砌下編籬作短屏。茶甲初舒頻染綠，笋鞭未斷尙留青。延賓摘果陳兼品，供佛拈花插滿瓶。欲訪芳踪同六逸，空餘溪水繞長庭。

廩生黃名臣詩

竹陰堪坐客，野日映清流；山靜人煙遠，鍾鳴佛殿幽。牟尼空世界，古寺閉清秋；疑是三摩地，還看石點頭。

生員蔣仕登詩

返照入溪渚，長林樹欲曛。晚鐘催曉月，宿鳥度歸雲。遠近蟬聲亂，微茫野色分。初秋迎爽氣，徙倚有餘欣。

生員張大璋詩

金風初薦爽，流火伏陰來。雨過泉聲咽，山明樹色開。薜蘿隨綠水，楊柳拂蒼苔。千里難窮處，向誰問釣臺。

生員盧九圍詩

千竿綠竹一灣溪，掩映禪房遶曲隄。煙濕翠園花隱隱，雲深碧澗草萋萋。無營祇覺幽懷曠，自在惟聞好鳥啼。清磬數聲人去也，詠歸還過畫橋西。

生員陳廷藩詩

古寺白雲裏，寒蟬滿樹吟。溪迴初渡月，花落忽驚禽。棋局延清晝，琴張寄素心。欲歸山雨重，尊酒且漫斟。

黃檗寺 在大北門外（唐沙門正幹，莆田人，吳姓。從六祖曹溪得法，歸至福州黃檗山，曰：吾受記於師，逢苦即住，其在此乎！遂即山建寺，是爲黃檗初祖）。康熙二十七年，左營守備孟大志建。三十一年，火。三十二年，僧募衆重建，竹木花果甚盛。

法華寺 在永康里，舊爲夢蝶園；明舉人李茂春所築茅亭（別見「古蹟」）。康熙二十三年，改今寺。知府蔣毓英撥寺後曠地二甲有奇，充爲香燈。四十七年，鳳山縣知縣宋永清增建前堂爲火神廟，仍置香燈園一所（坐港西里大湖莊）。堂後設鐘鼓二樓，結茅亭於鼓樓後，匾曰「息機」。四圍徧蒔花果。

### 海防同知孫元衡詩

綠野軒車得偶停，滄溟蹤跡幾浮萍。香飄古寺曇花見，秋到閒園蝶夢醒。自有醉翁能載酒，不妨喜雨更名亭。應芟惡竹斜添檻，收取岡山百丈青。

### 貢生陳文遠詩

鄉晨趨野寺，泉籟共幽清。法雨敲僊唄，疎煙濕磬聲。蟲吟物外想，蝶夢幻中生。頓覺無塵碍，道心處處明。

### 貢生會源昌詩

路轉幽篁裡，逶迤匝淺苔。薊桐將合抱，香榭未成胎。樓聳懸鐘鼓，庭荒闢草萊。燒檀飄戶外，啼鳥傍林隈。雖德昭金殿，禪心悟劫灰。雖多收敗葉，漸欲變枯荄。觀射亭猶在，息機人未回。無心溪水去，有意野雲來。殘藥風輕剪，寒爐火欲煤。村煙空處渡，野色望中開。誰展揮毫

手？同傾滄茗杯。猶遲辭丈室，相顧兩無猜。

生員王名標詩

野寺鐘初起，香臺竹半遮。松陰堪繫馬，徑曲不容車。吠客穿籬犬，窺人隱樹鴉。老僧談妙諦，古佛坐蓮花。何處尋夢蝶？還來問法華。樓高雲未散，山靜日將斜。園木生佳果，齋廚煮素茶。徘徊憐景色，歸路繞煙霞。

彌陀寺 在大東門內永康里。偽時建，歲久傾圮。康熙五十七年，監生董大彩鼎建中堂。五十八年，武彝僧一峯募建西堂及僧房，監生陳仕俊倡建西堂。有寺田（坐鳳山縣嘉祥里阿嚏甲，尾園一所）載租穀七十二石。又園一所（坐寺後），里人黃士甫、曾亨觀捐置。

澎湖遊擊張賦詩

參差搖竹影，勝地造香林，不覺塵方淨，能生興轉深。佛壇著妙相，午磬响清音。佳境應難得，還同坐夕陰。

巡臺御史張澗詩

宦跡重溟外，遊情半日閒。妙香禪室靜，灌木鳥音蠻。種葉常書偈，留雲早掩關。稍聞烹水

法，容我坐苔斑。何必遠城郭？已空車馬塵。因心川共逝，觸指月如輪。客愧乘槎使，僧兼賣卜人。他時期再訪，幽夢或通津。

### 巡臺御史書山詩

秀色園林夕照明，浮嵐卷盡竹煙清。去來小蝶花間舞，斷續秋蟬葉底鳴。幾處平臺涼影淡，數層敞榭翠濤傾。耽幽衲子應閒坐，讀罷楞嚴詩又成。

### 彰化令費應鑾詩

馬首從東轉，禪扉一逕荒；柳陰垂古井，花氣近迴廊。壁荔頻傾碧，烹茶淺泛黃。山僧無俗韻，盡日檢醫方。

廣慈庵 在東安坊，康熙三十一年建。環植修竹，前對小峯，境最幽雅。香燈田（在諸羅犁頭標大道公營）載租穀六十五石，諸羅縣知縣張尹撥給。

觀音宮 一在東安坊，曰清水寺，康熙間建。一在寧南坊，曰準提室，僞時建；康熙四十六年，道標守備婁廣修。又一曰觀音堂，僞時建；祀五帝，後改。一在西定坊道署東南隅，雍正二年巡道吳昌祚建。一在鎮北坊，僞時建；康熙三十二年重修，並建後堂。又一曰竹林寺，多蒔花果。一在永康里北路頭，康熙五十四年里人李二建。一在廣儲東里，僞時建。一在廣儲西里，康熙四十四年海防同知洪一棟建。一在大目降莊，康



熙間里衆建。一在澎湖媽宮西，康熙三十五年澎協右營遊擊薛奎建。一在大東門外，雍正間里衆建。一在大西門外風神廟後，乾隆十一年商民建；祔祀知府方邦基。一在羅漢門，雍正十一年縣丞葉文炳建；乾隆十七年修。

知縣魯鼎梅序

羅漢門舊有亭，祀觀音，境頗幽寂，而地當衝要；列憲巡方至，止，必憩於斯。歲月漸深，風雨摧殘，僧人募重修之，乞序於余。余惟大地名山，寶刹琳宮，金碧輝煌，以及一邱一壑，禪室僧寮，恒河沙數；大抵皆緇流托鉢，求諸施者爲之耳。斯亭也，基匪宏敞，費匪繁鉅；損有餘之錙銖，成無量之善舉，不亦可乎。貨惡其棄於地也，力惡其不出於身也；與其輕擲於歌舞酒食之場，毋寧爲此。若夫福田勝果之說，僧自能爲諸善信言之，不多贅。

玉皇太子宮（一名四舍廟） 在鎮北坊（歲四月八日佛誕，僧童昇佛像，奏鼓作歌，沿門索施，名爲洗佛。是日禁止屠宰）。僞時建。康熙二十七年，總鎮楊文魁重修。一在西定坊草仔寮，名上太子宮。一在土墾埕尾，名下太子宮。一在長興里。俱僞時建。

論曰：禮有專祀、有義祀；專祀所以明國家之典，義祀所以即人心之安。故報德崇功，春秋罔懈；勸忠教孝，風化攸關。臺之壇壝廟祠，載在令甲者，斑斑可考也。若夫道侈猶龍、佛稱如

象，屬文教之未敷，乃法輪之蚤轉。我朝百神懷柔，因而不廢；彙叙而備陳之，庶民義爲昭、神道不瀆。覽是編者，或有取焉。



# 重修臺灣縣志卷七

## 禮儀志

### 公式 祭祀

車書一統，文教昌隆。瀛壖島嶼之鄉，禮陶樂淑，猗歟休哉！聖天子建中和於上，名公卿佐修明於下，有司遵成式設誠而致行之，所以協民志、同風俗者在是焉。寧敢曰鋪揚盛典，用昭明備乎？謹集諸志，就現所施用，補闕訂訛，以資循習。志禮儀。

### 公式

萬壽聖節：行慶賀禮前期，結綵於府學明倫堂，備鼓樂儀仗，迎龍亭奉堂上。前後各三日味爽，文武各官穿蟒袍補服，分東西坐班。至期，鼓三嚴，文武各官具朝服分左右門入，恭詣丹墀，東、西、北向立；以海防同知爲糾儀官，立丹墀東北。司班唱：「排班」。班齊，樂作。司禮唱：「跪，叩，興」。各官行三跪九叩禮。司禮唱：「禮畢」。樂止。各官以次出。糾儀官另行三跪九叩禮。

千秋令節：前後各一日味爽，文武各官穿蟒袍補服坐班。正日具朝服叩賀如制。元旦、冬至：行慶賀禮，俱先一日迎龍亭，本日味爽，文武各官具朝服三跪九叩如

制。

詔書頒發：至鹿耳門，傳報文武各官，具龍亭、綵輿、儀仗、鼓樂，赴大西門外接官亭迎接。賚送官捧詔書奉龍亭中，南向。賚送官東立，西向。各官朝服北向跪迎。鼓樂前導，賚送官上馬，同各官隨亭後行至府學明倫堂，奉龍亭於堂上。設開讀臺於丹墀上，西南向。賚送官立堂東。文武各官分班恭詣丹墀，東、西、北向立。司班唱：『排班』。班齊，樂作。贊禮生贊：『跪，叩，興』。各官行三跪九叩禮。樂止。展讀生陞臺，各官跪，賚送官捧詔書授展讀生。宣訖，賚送官復捧奉龍亭中。樂作。贊禮生贊：『叩，興』。各官再行三跪九叩禮，興。贊禮生贊：『禮畢』。樂止。賚送官捧詔書分授；文武各官跪受，奉綵輿中，以次迎歸。各衙門頒行如制。

迎春儀：立春前一日，設酒席於東郊外春牛亭，知府、知縣暨僚屬具朝服、盛儀從，到亭上席酒三巡，起。贊禮生導詣芒神香案前。贊：『就位』（各官俱就拜位）。贊：『上香』（長官上香）。贊：跪，三叩首，興（衆官皆同）。贊：『獻爵』（長官三獻）。贊：『讀祝文』（讀畢）。贊：『跪，三叩首，興』（衆官皆同）。贊禮生唱：『起春』（執事人等高聲齊應）。鼓樂導土牛前行，芒神次之，屬官又次之，長官在後。從大東門進城，由各衙門穿轅門過，迎至本府儀門外，置土牛南向，奉芒神西向，陳設供品。本日各官具朝服。贊禮生導至芒神香案前，行禮如前儀；復導至土牛前，唱：

『鞭春』。屬官各執綵鞭，排立兩傍（鼓手進鼓），長官擊鼓三，遂播鼓（鼓手自擂）。屬官隨長官繞牛加鞭：正鞭二遍，旋鞭一遍。每遍換一鞭，擲於地。贊禮生仍導至芒神前；揖，平身。禮畢。

土牛胎骨用桑拓木，身高四尺（按四時），長三尺六寸（按三百六十日），頭至尾長八尺（按八節），尾長一尺二寸（按十二月）。鞭用柳枝，長二尺四寸（按二十四氣）。牛色以本年爲法。頭、角、耳用本年天干。身用本年地支。蹄、尾、肚用納音（天干：甲乙屬木，色青；丙丁屬火，色紅；戊己屬土，色黃；庚辛屬金，色白；壬癸屬水，色黑。地支：亥子屬水，色黑；寅卯屬木，色青；巳午屬火，色紅；申酉屬金，色白；辰戌丑未屬土，色黃。納音：如甲子年立春納音屬金，用白色。餘倣此）。籠頭以立春日日干爲色（說見上）。拘：用桑拓木。索：孟日用麻（謂寅申巳亥日），仲日用苧（謂子午卯酉日），季日用絲（謂辰戌丑未日）。造牛以冬至節後辰日，於歲德方取水土（甲年東方甲位，乙年西方庚位，丙年南方丙位，丁年北方壬位，戊年東南方戊位，巳年東方甲位，庚年西方庚位，辛年南方丙位，壬年北方壬位，癸年東南方戊位）。芒神身高三尺六寸（按三百六十日）。服色：用立春日支辰受尅爲衣色，尅衣辰爲繫腰色（如立春子日屬水，衣取土尅水，用黃色；繫腰取木尅土，用青色。餘日倣此）。頭髻用立春日納音爲法（金日：平梳；兩髻在耳前。木日：平梳；兩髻在耳後。水日：平梳；兩髻在耳後，左髻在耳前。火日：平梳；兩髻在耳前，右髻在耳後。土日：平梳；兩髻在頂直上）。髻耳用立春時爲法（從卯至戌八時，髻耳用手提；陽時左手提，陰時右手提。從亥至寅四時，髻耳或揭或掩；寅時揭從左邊，亥時揭從右邊，子丑二時全戴。蓋寅亥時爲通氣，故揭一邊；子丑時

爲嚴潔，故全載）。鞋袴行纏，以立春納晉爲法（逢金木繫行纏、鞋、袴。金：行纏左闕，繫在腰左。木：行纏右闕，繫在腰右。水日俱全。火日俱無。土日著袴，無行纏、鞋子）。老少以立春年爲法（寅申巳亥老，子午卯酉壯，辰戌丑未幼）。

耕藉禮：雍正四年，覆准於雍正五年爲始，各省督撫及府州縣率屬員、耆老、農夫、恭祭先農之神，照九卿耕藉例行九推之禮。禮部每年預擇來歲仲春吉期，題准行知各省府州縣，同日一體遵行。其祭祀陳設供品，照各省社稷壇例（詳見祭祀條）。前期致齋二日。屆期，本府主祭官巡臺御史暨各官俱穿朝服，齊集先農壇行禮；一切禮儀，悉照春秋祭社稷之例。祭畢，各官俱換蟒袍補服；知府乘來，海防同知執青箱，知縣播種，耆老一人牽牛，農夫二人扶犁，九推九返，農夫終畝（農具赤色，牛黑色，籽種箱青色，所盛籽種，照本縣土宜）。耕畢，各官率耆老，農夫望闕三跪九叩首，禮成。各退。

救護日月：欽天監預推薄蝕分秒及圓復時刻行知，先期傳集僧道伐鼓救護。屆期，結綵於儀門及正堂，設香案於露臺上，置衆鼓於儀門內兩旁，設樂於露臺下，各官拜位於露臺上（護日俱向日，護月俱向月），府縣各僚屬分赴巡察巡道及本府衙門救護禮；武員赴總鎮轅門行禮（參會典載）。陰陽生報初虧，贊禮生贊：『排班』。各官俱朝服序立。贊禮生贊：『進』。贊：『跪，叩』。樂作，各官行三跪九叩禮；畢，樂止。班首官上香，贊禮生贊：『跪』。各官俱跪。班首官擊鼓三聲，衆鼓齊鳴。再上香，樂作，

各官俱暫起立。上香，畢，各官仍跪。以後上香、行禮、作樂，並同。陰陽生報復圓，鼓聲止，樂作。贊禮生贊：『跪，叩』。各官又行三跪九叩禮，畢，樂止。俱退。

祈雨：設壇於城隍廟，並詣龍神廟、東嶽廟、風神廟各處行香。文武各官及民間俱齋素，禁止屠沽，不理刑名，率僧道熏壇祈禱致祭，用素服，帶雨纓，不奏樂，不奠帛；又行步禱之禮，得雨乃止。

鄉飲酒禮（按禮記云：『鄉飲酒之禮廢，則爭鬪之獄繁矣』。故儀禮所記，惟鄉飲之禮，達於庶民，自周迄明，損益代殊，其禮不廢。國朝順治初，頒爲定制。雍正元年，上諭：『鄉飲酒禮乃敬老尊賢之古制，近聞年久視爲具文，所備筵宴，亦甚不堪，應加謹舉行』）：每歲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舉行。前期設賓、僕、介、主等坐次於儒學明倫堂（酒席在存留錢糧內支辦）。本府知府、本縣知縣爲主，位於東南。以致仕鄉紳有德行者一人爲賓，位於西北。擇邑里高年有德者爲僕賓，位於東北。其次爲介，位於西南。又其次爲三賓，位於賓西少後，東南向。耆老儒士爲衆賓，序齒，位堂西，皆東向（有違條犯法者，不許干席，違者罪以違制）。僚屬序爵，位堂東，皆西向。司正以學官爲之，位於主東少後，西北向。贊禮、讀律以老成諸生爲之，位衆賓之南、介之西少後，東北向。前一日，司正率執事習禮。至日黎明，執事者宰牲具饌。司正僚屬及主席先詣明倫堂，遣人速賓僕以下；比至，執事者進報曰：『賓至』。主席率僚屬出迎



於門外；主西面，賓以下皆東面，三揖三讓，而後升堂；相向再拜，升坐。執事者報：『僕至』。迎坐如前儀（按禮記曰：『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著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贊禮唱：『司正揚觶』（按禮記曰：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句）。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能和樂而不流也）。執事者引司正詣盥洗位；次詣爵洗位，取觶於篚，洗觶，升自西階，詣尊所酌酒（酒尊在堂上東南隅，加勺，罍以葛巾。爵洗在阼階下東南，設篚一於洗西，實以爵觶。盥洗在爵洗之東。按禮記云：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進兩楹之間，北面立。在坐者皆起。司正楫賓、僕以下，皆報楫。司正乃舉觶言曰：『恭惟朝廷率由舊章，敦崇禮教，舉行鄉飲；非爲飲食。凡我長幼，各相勸勉；爲臣竭忠，爲子盡孝；長幼有序，兄弟弟恭；內睦宗族，外和鄉里。無或廢墜，以忝所生』。言畢，贊禮唱：『司正飲酒』。飲畢（以觶授執事，仍實於篚），揖報如初。司正復位，賓、僕以下皆坐。贊禮唱：『讀律令』。執事者舉律令案於堂之中；讀律令者詣案前，北向立，讀皆如揚觶儀。讀畢，復位。贊禮唱：『供饌』。執事者舉饌案至賓，前次僕，次介，次主；三賓以下，各以次舉訖。贊禮唱：『獻賓』。主起席，北面立。執事者洗爵注酒如儀，捧爵授主。主受爵詣賓前，置於席，稍退兩拜；賓答拜。又詣僕前，亦

如之。主退，復位。贊禮唱：『賓酬酒』。賓起，僕從之。執事者洗爵注酒授賓。賓受爵，至主前，置爵；賓、僕、主皆再拜，各就坐。執事者於介、三賓、衆賓以下，以次斟酒於席訖。贊禮唱：『飲酒』。或三行，或五行，供湯三品。畢，贊禮唱：『徹饌』。在坐者皆興，候徹饌案訖。僕、主、僚屬居東、賓、介、三賓、衆賓居西，皆再拜。贊禮唱：『送賓』。以次下堂，分東西行，仍三揖，出庠門而退。

鄉約：每月朔望日，知縣傳集紳衿耆庶於府學明倫堂，設龍幄香案，奉律諭。文武各官行三跪九叩禮，畢，分東西坐班。設講讀臺案於門外，北向。諸生耆老列兩廊，兵民人等立臺下東西。木鐸老人陞臺，振鐸，高聲宣聖諭十六條（康熙九年頒行）：一、敦孝弟以重人倫；一、篤宗族以昭雍睦；一、和鄉黨以息爭訟；一、重農桑以足衣食；一、尚節儉以惜財用；一、隆學校以端士習；一、黜異端以崇正學；一、講法律以儆愚頑；一、明禮讓以厚風俗；一、務本業以定民志；一、訓子弟以禁非爲；一、息誣告以全善良；一、誠匿逃以免株連；一、完錢糧以省催科；一、聯保甲以弭盜賊；一、解讐忿以重身命。宣畢；堂上鳴講鼓。約講生恭捧聖諭廣訓（雍正二年頒發）並所奉到上諭，陞臺立講案前，高聲講解；衆等肅聽。講畢，各退。其僻遠里社，知縣未能遍至，則紳士董之。

## 祭 祀

凡祭祀，每歲九月中，禮部節欽天監，預擇來歲祭期，題准行知。文武各衙門先期設齋戒牌，社稷壇致齋三日，文廟、先農壇各致齋二日，關帝廟致齋一日。與祭者俱沐浴更衣，不飲酒、不茹葷（謂葱、韭、葫、薤、蒜）、不問疾、不弔喪、不聽樂、不理刑名，仍理庶務。

祭前二日，榜列與祭各官暨執事諸生姓名（主祭官親署其名），掛於所祭壇廟之前：正獻官（府文廟：巡臺提學御史。縣文廟：知縣。社稷山川壇：知府。先農壇、關帝廟、天后廟：俱巡臺御史。旗幟：總鎮。餘各祭祀，俱知府、知縣）、分獻官（府文廟：殿上，海防同知、知縣；兩廡，學官。縣文廟：殿上及兩廡，俱學官）、陪祀官（康熙四十九年詔：天下武員，把總以上，皆得入文廟行禮。乾隆三年，議准：府州縣各壇廟祭祀，鎮道文武等官，悉按品級，照例分文武右行禮）、監禮官（乾隆三年議准，於教職內派出）、監視官、監宰官（俱佐雜內派出）、通贊生（立於丹墀及壇陛之東）、贊引生（在獻官左右）、司盥（盥洗在臺階東南及壇下左側）、捧、帛、執爵（俱在殿內及壇上在壇前西北隅）、司盥（盥洗在臺階東南及壇下左側）、捧、帛、執爵（俱在殿內及壇上，各分東西立）司香、讀祝（讀祝案在正祀神案首之西）、司福酒胙（飲福受胙，位在讀祝所。福胙取正祀前羊左肩，先令宰夫斷割，臨用取置於盤）、司燈燎（廊廡、垂簷等處設燈，丹墀東西露臺上下俱設炬，燎爐蓄火）。

祭前二日，監視官督理掃除壇上下，潔淨廟內外。

祭前一日，讀祝生用白紙糊版，墨書祝文，請主祭官視畢，送至神庫案上安設。上香，一跪，三叩，退（祝版用梓木、長一尺二寸、廣九寸、厚一分，別作一架閣之）。

祭前一日，主祭官穿補服至犧牲所（執事者設香案）省牲（謂看牲數有無齊足，肌體有無肥腠，毛色有無純正）。省畢，退。監宰官督理宰牲（牛羊豕爲正牲；鹿兔爲脯臠。務使潔淨乾實。先取血以告殺，取毛以告純；用盆盛毛血少許，入置神前牲案下，其餘用淨桶盛置庫房，俟正祭日早埋於瘞池）。

祭前一日，監視官視祭器（收發檢看，毋使遺漏。凡尊、爵、籩、簋、豆一應器皿，俱監臨洗滌潔淨）：牲匣（以木爲之。底蓋各高六寸，長三尺三寸，廣二尺二寸，朱髹之；兩旁釘銅環四，兩端二）、牲盤（朱髹）、尊（文廟：正位一，配位四，東西哲共一，凡六尊；分兩案，置殿內。東西崇聖祠：正位五，配位共一；亦分兩案。正廟兩廡各三。崇聖祠兩廡各一。餘壇廟倣此）、帛匣（卽籩，朱髹之）、爵（用白磁及銅爲之。按朱子大全有云：舊禮器圖樣，惟政和考三代遺法鑄造，精密淳古；遂申省部准用銅鑄。後祭器皆用銅。明洪武三年，禮部言：「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器用陶匏，尙質也」。周禮：「籩人祭祀，供籩簋之實」。疏曰「外祀用瓦簋」。今祭祀用瓷，合古意。惟盤盂之屬，與古簋、籩、登、鉶異制；今擬凡祭器皆用瓷，惟籩以竹」。詔從之。國朝

雍正元年，詔禮部議定，各壇廟一應供獻祭器、樂器，會同太常寺逐一繪圖，著爲成式，釐爲定數；彙纂刊刻，頒行天下。虔奉遵行）、登（實以大羹）、鉶（實以和羹）、簠、簋（各二者，實以黍、稷、稻、粱；各一者，實以黍、稷）、籩（用十者，實以形鹽、鱧魚、棗、栗、榛、菱、芡、鹿脯、白餅、黑餅；用八者，減白黑餅；用四者，止實以形鹽、棗、栗、鹿脯）、豆（用十者，實以韭菹，醯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笋菹、魚醢、脾析、豚胎。用八者，減脾析、豚胎。用四者，止實以菁菹、鹿醢、芹菹、兔醢、菹、兔醢。凡籩豆之實，或非其土產，則以他產代）、香爐、香盒、燭臺、燭龍（卽滿堂紅，用銅線結龜紐，底裹鐵葉。勿糊沙絹，以免焚灼之虞）、盥洗尊、盆、勺、悅（尊用瓷，盆用銅，勺用木，悅用布。以上諸器並樂器，康熙五十四年巡道陳瓚創置。雍正七年，知府倪象愷修。乾隆六年，巡道劉良璧重修。乾隆十六年，知縣魯鼎梅、府學訓導林起述、廩生侯世輝等捐造完備）。治祭物：（黍、稷、稻、粱、水陸諸果，監視官俱親檢圓好者用之）：禮神制帛（社稷用黑色，先農用青色，風雲雷、帝王、先師、羣神俱白色；每段長一丈八尺）、酒齊（倣周制，用新舊醑，以備五齊三酒）、太羹（煮肉汁不用鹽豉五味）、和羹（肉汁和以五味）、黍（結穗如稻，散垂而不毛。高似蘆者，非）、稷（粢之不糯者）、稻（水田所種粳米）、粱（似粟而大，有青、黃、白三種。以上四品，俱滾湯泡滷爲飯）形鹽（淨白鹽，印爲虎形之類）鱧魚（鮮魚薄醃乾之

；臨用溫水洗，酒浸片時），棗、栗、榛（栗之小者）、菱（即菱角）、芡（即今雞頭）、鹿脯（切鹿肉作塊，酒醃炙乾用之）、白餅（小麥麵造）黑餅（黍粉或蕎麥麵造；二餅俱用沙糖爲餡）、韭菹（今截去本末，取中三寸淡用）、醢醢（醢肉醬醢醢之多汁者，細切豬脊肉、拌鹽、酒、葱、椒、茴香爲之）、菁菹（蔓菁菜頭似蘿蔔，色微青，用湯淪過，切片淡用）、鹿醢（切鹿肉作小方，用鹽、酒、葱、椒、茴香拌勻爲醢）、芹菹（今用生芹，切長段用）、兔醢（製法同鹿醢）、笋菹（乾笋煮熟，切長片用）、魚醢（如製鹿醢法）、脾析（牛脾刮淨，熟切長條）、豚胎（蒸豬肩肉碎切）。

祭前一日，文廟習儀（餘各壇廟不習儀）。設先師虛位於明倫堂上；香燭尊盥，略如正祭。以諸生食廩年深者代獻官行禮，各執事唱贊、趨踰，樂舞生歌舞如儀。獻官、陪祀官俱旁列以觀禮。畢，乃省牲（儀見上）。

正祭日早，監宰官朝服視瘞毛血。

正祭日早，監視官率諸執事燃燈、明炬、焚香、陳設祭品。

正祭日早，監禮官朝服、於神庫前一跪，三叩，捧起神牌至各壇座上安奉；一跪，三叩，退。祭畢，仍至各神位前一跪，三叩、捧神牌送至神庫，依舊安奉；一跪，三叩，退（廟祭不捧神牌，止開帳幔。是日早，各衙門徹齋戒牌）。

正祭日早，讀祝生禮服，於神庫案前一跪，三叩，捧起祝版至正祀西祝案上安設；

一跪，三叩，退。

正祭日早，各壇廟陳設牲帛籩豆之數，具列於後。

文廟（每歲春秋二祭，月用仲，取時之正；日用上丁，取文明之象。）：正位陳設（會典載：凡府州縣文廟陳設，除名宦、鄉賢二祠外，餘與國子監歲祭同）：制帛一端、白磁爵三、饗一、羊一、豕一、登一、鉶二、簋二、籩十、豆十、酒尊一。四配位，每位：制帛一、白磁爵三、羊一、豕一、鉶二、簋二、籩八、豆八、酒尊一。十二哲前：共酒尊一。東六位，共：制帛一、豕一（解爲六體），豕首一；每位白磁爵一、鉶一、簋一、籩四、豆四。西六位陳設與東六位同。東廡：制帛一、酒尊三、豕三（解爲六十二分）、豕首一，銅爵各一；每案簋一、籩一、籩四、豆四。西廡：豕三（解爲六十一分），餘陳設與東廡同。

崇聖祠（祭正廟日先祭）：正位五，每位陳設，視正廟配位。東西配，共：酒尊一、東西制帛各一、豕首各一、每位豕肉一、銅爵三、簋一、籩一、籩四、豆四。從祀位：酒尊一、東西制帛各一；每位銅爵三、豕肉一、簋一、籩一、籩四、豆四。社稷壇（每歲春秋仲月上戊日祭）：每位陳設：制帛一、白磁爵三、羊一、豕一、鉶一、簋二、籩四、豆四。

風雲雷雨山川城隍同壇（春秋仲月擇日致祭，多用上巳日）：風雲雷雨位（居中）

：制帛四。山川位(居左)：制帛二。城隍位(居右)：制帛一。餘陳設與社稷壇同。  
先農壇(祭以仲春，禮部預期題准行知)：陳設視社稷壇(常雩之祭，陳設同)。

城隍廟(每歲清明日、七月十五日、十月朔日，祭厲壇。各前一日請廟牒告，用香燭酒果。至日，奉城隍位於壇上)：厲壇陳設，用：羊三、豕三、飯米三石、香、燭、酒、紙。

關帝廟(歲三祭：三月十三日、春秋二仲)：陳設(會典載)，前殿：制帛一，白磁爵二、牛一、羊一、豕一、果品五(核桃、荔枝、圓眼、棗、栗各一盤)、酒尊一。後殿：不用牛，餘同前殿。

天后廟(春秋仲月擇日致祭)：陳設，制帛一、羊一、豕一、酒粢庶品。

旗纛(每歲霜降日祭)：用制帛一、羊一、豕一、酒、果(禁祭陳設同)。

火神廟(康熙二年，定每歲六月二十三日祭)：陳設視關帝廟後殿。

龍神廟、風神廟暨羣廟(每歲擇日致祭)：陳設俱用羊、豕、酒、果。

朱文公祠(文廟春秋丁祭後致祭)：陳設制帛一、羊一、豕一、酒、棗、果、

脯。

名宦祠、鄉賢祠、忠義孝悌祠、節孝祠(俱春秋丁祭畢致祭)每祠用：制帛一



、豕一、酒、果。

文廟土地祠（春秋丁祭畢，學官致祭）：用豕首、酒、果（餘不備載）

陳設圖

榘榘榘

芡 鹿脯 白餅 黑餅

棗 栗 榛 菱

形鹽 鱈魚

爵 和羹 黍 稷 羊 燭

爵 黍 稷 羊 燭 獻爵

先師位 爵 大羹 帛 犢 香 獻爵

爵 稻 梁 帛 犢 匣

爵 和羹 豕 燭 獻爵

韭菹 醯醢

菁菹 鹿醢 芹菹 兔醢

笋菹 魚醢 脾析 豚胎

（文廟殿上陳設酒尊六，內正位一、配位四、十二哲共一）

榘榘榘

案 祝

爵  
 榛 菱 芡 鹿脯  
 形鹽 鯧魚 棗 栗  
 燭  
 獻爵

文配位(每位) 爵  
 黍稷  
 稻 梁  
 豕  
 香匣  
 獻爵

爵  
 和羹  
 韭菹 醯醢  
 菁菹 鹿醢  
 燭  
 獻爵

(崇聖祠五王位前陳設俱同，圖不複載)

栗 鹿脯  
 形鹽 棗  
 燭  
 獻爵

文十二哲位(每位) 爵和羹

黍 豕首  
 體 豕  
 香  
 匣帛  
 獻爵

菁菹 鹿醢  
 燭  
 獻爵

芹菹 兔醢

(凡陳設用劔一及簠簋各一、籩豆各四者做此)

栗 鹿脯

爵 形鹽 棗 肉 燭 獻爵

爵 黍 豕首 肉 香 帛 獻爵

文廟兩廡(每四位一壇)

爵 稻 豕首 肉 香 匣 獻爵

爵 菁菹 鹿醢 肉 燭 獻爵

芹菹 兔醢 燭 獻爵

文廟儀注(會典載：凡府州縣文廟行禮，除名宦、鄉賢祠外，餘與國子監歲祭同)：

正祭日先祭崇聖祠。贊引生導承祭官及分獻官俱由祠左門進，至盥洗所盥手畢，通贊生唱：『執事者各司其事』。贊引生贊：『就位』。承祭官，分獻官各就拜位，立。通贊生唱：『迎神』。贊引生贊：『跪，叩，興』。承祭官、分獻官俱行三跪九叩禮，興。通贊生唱：『奠帛』。捧帛生捧帛匣、執爵生注酒於爵，詣各神案之左，鞠躬旁立。通贊生唱：『行初獻禮』。贊引生贊：『陞壇』。引承祭官進殿左門。贊引生贊：『詣肇聖王位前』。承祭官至位前，立。贊引生贊：『跪』。承祭官行一跪一叩禮，興。贊引生贊：『奠帛』。捧帛生跪進，承祭官受帛、拱舉立獻案上，畢。贊：『獻爵』。執爵生跪進，承祭官

受爵，拱舉立獻案上，畢；行一跪一叩禮，與（不贊）。贊引生贊：『詣裕聖王位前』。次：『詣詒聖王位前』。次：『詣昌啓聖王位前』。次：『詣啓聖王位前』。奠帛、獻爵如前儀。贊引生贊：『詣讀祝位』。承祭官詣讀祝位，立。讀祝生至祝案前，一跪三叩，捧祝版立案左。贊引生贊：『跪』。承祭官、分獻官、讀祝生俱跪。贊引生贊：『讀祝』。讀祝生讀畢，捧祝版至正中位前跪安案上帛匣內，三叩首，退。贊引生贊：『叩，興』。承祭官、分獻官俱行三叩禮，與。贊引生贊：『詣先賢顏氏位前』。承祭官詣位前，立。贊引生贊：『跪』。承祭官行一跪一叩禮，與。贊：『奠帛』。捧帛生跪進；承祭官受帛拱舉立獻案上，畢。贊：『獻爵』（儀同奠帛）。獻畢，行一跪一叩禮，與（不贊）。贊引生贊：『詣先賢曾氏位前』。次：『詣先賢孔氏位前』。次：『詣先賢孟孫氏位前』。奠帛、獻爵如前儀，畢。贊引生贊：『復位』。引承祭官從殿右門出，至原位朝上立。通贊生唱：『行分獻禮』。（另贊引生引）分獻官詣先儒周氏位前、先儒張氏位前、先儒程氏位前、先儒朱氏位前、先儒蔡氏位前，奠帛、獻爵，俱照正獻官行禮；畢，復位。（分獻官復原位，朝上立）。通贊生唱：『行亞獻禮』。贊引生導承祭官陞壇，獻爵於左，如初獻儀。贊引生贊：『復位』。承祭官復原位，立。通贊生唱：『行終獻禮』。獻爵於右，如亞獻儀；畢（通志載，飲福受胙儀會典不載），復位。通贊生唱：『徹饌』。執事者各於神案前品，物略移動。通贊生唱：『送神』。贊引生贊：『跪

，叩，興』。各官行三跪九叩禮，興。通贊生唱：『捧祝帛饌』。各恭詣燎位。捧祝帛生至各位前，一跪三叩，捧祝帛起；捧饌生跪（不叩），捧饌起；依次送詣燎位。承祭官退至西旁，立；候祝帛饌過，仍復位，立。通贊生唱：『望瘞』。贊引生贊：『詣望瘞位』。承祭官至瘞位，立。焚祝帛半，贊引生贊：『禮畢』。各退。

## 祝文

維乾隆某年、歲次某干支、二（八）月某干支、朔越某日某干支、某官日某某名，謹致祭於肇聖王、裕聖王、詒聖王、昌聖王、啓聖王孔氏，曰：惟王奕葉鍾祥，光開聖緒；盛德之後，積久彌昌。凡聲教所覃敷，率循源而溯本。宜肅明禋之典，用伸守土之忱。茲屆仲春（秋），聿修祀事；配以先賢顏氏、先賢曾氏、先賢孔氏、先賢孟孫氏。尙饗。

文廟中鼓三嚴，文武各官朝服、分左右進兩旁門，序立。各贊引生導各獻官至盥洗處盥手畢，引至臺階下，立。通贊生唱：『樂、舞生就位，執事者各司其事』（舞生執羽籥引進）。贊引生贊：『就位』。正獻官就拜位，立；分獻官隨後立；文武陪祀各官分左右俱朝上立。通贊生唱：『迎神』。司磨生唱：『舉迎神樂，奏咸平之章』。樂作（舞生執籥未舞）。贊引生贊：『跪，叩，興』。正獻官、陪祀官、分獻官俱行三跪九叩禮，興。樂止。通贊生唱：『奠帛』。捧帛生捧帛匣、執爵生注酒於爵，詣各神案之左，鞠躬旁立。通贊生唱：『行初獻禮』。司磨生唱：『舉初獻樂，奏寧平之章』。樂作（舞生按節

而舞)。贊引生贊：『陞壇』。導正獻官由東階上，進殿左門。贊引生贊：『詣至聖先師孔子位前』。正獻官至案前，立。贊引生贊：『跪，叩，興』。正獻官行一跪一叩禮，興。贊引生贊：『奠帛』。捧帛生捧帛跪進；正獻官受帛拱舉立獻案上，畢。贊引生贊：『獻爵』。執爵生捧爵跪進；正獻官受爵拱舉立獻案上，畢；行一跪一叩禮，興（不贊）。贊引生贊：『詣讀祝位』。正獻官詣讀祝位，立。讀祝生至案前，一跪三叩，捧祝版立於案左；樂暫止。贊引生贊：『跪』。通贊生唱：『衆官俱跪』。正獻官、讀祝生、分獻官、陪祀各官俱跪。贊引生贊：『讀祝』。讀祝生讀，畢，捧祝版至正位前跪安案上帛匣內，三叩首，退。樂作（接奏未終之曲）。通贊生唱：『叩，興』。正獻官及各官行三叩禮，興。贊引生贊：『詣復聖顏子位前』。分獻官至案前，立。贊引生贊：『跪，叩，興』。分獻官一跪一叩，興。贊引生贊：『奠帛』。捧帛生跪進於案左；分獻官受帛拱舉立獻案上，畢。贊：『獻爵』，執爵生跪進於案左；分獻官受爵拱舉立獻案上，畢；行一跪一叩禮（不贊）。贊：『詣宗聖曾子位前』。奠帛、獻爵如前儀。贊：『詣述聖子思子位前』。奠帛、獻爵如前儀。通贊生唱：『行分獻禮』。（另贊引生各引）分獻官陞壇，進殿左門，詣十二哲前，奠帛、獻爵，俱照正獻官行禮。兩廡，分獻官亦照正獻官行禮。贊引生贊：『詣亞聖孟子位前』。奠帛、獻爵如前儀，畢。贊引生贊：『復位』。正獻官及殿上分獻官俱從殿右門出兩廡，隨班各復原拜位，立。樂止。通贊生唱：『行亞獻禮』。司磨生唱：

舉亞獻樂，奏安平之章」。樂作（舞生按節而舞）。贊引生贊：「陞壇」。獻爵於左，如初獻儀。贊引生贊：「復位」。正獻官、分獻官各復位，立。樂止。通贊生唱：「行終獻禮」。司廳生唱：「舉終獻樂，奏景平之章」。樂作（舞生按節而舞）。贊引生贊：「陞壇」。獻爵於右，如亞獻儀。贊引生贊：「復位」。正獻官、分獻官各復位，立。樂止（舞生叩頭，退）。通贊生唱：「飲福受胙」。贊引生贊：「詣受福胙位」。正獻官至殿內，立。捧酒胙生（二人）捧酒胙至正位案前拱舉至受福胙位右旁，跪。接福胙生（一人）在左旁跪。贊引生贊：「跪」。正獻官跪。贊：「飲福酒」。正獻官受爵，拱舉授接爵生。贊：「受胙」。正獻官受胙，拱舉授接胙生，各退。贊引生贊：「叩，興」。正獻官三叩首，興。贊：「復位」。正獻官復原拜位，立。次行謝福胙禮（不唱）。贊引生贊：「跪，叩，興」。正獻官、分獻官及陪祀各官俱行三跪九叩禮，興。通贊生唱：「徹饌」。司廳生唱：「舉徹饌樂，奏咸平之章」。樂作（以後俱有樂無舞）。徹訖（執事者將神案上品物略移動），樂止。通贊生唱：「送神」。司廳生唱：「舉送神樂，奏咸平之章」。樂作。贊引生贊：「跪，叩，興」。正獻官、分獻官及陪祀各官俱行三跪九叩禮，興。樂止。通贊生唱：「捧祝帛饌」。各恭詣燎位。捧祝生、捧帛生至各位前一跪三叩，捧起。捧饌生跪（不叩），捧起。祝在前，次帛，次饌，由榻屬中門出，送詣燎位。正獻官退至西旁，東向立。分獻官退至兩旁，立。候祝帛饌過，正獻官復位，立。兩廡帛香饌，亦依次捧送燎位。

。通贊生唱：「望瘞」。司應生唱：「舉望瘞樂」（咸平後關）。樂作。贊引生贊：「詣望瘞位」。導正獻官至瘞位，立。祝帛焚半，贊禮生贊：「禮畢」。樂止，各退。

### 祝文

維乾隆某年、歲次某干支、二（八）月某于支、朔越某日某干支、正獻官某、分獻官某謹致祭於至聖先師孔子，曰：惟師德隆千聖，道冠百王。揭日月以常行，自生民所未有。屬文教昌明之會，正禮和樂節之時。群雍鐘鼓，感恪薦乎馨香；泮水膠庠，益致嚴於籩豆。今茲中春（秋），祇率彝章，肅展徵忱，聿將祀典。配以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尙饗。

樂章（乾隆八年，奉文新定，分春秋二調。春，夾鐘爲宮，倍應鐘起調；秋，南呂爲宮，仲呂起調）

（春調、秋調）大（仄、伏）哉（仄、伏）孔（伏、仕）子（伍、伏），先（仄、伏）覺（仕、仄）先（伍、伏）知（伏、仕）；與（仄、伏）天（伏、仕）地（仕、仄）參（伍、伏）萬（仄、伏）世（仕、仄），之（伍、伏）師（伍、伏）。祥（伍、伏）徵（仕、仄）麟（仄、伏）絃（伏、仕），韻（仄、伏）答（仕、仄）金（仄、伏）絲（仕、仄）；汨（仄、伏）月（伏、仕）既（伏、伏）揭（伍、伏），乾（仄、伏）坤（伏、仕）清（仄、伏）夷（仄、伏）。

——右迎神樂，咸平之曲（有樂有舞）。

（春調、秋調）予（仄、伏）懷（仄、伏）明（伍、仕）德（伍、伏），玉（仕、仄）振（仄、伏）金（仄、伏）聲（仕、仄）；生（伏、仕）民（仄、伏）未（仕、仄）有（伍、伏），展（仄、伏）



、亿)也(伋、仕)大(伍、伋)成(伋、仕)。俎(伍、伋)豆(仕、伋)千(伋、伋)古(伍、伋)春(伋、仕)秋(伋、仕)上(伍、伋)丁(伋、仕)；清(伋、伋)酒(仕、伋)既(伋、亿)載(伋、伋)，其(伋、亿)香(伋、仕)始(伋、亿)升(伋、伋)。

——右初獻樂，寧平之曲(有樂有舞)。

(春調、秋調)式(伋、伋)禮(伋、亿)莫(伋、仕)愆(伍、伋)，升(仕、伋)堂(伍、伋)再(伋、亿)獻(伋、伋)；饗(仕、伋)協(伍、伋)鼓(伋、亿)鑼(伋、仕)，誠(伍、伋)孚(仕、伋)壘(伍、伋)觚(伋、伋)。肅(伍、伋)肅(伍、伋)雍(伋、仕)雍(伋、仕)，饗(伋、亿)髦(伋、伋)斯(仕、伋)彥(伋、伋)；禮(仕、伋)陶(伍、伋)樂(伋、亿)淑(伋、仕)，相(伍、伋)觀(伋、仕)而(伋、亿)善(伋、伋)。

——右亞獻樂，安平之曲(有樂有舞)。

(春調、秋調)自(伋、伋)古(伋、亿)在(伍、伋)昔(伋、仕)，先(仕、伋)民(伍、伋)有(伋、亿)作(伋、亿)；皮(伍、伋)弁(仕、伋)祭(伋、亿)菜(伋、伋)，於(仕、伋)論(伍、伋)思(伋、仕)樂(伋、亿)。惟(伍、伋)天(仕、伋)牖(伋、伋)民(伍、伋)，惟(伋、亿)聖(仕、伋)時(伋、亿)若(伋、仕)；彝(伍、伋)倫(伍、伋)攸(仕、伋)叙(伋、伋)，至(仕、伋)今(伍、伋)木(伋、亿)鐸(伋、伋)。

——右終獻樂，景平之曲(有樂有舞)。

(春調、秋調)先(伋、伋)師(伋、亿)有(伋、仕)言(伍、伋)，祭(伋、伋)則(仕

、伋受(伋、伏) 福(伍、伏)；四(伋、伋) 海(伋、伏) 費(伍、伏) 官(仕、伋)，  
 疇(伋、伋) 敢(伏、仕) 不(伋、伋) 肅(伋、伏)。禮(伍、伏) 成(仕、伋) 告(伋、  
 伏) 徹(伍、伏) 毋(伋、伋) 疏(伏、仕) 毋(伋、伋) 廣(伋、伏)；樂(伍、伏) 所(仕  
 、伋) 自(伋、伋) 生(伋、伏)，中(伍、伏) 原(伏、仕) 有(伋、伋) 菝(伋、伏)。

——右徹饗樂，咸平之曲(樂作舞止)。

(春調、秋調) 鳧(伋、伏) 繹(伋、伋) 義(伏、仕) 義(仕、伋) 殊(仕、伏) 泗(伏  
 、伏) 洋(伋、伋) 洋(伏、仕)；景(仕、伋) 行(伍、伏) 行(伍、伏) 止(仕、伏)，流  
 (伋、伋) 澤(伏、仕) 無(伍、伏) 疆(伏、仕)。聿(伍、伏) 昭(仕、伋) 祀(伋、伋) 事  
 (伋、伏)，祀(伋、伏) 事(仕、伋) 孔(伋、伋) 明(伏、仕)；化(伋、伏) 我(伍、伏)  
 蒸(伋、伏) 民(仕、伋)，育(伋、伋) 我(伏、仕) 膠(伋、伋) 庠(伋、伏)。

——右送神樂，咸平之曲(樂作舞止)。

望瘞樂曲同送神(有樂無舞)。

舞譜

執籥秉翟：東(西)班舞生，籥用右(左)手，橫執之；翟用左(右)手，縱執之。翟縱籥  
 橫，齊肩執之爲執，起之齊目爲舉，平心執之謂衡，盡手向下執之謂落，向前正舉爲拱，向耳偏  
 舉爲呈；籥、翟縱橫兩分爲開，籥、翟縱橫相加爲合，籥、翟縱合如一爲相；各分順手向下爲垂  
 ，兩手相接爲交。凡執秉，東(西)班舞生俱左(右)手在外，右(左)手在內；其手指俱大指  
 在內，四指在外。縱則如繩，橫則如衡。

初獻寧平之舞：予(東(西)班開籥向上，起左(右)手於肩，垂右(左)手於下，蹠右

(左)足向前)。(懷(東(西)班開籥向上，起右(左)手於肩，垂左(右)手於下，蹠左(右)足向前)。(明(東(西)班合籥向上拱，面顧西(東)德(東(西)班轉身向西(東)，左(右)足虛其根，足尖着地，合籥高拱)，玉(東(西)班合籥拱於西(東)，面側東(西)，蹠右(左)足)振(東(西)班合籥拱於東(西)，面側西(東)，蹠左(右)足)金(東(西)班合籥，躬身向上揖)聲(東(西)班交籥，轉身向西(東)，出右(左)足)，生(東(西)班開籥向上，起右(左)手於肩，垂左(右)手於下，側面向西(東)民(東(西)班開籥向上，起左(右)合籥交，點右(手於肩，垂右(左)手於下，側面向東(西)未(東(西)班左足)有(東(西)班合籥交，點左右足)，展(東(西)班合籥拱於東(西)，過左(右)足於右(左)交立，側面向西(東)也(東(西)班合籥拱於西(東)，過右(左)足於左(右)交立，側面向東(西)大(東(西)班合籥向上拱)成(東(西)班合籥向上揖)。(俎(東(西)班合籥由左(右)拱於右(左)，蹠左(右)足)豆(東(西)班合籥由右(左)拱於左(右)，蹠右(左)足)干(東(西)班合籥轉身，側面向西(東)，由上拱於下，蹠左(右)足)古(東(西)班合籥轉身，側面向東(西)，由下拱於上，蹠右(左)足)，春(東(西)班合籥齊眉，點右(左)足)秋(東(西)班合籥齊眉，點左(右)足)上(東(西)班開籥，起左(右)手於肩，垂右(左)手於下，側面向西(東)丁(東(西)班開籥，起右(左)手於肩，垂左(右)手於下，側面向東(西)；清(東(西)班深曲右(左)手出於左(右)舉右(左)手、垂左(右)手，側面向西(東)酒(東(西)班深曲左(右)手出於右(左)，舉左(右)手、垂右(左)手，側面向東(西)既東(西)班合籥，平衡低首)載(東

(西)班合籥，左右手拱復平衡，其(東)(西)班交籥拱於左(右)；蹠右(左)足(香)(東)(西)班交籥拱於右(左)，蹠左(右)足(始)(東)(西)班開籥，出左(右)足(升)(東)(西)班合籥，向上深揖。

亞獻安平之舞：式(東)(西)班開籥、翟，蹲身低首(禮)(東)(西)班開籥、翟齊舉至眉，左(右)足交右(左)足(莫)(東)(西)班開籥、翟齊舉至眉，右(左)足交左(右)足(愆)(東)(西)班合左(右)手於右(左)，向上拱，深揖，升(東)(西)班開籥，出左(右)手向上，曲右(左)手、蹠左(右)足(堂)(東)(西)班開籥，出右(左)手向上，曲左(右)手、蹠右(左)足(再)(東)(西)班合舉籥齊眉，蹲身，面向西(東)；獻(東)(西)班合舉籥齊眉，蹲身，面向東(西)；響(東)(西)班合籥，轉身，面向西(東)，拱於前，出左(右)足(協)(東)(西)班舉籥(翟)齊眉、舉翟(籥)平衡，蹠左(右)足(鼓)(東)(西)班舉翟(籥)齊眉、舉籥(翟)平衡，蹠右(左)足(鏞)(東)(西)班合籥拱於上，躬身，點左(右)足(誠)(東)(西)班轉身向西(東)，直出左(右)手、左(右)足(孚)(東)(西)班仍轉身向西(東)，直出右(左)手、右(左)足(疊)(東)(西)班仍轉身向西(東)，蹠身，平拱於西(東)；獻(東)(西)班轉面於東(西)，蹠身，平拱於東(西)；肅(東)(西)班開籥，起左(右)手於肩，垂右(左)手於下，蹠右(左)足(肅)(東)(西)班開籥，起右(左)手於肩，垂左(右)手於下，蹠左(右)足(雍)(東)(西)班合籥向上，側面顧西(東)雍(東)(西)班轉身面西(東)，合籥向上，蹠左(右)足(馨)(東)(西)班合籥拱於西(東)，面側東(西)蹠右(左)足(髦)(東)(西)班合籥拱於東(西)、面側西(東)，蹠左(右)足(斯)(東)

(西)班合籥，向上揖；彥(東(西)班交籥，轉身面西(東)，出右(左)足)；禮(東(西)班開籥，起右(左)手於肩，垂左(右)手於下，面向西(東)陶(東(西)班開籥，起左(右)手於肩，垂右(左)手於下，面向東(西))。樂(東(西)班交籥，點右(左)足)。淑(東(西)班合籥，點左(右)足)，相(東(西)班合籥拱於東(西)，左(右)足交右(左)足，面向西(東))。觀(東(西)班合籥拱於西(東)，右(左)足交左(右)足，面向東(西)而(東(西)班合籥向上拱)善(東(西)班合籥向西(東)揖)。

終獻景平之舞：自(東(西)班合籥由左(右)拱於右(左)，蹠左(右)足)古(東(西)

班合籥由右(左)拱於左(右)，蹠右(左)足)在(東(西)班合籥轉身，面向西(東))，由上拱於下，蹠右(左)足)昔(東(西)班合籥轉身，面向東(西))，由下拱於上，蹠左(右)足)，先(東(西)班合舉籥齊肩，點右(左)足)民(東(西)班合舉籥齊肩，點左(右)足)有(東(西)班開籥，起左(右)手於肩，垂右(左)手於下，面向西(東))作(東(西)班開籥，起右(左)手於肩，垂左(右)手於下，面向東(西))；皮(東(西)班深曲右(左)手出左(右)，舉右(左)手於肩，垂左(右)手於下，面向西(東))。弁(東(西)班深曲左(右)手出右(左)，舉左(右)手於肩，垂右(左)手於下，面向東(西))祭(東(西)班合籥平衡，低首)菜(東(西)班合籥左右拱，復平衡)，於(東(西)班交籥拱於左(右)蹠右(左)足)論(東(西)班交籥拱於右(左)，蹠左(右)足)思(東(西)班開籥，出右(左)足)樂(東(西)班合籥，向上深揖)；惟(東(西)頭、三、五班轉身向下，躡身，相對拱)天(東(西)二、四、六班轉身向下，躡身，相背拱)牖(東(西)班轉面向西(東))，

先垂手、次對拱，出左（右）足。民（東（西）班轉面向東（西），先垂手、次對拱，出右（左）（足），惟（東（西）班合籥向上，深曲左（右）足拱於右（左））聖（東（西）班合籥向上，深曲右（左）足拱于左（右））時（東（西）班左（右）手平衡，右（左）手舉翟（籥）齊眉，左（右）足交於右（左）足）若（東（西）班右（左）手平衡，左（右）手舉籥（翟）齊眉，右（左）足交於左（右）足）。彝（東（西）班轉身向西（東），兩手齊開，各進一步）倫（東（西）班開籥朝上，舉右（左）手於肩，垂左（右）手於下，面側西（東））攸（東（西）班開籥朝上，舉左（右）手於肩，垂右（左）手於下，面側東（西））叙（東（西）班合籥，先拱於左（右），次拱於右（左），復拱於上），至（東（西）班合籥，先拱於右（左）、次拱於左（右），復拱於上）今（東（西）班開籥，高舉左（右）手，曲左（右）手於背，面向西（東），出右（左）足）木（東（西）班開籥，高舉左（右）手，曲右（左）手於背，面向東（西），出左（右）足）鐸（東（西）班朝南深揖，手按於頂，三鼓起身）。

附：二月十八日先師忌辰，八月二十七日先師誕辰俱行釋菜禮。用制帛、一，菜、棗、栗各一盤併酒。迎神、送神，俱一跪三叩。忌辰祝文云：於惟聖師，諱以是日。天未喪文，地未墜道。儀型惜逝，悽愴曷勝！謹用釋菜，寄懷哲萎。尙饗。誕辰祝文：追惟聖師，生以是日。天香呈象，地寶成形。德厚功崇，莫知爲禮。祇薦釋菜，竊比陶匏。尙饗。乾隆十年議准：每逢朔望，直省文武大員、地方正印官，俱於黎明至文廟行香。贊禮生導由東角門入。贊：「排班」。班齊。贊：「跪，叩」。行禮畢，導由西角門出。次詣崇聖祠，次詣土地祠行禮。

社稷壇儀注：正祭日，主祭官、陪祀各官俱穿朝服到壇。贊引生導主祭官詣盥洗所盥手，畢。通贊生唱：『執事者各司其事』。贊引生贊：『就位』。各官俱就拜位，立。通贊生唱：『瘞毛血，迎神』。瘞畢，贊引生導主祭官陞壇；由壇左階上至香案前，立。司香者跪於案左。贊引生贊：『跪』。主祭官跪。贊：『上香』。主祭官舉炷香上爐內，又三上瓣香，畢。贊引生贊：『復位』。主祭官降自右階，復位，立。贊：『跪，叩，興』。主祭官及陪祀官俱行三跪九叩禮，興。通贊生唱：『奠帛，行初獻禮』。贊引生贊：『陞壇』贊：『詣社位前』。主祭官至位前，奠帛獻爵，俱如祭文廟儀（見上）。次至稷位前，奠帛獻爵（儀同）。贊引生贊：『詣讀祝位』。主祭官至讀祝位（祝案在社位之右，稷位之左，居壇中稍北）。讀祝生至祝案前，一跪三叩，捧祝版立於案左。贊引生贊：『跪』。通贊生唱：『衆官俱跪』。主祭官、陪祀官、讀祝生俱跪。贊引生贊：『讀祝』。讀祝生讀畢，捧祝版至社位前，跪安案上帛匣內，三叩首，退。通贊生唱：『叩，興』。主祭官、陪祀官俱行三叩禮，興。贊引生贊：『復位』。主祭官復位，立。通贊生唱：『行亞獻禮』。贊引生導主祭官陞壇，詣社位前，次詣稷位前，獻爵於左，如初獻儀。贊引生贊：『復位』。（如前）通贊生唱：『行終獻禮』。陞壇獻爵於右，如亞獻儀。通贊生唱：『飲福受胙』。贊引生贊：『詣福胙位』。（在讀祝所）執事者（二人）捧福酒胙（胙肉取社位前羊左肩）至社位前，次至稷位前，拱舉至受福胙位右旁，跪。接

福胙者（二人）在左旁，跪。贊引生贊：「跪」。贊：「飲福酒」。贊：「受胙」。（俱如文廟贊：「叩，興」。主祭官三叩，興。贊：「復位」。主祭官復位，立。次行謝福胙禮。贊引生贊：「跪，叩，興」。主祭官、陪祭官俱行三跪九叩禮，興。通贊生唱：「徹饌」。唱：「送神」。贊引生贊：「跪，叩，興」。主祭官及陪祀官三跪九叩，如前儀。通贊生唱：「捧祝、帛、香、饌、詣瘞位」。捧祝、捧帛者至神位前，一跪三叩，捧起祝、帛。捧香、捧饌者跪，捧起（不叩）。祝在前，帛次之，次香，次饌，送詣瘞所。主祭官避立拜位右旁，陪祀各官離位，分左右兩旁立。候祝、帛、香、饌從中道過，主祭官仍復位，立。通贊生唱：「望瘞」。贊引生贊：「詣視瘞位」。導至視瘞位，立。祝、帛焚半，贊引生贊：「禮畢，退」。執事者俟祝、帛焚畢，同香饌瘞之。

**祝文**（年月、具官、稱神號如式，後載各祝文做此）

惟神奠安九土，粒食萬邦；分五色以表封圻，育三農而蕃稼穡。恭承守土，肅展明禋。時屆仲春（秋），敬修祀典。庶丸丸松柏，鞶磬石於無疆；翼翼黍苗，佐神倉於不匱。尙饗。

風、雲、雷、雨、山川、城隍壇儀注同社稷壇。其上香、奠帛、獻爵，先詣正中風、雲、雷、雨位，次詣左山川位，次詣右城隍位。祝案在正中神案之右，胙肉在正中神案割取。祝、帛、香、饌俱送燎爐，不瘞。

**祝文**

惟神贊襄天澤，福庇蒼黎。佐靈化以流形，生成永賴；乘氣機而鼓盪，溫肅攸宜。磅礴高深



，長保安貞之吉；憑依鞏固，實資捍禦之功。幸民俗之殷盈，仰神明之庇護。恭修歲祀，正值良辰；敬潔豆籩，祇陳牲幣。尙饗。

先農壇儀注：雍正四年覆准，一切禮儀照祭社稷壇之例行。

### 祝文

惟神肇興稼穡，粒我烝民。頌思文之德，克配彼天；念率育之功，陳常時夏。茲當東作，咸服先疇。洪惟九五之尊，歲舉三推之典。恭膺守土，敢忘勞民！謹奉彝章，聿修祀事。唯望五風十雨，嘉祥恒沐於神庥；庶幾九穗雙歧，上瑞頻書夫大有。尙饗。

常雩之祭儀注：同先農壇。

### 祝文

恭膺詔命，撫育群黎。仰體彤廷保赤之誠，勤勞勸稼；俯惟薜屋養生之本，力穡服田。令甲爰頒，肅舉祈年之典；惟寅將事，用伸守土之忱。黍稷惟馨，尙冀明昭之受賜；來牟率育，庶俾豐裕於蓋藏。尙饗。

城隍廟牒告祭厲壇儀注：厲祭前一日，主祭官穿補服到壇牒告；就拜位，行一跪三叩禮。詣神案前，跪，進爵，獻爵，奠爵，叩，興，復位。再一跪三叩，興。焚告文於燎爐中。至日，設城隍位於壇上，無祀鬼神等位於壇下之東、西。午後，主祭官到壇，就拜位（在城隍神位前），行禮如牒告儀。

## 城隍告文

惟神聰明，庇佑闔郡。人藉洪庥，鬼凜嚴令。無祀孤魂，尤爲神疚。茲屆清明、（中元、冬朔），奉命頒賑。城隍設壇，迓神主政。虔備牲醴，羹飯並進。召彼若敖，一切殍殮，咸登壇所，枯腸使潤。謹告。

## 附屬祭文

祭祀維時，載諸典則。大小必舉，罔敢廢忘。言念孤魂，亦縈胸臆。爲厲未戾，國殤堪惻。或因客亡，魂羈異域；或遭刑罰，哀纏白骨；或死波臣，脫離未得；或死鼓綏，猶有憤色；或罹凶災，與逢盜賊；黯黯重泉，俱深冤抑。際茲令節，欽布恩恤。虔備牲醴，并資糗食。陰陽分途，惟誠可格。理明治幽，用修厥職。尙饗。

關帝廟儀注：正祭日，先祭後殿（雍正五年題准：春秋致祭前殿）祭品照常陳設；承祭官行三跪九叩頭禮。後殿係封公爵祭品不用牛，餘照前殿例；承祭官行二跪六叩頭禮。前殿（會典載）陳設畢，贊引生引承祭官進左旁門、至盥洗所，盥手畢，引至殿內行禮處，立。通贊生唱：『執事者各司其事』。贊引生贊：『就位』。承祭官就拜位，立。通贊生唱：『迎神』。司香生捧香盒跪於爐左，贊引生引承祭官至香案前，立。贊：『上香』。承祭官上炷香於爐內，又三上瓣香，畢。贊引生贊：『復位』。承祭官復位，立。贊引生贊：『跪，叩，興』。承祭官行三跪九叩禮，興。通贊生唱：『奠帛，行初獻禮』。捧帛生捧帛詣神案前，跪獻案上，畢；三叩首，退。執爵生捧爵詣神案

前，立；獻爵於案上正中，退。讀祝生至祝案前，一跪三叩，捧祝文立。贊引生贊：「跪」。承祭官、讀祝生俱跪。贊引生贊：「讀祝」。讀祝生讀畢，興；捧至神案前，跪安帛匣上，三叩首，退。贊引生贊：「叩，興」。承祭官行三叩禮，興。通贊生唱：「行亞獻禮」。執爵生獻爵如初獻儀，獻於案左，退。通贊生唱：「行終獻禮」。執爵生獻爵如亞獻儀，獻於案右，退。通贊生唱：「徹饌」。唱：「送神」。贊引生贊：「跪，叩，興」。承祭官行三跪九叩禮，興。通贊生唱：「捧祝帛恭詣燎爐」。捧祝帛生至神案前，一跪三叩，捧起祝帛；司香生跪（不叩），捧起；承祭官避立西旁，俟祝帛香過，仍復位，立。贊引生贊：「詣望燎位」。引承祭官至燎爐前。焚祝帛半，贊引生贊：「禮畢」。各退。

### 祝文

（年月、具官如式）致祭於關帝之曾祖光昭公、祖裕昌公、父成忠公，曰：惟公世澤貽床，靈源積慶。德能昌後，篤生神武之英；善則歸親，宜享尊崇之報。列上公之封爵，錫命優隆；合三世以隆禋，典章明備。恭逢諏吉，祇事薦馨。尙饗。

### 祝文

（年月具官如式）致祭於忠義神武關聖大帝，曰：惟帝浩氣凌霄，丹心貫日。扶正統而彰信義，威震九州；完大節以篤忠貞，名高三國。神明如在，遍祠宇於寰區；靈應丕昭，薦馨香於歷代。屢徵異蹟，顯佑群生。恭值嘉辰，遵行祀典。筵陳蓬豆，几薦性醪。尙饗。

天后廟儀注：與關帝廟同（不複載）。

### 祝文

（年月具官如式）致祭於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天后，曰：惟后位列仙真，慶施寰海。導汪洋之舟楫，利涉無虞；揚縹緲之旌幢，誠求必應。地脈鼇梁之駕，永荷鴻庥；秋風牛渚之槎，長邀靈祝。扶桑浴日，達萬國之梯航；重潤安瀾，配中天之奎壁。祇承褒旨，俾享明禋；瞻拜祠宮，式循祀典。椒漿蘭醞，不後於先河；駭浪鯨波，無煩於叱石。敬伸奏假，尙冀來歆。尙饗。

旗纛之祭：每歲霜降前一日，鎮標暨城守率各營將士，盛裝鎧仗，迎旗纛到教場，張幕筵營。至霜降日早，主祭官行三獻禮，畢；各營放砲揚威，撤幕整伍，奉旗纛歸。

### 祝文

惟神赫濯，威武奮揚，三軍攸賴，克捷疆場。恭逢霜降，潔庀豆觴。將帥紀績，營壘熾昌。不腆微禮，來格來嘗。尙饗。

禡祭：祭城門。

### 祝文

詔命臨民，職司守土。惟兆人之攸賴，並藉神功；冀四序之常調，羣蒙福蔭。必使雨暘應候，爰占物阜而民安；庶其寒燠咸宜，共慶時和而歲稔。仰靈樞之默運，聿集嘉祥；襄元化以流形，俾無菑害。尙饗。

火神廟：康熙二年定：一應禮儀俱與關帝廟行禮同。

祝文

惟神令司赤帝，德炳離明。屆此良辰，爰修專祀。鑒茲特典，綏我烝民。尙饗。

龍神廟儀注：同火神廟。

祝文

惟德洋寰海，澤潤蒼生。克襄水土之平，經流順軌；廣濟泉源之用，膏雨及時。績奏安瀾，占大川之利涉；功資育物，欣庶類之蕃昌。仰藉神庥，宜隆報享；謹遵祀典，式叶良辰。敬布凡筵，肅陳牲幣。尙饗。

風神廟儀注：同火神廟（暨各廟儀注俱同，不備載）。

祝文

惟神妙用，萬物疏通。吹噓倍化育並運，鼓潤與雷雨同功。波浪永恬，徵盛朝之雅化；清薰遠被，阜兆姓之平康。某等職司守土，合報神庥；庶爰際仲春（秋），式陳明薦。尙饗。

朱文公祠儀注：與崇聖祠同（不復載）。

祝文

惟公道宗鄒魯，學繼濂洛；註述六經，啓發萬世。茲當仲春（秋），敬修祀事。公其歌格，佑我膠庠。尙饗。

名宦、鄉賢祠儀注：主祭官穿補服，詣神案前。贊禮生贊：「就位」。贊：「上香」。

贊：『跪，三叩首，興』。贊：『奠帛』。贊：『獻爵，再獻爵，三獻爵』。贊：『讀祝文』。讀祝生立讀於案左；讀畢，主祭官仍一跪三叩，興。贊禮生贊：『焚祝文』。禮畢。  
忠義孝悌祠儀注：同名宦、鄉賢祠。

### 祝文

惟靈稟賦貞純，躬行篤實，忠誠奮發，貫金石而不渝；義問宣昭，表鄉閭而共式。祇事懋彝，倫之大，性藝莪蒿；克恭念天顯之親，情慙棟蓐。楷模咸推夫懿德，綸恩特闡其幽光。祠宇維隆，歲時式祀；用陳尊簋，來格几筵。尙饗。  
節孝祠儀注，同忠義孝悌祠。

### 祝文

惟靈純心皎潔，令德柔嘉。矢志完貞，全閨中之亮節；竭誠致敬，彰閨內之芳型。茹冰槩而彌堅，清操自礪；奉盤匪而匪懈，篤孝傳徽。絲綸特沛乎殊恩，祠宇昭垂於令典。祇循歲祀，式薦尊醪。尙饗。

文廟土地祠暨各祠行禮，俱與忠義孝悌祠同（不備載）。

### （附）部頒齋戒日期

萬壽聖節，前後各三日，共七日。穿蟒袍朝服，不理刑名。

千秋令節，前後各一日，共三日。元旦，前後共七日。上元節，三日。俱穿蟒袍朝服，不理刑名，照常辦事。

每月初一日、初二日，各令節封印日期，俱不理刑名。

大祀圓丘、方澤、祈穀壇、常雩，俱致齋三日，不辦事，如有緊要事仍辦。

四孟月時享太廟及歲暮禘祭，俱致齋三日，不理刑名，照常辦事。

春分朝日壇、秋分夕月壇、歷代帝王廟各致齋二日，不理刑名，照常辦事。

正月初九日、二月十五日，俱神誕；三月十八日，聖祖仁皇帝誕辰；四月初八日，佛誕；八月二十七日，先師孔子誕辰；十月三十日，世宗憲皇帝誕辰：俱致齋一日，禁止屠宰，不理刑名。

帝后忌辰，一日；穿素服，不理刑名，宴飲鼓樂，一概暫止。

論曰：上天下澤，而禮制肇焉。教訓正俗，非禮不備。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禮也，制之朝廷，達之郡邑，敬天勤民，崇德報功，理明格幽之至意具焉。夫禮，有意有文，修其文而遺其意，則是儀之云也，其如煌煌鉅典何哉！主之以忠信。將之以寅清，用仰佐文明之盛治，是在君子。

# 重修臺灣縣志卷八

## 武衛志

營制 汛塘 教場 船政 賞卹

職方不掌於司徒而掌於司馬，蓋制軍必因地也。臺、澎水鄉，有習坎之象；坤輿既闢，重險歸於大順。所賴師貞之丈人者，有明徵矣。比年山海救寧，又復增戍分屯，片甲寸艇，皆經大聖人神武筭算；而簡閱時勤，巡防必謹，更番調撥，賞賚頻加。誠念東南半壁之保障在是也，詎曰耀德不觀兵乎？志武衛。

## 營制

總鎮：營盤在鎮北坊。康熙六十年，兵部奏准：澎湖係臺灣咽喉，緊要適中之地，移臺灣總兵駐澎湖，陸路改設副將。金門總兵黃英奏言：「澎湖爲臺灣之門戶，今將臺灣總兵移改澎湖，臺灣設立副將，與水師彼此接應；遙度形勢，盡善之謀，無大於此。」巡臺御史黃叔瓚摺奏略云：「臣閱地勢輕重，澎湖雖稱三十六島，居於臺廈之中，究皆一抔之土，錯落彈丸，除媽宮、八罩略有人烟，餘悉冷落荒曠。原設副將，儘堪防守



。茲臺灣南北延袤二千餘里，村莊番社，閭井戶口，不下百餘萬。叢山深林，最易藏奸，非總兵不足以資彈壓；況安平水師及南北路副參各員，與臺灣副將職位不相上下，有事勢必懷各己見，非如總兵可行調度。今若將總兵設在澎湖，與臺灣懸隔，往來船隻，俱候風時，臺灣水陸各營，倘有緊急事機，不能朝發夕至。是澎湖固臺灣之門戶，而臺灣實澎湖之腹心，形勢重於澎湖，關係沿海各省要害。請將總兵仍設臺灣，庶得居重馭輕之道，以造海宇無疆之福。』時水師提督姚堂亦上疏陳請，得奉俞允，仍照舊制駐節。乾隆五年，總鎮何勉捐資築土堡，砌磚，高一丈一尺，周三百三十丈（先是周植刺竹，以資捍蔽。各營盤皆然。惟水師營兵伍分配大小戰艦，在船居多）。

鎮標中營在永康里，駐防中路口。步戰守兵九百一十名。

左營在鎮北坊，駐防北路口，步戰守兵九百三十名。

右營在東安坊，駐防南路口。步戰守兵九百三十名。

道標營：康熙二十三年，撥鎮標中營兵一百名、左右二營兵各二百名，設道標營。六十年裁，各兵仍歸本營。

城守營：在北門內，駐防府治。先是，府城內外各汛塘係鎮標撥兵分防。雍正十一年，總督郝玉麟奏准，添設城守營左右二軍各步戰守兵五百名；內以左軍一百四十名、右軍一百九十名，駐防府治倉庫等項。城門七座，各設營房，分撥把守司啓閉。週城窩舖十五座，臨海大砲臺二座，俱派撥防守外，其左軍三百六十名，以二百三十名分防鳳山縣岡山各汛及本縣大崎脚汛南安店塘；以八十名分防羅漢門猴洞口汛；以五十名撥防鹽水埔汛港岡角、帶圍、瀨口、塗壑埕等塘。右軍三百一十名，以二百一十名分防諸羅縣下加冬各汛塘及本縣柴頭港水仔尾塘；以五十名撥防大目降汛蔦松小橋等塘；以五十名撥防舊社汛大灣嵌下等塘。將鎮標三營之兵全數撤回府治，以資彈壓。

臺協水師：中、左、右三營，駐筭安平鎮。鎮城一座，坐北向南，營兵分駐城內外。雍正十一年，總督郝玉麟奏准，就城內建倉，貯粟三萬石，交與該營收管。每年糶米給兵，以免赴府支領之勞。

中營，步戰守兵八百五十名。內除二百一十五名分防諸羅縣蚊港、鹽水港等汛、五十名貼防北路營半線汛外，以四十名隨防安平鎮，以八十五名分防內海安平鎮汛，以一百五十名輪防內海鹿耳門汛，以六十名分防外海大港汛，兼轄外海鯤身頭、燒港等汛，以九十名撥隨副將出洋總巡，以一百六十名分巡鹿耳門外中路洋面。戰船一十九隻：平

字號一至十八，又波字第七號，內除諸羅縣蚊港汛二隻外，實在安平鎮汛七隻，鹿耳門汛三隻，大港汛一隻，撥隨副將出洋總巡二隻，分巡鹿耳門外中路洋面四隻。

左營，步戰守兵八百名。內除二百八十名分防諸羅縣笨港等汛外，以一百名駐防安平鎮汛，以七十名隨防安平鎮城，以一百三十名分防內海安平鎮汛、兼轄內海水城海口，以四十名撥隨副將出洋總巡，以一百八十名撥巡本汛洋面。戰船一十八隻。定字號一至六、九至十八，又波字第五、第六號。內除諸羅縣笨港、三林港、鹿仔港共六隻外，實在安平鎮汛七隻，又撥隨副將出洋總巡一隻，撥巡本汛洋面四隻。

右營，步戰守兵八百五十名。內除二百五十名分防鳳山縣打鼓等汛、五十名貼防北路營半線汛外，以一百名駐防安平鎮汛，以七十名隨防安平鎮城，以一百五十名輪防內海鹿耳門汛，以五十名撥隨本標左營遊擊出洋總巡，以一百八十名分巡本汛洋面。戰船一十九隻。澄字號一至十八，又波字第八號。內除鳳山縣打鼓汛及淡水港等汛洋面共五隻外，實在安平鎮汛六隻，鹿耳門汛三隻，撥隨本標左營遊擊出洋總巡一隻，分巡本汛洋面四隻。

澎協水師：左、右二營，駐筭媽宮澳。坐西北，向東南。康熙六十一年，建倉貯粟五千石，以豫兵米之需。

左營步戰守兵一千名。內以二百二十七名駐防內海媽宮汛，以二十八名輪防內海媽宮澳新城內海港口，以七十八名撥防內海媽宮澳新城東港並港口，以二百八十四名分防外海八罩汛、兼轄外海八罩、挽門、水垵、將軍澳等汛併將軍澳砲臺，以一百三十五名分防外海蒔裡汛兼轄雙頭跨、風櫃尾、文良港、奎壁港等汛，以一百一名撥隨副將出洋總巡，以一百四十七名分巡八罩洋面。戰船一十八隻，俱綏字號。媽宮汛七隻，撥防內海媽宮澳新城東港並港口一隻，分防外海八罩汛二隻，分防外海蒔裡汛二隻，撥隨副將出洋總巡二隻，分巡八罩洋面四隻。

右營步戰守兵一千名。內以三百三十三名駐防內海媽宮汛，以五十六名撥防媽宮澳新城併內海新城西港，以五十名分防內海媽宮澳港口，以一百七十三名分巡外海西嶼頭內外塹兼轄竹篙灣、緝馬灣、小門等汛，以一百名分巡外海大北山、瓦硯港、赤嵌澳、通梁港等汛，以九十名撥隨副將出洋總巡，以一百九十八名分巡西嶼頭洋面。戰船一十八隻，俱寧字號。媽宮汛九隻，媽宮澳港口一隻，分巡外海西嶼頭內外塹等汛一隻，分巡外海大北山、瓦硯港等汛一隻，隨副將出洋總巡二隻，分巡西嶼頭洋面四隻。

以上水陸各營兵丁，俱由內地按班撥戍，例限三年抽換，不准就地推補。

雍正五年，上諭：『臺灣防汛兵丁，例由內地派往更換；而該營將弁往往不肯將勤

慎誠實營伍中得力之人派往，是以兵丁到彼，不違約束，多放肆生事；此乃歷來積弊，朕知之甚悉。嗣後臺灣換班兵丁，着該管官弁將勤慎可用之人挑選派往；倘兵丁到彼，有生事不法者，或經發覺，或被駐臺官員參出，將派往之該管官一併議處。如此，則各營派撥兵丁，不敢苟且塞責，而海疆得防汛之益矣。

雍正六年，上諭：「臺灣總兵王郡奏稱：『臺灣換班兵丁，例由內地派撥，而其中有字識舵工、繚手、斗手、旋手等人，向來多係僱募本地之人員頂姓名，並非實有兵丁更換。至字識舵、繚、斗、旋等務，換班兵丁不能通曉，請照隨丁之例，就地招募，給以糧餉』等語。此事從前總兵俱未經陳明，王郡能據實奏明，甚爲可嘉，但朕思海洋操練水師，惟舵、繚、斗、旋關係最爲緊要。凡在船兵丁之身命，皆操於數十人之手；若不更換內地兵丁，而常令彼地之人執司其事，似有未便。朕意舵、繚、斗、旋等務，兵丁雖未能驟熟，但未嘗不可學習而能；應於換班之內挑選兵丁，隨現今僱募之人學習。僱募有三十名，卽於兵丁內挑選三十名隨彼學習；三年換班之時，將僱募之人裁省，留此習熟之三十名兵丁，教習後班之兵丁；此所留兵丁至六年然後換班。後班兵丁，皆照此例留換，則新舊更番，迭相傳習，皆可熟知舵、繚、斗、旋諸務矣。此事着史貽直會同高其倬、劉世明妥議具奏。又，王郡奏稱：『赴臺兵丁，向例俱將一營之數十人分散數處戍守，難以訓練，嗣後請勻撥一處』等語。所奏甚是。但從前何以分散防守，或有

別故，亦未可定。亦着史貽直會同高其倬等查明奏聞，欽此』。遵旨議准，嗣後臺灣各水師營艇、線、斗三項，揀選兵丁學習，更換以六年爲期，著爲定例。如各營將弁不勤加查管訓練，以致操駕生疎及仍有隱瞞不換者，一經察出，將該管將備千把照溺職例革職，總督、提督、總兵官交部嚴加議處。其舵工尤關緊要，各船正舵准其九年爲滿，令其更換。再有三板工一項，專管駕駛三板小船，亦照艇、線、斗一例，教習更換。其字識仍照舊例，三年爲滿；但內地各營送往更換時，令水師提督親加考驗。如各營將不能書寫之人充數，卽會同總督將該管將備參處。其舊時字識，總兵副將衙門暫留二人，參遊以下暫留一人。再限六個月令將各項舊案糧冊詳細交代明白，方令各回內地。至臺灣十一營兵丁，俱從內地五十二營派撥；其更換之時，必令一營之兵丁分散防禦，不令彼此私相聯絡；立法之初，實有深意。應仍照舊例遵行。

又，上諭：『駐臺兵丁軍器，誠爲緊要；但此項軍器，悉係各營自行製備，是以易於破壞。然將內地精良之器給與臺軍，亦非善策。嗣後換臺兵丁軍器，着該督撫於存分銀內動支製造；務必堅利精良，該督撫驗看給發。俟兵丁至臺之日，該巡視御史會同該鎮查驗點收；倘有不堪使用者，巡視御史等卽據實題參，將該督撫及承辦官交部議處。如三年之內有應更造者，亦令該督撫製造給送』。

雍正十一年，總督郝玉麟奏准：臺屬民壯，俱係無賴流寓之人，每多滋事，擾害良

民。除原撥澎湖通判、臺灣府經歷，臺、鳳、諸、彰四縣典史，民壯共四十四名照舊存留供役外，其道府同知、知縣，共民壯三百五十六名悉行革退，編入保甲。將原給器械追繳貯官，即於鎮標營兵內酌量撥給道員二十四名、知府二十名、臺同知十五名、淡同知二十四名，臺、鳳、諸、彰四縣各二十名，以資護衛巡查。其撥給兵丁，各撥管隊一名管領，聽候操演差遣，三月一換。如各兵技勇精熟，該管武員一體拔用；倘有生事不法，即聽文員究處。乾隆三年，奏准：嗣後臺地如有人民不法等事，許令武員移送地方官究治。如兵丁生事滋擾，許文員關會營伍責懲。如有彼此推諉者，照例罰俸一年。並飭令各該地方官汛防員弁實力奉行，彼此按月稽查，取具並無兵民滋擾印結，轉報該上司查核。如或有意徇縱，將該地方官照狗庇例議處。

### 汛塘

枋橋頭堆（在東安坊）、節孝祠（在東安坊。城守營堆兵借駐祠內。乾隆十六年，巡道金溶、知縣魯鼎梅捐建堆房於祠左）、關帝港堆（在西定坊）、十字街堆（在鎮北坊）：鎮標左營撥兵宿守。

接官亭塘（在西門外臺廈往來登舟上岸最衝處）：城守營撥兵防守。

土壘埕塘（在寧南坊，安兵六名）、南砲臺（在城西南，有塘房）：俱城守營左軍轄。

水仔尾塘（在鎮北坊，安兵六名）、北砲臺（在城西北，有塘房）：俱城守營右軍轄。  
嵌下塘（在大東門外五里，安兵六名）、舊社汛（距嵌下十里。把總一員帶兵三十名防守）：俱城守營右軍轄。

角帶圍塘（距舊社十里，安兵五名）、南安店塘（距角帶圍五里。安兵五名）、猴洞口汛（距南安店十里外。委把總一員帶兵二十九名貼防）、羅漢門汛（距猴洞口三十里。千總一員帶兵十五名與駐臺把總遞年輪防）、大崎脚汛（在羅漢門外門。距猴洞口四十里外，委把總一員帶兵十五名貼防）：俱城守營左軍轄。

港岡塘（在邑治東南十里，安兵五名）、鹽水埔汛（在小南門外一十五里，把總一員帶兵四十名防守）、瀨口塘（在大南門外十里，安兵五名）：俱城守營左軍轄。

柴頭港塘（在小北門外五里，安兵六名）、小橋塘（在大北門外五里，安兵六名）、蔦松塘（距小橋五里，安兵九名）、大灣塘（在小東門外一十五里，安兵九名）、大目降汛（距大灣二十里。把總一員帶兵三十名防守）：俱城守營右軍轄。

安平鎮汛（在邑治西。離城水程七里，早程二十里。水師左營砲架八座；內銅礮一座。偽鄭所遺砲臺三座，烟墩七座。右營砲架七座，烟墩十座。乾隆十四年，協鎮沈廷耀建堆房五所，以棲汛卒）、大港汛（在鎮城西一里。砲臺三座，烟墩五座。水師中營撥把總一員帶兵與新港巡檢協查南路貿易出入船隻。乾隆十四年，協鎮沈廷耀建盤詰廳



一座三間於水仙宮渡頭)、鯤身頭塘(在鎮城西北，係沙汕。內為內港，外為大海)、喜樹仔塘(距鯤身頭十里)、茄藤仔塘(距喜樹仔十里)：俱在邑治西南，水師中營轄。

鹿耳門汛：在邑治西北。全臺衝要，離城西門水程二十五里。水師中營砲架八座。右營砲架七座。兩營輪撥千總帶兵防守，協同臺防廳稽查出入船隻。乾隆十四年，協鎮沈廷耀建營房二座，計十四間。

澎湖新城(在媽宮澳，有砲臺)、媽宮汛：俱澎協二營撥兵防守。

新城東港口(有砲臺)、挽門澳、水按澳、將軍澳(俱有砲臺烟墩)、八罩汛(砲臺三座，烟墩三座。離媽宮水程五十里)、雙頭跨、風櫃尾(有砲臺烟墩)、文良港(有砲臺烟墩)、奎壁港、詩裡汛(砲臺二座，烟墩三座。離媽宮早程二十里)：俱澎協左營按季輪撥千把總帶兵防守。

新城西港口(有砲臺)、內塹(有砲臺烟墩)、外塹(有砲臺)、竹篙灣、緝馬灣、小門澳(有砲臺)、西嶼頭汛(砲臺三座，烟墩五座。離媽宮水程二十里)、赤嵌澳、通梁港、大北山、瓦碇港汛(烟墩一座。離媽宮早程三十里，水程二十二里)：俱澎協右營按季輪撥千把總帶兵防守。

澎協左營巡哨：由媽宮澳開船，往南經雞籠嶼、四角仔、桶盤嶼、虎井，直抵八罩

、金雞澳，入挽門汛（南北風可泊五、六船）。由塘口往西南，一里至網坡。南爲半坪嶼、頭巾礁、鐵砧嶼、磳仔嶼。西南爲大嶼。西北爲花嶼、貓嶼、草嶼。西北半里至甕菜堀。北四里至花宅，四里至水坡（南風時可泊船），復回挽門汛。東隔半里爲將軍澳，與挽門汛對峙（立冬後可泊四、五船）。東臨海有石山，名船帆嶼；山頂礮臺一。向北爲金雞嶼（南北風俱可泊船），在將軍澳後。北有馬鞍嶼。由挽門登舟，出金雞嶼口，往東南至東吉、西吉、鋤頭精嶼，至文良港。駕回經過鎖管港、豬母落水、虎井、蒔裏、風櫃尾、雞籠嶼、四角仔，回媽宮澳。右營巡哨：由媽宮澳開駕，向西至西嶼頭，經內塹、外塹，復收泊西嶼頭內，大果葉登岸。大果葉二里：左爲緝馬灣，右爲小果葉。南四里至內塹；澳口礮臺一，東山頂烽臺三。內塹西南三里左爲外塹；澳口礮臺一，西山頂烽臺三。再北經緝馬灣、小果葉、八里至小池角。西北四里至大池角，十五里至小門，四里至鵠界頭、橫礁，三里至竹篙灣，仍回至大果葉，十里。登舟由內港駕至北山瓦碇港，寄泊登岸。四里至通梁。三里至後寮。二里至大北山。山頂瞭望：北爲吉貝嶼、姑婆嶼、土地公嶼、鐵砧嶼、目嶼、白沙仔嶼、險礁；東爲灣貝嶼、藍笨仔嶼、鳥嶼、雞膳嶼、椗齒嶼。欲赴吉貝各嶼，須出吼門往北；若逆流逆風，未可駕駛，則由瓦碇港四里至大赤嵌社，一里至小赤嵌，三里至港仔，東二里卽崎頭，東南二里至鎮海，三里至港尾，二里至城前，仍至瓦碇港。登舟從吼門出洋哨巡，由西嶼頭外收入內坡寄

泊，回媽宮澳。

澎協陸巡：由媽宮澳四里至文澳，三里至東衛，五里至大城。北三里至隘門仔，一里至林頭仔、埕南、香爐嶼、鼓架礁，四里至尖山仔，一里至文良港、東鼻頭；烽臺一，可望陽嶼、陰嶼。北五里至果葉仔，二里至奎壁港。北三里即奎壁港山。西三里至白灣坑，二里至湖東，二里至湖西，五里至紅羅罩。北三里至青螺仔、紅羅罩。半里至西溪仔。南三里至太武仔。西三里至港底。北一里至東石，六里至沙港頭。南三里至鼎灣。西北三里至中墩嶼，潮退可通。西南二里至潭邊。南二里至港仔尾，三里至蚱脚嶼，二里至東衛，四里至西衛，三里至後堀潭，四里至媽宮澳。再陸巡用大杉板往峙裏山後登岸；五里至風櫃尾。東二里至井子埕。東南四里豬母落水。東北二里鎖管港。西北一里雞母塢。北五里至鐵線尾，八里至烏嵌，五里至雙頭跨，與大城北相對，三里至菜園，三里至文澳；回媽宮澳。

### 教場

鎮標三營、城守二軍教場：在大北門外。康熙三十八年，總鎮張玉麟建演武廳（並記）。乾隆十六年，總鎮李有用增建後堂（並記）。

臺灣討平，既十有七載矣，政治民風，翕然丕變。戊寅秋，余奉天子命移鎮茲土，歷覽形勝，一切規模，靡不振舉，獨耀武之地，未之議建。隨亟商僚屬，咸捐清俸，構演武廳一座。是歲

菊月興工，嘉平告竣。雖不敢修爲雄觀，然體制略備；以此閱軍旅、奮武衛、組練揚廳，使山陬海澨，咸瞻克詰之聲靈，實保邦者所不容緩。尙望後有同志，式廓而增煥之，永與河山並垂不朽也。

臺郡城北演武場，舊有廳事，建于康熙戊寅，規制宏敞。乾隆辛未，余奉旨再鎮是邦，因商諸文武寅僚，增建內堂，爲退息講論之所。堂高廣與廳稱，而基稍庳。升降有度。庭覆以亭，燥濕無虞；夾以廂房，附之庖湑。甫落成，遂蒙寵命提督福建水師，移駐廈門；因以建堂之意，記於石曰：惟我國家德威遠播，武備不因修文而弛。臺灣海外巨鎮，爲東南數省藩籬；戎兵克詰，防範綦嚴。然經略保障之方，匪區區陣圖甲仗間，則稽軍實、勤訓練，詎云盡厥職哉？登斯堂者，宜聖主浩蕩之恩，矢同寅協恭之誼，文武和衷，將裨一體，論道講藝，投戈脫劍之風可觀也。是爲記。

臺協水師三營教場：在安平鎮城南。乾隆十四年，協鎮沈廷耀於演武廳後增建內堂一座，計三間。

澎協水師二營教場：在澎湖媽宮澳。

## 船政

臺澎各標營戰船（臺澎計五營，每營戰船各十八隻；另道標營八隻。康熙五十七年，總督覺羅滿保題設淡水營，撥道標船四隻、臺協中營船二隻歸之。六十年，道標營裁

，以船二隻歸臺協中營，補足原額；尙船二隻，分撥臺協左右二營），初俱分派通省內地廳員修造。康熙三十四年，改歸內地州縣；其尙可修整而不堪駕駛者，內地之員辦運工料赴臺興修。迨通省按糧議派，臺郡三縣亦分修數隻；後定在近道府監修。統計閩省船隻勻派通省道府，乃將臺澎九十八船，內派臺灣道府各十八隻，餘俱派入內地。既而仍歸內地修造，惟未至朽爛而不堪駕駛者，留臺修補。至康熙四十四、五年間，仍俱改歸臺屬，而派府船數倍於道，令其與福州府分修。議於部價津貼運費外，每船捐貼百五十金，續交鹽糧廳代修其半，道鎮、協營、廳縣，共襄厥事。嗣又專責知府，並將道船亦歸於府。雍正三年，兩江總督查弼納題准，設立總廠於通達江湖百貨聚集之所，鳩工辦料，較爲省便。每年派道員監督領銀修造，再派副將或參將一員公同監視；務節浮費，均歸實用。部價不敷銀兩，歷來州縣協貼，仍應如舊。復經總督覺羅滿保會題，將臺澎戰船九十八隻，就臺灣設廠，委令臺道、臺協監督修造。

凡造船大樁長七丈者（大樁亦名龍骨，係松木爲之。每船頭尾中央三節，其長短與桅之丈尺配），官廳口大堵應濶二丈三尺一寸（大堵居船之中，每樁一丈，應濶三尺三寸）；含檀下桅座應濶二丈一尺（豎大桅處曰含檀，大樟木所製。凡船身尺寸、滿漢字號，印烙於此。每樁一丈含檀下應濶三尺）；含檀又應加長（豎頭桅處另有頭含檀）；頭禁水（船頭所鑲木）應濶一丈三尺四寸；尾後應濶一丈七尺四寸；大桅應長八丈（圍

七八尺不等，或松、或杉爲之。其得諸外域者，名打馬木，值數百金；通身無節，任重當風，堅挺不靡）；頭桅應長五丈二尺（圍四、五尺不等）；舵應長二丈二尺（鹽木所製，值數十金。遇風濤不搖動，餘則否），舵勒下三尺（長短照大堵濶狹推算）；旋應長二丈三尺四寸；船底應深七尺（每艖一丈，應深一尺；係就兩邊車脚壁底算起，凡哨船底要平些方能穩重）；撇面深覆應加一尺四、五寸；邊撇應高三尺二、三寸；艙位樑頭應各安三尺寬；篷應濶四丈一尺，長應二十六、七罩（每罩約有二尺四、五寸，其長短係就桅配量，濶狹則視含檀；每含檀一尺，篷應濶一尺九寸）；旋線（三條，一棕、一藤、一草）應長七十尋，圍二尺九寸零，用棕三十擔；篷線旋奴各項繩索應用棕二十擔、黃蘗二千觔；大小鐵釘三十餘擔（四十擔不等），桐油十五擔，蜃灰（天晴農隙之時，購貯備用）；此造船之大略也。船有大小，艖有長短，可就中酌量計算。

船具按十二支命名：船頭邊板曰風橋，後兩邊欄曰牛欄，舵繩曰虎尾，繫旋繩木曰兔耳，船底大木曰龍骨，兩邊另釘灣杉木曰水蛇，擊蓬繩板曰馬臉，船頭橫板插兩角曰羊角，鑲龍骨木曰猴檀，抱桅篷繩曰雞冠，抱旋繩木曰狗牙，拄桅脚杉木段曰桅猪。

水師最重舟力，戰陣務爭上風。而運轉不靈，末由占居上風；壓持不重，或反退居下風。此雖人力，亦恃良舟。乃匠人造舟，同守繩尺，及駕駛中流，則快利遲鈍異用。有同時發棹，而前後入港之日頓殊者，蓋木之本質不類（或杉、或松、或樟、或雜木）

，輕重亦異（木老則堅重，否則輕）。必得良材，輕重相配，如人之一身筋骨配合，然後善於運動也。水師之灣泊，猶陸師之安營。凡水師不能於外洋覓戰，悉於近港交鋒。是灣泊之處，即戰爭之場。我舟先至，利居上風；而風信難憑，往往於透發之後轉變。故澳有南風、北風之不同。寧泊於南風澳；然不可執一論也。水師之入港，猶陸師之攻城。凡港門爲賊所守，則險隘爲賊所持。兵法有挾制其險而攻其虛者，以險處多虛，故險可制而虛可攻也。要而言之，師之用在于舟，舟之用在于風；師與舟習，舟隨風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水師人員，多係生長海濱。當未入伍之先，或由商漁出海，涉歷波濤，凡外洋島嶼之情形、風雲之氣色，蚤瞭然於胸中；及入伍，再加練習營陣紀律，便或精熟之師。其次人員，大抵奉撥哨防，隨巡洋面，雖目覩風濤，身歷澳嶼，亦能記誦，迨驗其敲斂執舵及一切械槓，不免倉皇莫措。欲於出洋駕駛之時，令其學習，而百人身命，千金戰船，詎可假於生手？惟各船原有脚船名曰三板，凡樵汲送旋，渡人上岸皆資之。但無桅舵，只用櫓槳。若添設桅舵，併製布帆，令在船目兵於戰艦灣泊、風日晴和之際，更番學習駛風、敲斂、執舵之法，俾其諳練精熟；倘出洋時驟遇風波，人人皆能致力，全綜可保無虞矣。

## 賞卹

雍正二年，上諭：「前往臺灣換班之兵丁，守戍海外巖疆，糧餉在臺灣支給。伊等所留家口，若無力養贍，則當差之兵丁，必致分心苦累；朕甚爲軫恤。每月着戶給米一斗，以資養贍。內地米少，則動支臺灣所貯米石，合計船價僱募，運至廈門，交與地方官躬親按戶給發，務使均沾實惠」。

雍正七年，上諭：「福建臺灣戍守之兵丁，其父母妻子留在內地，前已加恩，每月給與米糧，以爲養贍之資。聞臺兵向例每月將所領錢糧，扣留五錢於內地，爲養贍家口之用。朕思兵丁遠涉海洋，所得餉銀，又復扣除以養家口，恐本身用度，或有不敷；今沛特恩於駐臺之兵丁，每年賞銀四萬兩，爲內地養贍家口之用。着總督等均勻分派，按期給發；俾兵丁本身食用既得寬舒，而父母妻子之在內地者又得養贍。以示朕恤兵賞勞之至意」。

雍正八年，臺澎總鎮王郡奏准，恩給營中賞恤銀兩，臺澎二處領到本銀（鎮標三營，兵一千七百七十名，共領帑銀五千五百四十兩；城守營，兵一千名，共領帑銀二千兩；安平水師三營，兵二千五百名，共領帑銀五千兩；澎湖水師二營，兵二千名，共領帑銀四千兩）概就臺郡購置田園、糖廊、魚塭等業，各協營遴員經理，於冬成徵收租穀、



糖餉稅銀，其應納各縣正課，仍依民間則例交納，所獲租息，以六分存留營中，賞給兵丁游巡，及有病革退，並兵弁拾骸扶柩等盤費，以四分解交臺灣府劃兌藩庫，備賞戍兵眷屬吉凶事件。所截六分租息，每年除賞卹外，所有盈餘存貯賞給期滿換回班兵盤費；其出入數目，按年造冊，送督撫、提督、藩司核查（一、兵丁娶妻及子女婚嫁，各賞銀三兩。一、兵丁父母本身及妻亡故，各賞銀四兩。一、故弁扶柩回籍，照依每員名下支食養廉名糧計算，每名賞銀四兩；如係十名，賞銀四十兩，照此類推。一、故兵遺骸班滿隊目拾運回籍安葬，分上下游給賞運費：上游賞銀三兩，下游賞銀一兩五錢。如同標營一起拾運三名以上者，各減賞銀三錢。水師有營船可以帶運，每名止賞銀一兩。一、病兵辭退革伍回籍者，照站給賞盤費，每站賞銀四分；遊巡兵丁每名每日賞銀一分五釐。一、期滿功兵換回內地，分上中下游給賞盤費：上游賞銀二兩，中游賞銀一兩五錢，下游賞銀一兩）。

乾隆五年，上諭：「福建臺灣換班兵丁，遠戍重洋，向蒙皇考聖心軫念，于本身應領月餉外，添賞伊家口留住內地者，每月米一斗、銀二錢八分零，以資養贍；誠爲格外之恩。今朕聞得班兵更換之時，一切行李衣裝，不能無費，甚爲拮据，每于本營私派幫貼，而後啓行；是行者居者均有未便。可寄信與總督德沛，令其將閩省生息銀兩，查算餘剩之數，每年共計若干；卽於此項內，分別班兵路途遠近，賞給往來盤費，永禁營中

幫貼之弊；庶於內外兵丁，均有裨益』。

論曰：自井牧廢而兵農分。歷稽往代兵制，非患冗、卽伍虛。我朝規畫周詳，無二患矣，尙煩借箸哉！雖然，上所定者制也，下所修者實也。承平日久，守在四夷，未嘗命討率伐，勞師於遠；惟慎固封域，保安黎庶爾！水陸之制雖殊，守望之實則一。但使分防者無偷安於外汛，哨巡者無潛泊於內港。嚴以查之，勤以練之。練心、練耳、練目、練手足，四者練而可戰可守。虎纒赫濯，威武奮揚，用折逆萌於未兆，此道得也。



# 重修臺灣縣志卷九

## 職官志

官制 列憲題名 文職 武職 列傳

臺灣砥柱海東，藩屏天南；揆文奮武，視腹郡爲尤重。邑屬附郭，自巡方命使、開府監司，以速分符秉鑄、佐雜偏裨，濟濟於斯。夫轄全郡者，邑不得而私之；駐是邑者，志不得而遺之也。謹按爵秩全書中樞備覽，首叙官制，次紀列憲爵里，次載邑境員弁；其有大勳亮節、善政遺惠，則系以傳，與相比屬。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循往牒而自鏡焉，庶無負設官分職之至意乎。志職官。

## 官制

臺灣一府、四縣、兩廳，文職大小共三十六員，武職大小共一百一十四員，其駐劄地方、不係邑轄者不載。

巡察御史，滿、漢各一員（康熙六十年設，每一年期滿更替。雍正八年，奉旨：臺灣地方關係緊要，巡察御史新舊並用，始爲有益。希德慎已留任一年，這差着御史栢修

去，高山再留巡視一年，欽此』。查先後多有留任一年或二年者。其以漢御史兼提督學政，則自雍正五年始。

鎮守掛印總兵官一員（康熙二十二年設，駐筭府城。六十年，部議移駐澎湖，府城改設副將。雍正元年，巡臺御史黃叔瓚奏允仍舊。十一年，部議准照山陝沿邊例，改爲掛印總兵，給方印）。

分巡道一員（兼理船政。康熙二十二年設，爲分巡臺厦兵備道兼督學政。康熙六十年，兵備歸臺鎮。雍正五年，學政歸漢御史。六年，改爲分巡臺灣道。乾隆十七年，仍兼提督學政）。

知府一員（總匯四縣刑名錢穀，兼理兵餉鹽政）。海防同知一員（專司稽查鹿耳門海口，兼督臺、鳳、諸三邑捕務。雍正元年，添設淡水同知一員；駐竹塹，稽查北路地方兼督彰化捕務。九年，割大甲溪以北地方並刑名錢穀，悉歸管理；不轄臺邑，邑志不載）。通判一員（駐筭澎湖。康熙二十二年，設巡檢司巡檢一員。雍正五年，奉裁，改設通判。稽查船隻，管理錢穀，遇刑名事件，仍歸臺邑審結）。教授一員。訓導一員（雍正十一年添設）。經歷一員（兼司獄務）。

知縣一員。縣丞一員（雍正九年，分駐羅漢內門，稽查地方）。教諭一員。訓導一員（雍正十一年添設）。新港司巡檢一員（稽查地方兼查大港口船隻）。典史一員（司

捕獄事務)。

鎮標中軍中營：遊擊一員(駐中路口)、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按各營千、把總員名繁複，通志、府志不錄，今因之。惟城守營澎湖協係專轄邑汛者，仍載)。左營：遊擊一員(駐北路口)、守備一員、千總二員(內一員雍正十一年添設)、把總四員(內一員雍正十一年添設)。右營：遊擊一員(駐南路口)、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康熙二十二年，原設道標營，撥鎮標右營守備一員、左營千總一員、左右二營把總各一員，入道標；後裁把總一員，歸將軍標。六十年，道標兵全裁；其守備、千、把總各歸本營)。

城守營：參將一員(駐防府城)。左軍：守備一員(駐防鳳山縣岡山汛，仍兼轄本縣地方)、千總一員(分防羅漢門汛，兼轄猴洞口汛。乾隆十一年詳准，與該軍頭貳司把總輪防)、把總二員(一員隨防府汛，與千總遞年輪防羅漢門汛；其一員隨防岡山汛，係鳳山縣地方，邑志不載)。右軍：守備一員(駐防諸羅縣下加冬汛，仍兼轄本縣地方)、千總一員(隨防府汛)、把總二員(一員隨防下加冬汛；一員分防加留灣汛。俱諸羅地方，邑志不載。本營係雍正十一年添設)。

協鎮臺灣水師副將一員(駐筴安平鎮)。中營：遊擊一員(分巡鹿耳門外中路洋面)、守備一員(輪防內海鹿耳門汛)、千總二員(內一員分防內海安平鎮汛，一員分防諸

羅縣外海蚊港等汛)、把總四員(內一員分防內海安平鎮汛一員輪防內海安平鹿耳門汛一員分防外海大港等汛一員分防諸羅縣鹹水港汛)。左營：遊擊一員(駐防安平鎮汛)、守備一員(分防諸羅縣笨港汛)、千總二員(內一員雍正十一年添設，隨防安平鎮汛一員兼轄內海水城海口)、把總四員(內一員十一年添設，各員分防諸羅縣內海笨港、彰化縣三林港、鹿仔港等汛及鹿仔港砲臺)。右營：遊擊一員(駐防安平鎮汛)、守備一員(分巡本汛洋面)、千總二員(一員隨防安平鎮汛一員分防鳳山縣打鼓、岐後等汛洋面)、把總四員(內一員雍正十一年添設，各員隨防安平鎮及輪防鹿耳門汛，分防外海打鼓汛兼轄岐後、萬丹等汛)。

協鎮澎湖水師副將一員(駐防媽宮澳)。左營：遊擊一員(駐防內海媽宮汛)、守備一員(分巡八罩洋面)、千總二員(一員隨防媽宮汛，一員分防外海蒔裏汛，兼轄雙頭跨、風櫃尾、文良港、龜臚港等汛)、把總四員(二員隨防媽宮汛，一員輪防媽宮澳、新城內海港口一員分防外海八罩汛，兼轄外海八罩、挽門、水垵、將軍澳等汛，並將軍澳砲臺)。右營：遊擊一員(駐防內海媽宮汛)、守備一員(分巡西嶼頭洋面)、千總二員(一員隨防媽宮汛，一員分巡外海大比山、瓦碇港、赤嵌澳、通梁港等汛)、把總四員(二員隨防媽宮汛，一員分防媽祖灣港口，一員分巡外海西嶼頭、內外塹，兼轄竹篙灣、緝馬灣、小門等汛)。

按：康熙五十九年，舊志備載澎湖干、把總員名，嗣因乾隆十年八月二十五日澎湖颶風淫雨，各衙署案房坍塌，卷冊濕爛，其干、把總姓名履歷無從查補，故續志自乾隆十一年始。

康熙二十三年以後，各官由部銓選。三十年奉旨：臺灣各官自道員以下、教職以上，俱照廣西南寧等府之例，將品級相當現任官員內揀選調補，三年俸滿卽陞，如無品級相當堪調之員，仍歸部選。著爲令。

康熙六十年，議准：嗣後文武大小各官，不許攜帶眷屬。

雍正七年，上諭：「臺灣地方遠隔重洋，全在道府廳縣各得其人，而該員又須熟悉其風土情形，殫心辦理，於地方始有裨益。向例，文員俱以三年爲滿；後經原任總督滿保條奏，請將三年任滿之員，再行加銜，留任三年。所以慎重海疆，俾諳練之人，久於其任也。今據總督高其倬摺奏：「臺員以六年爲滿，而調任之時，渡海而往，卽須數月，任滿之後，候缺挨陞，以及交盤渡海，又或一、二年不等；是前後合計須八、九年方得陞用。且臺灣之例，不帶家口，其父母妻子隔越海洋，轉托親朋照看，未免有所牽挂，意念分馳，應否請以四年爲滿」等語。朕思臺灣道府廳縣等官，自宜選用熟習諳練者，然定期六年爲滿，又加以候缺、交盤、渡海之期，實屬太久。其父母妻子隔越重洋，難免內顧之慮。今再四思維，臺灣文員自到任之日爲始，將滿一年之期，着該督撫



於閩省內地官員內揀選賢能之員，乘冬月北風之時，令其到臺；新舊協同辦理，半年之內，大約可以熟悉地方情形；則令舊員乘夏月南風之便，回至內地補用。將來接任之員，俱照此更換。該員到臺協辦之時，俱各一體算俸，並給與俸銀及養廉之項。如此更換調補，則臺員易於得人。且該員在臺，前後不過二年，爲期甚近。而更換之員，先往協辦，又可習練地方事宜，似有裨益。其道府大員，作何請旨揀選，同知以下等官，作何銓選調補及量加議叙之處，該部詳悉妥議具奏，欽此。』本年三月內，遵旨議准：臺灣道、府、同知、通判、知縣，到任一年，令該督撫於閩省內地揀選賢能之員，乘北風之時，令其到臺與舊員協辦；半年之後，令舊員乘夏月南風之便，回至內地補用。政績優著者，准其加二級；稱職者，准其加一級；以示鼓勵。

八年，奏准：嗣後調臺各員到任二年，該督撫另選賢能赴臺協辦；半年之後，將舊員調回。令督撫仍據實分別實能稱職及居官平常之處，照例具題，以昭勸懲。定例：總兵官三年俸滿，請旨陛見。副將三年俸滿，給咨引見。參將、遊擊、都司、守備二年俸滿，咨部推轉。千總、把總三年俸滿，赴省候文推補。

雍正十一年，議覆：臺灣道員准其照鎮協之例，三年報滿。知府、同知、通判、知縣，准其照參將等官之例，二年報滿。俟協辦人員到臺半年之後，令各該員交代清楚，回至內地。該督撫照例察核，分別具題。如果實心辦理、地方寧謐，俱准其以應陞之

缺卽用。再查道府應陞之缺，俱係特旨補用，應令該督撫給咨赴部，引見候旨陞用。其同知、通判、知縣，俱留於本省，遇有應陞缺出，該督撫卽行具題陞補。

雍正十二年，總督郝玉麟奏允，調臺文武官員年逾四十無子者，准其搬眷過臺。

乾隆七年，議准：臺灣知府缺出，倘所屬知府內實無合例可調之員，其任內有督催錢糧未完一分以下者，吏部於本內聲明。其臺灣知縣缺出，仍令該督撫將應行調補之員調補；如實無可以調補之官，於應陞人員內揀選調補。

乾隆八年，議覆：嗣後臺灣府廳縣准照道員及佐雜教職等官，一體三年期滿，報明該督撫，照例具題，分別陞用，免其留臺協辦。又議准：臺灣訓導三年報滿，調回內地卽陞；遇應陞月分，以縣丞、府經等官陞用。如該員俸次應陞學正、教諭之時，吏部截定俸次，令該督撫挨次論俸陞用。

### 列憲題名

臺，附郭邑也。邑所志者，邑之官；而洩於邑者，非僅邑之官也。彙而書之，名分有所不安；表而列之，考鏡庶乎大備。而若廣文、若首領，則職隸於郡；繼之以文職武職者，義統于所尊也。

### 巡察御史

吳達禮，滿洲正紅旗人。康熙六十一年任；留任一年。

禪濟布，滿洲鑲藍旗人。雍正二年任；留任一年。

索琳，滿洲鑲紅旗人。雍正四年任；留任一年。

赫碩色，滿洲正紅旗人。雍正六年任；留任一年。

希德慎，滿洲正紅旗人。雍正八年任；留任一年。

覺羅栢修，滿洲鑲紅旗人。雍正十年任；留任一年。有傳。

圖爾泰，滿洲正黃旗人。雍正十二年任；留任一年。

白起圖，滿洲正藍旗人。乾隆元年任；留任一年。

諾穆布，滿洲正藍旗人，丁酉舉人。乾隆三年任；留任一年。

舒輅，滿洲正白旗人。乾隆五年三月任；留任一年。

書山，滿洲鑲黃旗人，刑科給事中。乾隆七年四月任；留任一年，陞吏科掌印給事

中。

六十七，滿洲鑲紅旗人，戶科給事中。乾隆九年三月任；留任二年，尋於十一年解任。

伊靈阿，滿洲鑲藍旗人。乾隆十二年任；留任一年。

書昌，滿洲正黃旗人，甲辰舉人。乾隆十四年任；留任一年，陞少詹事。

立柱，滿洲鑲紅旗人，戶科掌印給事中。乾隆十六年十月任。

巡察御史兼提督學政

黃叔瓚，大興人，己丑進士。康熙六十一年任；留任一年（有傳）。

丁士一，日照人，丙戌進士。雍正三年任；轉本省按察使。

景考祥，汲縣人，癸巳進士。雍正三年任；在差改補吏科，即轉本省鹽運使。

汪繼燦，秀水人，戊子舉人。雍正四年任；在差改補吏科，以憂去。

尹秦，蒙自人，庚午解元。雍正五年任；初奉提督學政，未歲試，以差滿回京。

夏之芳，高郵州人，癸卯進士。雍正六年任；留任一年，主歲、科兩試（有傳）。

李元直，高密人，癸巳進士。雍正八年任；尋解任。

高山，歷城人，癸卯進士。雍正八年任；留任二年，主歲、科兩試。

林天木，潮陽人，癸卯進士。雍正十一年任；留任一年，主歲、科兩試（有傳）。

嚴瑞龍，閬中人，戊戌進士，吏科掌印給事中。雍正十三年任；留任一年。主歲試

（有傳）。

單德謨，高密人，丁未進士。乾隆二年任，主科試；留任一年，轉江南鹽驛道。

楊二酉，太原人，癸丑進士。乾隆四年任；留任一年。主歲、科兩試。

張湄，錢塘人，癸丑進士。乾隆六年四月任；留任一年。主歲、科兩試。

熊學鵬，南昌人，庚戌進士。乾隆八年四月任，主歲試；留任一年，陞太常寺少卿。范咸，仁和人，癸卯進士。乾隆十年四月任；留任二年。主科試。

白瀛，興縣人，丁巳進士。陝西道監察御史。乾隆十三年任。主歲試。

楊開鼎，甘泉人，己未進士，河南道監察御史。乾隆十四年任，主科試；十五年八月，以憂去。

錢琦，仁和人，丁巳進士，河南道監察御史。乾隆十六年二月任。主歲、科兩試。

### 鎮守掛印總兵官

楊文魁，奉天人，正黃旗參領。康熙二十三年任；二十六年陞本旗副都統。王化行，成寧人，庚戌武進士。康熙二十七年任；秩滿，調襄陽鎮。

穆維雍，奉天人，鑲黃旗參領。康熙三十年任；秩未滿，預擢入典禁軍。

王國興，寧夏人，將材。由澎湖協陞，康熙三十四年任。

王萬揮，會寧人，行伍。由興化鎮調，康熙三十六年任；秩滿，陞陸路提督。

張玉麒，榆林人，世襲。由溫州鎮調，康熙三十七年任；秩滿，調福寧鎮。

李友臣，安定人，行伍。由福寧鎮調，康熙四十一年任；秩滿，調漳州鎮。

王傑，易州人，正白旗廕生。由漳州鎮調，康熙四十四年任；卒於官。

王元，晉江人，將材。由汀州鎮調，康熙四十六年任；卒於官。  
崔相國，汝寧人，行伍。由溫州鎮調，康熙四十七年任。  
姚堂，山東人，福建籍。由處州鎮調，康熙五十一年任；秩滿，陞廣東提督。  
歐陽凱，漳浦人，功加左都督。由蘓松水師總鎮調，康熙五十七年任；六十年臺變  
殉難，祠祀（有傳）。

陳策，泉州人。康熙六十年任；卒於官。

藍廷珍，漳浦人，行伍。康熙六十年任；雍正二年，陞水師提督。祀名宦（有傳）。

林亮，漳浦人，行伍。雍正二年任；四年調舟山鎮。

陳倫炯，同安人，廕生侍衛。雍正四年任；六年調瓊州鎮。

王郡，陝西人，行伍。雍正六年任；九年陞陸路提督，尋調水師提督。

呂瑞麟，興化人，行伍。雍正九年任；十一年調金門鎮。

蘇明良，海澄人，行伍。雍正十一年任，初掛印；十三年陞陸路提督。

馬驥，寧夏人，行伍。乾隆元年任；二年調汀州鎮。

章隆，福州人，行伍。乾隆三年任；五年調廣東左翼鎮。

何勉，福州人，行伍。乾隆五年任。

張天駿，錢塘人，行伍。乾隆八年五月任；十一年陞水師提督。

施必功，臺協副將。乾隆十一年五月署。

陳汝健，龍溪人，侍衛世襲。乾隆十一年七月任；十二年十二月調建寧鎮。

蕭璩，四川人，辛丑武進士。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任；卒於官。

朱光正，瑞安人，行伍。乾隆十三年七月署。

馬龍圖，興化協副將。乾隆十三年閏七月署。

薛璠，高密人，世襲。乾隆十三年十月任；卒於官。

沈廷耀，臺協副將。乾隆十四年六月署。

李有用，四川人，行伍。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任。十五年赴浙迎駕。十六年四月回任。尋陞水師提督。

林君陞，同安人，行伍。乾隆十五年十月任；十六年四月補水師提督。

馬負書，漢軍鑲黃旗人，丙辰武狀元。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任。

陳林每，本縣人，莆田籍，功加。乾隆十七年二月任。

### 分巡道

周昌，奉天人，進士。康熙二十三年任；二十五年改調回京。

王效宗，正白旗人。康熙二十六年任；二十九年以劾解任。尋卒。

高拱乾，關中人，廕生。康熙三十一年任；秩滿，陞浙江按察使。  
常光裕，浙江人。康熙三十六年任。

王之麟，鑲黃旗人，貢生。康熙三十八年任；四十三年調湖北糧道。

王敏政，正黃旗人。康熙四十四年任（有傳）。

陳瓚，海康人，進士。康熙四十九年任；五十四年陞偏沅巡撫；尋改本省巡撫。祀名宦（有傳）。

梁文科，正白旗人，舉人。康熙五十四年任；秩滿，陞廣東按察使。

梁文煊，正白旗人，監生。康熙五十七年任；六十年臺變被議。

陳大輦，江夏人，進士。康熙六十一年任；雍正二年卒於官。祀名宦（有傳）。

吳昌祚，正黃旗人，監生。雍正二年任；六年陞山東按察使。

孫國璽，正白旗人，進士。雍正六年任；七年調本省鹽法道。

劉藩長，洪洞人，貢生。雍正七年任；九年丁憂；尋陞本省按察使。

倪象愷，榮縣人，舉人。雍正九年任；十年解任。

張嗣昌，浮山人，貢生。雍正十年任；秩滿，調四川鹽驛道。

尹士良，濟寧州人，監生。雍正十三年任；秩滿，調湖北鄖襄道。

鄂善，滿洲正藍旗人，監生。乾隆四年任；五年調延建邵道。



劉良璧，衡陽人，甲辰進士。乾隆五年任。

莊年，長洲人，監生。乾隆八年七月任。

書成，滿洲鑲黃旗人，監生。乾隆十三年任；十四年以憂去。

金溶，大興人，庚戌進士。乾隆十五年三月任；七月兼攝府篆。

挖穆齊圖，蒙古鑲藍旗人。乾隆十七年任；兼提督學政。

知府

蔣毓英，諸暨人，錦州籍，官生。康熙二十三年任；二十八年陞江西按察使。祀名宦（有傳）。

吳國柱，奉天人，廕生。康熙二十九年任；秩滿，陞江西贛南道。

靳治揚，奉天人，廕生。康熙三十四年任；秩滿，陞廣東肇高廉羅道。祀名宦（有傳）。

衛台揆，曲沃人，廕生。康熙四十一年任；四十五年陞廣東鹽法道（有傳）。

周元文，正黃旗人，監生。康熙四十六年任；五十一年陞湖廣辰沅靖道（有傳）。

馮協一，江南人。康熙五十二年任；五十四年致仕。

王珍，長治人，辛酉副榜。康熙五十五年任；六十年臺變被議。

高鐸，漢軍鑲黃旗人，監生。康熙六十年任；秩滿，陞汀漳道。

范廷謀，鄞縣人，監生。雍正三年任；四年調補京官。

孫魯，祥符人，監生。雍正四年任；五年調回內地。

俞存仁，大興人，歲貢。雍正五年任；七年解任。

倪象愷，雍正七年任；八年陞本道。

王士任，威海人，癸卯進士。雍正九年任；秩滿，陞鹽法道。

尹士俛，雍正十一年任；十三年陞本道。

徐治民，山陰人，歲貢。雍正十三年任；乾隆二年註誤去。

劉良璧，乾隆二年任；五年陞本道。

錢洙，嘉興人，廩生。乾隆五年任；七年二月卒於官。

范昌治，鄞縣人，監生。乾隆七年任；十年解任。

褚祿，青浦人，癸丑進士。乾隆十年四月任。

方邦基，號松亭，仁和人。庚戌進士，由海防同知陞，乾隆十二年任；十四年八月

護理巡道（有傳）。

陳玉友，號蓮園，文安人，庚戌進士。由淡水同知陞，乾隆十六年二月任。

王文昭，海防同知。乾隆十七年九月署。

海防同知

梁爾壽，鎮安人，貢生。康熙二十四年任；二十九年陞兵部職方司員外郎。齊體物，正黃旗人，進士。康熙三十年任。

龍光，望江人，進士。康熙三十六年任。

趙純禧，奉天人，監生。康熙三十八年任。

孫元衡，桐城人，貢生。康熙四十年任（有傳）。

洪一棟，應山人，監生。康熙四十八年任；卒於官。祀名宦（有傳）。

王禮，宛平人，監生。康熙五十八年任；六十年臺變被議。

孫魯，祥符人，監生。康熙六十年署。

楊毓健，長陽人，貢生。康熙六十一年任；雍正元年十二月解任。

王作梅，河內人，己丑進士。雍正二年任；以告養歸。

劉浴，棗強人，監生。雍正六年署。

尹士俛，雍正七年任；秩滿，陞本府知府。

李珍，諸城人，貢生。雍正十年任；卒於官。

徐林，錢塘人，貢生。雍正十三年任。

魏素，蔚州人，廩監。乾隆二年任。

郝彜，霸州人，甲辰進士。乾隆五年任。

方邦基，乾隆七年十一月任；秩滿，陞本府知府。

梁須楨，漢軍正白旗人，例監。乾隆十一年四月任。

張若靄，桐城人，保舉。乾隆十一年七月由漳州府同知調署。

汪天來，澎湖通判。乾隆十三年十一月署。

俞唐，仁和人，監生。乾隆十四年八月任；十五年十二月署淡水同知；十六年十月回任；十二年解任。

魯鼎梅，知縣。乾隆十五年十二月護任；十六年十月卸事；十七年四月再護任。

陳玉友，知府。乾隆十六年十二月攝任；十七年三月卸事。

王文昭，淳化人，拔貢。由莆田知縣陞，乾隆十七年九月任。

### 通判

王仁，大興人，吏員議敘。由漳州府通判調，雍正六年五月任。

梁樟，咸陽人，辛丑進士。由長汀知縣陞，雍正九年正月任。

周于仁，安岳人，戊子舉人。由將樂知縣陞，雍正十一年八月任。

曹顯庚，石門人，監生。由泉州府通判調，乾隆元年二月任。

胡格，江夏人，丁酉舉人。乾隆三年八月由晉江知縣調署；五年十月行取入部。  
王鶚，崑山人，監生。由泉州府通判調，乾隆五年十月任。  
陸鶴，海鹽人，丁酉舉人，由泉州府通判調，乾隆八年六月任。  
汪天來，碭山人，監生。乾隆十年四月任。  
楊琪，漢軍鑲藍旗人，吏部筆帖式。乾隆十三年十月任。  
何器，豐城人，監生。由福寧府通判調，乾隆十四年十二月任。

澎湖巡檢（附）

姚法唐，祥符人，吏員。康熙二十三年任；卒於官。  
朱楮，錢塘人，吏員。康熙二十七年任；陞河南府照磨。  
胡騰鳳，含山人，吏員。康熙三十二年任。  
林開彥，撫寧人，吏員。康熙三十五年任。  
李慧仁，安肅人，吏員。康熙四十一年任。  
耿瑚，柘城人，承差。康熙四十一年任。  
陸鑑，順天人，吏員。康熙四十七年任；陞騰越州吏目。  
喬傑，順天人，吏員。康熙五十二年任。  
李振宗，江都人，吏員。康熙五十八年任。  
朱唯章，宛平人，供事。雍正元年任；三年以憂去。

鄭奎聚，通州人，吏員。雍正四年任；以劾去。  
羅開勳，江夏人，吏員。雍正四年任；五年奉裁，改調新港巡檢。

### 府儒學教授

林謙光，長樂人，副榜。康熙二十六年任。  
張士昊，福州人，拔貢。康熙三十年任。  
林慶旺，晉江人，副榜。三十四年任。  
蔡登龍，同安人，舉人。  
林華昌，晉江人，舉人。  
施德馨，南靖人，舉人。  
曾輝纘，福州人，舉人。  
杜成錦，侯官人，舉人（有傳）。  
張應聘，海澄人，舉人。康熙五十年任。  
蔡時昇，晉江人，舉人。康熙五十年任。  
丁蓮，晉江人，癸巳進士。由興化府學調。  
吳啓進，南安人，舉人。雍正四年六月任。

鄭拔進，南安人，甲辰進士。雍正七年九月任。

薛士中，閩縣人，甲辰進士。十年任；十二年以憂去。

吳開業，海澄人，甲辰進士。十二年十一月任；俸滿陞祁門知縣。

郭美，閩縣人，癸卯進士。乾隆三年六月任；四年以憂去。

薛士中，五年七月再任；俸滿陞醴陵知縣。

吳應造，福清人，庚戌進士。九年二月任（有傳）。

黃元寬，福清人，解元進士。由延平府學調，十二年七月任。

林元德，福清人，丁巳進士。由建寧府學調，十五年十一月任；十六年八月卒於

官。

謝家樹，字維成，號蘭邨，歸化人，己未進士。由建寧府學調，十七年三月任。

### 訓導

袁弘仁，建陽人，廩貢。由福州府學調，雍正十二年七月任；俸滿陞鉅野縣丞（有傳）。

李瓊林，汀州人，歲貢。乾隆三年八月任；五年以病致仕。

楊友竹，連江人，廩貢。五年七月任。

李長芳，永安人，廩貢。九年四月任。

蕭國琦，惠安人，舉人。由德化學調，十二年八月任；十五年六月卒於官。  
林起述，字明卿，號紹庭，沙縣人，廩貢。由長泰學調，十五年十一月任。

### 經 歷

林起元，上元人。康熙二十三年任。

方逢月，桐城人。二十六年任。

王道弘，上元人。吏員，二十八年任。

尹復，山陰人，拔貢。三十三年任；陞華容知縣。

孫琰，宛平人。三十七年任。

汪元任，京山人。

張天銓，山陰人。

陶宜，宛平人。

王士勳，武陵人。

左懋源，大興人，吏員。康熙六十年任；陞江南知縣。

褚天緯，吳江人，吏員。雍正七年任；十年解任。



郭士謙，旌德人，供事。十一年任；卒於官。

王嗣彥，宛平人，吏員。雍正十三年任。

朱士顯，蕭山人，監生。乾隆四年任；七年解任。

金文英，通州人，吏員。乾隆七年任。

葛舜有，大興人，生員。十一年任；以憂去。

王如璋，廬陵人，監生，捐知縣，改授。十三年任。

郝敬修，高密人，監生。十六年六月任。

## 文職

### 知縣

沈朝聘，奉天人。康熙二十三年任；以憂去。歷官至巡撫（有傳）。

蔣相，奉天人。二十五年任；二十七年以清理旗員去。

王兆陞，通州人，舉人。二十七年任；三十年陞兵部職方司主事。

錢巍業，江南彬州人。三十一年任；三十三年以劾去。

李中素，麻城人，貢生。由閩縣知縣調，三十四年任；卒於官（有傳）。

盧承德，鑲黃旗人，官生。由沙縣知縣調，三十六年任；秩滿，陞衡州府同知。

陳瓊，由古田知縣調，四十一年任；秩未滿，行取吏部，尋陞本道。  
王仕俊，鑲紅旗人，監生。由清流知縣調，四十四年任；卒於官（有傳）。  
張宏，上海人，貢生。由建安知縣調，四十七年任；五十二年陞西城兵馬司正指揮。

俞兆岳，海寧人，歲貢。由大田知縣調，五十三年任；秩滿，陞開州知州。官至巡撫（有傳）。

吳觀域，錢塘人，進士。由南安知縣調，五十九年任；六十年臺變被議。

周鍾瑄，貴筑人，甲子舉人。康熙六十一年任。

徐琨，正黃旗人，舉人。雍正四年任。

張廷琰，桐城人，貢生。雍正五年任。

唐孝本，武進人，舉人。七年任。

冷岐暉，嘉定人，舉人。八年任。

路以周，招遠人，辛卯舉人。十年任（有傳）。

林興泗，孝感人，生員保舉。雍正十二年任。

馮紹立，宜賓人，戊子舉人。乾隆二年任；三年解任。

殷鳳梧，金山人，生員。三年任；四年卒於官。

袁本濂，阜平人，例監。四年任；以憂去。  
朱岳楷，上海人，監生。五年任；卒於官。  
楊允璽，大埔人，甲辰舉人。七年四月任。  
李闔權，安邑人，貢生。九年十二月任。  
張若靄，海防同知。十二年十一月攝任。  
趙燮，上元人，舉人。十三年三月任；十四年二月解任。  
蘇渭生，彰化知縣。十四年二月署。  
周緝敬，諸羅知縣。十四年三月署。  
魯鼎梅，字調元，號燮堂，江西新城人，壬戌進士。由德化知縣調，十四年八月任。

縣丞

趙行可，陝西永昌衛人，貢生。康熙二十三年任；二十七年陞四川成都知縣。  
陳嘉；仁和人，監生。二十八年任；以憂去。  
張元英，奉天人。三十年任，秩滿，陞蒲縣知縣。  
蔣以選，山陰人，功貢。由閩縣丞調，三十五年任；秩滿，陞宿遷知縣。

章祖祺，山陰人，功貢。由南安縣丞調，三十九年任；秩滿，陞新鄭知縣。  
汪立志，歙縣人，監生。由甌寧縣丞調，四十四年任；秩滿，陞武陵知縣。  
張琮，河陽人，貢生。由蒲田縣丞調，四十八年任；秩滿，陞黃梅知縣。  
陳亮采，海鹽人，貢生。由建陽縣丞調，五十三年任；秩滿，陞慶符知縣。  
馮迪，宣城人，貢生。由寧德縣丞調，五十六年任；六十年臺變被議。  
吳睿英，山陰人，監生。康熙六十一年任（有傳）。  
馬麟趾，正紅旗人，官生。雍正二年任；罷職去。  
徐濤，大興人，附貢。雍正八年任；九年罷職。  
葉文炳，慈谿人，監生。九年任。  
鄧梓森，杭州人，監生。十三年任。  
潘毓賢，山陰人，吏員。乾隆三年任。  
虞蔭南，仁和人，監生。乾隆七年四月任。  
趙軾臨，蕭山人，監生。十一年三月任。  
吳開福，全椒人，監生。十二年十二月任。  
相時，仁和人，竹塹巡檢。十五年署。  
胡琦，蕭山人，貓霧揀巡檢。十六年六月署。

洪冕，祁門人，監生。十七年三月任。

縣儒學教諭

傅廷璋，南安人，舉人。由閩縣學調，康熙二十六年任；二十九年卒於官。

林宸書，莆田人，歲貢。三十年任；陞歸善知縣。

陳道銓：漳州人，歲貢。三十四年任；陞嵩縣知縣。

黃世傑，龍溪人，拔貢。由羅源學調，三十九年任；秩滿，陞廣靈知縣。

陸登選，甌寧人，舉人。由長樂學調，四十三年任；秩滿，陞分水知縣（有傳）。

康卓然，龍溪人，歲貢。由連江學調，四十八年任；秩滿，陞京衛武學教授。

鄭長濟，福清人，歲貢。由壽寧學調，五十二年任；秩滿，陞興文知縣。

魏藻，福清人，舉人。由海澄學調，五十七年任；卒於官。

吳應異，侯官人，舉人。由建安學調，康熙五十八年任。

葛煊，閩縣人，附貢。雍正元年任；二年改調。

張壽介，南靖人，乙酉副榜。由永春學調，雍正三年任；七年陞國子監學錄。

洪淳英，同安人，舉人。六年任；陞宜興知縣。

陳士恭，漳州人，舉人。十年任；十三年陞樂會知縣。

縣。

陳霄九，南靖人，乙酉舉人。十三年任；卒於官。

徐宏祚，將樂人，戊子舉人。乾隆三年任。

李鍾德，安溪人，戊子舉人。乾隆六年任。

吳光祖，福清人，丁巳會試明通榜。九年九月任。

朱升元，晉江人，丁巳會試明通榜。由福清學調，十二年九月任；秩滿，陞萬縣知

縣。

陳藻，字揆士，號闡而，莆田人。壬戌會試明通榜，由羅源學調，十六年十月任。

### 訓導

薛雲，甌寧人，歲貢。雍正十二年任。

黃文濬，侯官人，歲貢。乾隆三年任。

吳曇，寧洋人，歲貢。乾隆七年任；卒於官。

伍兆崧，寧化人，優貢。十年九月任；卒於官。

郭安，侯官人，廩貢。由□□學調，十二年七月任（有傳）。

江瑄，字□□，號□□，海澄人，廩貢。由南平學調，十五年九月任。

### 新港巡檢

- 紀文達，涇陽人，吏員。康熙二十三年任；俸滿，陞河南府照磨。
- 常文謨，館陶人，吏員。二十八年任；俸滿，陞東光主簿。
- 孫禮榮，潞州人，吏員。三十二年任。
- 馬志超，長洲人，閣供。三十六年任。
- 蔣復新，潁州人，吏員。由永福際門司調，三十九年任。
- 張知宰，德寧人，監生。由順昌仁壽司調，四十八年任；俸滿，陞裕州吏目。
- 李唐宗，太平人，吏員。由武平象洞寨司調，五十二年任；俸滿，陞廣信府照磨。
- 查克成，大興人，吏員。康熙五十九年任；雍正三年陞袁州府照磨。
- 張鼎，吳縣人，監生。四年任；五年以憂去。
- 羅開勳，由澎湖司奉裁改調，五年任；八年解任。
- 涂逢年，平谷人，吏員。雍正八年任。
- 張世榮，大興人，吏員。十一年任，乾隆元年解任。
- 陳高達，山陰人，閣供。乾隆二年任；五年解任。
- 馮五美，山陰人，吏員。五年任。
- 徐夔，仁和人，閣供。九年四月任。
- 章射基，會稽人，吏員。十二年七月任；以憂去。

王如璋，府經歷。十三年閏七月攝任；十四年五月御事。

曹煜，字南芝，號□□。長洲人，吏員。由松溪東關司調，乾隆十四年五月任。

### 典史

張元初，涿洲人，吏員。康熙二十三年任；俸滿，陞濟南府照磨。

高煥，曹縣人，吏員。二十八年任；俸滿，陞懷慶府照磨。

劉蛟祚，貴池人，吏員。由惠安調，三十二年任。

婁克仁，會稽人，吏員。由尤溪調，三十五年任。

孫日昇，莒州人，吏員。由德化調，四十年任。

李廷貴，桐城人，吏員。由龍溪調，四十四年任。

陳茂文，餘杭人，吏員。由寧德調，四十八年任；俸滿，陞廣西全州山角巡檢。

楊天錫，順天人，吏員。由政和調，五十二年任；俸滿，陞湖廣龍潭巡檢。

周尙志，天津衛人，吏員。由仙遊調，五十四年任；俸滿，陞揚州衛陽鎮巡檢。

王定國，順天人，吏員。康熙五十八年任；六十年臺變被議。

徐履謙，大興人，吏員。

徐霖，錢塘人，吏員。



王咸英，蕭山人。吏員。

李俊，巴陵人。吏員。

唐裔鏡，山陰人。吏員。

李道源，會稽人，吏員。乾隆七年四月任。

趙大有，大興人，吏員。乾隆十年八月任。

范大章，大興人，佳里興巡檢。十一年十二月署。

馮裕義，慈谿人，供事。十二年八月任；十四年以病去。

曹煜，巡檢。十四年六月署。

包灑：大興人，鹿仔港巡檢。十五年八月署。

邵肇仍，字□□，號□□，常熟人，吏員。由屏南調，乾隆十六年二月任。

## 武職

鎮守掛印總兵官（見「列憲題名」）

鎮標中營遊擊

王嘉祿，曲阜人，行伍。康熙二十三年任；秩滿，調雲南鶴麗遊擊。

劉化儒，同原人，行伍。二十八年任；秩滿，陞興國營參將。

王五瑯，長樂人，行伍。三十二年任；卒於官。

李培芳，河間人，行伍。三十四年任；陞汾州營參將。

儲壘，錢塘人，己未武探花。三十九年任；秩滿，調甘肅撫標左營。

徐進才，直隸人，行伍。四十三年任。

張彪，徐州人，行伍。四十七年任；陞督標參將。

張國裕，慶陽人，行伍。五十二年任；秩滿，陞邵武營參將。

羅萬倉，寧夏人，行伍。五十七年任；五十八年陞北路營參將；六十年臺變殉難。

### 祀諸羅縣忠義祠。

劉得紫，直隸人，侍衛。五十九年任；六十年臺變抗節（有傳）。

許瑜，諸羅人，癸巳武進士，侍衛。六十年任。

呂瑞麟，雍正元年任；累陞本鎮總兵官。

湯忠，福州人，行伍。雍正三年任；卒於官。

靳光瀚，潞安人，行伍。六年任；八年陞北路營參將。

馬銘勳，鞏昌人，行伍。八年任；九年解任。

黃貴，張掖人，行伍。九年任；十一年調羅源營。

李貴，任邱人。雍正十一年任；秩滿，調廣東。

范榮，太同人，行伍。乾隆二年任；五年調貴州。  
許方度，臺協副將雲子。乾隆五年任；卒於官。  
羅世正，萬倉子，難蔭。乾隆七年任。  
茅魁，桐城人，行伍。十年任；秩滿，調大沽營。  
林得拱，同安人，世襲。十二年十一月署。  
殷王賓，咸陽人，世襲。十三年九月任；十六年調貴州同仁協。  
羅振，城守營參將。十六年十一月攝任。  
王增，……

鎮標中營守備

黃富，龍溪人，行伍。康熙二十三年任。  
符文煌，蓋州人，武舉。二十五年任；陞山東遊擊。  
呂黃鐘，寧津人，行伍。二十九年任；陞同安營遊擊。  
陳鶚立，江寧人，武進士。三十三年任；卒於官。  
王祿，保定人，行伍。三十五年任；陞陝西遊擊。  
廖騰煌，廣寧人，恩生。四十年任；衢州都司。

李永春，平陽人，行伍。四十四年任；調膠州營守備。  
陳才，福清人。四十八年任；卒於官。  
梁鳳，長泰人，行伍。五十年任；調武昌營。  
林鳳，平和人，行伍。康熙五十五年任。  
張成，康熙五十九年任（「府志」闕）。  
范志遠，福寧人，行伍。雍正五年任。  
陳君贊，福寧人，行伍。雍正七年任。  
王璋，大興人，行伍。雍正八年任。  
李武，長樂人，行伍。雍正十三年任。  
黃正綱，羅源人，廩生。乾隆三年任。  
張舜，晉江人，行伍。乾隆四年任。  
馬英，錢塘人，行伍。七年任。  
馬鈞，開封人，武進士。十年任；陞灌口都司。  
李德盛，蓬萊人，行伍。十二年十月任；卒於官。  
聶成德，城守營守備。十四年正月署。  
安正，貴陽人，行伍。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任。

鎮標中營千、把總（員名繁複，難以悉載。「通志」、「府志」俱闕，今仍之。  
左右二營同）

鎮標左營遊擊

韓又琦，寧夏人，武舉。康熙二十三年任。

陳致遠，本縣人，平和籍。二十七年任（傳載「人物」）。

宋皞世，京衛人，武進士。三十三年任；以疾去。

王榮遴，正定人，行伍。三十四年任；卒於官。

安定相，寧夏人，行伍。三十七年任；卒於官。

曹公捷，寧都人，行伍。三十七年任；陞均房營參將。

丁鉞，京衛人，武進士。四十三年任；調永寧協遊擊。

錢世龍，寧夏人。四十七年任；調陝西白土路。

李斯援，長山人，武進士。五十二年任；調襄陽營。

羅萬倉，康熙五十六年任；五十七年調中營。

孫文元，雲南人。五十七年任；臺變殉難。祠祀（有傳）。

李祖，漳州人。

李之棟，寧夏人，行伍。雍正七年任；陞延平副將。

王臣，泉州人，功加。雍正十一年任；調廣東左翼鎮遊擊（有傳）。

岳廷瑞，乾隆二年任；卽陞城守營參將。

董文宗，台州人，行伍。三年任；卽陞泉州城守參將。

石良臣，武昌人，行伍。四年任。

林夢熊，海陽人，武進士。七年任。

金相，寧波人，侍衛。十年三月任；卒於官。

馬鈞，中營守備。十一年五月護任。

湯瑞龍，莆田人，世職。十二年六月署。

張盛，武進人，行伍。十二年十一月任；卒於官。

殷王寶，籍貫見「中營」。乾隆十四年五月署。

張見龍，臨桂人，行伍。乾隆十四年九月任。

#### 鎮標左營守備

韓進忠，漳浦人，將材。康熙二十三年任。

孟大志，上元人，將材。二十五年任；陞太原鎮遊擊。

葉廷桂，山西人，武舉。三十年任；卒於官。

馬懷仁，懷慶人，行伍。三十三年任；三十三年降調。

沈長祿，吳江人，行伍。三十三年任；陞湖廣提標後營遊擊。

楊文旃，山西前衛人，行伍。三十七年任；陞貴州凱里營部司僉事。

李青，陝西人，武舉。四十一年任；陞湖廣沅州都司僉事。

龐可奉，寧波人。四十六年任；秩滿，陞銜留任。

薛陳朝，永春人，武舉。五十三年任；陞湖州協都司。

胡忠義，長安人。康熙五十七年任；六十年臺變殉難。祠祀（有傳）。

胡增，晉江人，行伍。雍正四年任。

蔡彬，同安人，行伍。六年任。

陳之鉉，順天人，行伍。雍正九年任。

葉開國，江夏人，行伍。乾隆二年任。

陳銑，興化人，行伍。乾隆五年任。

許王榜，長汀人，行伍。六年任。

馬成龍，泉州人，行伍。十年二月任；卒於官。

趙一琴，永嘉人，武舉，千總。十一年五月護任。

胡鯤南，十二年六月任；八月署北路左營，尋調本標右營。  
黃世泰，晉江人，行伍，千總。十二年八月護任。  
祝良謨，廬陵人，行伍。十二年十二月任。  
劉友成，大同人，行伍。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任。

### 鎮標右營遊擊

馬昇，臨洮人，行伍。康熙二十二年任。  
宰調元，平陽人，行伍。二十五年任；以軍政離營。  
林孺，漳州人。二十八年任；陞廣督參將。  
沈鵬，寧夏人，將材。三十三年任。  
李達，甘州人。三十六年任；陞新平路參將。  
崔應麟，鑲紅旗人。四十四年任；秩滿，陞參將。  
丁廷植，安邑人，武舉。四十八年任；卒於官。  
倪興，五十年任，累陞臺協副將。  
周應龍，福州人。康熙五十七年任；六十年臺變陣逃，減等充發。  
洪繼龍，晉江人。武進士；侍衛。



范志遠，浙江人。

王輝，乾州人。

王世祿，興山人，行伍。雍正十一年任；調兗州遊擊。

孫濂，奉天正黃旗人，武進士。乾隆二年任；四年七月調汀州鎮遊擊。

李成邦，亳州人，行伍。五年十一月任。

蔡元，漳州人，行伍。八年閏四月任；卒於官。

黃世桓，漳州人，世職。十年任；陞湖廣參將。

薛成文，浙江人，行伍。乾隆十一年任。

胡鯤南，右營守備。十四年七月護任。

羅佳雄，揭陽人，武進士。十四年十月任。

黃承緒，歷城人，武進士。十六年四月任。

鎮標右營守備（康熙二十二年撥入道標，至六十年道標兵裁，仍歸本營）

薛元會，西安人，武舉。康熙二十三年任（道標）。

李作舟，祥符人，武舉。二十七年任（以下俱道標）。

崔文禧，堂邑人，武進士。三十二年任。

馬光宗，歷城人，行伍。三十六年任；卒於官。  
張元禮，武進人。撫標左營調補，三十八年任。  
婁廣，京衛人，武進士。四十四年任；調惠州中軍。  
李友德，陝西人，行伍。四十七年任；陞四川重慶左營遊擊。  
許華，同安人，將材。五十一年任；調水師提標後營。  
金作礪，西安人，行伍。五十二年任；陞雲霄營遊擊。  
王國祥，陝西人，行伍。五十八年任；臺變被議。  
趙國柱，漳浦人，行伍。六十年任（道標。尋改歸鎮標）。  
林天爵，上元人，行伍。雍正五年任（以下鎮標）。  
彭捷，南平人，行伍。九年六月任。  
黃龍，詔安人，行伍。雍正十二年任。  
何廷燦，詔安人，行伍。乾隆三年任。  
潘士，漳浦人，行伍。乾隆七年任。  
黃聖麟，莆田人，行伍。八年十一月任。  
柯國棟，海陽人，武進士。十一年四月任。  
祝良謨，左營守備。十三年署。

胡鯤南，淳安人，行伍。乾隆十三年七月任。

白世儻，高唐州人，武進士。乾隆十六年二月任。

城守營參將

張永龍，榆林人，行伍。雍正十二年任。

岳廷瑞，番禺人，行伍。乾隆二年任；三年解任。

王繼禹，清苑人，行伍。乾隆三年任；五年解任。

孫士彪，張掖人，武進士，侍衛。六年正月任。

吳成玉，寧夏人，行伍。九年四月任；十年四月調廣東督標。

劉漢傑，遵化人，行伍。十年署；十一年調陸路提標中營。

馬龍圖，潮陽人，行伍。十一年閏三月任；七月陞興化協副將。

朱光正，瑞安人，行伍。十一年十一月任；十四年六月調山東泰安營。

羅振，臨桂人，行伍。乾隆十四年八月任。

城守營左軍守備

王三元，華亭人，行伍。雍正十二年任。

陳元美，閩縣人，行伍。十三年任。

黃陞，龍溪人，行伍。乾隆三年任。

安宛，獻縣人，武進士。六年任。

周龍，泉州人，行伍。十年三月任。

賴星，長汀人，行伍。十一年任；十四年調衛輝營。

丁士武，閩縣人，行伍。十四年三月任；卒於官。

蘇天祿，晉江人，行伍。十五年任；十六年卒於官。

曹廷科，錢塘人，行伍。乾隆十六年十月任。

城守營左軍千、把總（分防羅漢門汛）

卓選，鳳陽人，武舉。雍正十二年二月到汛。

胡元海，晉江人，行伍。乾隆三年到汛；五年十月革。

吳剛，侯官人，行伍。乾隆五年十二月到汛；七年八月革。

張雲，錢塘人，武舉。七年十二月到汛；十年九月卒於汛。

——以上俱千總。

陳譚，漳浦人，行伍。乾隆十一年四月到汛。

吳榮，侯官人，行伍。十四年五月到汛。

俱把總

城守營左軍把總（隨防府汛）

王楚生，惠安人，行伍。雍正十二年十月到汛；乾隆二年四月卒於汛。  
趙標，閩縣人，行伍。乾隆二年七月到汛；五年十一月拔千總。

陳潤，龍溪人，行伍。七年到汛；九年卒於汛。

孫定邦，桐城人，行伍。九年十月到汛。

陳譚，籍貫見前。十四年五月到汛。

林得高，晉江人，行伍。乾隆十六年九月到汛。

城守營右軍守備

劉灝，上元人，行伍。雍正十二年任。

張朝元，金華人，行伍。十三年任。

馬龍圖，乾隆四年任；累陞本營參將。

臧正偉，分水人，武進士。六年任。

陳起鵬，同安人，行伍。十年三月任；十二年七月陞督標中營都司。

聶成德，蓬萊人，行伍。十二年十二月任；十四年十二月陞安海汛都司。

馮廷揆，平南人，武進士。乾隆十五年七月任。

城守營右軍千總（隨防府汛）

葉景恩，福清人，行伍。雍正十二年二月由陸路提標中營奉調到汛，十二月撤回。

張全福，侯官人，行伍。十二年十二月到汛。

金月貴，長安人，行伍。乾隆三年十二月到汛。

趙標，籍貫見前。乾隆五年十一月到汛。

盧悅，龍溪人，行伍。八年五月到汛。

錢文敏，錢塘人，武舉。十二年十二月到汛。

唐輝，鎮標右營把總。乾隆十□年□月署。

協鎮臺灣水師副將

林葵，漳浦人，投誠。康熙二十三年任。

李日煌，安溪人，武生。二十五年任；陞湖廣永州鎮。

唐希順，涼州人，行伍。三十一年任；三十二年陞貴州總兵。

衛聖疇，洪洞人，京衛籍，武舉。三十二年任。

董大功，奉天人，行伍。四十年任。

張應全，太原人。

張憲載，臨洮人，行伍。三十六年任。

張得功，瑞昌人。

許雲，海澄人。五十七年任；臺變殉難。祠祀（有傳）。

倪興，海澄人，行伍。康熙六十年任。

林亮，康熙六十一年任；陞臺鎮總兵。

魏大猷，本縣人。同安籍。雍正二年任。

康陵，本省人。

初進中，本姓林，晉江人，行伍。雍正六年任；十年卒於官（有傳）。

陳倫炯，十年七月任；十二年十二月陞蘇松鎮總兵；尋調臺鎮。

高得志，崇明人，行伍。雍正十二年三月任；乾隆四年二月調閩安副將；五年調澎

協，再署臺鎮總兵。

王清，海陽人，武進士。四年任；六年卒於官。

林榮茂，海澄人，世襲雲騎尉。六年任。

施必功，晉江人，行伍。九年四月任。

林洛，遊擊。十二年十二月護任。

沈廷耀，詔安人，行伍。十三年閏七月任；十五年七月晉京；十六年三月回任。  
官玉，澎湖遊擊。十五年七月護任。

張勇，惠安人，行伍。乾隆十七年二月任。

#### 臺協中營遊擊

許毅，漳州人，行伍。康熙二十三年任。

王進祿，榆林衛人，行伍。二十七年任。

嚴進朝，荊州人。

焦雲，榆林衛人。

達養棟，涼州人，行伍。三十二年任。

葛嶽，正定人。

宋成功，直隸人。

張彥賢，晉江人。六十年臺變被議。

林亮，康熙六十年任；卽陞本協副將。

薄有成，武陵人。



蔡徵溫，漳浦人。

胡增茂，閩縣人。

林榮茂，雍正十年任；調海壇右營，陞烽火門參將；尋陞本協副將。

施大英，晉江人，行伍。十三年任；調南澳左營。

王作興，本縣人，功加。乾隆四年八月任（傳見「人物」）。

施必功，乾隆五年六月任；六年三月陞提標中營參將；尋陞本協副將。

林洛，晉江人，行伍。七年任；十年調水師提標前營遊擊。

林竿，同安人，行伍。十年十一月任；十四年調水師提標左營。

林貴，晉江人，行伍。十四年七月任；十七年陞水師提標參將。

陳璵，同安人，世職。乾隆十七年五月任。

### 臺協中營守備

蔡斌，泉州人，行伍。康熙二十三年任。

姜明旺，天津人，將材。三十年任。

皇甫鑑，寧夏人，行伍。三十四年任。

彭之彥，任邱人，武舉。三十八年任。

張天心，長治人，武舉。四十二年任。

朱國，漳州人，行伍。四十七年任。

鄭順，漳州人，行伍。五十一年任。

李殿臣，莆田人，武舉。五十四年任。

凌進，連江人，行伍。五十九年任；臺變被議。

陳玉，同安人，行伍。六十年任。

吳昆，平和人，行伍。康熙六十一年任。

陳玉，雍正四年再任。

洪就，同安人，行伍。乾隆六年任；降調離營。

田晉，閩縣人，行伍。十年任；調海壇右營。

紀朝陞，晉江人，行伍。雍正十三年任；乾隆元年卒於官。

陳廉，同安人，行伍。乾隆二年任；調銅山營。

葉報，同安人，行伍。五年任。

林金勇，揭陽人，行伍。八年十二月任；陞銅山遊擊，尋調臺協右營。

陳洪建，同安人，行伍。十一年閏三月任；十三年陞提標右營遊擊，即調澎協左營。

謝王福，惠安人，行伍。十三年閏七月任；十五年陞提標後營遊擊。

白漢玉，靖海人，行伍。十五年任；卒於官。

楊天：同安人，行伍。乾隆十七年四月任。

臺協中營千、把總（「舊志」、「府志」俱闕，今仍之。左右二營同）

臺協左營遊擊

吳輝，福清人，行伍。康熙二十三年任；二十七年陞山東福寧營參將。

張行，永州人，行伍。二十七年任；三十一年陞山西得勝路參將。

喬瀚，榆林衛籍，延安武生。三十二年任。

曹建龍，遵化人。

卓爾壇，江都人。

于化龍，掖縣人。

張伏，平涼人。

陳祖訓，海澄人。

游崇功，漳浦人。六十年臺變戰歿。祠祀（有傳）。

陳汝鍵，六十年任；累陞臺鎮總兵。

王雄，晉江人。康熙六十一年任。

祁進忠，雍正二年任，陞本協副將。

王振，江南通州人，行伍。雍正五年任。

鄧良達，閩縣人，行伍。八年任。

林元，同安人，行伍。雍正十二年任。

陳林每，十三年任；現任臺鎮總兵。

蔡功，海澄人，行伍。乾隆四年任。

王養，海澄人，行伍。六年六月任。

姚德，龍溪人，行伍。十年任；十三年卒於官。

陳吳燦，詔安人，行伍。十三年三月署。

林金勇，籍貫見中營守備。十三年十月任。

蔡習，同安人，行伍。乾隆十七年二月任。

#### 臺協左營守備

宋邦傑，大興人，行伍。康熙二十三年任。

董纘緒，青縣人，行伍。二十五年任，陞廣武營遊擊。

王善宗，諸城人，武進士。二十九年任；調陝西興安白土關守備。

馬虎，寧夏人，行伍。三十四年任。

劉克聖，邯鄲人，武舉。三十八年任。

潘溶，昌化人，武進士。四十二年任。

張賊，江都人，行伍。四十七年任。

文元，麻陽人，行伍。五十一年任。

劉國俊，揭揚人，武舉。五十五年任。

萬奏平，晉江人，行伍。五十九年任；臺變被議。

董方，康熙六十年任；尋陞澎協副將。

譚兆，南海人，行伍。雍正四年任。

韓大雄，長樂人，行伍。八年任；十一年休致。

鄭李信，籍貫見澎協遊擊。雍正十三年任。

鄭連，晉江人，侍衛。乾隆五年任。

李名魁，南陽人，行伍。乾隆八年三月任。

許清鑑，晉江人，世職。十一年閏三月任。

陳吳燦，十二年八月護任。

陳墺，十三年任；調金門右營，陞本協中營遊擊。

藍武陘，龍溪人，功加。十四年五月署。

蔡仁，同安人，行伍。十五年九月任；十七年離營。

吳策，侯官人，行伍。乾隆十七年二月署。

### 臺協右營遊擊

徐德濟，京衛人，武進士。康熙二十三年任；二十七年陞山東青州營參將。

林芳，海澄人，行伍。二十八年任；三十三年陞山西汾州營參將。

金殿龍，歸德府籍，東陽人，將材。三十三年任。

常太，榆林人。

余震，大興人。

黃富，籍貫見鎮標中營。

王鼎，同安人。康熙六十年臺變被議。

魏大猷，康熙六十年任，陞臺協副將。

游全興，莆田人。

蔡添略，同安人。

蔡國駿，海澄人。

鮮李榮，丹徒人。

高地，同安人。陞提標中營參將。

文際高，瓊山人，行伍。乾隆元年任。

梁國助，同安人，行伍。乾隆四年任。

歐陽敏，臺鎮總兵凱子，難磨功加。八年七月任。

薛存忠，莆田人，行伍。十一年六月任；卒於官。

馬國棟，同安人，行伍，守備。十一年十一月護任。

黃良，龍溪人，行伍。十二年四月任。

馬國棟，乾隆十七年三月任。

臺協右營守備

方冰，康熙二十三年任；陞澎湖右營遊擊。

高天鳳，仁和人，行伍。二十七年任；陞萬州營遊擊。

李禎，汾陽人，武進士。三十一年任。

丁銖，順天人，武進士。三十五年任。

陳舉安，京衛人，武進士。三十九年任。

強藩，無錫人，武進士。四十三年任。  
班俱超，同安人，武舉。四十七年任。  
劉延，丹徒人，行伍。五十二年任。  
范繼瑞，灤州人，武進士。五十五年任。  
楊進，晉江人，行伍。五十九年任；六十年被議。  
柯蔭，仙遊人，行伍。康熙六十年任。  
陳勝，惠安人，行伍。雍正元年任。  
阮弘，本省人，行伍。雍正元年任。  
陳玉，二年任；四年調中營。  
朱仁，泉州人，行伍。四年任。  
何期有，漳浦人，行伍。八年任；十年降調。  
吳昭，吳川人，行伍。十年任；調金門右營。  
沈廷輝，乾隆二年任；累陞臺協副將。  
陳士祥，閩縣人，行伍。乾隆五年任。  
莊施澤，泉州人，行伍。八年八月任。



馬國棟，十一年九月任；十四年調閩安營。

王簡，同安人，功加。十四年七月署。

蔡連陞，漳浦人，行伍。乾隆十六年三月任。

協鎮澎湖水師副將

詹六奇，漳浦人，行伍。康熙二十三年任；陞江西贛南鎮。

張旺，太原人，行伍。二十五年任；陞贛南鎮。

王國興，三十年任；陞臺鎮總兵。

尙宣，騰驤衛人，兵部効力。三十四年任；四十五年調三屯營副將。

陳國任，長安人，行伍。三十七年任。

王三元，甘州人，行伍。三十九年任。

趙烜，安定人，投誠。四十三年任。

葉國鼎，閩縣人，功加左都督。四十六年任。

張進，漳浦人，行伍。四十九年任；調將軍標。

朱杰，宛平人，武舉。五十三年任；調興化副將。

許雲，五十六年任；五十七年調臺協副將。

藍廷珍，五十七年任；本年陞南澳總兵；尋調臺鎮。

羅光乾，天城衛人。康熙五十八年任。

戴憲宗，紹興人。康熙六十一年任。

陳倫炯，籍貫見總兵。雍正元年三月任。

董方，同安人，行伍，三年任。

呂瑞麟，籍貫見總兵。五年七月任。

陳勇，海澄人，潮州籍。六年任。

章隆，延平人。十年任；十二年陞福寧鎮。

顧元亮，新寧人，行伍，雍正十二年十二月任。

李維揚，陽春人，武榜眼。乾隆三年七月任；四年八月致仕。

高得志，籍貫見臺協副將。五年四月任。

楊瑞，海陽人，行伍。九年五月任；陞海壇鎮。

邱有章，晉江人，行伍。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任。

### 澎協左營遊擊

陳簡，福清人，行伍。康熙二十三年任。

李大訓，河南人，四川籍。二十七年任。

康運昌，廣陽人，行伍。三十年任。

楊明錦，天津人，功加。三十六年任；陞水師標參將。

高天位，西寧衛人，武進士。三十九年任。

王貴，浙江西安人，功加。四十三年任；卒於官。

洪德，同安人，功加。四十五年任；陞江西吉安營參將。

鞏廷瑞，盤屋人，武進士。四十九年任。

陳國瓚，晉江人，行伍。五十四年任；五十八年致仕。

陳國星，同安人。康熙五十八年任。

謝希賢，詔安人。雍正元年任。

蔡高，龍溪人。雍正二年任。

任文龍，溫州人。六年任。

黃曉，漳浦人。雍正十年任。

柳圓，蓬萊人。雍正十三年任。

楊瑞，籍貫見本協副將。乾隆四年二月任。

高省，安溪人，行伍。六年任。

鄭李嘉，揭陽人，行伍。十年十月任。  
陳洪建，籍貫見臺協守備。十四年四月任，卒於官。  
鄭緯，新會人，丁未武進士。乾隆十六年十月任。

### 澎協左營守備

王祖，興化人，行伍。康熙二十三年任。  
趙廣，商邱人，武進士。二十七年任。  
褚國柱，宣府人，行伍。三十年任；調定海鎮標。  
葉得祿，霍邱人，將材。三十四年任。  
張成準，渭南人，武舉。三十九年任。  
張得勝，濟寧人，行伍。四十三年任。  
譚士煥，江陵人，武進士。四十七年任。  
洪文，晉江人，行伍。五十二年任。  
陳本昭，長樂人，行伍。五十五年任。  
朱文，南安人，行伍。五十七年任。  
邱延祚，浙江人，原姓宋，名士朝，行伍。康熙五十九年任。

劉使，同安人，行伍，雍正二年任；調右營。  
姚德，雍正十年任；官至臺協左營遊擊。

薛存忠，雍正十三年任；官至臺協右營遊擊。

聶國賢，莆田人，行伍。乾隆四年任。

張勇，七年六月任；現任臺協副將。

曾志忠，海澄人，行伍。十年任；十三年以効去。

陳陸卿，同安人，効力。十四年任；十五年以効去。

吳志忠，同安人，行伍。乾隆十六年六月任。

澎協左營千總（二員）

黃晶，同安人，行伍。康熙二十三年任。

高斌，長樂人，將材。二十六年任。

章得貴，福清人，行伍。二十六年任。

王猛，同安人，行伍。二十八年任。

楊士珦，福清人，行伍。二十八年任。

李有貴，泉州人，行伍。三十年任。

陳義，漳州人。功加。

張瓏，漳州人，功加。俱三十四年任。

金凱，松江人，行伍。

張又良，廬州人，投誠。俱三十八年任。

王永結，泉州人，行伍。

游啓鳳，泉州人，行伍。俱四十二年任。

吳丑，泉州人，行伍。

施席吉，泉州人，行伍。俱四十六年任。

潘君美，漳州人，行伍。五十年任；卒於官。

黃彥，陝西人，行伍。五十一年任；陞狼山守備。

王懋，晉江人，行伍。五十四年任。

蔡浩，泉州人，行伍。五十五年任。

李輝國，泉州人，行伍。康熙五十八年任。

以後接任姓氏，因乾隆十年八月二十五日澎湖颶風暴雨，案房坍塌，卷冊濕爛無考。

楊天，乾隆十年九月任；現任臺協守備。

洪福，晉江人，行伍。十年正月任。

傅天祐，同安人，行伍。十五年三月任。

林中岳，漳浦人，行伍。十五年正月任。

澎協左營把總（四員）

陳邇，同安人，行伍。康熙二十三年任。

章得貴，二十三年任；陞本營千總。

莊鳳，莆田人，行伍。

王子，同安人，行伍。俱二十三年任。

郭茂振，福清人，行伍。

何陞連，福州人，行伍。

馮天貴，同安人，行伍。俱二十五年任。

倪昌名，福清人，行伍。二十八年任。

楊龍，同安人，行伍。

高華，長樂人，行伍。俱三十二年任。

陳德，漳浦人，行伍。三十四年任。

謝興，泉州人，行伍。三十六年任。

蔡敬，惠安人，行伍。

林治，泉州人，行伍。俱三十八年任。

林龍，福清人，行伍。

于高，惠州人，行伍。俱四十年任。

汪天祚，福州人，武舉。四十二年任。

李世彩，福州人，行伍。四十三年任。

李靜，福州人，行伍。四十三年任；卒於官。

王廷拔，福州人，行伍。四十四年任。

蔡清，福州人，行伍。四十七年任。

何隆，漳州人，行伍。四十八年任；以軍政革。

林和，泉州人，行伍。五十年任；陞水師千總。

江漢，侯官人，行伍。五十一年任；五十四年革。

楊應，漳州人。五十二年任；陞福寧千總。

李照，泉州人，行伍。五十三年任；五十六年革。

朱爝，閩縣人，行伍。五十五年任；卒於官。

李光，平和人，行伍。五十六年任。

盧選，泉州人，行伍。康熙五十七年任。



葉明，閩縣人，行伍。康熙五十八年任。

以後接任姓氏無考。

吳良佐，閩縣人，捕盜。乾隆八年四月任。

鄭任琦，長樂人，行伍。九年八月任。

賴羅祖，詔安人，行伍。十年十月任。

張奕攀，永定人，効力。十一年八月任。

林必高，閩縣人，行伍。十二年九月任。

朱宛，十三年五月任；六月病故。

楊宋，平和人，義民。十四年五月任。

賴連陞，平和人，行伍。乾隆十六年正月任。

蔡材，同安人，行伍。乾隆十六年閏五月任。

王天奇，南靖人，行伍。乾隆十六年六月任。

澎湖右營遊擊

胡愷，宛平人，行伍。康熙二十三年任。

方永，福清人，行伍。二十六年任；陞水師參將。

張錦，榆林人，行伍。二十九年任；以病去。

薛奎，奉天人，行伍。三十四年任。

翁國楨，詔安人，行伍。四十七年任；陞北路營參將。

林秀，漳州人，行伍。五十年任；調水師前營。

王之印，寧夏人。五十四年任；五十五年卒於官。

葉紀，浙江人。五十六年任；五十八年致仕。

張賊，江都人，行伍。康熙五十八年任。

洪平，泉州人。雍正元年任。

楊恩，同安人。四年任。

李燕，漳浦人。六年任。

高得志，籍貫見臺協副將。八年任。

邱有章，雍正十一年任；現任本協副將。

張吉，惠安人，行伍。乾隆二年二月任。

林如錦，籍貫見左營守備。乾隆五年七月任。

吳昭，籍貫見臺協守備。八年三月任。

鄭李信，閩縣人，行伍。乾隆十一年閏三月任。

官玉，黃巖人，行伍。乾隆十四年四月任。

澎湖右營守備

原爾懷，連江人，行伍。康熙二十三年任。

劉奇，平陽人，行伍。二十六年任。

陳蛟，陽曲人，行伍。三十年任。

沈鶴，寧夏人，行伍。三十五年任。

達養棟，三十九年任；陞臺協中營遊擊。

鄭瓚，祥符人，武舉。四十三年任。

喻義，陝西人，行伍。四十七年任。

鮑世綸，江南人，武生。五十一年任。

陳國星，同安人，行伍。康熙五十年任。

林亮，五十七年任；陞臺協中管遊擊。

尹日和，福州人，行伍。雍正二年任。

張標，本省人，行伍。三年任。

劉使，籍貫見左營。五年任。

蔡榮，漳浦人。七年任。

施必功，雍正十年任；累陞臺協副將。

李嘉，本姓鄭。雍正十三年任，累陞左營遊擊。  
施鳳來，晉江人，行伍。乾隆四年七月任。  
蔡忠，漳州人，行伍。乾隆八年三月任。  
鄭捷，龍溪人，行伍。十一年任；十三年離任。  
顏得慶，本縣人，効力。十四年任；十五年卒於官。  
陳德，閩縣人，行伍。乾隆十六年四月任。

澎協右營千總（二員）

謝嘉，漳浦人，將材。康熙二十三年任。  
施啓東，安溪人，投誠。二十三年任。  
張勝，惠安人，行伍。  
會捷，惠安人，行伍。俱二十六年任。  
施定國，福清人，行伍。三十年任。  
王德，同安人，行伍。三十一年任。  
吳山，同安人，行伍。三十三年任。  
白良，同安人，行伍。三十五年任。

孫鳳，龍溪人，行伍。

莊壽，建安人，行伍。俱三十九年任。

蘇福，泉州人，行伍。四十一年任。

張虎，晉江人，行伍。四十二年任。

劉茂，連江人，行伍。四十五年任。

王英，杭州人，行伍。四十七年任。

陳元，泉州人，行伍。四十八年任。

葉進，福州人，行伍。五十年任。

張際鴻，同安人，行伍。五十三年任。

凌進，五十四年任；陞臺協中營守備。

許捷，永春人，行伍。五十五年任。

李武毅，泉州人，行伍。康熙五十七年任。

洪使，泉州人，行伍。康熙五十八年任。

以後接任姓氏無考。

薛元成，晉江人，行伍。乾隆十年二月任。

劉張嚴，龍溪人，行伍。十一年九月任。

藍葵茂，漳浦人，丁壯。十五年二月任。  
何石德，同安人，行伍。乾隆十六年五月任。

澎協右營把總（四員）

劉起，同安人，行伍。康熙二十三年任。

張雲，惠安人，行伍。

王一高，長樂人，行伍。

盧義，福清人，行伍。俱二十三年任。

康朝，同安人，行伍。

趙奉，代州人，行伍。

陳理，惠安人，行伍。

林勝，同安人，行伍。俱二十五年任。

施定國，福清人，行伍。

凌啓鳳，晉江人，行伍。俱三十一年任。

朱駿，莆田人，行伍。三十八年任。

陳永，閩縣人，行伍。三十九年任。

- 王必勝，閩縣人，行伍。  
曾得勝，同安人，行伍。  
許志，連江人，行伍。俱四十年任。  
蔡國鎮，同安人，武舉。  
池有成，同安人，武舉。四十二年任。  
陳興，閩縣人，行伍。四十三年，卒於官。  
李見，閩縣人。四十四年任，陞水師千總。  
馬夏，晉江人，行伍。四十八年任；陞金門千總。  
黃在，莆田人。四十八年任；陞海壇千總。  
莊良，泉州人，行伍。四十九年任，陞海澄千總。  
李武毅，五十年任；陞泉州千總，調本營。  
陳廷，泉州人，行伍。五十二年任；以軍政革。  
陳申，泉州人，行伍。  
王俊，漳州人，行伍。俱五十三年任。  
陳賢，泉州人，行伍，五十五年任。  
吳良，泉州人，行伍，五十七年任。

胡廣，漳州人，行伍。

王生，南澳人，行伍。俱康熙五十八年任。

以後接任姓氏無考。

陳隆，同安人，行伍。乾隆七年任。

戴正春，同安人，行伍。八年三月任。

施先，晉江人，行伍。十一年正月任。

王惠，長樂人，舵工。十一年四月任。

劉國用，同安人，行伍。十一年八月任。

張廷顯，晉江人，行伍。十四年四月任。

文壽，同安人，行伍。十四年九月任。

王文，漳浦人，行伍。十五年正月任。

詹元，福清人，行伍。乾隆十六年七月任。

## 列傳

姚啓聖，號憂菴，浙江紹興人，漢軍籍。康熙癸卯鄉薦第一。初任香山知縣，註誤去。起爲台州郡佐，陞溫處道。



丙辰，爲福建布政使。時耿逆初平，海氛未靖；啓聖每自備衣糧，招募壯勇，有澄清海外之志。嘗曰：『國家聲教無外，奈何以臺灣一彈丸，使沿海居民，不遑寧處，墮宵旰憂？』會總督卽廷相罷去，啓聖代之；遂決計平臺。

歲己未，移駐漳州。漳與臺邇，間諜可施；乃大開招來館，以隨征參議道黃性震董其事。來降者，輒納之。令福州同知蘇良嗣督造戰船；委隨征同知林昇督糧運。用人揆務，洞中機宜。旣數月，賊降稍多，悉厚犒之。

先是，僞將軍朱天貴來歸，啓聖知其驍勇、熟海道，特疏請天貴參軍事。至，則引入帳中，相與臥起。天貴感激，竭誠効力。遂增置火砲、軍器，買上游米石，以圖大舉。會蘇良嗣戰船報竣，賊遣偵者數輩覘動靜，啓聖故示以弛緩。值元夕，令百姓張燈，自與文武大僚置酒還珠門樓上，若無意用兵者。漏下二鼓，忽稱疾，命屬吏行酒，而啓聖已開南關疾馳三百里，至閩安鎮之五虎門，親自配舟、調遣精銳出師矣。隨又赴漳，使興化知府卞永譽、泉州知府張仲舉往說賊降；而僞行人傅爲霖雖約爲內應，實心持兩端。及爲霖見殺，乃作急遽狀，從數騎招搖城市，見大屋輒扃之，榜其門曰：「某鎮公館、某將軍行臺」。各盛陳供具。得賊偵，則佯曰：『若非某將軍人乎？歸語而主，某日之期不可爽』。倍予酒食，遣歸。得他偵，亦如之。海上喧傳，自相猜忌；鄭氏心腹，人人自危，繼踵納款。

庚申春二月癸未，乘賊懈，遣兵攻破陳洲、馬洲、觀音山、石碼等十九寨。甲申，復遣隨征遊擊張定國、都司張璽等引兵直抵海澄城下，計招偽總兵蘇侃爲內應，攻拔之，降其衆二千二百六十七人，遂復海澄。是夜，遣隨征知縣黃金從等乘潮分渡直入海門等處，降其僞統領鄭元堂、僞都督黃瑞、僞將軍陳珍、僞總兵張雄、僞將軍張治等水陸兵一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人。丁亥，遂復金門、廈門。賊勢窮蹙，退保澎湖。

二十年，啓聖以軍中不可無師，具疏上請天子命內大臣伯施琅爲水師提督。既至，相與籌兵料敵，經畫方略。歲癸亥夏六月乙酉，從平海進兵。癸巳，克澎湖。七月丙申，鄭克塽率衆歸誠，海外悉平。

啓聖制閩數載，建議平臺，獨握勝算；一切文移條教，悉出己手，雖溽暑盛寒不倦。談論指授，英氣激發，義形於色。遇有功將弁及降將，皆開誠獎勵，捐金宴犒，無少吝惜。推功讓能，勞謙不伐，爲定謀推轂名臣第一。朝命加啓聖宮保，予世職。凱旋後，隨題展海界遷民，俾復井疆（先是，順治十八年，令沿海居民遷界）。又置通省郡邑學田，供貧士膏火。尋以病卒於官，櫬出福省西郊時，士庶填衢塞巷，跪奠號哭。立祠洪江許，肖像祀之。

施琅，號琢公，晉江人。明崇禎時，爲遊擊將軍。及明亡，閩粵事亦相繼敗，遂挈

家入海依鄭氏。成功忌其能，因釁執之。會得脫，遁歸，家屬皆被害。

順治丙申，制府李率泰薦授副總兵，駐同安。薄廈門賊壘，屢擒其驍將凡數十輩，招降萬餘人。晉同安總兵，陞福建水師提督，削平金、廈沿海諸島。

康熙六年，以邊患宜靖，疏請平定臺灣得旨赴京面奏。尋以議裁浙、閩、粵三省水師提督，留京晉爵內大臣伯。

康熙二十年，朝廷從閩督姚啓聖請，特命仍以水師提督至閩選練舟師，大舉征臺；操演三載。

二十二年夏，將乘南風進勦。僞鎮國公劉國軒就臺簡精壯、調佃丁，計二萬餘人，取洋船及僞文、武等官私船改爲戰船，大小二百餘號，親統至澎，屯於風櫃尾、牛心灣等嶼。鎮澎僞將林陞、邱輝等，約衆二萬，集於雞籠嶼。各島環列砲城，沿海可登岸處，槩築短牆，分衆扼守。六月乙酉，琅帥舟師由銅山開駕，令各風飄大書將弁姓名，以便識進退、定賞罰。丙戌，到貓嶼、花嶼。是夜泊八罩水安澳，遣官乘小哨到將軍澳、南天嶼等島安撫居民。丁亥質明，進攻澎湖，賊列匝艘迎敵。前鋒遊擊藍理、曾成等七船衝入賊踪，副鋒千總鄧高等六船繼進，焚殺過當，值南潮正發，諸船爲急流分散。前鋒船迫砲城，賊舟兩翼合圍。琅望藍理之颿，見其深入，自將坐駕船突圍赴援；興化鎮吳英繼之。焚斬僞將弁七十餘員。圍解，理傷砲，還。琅亦集矢于目。抵暮，拋泊洋中

翼日，仍收泊八罩，以甲裳裹首，嚴申軍令，按失律罪諸將。伏祈請立功自贖，兵氣復振。己丑，取虎井桶盤嶼。庚寅，獨駕小舟潛偵賊砦。還，遂連日用老弱驕兵計，假攻時內及內外塹，以分賊勢。越癸巳，集各鎮誓師，分爲八隊。每隊七船，各三其壘，自統一隊居中調度。以八十餘船爲後援，五十船從東畔時內入雞籠嶼爲奇兵夾攻，五十船從西畔內塹入牛心灣爲疑兵牽制。將戰，有風自西北來淪，浪蓬勃逆；我師三軍股栗。琅狗師大呼曰：『無畏！惟天惟皇帝之靈，實式臨之』。須臾，雷動，立轉南颺，潮水加激四尺；將士賈勇直向媽宮澳撲勦。賊舟四面齊至，火矢噴筒，燔焰怒張。我師乘勢奮擊，自辰至申，兵氣愈厲；焚殺僞將曾瑞、王順等四十七員，僞協營弁目三百餘員，賊夥萬二千有奇，鬪艦燒燬殆盡。劉國軒急乘走舸從北面吼門逸去。我師入駐澎湖。澎水故苦鹹，琅禱於神，甘泉湧出。

澎湖既定，乃以恩信結臺人。迎降將領弁目凡百六十五人，賞以袍帽；士卒四千八百五十三人，給以銀、米；傷未及死者六百餘人，醫治之，送還臺。降者相謂曰：『是眞生死而骨肉也』。歸相傳說，賊衆解體；引領望王師若時雨。逆藩鄭克塽勢蹙，決計歸順，遣裨將馮錫珪、陳夢煒齎獻延平王金印一、招討大將軍金印一、公侯伯將軍銀印五，籍土地、府庫、軍實，叩軍門乞降，時七月二十七日丙申也。

八月壬子，遂統舟師抵臺受降，令劊髮，撫輯兵民。雞犬不驚，市不易肆。居數日

，乃刑牲奉幣告於成功之廟曰：『自同安侯（成功父芝龍，國姓，封同安侯）入臺，臺地始有居民。迨賜姓（明康王僭號隆武，賜成功姓朱）啓土，世爲巖疆，莫可誰何。今某賴天子威靈、將帥之力，克有茲土，不辭滅國之愆，所以忠朝廷而報父兄之職分也。第某蚤歲於賜姓有魚水之歡，中間微嫌，釀成大戾。某於賜姓剪爲讐敵，情念疇昔蘆中窮士，義所不爲。公義私恩，如是則已』。語畢涕下。諸將士聞之，皆感泣私語曰：『父仇也。郎公辛賢於伍員矣』。自是，臺之官民毋敢有以私怨逞者。

捷書至闕，上解所御龍袍馳賜，載褒以詩。因疏陳臺灣棄留利害，周詳懇切，請設郡縣防守，爲東南數省藩籬，禮遣克塽及諸將帥歸之京師；詔如所請，海外悉平。加授靖海將軍、封靖海侯，予世襲，仍管福建水師提督事。值歲凶，平糶賑恤，所全活百萬戶。尋卒，賜諡襄壯。御賜褒章云：海氛之不靖，鯨鱣出沒；波濤震驚；濱海居民，漁鹽、蠶織、耕穫之利，咸失其業；朕心甚憫惻焉。邇者滇黔隴蜀、湖湘百粵，悉底牧寧，蕞爾臺灣，阻險負固。爾施琅奉命徂征，決策進取；樓船所指，將士一心；遂克島門，逼其營窟。勇以奪其氣，誠以致其歸。捷音到闕，時值中秋；對此佳辰，欣聞凱奏。念瀛滯赤子，獲登柁蓆，用紓南顧之憂。惟爾丕績，卽解是日所御之衣馳賜，載褒以詩；島嶼全軍入，滄溟一戰收。降帆來蜃市，露布徹龍樓。上將能宣力，奇功本伐謀。伏波名共美，南紀盡安流。

吳英，字爲高，其先泉州人，後入籍莆田。康熙二年，以平金、廈功授都司。甲寅耿變時，爲浙提左軍遊擊。會寧海將軍視師，問：「諸將，誰可膺大任者？」提督首以名對，遂授先鋒。前後克復黃岩、太平、樂清、青田、象山等縣，解處州圍；破逆黨會養性於溫州；殲海寇張拱垣、朱飛熊於毛頭洋；復收捕遂昌、松陽等山寇。水陸數十戰，皆親冒矢石，先士卒，定謀制勝，每獻捷功。居首擢副戎，任閩制府中軍。值海氛未靖，下游數警，屢出奇兵，敗賊於陳三湏、觀音山、江東橋，所向披靡；擢同安總戎。隨率舟師復平金、廈。是歲，列郡大饑，馳請總督姚啓聖出示，許沿海百姓出界採捕，全活百萬。尋移鎮興化。適提督施琅疏平澎臺，遂統陸師爲副，誓衆登舟，先抵八罩。進勦之日，前鋒深入，幾爲賊窘，自同提督駕船突圍，援之而走。已，復領船奮勇前進，焚賊巨艦，立克澎湖。逆藩旣降，駐師臺灣數月，民不知兵，臺人比之征西大帥。凱旋入覲，溫旨褒嘉，賜鞍馬衣袍，調浙舟山。甫閱月，擢四川提督。凡十一年，又以閩海巖疆，授陸路提督。未幾，復調水師。殫力經畫，凡關國計民生者，無不悉力舉行。後以年老乞休，賜御書匾聯，加威略將軍。尋又賜詩存問。年七十六，卒於官，贈太子少保。

朱天貴，莆田人，平陽鎮總兵官。康熙二十一年，以總督姚啓聖薦，奉旨調回閩省

，協平臺灣。明年六月二十二日，攻克澎湖。天貴率舟師奮勇追擊，斬獲溺死者無算；會中砲死。總督上其功，詔贈太子少保，謚忠壯，廕一子知州。是時，平臺立功者，有海壇總兵林賢、金門總兵陳龍、銅山總兵陳昌、廈門總兵楊嘉瑞、副將蔣懋勛、林葵、詹六奇、參將羅士珍、遊擊林瀚、王朝俊、許毅、張勝、何應元、曾成功、吳輝、趙邦試，二等侍衛吳啓爵，筆帖式常在。

蔣毓英，字集公，奉天錦州人，由官生知泉州府。康熙癸亥，臺灣歸命。督撫會疏交薦，調知臺灣。始至，見井里蕭條，哀鴻未復，躬歷郊原，披荆斬棘。經界三縣封域，相土定賦，罷不急之役。安撫土番，招集流亡，訪詢疾苦。進父老子弟，教以孝弟之義。振興文教，捐俸創立義學，延師課督。任滿，遷湖廣鹽驛道，士民重繭詣省告留。會江右觀察使缺，特旨調補；百姓立碑塑像於所建書院祀之。

沈朝聘，遼東人，初任晉江縣，遷四川茂州知州。康熙二十二年，以才能移知臺邑。爲人方平廉介，不可干以私物。抵任，不費民間供應。催科撫字，調劑得宜。治姦吏莠民，法不少貸。以憂去；民投櫃資其行，立碑志遺愛焉。

靳治揚，鑲黃旗人，由筆帖式歷漳州知府。康熙三十四年，知臺灣府。抵任，蕩滌草竊，招撫土番，捐資修文廟，詳免崩陷田課。尤雅意作人，番童有未知禮義者，立社學延師教之。邑人請祀名宦。

李中素，字鵠山，楚黃之西陵人。以湘鄉教諭卓異，擢知閩縣。催科不擾，治行著聞，膺薦調臺灣。善聽斷，遇有冤獄，必竭力申救。至頑梗不馴者，一繩以法，不少貸。嘗攝郡學篆，教諸生淳淳以孝悌爲先。長於詩歌，旁及字畫，自成一家。以勤職卒於官，臺人思之。

衛台揆，號南村，山西曲沃人，由廕生知漳州府。康熙四十年，以廉能調知臺灣府。每月延諸生分席講藝，親定甲乙，多士奮興。四十四年，歲饑，詳請題免本年租課。性廉靜，不事煩苛。三年之內，民安衽席。秩滿，陞廣東鹽法道，以病乞歸。

陳瓚，號眉川，廣東海康人，康熙甲戌進士。初爲古田令，調知臺灣縣。清操絕俗，慈惠利民。公暇引諸生考課，以立品敦倫爲先。夜，躬自巡行，詢父老疾苦。聞讀書紡績，則重予獎賞；有群飲高歌者，嚴戒諭之。念商艘水丁、重困窮黎，詳請豁免歲稅



，設法賑貸，發倉平糶。早則日食脫粟飯，去蓋步禱，甘霖立至。會水漲漚隄，勢逼倉厥，躬自負土石，士民爭先趨役。尋行取銓曹。後由四川督學，調臺廈道兼理學政。民間其再至也，扶老攜幼，懽呼載道，如望歲焉。瑣鎮以廉靜。兩科歲試士，矢公矢慎，作育人材；士風丕振。凡官莊歲入，悉以歸公，秋毫不染。始建萬壽亭、奉龍亭，以肅朝賀。捐俸修郡志、文廟大成殿、櫺星門、泮池，建啓聖祠、明倫堂、朱子祠、文昌閣、規制宏敞。設立十六齋以教士子，置學田以資師生膏火。諸凡創造，親董其事，終日不倦。廉明正直，茹飲潔清，善政善教，見諸實行。旋擢湖廣偏沅巡撫，調撫本省，一老蒼頭僕被自隨，單騎之任。一切章奏檄移，盡出己手。起居止一廳事。味爽治政，夜分乃罷。草具蔬糲，日噉老薑少許。五十六年，奉命巡海，自賚行糧，屏絕供億。凡所經營學宮、賢祠及橋梁、道路、壩閘之類，次第畢舉。以勞卒官。當屬纊，一綈袍覆以布衾而已。屬員入視，莫不感涕，民有相向哭於途者。特賜帑金歸葬，贈禮部尚書，諡清端。至今舊邑署左，有去思碑；扁曰「尙書亭」。誕日，臺人猶張燈鼓樂以祝；爲海疆治行第一。崇祀名宦祠；臺士民復塑像於文昌閣，春秋俎豆焉。

王敏政，字九經，正黃旗人，由監察御史外轉興泉道。康熙甲申，移節臺灣。仁厚不苛，事悉就理，尤加惠番民。凡通事社商有朘削者，嚴禁之；番車之有濫派者，懲創

之。遇歲荒歉，申請賑恤；民賴生全。秩滿，陞廣東雷瓊道。尋病卒，民建祠祀之。

孫元衡，字湘南，江南桐城人，由貢生知四川漢州知州。康熙癸未，遷臺灣府同知。性溫厚，於物無忤，而岡正不屈于權勢。諸不便民者，悉除之。會歲旱，令商船悉以載米，多者重其賞，否則有罰。於是南北艘雲集，臺民得飽而歌。數攝諸縣篆，署府符。所在有善政。秩滿，遷東昌知府。在臺時，著有赤嵌集；深爲王新城所賞。

王仕俊，鑲紅旗人，監生。康熙四十三年，知臺灣縣事。前任陳清端公倡修文廟，甫興工，被命內召。仕俊一至，卽捐俸踵成之。復建立義學，延師課士。聽斷精明，每多平反。有吳姓者，仇家誣以命案，仕俊訊多疑竇，反覆詳讞，辨其冤。舊令李中素，卒於任，因湮爛倉穀，羈留家屬賠補，事逾十載；仕俊惻然，代爲補苴，旅櫬始得歸。洊任四年，勞心撫字，清釐夙弊，日不遑給。竟以疾卒於官。

周元文，字洛書，正黃旗人。康熙四十六年，由延平府調知臺灣。方正廉潔，僉壬畏若神明。置義學田，以贍寒士。歲荒，詳免租課十之三。一切措注，悉本實心。臺民至今猶思其德。

洪一棟，字石臣，應山人。康熙四十八年，由監生同知臺灣府。革除水口積弊，以利商人；豁免逃亡丁賦。值荒旱，多方設法運米，以活饑者。臺民咸念不置。

覺羅滿保，號島山，滿州人，康熙甲戌進士。五十年，巡撫福建，飭紀振綱，綜煩治劇，有幹濟才。尋總制閩浙。五十二年，奉命巡海，復游塞、置烟墩，相度機宜，綢繆孔固。六十年，臺匪朱一貴作亂，滿保密疏告變。謂撫臣呂猶龍曰：『廈門爲控制全臺咽喉，當親往以安人心。爲恢復計，綏輯會城，撥濟糧餉，請以相屬』。五月庚午，由省城疾趨泉州，值澆雨連綿，乘竹兜從數騎行泥淖中，人莫知其爲制府也。至廈門，嚴中軍令，市肆晏然。已而，舟師雲集，乃釃酒誓衆，聲言分路進剿，密授諸將錦囊，戒以澎湖開洋後啓視；則令其合攻鹿耳門，蓋欲散賊黨以分其勢也。賊果分兵拒戰，旬日之內，恢復府治。南北二路以次，討平捷聞。隨調遣能吏安輯流亡，慰撫民番，全臺底定。後以疾卒於官。

施世驃，靖海將軍侯琅之子，以外委守備隨父攻克澎湖，立功累官至水師提督，駐廈門。康熙辛丑，臺匪作亂，世驃聞變，集諸將議曰：『寇勢猖獗，六、七日全臺俱陷，非小賊也。今臺船數百艘逃入內地，脫有奸徒混跡，乘虛鼓煽，夏島一搖不可制，各

將誰執』？乃按兵觀釁。而總督覺羅滿保羽樹飛促世驃出師，赴澎湖以慰衆心；迨滿保至廈門，世驃已登舟出港兩日矣。抵澎，與南澳總兵藍廷珍謀克復安平；復與廷珍遣將分搗郡城，賊魁朱一貴等就擒，卽於軍中疏平臺狀。值南風正駛，捷書到闕，賜世驃東珠、朝帽、蟒袍，異數有加。時元兇雖擒，餘黨散匿，世驃復與廷珍分遣大兵，廓清南北二路，以除殘孽。會風雨大作，屋瓦皆飛，人民震蕩，世驃終夜露立疾作，卒於軍。

藍廷珍，漳浦人，南澳總兵官。康熙六十年臺變，總督覺羅滿保飛檄召赴廈門，商略機務。廷珍以海外豕突殘魂，必重臣坐鎮，以安人心、消反側，乃遣人陳請滿保駐廈門就近督師。滿保得所指陳，喜曰：『藍總兵所見，事事與吾脗合，吾無憂矣』。遂自會城兼程疾趨至廈，而廷珍亦單騎率所部舟師繼至。滿保令總統征臺水陸大軍，赴澎湖會提督施世驃進勦。六月朔，出廈門港。二日，至青水洋。時，颶風驟起，軍士相顧失色。廷珍親自操舟馭風，漂至銅山。風定，由銅山至澎湖。世驃大喜，與議進兵。廷珍慷慨言曰：『群盜烏台，一攻卽靡，但其衆至三十萬，不可勝誅。以某所見，止殲渠魁，餘令自新，且安反側』。乃戒將弁，無得妄殺。翼日進兵，廷珍親率諸將奮擊，賊衆敗走，遂克安平。賊復率二萬衆列牛車夾牌盾爲陣，蜂擁蟻附，來攻安平。廷珍督發大砲，四面環擊，賊大潰，退保府治。越日，廷珍督大兵由西港登岸，南下，連敗賊衆；

追殺至蔦松溪，一貴遁去，遂復府治。駐軍萬壽亭。世驥筭北教場。分遣大兵，廓清南北二路殘孽，一貴暨餘黨先後就俘，臺郡悉平。

歐陽凱，漳浦人，臺灣鎮總兵官。康熙六十年夏四月，臺匪倡亂，堅旗於南路岡山。凱撥官兵往勦，賊勢猖獗。二十八日，凱領衆駐春牛埔，戰連日。五月朔，賊黨數萬蜂集，凱奮身血戰，躍馬衝突；賊四面圍攻，勢窮力困，中鎗墜馬，賊刃交下，斬其首去。事聞，詔贈太子少保，予卹，賜祭葬；廕子弟一人，以守備用。祀忠義祠。

許雲，海澄人，臺協水師副將。康熙六十年，賊陷南路，擁攻府治。雲不以水陸分岐，於四月三十日率次子方度、家丁吳國珍等，赴春牛埔援總兵歐陽凱。時，鎮標官兵俱陷，雲衝突血戰，殺退賊衆。翼日，賊十餘萬擁至環攻，雲率遊擊游崇功、千總林文煌、趙奇奉、把總李茂吉，自黎明戰至日中，矢窮砲盡，重傷遍體，墜馬步戰，猶手刃數十賊。勢孤無援，弁兵俱歿，厲聲命次子方度曰：『賊勢猖獗，我分當捐軀報國，爾速突圍出，將安平鹿耳門各砲位封釘，無遺賊用；將勅印笏付速駕快船賫赴督提乞師復仇。』方度號泣，突出重圍。雲左臂被賊砍傷，猶奮勇血戰，厲聲曰：『吾生不能盡殺爾等，死必殲滅爾。』賊怒，寸磔之。事聞，詔贈拜他拉布勒哈番世職，予卹，賜祭葬。

；廢子弟一人，以守備用。崇祀忠義祠。安平百姓爲立五忠祠祀焉。次子方度，隨參將王萬化征勦朱逆，攻入鹿耳門，克復安平鎮，殺賊於七鯤身西港仔蘇厝甲，以軍功補臺鎮中營遊擊。

孫文元，雲南人，臺鎮左營遊擊。賊攻府治，總戎歐陽凱等戰歿。文元突出重圍，至鹿耳門內望北叩首畢，躍入海死。

游崇功，漳浦人，臺協水師左營遊擊。康熙辛丑夏，領水師哨巡北路洋面。南路匪類竊發，奉調援勦，同副將許雲併力擊破賊衆。聞鎮營圍急，率兵赴春牛埔應援，而擊鎮歐陽凱已陣歿。崇功手持大刀，左右衝突，殺賊三十餘人，中鎗墜馬死。事聞，與遊擊孫文元俱詔贈拖沙拉哈番，予卹，賜祭塋；各廢子弟一人，以守備用。

胡忠義，陝西人，鎮標左營守備。隨歐陽凱率師於春牛埔拒賊，衝鋒力戰，中砲墜馬死。

蔣子龍，閩縣人，鎮標中營千總。與胡忠義等同隨總戎拒賊春牛埔，殺退賊衆。次

日，賊大至，子龍奮身與戰，被賊刃斷一臂而死。

趙奇奉，廣東人，水師協標右營千總。臺匪攻府治，奇奉隨協鎮許雲率水師援剿殺賊。次日，賊率衆圍春牛埔，奇奉力戰死。

林文煌，侯官人，水師協標千總。隨協鎮許雲入援鎮軍，連日力戰於山川臺，文煌衝鋒殺賊，歿於陣。其弟文甲從師，亦死焉。

李茂吉，漳浦人，水師協標中營把總。臺寇之亂，茂吉自請爲前鋒，隨副將許雲率兵援鎮軍，力戰於春牛埔，被執不屈。賊迫之降，茂吉瞪目厲聲曰：『我朝廷職官，豈降賊耶？』舉足翻其几案，奪賊刀以殺賊。賊衆共斫之，頭破膚裂，罵不絕口而死。

林彥，閩縣人，鎮標中營把總。隨總鎮勦賊於春牛埔，賊悉衆攻圍，彥首先衝陣死之。

石琳，永定人，汀州鎮標中營把總。康熙六十年，奉差領汀鎮兵至臺換營，適值臺

變，琳力請助戰，爲賊所圍，歿於陣。事聞，與守備胡忠義、千總蔣子龍、趙奇奉、林文煌、把總李茂吉、林彥，俱詔予卹、賜祭；廕一子，以衛千總用。暨文煌之弟文甲，並祀忠義祠。

陳大輦，江夏人，字子京，康熙丙戌進士。初知粵西永定州，遷福建鹽運分司，釐剔弊政。奉委清丈閩田，平允得民。歲辛丑，臺匪作亂，大輦督造平底小艘，飛渡臺港，多所裨助。尋擢分巡臺廈道。至，則安輯流亡，撫綏部落，生番歸化者接踵。會餘孽跳梁未靖，大輦捕獲，置重法，臺民始獲衽席之安。校士公愼，拔取單寒，重整海東書院，立課士規程，加意作養，所得士多登賢書充選拔者。洎任三年，以疾卒。

夏之芳，字荔園，號筠莊，高郵州人，登癸卯恩科進士，充內廷教習。御試第一，入史館。尋轉諫垣。雍正六年，巡視臺灣，兼理學政，以澄叙官方、振興文教爲己任。主歲、科兩試，公愼明敏；培植士類，悉本至誠。按巡南北二路，民番感戴。性廉介，苞苴盡絕，而接人樂易冲融，不立崖岸。選梓試牘，名「海天玉尺」，至今膾炙藝林。

覺羅栢修，滿州鑲紅旗人，以御史奉命巡臺。雍正十年，北路大甲西兇番肆逆，奏



同提督王郡赴軍前籌畫勦撫機宜。事平，以一等軍功議叙；還京，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林天木，字荔山，潮州人。性冲和慎默，不苟言笑，動履以宋名儒爲範。生平作字，必楷正，雖屬藁，未嘗爲行草書。康熙庚子，舉鄉薦第二。雍正癸卯，登進士，以需次知縣引見，擢部主事。尋遷兵科掌印給事中。雍正十一年，巡察臺灣兼理學政，主歲、科兩試，取士以品行爲先。生童卷帙繁多，皆手自評閱。素不能恚，雖僮僕有過，不聞斥詈聲。處察屬端嚴中具見和氣。秩滿，尋丁祖母艱，哀毀逾禮，以疾卒於家。

嚴瑞龍，字凌雲，閩中人，康熙庚戌進士。以吏科掌印給事中，欽命巡察臺灣。清公勤慎，整飭官方，洞察民隱，疏減番丁社餉。北路加志閣兇番戕害兵民，奏請搜捕，躬往軍前籌畫勦撫，復酌定善後事宜，威惠兼至。旋京，擢湖南按察使。

俞兆岳，海寧人，歲貢生。康熙五十三年，調知臺灣縣。甫下車，立三誓於域隍廟。三誓者，毋貪財、毋畏勢、毋徇人情也。實心實政，終始不渝。每巡行村落，問民疾苦，如家人父子，顧復而嘆咻之。有所訊鞠，辭色雍和，民無匿志。累官至大中丞。

袁宏仁，字醇一，建陽人，廩貢生。雍正十二年，郡庠新設訓導，由福州府學調任。至，則捐貲修朱文公祠，築草亭，進諸生朝夕講肄其中。以臺處海外，士子得書維艱，復捐俸聚古今載籍計六百餘本，藏於學宮，俾諸生得肆力閱覽。秩滿，陞鉅野縣丞。

方邦基，字樂只，號松亭，杭州仁和人，雍正庚戌進士。保舉來閩，署閩清邑篆，補沙縣令。踰年，調知鳳山縣。請減重賦，免浮糧，民番感之。有貧不能娶者，妻母欲令其女改適，訟於縣；爲擇吉捐資，相其夫，往迎之，遂得完娶。又有民婦被祟，暮卽見形如人似犬，闔室騷擾，莫可奈何；卽爲齋戒牒告城隍；忽雷震，怪走入地，掘之得猴子鬮體，有血濡縷，怪遂絕。丁艱，歸。服闋，至閩署理事廳務。尋補臺防同知，革陋規，嚴禁坐口書役需索。凡商船貨足，無論早晚，隨時驗放，俾得順風水之便；船戶行家，肖像頂祝。有習水積匪，常入海竊斷商船舵索；訪緝而痛懲之。獲慣賊，下獄禁錮，民得安枕。秩滿，陞署知府，收放糧餉，分毫不染。歲戊辰，泉、漳米貴，督憲諭令商船照例帶米六十石外，倍帶六十石。時，臺郡荒旱，與內地同，米石銀三兩，輿情洶洶；因斟酌詳請，每船陰聽多帶數拾石，俾內地得以接濟，臺郡不至騷動。督憲韙之。邑暑湫隘，前令七人，或解職，或病故，無一秩滿者；建除家謂爲凶宅。因念長令數

易，非百姓福，首捐百金改建之。攝道篆，軍工船料，槩照定價發買，不假手胥役，扣剋積弊一清。庚午夏，題請實授知府，奉旨送部引見。八月渡海，遭颶，舟覆於福清之南日。事聞，予卹，贈朝議大夫布政使司參議，欽賜祭葬。

# 重修臺灣縣志卷十

## 選舉志

甲科 戎功 封蔭

臺陽枕山環海，扶輿清淑之氣，磅礴而鬱積。自歸版圖，奇秀攸鍾，英才輩出；朝廷加意振興，廣額羅致。以故通經績學之儒，拔茅胥占連茹；干城腹心之選，置兔咸卜圖麟。其名登於朝、慶延於世者，後先輝映也。固人傑而地靈，亦聖作而物覩。按籍以稽，猶有瑾匿於山、珠遺於海者乎？志選舉。

## 甲科

國朝因明制，以四書、經義、論策取士（按制義式，宋熙寧三年頒行。蓋用王安石議，是爲八股時藝之始）。鄉試中式曰舉人。赴京會試，再中式爲進士。殿試分三甲，傳臚賜宴；其不獲雋者，俱得需次銓縣。順治二年，定鄉試以子、午、卯、酉年八月；會試以辰、戌、丑、未年二月。俱初九日第一場，十二日第二場，十五日第三場。各先一日點進，次一日放去。第一場試四書義三篇、經義四篇；第二場試論一篇、詔誥表各

一道（後定詔誥二道，惟五經卷兼作）、判語五條；第三場試策五道。康熙二年，罷八股文式，裁三場爲二場。第一場試策五道；第二場四書論一篇、經論一篇、表一道、判五條。直省學政，亦以策論考試生童。七年，仍復舊制。雍正五年，以會試之年，遇有閏月二月，天氣尙冷，闈中寒苦，着改三月。乾隆十年，諭：會試展期三月，以待春溫；嗣後卽永爲例。間奉特開鄉會恩科，俱隨時定期。

武舉，鄉、會兩闈中式，殿試分甲傳臚，略如文例。鄉試依文舉年以十月爲期，明年九月赴兵部會試。康熙八年，定首場騎射（三馬九箭中四爲合式），次場步射（九箭中二爲合式。再試開弓、舞刀、撥石，以驗技勇），三場論二篇（康熙五十年，定首篇出論語孟子題，次篇出孫吳司馬法題，各直省考試武生武童同）、策一道（康熙四十八年，詔：各省綠旗兵丁，有通曉文義願應武鄉試及千把總願應武會試，俱准同武生、武舉一體考試取中；不中者，仍令歸伍。五十三年，諭：凡文生員、舉人願入武場，武生、武舉願入文場，俱准照鄉會試例起送。中式者造入新冊，不中者仍各入文武原冊，不准再考。乾隆七年，禮部議准御史陳大玠奏，請將文武鄉會互試永行停止）。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鄉試，福建提督張雲翼奏准，臺灣四學新奉開科，初沾文教，應照甘肅寧夏生員另號額中舉人一名，俟數科後，仍撤另號，勿限額數（是科鳳山學附生蘇峩中式）。三十六年，總督郭世隆題准，撤去另號，歸閩省額內，一體勻中。雍正七

年，巡臺御史夏之芳奏准，臺灣五學鄉試，仍照舊例另編臺字號，於閩省中額內取中一名。雍正十三年，巡撫盧焯據巡道張嗣昌詳請題准，於閩省解額外，將臺字號再加一名，共取中二名。乾隆元年丙辰恩科，巡撫盧焯奏准，於閩省加中三十名內，臺灣加中一名（順治二年，定遇鄉試年，各省應試生員貢監，由提學錄送入場，每舉人一名，額取科舉三十名。後屢有加增，至科舉之外，遺才大收，一概錄送。乾隆七年，定閩省每舉人一名，准取科舉百名。八年，禮部議准巡臺御史熊學鵬奏請，臺灣孤懸海外，與內地不同，向來額中舉人二名，造送科舉約五百人，今若止送二百，即應裁減過半，恐無以鼓勵邊遠士子之心；許照定額錄送外，擇其文理清通、可以造就者，酌量寬餘錄送。九年，議准，閩省每舉人一名，錄科八十名，裁去二十名，共額中八十五名，應取科舉六千八百名。內臺灣仍許酌量寬餘，內地不得援以爲例）。

順治初，定直省鄉試卷，有文理優長，限於額數者，取中副榜，與正榜同發，准作貢生。康熙初停止，十一年仍取中。後定每正榜中額五名，設副榜中額一名（雍正四年丙午科，各省五經取中副榜之人及所中副榜內有兩次中副榜者，俱准作舉人，一體會試，後不爲例）。

歲貢以生員食餼年深者應之。府學歲一人，縣學二歲一人。遇覃恩，則以是歲當貢者充恩貢，其次爲歲貢。又有拔貢。順治初，定十二年一舉，取所試生員第其文之尤者

拔之；亦有以身言選者，後或行或罷。雍正元年，定六年一次；府學拔二人、縣學拔一人，寧缺毋濫。乾隆八年，諭：嗣後十二年選拔一次，永著爲例。乾隆十六年十二月，上諭：『各省選拔貢生，經朕降旨以十二年舉行一次，計至癸酉年卽屆選拔之期；惟是來京朝考揀選引見筭監讀書，或以知縣等官試用、或以教職卽用、或以教職歸班序選；條例屢經更定。朕思選拔於每學數千百人中，拔取一、二人；且不糊名易書，可以驗其人才，核其素行，自當精擇以充其選。應令該學政於試列前茅之士，舉其文行兼優，才品出衆者，會同該督撫秉公掄採，以杜濫觴。所有拔貢赴部驗到作何定限，及朝考錄用一切規條，俱應詳悉酌定，永著爲令。大學士九卿集議以聞』。

貲算入官，昉自西漢。迨明景泰三年邊警，始令生員納粟馬，得充監，歷滿一體注選。國朝康熙中，以軍興開例（臺灣未入版圖）。後或因水利、積貯、賑運等，隨宜酌舉，臺邑生儒俊秀應捐頗衆。今惟取其捐貢者，彙志於歲貢之後。雍正元年定：嗣後捐貢，非由廩生者，不得任教職；其現任教諭改縣丞，訓導改主簿用。乾隆元年，諭：貢監生捐官未仕，願與鄉試者，准一體考試。十二年，覆准貢監願就本省鄉試，錄科時，務憑文字去取，不得以科舉名數稍減。貢監可赴京闈，遂止於生員內錄送，致多遺棄。

乾隆九年八月，內大學士伯鄂爾泰等奏：『兵部侍郎舒赫德「敬籌取士之方」一摺，奉旨：「大

學士看。欽此」。據稱：「科舉之制，憑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況積弊日深，僥倖日衆。古人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當爲之職事也。今之時文，徒空言而不適於實用；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墨卷房行，展轉抄襲，膚詞詭說，蔓衍支離，以爲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其不足以得人者二。士子各占一經，每經擬題，多者百餘，少者不過數十，古人畢生治之而不足，今則數月爲之而有餘；其不足以得人者三。表判可以預擬而得，答策隨題敷衍，無所發明；其不足以得人者四。且人才之盛衰，由於心術之邪正，今之僥倖求售者，弊端百出。探本清源，應將考試條款改移而更張之，別思所以選拔眞才實學之道」。等語。謹按取士之法，三代以上出於學，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科舉之法，每代不同；而自明至今，則皆出於時藝。三代尙矣；漢法近古，而終不能復古。自漢以後，累代變法不一；及其既也，莫不有弊。九品中正之弊，毀譽出於一人之口，至於賢愚不辯，閥閱相高。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者是也。科舉之弊，詩賦則祇尙浮華而全無實用，明經則專事記誦而文義不通。唐趙匡舉所謂「習非所用，用非所習，當官少稱職吏」者是也。時藝之弊，則今舒赫德所陳奏是也。聖人不能使立法之無弊，在乎因時而補救之。蘇軾有言：「得入之道，在於知人；知入之道，在於責實」。蓋能責實，則雖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奮興；若惟務循名，則雖高言復古，而法立弊生，於造士終無所益。今舒赫德所謂，時文經義以及表判策論，皆爲空言勦襲而無用者，此正不責實之過耳。夫凡宣之於口、筆之於書者，皆空言也；何獨今之時藝爲然。且夫時藝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變者，非不欲變，誠以變之而未有利法美意以善其後；且就此而責其實，則亦未嘗不適於實用，而未可概皆毀也。何也？時



藝所論，皆孔、孟之緒餘，精微之奧旨，未有不深明書理而得稱爲佳文者。今徒見世之腐爛抄襲，以爲無用。不知明之大家，如玉璽、唐順之、瞿景淳、薛應旂等以及國初諸名人，皆寢食夢寐於經書之中，冥搜幽討，殫智畢精，始於聖賢之義理，心領神會，融液貫通；然後參之經史子集，以發其光華，範之規矩準繩，以密其法律，而後乃稱爲文。雖曰小技，而文武幹濟、英偉特達之才，未嘗不出乎其中。至於奸邪之人，迂儒之士，本於性成，雖不工文，亦不能免；未可以爲時藝咎。若今之抄襲腐爛，乃是積久生弊，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轉各作法之涼，不已過乎？即經義、表判、策論等，苟求其實，亦豈易副？經文雖與四書並重，而積習相沿，慢忽既久，士子不肯專心學習，誠有如舒赫德所云，數月爲之而有餘者。今若著爲令甲，非工不錄，則服習講求，爲益匪淺。表判策論，皆加覈實，則必淹洽乎詞章，而後可以爲表；過曉乎律令，而後可以爲判；必有論古之識、斷制之才，而後可以爲論；必通達古今、明習時務，而後可以爲策。凡此諸科，內可以見其本原之學，外可以驗其經濟之才，何一不切於士人之實用，何一不可見之於施爲乎？必變今之法，行古之制，則將治官室、養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將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其毋乃徒爲紛擾而不可行？又況人心不古，上以實求，下以名應；興孝則必有割股廬墓以邀名者矣，興廉則必有惡衣菲食、弊車羸馬以飾節者矣。此相率爲僞，其弊尤繁。甚至借此虛名，以干進取；及乎莅官之後，盡反所爲，至庸人之不若。此尤近日所舉孝廉方正者所可指數，又何益乎？若乃無大更改，而仍不過求之語言文字之間，則論策今所現行，表者賦頌之流，是詩賦亦未嘗盡廢。至於口問經義，背誦疏文，如古所謂帖括者，則又僅可以資誦習，而於文義多致面牆。其餘若三傳科、史料、名法、書學、算學、崇文、宏文

生等，或駁雜放紛，或偏長曲技，尤不足以崇聖學而勵真才矣。則莫若懲循名之失，求實質之效，由今之道，振作補救之爲得也。我皇上洞見取士源流，所降諭旨，纖悉坐照。司文衡職課士者，果能實心仰體，力除積習，杜絕僥倖，將見數年之後，士皆束身詩禮之中，潛心體用之學，文風日盛，眞才日出矣。然此亦特就文學而言耳。至於人之賢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決定者。故立法取士，不過如是。而治亂盛衰，初不由此。無俟更張定制爲也。舒赫德所奏，應毋庸議。謹奏。乾隆九年八月十四日奏。奉旨：『所議是。欽此』。

## 進士

乾隆四年，巡台御史諾穆布單德謨奏稱：『臺灣一郡，遠隔重洋；應試士子，往返維艱。蒙世宗憲皇帝格外加恩，准於閩省鄉試另編臺字號，每科取中舉人二名；以故文風丕振，倍盛曩時。但數年以來，中鄉科者有人，而會選者未覩。蓋會場爲天下人文淵藪，海外僻處，豈能與內地士子一體較量？且自臺抵都，經萬里之遙，歷重洋之險，辛苦十倍；迨至落第回籍，跋涉徒勞，卽有志者亦觀望不前，而單寒之士更畏難裹足，殊堪憫惻。查現在舉人已有八名，嗣後會試之期，臺郡士子請照鄉試例，於福建省名額內另編臺字號，取中一名；數年以後，舉人增添，數目再爲酌改』。等奏。部議：『俟臺郡士子來京會試，果至十名以上之多，再行奏聞，恭請欽定』。

## 武進士

阮洪義，康熙三十三年甲戌會試中式，殿試三甲第三十三人。

葉宏楨，康熙四十五年丙戌會試中式，殿試□甲第□人。

柯參天，康熙四十八年己丑會試中式，殿試□甲第□人。

林大瑜，康熙五十一年壬辰會試中式，殿試□甲第□人。授衛守備。

范學海，康熙五十七年戊戌會試中式第五十五人，甲辰□殿試三甲第一百八人。任

山東兗州壽張營中軍守備，署本營遊擊。雍正十一年，請假歸養。

蔡莊鷹，乾隆四年己未中式第三十五人，殿試二甲第十一人。御前正黃旗藍翎侍

衛。

舉人

王璋（第六人。字昂伯。由府學中式。官至監察御史，有傳）：康熙三十二年癸

酉鄭基生榜。

王茂立（龍巖教諭）：康熙四十四年乙酉施鴻綸榜。

楊朝宗：康熙五十二年癸巳恩科江日昇榜。

張飛（榜姓陳，字則升）：康熙五十三年甲午林廷選榜。

陳世臣（榜姓王。由府學中式）：雍正元年癸卯恩科廖學信榜。

莊飛鵬（字伯遜。由府學中式。浦城教諭）：雍正四年丙午吳士拔榜。

陳邦傑（字俊千，由府學拔貢生中式。有傳）、石國球（字世鳴）：俱雍正十三年乙卯黃元寬榜。

張岳（字次山，從政子。由府學中式）、蔡朝英（字俊三）、李樹滋（字德隅，雋子。由鳳山學中式）：俱乾隆元年丙辰恩科蔡雲從榜。

陳輝（字明之。分修郡邑志）、王賓（字利尙）：俱乾隆三年戊午出科聯榜。

陳名標（字孫榜）、林垂芳（字孫梅）：俱乾隆十二年丁卯黃元吉榜。

林昂霄（字履尊）：乾隆十七年壬申恩科蔡庭芳榜。

### 武舉

阮洪義（聯捷進士）：康熙三十三年癸酉。

王之彪：康熙三十八年己卯。

洪國珠（第三人，字隋侯，平和千總）：康熙四十一年壬午。

陳進元（由府學中式）、王臣、吳有聲（字聞子，由鳳山學中式）：俱壬午科。

蕭鳳來（第四人，字儀伯）：康熙四十四年乙酉。

張化龍（第十人，字飛池，由鳳山學中式）、葉宏楨（聯捷進士）、洪奇英（由府學中式）、黃繼捷（由府學中式）、黃應魁（字梅卿，由府學中式）、施世黻（由府學

中式)、李清運(字廣侯;子如松,舉人)、蔡志雄、柯參天(字子儀,己丑進士,由鳳山學中式)、黃彩:俱乙酉科。

吳朝佐(由府學中式):康熙四十七年戊子。

薛寶琳、周良佐、許兆昌(字爾熾)、蔡一聰(字謙思。由鳳山學中式)、蔡朝鳳(字紫亭。由鳳山學中式):俱戊子科。

林大瑜(字拱陞,聯捷進士,由府學中式):康熙五十年辛卯。

林培(由府學中式)、陳士成(字子仁):俱辛卯科。

黃廷魁:康熙五十二年癸巳恩科。

王元功(由府學中式):康熙五十三年甲午。

洪壯猷(字荆珍,由諸羅學中式)、曾天璽(字子珍,由府學文生中式)、許莊威、蘇時亨(字嘉士):俱甲午科。

李楨鎬(第一人,榜姓王):康熙五十六年丁酉。

范學海(第八人,字章達,聯捷進士)、李明德(字希俊)、黃彥章、趙奇遇(字君儒,由鳳山學中式)、洪奇猷(字建侯,由諸羅學中式):俱丁酉科。

汪玉潤(由府學中式):康熙五十九年庚子。

曾英傑(字愧名)、蕭鳳求(字千卿):俱庚子科。

蔡聯芳（字懷直，由府學中式）：雍正元年癸卯恩科。

洪秉彝（由府學中式，廣東守備）、李朝龍（字愧有，由鳳山學文生中式）：俱癸卯科。

劉大瓚（字斐侯，由府學中式）：雍正二年甲辰。施世爵：俱甲辰科。

楊逢春（字廷士）：雍正四年丙午。

劉長青（字克讚，由彰化學中式）：雍正十年壬子。

黃紹輝（第三人，字幼芬，由諸羅學中式）：雍正十三年乙卯。

張 鈺（第九人，字質堅，由長泰學中式）、許志剛（字匡侯）：俱乙卯科。

吳志超（字永滋，由府學中式）：乾隆元年丙辰恩科。

蔡莊鷹（字君揚，己未進士。由府學中式）、韓克昌（字遜文，由諸羅學生中式）：俱丙辰科。

范學山（字至于，由府學中式）：乾隆三年戊午。

林日茂（字松甫，由府學中式）、王振業（字文起）：俱戊午科。

姚天敏（字爾明）：乾隆十二年丁卯。

蔡青海（字川伯，由府學中式）：乾隆十五年庚午。陳廷魁（字子元，由府學中式）：俱庚午科。

莊英、鄭鴻善：俱壬申恩科（府學）。

按武科之設，肇自西漢武帝詔「察吏民茂才異等，可爲將相使絕域者」、成帝詔「舉勇猛知兵法者」。是後或舉勇猛有節知兵法，或舉明曉戰陣任將帥，而應詔者殊稀。至唐武后始立武舉之科，其制有長槊、馬射、步射、筒射，又有馬槍、負重、身材之選。中第則以鄉飲酒禮送兵部，遂與進士埒。開元間，兩京諸路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於是始有武舉。宋開寶元年，罷武舉。仁宗時，以富弼、蘇洵言，復之。慶曆二年，再詔罷；以蘇軾、司馬光言，又復之。乾道後，詔及第補授，皆做進士甲科；又恩立國子額，收補武臣親屬。於是太學生久下第，嘗有由此進者。淳祐四年，上親閱武舉進士射，且令內外官各舉知兵習邊事、卓然可用之人；意蓋極重武事，欲矯文弱以振積衰，而非熊占卜，未之聞焉。明初，文舉並試騎射，訓士有武學，科目有武舉，除吏有武選，然所用世廕爲多。成化十四年，太監汪直始請武舉設科，悉如恩進例。下部議規條，劉大夏因言宜倣唐、宋故事，損益會、殿二試事例；詔以次年四月開科。嘉靖改元定制，依文舉年十月鄉試，明年四月赴兵部會試。後又改九月首較騎射，次較步射，三試論策；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文武會無偏重，顧武途積輕之勢，不可復返。其登進之階，或選於世廕，或振於召募，不盡出於武舉；卽出此者，亦無不次之典，鮮有非常之才。二百餘年中，以武科樹偉伐者，史無特書也。國朝科目仍明制，武途悉無所更。康熙甲午，特詔文武互試，期收兼備全材。迨乾隆辛酉，竟以科場弊發而革。才難之嘆，自昔然矣。夫郭子儀大勳盛德，自武舉異等中出，千載有光，庸詎可輕耶？第是科之設，唐人以其始於武后，故志選舉不爲詳書；後世天下通志暨

邑志，並闕而不考。士由是科者，知之鮮矣。因附著以備覽焉。

### 副榜

陳聖彪（字虎文）：康熙戊子科。

許宗岱（字東山，代州州判）：康熙辛卯科。

王元暉：康熙丁酉科。

鄭聯芳（字遜思）：乾隆辛酉科。

### 恩貢

鄭國對：康熙三十六年。

胡琛（由府學貢）：四十七年。

洪登瀛（字德涯，由府學貢，羅源教諭）：五十二年。

林璣（永福教諭）：五十二年。

辜經（由府學貢）：六十一年。

張從政（字達夫，有傳）：雍正元年。

詹捷（由鳳山學貢）、陳濬發（由諸羅學貢）：雍正元年。

劉元相（由府學貢）、余奮卿（字知恩）、張好瑛（字瑾侯，由鳳山學貢）、陳任



文（字勉之，由諸羅學貢）：十三年。

張惠迪（字時憲）：乾隆十五年。

拔貢

黃位思（孫元寬，解元，進士）、郭光萃（由府學貢）、王聯魁、施世榜（字文標，由鳳山學貢，官至兵馬司副指揮，有傳）：康熙三十六年。

陳飛鵬（榜姓謝，由府學貢）、洪大初、石雲路（字爾登）、馬中萊（榜姓，字建臣，由諸羅學貢）：雍正元年。

陳邦傑（乙卯舉人，由府學貢）、張方升（字楚伯，由府學貢，候選教諭）：七年。

林邦彩（字元哲，由府學貢）、黃佺（字半偃，有傳）、陳王選（字季青，由鳳山學貢，開化縣丞）、蔡開春（字修仲，由諸羅學貢）：俱十二年。

黃繼業（字子修，由府學貢）、蔡培（字植夫，由府學貢）。施士膺（字伯揚，候選教諭）：五年。

歲貢

王喜（由府學貢，有傳）：康熙二十七年。

陳天機（由府學貢）、吳弼（榜姓王，字景良，松溪訓導，有傳）：二十八年。

蔡復旦（由府學貢，永安教諭）、馮崑玉（壽寧訓導）：三十年。

陳瀾（字觀成，由府學貢）：三十一年。

陳逸（福安訓導，有傳）、馬廷對（字策生，由諸羅學貢，南安訓導，有傳）：三十二年。

鄭萼達（永福訓導，有傳）：三十四年

蘇一鳴（由府學貢）、陳紹美、林中桂（由諸羅學貢，從匪被議）：三十六年。

黃元倬（由府學貢，尤溪教諭）：三十七年。

張銓（由府學貢，歸化訓導，有傳）、張祚（字天自，由鳳山學貢，南平訓導）

、辜南金：俱三十八年。

蔡愷蘭（字楚畹）：三十九年。

許士騏（由府學貢）、林虞良：四十年。

陳道南（由府學貢，長泰訓導）：四十一年。

陳尙勛（寧洋訓導）：四十二年。

施 璋（侯官訓導）：四十四年。

陳文達（由府學貢，有傳）、顏我揚（歸化訓導）：四十六年。

林萃岡（由府學貢，興化訓導）：四十七年。

葉道坦（由府學貢，□□訓導）、郭必捷（字汝奏，寧洋訓導）、陳宗達（由鳳山學貢）：四十八年。

張纘緒（字繩武，同安教諭）：五十年。

蔡夢弼：五十二年。

蔡應新（由府學貢）：五十三年。

金繼美（字云思，有傳）、劉其灼（榜姓鄭，由鳳山學貢，長泰教諭，有傳）：五十四年。

張天佐：五十六年。

劉榮袞（字子玉，由府學貢）、陳鵬南（連江訓導）：五十八年。

石鍾英（字萃兩）、李欽文（由鳳山學貢，南靖訓導，有傳）：六十年。

李清時（由府學貢）、張開銑（字興臣，由鳳山學貢）：雍正元年。

陳鵬飛（由府學貢）、顏宗文：三年。

李奕纓（榜姓洪）：五年。

李棲鳳（字儀廷）七年。

陳杏元（字奕芳，由府學貢）：八年。

黃石臣（字肇侯，由府學貢）、林長春：九年。

張士箱（由府學貢，漳州訓導，有傳）：十年。

余修（字懷西，延平訓導）：十一年。

謝國球（由府學貢）、王邦俊（字位元）：十三年。

陳奎（由府學貢，平和訓導）：乾隆元年。

郭朝宗（字子遠）、李樹喬（字修仲，由鳳山學貢）、陳衷和（由諸羅學貢，沙縣

訓導）：二年。

許元珪（字夏玉，由府學貢）：三年。

陳雲龍（字奕從，由府學貢）、楊廷棟（字念全）、楊清時（字澄遠，由鳳山學貢

、周日燦（字升如，由諸羅學貢）：四年。

王大猷（字君待，由府學貢）：五年。

范學洙（由府學貢，安溪訓導），楊邦望（字君德）：六年。

林名世（字孫吉，由府學貢）：七年。

蔡鍾岳（字介夫，由府學貢）、林日高（字峻明）、吳際元（字善良，由鳳山學貢）

、金鳴鳳（字岐伯，由諸羅學貢）：八年。

王立新（字元德，由府學貢）：九年。

陳瑞奇（字希絕）：十年。

朱 芾（字仲赤，由府學貢）、蘇翼宸（字魁侯）：十二年。

楊文樹（由府學貢）：十三年。

黃蟠然（字景尹，由府學貢）、盧昌裔（字黎卿）：十四年。

楊 綾（字守卿，由府學貢）：十五年。

陳鴻綸（字怡正，由府學貢）、陳紹黃（字爾中）：十六年。

### 例 貢

吳元之（歸化訓導）、林廷芳（沙縣訓導）、李士敏（字捷夫，詔安訓導）、張方高（字齊伯，浦城訓導，陞永福教諭）、盧芳型（字愧如）、陳君錫：康熙三十六年。

——以上俱由廩生。

林長盛：康熙三十六年。

黃師韓、陳國棟、鄭勳業、林懷西、李廷撰、丁宸、李國楨、郭邦英：五十二年。  
施士安（字伯欽）、劉榮遴、王鳳來（字瑞周。官至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有傳）、

傅汝梅（字遜之）、王純（上杭訓導，陞廬州同知，取刑部員外郎）、李券（字梅賓）、吳振經（字子常，訓導，陞開封府同知，署知府）、王應選、陳焜、李明廷（字希颺）、林日陞：五十四年。

鄭應捷、王朝鈐（字華伯）：五十八年。

陳應光：五十八年。

王良佐：五十九年。

鄭天樞：六十年。

陳奇典、陳方升、江日照（字偉伯）、黃振昌：雍正三年。

石國珠、吳振綸、陳奇烈（內閣中書）、張方大（字漢伯）、翁昌齡（字鶴年）：

乾隆十二年。

蘇廷揚：十三年。

——以上俱由附生。

黃國英（字遜卿，有傳）、施士晟、陳應魁、黃長青、王克褒、陳國瑤（字江文）

、吳振統：康熙五十三年。

董廷英：五十五年。

翁維藩：五十七年。

張綿美：雍正五年。

吳濬之（候選通判）：八年。

李朝璽（字子玉，候選州同）：十三年。

游伯龍：乾隆五年。

翁錫福：十二年。

李俊臣：十四年。

方德良：十五年。

——以上俱由俊秀。

### 戎功

陳遠致，字子靜。康熙二十二年軍功。官至瑞安副將（有傳）。

黃會榮，字煥文。以諸生從戎，補把總，陞千總。康熙五十七年薦授淡水都司（有傳）。

林黃彩，字元質。康熙六十年復臺功授把總，累陞澄海副將，署碣石總兵（有傳）。

陳林每，字芳遠。康熙六十年復臺功授把總，累陞總兵，署惠州提督，現任本鎮掛印總兵官。

王作興，安平人。康熙六十年復臺功授把總，累陞南澳遊擊，調安平中營（有傳）。  
郭張文，康熙六十年提標千總（有傳）。

陳應橙，遠致子。康熙六十年復臺，功加署都司。

陳天杓，應橙弟。功加署都司。

陳雄，俱遠致子。把總，累陞守備。

楊恩，溫州總兵。

魏大猷，閩安副將，署海壇鎮。

魏天錫，烽火門參將。

魏國璜，廈門水師，後營遊擊。

吳陳勝，澄海副將。

王李孟，安平水師，中營遊擊。

魏元，廣東虎頭門都司。

蕭英，閩安鎮右營守備。

### 封 廕

林宸昌（有傳），以子黃彩官，封榮祿大夫。



王君隆，字贊若。以鳳孫來官，贈奉政大夫；妻陳氏，贈宜人。

王克家，字紹齋。監生，考授州同知。以子鳳來官，贈奉政大夫；妻郭氏，贈宜人；繼李氏，封宜人。鳳來妻陳氏，封宜人。

陳宗明，以孫國瓊候選州同知，捐贈儒林郎；妻吳氏，封安人。國瓊妻施氏，封安人。

陳君陸，以子國瑞候選州同知，捐封儒林郎；妻林氏，封安人。國瑞妻王氏，封安人。

侯瑞珍（有傳），以子世光候選州同知，捐贈儒林郎；妻林氏，贈安人。世光妻陳氏，封安人。

按「漢書」封典無聞，惟傅太尉張酺之父，自田里請京邸郡僚奉觴上壽而已。蕭育、馮野，俱以父廢垂稱。唐李德裕亦由任子起家。自宋迄明，著爲令典。國朝官階七品以上，遇大慶覃恩，咸得以其職賤榮先世；若階崇及有武功者，並得錄其後嗣。又有捐封之例。所以興慈孝之恩，勵忠貞之節，至優且渥。臺邑荷殊榮者，不乏其人。舊志未載，謹此補登；尙多闕遺，統俟續入。

論曰：人以地重乎？地以人重乎？邱文莊破瓊山之荒、海忠介繫中州之望，詎非島嶼中產哉

？我朝文治武功，邁越隆古；側席之求，徵書與春秋二試並舉。海天多士，乘時利見，附鱗攀鱗，寧第榮其身、揚其名，謂足光前緒而庇後嗣焉已哉？豪傑有作，蔚爲國華，毋令瓊島專美於前也。



# 重修臺灣縣志卷十一

## 人物志

治行 孝義 文學 列女 耆壽 僑寓 方技

人稟五行之秀以生，知自貴於物矣。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其選也。臺灣叢山鎖翠、巨海環清，佳氣久蜿蜒於蛋烟蜃雨中。處是邦者，鍾厥地靈、沐乎聖化，既多通籍之名流，亦有潛光之羈旅。至若鄉閭義行、閨閣徽音，表表足紀，何地無賢，寧得以孤島少之？值邇隆之世，免磚瓦之姿，相與黼黻太平，霖雨蒼生，則採風者有厚望焉。志人物。

## 治行

王璋，字昂伯，康熙癸酉舉人。三十四年，分修郡志。初爲雲南宜良令，潔己愛民。丁母艱，百姓數千人赴雲撫顛留。璋素服從間道旋里。服闋，起知湖廣房縣。尋陞部主政，遷監察御史。卒於官。

陳遠致，字子靜，安平人。康熙癸亥，以軍工署參將，協贊水師提督施琅平臺，衝

鋒陷陣，攻克澎湖，前後賞銀一千三百兩。平臺後，留遠致安插居民，以所給銀兩募佃開墾田園二萬餘畝。陞左都督管鎮標左營遊擊事，給拖沙喇哈番，紀餘功二次。尋陞瑞安副將。陞見，以年老准原品休致。子應橙、天杓，六十年隨征朱匪，功加署都司；雄，由把總累陞守備。

林黃彩，字元質，安平人，有智力。康熙辛丑，臺匪朱一貴作亂，總督覺羅滿保移駐廈門，彩走興化具陳平臺策。總督令隨大軍進討。事平，以把總陞守備，累陞廈門遊擊。十一年，隨征大甲西，以功擢參將。尋遷澄海副將，署碣石衛總兵。卒於官。父宸昌，爲良醫，雅施方藥，力行善事；受誥封，年八十餘猶矍鑠。

黃曾榮，字煥文，初爲諸生，棄而從戎。補把總，陞千總。巡道陳瓚命征上淡水，捕賊魁鄭盡心。榮至，則相山川形勢，繪圖以進，請於其地添設一營。嗣瓚陞偏沅巡撫，特疏薦榮，奉旨記名。及調任撫閩，遂與總督覺羅滿保合疏請設淡水營；以榮爲本營都司，相度營地，創蓋兵房，經理三月竣事。積勞成疾，卒於官。

王作興，安平人，熟悉水務。康熙辛丑，提督施世驤統兵征台，作興泅水至鹿耳門，插標引大師進港，以功加署都司僉書，授把總，累陞南澳遊擊。乾隆己未，調安平中營。卒於官。

郭張文，寧南坊人。素嫻弓馬，由把總陞陸路提標千總。辛丑夏，朱匪竊發，總督

覺羅滿保撥隨參將林政征臺，勦賊有功。卒於軍。

王鳳來，字瑞周，號竹山，寧南坊人。由歲貢補漳平司訓，整飭規條，示諸生以敦倫樹品之道。秩滿，入都；歸，會臺變，上書制府，陳征勦策。寇平，復北上。奉旨揀發赴黔。尋丁父艱。服闋，遵例補蘇州督糧水利同知。監兌漕糧，殫精剔弊；奉押漕運，盡革陋規。復督探捍海塘石，檄勘太倉州水災，再監漕務，署總捕篆。陞刑部安徽司員外郎，改河南懷慶知府。陛見，賜墨刻、貂皮、香珠、紫金錠，既遷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歷官三十餘載，年六十有五卒。

王純，字希文，號德庵，西定坊人。由貢生補上杭訓導，師範端嚴，講論不輟，諸生多受其裁成。陞廬州同知，行取刑部員外郎，轉戶部四川司郎中，帶管通州坐糧廳事。給假歸，卒。

劉其灼，字漢章，號爲軒，東安坊人。康熙乙未歲貢，雍正壬子選授長泰學訓導。泰邑志稱其清修自好，和易可親。乾隆甲子陞長汀教諭；告老歸，士子餞送盈途。年八十五卒。妻陳氏，壽九十三。

陳鵬南，字雲垂，寧南坊人。篤志行善，四世同居，食指數千，無間言。雍正壬子，以歲貢司訓連江，勤於考課。乾隆丁巳，連邑風災，文廟傾頹，南自捐資修建，費金二千四百有奇。又買穀平糶貧士。及開河，輸銀六百兩。督撫兩院上其事，奉旨優敘。

吳振經，字子常，西定坊人。由歲貢補訓導，特陞開封府同知，署開封府篆，行取刑部員外郎。假歸，年七十卒。

### 孝義

侯瑞珍，寧南坊人。性淳厚，少孤，善事節母，庭無間言。邑舉鄉飲賓。母歿時，瑞珍年六十六矣，廬墓終喪。壽七十四卒。乾隆己巳，奉旨旌表。子孫多遊庠食餼者。陳仕俊，字子慶，東安坊人。國學生，實心好善。康熙戊戌年，大旱，米價騰湧，仕俊出粟二千五百石，分四坊以賑，存活甚多。又嘗建橋施棺。庚子年，捐置園地爲義塚。其子貢生應魁，復出白鏹四百，請修本縣學宮，能繼善行云。

施世榜，字文標，西定坊人，拔貢生。樂善好施，閭黨姻族多所周卹。建敬聖樓於大南門外，募僧以拾字紙。由壽寧教諭授兵馬司副指揮令。長子貢生士安，捐資二百兩修蒼鳳邑學宮。又置田千畝，充海東書院膏火。又令第五子拔貢生士膺捐社倉穀千石，皆其義行也。

黃國英，字遜卿，東安坊人，貢生，淡水都司曾榮子也。少穎異，好施予戚屬貧乏者，月給銀米以贍之，見義必爲。雍正己酉，佐郡守倪象愷鼎建郡署，諸凡工料，咄嗟立辦，三月而落成。北路鹽水港淤塞，舟楫難通，英捐己業龍溝潭莊西棟榔塢截其半，

復出千金，別濬一港，遠近載貨之舟，賴以抵府。仍增置營房，請於總鎮王郡撥兵防守。尋以州同即用。卒於漳。

吳振生，寧南坊人，勇於爲善。邑治十字街爲郡城通衢，振生出己資，悉砌以石，行人便之。次子有聲，康熙壬午舉武鄉試。

蔡廷萬，字縮吾，國學生。蚤喪父；其母戴氏久病，手足痿痺，廷萬偕妻涂氏孝事維謹，鄰里稱之。

傅夢弼，字帝簡，髫齡餼於庠。家酷貧，常減食以贍其母。母病，卜不吉，夢弼禱於神，求以身代；凡七日，母痊而夢弼病卒。

徐起長，考職州同。孝友著稱，急公好義。

李一柱，貢生，原籍漳之平和人。善事寡母。嘗渡海遇賊，資囊被掠，乞留土產仙枝子醬，賊詰之，曰：「母所嗜也」。賊義而釋之。

陳君陸，字次平，國學生，例贈儒林郎。家號素封。嘗出銀粟佐賑，道府各給匾獎之。子國瑞，字景文，候選州同，事母以孝見稱。

林繼捷，考職吏員。事繼母，能色養；處兄弟，有友于風，雅志書香。子起廉、起章，俱遊庠。

## 文學



王喜，寧南坊人，歲貢生。多著作，嘗自撰臺灣志，勤於蒐羅，舊邑志因據以爲藍本云。

吳王弼，字景良，寧南坊人，歲貢生。性簡默，獨喜談兵。康熙乙亥，分修郡志。任松溪訓導。

陳逸，字豫侯，東安坊人，歲貢生。以醫濟人，和易可親。康熙乙亥，分修郡志。己亥分修諸羅縣志。雍正乙巳，選福安訓導。

馬廷對，字策生，少失怙恃，苦志讀書。時值海氛，流寓於臺。康熙癸亥，臺始試士，廷對首列弟子員科試補廩。癸酉充貢。嘗分修郡志，董建諸邑學官。年躋八旬，得教職，以老乞休。

鄭萼達，字伯謙，西定坊人。好咏吟，以歲貢授永福訓導。康熙乙亥，偕歲貢張銓、陳文達等，分修郡志。銓字君衡，任歸化訓導。文達字在茲，嘗分修臺、鳳二邑志。金繼美，字云思，東安坊人。恬淡寡營。雷陽陳清端公爲邑令時，延掌義學。嗣知府衛台揆創崇文書院，復延繼美掌之。巡道高拱乾修郡志，繼美與焉。以歲貢終。

李欽文，字世勳，東安坊人，歲貢生。分修臺、鳳、諸三邑志。選南靖訓導。

張士箱，字汝萬，鎮北坊人，歲貢生。任漳州府學司訓。康熙庚子年，分修邑志。

陳邦傑，字俊千，雍正乙卯舉人。乾隆庚申，偕拔貢生黃佺等分修郡志。佺字半偃。

，喜談詩。

張從政，字達夫，東安坊人，恩貢生。少失怙，事母能孝。乾隆五年，分修郡志。所著有剛齋詩文稿。子岳，丙辰舉人。

## 列女

辜湯純妻林氏，年二十而湯純卒。無子，撫其媵二子爲己子。事姑能孝。姑病篤，刲股和藥，籲天減算，以益姑壽；病果痊，延五年乃卒。里閭稱爲辜孝婦。雍正五年，祀節孝祠。

洪之廷妻張氏，東安坊人。年十八歸洪，生一女。之廷歿，舅姑憐其年少，使嫗諷之改適，氏曰：『吾所以不死者，爲舅姑耳』。晝夜勤紡績以供養。水操四十年如一日，人稱節孝。雍正五年，祀節孝祠。

楊茂仁妻余氏，東安坊人。生子三而茂仁卒，氏年二十二，痛絕復甦，環顧三子，長者甫離襁褓，幼者未滿二旬，乃泣曰：『與其舍生以殉死，毋寧撫孤以存祀』。織紙度日，荼苦自甘。六十三歲卒。孫五人，俱爲諸生。雍正五年，祠祀。

朱氏，前明魯王女也。聰慧知書，工針繡。適南安儒士鄭哲飛，生一男三女。哲飛歿，扶姑挈兒渡臺，依寧靖王。康熙癸亥，我師克澎湖，寧靖將自盡，氏欲從死；寧靖

以姑存兒幼爲諭，氏涕泣奉姑携兒別居。勤女紅，忍饑凍，養姑撫兒，十餘年女嫁、姑亡、子繼歿，遂持長齋。孀居五十餘載，冰操無玷。壽八十餘終。

陳氏，莆田人，歸鄭斌昇。移家臺灣，年十八而寡。遺孤甫週歲，苦節勤女紅以資生，撫其子成立。有孫，遊郡庠。雍正五年，入節孝祠。

洪思齋未婚妻蕭氏愛娘，武舉鳳求女也。思齋歿，愛娘年十九，矢志守節。白其父歸洪，養族子爲嗣，歷十二年不歸寧。乾隆四年病卒，與思齋合塋於武定里。

黃聲集妾名好官，婢曰銀娘。聲集將死，予好官百金，令別嫁。好官以其金養族人子爲嗣，同銀娘撫之。既，所養子歿，好官悲憤欲自縊，銀娘勸慰之，願事以終身。遂同削髮持長齋，四十餘年，好官既歿，銀娘亦卒。

林氏，鷺江人，年十六歸范文質。姑性嚴，氏能得其歡心。二十五歲，文質歿，遺六歲男學海。已而，夫之仲弟夫婦繼歿，子女皆幼，氏撫育如己出，課督維謹。子學海成進士，授山東兗州壽張營守備，後請假終養。七載而氏卒，年六十有四。

陳邦棟妻蔡氏惜娘，鎮北坊人。年十九，邦棟卒。時一男甫週月，氏誓不獨生，舅姑諭以撫孤立節，遂承命抑哀。勤紡績，孝養鞠育，訓子有成。閩里稱其節孝。

侯孟富妻劉氏尾娘，生二男一女，而孟富歿，氏年二十有八。男女俱幼，門無戚屬，矢志守節。勤女紅以供衣食，教子瑞珍成立，見五代孫。壽八十有五卒。女名罔娘，

適林妙。妙早歿。罔娘以節著，瑞珍以孝稱。乾隆十四年，奉旨旌表。御史楊開鼎題其坊曰「一門節孝」。

謝仕家妻陳氏，寧南坊人。年二十九守節，持長齋以祈姑壽。年五十九卒。

李朝珪妻陳氏，西定坊人。年二十二夫死，哭奠七日畢，中夜整衣投繯，其姑救之獲甦，多方譬曉，乃忍死撫孤。家頗豐饒，不飾簪珥，不畜婢侍。守節二十六載，奉姑克孝，訓子有成。

庠生李時燦妻黃氏，東安坊人。年二十三歲燦歿，一子甫四歲，家貧如洗，藉針黹以度食。常携數歲兒之海濱拾蜃蛤奉姑，隣里感嘆。姑久病不能坐立，奉侍兩載，夜常不眠。乾隆十五年，奉旨旌表。現年七十有七。

監生蔡朝麟妻王氏，兵部武選司員外郎鳳來胞妹也。嫻內則，閨範肅然。年二十四，朝麟卒，遺三男一女，夫弟朝熊方九歲，苦志撫養，迄於成立。姑臥病八載，奉侍罔懈，歷節四十六年，足不踰闔，聲不出戶，鄰里奉爲女宗。今年七十。

董氏，寧南坊人，千總郭張文妻。張文隨征朱匪，歿於軍中。室如縣磬，爨火屢虛。氏忍饑寒，茹冰槩，課子讀書；人謂其有畫荻之風。今年六十一。

鄭元妻林氏，西定坊人。年十九歸鄭，甫二載，夫歿於外，遺腹生男，鞠養教誨，列入成均。今年六十有六。

洪似珍妻王氏金娘，二十六歲守節。卒年五十七。

林生妻顏氏好娘，居永寧里瀨口。二十三歲守節。今年六十九。

李氏性娘，賦質貞靜，適西定坊儒童吳來之。踰年，來之歿，矢志撫孤。今年五十有一。

黃合娘，許配劉爰生，未婚而爰生歿；合娘守貞以養老母，撫幼弟。今年六十。

王晉光未婚妻吳氏，東安坊人。年十八，晉光死。氏請於父母許赴夫家治喪。復請於翁許以晉光兄嫂次孕未產者爲之嗣，果得男紹瑯，撫之成立入泮。

——以上俱節孝。

鄭氏，續順公沈瑞妻也。辛酉，僞賓客司傅爲霖謀叛，僞鄭事洩，株連及瑞，囚其眷屬。氏爲僞禮官鄭斌女，獨發歸。氏泣謂父曰：『兒旣適沈，生死與共；今罹重禍，兒不獨生。願遣兒同繫』。斌從之。羈於別室。及瑞將自縊，使人持一帶與氏別；氏遂結纒。其弟泣挽之，氏曰：『生爲沈家人，死爲沈家鬼，姊從此辭矣』。投纒死。

黃堂壯女棄娘，年十九，適傅爲霖次子璇爲妻。爲霖以叛故，父子俱受極刑，家屬發配。氏兄銓爲氏營救得免。方璇之被繫也，氏猶望其生；及父子遇害，決意身殉。其兄多方慰之，氏泣曰：『今日之事，子爲父死，妻爲夫亡，不再計矣』。遂自縊。聞者哀之。

陳氏，僞監國鄭克壑妻。知書守禮。克壑者，鄭經螟蛉子也。經西寇，委政於氏父

永華，立克壑爲監國。經敗東還，永華亦歿，遂以國事付克壑。無何，經病亡，諸弟輒於喪次環訴經母董氏；董氏命收克壑監國印。克壑語陳曰：『事變矣，恐不能相保』。陳曰：『夫在與在，夫亡與亡』。及壑自縊，董氏猶以永華故，禮遇陳。陳曰：『昔爲箕帚婦，今爲罪人妻。願出居，待亡夫百日後，卽相從地下耳』。乃處陳於別室，置克壑柩其中，且暮哭奠。既卒哭，遂沐浴整衣，縊柩側；與克壑合葬武定里洲仔尾。

鄭氏宜娘，年十八，適謝燦。燦遠賈，三載始歸。尋病卒。氏朝夕號泣，將以死殉。鄰嫗慰之曰：『姑老家貧，且無兄弟，奈何？』氏曰：『余惟知從一之義耳，他非所知也』。遂投纆死。僞天興州爲建坊於禾寮港街。

阮氏蔭娘，年十六，歸王尋，居安平鎮。未有出，撫夫伯兄遺腹子，備極鞠育。已而，夫歿，其仲兄來哭殯。畢，氏請所撫姪爲夫立後，許之，遂欲自縊；仲嫂急救且慰之曰：『叔死不可復生，姪何自苦乃爾？』氏曰：『夫死誓不獨生，得同歸，願足矣』。仲使人防之密；氏醉以酒，卽嚴粧潔服投纆死。祀鳳山節孝祠。

曾國妻郭氏益娘，年十八，未有出。國溺海死，氏日夜哀哭，白所親曰：『夫亡義不獨存，願相從地下』。遂自縊。雍正五年，入祀節孝祠。

趙氏，鎮北坊人，歸李宋。年二十有二，宋病，侍湯藥，不梳洗，不解衣。俄，宋死，氏哀慟悽慘。迨卒哭，遂自縊。士民高其節，競弔祭之。雍正五年，祀節孝祠。

紀惠女險娘，少許字吳使，年十八，未婚而使病；氏聞之，寢食俱廢。俄而使歿，自縊以殉。夫家移柩與合塋於武定里洲仔尾。雍正五年祠祀。

王氏德娘，安平人，適楊軫。軫捕魚溺水死，氏年二十二。家惟老翁幼女，將卒哭，夜四鼓設祭筵哭奠畢，卽入房中自縊。封君林宸昌白協鎮張國往拜而斂之；歌詩以輓，有「惜女憐翁盡節難」之句。

黃氏器娘，武定里人，幼許字陳越琪。聞琪病，卽爲減膳祈禱。迨琪死，父母秘之不以告；氏伺察得實，遂自縊。夫家昇琪柩與氏柩會於路，合塋魁斗山。康熙六十一年，旌表祠祀。

莊連女，名珠娘，許配陳景昭；未婚而景昭病故，珠娘年十八矣。聞訃脫簪珥、更素服。家人慮其殉也，防之密；乃佯笑語。越旬日，遽入房中扃戶投縊；母亟呼之，寂然。及撬門入視，已氣絕矣。因附窆景昭墓右。先是，連有弟宗，聘高氏金娘，年十八，未婚而宗卒；金娘聞訃，卽削髮爲尼。又有妹勸娘，未嫁，以母病篤，禱天割股和羹進之，母食而愈。卽珠娘胞姑也。里人以爲節孝貞烈萃於一門，投詩盈帙。

袁氏順娘，東安坊人，袁權女。年十六，適魯定，甫六月而定歿。袁哀慟悽慘。越七日，白內外諸親，自縊以殉。合塋魁斗山之西。雍正五年，祀節孝祠。

東安坊民呂昭之女諧娘，年十八，未許嫁，有鄰人胡寵戲之；諧娘羞忿自盡。知縣

李閻權審詳，照例旌表。

張金生妻蔡氏偕娘，東安坊人，蔡丁女。年二十五，歸張。甫五月，夫病，氏奉湯藥，朝夕無倦容。及病劇，多方延治，願以身代；目不交睫，食不下咽者兩閱月。金生死，氏泣謂其母曰：『兒上無姑嫜，下無子嗣，義不可獨生』。視殮畢，卽於是夜自經。就殮顏色如生。

——以上俱貞烈。

### 耆壽

林進茂，鎮北坊人，壽百歲。妻洪氏，壽九十有八。

楊紹芳，東安坊人，壽百有七歲。

吳朝陽，永康里人。郡治設柵城時，知府孫魯令朝陽引路畫界，不得民房；邑人多德之。壽九十六。孫志超，乾隆丙辰舉人。

林起鳳，中路人，邑庠生，壽九十三。蒔花種竹，自號散人。

傅汝梅，字遜之，寧南坊人。久困場屋，以附生援例充貢。壽九十。

李文奇，永康里人，鄉飲賓。壽九十六。其弟文旦，壽九十四。三弟文登，壽九十一。巡道倪象凱匾其園亭曰「聚星」。巡臺御史張湄詩有「海翁九十髮如鶴」之句（見



「古蹟」)。子禎鎬，康熙丁酉武解元。

胡紳培，東安坊人，壽九十三。

林麟燦，字元星，東安坊人，精醫藥。家產盈千，盡施神廟。壽八十九。端坐而逝，廟僧祀之。

陶銓，東安坊人，以醫濟人。今年八十九。

楊敬端，東安坊人，鄉飲賓。壽八十三。

盧日資，東安坊人。今年八十八。

### 壽婦(附)

蔡忠祖母方氏，壽百有二歲。

林王氏，鎮北坊人，現年百有二歲。

郭鍾氏，仁德里人，現年百有一歲。

乾隆十七年，知縣魯鼎梅詳請題旌，略云：「聖治覃敷，海外之休嘉疊應；太和翔洽，閩中之歲月俱長。慶仁壽之咸登，冀隆恩之普被。茲民婦林王氏，居心孝謹，秉質端莊。茹檠飲水，礪一生之亮節；葆真養靜，享上壽之遐齡。又民婦郭鍾氏，家本雍和，身能淑慎。事舅姑而愛敬，婦道堪型；勗孫子以耕桑，母儀足式。同閱三萬六千化日，不殊柏勁松貞；僻處滄溟島嶼，遙

天，屢見河清海晏。均屬瀛壖人瑞，尤爲海國女宗。昔荷恩詔之頒，曾沾粟帛；茲際昌期之會，應請旌揚」。

林氏，東安坊陳惟馨妻，妻九十八歲。閨範嚴肅，教子義方。子輝，戊午舉人。

### 僑寓

明寧靖王，名術桂，字天球，別號一元子；太祖九世孫，遼王後，長陽郡王次支也。始授輔國將軍。崇禎壬午，流寇破荊州，術桂偕惠王暨藩封宗室避湖中。甲申，京城陷，莊烈帝殉社稷；福王嗣立於建業。術桂與長陽王入朝，晉鎮國將軍，令同長陽守浙之寧海縣。乙丑夏，浙西郡邑悉歸國朝。長陽率眷屬入閩，術桂尙留寧海；而鄭遵謙從紹興迎魯王監國。時，傅長陽至閩，存亡莫測，監國遂封術桂爲長陽王。鄭芝龍據閩，又尊唐王爲帝〔建號隆武〕，術桂奉表稱賀；唐王〔隆武〕亦如監國所封。後聞其兄尙存，已襲封遼王；術桂疏請以長陽之號讓兄次子承之，唐王〔隆武〕不允，改封寧靖；仍依監國使督方國安軍。

丙戌五月，我師渡錢塘，術桂乃涉曹娥江奔避寧海，覓海艇出石浦。監國亦由海門來會，同至舟山。十一月，鄭彩率舟師北來，因芝龍與唐王〔隆武〕弗洽，知越州不守，監國出奔，故遣迎之。術桂與監國乘舟南下，歲杪抵廈門，而芝龍已先歸命北行矣。

是時鄭鴻逵迎淮王於軍中，請寧靖監其師，合芝龍子成功兵攻圍泉州，經月不下，鴻逵乃載淮王暨寧靖同至南澳。值粵東故將李承棟奉桂王之子稱帝肇慶〔改元永曆〕，寧靖因入揭陽。桂王〔永曆〕令居鴻逵師中，月就所在地方支膳銀五十兩。戊子春，命督鴻逵、成功師。庚寅冬，粵事又潰。辛卯春，寧靖仍與鴻逵旋閩取金門。及成功取臺灣，寧靖輒東渡，就竹滬墾田數十甲以贍朝哺。既而元妃羅氏卒，遂塋焉。戊午聞靖海將軍調集水軍樓船進討鄭氏，諸臣燕雀處堂，晏如也。寧靖獨憂之。常言：『臺灣有變，我再無他往，當以身殉』。

癸亥六月，我師克澎湖。二十六日，鄭兵敗回。寧靖告其媵妾曰：『我死期已至，汝輩可自便』。媵妾袁氏、王氏、秀姑、梅姐、荷姐五人，僉對曰：『王能全節，妾不失身。王生俱生，王死俱死。願賜尺帛』。遂各冠笄同縊於中堂。寧靖乃大書曰：『自壬午流賊陷荊州，揭家南下，甲申避亂閩海，〔總爲幾莖頭髮，保全遺體〕，遠潛外國。今四十餘年，已六十有六歲。時逢大難，〔全髮冠裳而死〕，不負高皇、不負父母，生事畢矣，無愧無怍』。次日，校役舁主人柩至，寧靖視之，無他言，但曰：『未時』。屆時則加翼善冠，服四團龍袍，束玉帶，佩其印綬，將寧靖王磨鈕印送交鄭克塽，拜辭天地、祖宗。凡耆士老幼，俱入列拜。寧靖答拜訖，又書絕命詞曰：『艱辛避海外，總爲幾莖髮；於今事畢矣，祖宗應容納』。書罷，結帛於梁自經；且曰：『我去矣』。遂

絕。衆扶之下，顏色如生。越十日，藁葬鳳山縣長治里竹瀝莊，與元妃合焉。不封不樹。妾媵五棺，埋於魁斗山，去王墓三十里；今稱爲五妃墓。

寧靖無嗣，繼益王裔宗位之子儼鈔爲後，時年七歲。安置河南開封府杞縣。

沈瑞，國朝襲封續順公，鎮潮州。其仲曰珽。逆耿之變，僞藩鄭經附之。經寇粵，以瑞家屬及珽遷臺，居永康里。經遇之厚，妻以鄭斌女。辛酉，傳爲霖謀叛鄭，事覺被戮。以瑞與謀，囚其家屬。珽告瑞曰：『我家蒙國厚恩，奈何甘受制於此？宜早爲計』。瑞曰：『吾志決矣』。命珽結纆。瑞將就纆，不能及，珽扶之。珽拜於地，俟氣絕，扶之下，卽自投纆。瑞妻妾三人，見瑞歿，皆自盡。有同母女弟年十六，聞之大慟，曰：『一家俱亡，留此無益也』。亦自經死。

王忠孝，字愧兩，惠安人，前明進士。以戶部主事權關劾太監忤旨，廷杖下獄後，戍邊士卒千餘赴都門泣留，三年乃免。國變，家居杜門不出。康熙三年甲辰，偕盧若騰入臺；日與流寓諸人放意詩酒，作方外侶。居四年，卒。

辜朝薦，字在公，粵之揭陽人。登崇禎戊辰進士。始任江南安慶推官，歷掌諫垣，晉京卿。與黃奇遇、羅萬傑、郭之奇，號爲四駿。初棲浯島，繼入臺卒。一子文麟，長回粵，登國朝進士，爲安溪令。

沈佺期，字雲又，號復齋，南安人，崇禎癸未進士。官右副都御史。明亡，絕意仕進。後至廈門謝客，遂入臺，以醫藥濟人。壬戌秋，卒於臺。

沈光文，號斯菴，浙之鄞縣人；文恭公一貫之族孫也。明副榜，由工部郎中晉太僕少卿，奉差廣東監軍。順治辛卯，自潮州航海至金門，總督李率泰聞其名，陰使人賚書幣招之，不赴。將往泉州，船遇圍頭洋，遇颶飄至臺，鄭成功以客禮見之。及經嗣，光文作賦寓諷，幾罹不測；乃變服爲僧，入山。旋於目加溜灣社教讀，以醫藥活人，因家焉。工詩賦，所著有臺灣賦、東海賦、檣賦、桐花芳草賦、草木雜記。

盧若騰，字閑之，同安浯州人，前明進士。莊烈帝召對稱旨，授兵部主事。疏劾督師楊嗣昌；陞本部郎中兼總京衛武學，三上疏劾定西侯蔣惟祿。有惡其太直者，外遷寧紹兵備道。瀕行，劾兵備陳國興。既至浙，興利革弊，兩郡士民有盧菩薩之謠。鼎革後，遯跡澎湖，杜門著述，詩文甚富。

李茂春，字正青，龍溪人，隆武舉人。富著述，豐神秀，整居永康里，題其茅亭曰「夢蝶處」。日誦佛經，人稱李菩薩云。卒，葬新昌里。

張士櫛，惠安人也。萬曆丙辰進士，鑛之孫。八歲補弟子員，登崇禎癸酉副榜。康熙甲寅，耿逆之變，避難於浯、廈、漳、澄間。己巳遁跡來臺，居東安坊，杜門不出，持長素；日惟焚香煮茗，以書史自娛。辟穀三年，惟噉茶果。壽九十有九卒。

蕭明燦，泉之安海人，生踰歲而孤。順治十一年，僞鄭掠泉州，明燦甫五歲，與母林氏相失，號泣道左，其叔祖某携之來臺，以爲己子。比長，始稔遭寇失母之故。行求內地，不獲，積有年所，乃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生還。值延平族人詢知其母依之以居，歡迎而歸，備極孝養；人比之朱壽昌云。子鳳來、鳳求，並舉武鄉試。

俞荔，莆田人，解元進士，爲廣東長寧令。乾隆戊午，過海東書院，著「復性篇」。藍鼎元，字玉霖，漳浦廩生，南澳總兵廷珍之族弟也。長身，美鬚髯，善談論。康熙辛丑，廷珍統兵征臺，命參戎務，指揮並中機宜。羽檄交馳，倚馬立辦；決勝擒賊，廷珍視若左右手。著「平臺紀略」、「東征記」。以拔貢入都，薦舉引見，奏摺略五千言，稱旨，授普寧令，特用廣州知府。卒。

## 方技

曾明訓，字泗濱，號曰唯。鳳山庠生，居東安坊。天分高朗，得異傳；精占驗，爲人擇地選課，有奇中。寧靖王雅器重之。

盧周臣，東安坊人，吟咏自娛，清雅可欽。善淡墨山水人物，隨意揮灑，並臻佳妙。許遠，字程意，鎮北坊人，邑庠生。性高雅，工書畫。與之遊者，得其墨跡，奉爲家珍。晚年懶於應酬，往往多金求之不可得。

王之敬，字篤夫，一字蓮峰，號竹冠道人。太學生，詩古文辭，膾炙人口，兼擅書畫。每下筆，悉入妙品。當道器之。

孫朱寔，字非叔，號悔園。邑庠生，工琴，尤長行草書，有董元宰筆意。

徐元，字凱生，寧南坊人。精繪花鳥，作八分大小篆尤入妙。不苟下筆，而性善飲，愛者或置酒邀之，數斗不醉。騁意揮毫，日數十幅。年八十終。

林元俊，字份生，太學生。本廈門人，徙居臺。善奕精醫，俱爲海外國手。時揮毫作竹石及草書，縱橫如意，瘦硬入古。

釋澄聲，號石峰，海會寺住持也。戒行素著，擅書畫，好咏吟，尤善手談。有司聞其名，多就訪之。時或苦旱，延以祈雨，屢驗。

釋照明，號喝若，漳州人。駐錫彌陀寺，日夜課誦不輟。時寫蘭菊，飄逸絕倫。

釋志愿，號逢春，漳州人。銳志苦修，居竹溪寺數十年。暮鼓晨鐘，諷誦自警，雖大風疾雨不廢也。又精風鑑，所評品者，皆有後驗。士人重之。

論曰：造物之生才也，亦奇矣哉！其豐也，或產於一時，或聚於一地，或且萃於一門；其裔也，則或數十年，數百里而終不得一見。古稱氣運有盛衰，斯人材有多寡，信矣。臺處海外，氣運未開，人物寥寥，固其所也。然王璋以下數人者，治行可錄，詩歌可傳；他如切匪莪之悲、全

女貞之性，里亦可表，閩亦稱芳。倘所云群中矯矯者非耶？若夫僑寓諸公，或從容就義，或慷慨捐軀，國破家亡，貞心亮節，卽謂與崑玉秋霜比潔可也。間有經濟文章，落魄海外，以完其志者，亦附見焉。嗟乎！天末彈丸，孤行己意，向令此地長爲蠻荒，究亦與番鬼同腐已耳。乃泰運所通，施及海島，俾文人學士，得以搜輯其逸事、採掇其姓名，編諸志乘以垂不朽，是則諸君子之隆遇也夫！





# 重修臺灣縣志卷十二

## 風土志

### 氣候 風俗 土產

陰陽寒暑之異候、剛柔燥濕之異宜、山谷水陸之異產，而習尚因以不同，在修其教者整齊而調燮之耳。臺爲海表沃區，煥多寒少，氣候冲和。雖五方萃處，侈靡相尚，而士敦詩禮、民勤耕鑿，沐聖朝之教養垂七十年，莫不蒸蒸日上，共協於蕩平；是固輶軒所必採，詩歌所必陳者也。矧生殖滋豐，皆有輝山媚澤之美；臚厥族屬，尤足補圖經所未備哉。志風土。

### 氣候

臺處閩東南隅，地勢最下，四面環海，遙隔重洋，其氣候與內郡縣殊，大約暑多於寒。鍾鼎之家，狐貉無所用之；細民無衣無褐，亦可卒歲。花卉則不時常開，木葉則歷年未落，瓜蒲蔬茹之類，雖窮冬亦華秀。此寒暑之氣候不同也。春頻旱，秋頻潦。東南雲蒸則滂沱，西北密雲鮮潤澤。所以雲行雨施，必在南風盛發之時。此雨暘之氣候不同也。四時之風，南颺居多。七、八月間，因風擊浪，摧檣傾楫，其濤浪之聲，遠聞百里

外。風之所自，曉東暮西，與中土頓殊。此風颺之氣候不同也。卽一郡之中，而窮南極北氣候亦迥不侔。自邑治至鳳山，漸南漸熱；自邑治至諸羅、彰化，漸北漸寒。此南北之氣候不同也。

邑治附郭，和暖時多；與彰化之極北而多寒、霜雪頻降者異矣。人居稠密，烟火萬家，零露既稀，瘴氣不入；與鳳山之極南、甫晡而露降、日出而霧消者異矣。狂風雖作，一二日而恬；其與淡水之雞籠、北風盛發、累日不休者又異矣。三月以後，風多南，八月以後，風多北；其與鳳山之東港、瑯嶠等處、有永年不聞朔風者又異矣。近郭之地，平原曠野，培塿相聯，非若雞籠之山氣候爲足憂也。夏暑而冬寒，春和而秋暖，非若東港之盛暑入夜猶怯寒、臘月之窮冬袂衣可度日也。至於澎湖之氣候，則又與邑治有不同者。澎湖處汪洋浩淼之中，多風雨，少晴，故有時臺則天清氣朗，而澎則風聲凜烈。辰方霧掃雲收，而午後封姨爲祟。又其甚者，積日連月，靡有寧刻。行舟之人，遲滯累旬，來往難期，他如寒暑雨暘，則澎之與臺約略相等。

稗海紀遊云：『天氣四時皆夏，恆苦鬱蒸；遇雨成秋。比歲漸寒，冬月有衣裘者；至霜霰則無有也』。

漳州府志云：『洋船至澎湖另一氣候，未至尙穿棉，一至則穿葛』。

廣東志云：『嶺南陰少陽多，故四時之氣闢多於闔。一歲間溫暑過半，元府常開，

毛腠不掩。每因汗溢，卽致外邪。蓋汗爲病之媒，風爲病之本；二者一中，寒瘧相乘，其疾往往爲風淫』。又云：『盛夏士庶出入，率以青布裹頭；蓋南風爲厲，一侵陽明，則病不可起』。此地正相同。

## 風俗

臺地東阻高山，西臨大海，沿海沙岸，土性輕浮，風起揚塵蔽天，雨過流爲深溝。然易種植，凡樹藝芄芄鬱茂，稻米有粒大如小豆者。露重如雨，旱歲遇夜轉潤。又近海無潦患，晚稻豐稔，資贍內地。更產糖蔗、雜糧，有種必穫。故內地窮黎襁至，商旅輻輳，器物流通，價雖倍而購者無吝色。貿易之肆，期約不愆。傭人計日百錢，趨起不應召。屠兒牧豎，腰纏常數十金。

邑境窄狹，開墾年久而地磽，每歲不能再熟。民非土著，大抵漳、泉、惠、潮之人居多；故習尙與內地無甚異。五穀悉運自南北諸港，百貨皆取資於內地。男有耕而女無織，以刺繡爲工。視疎若親，窮乏疾苦相爲周恤。民雖貧不爲奴婢；凡臧獲之輩，俱從內地來。此亦風俗之不多覯者。

澎湖屹立巨浸中，土瘠不宜禾稼，產胡麻、綠豆。居民以苦茅爲廬，畝漁爲業，釀秫爲酒，採魚蝦螺蛤以佐食，土商輿販以廣利。布帛菽粟，取資於臺。

正月元旦，家製紅白米糕以祀神，於五鼓時拜賀親友。越四日，備牲醴禮神。上元節多延道士誦經，謂之誦三界經。亦有不用道士，而自備饌盒禮神者。是夜，門首各懸花燈，別有善歌曲者，數輩爲伍，製燈如飛蓋狀，一人持之前導，行遊市中，絲竹雜奏，謂之鬧傘。更有裝故事向人家作歡慶之歌，主人亦厚爲賞賚。大抵數日之間，煙花火樹，在在映帶，簫鼓喧鬧。十六日，各市廛競壓酒肉，名曰頭壓。自是月以爲常。臘月既望，踵而行之，名曰尾壓。二月二日，各街里社逐戶鳩資演劇，爲當境土地神祇慶壽，名曰春祈福。三月三日，採鼠麴草合米粉爲粿，以祀其先，謂之三月節。清明十日前後，各家祀祖掃墳，邀親友同往，輿步壺漿，絡繹郊原。祭畢，藉草啣杯，薄暮乃歸。五月五日清晨，然稻梗一束，向室內四隅薰之，用楮錢，送於路旁，名曰送蚊。門楣間懸薄艾兼插禾稗一莖，謂可避蚊蚋；榕一枝，謂老而彌健。彼此以西瓜、肉粽相饋遺。好事者於海口淺處用錢或布爲標，三板漁船爭相奪取，勝者鳴鑼喝采，土人亦號曰鬪龍舟。午時，爲小兒女結五色縷，男繫左腕，女繫右腕，曰神鍊。三月盡，四月朔望，五月初一至初五日，各寺廟及海岸各船鳴鑼擊鼓，名曰龍船鼓。謂主一年旺相。六月一日，各家雜紅麩於米粉爲丸，名曰半年丸。七月七日，士子以爲魁星降靈，多備酒肴歡飲，村塾尤盛；又呼爲乞巧節，家供織女，稱曰七星釵。紙糊綵亭，備花粉香菓酒飯，命道士獻畢，將端陽男女所結絲縷剪斷，同花粉擲於屋上，以黃豆煮熟，洋糖拌裹，及龍

眼、芋頭相贈貽，名曰結緣。十五日，作蘭盂會。數日前，好事者釀金爲首，延僧衆作道場，將會中人年月生辰列疏；又搭高檯，陳設餅餌果品，牲牢堆盤二三尺，至夜分同羹飯施餓口，謂之普度。供畢，縱貧民上檯爭相奪取，每釀事端。比年官爲禁止搭檯，始於各家門首設供，風俗爲之一靖。更有放水燈者，頭家爲紙燈千百，晚於海邊燃之。頭家數人，各手放第一盞，或捐中番錢一，或減半，置於燈內；衆燈齊燃，沿海漁船爭相攬取。沿戶或三五十家爲一局，張燈結綵，陳設圖畫、玩器，鑼鼓喧雜，觀者如堵。二日事畢，命優人演戲以爲樂，謂之壓醮尾，月盡方罷。中秋祭當境土地，張燈演戲，與二月二日同，春祈而秋報也。是夜，士子群集讌飲，山橋野店，歌吹相聞。重陽爲登高會，童子競放風箏，如鷲、如寶幢、如八卦河洛圖，縛小藤片，能因風作響。唯夜或繫燈其上，官禁之。冬至家作米丸，謂之添歲；卽古所謂亞歲也。門扉器物，各黏一丸，謂之餉耗。是日，長幼祀祖賀節，略如元旦。十二月二十四日，各家掃塵。凡寺廟人家，各備茶果性醴，印刷幢幡、輿馬、儀從，於楮上焚而送之，名曰送神。二十五日，相傳天神下降之日，各家齋沐焚香，莫敢狎褻。除夕前數日，以各種生菜沸水泡貯甕內，以供新歲祭祀之用，名隔年菜。是日，殺黑鴨祭神；作紙虎，口內實以鴨血或豬血生肉，於門外燒之，以禳除不祥。

昏禮：倩媒送庚帖，三日內家中平安，然後合昏；間有輿毀器物者，期必改卜。納

采用簪珥綢帛，別具大餅、豚肩、糖品之屬，謂之禮盤。無力者祇煩親屬女眷送銀簪二，曰插簪及笄。送聘禮厚薄不等。書二函，收一回一。羊豕、香燭、彩花、萋葉，各收一半。銀榔雙座，以銀爲檳榔形，每座四圓，上鐫「二姓合婚百年諧老」八字；收二姓合婚一座，同百年諧老一座。貧家則用乾檳榔以銀薄飾之。所收糖果，留三、四種，各以稻穀、麥、豆，置於盤內。又，同禮錫盆二，如大碗式。一植石榴一株，用銀石榴四顆，又銀桂花數朵纏繞枝頭，名曰榴桂；一植蓮蕉花一株，取連招貴子之義。此納幣之禮也。迎娶，先期送擇日儀，名曰乞日。至期，鼓吹彩輿親迎，親朋送燈，少年子弟分隊擎執，沿途點放爆竹。婿至女家，駐籥庭中，連進酒食三次畢，外弟携盤於轎前索取爆竹，名舅子爆。新人出廳拜祖先，次拜父母。父兄把酒三盞，以帕覆其首，升轎遂行。粧奩豐儉不一。轎後懸竹篩，上畫八卦；到門新郎擎蓋新婦頭上。三日廟見，以次拜公姑、伯叔、姆孀，謂之拜茶。是日，外弟來，名曰探房。午讌，新婦及外弟、婦之父兄請而後至，不輕造也。四日或七日，外父母請婿及女，名曰旋家。外家親屬，婿各備贄儀，惟外弟納之。飲畢，婿偕新婦同歸。五日，外家再請諸親相陪，名曰會親。女先往，婿近午始至。飲畢，婿回，女留三日後始回。冠笄或於親迎日，或在數日前。詩書之家，女子既笄，則居房內，不復外出。常人則無論矣。

喪禮：七日內成服，五旬延僧道禮佛焚楮，名曰做功果。還庫錢畢，除靈、卒哭、

謝弔。貧家或於年餘擇日做功果。小祥致祭如禮；大祥竟有先三、四月擇日致祭除服，此則悖禮之尤者。若夫居喪，朔望哭奠，柩無久停，是又俗之美者也。

生辰：爲紅麪食團，彼此饋祝。神佛誕日，亦用以爲獻。娶婦之家，親友製白麪餅及簪珥肘酒爲賀。

臺鮮聚族鳩舍建祠宇，凡同姓者皆與，不必同支共派也。祭於春仲，秋仲之望，或祭於冬至。聚飲祠中，盡日而罷。常人自祭於家，忌辰、生辰有祭，上元有祭，清明有祭，或祭於墓，中元、除夕皆有祭。端午則薦角黍，冬至則薦米圓。泉人日中而祭，漳人質明而祭。

邑治田園，多係僞時開墾，年久漸礮，力農者始知用糞，其民多勞。人習詩書，商賈、百工各事其業，游手無賴之徒亦寡，其民多淳。澎湖無田可耕，無山可樵，以海爲田，以漁爲利，以舟楫網罟爲生活。居屋墻垣，皆用海石砌築。種地瓜以佐粒食，鋤細草以當薪，晒牛糞以炊爨。出作入息，婦女共之，其民多朴。

邑無客莊（客莊，粵人所居之莊也。北路自諸羅山以上，南路自淡水溪而下，類皆潮人聚集以耕，名曰客人，故莊亦稱客莊），比戶而居者，非泉人，則漳人也。盡力南畝，暇則入山伐雜木，載至城中，價多者得錢盈千，少者不下數百。無非爲，無生事。行遠皆用牛車，親朋相訪，三、四人同坐，往來甚便。至於五穀柴炭之類，悉駕牛



以運，連夜而行；人省永日之功，牛無酷熱之苦。

習尙華侈，衣服槩用綾羅，不特富厚之家爲然也。下而輿隸庸販，衣袴率多紗帛。自內地初至者，恒以爲奢，久之習爲固然。非俗之能移人，人自移於俗耳。

婦女以刺繡爲工，布帛取給內郡，其價高，亦耗財之一端也。近亦有躬紡績、自備寒暑衣服者。使一家習之，千百家從而做之。女紅之害，庶幾免矣。

婦人探親，多無肩輿，擁傘而行。衣必麗都，飾必華豔，女之未字者亦然。又或入寺燒香，每遇佛誕，呼伴結隊而行，遊人徧於寺中，邂逅不相避。前臺廈道雷陽陳公禁特嚴，其風稍息。

俗尙演劇。凡寺廟神誕，必擇數人主事，名曰頭家；歛金於境內演唱。又尙王醮，三年一舉，極靡費。詳見祠宇志。

俗尙巫。疾病輒令禳之。又有非僧非道，名曰客仔師；携一撮米往占病者，謂之米卦。稱說鬼神，鄉人爲其所愚，倩令貼符行法而禳於神，鼓角竟夜；病未愈，費已三五金矣。

邑人祀其祖先，置於堂之左右，而祀菩薩於中，十居七八；是祀先不如祀神。厚其所薄，薄其所厚，亦習而不察也。

賭博之具不一，長幼皆知習之。市井無賴，每踰踞街巷以相角逐；負則窮無所歸，

有流入於竊匪者。邇年來官爲嚴禁，賭風稍戢。

檳榔之產，盛於北路，次則南路；邑所產者，十之一耳。南北路之檳榔，輦來於邑中，男女競食不絕口。中人之家，歲靡數十千。云可解瘴氣，實無益也。鄰里詬誶，親送檳榔，事無大小，即可消釋。

#### 巡臺御史張瀛詩

丹頰無端生酒暈，朱唇那復吐脂香。饑餐飽嚼日百顆，傾盡蠻州金錯囊。睚眦小忿久難忘，牙角頻爭雀鼠傷；一抹腮紅還舊好，解紛惟有送檳榔。

#### 巡臺御史錢琦詩

妄作檳榔花，卽作椰子樹；願得同根生，結子不知數。  
坐妾白玉牀，解卽金錯囊；記卽昨夜語，新市出檳榔。  
檳榔顆顆鮮，服之顏色好；妾意不求仙，底用安期棗？

家有喜慶及歲時宴客，必豐珍錯，價倍內郡，互相角勝，亦未解於食時用禮之道也。

#### (附) 番俗

邑轄大傑嶺、新港、卓猴三社，土番其芋匏一社，則自諸邑分隸焉。始不知所自出；或曰新港番與諸羅、蕭壠、麻豆各番，昔住小琉球，後遷於此。其人終歲不知春秋，老死不知年歲，不知蓄積。秋成納稼，計終歲所食有餘，則盡付麴藥，無男女皆嗜酒。屋必自構，衣必自織；績麻爲網，屈竹爲弓；以畋以漁，皆自爲而用之。腰繫短刀，凡

所成造，皆出於此；惟陶冶不能自爲。得鐵則取澗中兩石自搥之，久亦成器。初以鹿皮爲衣，夏月結麻象縷掛於下體；後乃漸易幅布，或以達戈紋（番自織布名）爲之。社推數人爲土官，有正有副，以統攝番衆，然亦文項蒙頭，無分體統；考其實，卽里正保長之役耳。紅毛始踞時，卽受約束；鄭氏繼至，立法尤嚴。其人雖愚，亦甚畏法。往來市中，狀貌無甚異，惟兩目拗深瞪視，似稍別。其語多作都盧囁嚅聲。歸化以來，社設通事，聽其指使，納餉辦差，皆通事爲之承理。於社中立一公所，名曰公廨；有事則集議之。先是，長吏將弁遠出，番爲肩輿，行笥襍被，皆其所任。數十年來，列憲廉察番困，凡諸苦役陋規，悉爲禁革。涵濡既久，教以漢人制度。有能讀四子書、習一經者，復其身給樂舞生衣巾，以鼓勵之。邇來社番，衣褲半如漢人，諳曉漢語。肄業番童，雍髮冠履，誦詩讀書，習課藝，應有司歲科試。社中卑幼，遇尊長却步道傍，俟其過始隨行；若駕車，則遠行以避；如遇同輩，亦停車通問，相遜以行：駸駸乎有禮讓風矣。

大傑巔社，在羅漢門，無差徭。內門外門，皆其社地也。其番居處、飲食、婚姻、喪葬，與新港卓猴無以異。相傳謂能作法詛咒，名之曰向先。試樹木立死，解而復蘇，然後用之，不則恐能向不能解也。人入舍，無敢舐探囊。擅其技者，多老番婦。田園阡陌，數尺一杖，環以繩，雖山豕麋鹿弗敢入。漢人初至，摘啖果蔬，唇立腫，求其主解之，轉瞬平復如初（庠生莊子洪嘗言，康熙三十八年，邑民謝鸞、謝鳳偕堪輿至羅漢

門卜地，歸家俱病，醫療莫效；後始悟曾乞火於大傑巔番婦，必爲設向。適郡中有漢人娶番婦者，因求解於婦，隨以口咒，鸞、鳳臍中各出草一莖，尋愈。番婦自言，初學向時，坐臥良久，如一樹在前，臥而誦咒，樹立死，方爲有靈。近年畏法不敢爲。北路遠社，猶有其術。或於笞箠中取鵝卵石置於地，能令飛走，喝之則止。

新港社舊屬諸羅，改隸邑；轄社大番饒、卓猴遜之。自僞鄭時，令其子弟能就鄉塾讀書者，蠲其徭。入版圖後，漸摩日深，知勤稼穡，務蓋藏，比戶殷富。又近郡習見城市居處禮讓，故其俗於諸社爲優。但地當孔道，徭役苦繁，近奉嚴禁，方獲稍甦。哨船修造，出水最難，所司必檄召新港及目加溜灣等社番衆牽挽，歲以爲常。聞金一鳴，鼓力並進，須臾事畢；官酌以烟布糖丸。該社承當舖司兵一站，走遞公文最捷；由其平素習走，足皮厚繭，履棘刺如平地，速不後奔馬也。

卓猴社近山，少差徭；俗與大傑巔相似。

芋匏社在卓猴東北，地狹人少，歲納丁銀二兩，徵解諸羅縣，奏銷。俗與卓猴社同。

番社地多空濶，饒裕者環植刺竹至數十畝，中間作室名圃，四旁列種菓木，廩園圍，次第井井。其屋先以竹木結成椽桷，編竹爲牆，蓋以茅草，爲兩大榻，中豎大棟樑；備酒豕，邀請番衆，舉上兩榻合爲屋，狀如覆舟。寬二丈餘，長數丈。前後左右，門

戶疏通。夫妻子女，同聚一室，僅分衽席而已。前門兩旁上下，丹籬采色，燦然可觀。舍內地淨無塵。前廊竹木鋪設如橋俯欄，頗亦有致。鑿木版爲階梯。木極堅韌，或以相思木爲之。又一種木，文理膠結，如檀梨狀，從內山採出，番亦不名何木；高可五、六尺。入室者拾級而入。又於社中擇空隙地，編籐架竹木，高建望樓。每逢稻田黃茂，收穫登場，至夜羣呼而上，以延睇遐矚；亦持械支柝，徹曉巡伺，以防奸宄；有同井相助之意。

飯凡二種：一占米煮食；一篋筭貯糯米置釜上蒸熟，手團食。日三食，出則裹腰間。其黍、菽、薯、芋等類，並種植以給饔飧。歲時宴會，魚肉雞黍，饒有古意。設大會，則用豕一，或有宰牛者。酒凡二種：一春糯米使碎，嚼米爲麴，置地上，隔夜發氣，拌和糯米，藏甕中，數日發變，其味甘酸，名曰姑待。婚娶、築室、捕鹿，出此酒泡以水，羣坐地上，用木瓢或椰碗汲飲之。酒酣歌舞，夜深乃散。一以糯米蒸熟，拌麴入篋籃，置甕口，津液下滴，藏久色味香美，遇貴客始出以待。凡敬客必先嘗而後進，或出番婦以獻酒。每當三、四月插秧，先日獵生，酌酒祝空中占鳥音；吉，然後男女偕往插種。親黨饌黍牲饌焉。七月成熟，集通社，鬪定日期，以次輪穫。及期，各家皆自鬪牲酒以祭神；遂率男女同往，以手摘取，不用鎌鉞。歸則相勞以酒。收成後，於屋傍別築室，圍以竹籬，覆以茅苫，連穗倒而懸之，令易乾，名曰禾間。其粟名倭粒，大而性粘

，略似糯米。蒸熟攤冷，以手掬而食之。農事既畢，互相邀飲，必令酒多，不拘肴核。男女雜坐，謹呼，不醉不止。捕魚，於水清處見魚發，發用三叉鏢射之，或手網取之。小魚熟食，大則醃食。不剖魚腹，就魚口約鹽藏甕中，俟年餘，生食之。捕鹿名曰出草，於荒草茂處，因風所向，三面縱火焚燒，前留一面，各番負弓矢，持鏢槊、帶獵犬，俟其奔逸，圍繞擒殺，割剝聚飲；餘肉悉交通事貿易納餉。

衣黑白不等，暑衣短至臍，名籠仔；用布二幅，縫其半於背左右，及腋而止，餘尺許，垂肩及臂，無袖。寒衣曰襖披；其襟衣長至足。近亦有做漢人衣褲及裝棉者。頭皆留髮，恐散垂，束草纏之，冬夏不除；近亦有剃頭編辮戴帽者。髭鬚盡拔，雖老不留一鬚；近亦有留鬚者。文身皆命之祖父。刑牲，會社衆，飲其子孫，至醉，刺以鍼，酣而墨之；亦有壯而自文，雖痛楚，忍創以刺；近亦漸少。番婦衣短至腰，或織茜毛於領，或緣以他色。腰下圍幅布，旁無縫積爲桶裙，名抄陰。膝以下用烏布十餘重，堅束其胼至踝。頭上珠飾名沙其落。瑪瑙名卑那苓。頸掛銀牌、螺貝及紅毛錢，瓔珞纍纍，盤繞數匝，名夏落。臂釧東洋鐲、銅起花鐲，或穿瑪瑙爲之。手圈名龜老。男女喜簪野花，插雞羽。每日取草擦齒，愈黑愈固。性好潔，日一浴。赤體危立，以盂水從首淋下，拭以布；或同浴於溪，女伴牽呼。又每當風和景明，招邀同伴，椎髻盤花，靚粧麗服，以銀錢珊瑚貫肩背條脫纏腕，纍纍相比，歡呼游戲，名紗綿氏，卽鞦韆也。以紗爲飛，以

綿氏爲天意，以爲飛天耳。未娶婦之番，用薩跋宜，以鐵爲之，狀如捲荷，長三寸許，繫手背；展足鬪走，脚掌去地尺餘，撲及其臀，沙起風飛，手觸與薩跋宜擊，丁當遠聞。另腰間繫鐵片以助韻。傳送文移，行愈疾，聲愈遠；謂暮夜有惡物阻道，特以不恐也。習紅毛字者曰教冊，用鵝毛管削尖，注墨汁於筒，蘸而橫書，自左而右，登記符檄鐵穀數目。暇則將鵝管插於頭上，或貯腰間。雍正十二年，命各番社立社師，擇漢人之通文理者，給以館穀，教諸番童使習漢字藝文，歲科與童子試。

番已娶者名暹，調姦有禁；未娶者名麻達。番女年及笄，任自擇配。每日梳洗，麻達有見之屬意者，饋鮮花，遂與野合；久之方告父母。結姻名曰牽手。或於夜宿公廨時，男女答歌相慕悅，而後爲夫婦。拔去前齒訂盟，男家父母遺以布。將成婚，父母送至女家，不需媒妁。至日，執豕酌酒，請通事、土官、親戚聚飲。賀新婚名曰描單佳哩。夫婦親暱，行携手，坐同車；雖富，無僮僕婢妾。若反目，卽離異。男離婦，罰酒一甕，番銀三餅；女離男，或私通被獲，罰亦如之。若配合已久，造高架，坐婦於上，昇迎社中，番衆贈色布，歸宴同社之衆，則永無離異。大抵以女承家，凡家務悉女主之。番男終身依婦而處，蓋以門楣紹瓜瓞也。無姓氏，孫祖或至同名，子且與伯叔同。故一再世而婚娶亂焉。歸化後，番女亦有與漢人爲妻室者，今禁之。初生產母，携所育媿嬰，同浴於溪，不怖風寒。蓋番性素與水習，秋潦驟降，溪壑漲盈，腰掖葫蘆，徑渡如馳。

有病，亦取水灌頂，傾瀉而下，以渾身烟發爲度；未發再灌，發透則病愈。其育兒也：以大布爲襁褓，有事耕織，則繫布於樹較枝極，相去遠近，首尾結之，若懸床然；風動，枝葉颯颯，兒酣睡其中，不顛不怖；饑則就乳之，醒仍置焉。故長不畏風，終歲赤裸，扳緣高樹，若履平地。元次山思太古詩云：『嬰孩寄樹巔，就水捕鰻鱸。所歡同鳥獸，身意復何拘』。與此大相類，不可謂社番非無懷葛天之遺也。

番死曰馬歹。不論貧富，俱用板合成一盞，置屍於內，殮以平日衣服。器皿之半，埋於室中。土官故掛藍布旛竿，鳴鑼輦屍，遍遊通社，名曰班柔少里堂敖敖。通社閉戶，既遊歸家，殯葬亦如之。喪家披髮，衣俱着皂，以示不變。背綴紺色布一幅，謂之掛孝。父母兄弟喪俱一年。夫死一年後改適，必自爲擇定；告前夫父母及所生父母而後嫁。初喪，親屬酌死者以酒，哭盡哀，無居喪儀節及祭祀之禮；近間有一二做漢人忌祭者。

耕種，如牛車犁耙，與漢人同。室內器皿多異：汲水用匏，飯具用椰碗、螺殼，捕鹿用鏢箭，炊飯用鐵鑊，亦用木扣、陶土爲之，圓底，縮口，微有唇起以承甑。以石三塊爲竈，置木扣於上以炊。近亦築竈用鍋、木桶盛水、粗碗吃飯者。坐皆席地，蹲踞而食。近有製椅棹以待客。番衆仍架竹爲檯而蹲踞，席地之風稍減。衣糧多貯葫蘆，遠出擔載以行。又編竹爲霞藍其製圓（小者容一、二斗、大者可三、四石，番無升斗，以



此糜米、粟、麥、豆多寡，或竹筒名斗籠，出則貯酒飯以充饑渴。至室內床櫃，五綵瓷器，非以資用，直爲觀美耳。其碾米，用大木爲臼，直木爲杵；帶穗春令脫粟，計足供一日之食。男女同作，率以爲常。每當五鼓，杵臼之聲，遠近相聞。番女織杼，以大木如栲栳，鑿空其中，橫穿以竹，使可轉纏經於上；剉木爲軸，繫於腰，穿梭闔而織之。以樹皮合葛絲織氈，名達戈紋。以色絲合鳥獸毛織帛，採各色草染采，斑斕相間。又有巾布等物，皆堅緻。最愛螺錢，皆漢人磨礮而成；圓約三寸，中乙孔，以潔白者爲上；每圓值銀四、五分，如古具式。遞年，當花紅草綠、刺桐盛開之時，卽以爲一度。整潔牛車，盛粧靚服，往隣社遊觀；麻達執鞭爲之驅。途，親識相遇，擲果爲戲。秋成納稼畢，賽戲飲酒。過年名曰做年。男婦盡選服飾華麗者，披裹以出；壯番結五尺鳥羽爲冠。酒漿、菜餌、魚鮓、席地陳設，遞相酬酢。酒酣度曲爲聯袂之歌；男居前二三人，其後婦女連臂踏歌曲，喃喃不可曉。聲微韻遠，頗有古意。每一度齊咻一聲，以鳴金爲起止。其服物意態，渾乎混沌之未鑿也。

## 土產

穀之屬：占稻（俗名尖仔，皮厚而堅，可以久貯。有赤白二色。種於五、六月，成於九、十月。諸稻中之極美者。湘山野錄云：『宋眞宗以福建地多高仰，聞占城稻耐旱

，遣使求其種，使蒔之』。按宋會要：『大中祥符五年，遣使福建取占城穀，分給江淮兩浙，則種入中國矣』。早占（有赤白二種，粒小蚤熟。種於二三月，成於六七月。田中種之）、埔占（穀白，米赤，皮厚。種於三四月，成於八九月。園中種之，釀酒尤佳）、三杯（形似尖粟，皮較薄，不耐久貯）、呂宋占（種自呂宋來，有赤白二色，粒小而尖。種穫同埔占，但藏久則腐，種之下者）、圓粒早（米白而軟，粒短而肥。種穫與埔占同）、天來早、內山早、清游早、安南早、白肚早、紅脚早、一枝早（以上俱早成）、七十日早（種於早春，七十日可穫，故名）、大伯姆（種於窪下之田，水高一尺，則長一尺，水不能浸。米白而大）、大頭婆（米粒圓而味香）、過山香（粒大倍於諸米，極白。用少許雜他米中作飯，盡香美）、糯米（卽秠也，亦有早晚。米俱白，可釀酒。閩中記云：『閩人以糯稻釀酒，或糶粉，歲時以爲糰粽粿糕之屬』）、赤穀秠（穀赤米白，糯稻中最上者）、虎皮秠（穀赤有文，米白粒大）、竹絲秠（米青白色）、尖仔秠、生毛秠（穀有毛，俗呼爲大武壠秠）鴨母潮（性極黏）、禾秠（種於園，米獨大）、鵝卵秠（粒短，穀薄，色白，性甚軟；諸秠中最佳者）、番仔秠（粒甚大，土番摘撻藏之以釀酒）、麥（說文曰：『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古稱麥爲接絕續乏之穀；方夏舊穀已沒，新穀未登，二麥先熟，接續無憂。故春秋他穀不書，無麥禾則書之，蓋重之也。有大麥小麥二種；而小麥尤佳，可磨爲麪，利用甚溥。立冬種，清明

熟）、蕎麥（臺地種植甚少。嬰兒有疾，每用此磨麪少許，滾湯沖服，立瘥；謂能斂汗祛熱。間有爲飯者）、番麥（狀如黍，實如石榴子。一葉一穗，穗數百粒）、黑黍（即秬黍，一名蘆黍。禮記：『仲夏之月，農乃登黍。擣以爲飴，謂之餼餽』。釀酒甚美，西北方名高粱）、鴨蹄黍（穗似鴨蹄，故名。釀酒甚美）、黃黍、芝蔬（卽胡蔬，有黑白二種。爾雅曰：『廣臬實』。禮曰：『苴蔬之有膺者是也』。稷（說文曰『稷，五穀之長也』。古者號稷爲首種，今不甚珍，惟祭祀用之。有黃白二種，俗呼爲粟）、黃粟（稷之別名。臺灣志略云：『北路多種黃粟，穗似鴨掌，粒頗細碎』）。菽（物理論曰：『菽、豆之總名也』）、黃豆（粒大倍於內地）、白豆（種自港岡出者最佳。與黃豆皆可爲腐，亦可和麪爲醬）、黑豆（粒不甚大。四、五月種，八、九月收。可爲豉）、綠豆（三四月種，九月收。爲粉最佳）、番豆（粒似綠豆而差大。花銀紅色，圓梗。土人取爲粉餈等餈，較綠豆價爲廉）、菜豆（莢長，亦名長豆。蔓生下垂，有青紫二種，可充蔬品）、紅公豆（子紅筴紫）、裙帶豆（子黑筴綠）。九月白豆、荷蘭豆（種出荷蘭，可充蔬品。熬食，其色新綠，其味香嫩）、御豆（一名觀音豆；熬食蒸豚，味尤鬆甘）、扁豆（一名蛾眉豆，俗名肉豆，又曰乳豆。有紫白二色）、虎爪豆（蔓生，一莖四五莢，狀如虎爪，故名）、刀豆（莢長而扁，似刀形，故名）、加雪豆。

貨之屬：糖（孫亮使黃門，就中藏吏取甘蔗飴是也。稗海紀遊云：『臺人植蔗爲糖

，歲產二、三十萬，商舶購之，以貿日本、呂宋諸國。東寧政事集云：『硤蔗之期，大約十一、二月始盡興工，至初夏止。初硤蔗漿，半多泥土，煎煮一次，濾其渣穢，再煮入於上清，三煮入於下清，始成糖。入礪待其凝結，用泥封之，半月一換，三易而後白，始出礪。曬乾春擊成粉，入箕，須半月爲期，未盡白者，名曰礪尾糖』赤嵌筆談云：『所出之糖，全臺仰以資生；四方奔趨圖息，莫此爲最』、冰糖（卽白糖烹煉凝結成霜者，邑產最佳）、蜜（臺所出無多，藥圃多資於內地）、油（有脂麻油落花生油、菜子油、草麻油數種）、菁澱（用以染色）、箆子（邑產者佳）、茄藤皮（多生海邊皮可染絳）、薯榔（莖蔓似薯，根似何首烏，皮黑肉紅，染皂用之）、藤（有水藤、蔞藤二種。邑產水藤頗多，在內山）鹿皮（春皮毛淺而薄，冬皮毛深而厚。爲褥溫而去濕）、麋皮（鹿之大者，俗呼爲蔞皮。商人販往外國）、麀皮（可作靴襪褲烏、布袋等物）、酒（有老酒、白酒、燒酒、肅客以老酒爲上）、麪（紅麪以糯米用糟發成之。又有草麪，不用麪藥，但杵米雜以衆草葉，置蓬蒿中蔭蔽之，經月而成，卽白麪也）、煙草（種出東洋，名淡巴菇。莖葉皆如牡菊；取其葉製絲，燃火吸其烟，令人醉。片時不食，輒思，故亦謂之相思草。臺產無多，味亦遜，所販賣皆自內地運至者。或云食可辟瘴）、苧、麻、炭、灰（蠣房殼燒成，用以塗墻，比之石灰）。

幣之屬：棉布、苧布、麻布（以上三種俱不多產）、卓戈文（番所織布也。瀛壖百

咏云：『番婦以狗毛苧麻爲線，染以茜草，錯雜成文，朱殷奪目，名達戈紋』。卽此）、毛被（亦番婦剝樹皮和獸毛織成）、番毯。

蔬之屬：芥菜（本草曰：『芥以菘而有毛』。有青芥、紫芥、白芥數種）、薑（種山畚間，春種夏熟，邑產甚多。相傳明太監王三保植於岡山者，可療百病）、葱（爾雅：『青謂之葱』。有香葱、麥葱、風葱三種。風葱可療風疾）、韭、薤（本草謂之菜脂。古禮，脂用葱，膏用薤）、蒜（有大小二種。六七月種小蒜，八月可種大蒜）、芹菜（爾雅謂之楚葵，一名水英。可作菹。熟食味微香）、白菜、苜菜（有赤白二種）、隔藍菜（通志曰：『葉如藍而厚，青碧色，菜之美者』）、茗蓬（俗呼厚葉菜，厚而柔，晒之難乾；蓋感陰氣之多者）、頗菱（種出西域頗菱國；頗訛爲波。俗呼紅根菜。方士隱名爲波斯草）、苘蒿（葉似艾，花如小菊，性冷，味香，多食令人氣滿）、蒿菜（出高國，有毒，百蟲不敢近，菜心爲蒿笋）、瓊菜（種來自東彝古倫國。以瓊盛之，譯不能通，但名瓊菜。能解野葛毒）、蘆葵（本草所謂葫葵是也）、滑藤（一名浮籐葉。圓而厚，藤相糾纏，子紫黑色，俗呼罈菜）、番芥藍（葉色藍，其紋紅，根亦紅。種久蕃茂，團結成頂，層層包裹，彩色照耀，一名番牡丹。種出咬啣吧。其國以爲上品菜。諺云：一叢抵一芡。言其罕也。番銀錢小者，謂之芡。臺亦罕見。間有植之盆中，以供清玩）、蕃薯（皮有紅有白，結實在根。瘠土沙礫之地，皆可種。沿海近溪，栽植甚廣。生

食如食葛，熟食味如熟苧薺。可以饗殮佐穀，農民咸藉以爲半歲糧。又可釀酒作粉，利用甚溥。何鏡山頌曰：『不需天澤，不糞人工，能守困者也；不爭肥壤，能守護者也；無根而生，久不枯萎，能守氣者也；佐五穀，能助仁者也；可以粉，可以酒，可祭可賓，能助禮者也；莖葉皆無可棄，其直甚輕，其飽易充，能助儉者也；耄耆食之，不患噎噎，能養老者也；童孺食之，止其啼，能慈幼者也；行道鬻乞之人食之，能平等者也；下至雞犬，能及物者也。其於士君子也，以代匱焉，所以固其廉；以廣施焉，所以行其惠。蓋諸德備焉』。北人名爲地瓜。又有皮白肉黃而鬆者，種出自文來國。相傳有金姓自文來携回種之，名文來薯，亦名金薯）、芋（長曰土芝，圓曰蹲鴟，臺產甚多。有檳榔芋，中有紅根，相連如檳子；又，淡水芋大者重四、五斤，又傀儡芋長可一、二尺，旁無小苳，其味俱佳。又，糯米芋更爲滑潤。又，狗蹄芋、竹節芋。采風圖云：『內山生番，不知稼穡，惟於山間石罅劄土種芋，苗熟則刨地爲坑，架柴於下，鋪以生芋，上覆土爲竅，火燃則掩其竅，數日取出，芋半焦熟，以爲常食。行則挈以爲糧』）、山藥薯、田薯（有紫白二種。蔓生，根伏土中，一藤可七、八魁，間有一藤一魁者，長五、六尺，如短柱，重十餘斤）、葛薯（葉如葛，蔓生。結實於土，喜鬆濕之處。其大倍於田薯）、油芥菜（通志曰：葉如白菜，青色，根微紫，子可爲油）、茄（有青、紫、白三種。又有蜜茄）、丁香茄（葉如豆，蔓生）、金瓜茄（葉幹同茄。花蓮五瓣，似鴨脚

，淡紫色。結實酒鍾大，似金瓜。有外瓣，初白後黃，土人以供玩）、絲瓜（俗呼鼠瓜，亦名菜瓜。老則其中有絲成布，去皮取絲，可擦鍋。嫩者性寒，可理熱）、金瓜（一名南瓜，有大小二種，圓而有瓣）、王瓜（有青白二色，醬、豉、糖、醋皆宜。月令：四月王瓜生。卽此。俗名蒼瓜，或名菜瓜。臺則名爲涵瓜。蓋一物而異其名也）、荊瓜（似王瓜而略小，皮有微刺，故名）、苦瓜（一名錦荔枝，皮皺味苦）、冬瓜（性寒，經霜而上白衣，故名。臺地四時皆有。陶隱居曰：利解毒消渴）、匏（埤雅曰：短頸大腹曰匏。有花、青、白三種。又有芋匏、苦匏、葫蘆匏、枕頸匏。老則皮堅。土人鑿作器）、筍（竹萌也。種類甚多。生自荊竹者，味稍苦。有綠竹筍、麻竹筍、篁竹筍、葭白筍、俱佳）、紫菜（生海石上）、鹿角菜（狀似珊瑚，生海面，色紫）、海粉（青白二色，狀如粉條，生海中）、蘿蔔菜（秋、冬、春三時皆有）。

果之屬：落花生（俗名土豆。蔓生，花開黃色；謝於地，卽結實，堪充果品。種極廣，土人用以酥油，可代蠟。北人名曰長生果）、西瓜（結實圓大如斗，味甘。春種夏熟，臺中更有八月下種，十一月成熟者。乾隆二年，定福建督撫每年正月各進瓜十圓。裨海紀遊云：『西瓜盛於冬月，臺人元旦多啖之。皮薄瓢紅，可與常州並驅。但遜泉之傳霖耳』）、檨（有三種：香檨、木檨、肉檨。香檨差大味香，不可多得，所食者木檨。肉檨種自荷蘭，或云自佛國傳來，或云紅毛人從日本移栽者。卽外國所載「南方有果

，其味甘，其色黃，其根在核」是也。俗稱番蒜，或作樣。按字釋無樣字。意臺地夏無他果，此果視爲珍品，人共羨之，因名曰羨；訛寫樣。其樹高大凌雲，葉尖長，濃陰可蔭。新抽杪紅若丹楓，老則變綠。花淡黃色。結實纍纍，大如猪腰子。入春吐花，盛夏大熟。肉與核粘，切片以啖，甘如蔗漿。臺人或切片曬乾，用糖拌蒸，名樣仔乾；或用鮮樣細切，用糖熬煮名樣子膏；或用鹽漬醃久代蔬，名蓬菜醬。核棄於地，當月卽生。核中有子，或一粒、二粒，如豆之在筴）、龍眼（南方草木狀：樹如荔枝，殼青黃色，形圓如彈丸、肉白帶漿，一朵五六十顆作穗）、波羅蜜（種自荷蘭。實生樹幹，大如斗。皮似如來頂。中分十數房，似蓮瓣抱生。其色黃，其味甘。房各一實，其色白。煮食似粟，一名優鉢曇。廣東志：南海廟中，舊有東西二株，高三、四丈，葉如蘋婆而光潤。蕭梁時，西域達奚司空所植化，所有皆從此分種。生五、六年，至徑尺，削去其杪，以銀鍼釘腰，卽結實。成實乃花，然常不作花，故佛氏以優鉢曇花爲難得。每樹多至數十實，自根而幹，而枝條，皆肩實纍纍疣贅。若不實，則以刀破樹皮，有白乳湧出，凝而不流，則實。一砍一實，十砍十實，故一名刀生果。熟以盛夏。礪砢如佛頭，旋螺肉含純瓠，間疊如橘柚囊。氣甚芳郁，有乾濕苞之分；乾苞者液不濡膩，味尤甘。每實有核數百枚，大如棗，仁如栗黃爛熟可食；能補中益氣，悅顏色）、釋迦梨、（樹高出墻。實大如柿，碧色，紋縐如釋迦頭，味甘而膩。熟於夏秋之間。沈光文詩云：稱名頗似足



誇人，不是中原大谷珍，端爲上林栽未得，只應海島作安身。）、菩提果（一名香果，西域分種。花有鬚，無瓣，色白。實如枇杷，中空有子，鮮青熟黃，狀如蠟丸，味甘而香，極似玫瑰。赤嵌筆談云：「臺產諸果，當以此爲第一」。）、鳳梨（葉似蒲而潤且厚，兩旁似鋸齒。實生叢心，其皮鱗起，通體成章。葉自頂出，森若鳳尾，故名。或謂之黃梨。盛以瓷盤，其香滿室，清芬襲人）、甘蔗（卽芭蕉中之一種。中心出花，層層吐瓣，紅紫可愛。一莖五六、層，每層數十枚；先後相次，排比而生。始綠熟黃，剖而食之，味極甘美。俗名牙蕉，亦名荊蕉。異物志載：「羊角蕉，子大如手姆指，長而銳，有似羊角」者，此也。邑俗，舍後每廣植之，四時皆生，藉以獲利。性寒，婦人產後，每以蕉果少許置兒口中，謂能清熱）、柑（有仙柑、紅柑、蜜桶柑、九頭柑數種）、橘（有公孫橘，一年相續，前生者紅，後生者青。花實四時不絕，味極酸。沈文開雜記云：「臺橘與中原異，大如金橘，肉酸、皮辣」。其詩曰：「枝頭儼若掛繁星，此地何堪比洞庭，除是土番尋得到，滿筐携出小金鈴」）、柚（實大而皮厚，味稍遜內地）、桃、李、梅、荔枝（以上四種，俱自內地移栽者。但在臺發生雖茂，而結實絕稀，味亦遠遜。想地土不宜耳。唯苦桃臺產頗盛）、柿（名赤實果。有呈色、雪圍、牛心等種，亦自內地移栽者。臺中結實稍遜）、番柿形似柿，實有毛，俗呼爲毛柿。西域種）、石榴、番石榴（俗名莉仔芘，郊野遍生。花白頗香。實似榴而小。雖非佳品，臺人多食之）、番

木瓜（樹幹亭亭直上而無枝，高可一、二丈，色青如桐。葉生樹杪，似草麻。花白，生杈極間。結實靠幹，墜於葉下。瓜凡五稜，無香味。或醃或蜜，皆可食。居民多用鹽漬，以充蔬）、椰子（樹高數丈，直起無枝。其實大如寒瓜，外裹粗皮如櫻片。皮次有殼，圓而堅，可作瓢及酒器。肉在殼內，色白，味似牛酒；中含清漿如酒，可一碗，曰椰酒。東坡詩：「美酒生林不待儀」，此也。性能敗胃，不堪多食。廣東志：椰心色白而甘，在酒中，大小不一。凡揀椰子，以手搖之，聽水聲清亮，則心大而甜，其肉厚。水聲濁則否。蓋椰心以水而養，無水則無心。又有椰油，可助膏火。出安南嶺南州郡有之。或云用火炙椰，其油自出。療齒痛、凍瘡極效）檳榔、（樹直無枝，高一、二丈。皮類青銅，節似筠竹。葉皆上豎，猶如鳳羽；臨風旖旎，甚可人目。葉脫一片，內現一苞；數日苞綻，即吐一莖，分三、四叉。開花淡黃白色，朵朵連珠，香芬襲人。結實形圓而光，宛若棗形，又如雞心；附於葉下幹上，攢簇星布，每莖數百粒。自孟秋以至孟夏，發生不絕。用簾籐夾灰食之，能醉人，可以祛瘴。惟六、七月始無，邑人以焙乾者繼之）

、桃椰子（結實，五月熟。土民即種埔占。子若多生，歲亦有年）、柑子蜜（似柿而細）、佛手柑（臺產較大於內地，不甚香）、香櫞（形圓而長，切片拌糖，可充茶品）、甘蔗（性溫味甘，有紅白二種。又幹小者曰竹蔗；煮汁成糖，邑產最多）、菱、仙枝子（或名破斧子。樹高一、二丈。暮春開花，微香，色淡黃，如桂蕊而稍大。結實纍纍，

始青，至夏熟則變黃。採時用清水清濯，去蒂，置鍍鍋中，加水火如作米飯然。至爛熟，用木棍攪不住手，徐徐下鹽，攪至鹽足，則漿乳斂成一大塊，火候便到。收入磁甕，即用其汁滿漬，愈久愈佳。能開脾補腎。或整塊置醬钵內更妙。

藥之屬：天門冬（山海經所謂覆冬，葉細有刺，蔓生）、麥門冬（爾雅翼曰：葉如韭，四季不凋。根有鬚，作連珠形，似穞麥。一名禹餘糧）、土茯苓（俗呼山尾薯）、鹿茸、麋茸（鹿之大者。鹿茸補陽，麋茸補陰）、鹿角膠、鹿角霜（即煮膠之角渣也）、海螵蛸（即墨魚中骨）、穿山甲（即鮫鯉甲）、柏菰（小兒口痛，煎水洗愈）、荏菹菰（有紅白二色。痢疾紅者用紅，白者用白）、三柰（類薑，味辛）、枸杞子（葉嫩時可爲菜。實爲地仙子。根爲地骨皮）、香附（即莎草根）、穿山龍、木通、薏苡（臺產甚多，較內地粒差小）、白扁豆、金根花（花黃白相對，一名鴛鴦草。治毒最效）、水燭（生水中，形如燭，故名）、艾（有大小二種。爾雅翼曰：艾可灸百疾，故名。醫草爾雅謂之冰臺）、益母草（葉似荏。方莖。白華；華生節間）、木賊草（一名接骨筒）、蒲公英（一名地丁香）、薄荷（圖經曰：莖葉似荏而尖長）、豨薟草（去風）、澤蘭（散血）、菖蒲（能益心智）、斑節相思（類薄荷而大）、白鷄冠（治血崩）、梔子（一名越桃）、蒼耳子（土名羊帶來）、葶麻子（辟邪風）、木鱉子（實似栝藿而大，生青熟紅，肉上有刺。核似鱉，故名。俗呼搏破碗子）、急性子（即鳳仙花子）、草果、蟬蛻、車前

子（卽芣苢）山苦瓜（治脚腫）、石決明（土名羊角豆）、通草（性利水，兼通乳竅。染以綵色製花，鮮明可愛）、樟腦、紫蘇（葉下紫色而氣香）、天南星（苗類荷，梗直起。葉如蒟蒻，兩枝相抱。花若蛇頭，結子作穗。根似芋而圓，俗名天薯）、金鎖匙（治疔）、磅礮草、龍舌黃、羊甘草、含鈴草、茶匙黃、虎咬黃、龍鱗草（俱治癩）、黃金子、正埔薑、鷄骨黃（土名撮鼻草）、龍船花頭（俱去風解熱）、烏甜葉（一名對面鳥，止血）、柏仔草、半天飛（俱涼血）、鴨嘴黃（一名定經草，可以調經）、千里光（治目）、馬鞍草、猪母菜（一名馬齒菜）、竹仔草（俱治療毒）、萬年松（治腹痛）、九層塔、珠仔草、金不換（俱治跌打損傷）、天青草、大楓草、三艾刀、鯽魚胆草、牛頓草、牛角刺、山葛藤、頗仔葉、山麻、千日青、山四英、過江龍、姑婆頭（俱療毒）、山蜈蚣、小營荊、山桔根（一名芋麻根）、碎米黃（俱治跌打損傷）、赤血草、葉下紅（幹紅。花圓，小如白絨。葉外青內紅。治損傷）、番薏茹（一名番苦令，一名心痛草。能治心氣痛，種出荷蘭。葉秀嫩似雲板，曝乾則香。結子青赤色）、鹿肚草（治噎嗝）、馱酸草、遍地錦、炮仔草、茄荖葉、貓公刺、山尾蝶、天仙茄（俱治咽喉）、鼠虎黃、龍樹草、山埔銀、午時草、眞珠草（俱治疔毒）、山芙蓉、鷄角刺、東血草、馬鞍藤、蟹壳刺、龍吐珠、千里急、鐵馬鞍、倒地鈴、金絲五爪龍、鷄柔草、田烏草、毛將軍、石薯、五宅茄、虱鬚草（俱治癰）、紗帽翅（一莖數十花，色黃。葉可

治癬)、蚶壳草(治痧)、蠅翅(治虛腫)、水鏡草(治痔漏)、三脚蟹、咬人狗、虎尾命(俱治瘰癧)、茅根(通淋利水)、蔦松葉、過溝菜、冷飯藤、山萋葉(治潰爛)、豬腰草(治陰症)、荊苳(治瘍)、犁壁草(治疔瘡)、馬尾絲(不拘鮮乾，可治蛇蜂諸毒)。

石之屬：文石(產澎湖外墾山麓。石中有花紋，可爲朝珠及扇墜)、硨磲石(生海中，皆鹹鹵結成。多孔竅，土人置盃盃內供玩)。

木之屬：松(自內地移來，以供盆玩)、栢(亦自內地移來)、檜(爾雅曰：栢葉松身謂檜)、樟(即豫章，有紅粉二色，液可爲腦。水經注謂其枝葉扶疎，垂陰數畝)、桐(爾雅名榮桐，又名櫬梧。其子似乳，飛鳥喜巢其中。莊子所謂相乳致巢也)、楠(美材也，性堅理細爲香楠。一歲東榮西枯，一歲西榮東枯)、厚栗(木性甚堅，可爲棟樑)、百日青(俗名土杉，雖枯而色尙青)、楊柳(大者謂楊，垂者謂柳。邑產極少)、赤麟(赤色，皮有鱗。質堅，入土難朽。大者可爲車心)、榕(大者垂蔭可十餘丈。多根，故易茂而難拔；不材，故寡伐而長壽。采風圖云：榕樹，木之最易滋長發榮者；其大可至數十圍。每枝幹間生細根如絲，垂至地，漸大，成盤曲輪菌之狀。府署內有榕根蜿蜒出地土，高約四、五尺，長約二丈餘，謂之榕橋。爲郡治八景之一)、楓(脂可爲香入藥)、椿(葉初生可噉，春摘食之)、白樹(樹高大而幹直，頗美觀，但易朽)、鍊

樹（幹葉皆紫黑色，質理細厚。俗謂事難成，則云須鐵樹開花，言其永不花也）、桑（少產）、蒿松（葉與子皆似榕而大，多根易茂）、（水松性好近水。皮溫厚如棉，枝喬而上勾。其葉散碎紛披，其根礪礪奇古）、茄藤樹（生海濱，可爲薪。皮紅，可染緞）、九芎（一名九荆。村落茅屋，用以豎柱。入土不朽）、加冬（樹如冬青）、黃目樹（結實形如枇杷，色黃皮皺。用以澣衣，功同皂角）、象齒（木梗而直白，文如象齒）、荆（有五葉、七葉，俗名埔薑。小條叢生，枝莖婆婆）、烏柏（不多產）、山荔（樹似荔，無花實）、埔柿（樹似柿，無花實）、樸仔樹（樹如苦苓。葉曬乾，用擦錫器、犀角、象牙等物）、鹿仔樹（即楮也，皮搗爛可作紙。臺人不造紙，以其葉爲鹿所嗜，因名之）、烏栽（皮帶黑，中白大而無用，只供薪樵）、櫻（即枱欄木，高數丈，葉如車輪。其下有皮重疊，剝之，每皮一匝爲一節）、番豆（大至合抱，高數丈，結子如豆莢）、苦苓樹（皮可爲香）、棟（葉似槐而尖）、藜（高可八、九尺，枯則取以爲杖，韌而輕，即藜杖也）、婆羅樹（中空，四圍摺疊成圓形，花紋尤異，糾結盤屈如古木狀。用貯管城，因其材也）、蕭朗（赤嵌筆談云：蕭朗大者數圍，性極堅，入土千年不朽；然在深山中，野番盤踞，人不能取。洪水漂出，僞鄭取以爲棺，實美材也）、桃榔（南方草木狀云：樹似枱欄、挺然直幹。花落生葉，質堅，皮中有屑如麩。木性如竹，紫黑色，有紋理，可製爲器）、交標（似九芎，茅屋用以爲柱，入土不朽）、饅頭果（幹似梧桐，

但不直聳，有旁枝，一枝數葉，如芙蓉，三、四月開小綠花，懸穗三、四十朵相比）、綠珊瑚（亦名綠玉樹，多枝無葉，種自呂宋來）、土沉香（葉綠，細碎。花開五瓣，色白。結子初青後紅，其根香）、水漆（生海泥中，柯葉彷彿刺桐。皮有黏液，著膚則腫。取以爲籬，多生枝葉）、咬人狗（其木甚鬆，手摺之便碎。長條迸起，可爲火具。高丈餘，葉似烟葉，有毛刺人，入毛孔甚癢，搔之發紅腫，痛一晝夜方止）、蔴茶（幹直，皮似柃櫚。葉青而長，兩旁及中央皆刺，如鋸齒。花似蘆荻。結實類鳳梨，不堪食；熟後深黃，擘開顆顆如金鈴，番衆以線串纏額上爲飾，並啖之。花時則摘其花以盤髻。土人多密種園邊以爲籬，牛羊不得入，衛宅之功等於刺竹云）。

竹之屬：刺竹（叢生，高四、五丈，大者數圍，旁枝橫生。葉繁幹密而多刺，刺似鷹爪，殊堅利。土人多環植屋外，以爲扞蔽。今郡城暨各營盤四周徧栽之。茅屋取爲樑柱，諸凡器物所資，其用甚廣；但易蛀，不能經久。若經久不蛀者，功並杉木）、長枝竹（一名鸞腳綠，製造椅棹床櫥，皆資其用）、菜竹（似長枝而幹小，笋最美，其價倍於他笋）、鳳尾竹（俗名觀音竹，枝弱葉小，藝植盆中，亦可供玩）、麻竹（比鸞腳綠尤大，而質不堅韌，善生笋。土人多種低濕處，用糞土培蔭，笋大而長，甚甘美）、空涵竹（產山中，高二丈許，圍二、三寸，無旁枝，草屋用以爲桷）、篁竹（大者圍可二尺，長三、四丈，其笋極佳）、石竹（如長枝而差小，中較堅，不似諸竹虛心）、金絲

竹（一名箭竹，大如小指，最堅直，土番用以爲箭）、珠籬竹（高丈許，如指大；用以編籬）、七絃竹（幹白，有青線紋五六七條，葉與竹同）、人面竹（節密而凸，宛如人面。通志名佛眼竹。多植盆中，以供清玩）、蘆竹（似黍，生水涯濕處）、櫻竹（皮似櫻而節密，亦可植爲盆玩）。

花之屬：梅（有百葉者，有品字者，一帶三花，皆自內地移植）、桂（臺所種者惟月桂，來自內地）、秋海棠（歲每生苗，其莖甚脆。葉背作紅亂文。其花，一朵謝則旁生二朵，二生四，四生八，具太極象，雅艷異常）、仙丹花（色紅，一朵包百蕊，似綉毬狀，無香有艷。自四月開，至八月爛熳如霞。蘇子瞻謂「錯落瑪瑙盤」是也。種出潮州之仙丹山，故名。或謂之山丹）、美人蕉（花似蓮色，紅如朱，而不能結子）、交枝蓮（籐本，花五瓣，白色。其莖互相縈繞，午開未謝）、兔絲（一名凌霄，蔓生。色鮮紅，朝開暮謝）、蘭（自內地移來，然皆蕙屬，非真蘭也）、樹蘭（樹高大，有四葉、六葉二種。花細碎如黍米，淡黃色，一年數開，芳似珠蘭）、鷄爪蘭（亦名賽蘭，一名翠蘭。花如金粟，開於夏秋之間）、鷹爪蘭（一名油蘭，花似蘭無心，香味滯膩。結子如棗，一叢二十餘枚，攢簇如桃，又名鷹爪桃）、倒垂蘭（枝屈曲似梅，葉似萱，短而厚，不著土。取一枝掛簷陰雨露所及處，自能生根抽芽，出葉開花。花如蘭，色黃碧，微香）、玉蘭（高華明媚，早春勝賞）、蓮（花色或紅或白，葉浮水上，翠厚而澤。結



子成房，與內地無異，但臺無藕耳）、石榴（有百葉，紅白二種。又有單葉結子者）、木槿（花如葵，朝開夕隕，一名舜華。有紫白二種，可入藥，亦可食，俗名水錦）、指甲花（南方草木狀云：樹高丈許，枝條柔弱，葉如嫩榆，色碧，花細碎，清香。搗其葉染指甲，同鳳仙）、紫荊（先花後葉，自下而上，有朱碧二種）、芙蓉（百葉而三醉者佳）、佛桑花（四時皆花，花似牽牛葉似桑，故名。有朱紅、淡黃二色，一名扶桑。其單葉深紅者，名照殿紅）、鳳仙花（一名金鳳，有紅、白、碧等種）、老來嬌（一名雁來紅。初生鮮色，至老而色轉，鮮紅可愛）、繡毬花（藤本，蔓生，葉厚。一花數十蕊，團團湊合如簇毬，色白，底瓣似通草爲之。心微紅而堅，明亮如碧）、噴雪（花白，蕊點點如雪，通志名潑雪）、鹿葱（卽金簪菜）、月下香（葉似鹿葱，花白，夜開，有奇香，晝則斂，故名）、曇花（采風圖云：『卽優鉢羅花草。西域有紫白二種，青葉叢生。或一年數花，或數年不花。懸莖包裹，狀若荷蕊，中攢十八朵，每一日開一朵；梵刹多植之。取十八羅漢之義也』。使槎錄云：『曇花一枝數十蕊，一蕊長七、八寸。花六出，外紫內白，頗以蓮香，亦有白色者。摘置几案間，經時略不損壞，花蕊仍然開放，是一異種。葉如帶，濶五寸許，傍生方筵著花，高五尺許，色紫』）、素馨（蔓生，花白而蕊小，清香異常。沈文開雜記云：臺產素馨，其藤與花葉頗似內地，但花潔白如雪。開於二月間，香氣清幽飛越，色不變黃，四月而歇；不似廣閩所植，每月常開也）、

夾竹桃（樹幹有節如竹，葉如桃，故名。其花一莖數十蕊，鮮紅絢爛）、麗春花（種來自海南，花千瓣，深紅似長春，而大過之。別有一種粉紅色，名粉孩兒）、長春花（四時常花，一名月月紅。燕昭王時有長春樹，今借之以名此花；謂一歲俱花也）、唐棣、葵花（花開向日，左傳所謂葵能衛足是也。色黃，似蓮花，朝開向東，故亦謂之拜東蓮。又有蜀葵，叢高一丈，直起無枝，其花開自下而上，開盡而止。色鮮紅嬌媚，俗呼一丈紅）、刺桐（葉垂陰如梧桐，幹多生刺。其花附幹而生，側數如掌形，若金鳳，色深紅。雲南稱爲鸚哥花。稽含草木狀云：『九真有刺桐，布葉繁密，三月開花，赤色照暎，三五房凋，則三五房復發』。臺地桐花較早，當春仲盛開，一望無際，鮮紅如火）、楨桐花（身青，葉圓如桐，花燦似火。一穗數十朵，連莖萼皆深紅，爲夏秋榮觀。伍月開尤盛，土人於競渡時，必採數枝拱瓶案，故俗又名龍船花。開至九月方止，結子色藍，子老而花瓣尙未凋）、斑芝花（一作班枝，以枝上多苔文成鱗甲也。花較山茶尤大，蓓蕾堅厚，二、三月盛開，絳色，遠望如紅霞障天。花落而實，中有棉爲褥，宜於暑。陳觀察子京云：即係木棉。粵西花更大，但色紅爲稍異耳）、水仙花（歲底盛開，一本五、六莖，一莖可十餘蕊，鮮芳絕倫。采風圖云：廣東市上標寫臺灣水仙花頭，其實非臺地產也，皆海舶自漳州及蘇州轉售者。蘇州種不及漳州肥大）、蓮花蕉（似蕉而小，有紅黃二種，四時不絕。子堅黑，或作小念珠）、胭脂花（有紅、黃、白及五色四種，夏秋

開)、夜合(花至暮即合，故名。一名合歡，一名青裳)，貝多羅花(木本，種自西洋。葉大而厚，似枇杷，梵僧用以寫經。枝皆三叉，花瓣六出，外微紫，內色白，近心甚黃，香似梔子。落地數日，朵朵鮮芬不敗。臺人但呼爲番花，不知爲貝多羅也)、玉樓春(即百葉黃梔，花白色，有香而不結實)、玉芙蓉(幹縐葉密，附枝排比而生，其色碧綠，手摘芬香滿袖)、紫薇(花微縐簇，或朶俯而下垂，有黃、白、紫三種)、金錢花(花紅、午開子謝，一名子午花，又名午時梅。比戶錄云：來自毗尸沙國)、番蝴蝶(樹高盈丈，花如蝶，有鬚。色中紅外黃，一莖可數十葢，四時常開，爛如簇錦)、金絲蝴蝶(花開黃瓣紅點，瓣或展舒，或拳曲，有鬚似蝴蝶，趣人之致。華彝考謂之金莖花)、茉莉花(有百葉，單花二種。夏開，白色妙麗。即蔡君謨詩所謂「團團茉莉叢，芳香暑中折」也。又有來自廣南者，名番茉莉、葢大數倍。稗海紀遊云：番茉莉一花千瓣，望之似菊；旣放可得三日觀，不似內地茉莉，暮開晨落，然香亦稍遜焉)、寶相(藤生。通志曰：類除藤而秀整過之)、月桃(葉似美人蕉，花黃白色，倒垂，香濁，一莖可數十葢，五月始開。又名虎子花)、含笑花(五瓣，淡黃色。銀嶽八芳草，此其一也。花半開則馥烈，大開則香減，故名曰含笑)、鶯爪花(初開時青色不香，到晚轉黃色，香同鳳梨，形似鶯爪)、七里香(木本，古謂芸香，俗名山柑花。葉似珠蘭，花五瓣，色白，香氣濃郁，可越數十武。六月結實，大如豆，末尖，先綠後紅，一枝排比數十，如排珠。

能辟烟瘴，所種之地，蠅蚋不生）、番瑞香（蔓生，花微綠，一簇十餘蕊，香甚清遠。夏天盛開，一名夜來香）、三友花（蕊似木筆而小，葉有紋如繡，一枝必三四朵，若相友云。俗稱番茉莉，又稱番梔子，或稱葉上花）、鷄冠花（有紅、白、黃色數種）、錦竹（一名洛陽錦，叢生，諸色俱備。又有莖旁如剪，名剪絨）、不見春花（樹高丈許，莖如蝴蝶。色淺黃，施五采。春來葉落，春暮花開。花葉不相見，土人呼曰不見春）、鐵樹花（狀如竹絲燈籠，廣張千瓣，瓣各一花）、刺毬花（身多刺，花黃色，形似治耳器。土人謂之消息花，又名牛角花；以其刺桐偶如牛角也。采風圖云：小鈴細攢似絨，每露氣晨流，芬香襲人。結子似豆，有莢。其葉秀整相次。根可染絳，一名番蘇木）、菊花（有紅碧黃紫，種類不一，名號最多。遜齋閑覽曰：『南方發較北地常先一月，獨菊更遲』。赤嵌筆談：『臺地少寒多燠，花開無節，惟菊至冬乃盛開至二月』。蘇子瞻在海南以十一月之望與客汎菊作重九會，有云：『嶺南地暖，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後開。考其理，菊性介烈，不與百卉並盛衰』。斯言恰爲臺菊說也。更有迎年菊，或紫或黃，開與秋花無異，而自冬歷春，鮮芳可愛）、千日紅（籐本，紅莖，葉似金銀花而未大且長。花開深紅色，形若消息，經久不凋）、蓼花（生水次，人家庭陰亦種之）、山梔子（花黃而香，三、四月盛開，花瓣六出）、四時春（叢生，花開淺紅色，絡繹不絕，四時恆有，故名）、萱花（開花布葉似鹿葱而差濶）、桃花（花開百葉，有大紅、淺紅、碧緋數種

；色殊嬌艷。又有三月浪者，三月始開，更爲可人。其本皆自內地移植）。

草之屬：仙草（高五、六尺，晒乾可作茶，能解暑毒。煮爛絞汁去渣，和粉漿再煮，雖三伏成凍）、鼠麴（葉似馬齒莧，上有白毛、黃花，可合糶爲粿）、仙人掌（形似人掌，故名。可治瘍痔風濕）、白麴草（可製麴釀酒）、虎耳草（八芳草之一）、乳草（生附地，枝紅，葉細，背微紅。婦人少乳者，和肉煮食之，能通乳竅）、含羞草（高三、四寸，葉生細齒，抓之則下垂如含羞狀，故名）、藻（爾雅翼曰：根生水底，葉敷水上，不似小浮萍之無根而漂浮也）、萍、蘋（亦藻屬，生水涯）、齒草（枝葉高尺許。番人取其枝擦齒，久之皆黑，故名）、茅（有金絲茅、大頭茅，鄉人取以蓋屋），菅（爾雅曰：白華野菅。陸璣曰：菅似茅而滑澤無毛。詩：白華菅兮逸。詩：無棄菅蒯）、刺莧（似莧菜而葉尖小，多芒刺，燒灰沃水，可漬米爲粽）、茜草（土番用以染獸毛）、芒（葉似茅，可爲帚）、浮留籐（一名老籐，蔓生，葉如田薯，枝柔而長，延繞十餘丈。花類僵蠶，色綠，味辛。其籐頭入土者粉白，切片夾檳榔和蠣房灰食之，較美於葉。臺人納幣，則取其葉盈百束以紅絲爲禮）、龍舌草（俗名蘆薈，長徑尺許，厚半寸，形如舌，旁有刺，中有稠汁，液如油，鬪中取以潤髮。實擅膏沐之美）、紅毛茶（黃花五瓣，葉如瓜子，亦五瓣。其根如籐，刨取晒乾，熬茶飲之，可治氣）、薑黃（叢生，葉如月桃，其根似薑，取以染繪）、七絃草（叢生如稻秧，其朶如蘭，有直紋似絃，界

限分明。白與綠相間，至冬則白或變紅。主人時之，以供盆玩。

羽之屬：鵝、鷄（有鈞鬪暹刺數種）、（鴨臺地甚多。又有番鴨，似鴨而大，毛有小采，嘴脚朱色，鬚類鵝。肉粗味減，來自外洋）。鴿、雉、鴛鴦、鷄鶻（俗呼錦鴛鴦）、翡翠（古謂之鷁。異物志曰：雄赤曰翡，雌青曰翠，常宿水邊，伺魚而食。俗呼釣魚翁）、鷺鷥（頂上有絲，遊水涯，攫魚而食）、白鷗（白質黑章紅頰，尾長數尺餘，爾雅所謂朝雉。郭註江東呼爲白翰是也）、鳧（似鴨而小，背上有文。陸璣云：卑脚短喙，鳥之謹厚者）、黃鸝（卽黃鳥）、燕、畫眉（與內地等，但眉無白者）、鳩（種類不一，有白鳩，每當風雨，鼓翅盤旋。霜衣雪襟，殊堪珍玩。能知氣候，交時卽速鳴數聲，或謂之知更鳥，以其每當五更則鳴也。初開臺時，來自咬啣吧，一雙直二十金，近飼養生雛者多，價不及十分之一。有綠鳩，紺嘴碧毛，惟不善鳴。有班鳩，色青黑，與內地微異。有火鳩，項下色赤。有金鳩，身綠，嘴與足皆紅），鶻鶻（飛則鳴，行卽搖）、鷹、鷂（通志曰：大如鷹，蒼黑色，尾稍短，善擊）、雀（古今註曰：一名佳賓；言棲宿人家，如賓客也）、葦雀（似雀而小，紫色，唧唧善吟，置籠中，能自去來）、番葦（形似燕，背淡黑色，腰下色黃，尾長。飛則鳴，行則搖，類鶻鶻）、海鷄母（黑色，腳綠，比鷄較大，宿海嶼中，故名。骨脆而味甚美）、海鵝（俗名南方鵝，又名海球鵝。常於海濱獵魚，其翎可爲箭羽）、白頭翁（似雀而大，頭有白點）、烏鶻（別名海八哥

，鶯鳥也。通體皆黑，喙如錐，尾長，飛最疾，鳴如黃鸝，善作百鳥聲，夜則隨更遞喚，能搏擊鷹鶴鸞諸惡鳥，時集於田間、牛背上宿處，惡鳥輒避）、鶯（俗名厲翼，鷓屬也。禽經曰：朝鶯鳴，則大風）、烏鴉（爾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慈鳥，復白不反哺者謂之鴉）、鸛（俗呼食蛇鳥，狀似鶴略小，周身毛羽淡紅色，專食蛇虺。知探蛇穴，以嘴啄洞口，令自出，啣而飛空中，頭尾皆動）、伯勞、鸛鶻（斷其舌尖，畜久能爲人言）、長尾三娘（一名練雀。朱喙，翠翼，褐卷，彩耀相間，光華照人，尾長盈尺）、鷓鴣、竹鷄（狀如雌雉，尾短，一名越鳥）、鷓鴣（卽詩所謂桃蟲。通志謂之鷓鴣。一名轆雀，一名巧婦。土番出草，聞其聲則返）、鷓鴣（卽鷓鴣）、鬼車（俗名九頭鳥）、彩囊（似鷄而小，頂上有五彩囊）、五鳴鷄（大如鷓鴣，項白，每漏下一鼓則一鳴）、鷓鴣（竄伏淺草，隨地而安）、雷舞（蒼赤色，聞雷則舞）、倒掛鳥（似鷓鴣而小，翎羽鮮明，紅綠相間，綠枝循行喙如鈎，足短爪長，性好倒掛，夜睡亦然。種出東洋、呂宋）。

毛之屬：牛（通志曰：黃牛角縮而短悍，水牛豐碩而重遲。采風圖云：臺地山多，野牛千百爲羣。欲取之先，置木城四面，一面開門，驅之急則皆入；入則局閉而饑餓之，然後徐施羈勒，豢之芻豆，與家牛無異矣）、馬（從內地來，近亦多有牝而生，但較北馬小而力弱）、羊（黑者多）、猪、狗（有數種）、鹿（使槎錄云：臺山無虎，故鹿最

繁。昔年近山皆土番鹿場，今則漢人墾種，極目良田，惟於內山捕獵。角尾單弱，絕不似關東之濯濯。角百對只可煎膠二十餘斤。鹿雖多，街市求一鬣不得。冬春時，社番截成方塊，用鹽漬運致府治，價值甚昂。稗海紀遊云：鹿以角紀年，凡角一歧爲一年，猶馬之紀歲以齒。番人世射鹿爲生，未見七歧以上者。向謂鹿仙獸多壽，又謂五百歲而白，千歲而元，特妄言耳。竹塹番會射得小鹿，通體純白，角纔兩歧，要不過偶然毛色之異耳，書固未足盡信也。鹿生三歲始角，角生一歲解，猶人之毀齒，解後卽不復解，每歲只增一歧。又云：牝鹿以四月乳，未乳極肥。腹中胎鹿皮毛鮮澤，文彩可愛。又牝鹿既乳，視小鹿長，則避之他山，慮小鹿之淫之也。獸之不亂倫者，惟馬與鹿；牝馬誤蒸則自死，牝鹿自遠以避）、麋（鹿之大者）、麇（卽麇）、猴、兔、艾葉豹（稍大於犬，無害於人；或名獐虎）、獺（水居殺魚，毛黑而潤）、貓（有花、黑、白等種，酉陽雜俎曰：目睛且暮圓，及午，黑睛如線。鼻端常冷濕，惟夏至一日溫）、山猪（野鹿也。兩耳與尾略小，毛鬣蒼色。大者如牛，巨牙出唇外，擊木可斷，其利如鎌。怒則以牙傷人，輒折脊穿腹。行疾如風，獵者不敢射）、番猪（毛黃色）、山鼠（通志名山獬）。土人捕獲，以蔗梗填腹，去毛炙黃，合猪肉煮食，味香美）、山猫（取其毛以束筆，微短而軟）、熊（熊類不一，有猪熊、狗熊、人熊、馬熊之異，各肖其形。毛動如鬣，皮厚密，矢鏃不能入。蹄有利爪，能緣木升高，蹲於樹巔，或穴地而處。人以計取之，



罕有生致者)。

鱗之屬：鯉、塗魠(形類馬鮫而大，重者二十餘斤，無鱗，味甚美。自十月至清明多有)、烏魚(各港俱有。冬至前出大海散子，味甚甘；後引子歸原港曰回頭烏，則瘦而味稍遜。子成片，下鹽曬乾，味更佳，過冬則罕見。即本草之緇魚也)、鯧(有黑白二種，海錯珍珠)、馬鮫、鰵魚(與鱗魚相似，色白，多骨而味極清)、鱸魚(與鱸相類)、鰻魚(埤雅曰：鰻無鱗甲，白腹似膳，有雄無雌，以影鰻體生子)、扁魚(形似貼沙而薄，曬乾，味甘美，鮮食亦佳。一名塗刺)、白帶、鮓魚、鮓(即敏魚，狀似鱸而大，肉粗，重至二十餘斤)、鯽魚(所在澤池皆有之)、貼沙(上紫下白，有細鱗，即比目魚)、銀魚、鱧魚(鱧似蛇而無鱗，黃質黑文，體有涎沫，生泥窟中。一名鱠)魚、虎(狀如虎頭，巨口無鱗，長不滿尺，嫩而美)、黃魚、魴魚(即魴魚，形圓如扇，無鱗，色紫黑，口在腹中，尾長於身。有黃魴，大而肉粗；有燕魴，小而肉潤；有錦魴，身有花點，大者三、四百斤，皮生沙石；有泥魴，皮黑；有掃帚魴，尾如帚；有四開魴，頭似燕肉赤；有鬼角燕魴，頭有軟角；有水沉魴，淡紅色，身扁頭尖)、泥鱸(俗謂之鰕魚)、金魚(遍身紅色，其尾如蝦，後半皆囊金，故名金魚)、鬪魚(長二、三寸，有花文，紅綠相間，尾鮮紅有黃點，善鬪，泉人呼爲丁班。此與金魚祇供清玩)、鮓魚(生海島泥塗中，其大如指，善跳，俗名花鮓；以其身有白花點也)、麻虱目(魚塢中所產，夏

秋盛出，狀如鮭魚，鱗細，臺人以爲貴品。匪貽匪卵，應候而生，故名）、獅刀（腹背如刀，故名）、烏頰（身短濶）、墨魚（卽烏鰂，常噴墨於波以衛身，大魚不得近。中有骨如小舟，名海螺蛸）、鎖管（身圓直如鎖管，首有小骨，卽鮫魚，插入管中如鎖鬚，味甘美）、章魚（卽韓昌黎所謂章舉，其身圓，其首八腳縮聚，當中有口，脚上有窩如臼，歷歷成章。囊中有墨膏及黃膏，行則手足向下，身向上高舉而疾遊。產澎湖）、螺魚（狀如烏鰂而大，肉亦厚，曬乾，味極甘美。產澎湖）、沙蠶（一名龍腸，生海泊泥塗中，形似蠶，中有沙，故名。味甚清美，曬乾，焙食，佳）、鱈魚（一名鰕魚）、龍尖（口尖而身豐，味甘而脆美。產澎湖，多曬作乾）、三牙（有赤白二色）、刮額（狀似金鱗，頭內有石子一枚）、花身（體有班文）、紅沙（皮紅如塗硃，鱗細）、青鱗（色青，鱗厚，長五、六寸）、金鐘仔、鰻魚（有竹葉鱣，無鱗，可醃作鮭）、花鈴（班點如花）、金錢（狀如花鈴而體薄多刺）、遍身苦（身有花點，肉亦甘嫩，名實似不相宜）、獨魚（大者如掌，皮粗，曬乾可磨木器；小者可醃作鮭，亦佳）、狗母魚、鯊魚（鯊魚胎生，爲類不一；有白鯊、胡鯊、雙鬚鯊。其最佳者，皮上有黑白圈文，曰龍文鯊，其翅尤美。外此又有烏翅鯊，身圓，翅尾黑色；有踞仔鯊，齒長似踞；有烏鯊，口濶大者數百斤，能食人；有虎鯊，虎班似虎，齒迅利，噬人手足立斷；有圓頭鯊，亦能食人；有鼠脣鯊，皮白，齒如梳；有蛤婆鯊，口濶尾尖；有油鯊，身圓而長，尾似蝦；有泥

鰕鯨，口尖；有青鯨，身青色；有扁鯨；身扁尾小；有乞食鯨，皮可飾刀鞘；有狗纏鯨，身長尾尖。狗鯨頭上有黑赤點，離水終日不死）、沙梭（長五、六寸，狀如織梭）、海翁（即海螿，大能吞舟，黑如牛背，浮於水面，則大風將作）、鰻魚（色青，體圓而短，味極腥，小者甘脆）、鐵甲（鱗硬如甲，去其皮方可食）、竹梭（口尖而身長）、金梭（金鱗，身軟）、飼子飯（無細骨，可和飯以飼幼子）、鯪魚（一名鱖，有白虎斑，大頭，種自內地來）、鱧魚（生溪潭中，引子遊水，衆魚不敢犯）、鰻魚、塗虱（頭扁，身微圓，黑色，無鱗，有刺，長五、六寸，產潭窟中；通志謂之田瑟，或名彈瑟）、塗鰕（似鱗而身短小，多涎，難握）、蛄鮐（尾有星，多穴泥塗中）、蚌（一名水母，一名石鏡）、銅盤（狀如金精，身圓而扁，有花點）、鶯哥魚（狀如鯉，週身色綠，嘴烏而勾曲，似鶯哥，故名）、黃翅（狀似黃頰，翅黃）、黃爵（身薄而小，多刺，漳郡志以爲黃雀所化）、新婦啼（狀本鮮肥，熟輒拳縮。取斯名者，意謂新婦未諳，恐被姑責也。孫元衡有詩云：泔魚未學易牙方，軟玉銷爲水碧漿，厨下却憐三日婦，羹湯難與小姑嘗）、田鴿（體圓兩鬚長）、飛藉魚（疑是沙燕所化，兩翼尙存。漁人俟夜深時懸燈以待，乃結陣飛入，舟力不勝，滅燈以避之。孫元衡詩：入海微禽能變化，秋來巢燕已爲魚；翻飛應悔留雙剪，誤學燈蛾赴火漁）、梳齒（黑色，花點，齒如梳，魚肚食之立死）、小波浪（青色小尾）、蹄秉（身扁肉澁）、赤海（紅色）、鰻魚（口邊

有兩大刺）、牛尾魚（狀如牛尾）、青箭（色青口尖，行如箭）、交網（有烏赤二種）、牛牯魮（頭濶，皮青）、泥龍（似鰻，多暗刺）、飛鳥（色青有翅，能飛）、咬網狗（黑色，歪口、無分左右）、海蠣（頭大皮黑）、含西（身扁色白）、旗魚（色黑，大者六、七百斤，小者百餘斤，背翅如旗，鼻頭一刺，長二、三尺，極堅利，水面毆魚如飛。船爲所刺，卽不能脫，身一轉動，船立沉）、刺圭糞（色黑唇厚）、安米（細鱗，有赤有白）、蜈魚（俗呼海豎。頭似豬，大則千餘觔，小亦五、六百斤。常於水面躍起，高可丈餘，噴水如雪；漁人見之，則亟避）、海和尚（色赤，頭與身皆似人形，四翅，無鱗）、大目孔（狀如黃魚，眼大，口微紅）、車酸（生潭澗中）、苦臊（狀如麻虱，目小，而港潭多有）、驕腰（狀似鱗而小）、鱷魚（似金魚而身短，腹大，有紅有白，又有紅白相間者。此乃盆盪中所養，以供清玩，俗亦呼爲鱷魚，非蛟鱷也）、鰓魚（爾雅翼曰：今之河豚，冬至輒有之。比戶錄作鮭魚，味至美，然肝與子有大毒）、海狗（頭似狗，尾尖，有四翅）、海馬（狀似馬，頭有鬣，四翅；漁人獲之不祥）、海龍（產澎湖，冬日雙躍海灘，漁人獲之，號爲珍物。首尾似龍，無牙，爪長不徑尺，以之入藥，功倍海馬）。

介之屬：龍（龍之大者，介蟲之元也）、龜、鱉、蟹、蠶（殼青黑色，其堅可作杓。尾長如鈴，有足十二，生腹下。雄小雌大，置之水中，雄者浮雌者沉，雌常負雄而行，雖

波濤終不解。失雄則不能獨活，故號鬻媚。漁人拾之必得雙，腹中有子如粟大，烹食甚清）、螺（種類極多。生鹽水者：有香螺長數寸，肉雪白，尾有膏，味最清甘；有花螺，圓而小，殼薄有斑點，味亦清；有響螺，大者長滿尺，其殼可吹，軍中用之；有內螺，大五、六寸，切其殼，可作鸚鵡杯；又有寄居者，如螺而有脚，形若蜘蛛，本無殼，入空螺殼中，戴以行，觸之縮足如螺閉戶，火炙之乃出走。異苑謂：鸚鵡螺當脫殼而朝也，出則有蟲如蜘蛛入其殼，戴以行，夕返則此蟲出。庾闡務謂鸚鵡外遊，寄居負殼是遊。臺地呼爲寄生。生淡水者：有田螺，本草曰：田螺含泥在腹，十年猶活，能伏氣飲露；有石螺，生池潭中，可常食）、蠃（類不一：有沙鑽，色黃，遇人即伏沙底；有沙馬，色赤，走甚疾；有大脚仙，身小，一螯大，一螯小，色赤白相雜；有虎獅蟹，遍身紅點；有責蚶蟹，色青白，兩螯獨大；有金錢蠃，身扁，色赤黑，醃食甚佳；更有生溪澗中者，螯生毛，名毛蠃，秋後肥美）、蟪（膏多於肉、曰紅蟪，無膏曰菜蟪。大者長尺餘，隨大潮退殼，一退一長，其殼甚堅。又有虎蟪，質粗味劣，無足取；其殼極似門戶上所繪虎頭，色赤，殼紅斑駁，有鑿爲酒器者。冬來生子盈臍）、牡礪（鹹水結成硨磲，相連如房，故曰蠣房；俗呼爲蠔。散生海中，用長竹如剪，鈎諸海底取之，殼可燒灰）、蠟（形似蟪，但殼有斑點，其螯甚銳，別名翠蠟，亦名青脚蠟）、蚶（蚌蛤之屬，殼圓而厚，形如瓦筒，縱橫其理）、花蛤（一名文蛤，味極清甘。曩時絕少，惟雍正癸

卯春夏，魚市不絕，今亦罕見。西溪叢話云：蛤蜊、文蛤，皆一潮生一暈。博物志云：東海有蛤，鳥常食之。殼在海岸，潮水往來蜡薄，潔白如雪，入藥最精）、蜆（蛤之大者，殼厚微黃，肉白多漿，一名車螯）、水龜（一名龍虱，生潭澗中，醃食甚佳）、海豆芽（似蜆而大，形扁殼綠，吐尾如豆芽，故名。一名江燒，俗呼爲塗杯）、白蜆（形與內地蜆無異，而殼差薄，色白如玉，味尤清甘、四、五月有之）、蚌（殼明亮，老亦能生珠）、珠螺（似花螺而小，嘴有皮，厚而圓，如半面珠，故名。產澎湖，可醃作鮭）、西施舌（殼綠，黑色，似蚌而薄，其肉有舌，最美，海錯之珍，次於江瑤柱）、海蒜（一名湖腎，殼類蛤，肉垂三寸餘，白色，上有黑點。狀甚劣，味甘，但性極寒，食之多患腹瀉）、龍蝦（昂首奮角，如畫龍狀。甲硬如蟹殼，鬚長二尺餘，鉗六、七寸，上有芒刺，尾下子纍纍相屬）、蝦（有大小諸種）、蠓鱧（龜屬，卵生，狀似蟹。四足，無指爪。大者重百餘觔，小者亦數十觔。常從海岸赴山凹，鑽孔伏卵。人伺其來時，尾而逐之，行甚疾，衆併力反其背，則不能動。剝割時，兩目淚下。嗜者謂味同牛肉，值亦相等。甲可亂瑤瑁，亦以飾物，但薄而色淺，不任作器。市販鹿膠，每以其板殼與鹿角骨同煎。澎湖圭壁港，以此得名，特字訛耳。劉欣期「交州記」作蚶、鬼蠓（狀如傀儡）、海蜆（臺地所產，瘦小不堪食）、綾鯉（爾雅翼曰：鮫鯉狀如獺，遍身鱗甲，居土穴中，其甲名穿山甲）。

蟲之屬：蜂（種類甚多，釀蜜者爲蜜蜂）、蟻（盈几案間皆是。有赤色而極小者，曰黃蟻；色黑而走疾者曰走馬蟻；色白而生於濕處者曰白蟻，凡衣服器物，若近濕處，多爲所壞）、蟬（臺地三月卽噪樹間）、螢、蝴蝶、蚤、蜻蜓、蝙蝠（俗名蜜婆。通志曰：類鼠而有翼，晝伏夜飛，一名伏翼，一名夜燕）、蝦蟇（似蟾蜍，背有黑點，治瘡毒最神效）、蟋蟀、蜘蛛（爾雅曰：在地中布網者爲土蜘蛛；絡幕草上者爲草蜘蛛。又蠨蛸長踦卽小蜘蛛）、螽斯、螳螂（爾雅謂之莫貜。其蟲知進，惟捕蟬則一前一却）、蜈蚣、蜈蚣、螺贏、蠅虎（蛛屬，藏壁間，回環周顧，能捕蠅）、蜂虎（狀似燈蛾而大）、蛾（苻子曰：夕蛾去暗，赴燈而死）、蠹魚、蚯蚓、蜈蚣（爾雅謂之蜈蛆。腹下有光，夜間青熒閃爍如螢，毒氣如硫磺，以足踏之，光熠耀不絕。性能制蛇，見大蛇便緣而啖其腦）、蛇（一名山辣，長六、七尺，專捕鼠；一名草花仔、長一、二尺；二者不傷人。一名龜殼花，背有文如龜紋。一名飯匙倩，頭扁如飯匙，見人頭昂二、三尺，惟尾貼地，噴鼻有聲。一名簸箕甲，身有橫紋，黑白相間，俗名手巾蛇。甲有毒汗，經行處草木皆萎，牛馬不食。嚙人數十步立斃。其骨必擣爛遠擲之，誤踐亦能刺足殺人。一名青竹鏢，別名百步劍，又呼青竹絲，長尺餘，深綠色，纏樹杪與葉無別，有絲如蛛網，人誤觸之，則飛嚙，其疾如鏢，遭其嚙行百步卽僵。一名塗釘，身扁，四足類蜥蜴，長五、六寸，或尺餘，黑脊，左右皆黃絲繞之，能浮水，口毒而不螫人，若捕急則嚙人立斃。

每當雨多露濃之後，橫路暴日，俗呼四脚蛇。更聞北路有巨蛇，可以吞鹿。名鈎蛇，能以尾取物）、蜥蜴（一名蠃蜒，俗呼神龍，能鳴其聲嘎嘎；或謂過澎湖則不能鳴。赤嵌筆談云：余始來此，坐簷下，有聲如雀，却不見有飛鳥，後迺知爲蜥蜴鳴也。林僉事麟媚使琉球竹枝詞有「靜聽盤窓蜥蜴聲」之句。其自注云：（蜥蜴能鳴，聲如麻雀，信然）、螿螂（漳志謂之螿蟲，好藏厨篋中，可煎食，解毒消積甚效）、蠅、蚋、蚊、沒子（閩小紀云：閩地有小蟲若微塵，視之不見，刺人較蚊蚋尤甚，密帷亦不能間之，名沒子。臺地鄉間甚多。赤嵌筆談云：海舟夜眠，潛伏艙內，尙喜無蚊；至登岸，則四時皆受其害。更有不見不聞而爲所刺，愈抓搔則愈痒者此也）、水蛭（俗呼蜈蚣）、蛙（背青色謂之青蛙，一名田雞，亦名水雞。味甚美、臺地最多，人以爲珍饈）、樹蛤（狀似蟾蜍，綠色、生樹間）、螻蛄（爾雅所謂蛄蛄。邢昺疏曰：黑甲，翅在甲下，噉糞土作丸而轉之。莊子所謂「蛄蛄之智，在於轉丸」是也）、毛蟲（說文曰：俗呼毛蟲，有毒螫人）、竈雞、斑貓（本草曰：生豆葉下，烏腹尖喙，甲上有黃黑斑文）。

論曰：爾雅註蟲魚，得列於經。而周禮職方氏相天下物土之宜，九穀六畜有別，所以裁成輔相，俾上下鳥獸魚鱉咸若者，恃有道也。臺地氣候冲和，物產滋豐，而取之有時，用之有制，留物力之有餘以還太虛，是所望於主持風教者。





# 重修臺灣縣志卷十三

## 藝文志(一)

### 著述 書序 賦

蘇長公入惠州以後，其爲文益逸宕雄奇，不可方物；世因有海外文心之稱。臺固海外也，游於斯、宦於斯、與籍於斯，名流星聚，椽管花生，恍得江山之助焉。其辭關邑事暨地與人者，業分附於各志；更爲詳考撰述諸家，標厥卷目，載其弁言，庶使稽求，用資博雅。若賦、若詩，並哀而登之。擷瀛壖之文藻，徵海宇之昌明，非敢妄擬蕭樓，有所棄取也。志藝文。

### 著述

東番記，明莆田周嬰著。

臺灣輿圖考(一卷)、草木雜記(一卷)、流寓考(一卷)、賦(一卷)、詩集(二卷)、文集(一卷)，俱明太僕寺少卿郵縣沈光文開著。

靖海紀(二卷)、平南事實(一卷)，俱國朝靖海將軍侯晉江施琅尊侯著。

臺灣雜記(一卷)、荅洲文稿(一卷)、山川考略(一卷)、海外集(一卷)，俱諸羅縣知縣無錫季麒光荅洲著。

郊行集（一卷），知縣鐵嶺沈朝聘省軒著。

臺灣紀略（一卷），府儒學教授長樂林謙光芝嶠著。

赤嵌集（四卷），海防同知桐城孫元衡湘南著。

裨海紀遊（一卷）、僞鄭逸事（一卷）、番境補遺（一卷）、海上紀略（一卷），

俱仁和諸生郁永河滄浪著。

東征記（二卷）、平臺紀略（一卷），俱廣州府知府漳浦藍鼎元壬霖著。

遊臺詩（一卷），漳浦諸生陳夢林少林著。

臺海使槎錄（八卷），內赤嵌筆談四卷、番社六考四卷、番社雜記（一卷），俱巡

臺御史北平黃叔瓚玉圃著。

巡臺錄（一卷），巡道浮山張嗣昌著。

澎湖志略（一卷），糧捕通判安岳周於仁仙山著、江夏胡格壽平修。

臺灣志略（三卷），巡道濟水尹士俚東泉著。

瀛壖百咏（一卷），巡臺御史錢唐張湄鷺洲著。

臺灣風土記（一卷），巡道衡陽劉良璧省齋著。

臺海采風圖考（一卷）、番社采風圖考（一卷）、使署閒情（四卷），俱巡臺御史

白麓六十七居魯著。

婆娑洋集（二卷），巡臺御史錢塘范成九池著。

澄臺集（一卷），巡道長洲莊年榕亭著。

海錄碎事（一卷），府儒學教授福清吳應造鈞大著。

半石居詩集（一卷），邑庠生曾曰唯著。

右自「東番記」以下，作者二十一家、爲書三十八種，邑無藏版，亦少懸籤；年代未遙，散軼過半。統列其目，庶使庋閣之遺，知所護惜耳。瀛壖百咏末章云：福臺新咏萃羣英，調絕音希孰繼聲？注云：東寧詩一名福臺新咏，四明沈光文、宛陵韓又琦、關中趙行可、會稽陳元圖、無錫華袞、鄭廷桂、榕城林奕丹、吳藁、輪山楊宗城、螺陽王際慧前後唱和之作。吳有桴園詩集，楊有碧浪園詩。又諸羅令李麒光、臺令沈朝聘海外郊行等集，今皆湮滅不可復見。

附：府志（十卷），巡道榆林高拱乾九臨輯。重修府志（二十卷），巡道衡陽劉良璧省齋輯。新修府志（二十五卷），巡臺御史錢塘范成九池輯。縣志（十卷），海防同知攝縣事宛平王禮立山輯。安海詩，禮部侍郎漳浦蔡世遠梁邨輯。海天玉尺編，巡臺督學御史高郵夏之芳荔園訂。珊瑚集，巡臺督學御史錢塘張湄鷺洲訂。梯瀛集，巡臺督學御史甘泉楊開鼎玉坡訂。

## 書序（跋附）

靖海紀序

文淵閣大學士 李光地（安溪人）

韓淮陰指畫東征形勢及料楚、漢成敗，如指諸掌；諸葛公校計孫、曹強弱，圖荆、益之利，定鼎足之規：皆先指算於前，而操券於後。司馬仲達不足道也，然其平公孫淵量敵計期，不差時日。岳忠武對魏公定擒楊么，八日而捷書果至。蓋古之重臣宿將，其於天下大勢、一隅要害，未嘗不熟籌深曉，制其短長之策；故一旦應機，迎刃而解。臣固非冒利趨險，迄無成謀，苟焉以國家民命爲試者也。

東南之苦海患六十餘年，聖朝受命，恃其險遠，踞島嶼、乘風潮，出沒爲梗。自戊子以來，攻圍破陷郡邑者三；跨有粵、閩邊地，曠日而後平者一。己亥之役，浮長江，犯金陵，則中原腹心爲之震動。議者割棄沿海田廬延袤數千里，而又歲資鄰省軍糈動百萬計。蓋毒生靈、糜國藏，不可勝數。此豈鱗介之倫，不以衣裳易者比哉？靖海侯施公，自其先任樓船，則以疏言賊可滅狀。乘傳陞陳，言之彌切。天未厭亂，留公宿衛十有餘年，而後出竟其志。時異勢殊，而公前二疏所陳者，無一不酬於後。自奉命專征，至於受降獻俘，籌畫措置，連篇累幅，又無一不符於前。吾以是知公計之熟、料之明，知己知彼，算定而後戰，故能役不踰時而成不世之功。所謂上兵伐謀者，於公見之矣。國家之難在用兵；用兵之事，莫難乎滄波巨浪之中，與遠夷爭舟楫之利。珠崖、南交，漢明所以屢征而不服；遼左、日東，唐、元所以傾師而不再。彼數君者，皆以遠略窮兵，

續用弗底。今鄭氏境內逸寇，託足孤島，爲濱海無窮之憂。皇上憫惻殘黎，赫然誅討。天佑皇仁，風波助順，而公以國賊家難，忠孝交逼於中，憤不顧身，義形顏色。仰仗皇上委託之專，無復疑貳掣肘，遂克受事報成，宣威絕徼，航海之勳，稽古莫及焉。然則公之智勇，蓋公之誠爲之；而非皇上，救民伐罪，內斷於心，任公勿二，如議者舉棋不定之口，其不潰成者幾希耳！

閩之人士，取公前後章疏，彙萃編刻，而請序於余。余惟公之功，天子褒之、史氏紀之，其所以爲百世戎臣師者，吾無綴乎爾。故復稱道古今，以見遠圖之不可事、耀兵之非得已以及主之仁明、臣之忠孝，著厥成功之自。覽是編者，考閩事之終始，尙將有以論其世也。

### 靖海紀跋

禮部尙書 蔡世遠（漳浦人）

平南之役，聖天子授鉞推轂於我大將軍施公，而公果以膚功奏；其知人善任，誠千古帝王命將之盛軌哉！顧嘗思之，古今克奏膚功者，皆其謀能素定，熟識情形，深知彼己；是以弗戰則已，戰則動出萬全，功成一鼓。今讀公平南始末奏章，如「密陳專征」諸疏，可謂成算在胸，瞭若指掌矣；然皆不越其始所豫策。方康熙六年，公以蕩平機宜請也，有云：「據澎湖以扼其吭，賊膽必寒。先宣朝廷德意，如大憝勢窮，革心歸命，

則姑從寬網，亟與安插，臺灣可不勞而定。此謀定於十餘年之前，乃今一一如取左券；雖淮陰築壇之對、營平金城之圖、王朴平邊之策，曷以加茲？

初，公之畫是謀也，或且難之；而天子獨排衆議，悉心委任，竟使公伸其十餘年前素豫之謨；公何幸遇特達之聖主，得以勝任愉快，而建不世之奇勳也！然此猶以武功言之也。若夫公之文德，則尤近古以來，名臣宿將所未易彷彿一二者。世遠竊讀公之疏而知之也。公諸疏凡條上便宜，着着皆符廟算，着着各奏成效；而一念悱惻，曲體皇上好生之仁，遂使窮島萬靈，重蘇於筆下。蓋其揆之心者明，故其杼之筆也達。是固非記室參軍操翰幃幄者，所能贊其一詞也。昔武侯弱冠馳驅，躬在行間斗鈐之下，親校簿書，而前、後出師二表，探喉而出，遂爲古今奏疏第一。忠肝智膽，照耀史策，千載下讀者至爲感激流涕。是皆至性之餘，溢爲文章；故無人巧安排之迹，而有天工自然之妙。以視公疏，真堪頡頏矣。公軍旅稍暇，輒磨盾賦詩，不廢文事；謂公獨以武功著乎哉？

語曰：天下危，注意將；天下安，注意相。今海內昇平，方敷文德之化，以公文事武備兩者兼優，爲將爲相，無往不宜，又何安與危之可分？則出爲舟楫，入爲鹽梅，天子之注意於公，當有加無已也；而受福者不獨吾閩矣！

中原地盡，媧皇之補無功；絕島天浮，精衛之填奚術？沃焦暘谷，茫茫蜃市蛟宮；弱水扶桑，汎汎種人龍戶。田橫已逝，血漬蠻花；徐福不歸，啼聞瘴鳥。蓋臺灣郡者，歷代聲教所不通、前王版圖所未隸也。聖朝化行率土，威被無垠。鑿溟滓之乾坤，雕題入貢；闢鴻濛之日月，卉服來王。城列赤嵌，官紆黃綬。則有龍眠才子，孫楚名流。岸幘澎湖，諭裸邦以禮樂；揚舲活嶼，變斥鹵爲桑田。而乃預畝勸農之餘，偏工體物；榕陰聽訟之暇，不廢緣情。渺衆慮以爲言，揮八極而成韻。華詞璀璨，擷珊瑚之千枝；異采焜煌，落鮫珠之百顆。是則穎川渤海，儒術斐然；開府參軍，風流卓絕矣。豈若兔園挾冊者，課吏治而迂疎；鳳尾批箋者，薄聲詩爲小道也哉？且夫夸陳山海，縱壯浪而難工；雕師禽魚，每形容而易俚。若其留不盡之響於言外、狀難名之景於目前，大言小言，亦騷亦雅。倒天潢而屈注，百谷皆鳴；持月斧作文斤，五兵非利。耳悽目賦，性寂情移，將使子厚柳州未足記其巧、坡公海外無以喻其奇。此赤嵌詩集爲人間未有之書，而漁洋先生有創獲必傳之語也。

嗟乎！吟篋隨身，錦囊貯句；苟非好事，未易言懷。至於挂席隨雲，乘風破浪。問程孤往，歷島樹之迷離；擊楫還歸，與鸞帆而上下。鯤魚夜吼，則山鬼輟吟；颶母朝翻，則爰居屏跡。鐵沙排劍，廻車九折非難；針路飄萍，擊水千盤似夢。而使君乃柁樓舒嘯，官閣援毫；海月鑒其咿唔，天風助其激盪。捧函色動，不數張融賦海之章；掩卷神



飛，勝讀郭璞遊仙之句。感瓊瑤之投贈，媿糠粃之簸揚。宜播鷄林，共貽鷺羽。

## 赤嵌集序

汪 灝（歙縣人）

昔人云：文人之筆，多得山水之助；涉境愈險，則文筆愈奇。韓之潮，柳之柳，蘇之儋耳，是其徵矣。雖然，亦顧所謂文人者何如耳！使神志不超曠、覩記不淹洽、才情不肆溢滂沛，卽至方壺員嶠，人跡罕履之地，風景自異，而其靈幻神奇必不傳也。何也？有其助，無其筆也。

臺灣入版圖者幾三十載，剖符至者踵相接，其山川、風土、人物，人遭之而無色，公觸之而成聲。鼓吹瓌譎，刻畫詭異，使讀者縮海外於眉睫，恐怖胡盧，迭至交攻，不可自己。則皆其心無窒礙、學有根柢，八斗之才、萬古之情所羣萃焉而出者也。故人謂斯集得山水之助。余謂赤嵌不遇慧業文人，將終天地而不顯其瓌譎，不肖其詭異，其得助於文人者，又不可量其幾多矣。

或曰：移此以概韓、柳、蘇公，其說將無同乎？余曰：所遇又不同也。蓋韓、柳、蘇三公，皆謫於潮、於柳、於儋耳，其所爲詩，大抵皆感激憤發之所爲作也。我公捧毛義之檄、叱王尊之馭，俯仰上下，靡所怨尤。雖集中感懷，放懷諸什，時有微情，要亦才人志士不屑一世之所寄託；而其曠宵靈襟，排冪變調，正未有纖毫介於性情也。此其

所以異於韓、柳、蘇三公而自鳴一家，而各成千古者歟！

臺海使槎錄序

翰林 魯曾煜（紹興人）

小雅皇華之詩，言使臣徧咨於忠信之人，左傳所謂五善、國語所謂九德是也。自漢以後，使者遂例有纂述。考之鄭樵藝文略，凡朝聘得三十七部、行役得三十部、蠻夷得四十七部，不爲不夥；然未有海外瀕瀕之壤，人物俶詭之鄉，元元本本、堂堂正正，視之如指螺掌壑，當下可信；則臺海使槎錄，洵爲第一等書矣。

煜聞先生之言曰：『余之訂是編也：凡禽魚草木之細，必驗其形焉，別其色焉，辨其族焉，察其性焉；詢之耆老，詰之醫師；毫釐之疑，靡所不耀，而後卽安』。嗟乎！厖靡名物，先生猶廩廩焉若是，而况島嶼之險易、城堡之堅脆、番俗之馴悍、政刑之張弛、戎伍之疎密、禮樂之異同，有關精神命脈之大者乎？抑禹跡未經，儒者從略，先生必務詳審精密；况墨丈尋常之間，習睹習聞，肯蹈澹虛恍惚，如象罔之索珠、狼疏之覓金已乎？則甚矣，先生之志之勤，而學之篤也！

詩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先生有焉。皇華於原於隰，無不光明；使臣於遠於近，無不周徧。先生是書錫之矣。達奚通之海南諸番行記，曾何足云？煜癡陋不足以知先生，唯因先生之言，而推廣之如此。

澎湖志略序

劉敬與（福州人）

爲政者視乎其心。心一於愛民，則凡官序之崇卑、職任之繁簡、地方之遐邇險夷，不以介意；而惟切切焉晝考夕糾，以一夫不獲爲憂。及吏習民安，百廢具舉，則又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無不可治之民。游刃既得，目牛無全，而不覺怡然有愜於其心。雖然，豈易言哉？非其平生之學得於正誼明道者有素，方且寵辱裝其懷，痼瘵之念何自而起？苟且自便，又豈復知有急病讓夷之事？嗟乎！此可以勉強而能之者哉？

潼川周公，涖閩數載，自永春遷歷臺灣澎湖司馬。其去也，民立祠以祀公。公之入於人者可知矣。顧民不忘公，而公愈益不忘乎澎之民。旣報政，思所以爲後事師者，輯成澎湖志略一卷；簡要精覈，可補志乘所不逮。公之神何優、而慮何長耶？

夫閩處南服，澎尤窮海；行旅所至，猶謂畏途，而公顧樂而安之。惓惓之意，形於歌詠之餘。此昔賢之所難，而於公僅見之者也。吾於此識公之心、覘公之學，於以知前此公所涖之政之教；而尤幸吾閩之民，將來食德於公者之未有窮期也。是爲序。

瀛壖百咏序

巡臺御史 張 湄

臺灣，古毘舍耶國也。始見於馬貴與「文獻通考」。至明季莆田周嬰「遠游編」載

「東番記」一篇，稱其地爲臺員，蓋閩音之譌也。臺灣之名入中土，實自茲始。萬曆間，海寇顏思齊踞有其地，俘掠海濱；臺灣之有中土民，自茲始。思齊死，紅夷乘其敵取之。我朝順治辛丑，鄭成功攻降荷蘭，據其土城，改名東都；尋改爲東寧。康熙癸亥，大兵蕩平島寇，鄭逆歸誠；臺灣之入版圖，自茲始。五紀以來，地辟民聚，居然一大都會。昔之鮫窟鹿場，今皆廬宇矣；昔之荒榛焚葬，今皆黍稷矣；昔之亡命遺俘，今皆長子孫而稱地著矣；昔之雕題鑿齒、鬻髮文身，今皆躬禮樂而口詩書矣。

余奉使持節是邦，自厦抵臺，自郡治訖南北二路，卽志乘所載，合之巡歷所經，凡歲時習俗、山川、草木、禽魚之類，苟有可紀，輒賦短句，投之奚囊。經歲累百篇，同人慙慙付梓。顧惟舛次社寮率意漫興，既無故實可徵，亦不得以文言竄易；徒拾蠻語，曷足稱詩？迺復屑屑加之詁釋，豈好爲無鹽增陋哉？誠欲使覽者一手卷而如身履其地，庶幾後之於役君子，或等余爲識途之馬，未可知也。若夫祇承聖謨，寓化導於拊循，俾中外同風，協氣橫溢，使臣之職固有其大者，甚無取乎此也。

### 瀛孺百咏跋

巡道 劉良璧

昔賢稱東坡賦物詩爲不可方物。卽至難摹之狀與甚難顯之情，輿劇揮毫，無不隨形立肖。豈其得力於海外遊耶？抑其本領有大過人者，而地以人傳耶？

侍御柳漁張公，以武林名進士登玉堂、歷諫垣，奉天子命巡視臺灣，兼司學政。下車之後，目覩海外情形，所與僚屬持籌者，防微杜漸，保障天南，惓惓以地方爲念；而加意作人，手集先正大家名文三百篇，置海東書院，爲諸生楷模。其校士也，冰壺朗鑑，釐頂胃、拔真才，得課藝數十篇，付之開雕，顏曰「珊瑚集」；固已膾炙人口、紙貴臺陽矣。未幾，檢點奚囊，得絕句百首，加以詁釋；皆其自廈而澎，而臺，而南北兩路所賦也。遡版圖入我中國，上下六十餘年，山川景物，歷歷如繪，令觀者如閱「山海經」、如讀「水經注」，光焰陸離，千態萬狀，皆於斯集見之。夫以公之淹貫經術、通達治體，不日返虎觀、抵龍門，召伯卷阿之音、吉甫清風之頌，將珥筆以鳴國家之盛，固大有在也；斯集特其緒餘耳。顧海外山川景物，得藉公詩而益著，則「瀛壖」一編，卽爲坡老海外之文也可。

璧親炙公之德教，因拜手而跋於後。

### 臺海采風圖序

巡臺御史 六十七

考古伯翳著「山海經」、桑欽撰「水經」、諸史地理有志，爰及「十洲記」、「風土記」、「南越志」、「九州異域志」諸書，往往散紀海外事。凡名人使絕域外島，亦每彙其羣碎，清異者錄之，蓋以考異俗、資宏覽也。

臺灣，古傳毘舍耶國，荷蘭以一牛皮占之。繼則鄭逆據土，立郡縣。康熙二十有二年，我朝聲威震讐，航師直下，遂回首面向，隸閩版圖。乾隆癸亥冬，余奉天子命來巡斯土，烟波縹緲，蛟蜃混濛之區，有大都會焉；林林總總，莫不蒸然向化。仰見聖治昭宣，無遠不屆。小臣不才，惟有勤宣朝廷愛養德意，夙夜不敢自違。間及採方問俗，物產之異，種種怪特，多中土所未見者；始信區宇之廣，其間何所不有。

公餘之暇，卽其見聞可據者，令繪諸冊若干幅；雖不能殫其十之二、三，而物土之宜、風俗之殊，亦足以表聲教之訖；獻雉貢獒，無煩重譯也。爰題曰「臺海采風圖」，奔諸行篋，歸質於京華博雅君子，或亦有以迪寡昧而廣集益也夫。

### 臺海采風圖跋

巡臺御史 范 咸

自昔學士大夫，宦跡所至，必攬其山川之勝，志其風物之美；如香山之於匡廬，柳州之西山諸小記以及「荆楚歲時」、「襄陽耆舊」，載籍極博，所謂地以人傳、人亦因之不朽者也。近時「說郛」諸書，卷帙既繁，摭拾尤濫，言不雅馴，滋愧古人矣。夫所云雅馴者，非徵引故事、雕章飾句，便謂可藏之名山也；必好學深思，乃能心知其意耳。同官黃門六公，天質敏絕。自其少時，已好讀書，熟於史傳。口誦古人詩，若決江河；而於風雅僞體，別擇更精。其奉天子命復留巡方也，閱宛平黃玉圃「使槎錄」，卽

其所繪臺海物產，重訂爲「采風圖考」而損益之。既自爲序矣，又請余跋其後。余年來纂輯志乘，皆於公是正；公所作圖考，亦多質於余。余之爲志也，遠徵博引，欲以廣海外之見聞，詞繁而不殺，故常失之夸。公之圖考，類皆稽核其實，旨遠而詞文，一名一物確有依據，非同臆斷其有無者。夫登高舒嘯，觸物興懷，大都皆羈臣、遷客藉以寫其無聊之狀；而公則受寵榮而若懼、坦物我以偕忘，其極目滄溟，而增註蟲魚草木，蓋依然楊柳雨雪之思，豈徒以留連景物，謂欲與古人競美云爾哉！

## 番社采風圖序

范 咸

上世島彝萊彝，志於「禹貢」；其雕題交趾、羽毛穴居之倫，則「王制」載焉。凡以古帝王居中馭外，羈縻勿絕，所以達其志而通其欲者，固自有在也。

我國家奄有萬方，臺灣入版圖者，已六十餘年，蒸蒸日上，蒸蒸然大化流洽矣。歲甲子冬，余奉命巡視茲土。郊垌之間，衣冠文物，比戶絃歌，知聲教之盛固，已無遠弗屆。及考「郡志」所載番社之有名可紀者，計一百四十有奇；其深山人跡所不至者，又莫知其紀極。同事黃門六公，博物洽聞，孳孳以采風問俗爲務。爰就見聞所及，自黎人起居食息之微，以及耕鑿之殊、禮讓之興，俾工繪爲圖若干冊，並各有題詞，以爲之考，精核似諸子。昔周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皇華原隰惟以咨諏咨詢爲不及。蓋宣上德而達下情，使臣

之職也。今公爲此圖，吾知歸而獻之黼座，既足以徵聖天子修教齊政之治，其亦有「豳風」、「七月」之思乎？是誠可謂不愧其職者已。

### 采風圖跋

巡道 莊 年

臺疆，古東海島也。我朝收入版圖，畏威懷德，咸願首跂踵，蒸蒸向化。迄今涵濡六十餘載，馴獷鷲爲善良、易狃獠以秩序，熙熙穰穰，忭舞康衢。蓋丕冒海隅日出，罔不率俾矣。

乾隆八年，天子命黃門六公來按視茲土。公慈明綜練，鎮謐不擾；舉凡整綱陳紀、迪教制刑，毋矯揉而紛，毋因仍而弛，務協於砥平鵠正，惟和惟一，以與億萬姓安養嬉遊於滉瀟海天之下。余忝任觀察，周咨就正，得規隨而遵守之，以無隕厥職。間又出其退食之餘，所繪采風圖若干幅示余，令跋其後。竊思周公作「王會」，紀渠叟、駒犬、康人、桴苴之屬；唐貞觀間，外國獻菩提木、鉢羅花、拔蘭鹿、金卵鷄、活鱗蛇諸物，有異於常者，皆詔所司詳錄之。此烏譯陳德、狼舞獻功，尙足徵賓廷之盛。矧夫統區外以爲區內、隸外番以爲內氓，種種物類之殊、民俗之岐，安可無以誌之，俾傳播於無窮！夫陳詩納賈，皇華之選也；採風布政，星軺之任也。齊其政教，而不易其俗之所宜，牖民孔易；爲之作新而漸摩之，使底於德一而風同，端有賴於此焉。豈同炫奇志怪，



徒誇大宛之蒟醬、叩竹、西國之靈膠、吉光已耶？則覽是圖者，不可不知公微意之所在也。

使署閒情集序

莊年

巡使六公與侍御范公，寅恭協好，嘗同修臺郡志，廣徵詩文；或束筭，或編章，拉沓磨至。屬剗竣，有未及纂者。公嗜才若渴，不及銓次其爵秩篇目之序，隨所入錄付梓人，名之曰「使署閒情」。

今夫爲政閒不閒，何常之有？緬考古賢，同宰單父，或鳴琴，或戴星，抑何異歟？幾務叢脞廢弛，以求閒非閒也；清和悉理，勤敏而得閒，斯閒矣。節儉正直，以風有位，政有餘暇。吾於是集見公有素絲委蛇之度焉。

昔姬公總政涖官，退輒讀書百篇，日見七十餘士，是不閒而閒、閒仍不閒也。公殆有慕而興焉者乎？吾見靈臺偃仰、山海救謚，或擊壤，或含哺，作息不驚其天；草木化光，禽魚適性。唐人所謂爲政心閒、物自閒也，豈徒誇汲之臥治，顧之垂簾已耶！適屬言於余，因書而弁諸簡端。

婆娑洋集序

六十七

乾隆甲子，余奉命巡視臺疆。越次年乙丑，武林九池范公以名進士爲宮庶，復改柏

府；奉天子命，衣繡仗斧而至，協同莅事。甫下車通謁，開誠披懷，一襟瑩白，朗如映玉。余退而欽之。自此，晨夕過從。

東西兩廳事僅隔垣，林木覆簷，青翠交映。每當蟾明燭炮，相與商榷時事，如權度數計，而鑑照了了，豁心目間；或汲古論文，貫串灑浹，超超朗詣，無少格磔鈎拒態；迄今一載矣。傾困倒廩，余深受規益焉。

今夫天下有真德性，始有真經濟；有真經濟，自有真文章。惟公器養冲容，德局宏粹，故布之於政，釐然具舉。無矯無隨、無激無弛，優柔平中，如膏雨之滋黍苗，灌澤涵潤，驛驛其達，無不敷析而充腴，洵稱大雅三十一人之材乎！及讀其近構「婆娑洋集」，自出都抵臺，共若干首。名言絡繹，舉島海之蟻珠鮫玉，彙集賅存於行間。覺蠻天箐嶺，光熊熊然，晃淵耀谷，磅礴鬱勃，而莫之或掩。昔韓昌黎送殷員外使回鶻曰：『士不通經，果不足用』。今集中所咏，語語悉該體要，則勿謂其風雅也，而實政事也。讀大登、澎湖、鹿耳諸什，則大易設險守國之義也；讀草木、蟲魚等什，則包匭青茅、納錫大龜之意也；讀吊輓五妃諸什，則柏舟髣髴之志也；讀臺江雜咏諸什，則修教不易俗、齊政不易宜之務也。本實心以爲惠政，卽風雅而爲治術，原原本本，弼中彪外；吾見化理昭融，裸人協順。肆好其風，吉甫因之作頌；柔嘉維則，山甫於以永懷。豈徒矜風雲月露，以潤詞壇之景色已耶！

公居衷虛谷，不樂褻揚，欲奔爲筐篋中物。夫玉之在山、金之在鑛，終不可以藏也。余故特表而出之，弁以鄙言，付諸剞劂。其曰「婆婆洋」者，蓋取所云「乾坤東港華嚴婆婆洋世界」也。

## 婆婆洋集跋

莊年

海於天地間爲至大，於萬物無所不容納。未歷乎其境，則眼界尙未盡廓，而胸次亦尙芥蒂柴棘也。昌黎入潮、東坡入惠以後，發爲文章，波瀾浩瀚，光怪陸離，不可方物；由其所見者大，故足以發其胸中之奇。

侍御范公，奉命巡視臺海。下車以來，飭綱陳紀，具得大體之所存；而風流令行，蓋已德洋恩溥矣。一日，出其近所作「婆婆洋集」示余。余開卷盥誦，自燕都抵閩，凡農田水利之所關、山川阨塞之所重，皆賦其大者。至若臺土之風俗、氣候以及草木、禽魚，悉繪形傳響、苞蒼於尺幅之中。其怪譎瑰異、典麗清新，如「山經」、「水注」，絡繹奔赴，淵然以深，復窅然以遠；殆成子所謂「先生將移我情」乎？

余嘗以詩之爲道，非雕蟲小技也。昔人有言，上下數千年、縱橫數萬里，始可以讀杜詩。蓋惟知杜詩之所以作，始知杜詩之所以讀。夫詩書醞釀，特以取其精華耳。不觀泰山之高，無以知層巒疊嶂之勝也；不觀黃河之大且深，無以知驚濤駭浪之奇也。古今

數巨人，其畢生精神，直與扶輿磅礴之氣相薄。若杜、韓、蘇三公，其詩具在，沉雄古宕，無不言語妙天下。今讀「婆婆洋集」，宜使余躑躅望洋而茫然莫測其涯涘已！

### 半石居詩集序

邑人 嚴炳勳

詩之作也，寫人之性情而已。其人而憂憤無聊者，詩必沉而鬱；其人而高曠豁達者，詩必閒而超；其人而風情肆發者，詩必麗而逸；其人而慷慨剛方者，詩必雄而邁。自古迄今，如一轍也。然而杜也沉鬱，李也超邁，偁也麗逸，軾也雄放，各如其人；以成家兼者，往往難之。

今讀吾友曾君曰唯半石居之集，何畢備厥美，而不可以一方概耶？蓋其賦性超脫，既不以濁俗焚其心；而自命奇偉，復不屑步趨於儕伍。雖磊磊落落，有毅然不可屈之概；而感時物之變遷、傷情態之錯迕，亦自有扼腕而不能平者以寄於胸臆。是故發之於詩也，隨其境之所投，而卽因其詩以見性。有時而見其沉以鬱者矣，吾知其必有所以觸其憂憤焉者；而當其寫高曠之致則否。有時而見其麗以逸者矣，吾知其必有所以動其風情焉者；而當其寫剛方之概則否。

其爲人也，不拘於一定；則其爲詩也，亦不拘於一律。宜乎一集之載，幽鬱者忽而超閒，逸麗者忽而雄邁。卷頁雖少，已畢收古人之美而萃於其中也已。

## 安海詩序

蔡世遠

皇帝誕敷文德、救寧武功，歷數綿長，版圖式廓。敷天之下，覆幬涵煦，罔不率俾。其有阻疆自雄、傲虐不共，則赫然奮雷霆之師，擣其區域；畏威輸誠，爭爲臣僕。臺，故紅毛地也。鄭氏竊據三世。皇靈遠播，命姚公啓聖、施公琅削平奏績，置一府三縣。四十年來，休養生息，衍沃富饒。顧土著鮮少，火耨草闢，多閩、粵無賴子弟。地廣則易以叢奸，民雜則易以召亂。加以重洋浩淼，官吏有傳舍之思。兵役更番，不盡馴性；制撫控馭，阻於鞭長。康熙辛丑夏四月二十三日，群不逞之徒，叫號嘯聚，蹂我民人，賊我總帥。安平副將許君雲、遊擊游君崇功、北路參將羅君萬倉，各率偏裨血戰死之；賊遂據有全臺，服優衣冠，相稱以名號。文臣逃遁澎湖，賊勢益張。五月五日，制府覺羅滿公聞變，投袂而起，別母夫人曰：『兒不剪滅此，見無日矣』。晨夜疾馳，軍於鷺島；大治樓櫓，調八郡之兵尅期進取。提帥施公，先已提師駐港。滿公素知南澳鎮總兵官藍公忠勇，檄以副之。將校卒伍，分路責成。撫軍呂公，調餉佐軍，不科井里，應時而具。部署既定，合大小戰艦六百餘艘、兵萬六千餘人。滿公醞酒臨江，天氣霽朗。義聲昭布，將一其心，士百其競。覘知賊將內訌，頒發文告，設幟懸賞。賊棄逆効順，自相攻擊。六月十三日癸卯，自澎湖齊發。丙午，施公遣其裨將林亮、董方，乘潮入鹿耳

門，諸軍銜尾繼進。兵已過險，人懷必死之心，乘勝克安平鎮，轉戰七鯤身，賊衆尙數十萬。藍公率精銳由西港登岸，繞出賊背，紅礮鎗裂，賊遂大奔；薄至官寮，悉衆相拒，復大敗之。走塗墜堙，又連敗之。癸丑，長驅直入，府治悉定。

先是，滿公未至廈門時，邊郡洶洶，城市山村惶惑轉徙，米價沸騰，訛言流布。既至，汎舟之米四集，平糶禁奸；市不改肆，人不知兵；羣策畢張，紀律大肅。衆於是知賊不足平也。向使滿公不蚤鎮廈門，則內地山莽四伏，鷺門盡逃，澎湖將潰。施公雖激厲三軍，而兵少餉涼，其能浹旬奏績乎？卽滿公駐廈門，不檄藍公同征，亦未能成功若是速也。三旬治兵、七日奏績，宣天子詔，縛其渠魁，撫其脅從，不殺而威，不令而行；此皆由皇上知人善任，皇天眷佑，篤生良傑，同德一心，式遏亂略，豈偶也哉！

吾漳處最濱海，回思鄭氏之亂，海孽山妖同時並作；酷餉焚巢，言有餘痛。今茲之喜，不啻口出，作爲詩歌，用誌永久。名曰「安海」者，謂是役非徒平臺，邊海郡縣皆安之也。旣安於臺警方熾之秋，必能安之於臺地克定之後。溯厥亂源，選用廉能，布昭德教，芟其莠民，漸次更始。我閩人實世世食德，孕育蕃息，歌詠於靡窮也。世遠忝在史氏，有採風之責；因與陳君元麟、張君福昶、郭君元龍，彙撫篇什，以付之梓焉。

海天玉尺編初集序

巡臺督學御史 夏之芳

臺灣僻處海隅，自入版圖，歷今垂五十載。舊制郡邑守令外，以觀察使領之。康熙六十年，始以臺臣出司巡視，滿、漢各一員，歲一更替，蓋重海疆也。我皇上御極以來，文德誕敷、聲教暨訖，休風雅化，已遍遐陬；猶於臨軒策遣，加意遴選，再三訓誡，俾奉命諸臣得所遵循，以爲觀風訓俗之軌；則聖明洵周且至矣。至臺郡學政，舊屬之觀察使，不關巡視之責。丁未冬，始奉命以漢御史兼攝焉。

睿旨初下，余適恭膺簡命，出巡茲土，緣奏請學篆兼使節以行，於戊申之二月，得抵臺署。夫臺灣山海秀結之區也，萬派汪洋，一島孤峯，磅礴鬱積之氣亘絕千里。靈異所萃，人士必有鍾其秀者；况數十年沐休養教育之澤，涵濡日深，久道化成，固已家絃戶誦，蒸蒸然共躋於聲名文物矣。第四民之衆，士爲之倡；士習之邪正，風俗因之。臺郡人文蔚起，寧患無才？有才不醇，則龐雜與卑污同病。昔人謂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士習不端祇，以文藻誇世，匪唯無益，抑且爲民害焉。稽臺郡初闢時，歲、科掄才，多借資於漳、泉內郡。近已詔下釐剔，非生長臺地者，不得隸於臺學。此又盛朝作養邊陲之至意。郡人士既得秀於山海鍾毓；尤當厚自鼓舞，以上副皇恩，毋自域於棧樸菁莪外也。柳州云：『報國恩，惟文章』。士生此昌明之世，成讀書績學、修身立品，使文章積爲有用，而又以其詩書絃誦馴其子弟，化導鄉人，俾淳龐和氣，遍於蠻天箐嶺間；則上以鼓吹休明，下以轉移風俗，是固宜鐸者所厚望，而觀風訓俗之責庶可藉此以報稱乎！

茲因歲試告竣，擇其文尤雅訓者付之梓；而因以發之，益使臺之人知錄其文者之非徒以文示也。

海天玉尺編二集序

夏之芳

歲試既竣，擇其文之拔前茅者，錄付剞劂，亦爲海隅人士作其氣而導之先路也。嗣以出巡南北，鹿鹿驅馳，且瓜期將屆，科試擬待之來哲矣。迨己酉正月，復奉恩綸留任，乃得於春三月舉行科試事。時臺郡生童，愆恩雀躍，應試者幾倍歲試之半。爰秉公莅事，慎終如始，不一月而告竣焉。

臺地越在海表，才雋之士，時時間出；所慮無老師宿學，窮經嗜古而陶冶之。其抱守槩鉛者，甚以僻陋寡聞，銷磨其志於蚓竅蛙鳴之內。才以地限，殊可惜也。然余屢試校閱，皆隨材甄別，曲示鼓勵，故其文亦頗漸次有可觀者。大約文人之心，類從其地之風氣。臺士之文多曠放，各寫胸臆，不能悉就準繩。其間雲垂海立、鼇掣鯨吞者，應得山水奇氣；又或幽巖峭壁、翠竹蒼藤，雅有塵外高致。其一瓣一香，一波一皺，清音古響，以發自然，則又得曲島孤嶼之零烟滴翠也。海天景氣絕殊，故發之於文，頗能各逞瑰異。至垂紳搢笏、廟堂黼黻之器，則往往鮮焉。固其士之少所涵育，亦其地之風氣僻遠而然也。



故歲試所錄，強半靈秀之篇，科試則多取醇正昌博者。爲臺人更進一格，亦俾知盛朝文教之隆，設科取士之法，以明白正大爲宗，而不得囿於方隅聞見間也。乃更合歲、科試文，得八十首，付之梓，以爲多士式。

## 珊瑚集序

巡臺督學御史 張 涇

「珊瑚集」者何？集海東校士之文而名之也。珊瑚者何？珊瑚之枝也。海之大，無所不有，希世之寶皆於是興焉，曷取乎珊瑚也？曰：杜甫不云乎：『飄飄青瑣郎，文采珊瑚鈎』。文若珊瑚，誠貴之也，亦難之也。何難乎爾？難乎其枝也。其枝奈何？曰：枝生海底，一歲黃、三歲赤，漁人以鐵網取之。未及時，不得取；失時不取，則腐也。故曰難也。臺灣者，萬川環流，一島中屹，與世殊絕。六十年來，沐浴聖教，暗沕耀乎光明。海邦人士，璘璘然、紛紛然，質有其文矣。前乎此者未可取，珊瑚未有枝也；今不取，吾懼其失時也。然則及今無取者乎？曰有。雍正戊申，高郵夏筠莊侍御嘗取之矣。顏其文曰「海天玉尺」。玉尺云者，蓋言善量才也。余踵其後，無能爲役，顧亦奮力取之。雖不敢稱量才之尺，而竊自許爲羅才之網。願獻其琛，以與海內共寶之；則斯集之成也，夫亦猶行筠莊之志也。於是乎書。

## 梯瀛集序

巡臺督學御史 楊開鼎

環臺，皆瀛也。吾登斯瀛，而知天地有大文焉。雲拖岫，霞浣溪，花重錦官，琴調山溜，龍噴霧縠，虹亘天橋，風雨晦明，洪濤怒吼，如萬千車馬之奔騰：怪怪奇奇，卒難名狀。乃喟然嘆曰：大哉斯瀛，文人才士之心思，當亦如是之汪洋恣肆，而不可以羈勒也乎！以故余視學斯土，歷試諸生文，其中有清者、濃者、奇者、正者、賅而深者、沛然決者，各成一家言，而不能以一律繩。想亦游心於瀛海瀛山之怪怪奇奇，相與探幽攢勝，一洩而爲不可羈勒之文耶？有是文而不梨棗登之，以共諸同好，則海以內烏知其瀛以文彰、文以瀛傳也。雖然，瀛傳於文，不傳於土苴木偶、莽蕩詭僻之文。而傳於沉浸濃郁、含英咀華之文。都人士果不徒游心於瀛，以爲文而必思無愧爲天地之大文，而後可與唐之房、杜諸學士把臂而登瀛，以傳千古奇文。曩者，夏前輩筠莊名其所刊文曰「海天玉尺」，所以量瀛之才也；張前輩鷺州名其所刊文曰「珊瑚枝」，所以羅瀛之珍也。余欲量瀛之材而無玉尺、欲羅瀛之珍而無珊瑚，然則何所持以與都人士勗乎？曰：以是集而爲瀛之登也則未，以是集而爲瀛之梯也則可。於是乎書。

## 賦

### 平南賦

周 澎（晉江人）

海氛煽虐數十年，大將軍施公銜命徂征，一戰而克。「平南奏疏」一編，乃都人士

家謠戶頌，積成卷軸也。雖里巷微詞，而輜軒足採。乃據其事實而作賦曰：

繫帝德之光華，曰聖神而文武；耀化日於中天，颺仁風於率土。廣一廷之都俞，舞兩階之干羽；張百旅之熊羆，扶千屯之貔虎。六服率賓，萬方安堵；靡不稽首來王，輸寶天府。惟是東南一帶，溟渤奧區；蛟鯨出沒，陸梁逋誅。依龍鼉以窟宅，聚蜃蛤而爲徒；乘風濤以鼓鬣，播毒燄於萑苻。長使海濱黔黎，毀家破室；雲屯士旅，抱戈枕楸。嗟桑田之萬頃，乃彌望而平蕪。困頽魴於涸澤，泣流鴻於征途；錯烽煙於野戍，棲燐火於寒墟。至於淒風鳴柝，涼月啼烏；莫不含酸茹感，惻愴嗟吁。

天子乃念南國之化情，每殷勤而宵旰。曰：『惟予股肱，孰是仗旄秉鉞；爲海邦剪此暴亂，底四方於清晏？』僉曰：『惟彼元勳，夙膺寵眷；俾控制以專征，用克紓乎廟算』。帝曰：『都！自江以南，倚女爲屏翰；其克奏膚功，以靖此多難！』於是分虎竹、縮龍章，辭禁衛、出帝鄉。貔貅夾隊，魚麗成行；戈鋌的鐔，旌旆飛揚。駐雄師於澤國，若雨集而箕張。惟其地當斥鹵，井竭水漿；喜甘泉之應禱，供萬竈之餼糧。乃修樓櫓，爰戒舟航；凌中流以擊楫，攬形勢於滄浪。先卜期以決勝，奏神策於廟堂。繫重淵之瀾漫，慨風浪之非常；望蜃樓之縹緲，嗟欲濟之無梁。因而畫沙爲隄，聚米成島；孰漂疾當其驚湍？孰盤渦介其要道？孰旁涯而可泊舟？孰順流而堪直搗？敵已在吾目中，胥按圖而可考。定方略於金城，美充國之計早。知拉朽而摧枯，胡險阻之能保。

爾乃乘機制變，六月興師。舳艫千里，霄漢蔽虧；劍氣干雲而炳燦，甲光冒日而陸離。橫驚波以伐鼓，撥瘴霧以揚旗。各星羅而綦布，聽中堅之指麾。因念蛟宮盤踞，兔窟憑依；既蜂屯而蟻聚，復扼險而負危。雖投鞭之可斷，匪制勝之機宜。故毀軍以驕敵，弄股掌之嬰兒。彼乃疎汎守、撤藩籬，謂北來之軍旅，豈渡江之能飛？橫千尋之鐵鎖，沉水底以何爲？於是鼓輕橈，浮彩鷁，溯鴻波，撼絕壁；凌馮夷之宮，搗潛虬之宅。維時衝颺怒號，狂濤湍激；飛沫噴空，滂湃瀟汨；吞海岳以俱冥，合水天而齊碧。百族爲之震驚，千靈爲之辟易。天吳排浪以浮游，罔象穿煙而蹙躡。篙工柁師，逡巡踧踖；莫不輟櫂停橈，驚心動魄。爾乃精誠上格，叱電驅霆；飛廉頓轡，屏翳潛形。波臣歡焉助順，海若剡其揚靈。爰散金以誓士，耻與敵而俱生；復焚香以戒旅，惟妄殺之是懲。於是乎軍聲震，士氣騰；隳鐘發，枹鼓鳴；搖赤羽，麾青萍；殲怪鱷，殲毒鯨。弓不虛發，矢必應聲；倒戈漂鹵，流血波頰。既獻俘而授馘，遂掃穴而犁庭；乘長風以破浪，藉專閫之威稜。

因而傾其巢、剗其壘，敗甲殘鱗，俛首帖耳。濟藥石以扶傷，俾瘡痍之咸起；仗天威以縱擒，使歸布其德意。曰：漏網之餘魂，漫稱雄於井底；將計日以成擒，胡憑陵之足恃？念薄海之含靈，皆聖朝之赤子；無追蹤於田橫，五百人而俱死。倘銜璧以來歸，當茅土而錫爾，惟公事之勾當，何私仇之足耻？彼乃籍戶口、輸土田，匍匐蟻伏，稽首

軍前；曰：南人不復返，願稟朔於堯天；知聖朝之寬厚，必罔治於厥愆。若夫哀鴻失所，瑣尾堪憐；延頸企踵，霓望久懸。瞻王師之至止，胥雀躍而歡顏；陳壺漿而塞野，奉筐篚以周旋。桑麻無擾，井里依然；耕不輟耒，賈不易塵。相與脫釜鬻之苦，登衽席之安。更有流離遷客、顛顛鬢，弔天涯之魂影，悲絕徼之風煙。盼征鴻而帛書難繫，吟夜月而茄拍空彈；望鄉關於萬里，長掩涕以流連。欣撥雲而見日，樂故土之生還。乃復納叛招降，編之部曲；曰：蔡人卽吾人，務推心而置腹。彼坑卒於長平，何徒肆其殘酷？化鷹眼以威馴，各賣劍而買擯。念勝國之宗支，多竄身於窮谷；懷禾黍之故都，每悲歌而當哭。俾白馬以賓王，殷宗爲之不覆；惟聖世之芳規，曠千春而並燭。於是雕題貫胸之衆、樵齒鼻矚之倫，廻首請吏，願列編民；遷情反志，服教畏神。固絕徼荒陬，盡變爲樂土；何殊方異類，共識乎尊親。若乃威靈遠暨，悉主悉臣；陸轆水慄，奔走來賓。琛幣重譯而交貢，梯航接踵以並臻；火齊木難之寶、珊瑚瑇瑁之珍，鳥集鱗萃，靡不咸陳。豈中朝特貴乎遠物，乃遐方共聞有聖人。

由是鑿鼓傳，干戈戢；唱天山之歌，勒燕然之筆。交趾之銅旣標，淮南之碑亦立。捷音颺發於閩關，露布星馳於比極；六合莫不騰歡，至尊爲之動色。曰：海波之載揚，四十年如一日。吁嗟乎！蒼生不安於稼穡，仗爾師貞，一戰而克。從茲殺運除，劫灰熄；樂桑麻，恬作息。南顧紓憂，云誰之力？其速議褒封，用彰彼勳德。爾乃登清廟，播

樂章；告海邦之耆定，慶社稷之靈長。遂褒以絲綸之天語，錫以黼黻之袞裳；指山河而盟帶礪，分茅土而勒旂常。謂爾元戎，邦國之光；用錫爾鐵券，爾其世守而永藏。藉金城之萬里，用屏衛此一方。奠封隅以永固，鞏奕葉於苞桑；追伏波之奮烈，曠百世而流芳。

於是居者相與慶於閭，行者相與歌於市；胥朋酒以言歡，賡吉甫之燕喜。願長借乎袞衣，沾化雨於桑梓。若乃鈴閣餘閒，左圖右史；吐握下賢，赤舄几几。門多珠履之賓，座滿縫掖之士；同雅歌於祭遵，等輕裘於叔子。令旣肅於秋霜，心復澄於止水。彼烟閣與雲臺，知姓名之永紀；備採風於輜軒，詞罔逃於下里。乃歌曰：嗟滄海今噴狂濤，蛟龍鬪兮虎豹嘯。兵車絡繹兮饋餉勞，悲中澤兮聲嗷嗷。孰提師兮奮旌旄，磨鏡虹兮掣寶刀。淬龍泉兮鷓鴣膏，入蛟宮兮斬毒鼇；斬毒鼇兮奠滄海，吁嗟偉烈兮斗漢爭高。

### 臺灣賦

教授 林謙光

有汗漫公子，足騁八方，目驚九鄙。訪秦漢之故都，登雲亭之舊時。舒神於錢來丹穴之巔，長嘯於渾夕脫屣之址。洞庭彭蠡，拍驚浪以颺飛；弱水龍門，鼓輕舸而容與。歷吳越，詔甲第之連雲；入鄒魯，羨絃歌之盈耳。闔閭誼雜，舉踵則觸乎輪轅；都市紛華，摩肩則炫乎羅綺。自以爲穆王策駿之遊，蔑有尙於此。儼然恃所覲而述於廊宇先

生。

先生方暴背鴻濛，吸飲滄漠；聆而哂之，謂是黠丈夫也。曰：子亦曾曠爾矚、遠爾盱，而知今皇帝之輿圖乎？制萬國以侯尉，垂一統於車書；人弗敢私其尺土，俗無不拱乎辰居。奠神州而晏若，厝六合而恬如；暢餘威於殊俗，沛異澤於遐區。卽跳梁以據險，終痛悔其負嵎。走也慶流波之既靜，得專爲子頌臺灣之盛軌，而勿遑及乎其餘。懿夫滄浮溟渺，洸瀆潰汙；掀地震地，吞谷排空；駛如奔馬，激如騰龍；瀉碧千里，湧浪萬重；神鼉驅瀑，石燕呼風；颺颺颯颯，黓黓翼翼；擬蓬瀛之難卽，匪絳艘之可通。爾乃以忠信爲舟，以道德爲檣；爰縱纜於銅山，泛一葉於厦浦。飛廉戒途，屏翳先路；巨浸迴瀾，狂濤息怒。游泳虎井之灣，滌洄牛心之澚；望內塹而揚舲，指西嶼而繫組。旣憩足於澎湖，復放櫂於深渚。程僅歷於六更，里倏越乎五百。少焉，神山突出，沃野孤浮；景呈異狀，沙截洪流。一崑連七崑而蜿蜒，南崑偕北崑而阻修；大線扼海翁之堀，北線接安平之洲。衝鹿耳以抵岸，陟臺灣而遠搜。於是大岡、小岡，嶢峴嵬崔；半崩、半屏，巉岿崑崙。鳳巒插漢以嶽嶽，龜山負地而磅礴。翠織觀音之峰，丹銷赤崖之壑。聳打狗於平坡，峙買猪於廣漠。木岡、凹底，形若聯翩；阿里、鷄籠，勢相犄角。玉笋璀璨，則漾素影於波濤；金鑛嶙峋，則仗雷聲爲管籥。計自南而訖自北，繞以二十二重之溪；由此界而溯彼疆，隔以六千餘里之谷。升高而眺，循俗而詢：厥地惟鹵，厥土惟墳

；厥田惟上，厥種惟麩；厥草惟茂，厥木惟困；厥珍惟錯，厥布惟芬；厥鳥惟毡，厥獸惟羣；飛潛動植，長盛紛紜。嘉茲壤之沃饒，矧溫風之時至。犬吠雪以爲常，龍興雲而不曠。卻溽暑於竹椰，掃嵐烟於蘿薜。刺桐飄經歲之絳霞，茵菝迎四季之夏氣。歷選勝於炎方，允莫京於海澨。則有文身番族，黑齒裔蠻，爛滿頭之花草，拖塞耳之木環；披短衣而抽藤作帶，蒙烏羽而編貝爲繁。欣中國異人之戾止，乃跳石越澗以來觀。饋波羅之清冽，獻嘉樣之甘酸。蕉子剝來，幾等木桃之贈；黃梨摘露，不殊葵藿之繁，翹首瞻依，幸彼俗之未陋；跣足蠕動，樂大化之可頌。又有蓬跣方除，膠庠初隸；載酒問奇，負經請誦。吟誦半雜於博勞，衣冠尙存其椎髻；拱手於都講之庭，側身於敷教之地。斯時也，名邦上客，暫停輜軒；廣布文德，宏宣湛恩。數討叛之故，開並生之門；示傲慢以秋肅，導頑梗以春溫；譬木鐸之徇路，若指南之啓昏。從此蜚氣晴墟，結陸離之樓閣；鮫人晝臥，展錦繡之乾坤。謂非禹服重新，涵侯甸要荒於一體，堯仁遐被，輯躬桓蒲穀以稱尊也哉！

汗漫公子伏而聽焉，茫乎喪於懷來曰：不觀滄海者，誇溝壑之宏；不覩王會者，詬都邑之鉅。鄙人乃知今皇帝之輿圖，未易以蠡測也。請爲歌以比於雅頌之末，爰起而系曰：有土綿綿，有水漣漣；介在絕島，吐霧吹烟。帝赫厥怒，淵淵闐闐；旣昭義問，乃命旬宣。崇儒重道，勿棄蒙顛。匪棘其欲，式廓厥埏。皇以泄之，於萬斯年。



臺灣賦

巡道 高拱乾

繫洪荒之未闢兮，含混沌而茫茫。迨河山之既奠兮，爰畫野而分疆。裂九州而成天下兮，誰不知乎海之爲百谷王。維禹功之所不及兮，遂棄之於莽莽而蒼蒼。

一自地借牛皮，謀成鬼伎；斷髮裸身，雕題黑齒。營赤嵌之孤城，築安平之堅壘；隱樓櫓於鯤身，藏火攻於鹿耳。貿易徧於三洲，資生憑乎一水。藉三保而標名兮，致懷一以不軌。哀商賈之何辜兮，聚魂魄於蒿里。

嗣是荷蘭煽虐，天贊成功：鹿耳潮漲，滄窟戍空。時移事去，兵盡矢窮。竄餘生而歸國兮，遂此地爲蛟宮；非天心之助逆兮，蓋刼運之未終。不謂寇我疆場，焚我保聚；時乘無備而肆其鴟張，或因不虞而資其竊取。收亡命於淮南兮，聚無良於水滸。民不聊生，王赫斯怒；咨左右之夔龍，率東南之熊虎。定百計以安瀾兮，果一戰而納土。於焉擴四千載之洪濛，建億萬年之都邑。風旣變爲新裁，俗亦除其舊習。文武和衷，干戈載戢。誰肆志以行吟，豈有懷而靡及！

若夫狂瀾旣倒，海若呈奇；一時琥珀，萬頃琉璃。情渺渺兮孤往，天青青兮四垂；風輕兮水面，雲淡兮山眉。卽孤臣與孽子，亦撫掌而忘機。至於輝壁耀奎，陰陽分位；月白飛銀，空明捏翠。乘舴艋兮小舟，結金蘭兮同志；玉樹兮三章，青州兮一醉。實自

幸世外之有身，誰復疑此間之無地。

又若山山含紫，樹樹凝青；層巒疊嶂，戴月披星。或瓊飛而皓皓，或體潔而盈盈；時微雲以肆抹，忽巧鳥兮一聲。懷高崗兮彩鳳，聞此地兮仙靈；羌應接而不暇，又何讓乎山陰。爾乃石尤乍起，馬首長驅；雷鳴海底，霧失天隅。濤倉皇而山立，浪怒激而箭趨；警聞聲爲飛礮，訝入眼而墜珠。乾坤兮雲狗，風水兮人魚。則惟有寄餘生於泡影，誰復望視息乎斯須。

若乃水土無情，番夷裸處；既慣狎鷗，誰傷碩鼠？雖敬老而尊賢，奈輕男而重女。富賽懸壺，糧無宿貯。圍尺布之蒙蒙，謂衣裳之楚楚。蛇目蜂腰，雀行鳥語。而或蕩子從軍，貞臣流寓。哭倒行於途窮，傷逆旅於旦暮；奮一臂而長呼，輕餘生以不顧。至闔室以雉經，且從容而遵路。於是水變爲愁，山真如醉；叫泣月之子規，淚批風之蠹鼠。魂黯黯兮牢騷，魄淒淒兮憔悴。固志士之不忘，亦斯文之未墜。

乃至蝦鬚百丈，鱗骨千尋；貝文似鳳，魚首如人。大龜之壽三萬歲，蝴蝶之重八十觔；非此邦之物產，蓋在乎南海之濱。又如蜃樓縹緲，海市高低；碧雲擁日，滄海爲梯；光從定後，圓始天躋；非此邦之風景，又在乎東海之青齊。更或橋邊鼈泣，別淚如珠；山頭劍舉，雪城爲墟；飛女仙之一石，起剡史於沾濡；扶紅裳之魚女，使之返於沮洳；而茲邦又無此怪異，或見之於洞庭湖。

噫嘻！戶滿蔗漿兮，人藝五穀；地走風沙兮，羣遊麋鹿。厭五畝之宅而不樹桑兮，任三家之村而亦植竹。道無遠近兮，肇牽車牛；人無老幼兮，衣帛食肉。惟占籍而半爲閩人兮，故敦厚亦漸而成俗。若欲盡寫夫杳渺之離奇兮，恐或見嗤夫齊莊而端肅。卽飲食亦平易而無奇兮，原未足以窮夫人間之水陸。惟聖世而能破夫天荒兮，幸滄溟而亦擴其地軸。擗管而賦其物情兮，用以佐夫大風之一曲。

亂曰：秋風起兮楓木丹，天地閉兮荷始攤。悞多寒少兮厥民析，雷轟海發兮響空山。爲王尊兮應叱馭，爲王陽兮心一酸。於山則見太行之險，於路則見蜀道之難。於海道之難上難、險上險，普天之下望洋興嘆者，吾知其無以過乎臺灣。

## 臺灣賦

進士 王必昌

緬瀛海於鴻濛，環九州而莫窮；覽形勝於臺郡，乃屹立乎海中。叢岡鎖翠，巨浸浮空。南抵馬磯，北發鷄籠；綿亘二千餘里，誠泱泱兮大風。爾其莅東寧，扼安平；鯤身蟬聯而左抱，鹿耳蟠轉以右迎。沙線沉嶮，廻紫瀾於曲港；雷礮擺浪，撼赤嵌之孤城。則瞿塘之峽不足擬，又何論乎蜀道與太行。若夫市肆填咽，阡陌縱橫。泉漳數郡，資粟粒之運濟；錦、蓋諸州，分蔗漿之餘贏。蜃蛤魚鹽，在在殷裕；瓜茄薑芥，種種早生。實海邦之膏壤，宜財賦之豐盈。

湖夫天造草昧，遐裔荒墟；南北土會，穴處巢居。迨有明之宣德，遣中官以乘桴；遭風偶泊，始識其途。嗣是以後，狡焉啓疆，實繁有徒：曾一本竊據於澎島，林道乾勾致夫倭奴；繼以思齊之嘯聚，荷蘭之詭圖。泊乎鄭氏，乃凌險而負嶼；建僞官，開方鎮，萃濱海之逃逋。因利乘便，順風長驅；陷七郡，破潮、粵，犯溫、臺，掠東吳。毒燄所觸，沿海焦枯。熊蹲四世，虎視方隅。維我仁廟，皇靈震疊；命將專征，克殲讐。遂按圖而設版，復定賦而計甲。闢四千載之方輿，安億萬姓於畚鍤。慶文教之誕敷，群入學而鼓篋。或挽車而騎牛，或操舟而理楫。重洋問渡，舸艦帆聯；樂土興歌，人民踵接。蓋茲邦之廣衍，兼四省而延袤；作南服之藩籬，挺一方之奇秀。

其山則祖龍省會，五虎門東；沿江入海，徑渡關潼；突起鷄嶼，峻嶒龍嵒。過南嶽，臺龜崙，烟霏霧結，繡錯雲屯。大武雙高而作鎮，木崗特立而稱尊。更有巍峩瑩徹，如水如雪；是名玉山，奇幻特絕。隨霽色而偶呈，倏雲封而變滅。若其磅礴蜿蜒，駢羅連蜷：或如龜龍浮游於海上，或如鸞鳳軒翥於天邊。數六六之群島，盼九九之危巔；非人跡所能遍，亦山經所未鏤。其水則原泉百派，自東徂西：九十九道之溜，二十八重之溪。極滌迴以紆折，迨放海而皆齊。滌滌浚浚，潄澤涇淵；汨汨涓涓，疏映巨川。大甲、大安、大肚之深廣，蚊港、笨港、東港之洄漩。海翁窟風高浪湧，虎尾溪水湍沙濺。况黑溝與白洋，更譎怪之萬千。他如蛤仔難之產金，寒潭難入；毛沙翁之產磺，沸土重

煎。赤山著木而烟起，火山徹夜而光燃。大崗絕巘，綴纍纍之牡蠣；外海異香，浮裊裊之龍涎。山朝支麓，溫泉沸鑊；水沙連嶼，藉草浮田。茄萼網石湖穿海，八里全月窟湧泉。又若鐵劔插於樹間，十圍連抱；藤橋懸於木杪，一線遙牽；皆記載之所未曾編。乃林有鶴而無鶴，山有豹而無虎。走獸飛禽，蕃育茲土；畫眉鸚鵡，以白見珍；彩囊翟雉，其文足取。鳩候氣而鳴穴，鷄應時而稱五。倒掛夜栖，翻飛雷舞。麀鹿祁祁，麋鹿麋麋；暨山馬與野牛，各成群而相伍。若夫蠕喙之屬，固難備舉；風氣之殊，亦可附著。蟬未夏而先鳴，燕經秋而不去；訝蜥蜴之有聲，悵鸚哥之不語；蛩唧唧以夜吟，竟四時之無序。感物類而躊躇，忽愴懷於羈旅。乃其海物惟錯，獨爲充斥；難悉厥名，略辨其色：則鱒烏鯉紅，鱗紫鯧白；赤海金精，烏頰黃翼。青鱣投火，烏鯛噴墨；錦魴花鮪，金梭如織。又有香螺花蛤，鬼蠚虎鯊；白鯉塗魷，麻虱龍蝦。臺澎所產，厥味多嘉。既漁於水，亦樵於山：楠筍始生而合抱，蕭朗高大而團圓；屬野番所盤踞，惜運致之維艱。至若山荔埔柿，土杉水松；赤鱗黃目，交標九芎；番樹白樹之植，悉雜出於山中。猴栗象齒，屋材最美；蔴茶婆羅，名狀俱詭。見鐵樹之開花，愛仙枝之有子。烏栽頻取以薪蒸，綠玉遍插於庭肥。竹凡數種：荊竹密比，石竹長枝，箭竹如矢，麻竹柔脆，琴竹紋理。卉木之花，色色鬪妍；荷開獻歲，菊吐迎年；桐繞春城而布錦，梅放午天而擲錢；繡球攢簇，素馨蔓延；貝葉之稱疑假，曇花之種蚤傳；番茉莉移來異域，七里香辟除

瘴烟；扶桑本出於東海，水仙名託於臺員。厥草惟夭，半是藥苗；先春而發，凌冬不凋。惟內地之所稀，爰遍訪失芻蕘。水藤代韋而堅韌，通草作花而妖嬈。葉張七弦，聊充耳目之玩；蘆開一捻，可卜颯颯之飄。更有番茶作飲，白麴爲醪。齒草洗齒，茜草漬毛。羞草含羞，萋草老饕。若其刈莞蒲以織席，編絲茅而索綯；群居萃處，曾無慮風雨之漂搖。果蓏之實，別種非一：番樣熟於盛夏，西瓜獻於元日；牙蕉子結數層，鳳梨香聞滿室；若菩提果、波羅蜜、釋迦果、金鈴橘，尤中土所罕見而莫悉。厥有檳榔，生此遐方；雜椰子而間栽，夾扶留以代糧。饑餐飽嚼，分咀共嘗；婚姻飾之以成禮，詬諍得之而輒忘。爲領略其滋味，殆恍惚夫醉鄉。

爰稽習尙，競事侈靡；土沃民逸，大抵如是。逐末既多，本務漸弛。工鍼繡而棄泉菅，輕菽粟而黜羅綺。群尙巫而好鬼，每徵歌而角技。思易俗以移風，賴當途之經理。蔣集公績懋撫綏，陳清端澤流遐邇。茹冰槩以率屬，則林荔山之操履；持玉尺以衡材，則夏筠莊之造士。又或留心風物，雅意典章：孫司馬揮毫珠玉，袁司訓積書宮牆。皆有造於斯土，稱盛世之循良。若乃僧衣作賦，沈文開萍踪坎珂；蝶夢名亭，李正青塵緣參破。景寓公之清標，足廉頑而立懦。况寧靖之闔室偕殞，陳丑之傷親自沉；永華之女懸帛樞側，續順之配取帶堂陰。當王化之將暨，忠孝節義已大著於人心。故前有謝燦之妻，矢死從一；繼有方壠之婦，受迫不淫。自是以來，志載如林。寧止五妃之墓宜表，五

忠之祠足欽。

載考番俗，約略可紀：罔識歲時，弗知甲子；以月圓爲一月，以稻稔爲一祀。僅有生名，從無姓氏。贅婿爲嗣，隨婦行止。凡樵汲與耕穫，屬女流之所理。乃其少長相遭，則側立以俟；老病無依，則相率周視。比屋親睦，或庶幾乎仁里。而其編藤束腰，展足鬪捷；貫耳刺唇，文身爲俠。聽鳥音而卜出，佩大匏以利涉。偶細故之睚眦，驚野性之不帖；乘醉抽刀，斷脰穿脇。復有傀儡生番，鮮食茹血；蒙頭露目，手持寸鐵；伏林莽以伺人，賽鬪體而稱傑。且聞遠社番婦，能作咒詛。犯之卽死，解之卽蘇；喝石能走，試樹立枯。傳疑之語，豈其然乎？近郭熟番，漸知禮制。童子入學，亦解文藝；壯者服役，奔走更替。類混沌之未鑿，尙真率而無僞。伊昔吳越，當周之時，猶稱南夷；卽在吾閩，值漢之世，亦屬荒裔。旣歸版圖，遂號名都。矧臺灣之疆域，擅九土之奧區。高原下隰，哶哶騰騰；飲食往來，衍衍于于。合閩南與粵北，冒厲禁以爭趨。保聚教誨，亟藉良謨。昌黎守潮，子厚守柳，風行草偃，何需遲久。如彼瓊州，亦在島上；文莊、忠介，後先相望。苟氣習之不拘，豈人地之可量？

顧其地時震，而海常吼；論者僉曰驚濤之溢湧，幾視斯壤若等於浮漚。不知地廣而厚，海深而幽；其震其吼，蓋陽氣不舒，陰氣有餘之所由。惟開闢之未幾，故節宣之未周。方今風會宏啓，聖治廣被；久道化成，百昌咸遂。海不揚波，地奠其位。馬圖器車

，物華呈瑞，人傑應運而齊出矣。

謹就見聞，按圖記，輯俚詞，資多識；愧研練之無才，兼採摭之未備。聚敷陳夫土風，用附登於邑志。

### 臺山賦

邑恩貢生 張從政

矚崔嵬之駢列兮，繫東南之保障。凌滄波而突帆兮，爰作鎮夫臺陽。脈固發於閩嶠，勢自成其龍蔭。蜿蜒蛇蛻，北起鷄籠之隈；迢遞蟬聯，南盡馬磯之磳。九十九峯，凌雲霄而聳翠；三十六島，羅星宿於汪洋。試爲綜首尾之橫亘兮，道里二千；合遠近而僕數兮，陵阜萬億。岌嶮參差，峭嶙盤仄。荆榛翳蕪，非靈運所能尋；石巘嵯峨，豈東山之可陟？

若夫群巖倚伏，衆岫控扼，岩巉險巖，容從窄窄。既轟軒而特拔，亦次第而摺襲。經村落，擁市郭；高低迷離，重疊靡隙。則有龜文遙應於鳳彈，猴洞遠望夫馬干。南仙老佛之境，羅漢觀音之巒。或生火而長赤，或滾水而弗乾。風吹不動兮旗尾，雨打無聲兮鼓山。大岡側臥，疑仙人之尸解；半屏中斷，似巨靈之手拚。登龜山兮一瞥，顧風景兮四徹；挹群峯之秀整，喜地靈而人傑。此南方之形勝，洵昭然其可揭。

乃若烟拖玉案，霧籠石門。青巒矗矗，出三臺而布置；綠嶂層層，聳木岡而稱尊。



瞻玉山兮雲迷，盼寶嶼兮雪積。鷄城雉堞，湖建築於紅彝；石筍旗竿，定標準於海舶。從此而一葦徑渡，片帆遠適；觀榕城於目下，見三山於咫尺。則北路之奇峭，亦足稱今而誇昔。

別有內山荒島，獠窟蛟宮。瘴氣駭目，陰氣蔽空；日未曛而露滴，雲乍起而雨濛。於是仰觀絕頂，窮探邃囑。生番蹲踞，沿山前後；兇頑狡狠，嗜殺善走。種類不一，各立土酋。棲息於峭岵之隈，往來乎巉岵之陡。或交易而相招，或梗化而難扭。吸腥衣毛，如在葛天之世；匿崖藏穴，何知伏波之糾。但見歸林之鳥，翻飛而迅疾；緣木之猿，連臂而扳桎。鹿麀狡語，牝牝交匹；翟雉鸛鷺，雌雄群率。奇獸珍禽，多「爾雅」所未箋；嘉樹雜植，更「山經」所難述。

時而氣和風暖，極目晴岡；野花爛熳而獻錦，翠葉葳蕤而散芳。蒼崖懸溜，挂千條之瀑布；寒谷生春，綴萬朶之紅粧。斯阿映所以不返，而郗詵於焉停羶。時而歌奏解慍，興發遙岑。輕霏散而卉木森，重靄合而巖壑深。古洞納涼，石室藏陰。鸞鳴半嶺，時聞叔夜之嘯；蟬吟空谷，恍操伯牙之琴。時而金風飄兮瑟瑟，白露溥兮冷冷。長天雲歛，遠岫烟凝。蛩聲喧落木之野，猿啼徹山戍之營；惹幽閨之長恨，動遷客之離情。時而陰飈盛兮結鼻，嚴氣凝兮裂唇；千巖呈碧，萬壑堆銀。凍碧澗之潺湲，露白石之嶙峋。淚步兵兮滿袖，泣楊子兮沾巾。

緬時序之遷流兮，見風物之轉徙。維盛世之休嘉兮，器車出於岷嶺。聞飛龍之有神兮，世咸沐其沾被。降時雨而興雲兮，實山靈之錫祉。仰良止之不遷兮，宜千秋而禮祀。爲海東之砥柱兮，亘萬古而永峙。

### 臺海賦

邑舉人 陳輝

乾坤闢而坎位定，二氣合而水德成。騰茲臺海，涵濁漱清；沖瀾沆瀣，澌漫滄泓。洪濤噴薄，浸鯤身而浮澎島；洄漩曲折，入鹿耳而匯安平。灌百川而弗溢，注萬壑而不盈。爾其激浪湧波，爲潮爲汐；藏蛟螭於深溝，隱鼉鼉於巨宅。其遙也，望之而愈杳；其廣也，量之而莫畫。旣地勢之偏傾，歎神州之遠隔。蓋禹公所未及叙，章亥所弗能核。迨夫交趾之石一鑿，甘棠之港遂融。昔在版圖以外，今歸邦域之中。東寧啓宇，鄒魯成風。憑一葦之所屆，乃無遠而弗通。南連廣粵，北接齊吳；歷錦蓋，涉遼都。藉片帆以利濟，取水道爲便途。於是賈人遊客，飛艇揚航。發鷺島，渡重洋，或候風期而停棹於西嶼之澚，或隨潮信而齊泊乎赤嵌之旁。萃諸州之珍貨，遷本土之稻糖。旣車書之一統，何彼界與此疆。則有瀛孺蛋戶，世外自別；依船爲家，販海作歡；任風波兮去來，布漁火兮明滅；施罾罟於鷺汀，投絲繒於鼈穴。生斯長斯兮，自幼至耆。爾乃探龍宮、數水族，卵育胎生，細肌豐肉；鹽堪作爨，鮮可佐穀。小者若蟻封，大者若陵谷；奮鬣

兮鬪風，噴沫兮飛瀑；乘怒潮以上下，倒狂瀾而伸縮。乃其怪形奇類，種種堪嘖：角燕拖舟，僂魚似人；虎蛟擺浪，龍鯉吞輪。常衝突乎黑水，時漂冰於澎津。別有滄泮斷港，葭葦蒼深。輕鷗忘機而翔集，振鷺修儀而來臨；遊戲乎廣淵之浦，棲宿於浮嶼之。岑物色兮生意，徒倚兮行吟。若夫玉宇方澄，冰輪乍陟；石尤斂聲，馮夷屏息。飛白銀兮波光萬里，濯素練兮水天一色。泛輕舸於鏡中，發清歌於舷側；覺宇宙之甚寬，恣遨遊於八極。如或海若奮威、天吳作祟：驅蝸象，舞鼉員。雪濤四起兮，莽縱橫以紛飛；濁浪千層兮，排長空而恣肆。聲裂百丈之冰崖，勢奔萬匹之鐵騎。逐島嶼兮若崩，掀樓船兮將墜。冒巨險以往來，仗忠信而無僞。值鯨波之不作兮，識放勳之廣被。慶安瀾之若茲兮，念端居之可恥。告飛廉以先驅兮，吾將展宗愨之素志。果舟楫之具備兮，若濟巨川，自今以始。

## 海吼賦

巡臺御史 張 涓

環臺，皆海也。自夏徂秋，颶風屢作。驚濤溢涌，雷响電焯。擊於鯤身，厥聲迴薄；遠近相聞，莫不錯愕。主人索居海濱，形隻影寡。潦積庭間，雨昏爛地。起坐聽之，晝夜不舍。惘然罔然，若置身墮垠之野。有難乎爲懷者，乃作海吼之賦。其辭曰：

際天風之欲怒，作地氣以先聲；通呼吸而互應，混上下而相成。斜景黯其晝伏，斷

虹絕以宵橫。帆檣集島，沙積凌城。鯨甲振厲，鵬翼長征。風搏九萬兮扶搖直上，水激三千兮不平則鳴。爾乃炎蒸絺葛，潤逼柱礎；海若頻驚，石尤頓阻。簞鼉颯颯以迴涼，怪雨搖搖而去暑。蕭梢林木，聳萬壑之秋聲；破碎虛空，競千村之社鼓。其爲壯也！鞍鞫四起，蕩瀟八垠；冰崖崩裂，鐵騎羣奔；縱金鏞於山谷，擺雷琅於乾坤。其爲駭也：龍鼉駭速，最負連屯；天吳奮以叫號，蝸像詭以遊巡；門饒蛟而水立，哮虺虎而林昏。於是經旬陰晦，徹夜喧騰。淵宮久闕，貝闕沉埋；飛滂霧積，峻湍山頽。嗟樓船之屑沒，絕商旅之往來。森森龍津，浮萍蹤其何託？啾啾鬼哭，出魚腹而興哀。則有域外孤臣、天涯羈客，長簾淒其，短檠蕭索；枕繞瀑雷，牕縈濤雪。悵落葉於始波，感吟蟲於將夕；愁泛宅之杳茫，憶弄潮之夙昔。徒撫影而徘徊，或隨聲而嚶喑。爲之歌曰：風浙瀝兮動羅幃，雨淋漓兮暑氣微；長鯨吼兮水四圍，夢魂驚兮不可歸；望無極兮音塵稀，指故園兮孤雲飛。

澎湖賦（以雲島接連、風潮無極爲韻）

王必昌

若夫平巒錯峙，列嶼遙交；蒼浮海眼，翠射波紋。碁布星羅，控臺疆之扼要；山環水抱，開澎湖之幅員。玉燭調兮，安斯遠服；金甌奠兮，鎮以雄軍。舟楫千艘，通津梁而有路；滄溟萬里，極浩淼以無垠。灑浪花之崖石，含天影於岫雲。則有耽遐僻，樂熙

嶂；聚廬托處於水濱，累石幽棲於崑腦。海可爲業，頻舉網而得魚；山稱是童，每揮鋤而掘草。採珠照水而侈珍，剖石呈文以爲寶。碑礪品貴於珊瑚，瑋瑁聲高於瑪瑙。飛沙壓積兮峻若崧陵，浮石凌波兮輕如萍藻。誠與渺坤輿之洞天，而汪洋溟渤之烟島。

於是遠浦懸燈，中流擊楫。天清海面，看蜃氣之潛消；月湧波心，覺鮫綃之夜織。天吳笑舞以低昂，馮夷游泳而蹀躞。屹斷嶼於兩洋，泛輕舟於一葉。澳開淙洞，泝湃濤洄；礁起鋒稜，砢研岌業。指神山而跨海兮，疑瞬息之能通；駕鼇柱以撐波兮，恍扶搖之可接。

至若嘉名異象，盡態極妍；幾千萬年而永在，三十六島以並傳。鐘子誰敲於曉月，香爐長裊夫晴烟。虎井淵涵，似虬龍之得水；雞籠宏敞，類鳴鳳之冲天。日鴈曰鳥，何日飛來於水際；爲花爲草，同時秀挿於濤邊。惟山根支海而甚壯，故地軸穿波以相連。

爾乃關混沌，鑿鴻濛；歌漸被，頌會同。凌浩蕩，騁矍矍；浮南朔，達西東。萬頃瀾安兮波不揚，千村野靜兮奔無戎。湛恩廣沛而莫外，愷澤旁流於何窮？品物蕃滋，競稱海嶠；人民樂利，咸沐王風。卽如鳩鵲鷓鴣，鷗鷺鸞鶴；山羊野貍，犬豕豪貓；紅鯊烏鮫，紫鱸白鱓；花螺石蠣，塗魷江燒。地瓜歲時而華萃，海菜青紫以繇繇。維茲土產，固甚豐饒。賈客來兮，帆收晚泊；漁歌發兮，韻答春潮。然而粟麥賴臺郡以仰給，絲枲待鄰省之轉輸。雖犁破野嵐，墾沙園於隴上；第種依鳥跡，汲石澗於山隅。薛荔蔓延

乎幽崖，非芳洲之杜若；苔莎交橫乎斷塹，異別渚之蘼蕪。夏木陰陰，於斯何有？水田漠漠，惟此獨無。

鄉旣號爲孤蒲，俗永絕夫蠹賊。喜際熙朝，欣沾聖德。光四表而被九州，恢八埏而朝萬國。辰居星拱，戴高履厚者莫不尊親；海溢山陬，踐土食毛者群安作息。臺澎旣接乎中邦，島嶼詎埒於異域。文明瑞應，魚躍三千而燒尾；海宇風同，鵬培九萬而搏翼。颺帝治之光華兮，忘知識於帝力；慶享王之偕來兮，胥會歸其有極。

### 赤嵌城賦

南靖訓導 李欽文（邑人）

繫臺陽之荒裔，實海國之神區。地屬東南之極，星分牛女之墟。當洪濛之未啓，恣鹿豕之所居。三保經此而繫纜，道乾遁此以全軀。因港道之紆折，乃弗入於版圖。則有綠林勾倭，紅毛借地；剪一縷之牛皮，占砂磧而建置。埴磚運木，層積寸累；雉堞玲瓏，樓閣閎邃。稱銖兩以結構，極佶曲而精緻。瞭亭則左右環矚，螺梯則高低互倚。暨風洞與機井，若鬼設而神施。天將假手以開創，故若不限其巧智。

迨夫成功竄跡，圖霸異域；虎勢轉張，狐威頓息。鵲巢竟爲鳩居，兔窟遂作龍宅。於焉修營壘，繕金革；列市肆，分僞職。闢土地於榛蕪，聚卒徒而稼穡。阡陌兮雲連，舳艫兮山積。每犯順而負嵎，肆跳梁於澤國。

爾乃天威震疊，命將專征；轅轡啣接，鉦鼓喧鐃。旌旗所指，海若効靈。澎湖奏捷，克壞輸誠。水漲鹿門兮滂湃，航入臺江兮縱橫。信天意之有歸，慶海宇以永清。爰是設防置守，立郡分營；定千里之疆界，屯一萬之重兵。大帥居中而彈壓，副戎扼要於安平。維濱海之雄鎮，端有賴於茲城。謹斥堠，嚴戍卒，飭遊巡，申紀律。磨龍旂兮掃蛟宮，駐鯤身兮靖鯨窟。

其或陰昏變黷，風沙四塞；日月掩其光華，乾坤倏而變色。明晦頓易於須，東西莫辨於咫尺；望鄉關兮何處，忽百感之交集。又或海氣將騰，炎蒸鬱結；轟濤殷其若雷，滾浪噴其如雪。石燕翻飛兮晝冥，靈鼉長吼兮夜徹；遶女陣而徘徊，訝冰崖之崩裂。

若夫明星皎潔，銀漢當空；蟾影沉碧，漁火搖紅。島嶼若連而若斷，水天一色而交融。登危樓以舒嘯，豈遠遜乎庾公？

至於朝曦乍升，微風徐起，萬頃渟泓，片城聳峙；叢山滴翠於遙天，郡邑列繡於隔水。舸艦迷津，閭閻錯趾。樂清晏於遐陬，見富庶之盛軌。是蓋皇風浩蕩，聖澤汪洋；故爾春臺共躋，海波不揚。歌赤嵌之規恢兮，連編莫罄；祝金甌之永固兮，萬壽無疆。

# 重修臺灣縣志卷十四

## 藝文志（二）

### 詩

臺陽八景

巡臺御史 立柱

鹿耳連帆蕩碧空，鯤身集網水瀲灩。鯽潭霽月風清麗，雁塞烟霏氣鬱葱。赤嵌高凌夕照紫，金鷄遙映曉霞紅。香洋春耨觀成後，旗尾秋蒐入望雄。

鹿耳連帆

巡臺御史 錢琦

沙礁屈曲海門通，幅幅蒲帆挂遠空；壁絮亂雲天上下，斷行飛鷺浪西東。風搏喜近鯤鵬路（門接鯤身島），星落剛臨牛女宮（臺灣星分牛女）。孟浩然詩：「膜帆何處宿，前指落星灣」。畫意詩情何處最？桃花春漲夕陽紅。

前題

教授 謝家樹

鐵砂如鹿耳，有角暗廻環。振舵之元入，懸標曲折灣。掉頭揮扇去，銜尾擺簾還。



天險舟人戒，臺疆第一關。

前題

郡庠生 盧九圍

萬里飄飄泛海天，纔臨鹿耳轉遷□。〔盪〕纓搖處分深淺，懸柁經時每接連。帆帶晚風隨浪起，舟依曲港避沙漩。須知奇險重洋外，鎖鑰東南障幅員。

鯤身集網

錢琦

歷歷沙鯤跨海隅，我知魚樂網平鋪；宏開三面恩波濶，細織千絲夕照孤。春水當門浮角觶，秋風滿地小江湖。殷勤爲向漁師問，中有珊瑚採得無？

前題

謝家樹

君見鯤魚否？如何幻作沙？星精浮落窟，水族聚巖窪。濊濊風齊下，團團港半遮。從來誇海錯，利藪潤千家。

前題

楊世清（嘉興人）

桃花新漲水粼粼，鐵板沙深隱巨鱗。我亦萍踪思泛宅，肯容篋笠網鯤身。

赤嵌夕照

錢琦

孤城百尺壓層波，一抹斜陽傍晚過。急浪聲中翻石壁，寒烟影裡照銅駝。珊瑚籬落迷紅霧，珠斗闌干出絳河。指點荷蘭遺跡在，月明芳草思誰多。

前題

謝家樹

牛皮今剝落，尙有赤嵌樓。狡獪成何用，滄桑不自由。攔風窩曲室，蔽日冷雕甍。殘照荒荒意，淒涼動客愁。

前題

高祖彭（嘉興人）

百尺高樓鎮海東，夕陽斜映滿城紅。分明繪出皇圖□。想見當年汗血功。

前題

邑舉人 陳輝

夕陽斜照赤嵌樓，攬古興懷到此遊。廢堞蟬鳴餘老樹；頽墻雀噪等荒邱。窓臨島外晴波影，門泊江邊晚渡舟。當日築城人已去，霸圖空付水東流。

前題

拔貢生 蔡開春

古樓瀕海遠茫茫，夕照猶堪縱眼望。一塢孤城來島上，百年遺蹟在臺陽。帆歸別渚澄波現，水映殘虹暝色長。爲問荷蘭留勝概，雄圖半壁壯巖疆。

前題

邑監生 方達義

夕陽斜映赤嵌城，海國波恬一水平。島上人家烟樹裡，蒼痕綠影護雕甍。

金鷄曉霞

錢琦

石立金鷄唱曉聲，曙光紅泛早潮平。暖蒸春髓浮元氣，小結仙壺幻赤城。捧日天真瞻咫尺，應時海亦象文明。晴霞五色濤千丈，穩載長更十二程。

前題

諸羅令 周芬斗

得瑞先鳴澎靄浮，朝朝彩綺擁滄洲。望同旭日臨仙掌，疑是祥雲護曉籌。卅六烟波烘赤澳，萬千氣象照紅樓。蓬萊有客披星採，五色霞光載滿舟。

前題

謝家樹

澎山非一狀，獨立紀金鷄。鬪浪衝凹吼，迎潮拍窳啼。暎霞揚彩羽，倒日落丹梯。看盡重洋客，昂頭欲指迷。

前題

顏紹隆（秀水人）

溝分紅黑兩條齊，過客驚看眼欲迷。溷島灣環三十六，曉占佳氣在金雞。

前題

歲貢生 金鳴鳳

金鷄旭照氣氤氳，片片晴霞布彩紋。萬里滄波聯錦綺，乾坤五色繪奇文。

鯽潭霽月

錢琦

宿雨初收夜氣妍，空靈色相妙難詮。澄來止水壺中月，洗淨浮雲水底天。蛟女靜開霜匣照，驪龍冷抱寶珠眠。冰心徹底誰憐取？留得清光在海邊。

前題

謝家樹

潭中天倒挂，况值月新浮。淨色千尋練，澄痕一片秋。心空人自朗，影落鳥生愁。恍惚昆明意，天然現女牛。

前題

陳輝

一潭澄徹月流華，澗灩浮光四望賒。冰鏡濯磨塵不滓，玉英漂洗色無瑕。清涵藻荇披幽澗，冷照魚龍戲淺沙。夜靜村廬踈雨外，簫吹隔岸半漁家。

前題

邑廩生 方達聖

霽月浮光照，龍潭夜氣清。珠華涵止水，璧影濯流英。野濶群峯隱，波恬兩岸平。

漁燈紅照處，短笛弄新聲。

前題

郡廩生 王德元

雲脚初收月正懸，寒潭一碧浸長天。珠光蕩漾清波裏，穩住驪龍此夜眠。

前題

僧喝能

野迥天空水淼漫，銀蟾瀉影出雲端。聚星亭落群峯碧，釣月船迴一棹寒。籟寂波光拖玉練，更闌斗轉盪珠盤。清池曾照禪心現，爭似東湖說大觀。

雁門烟雨

錢琦

誰移古塞落蠻邨？烟雨蕭蕭舊壘存。畫裏江山天潑墨，馬頭雲樹客銷魂。三峰積靄開仙掌（東坡詩：試觀烟雨一峯外，都在靈仙一掌間），百尺踈簾捲梵門（地接羅漢門）。料得詩懷觸撥處，最無聊賴是黃昏（韋莊詩：何處最添詩客興，黃昏烟雨亂蛙聲）。

前題

周芬斗

冥冥鳥道入雲孤，萬樹蒼茫望有無。羅漢嵐昏鄉信杳，南仙瘴暗錦書徂。記從構李登樓賦，畫就瀟湘泛夜圖。趙北佳名吳會景，好供槎客咏提壺。

前題

謝家樹

雁來迷絕塞，雁去畫新關。樣雨年年冷，桐煙片片閒。林藏雞爪嘯，草獵鹿皮斑。聖化羈縻地，蒼茫四眺間。

前題

魏國雄（江西人）

以雁名門雁却無，望中雲樹半模糊。誰家染筆工秋畫？一幅滄溟煙雨圖。

前題

楊世清（嘉興人）

照眼空濛失遠村，徘徊四顧接雲根。臺江好景君須記，細雨輕烟鎖雁門。

前題

盧九圍

羅漢蒼茫鎖洞門，鴻飛不到別乾坤。煙迷綠靄山山隱，雨暗長空樹樹昏。豈似瀟湘秋色？空懷雁陣夜銷魂。擬同浮石湖中跡，候得時來報遠村。

前題

郡庠生 龍帝臣

雁嶺層層擁翠微，一空烟雨漫山飛。前村踏到園林外，濕透花香近竹扉。

前題

儒童 陳汝纘

雁門春靄路，烟雨幾重山。馬跡遙程滑，樵歌冷韻間。嵐浮橫瀑影，逕曲繡苔斑。轉折深林外，村廬濕翠環。

前題

僧喝能

濛濛雨氣近黃昏，過客分明說雁門。鴻雁幾時來此地？煙雲終日閉孤村。盤空路作驚蛇去，入險山如渴鹿奔。遙望前頭深峽裏，微茫殘靄數聲猿。

香洋春糲

錢琦

何處聲聲布穀啼？岡山山北柳林西（香洋山在縣治南，與鳳山接界，旁有柳林山）。杏花春雨紅千畝，蕉葉寒烟綠一犁。水引石頭開短剛（石頭，溝名；衆流匯處。臺人蓄水養田處爲剛），笛橫牛背過前溪。屢豐不待秋來卜，多稼如雲望早迷。

前題

謝家樹

上沃三春潤，洋寬一望迷。風馴芳草浪，雨釀落花泥。司饁童攜筥，忘機鳥集犁。西成先可慶，不辨地高低。

旂尾秋蒐

錢琦

秋登社社報年豐，閒向平原續武功。兔窟草枯飛踏箠，鹿場風勁硬開弓。烟清紫塞

關臨北（北爲雁門關），旂卷青山尾轉東（地名東方木）。獵罷歸來回首望，蒼茫一片暮雲空。

前題

謝家樹

天矯成旗尾，此山遂得名。秋高肥走獸，地曠騁番兵。長鏢誇上殺，勁弩鬪先聲。武事蠻獠曉，知幾戒守營。

前題

筭授都司 林材

山如展旆簇東南，講武年年秋待三。風動龍旌輝鳳岫，日臨獮鎧耀蛟潭。飛麋不逐金彈落，狡兔乍逢鷓羽探。豈是振威徒縱獵，欲教深谷避鬚鬚。

東郊迎春

海防同知 齊體物

物候臨烟島，年華處處同。靈旗迎帝子，瓊珮響春風。淑氣歸青柳，餘寒付朔鴻。况逢晴此日，相慶卜年豐。

衰草含生意，郊原氣自新。願教青帝力，俾我有年春。不侈汗邪望，惟祈雨澤勻。大田幸多稼，寧止樂吾民？



臺灣雜咏

巡道 高拱乾

天險悠悠海上山，東南半壁倚臺灣。敬宣帝澤安群島，愧乏邊才控百蠻。瘴霧掃開新氣宇，風沙吹改舊容顏。敢辭遠跡烟波外？博望曾經萬里還。

三秋聞見總蕭騷，日夜飛濤不斷號。舊集閭閻皆斥鹵，新開原野半蓬蒿。空山那得珠崖貝，伏莽休懸渤海刀。應識乘軺難塞責，願紓南顧聖躬勞。

誰言習俗亂絲同，攬轡澄清乏寸功。拊輯尙慙屏翰寄，更番何日戍樓空。擬提片石安歸棹，聊許新編當採風（臺郡無志，余甫編輯）。此去中原詢異事，仙桃長對佛桑紅。

鹿耳門春潮

高拱乾

海門雄鹿耳，春色共潮來。二月青郊外，千盤白雪堆。線看沙欲斷，射擬弩齊開。獨喜西歸舶，爭隨落處回。

漁火

高拱乾

海岸沙如雪，漁燈夜若星。依稀明月浦，隱躍白沙汀。鮫室寒猶織，龍宮照欲醒。烹魚沉醉後，何處曉峯青？

郊行卽事

知縣 王兆陞

奉命籌軍國，非關玩物華。新涼猶未至，餘暑正方賒。鳴騎依殘渡，行旌帶晚霞。無勞呵殿急，恐警野人家。

寄身重海外，默坐計生平。幸隸芙蓉署，欣遊細柳營。深村無犬警，遠渚有蛙更。夜雨晨方歇，驅車再問程。

抵臺灣

海防同知 孫元衡

八幅征帆落遠空，蒼龍銜燭晚渡紅。洲前竹樹疑歸後，天外雲山似夢中。鹿耳盪纓分左路，鯤身沙線利南風。書名紙尾知無補，著得詩筒與釣筒。

海市清言

孫元衡

白沙洲軟長莓苔，蓋屋青林不用栽。兩乳燕投孤壘宿（海燕一歲再乳），四時花共一瓶開。巧人西域營工到，估舶東吳載酒來。解語鸚哥成五色，更無烏譯費疑猜。

野宿

孫元衡

秋雲向暮總陰森，竹屋卑栖枳棘林。風外葉鳴山鳥怪，雨中燈靜寺鐘沉。瘴烟作祟香先到，積水生寒夜漸深。耳目悲涼成底事？草蟲還爲發孤吟。

草堂漫興

天外今知樂事偏，茅齋灑掃駐三年。連林蘭本飄金粟，出屋蕉叢吐赤蓮。棋局傍觀無我相，醉鄉漸入有仙緣。蠻烟瘴雨何滋味？八尺風漪得穩眠。

雨止

草堂雨過勝林邱，竹榻橫斜枕簟幽。素月函烟清露暗，歸雲似水衆星浮。千憂一釋秋將及，諸苦全消暑乍收。滿院天香人靜後，未知身在海東頭。

日入行

孫元衡

赤嵌東山高萬丈，金方溟漲天爲池。羲和駕馭火鞭疾，霞車虹靄來何遲？未盱登臺望蒙谷，虞泉下掬臨崦嵫。是日天海如無翳，冉冉崇蓋觀西馳。火輪漸低光轉近，與海鱗甲交離離。初沒半輪如合璧，神芒百道兼千絲。驪珠既墮萍實隱，九瀛化冶金鎔時。陵鳥戢翼不我與，燭龍低首焉能爲？陽氣接成便灰死，隕矇矇曖徒逶迤。巨浪翻光忽騰沸，萬烽並舉邊人疑。綰袷豁聞舒長影，爍爍震震焚其逵。烈燄烘雲煩煨煉，洪爐煮海還蒸炊。佛國明燈不知夜，神邱火穴良可窺。粲粲應符再中瑞，輝輝擬見連珠奇。空中長繩逝欲輓，河上杖策行當追。戈揮三舍戰未已，射落九馭蘇來隨。西隅白虎其宿昂，功成宜退胡相稽。長留山頭少皞語，天目未閉諸神嬉。佇立荒臺蓮漏下，焦烟滅盡星光

垂。憶昔山東登日觀，峯頭道士能狂癡；天鷄一唱呼我起，巖巒遠接扶桑枝。金柱紅盆耀溟渤，三山隱見浮蛟螭。大地光明杳何極，夢魂往往親重曦。焉知落拓滄洲外，斷蓬却逐西傾葵。生死浮沈吁可怪，寸心炯炯無人知。

題畫秋村疊嶂圖

知縣 李中素

分明山水武陵春，却寫秋光隔四鄰。不着胭脂輕一點，恐將花片誤漁人。

手植文公祠梅花

巡道 陳 瓚

賞偏花叢愛老梅，賢祠左右手親栽。寫真舊有廣平賦，入妙詩稱和靖方。風送清香迷瀚海，月移孤影出澄臺。應知雨露深無限，獨步初春傲雪開。

春風

知縣 吳觀域

纔解寒冰蹙細鱗，還來陌上度芳塵。香生簾幙人如醉，暖過園林綠漸勻。麥隴晴中吹浪遠，柳陰濃處送歌頻。年年二十四番信，幻出繁華刺眼新。

新綠

吳觀域

春老紅將瘦，柔芳黛色涵。密疑和露染，高漸與天參。接葉迷三徑，濃陰鑠一龕。

半簾風力細，深院雨聲酣。暖映溶溶水，遙添疊疊嵐。雲來還襯白，烟過欲拖藍。鳥弄枝間語，魚遊影裏潭。靄生書幌潤，翠滴袷衣湛。頗覺良辰好，因思往事諳。碧紗窓繞檻，金勒馬停驂。望遠高樓倚，尋幽近郭探。鳳城極目處，頻唱憶江南。

觀海

知縣 周鍾瑄

浩渺無因遡去程，仙槎客泛正須評。輕浮一粒須彌小，包括恒河色界清。世外形骸杯可渡，空中樓閣氣噓成。情知觀海難爲水，更有紅輪向此生。

遠眺

周鍾瑄

褰裳直踞千峯上，萬里蒼茫一色同。遠目但餘天貼水，近聞惟覺浪號風。巨鼇有首低擎地，瘴雨無根直幔空。寂寞斗牛誰再犯？好將消息問嚴公。

誌別

周鍾瑄

從宦無功已自羞，那堪別緒更綢繆。簡書祇許三年住，去志難將十日留。重疊雲山當客路，迷離烟樹繞新愁。牽衣稚子痴於我，錯把周侯作細侯。

別澎湖

通判 周于仁

行年將六十，三仕到澎湖。海國東南嶠，星經牛女鄉。天懸青共遠，水接碧同長。

颶發疑雷吼，沙飛似霧茫。有時奔萬馬，無計臥雙檣。風景雖多別，民情却甚良。勒耕  
蕝作飯，儉用布爲裳。麥稻還須糶，豆麻尚可糧。黍黃村火密，草綠訟庭荒。柴戶何嘗  
閉，蒲鞭不用揚。官閒惟嘯月，民樂可烹羊。竊祿亦云久，留名敢謂芳？光陰飛石火，  
花甲變星霜。將別還延佇，思歸欲束裝。群黎雖祖餞，一葦早輕杭。暫息鷺洲地，追懷  
賦短章。

雨中感懷

知縣 林興泗

纔看倒峽又傾盆，兩地關心錯晝昏。濟北驚傳千里赤，海東厭見野雲屯。十家九室  
蛙生竈，入口三餐草掘根。慚愧公私無一補，昂藏七尺負乾坤。

傷禾壞舍事堪危，雲尙重重雨尙垂。人意皇皇今若此，天心漠漠欲何爲？濤傾萬丈  
蛟龍吼，樹濕千枝鳥雀悲。四載窮荒看不慣，直教抱病下書帷。

巡行

巡臺御史 夏之芳

野田清曉碧天空，地指扶桑東復東。赤嵌城邊雲散彩，拓開海日一輪紅。  
負暄童叟愛冬溫，紅稻成堆擁幕門。桐竹週遭雞犬靜，教人歷歷認花村。

東郊勸農

巡臺御史 楊二酉

時雨既已足，命駕東郊行。豈不嗜游覽，所重在民生。涼影走虹練，深竹鳴催耕。秧馬踏畦碧，麥浪揚疇平。村煙間籬落，耆老歡相迎。烽消省煩役，賦薄無苛征。復此兆有年，談笑嘗君羹。殘陽搖旆色，鷄犬含餘情。

新園道中

楊二酉

路轉埤頭近，平山一線連。野橋低澗水，深竹暗村烟。犬吠花間逕，人鋤屋後田。不知身異域，疑對武陵仙。

重陽海東書院

楊二酉

重洋遠渡度重陽，載酒尋花花正黃。文苑連朝開霽色，春臺九月着羅裳。種來桃李新多實，培得芝蘭舊有香。今日登高臨海國，奎光一點上扶桑。

九日澄臺卽事

巡臺御史 舒 輅

北去雲千疊，東來水幾盤。燕臺纔共署，解谷又同官。波冷浮雞嶼，煙凝隱豹巒。文光臨睥睨，斗柄近闌干。菊澹詩情淨，萸馨酒量寬。登臺懷桂棹，煮茗羨江湍。鳳翥毛搏彩，龍驤血灑汗。彎弓不尙革，走筆自飛翰。飭已一誠格，齊民衆志安。焚香讀周易，鴻漸喜于磐。

海口卽事

海防同知 郝 霑

東寧黎庶日闐闐，樹藝欣逢大有年。貿易不分疆域異，稽查豈惜往來駢？稔穰滿載權衡定，樓櫓長驅姓氏鐫。清晏波光涵帝澤，蒲帆千里彩雲連。

雜感

巡臺御史 張 湄

高泱天墟括九州，茫茫一水認流求。風生鼉背重溟黑，雷奮鯤身巨島浮。針路向空難問渡，鐵礁拔地不容舟。林顏幾輩蟲沙沒，落日蒼涼赤嵌樓。

東郊勸農

張 湄

出郭天四垂，墨雲挾狂雨；勢如萬鏃飛，作氣不待鼓。彌望青葱龍，物我同栩栩。平疇漾穀紋，犁鍤應時舉。誰能甘惰農？自貽樂歲苦。爲語蚩蚩氓，海濱履王土。黃髮與垂髫，願勿入城府。熙怡若桃源，往來但漁父。三時胼胝煩，勤焉豈無所？況當膏雨餘，籌車滿可許。煙林布穀鳴，陌上策水牯。米家圖畫間，坐覽簞笠侶。

勸農次韻

張 湄

衝泥輿騎海城東，漠漠吹烟竹樹中。一桁遙青山寫影，千畦淨綠雨爲功。耰鋤父老分醇酒，比屋鷄豚見古風。好待如雲秋稼熟，來看高廩再歌豐。



夏日得雨

張湄

輸粟重洋役汎舟，濟時方略愧前籌。萬家聚島如孤旅，三日爲霖解百憂。聲振地雷橫出海，勢分天漢倒懸流。會須斗酒從田父，叱犢村中看綠疇。

次韻

總鎮 何勉

不愁大網漏吞舟，只恐量沙效唱籌。百計療饑終末策，三祈得雨釋千憂。田間喜慰屯雲望，溝曲歡呼解澤流。正好乘時勤播種，籌車從此滿西疇。

安平鎮

知府 范昌治

臺灣何前芳，安平祇孤島。兀立大海中，洶浪際天杪。鹿耳接鯤身，沙線明晶島。形勝犬牙交，彎環猿臂繞。重門分界險，桅檣不輕掉。守土一塵來，愛此屏藩好。暇日縱扁舟，望洋恣遠眺。憶昔宦遊人，無如東坡老。文從海外豪，光燄增奇巧。固陋每自慚，雕蟲先壓倒。下車況匝月，狂吟何草草！所志不在詩，因之寄懷抱。私冀胸次間，與海同大小。百川盡傾輸，萬象皆明瞭。秋濤動山岳，春波潤枯槁。轉愧願難酬，問心可得表。保赤貴誠求，夸浮何足道？回看戍卒忙，樓櫓鑿齊燎。亟命掛帆歸，迅疾等飛鳥。人坐畫中船，水湧冰輪皎。

立春（乾隆七年壬戌）

巡臺御史 書山

陽和回馭歲更新，人物雍熙島嶼春。澗谷條風吹彩仗，青郊小雨浥纖塵。梅花竹葉閒中味，柑酒辛盤客底身。不效東坡戴幡勝，肯教辜負度良辰。

勸農歸路經海會寺與諸同人分賦

書山

雨後勸農畢，還尋古剎來。鐘聲飄薜徑，衲子出香臺。刺竹排簷種，優曇滿院開。分題禪榻畔，小憩水雲隈。

放洋

巡臺御史 熊學鵬

趁曉乘潮海舶寒，清風相送出臺端。片帆飄渺煙中過，一碧澄泓浪裏看。舉目惟瞻天日近，迴頭但覺水雲寬。要知舟楫由來好，不畏重洋濟涉難。

臺陽誌別

熊學鵬

寒烟一片鎖層波，歸思離情兩奈何。從此天涯人漸遠，羽鱗惟望好音多。

甲子冬奉命赴臺清查官莊

布政使 高山

海嶠長懸聖主心，溝塗經畫戒相侵。含哺民近無懷氏，敷澤仁同解慍琴。履畝新墾

勤勸相，支機舊石費追尋。重來不爲開印笮，要使飛鴉集好音。

初抵臺灣柬書都諫

巡臺御史 六十七

茫無涯洩海天春，篷轉雲飛辨不真。綵鷁乘風穿雁喚，繡衣啣命跨鯤身。番黎樂享承平久，士女歡迎氣象新。萬里故人初把臂，相看先問近詩頻。

鹿耳門汛卽事

六十七

乘風纔命駕輕航，廻首荒城已渺茫。日與雲山爭隱見，天連波浪若低昂。巡行鹿耳新防汛，指點鯤身舊戰場。誰道疆隅惟恃險？熙朝盛德足金湯。

新雨

六十七

人日初臨鹿島東，五更鐘後雨濛濛。乍聞點滴隨朝靄，漸覺霏微逐曉風。庭院香生梅馥馥，田疇青潤麥芄芃。從茲簞笠勤耕作，會見西成歲屢豐。

新月

六十七

東瀛寥濶月來遲，竚待清光漾水涯。臺上乍開三寸鏡，窗前初畫一灣眉。鴻驚曲木雲深處，魚避沉鈎浪暖時。應是嬋娟深自晦，豈教玉斧鎮相窺？

露香亭卽事

巡臺御史 范 咸

夜涼樹垂露，晨清花放香。坐覺幽意適，不知白日長。守宮鳴前楹，互答怪蟬螿。機事久已息，掉臂驚螳螂。感此發深喟，世態何張皇！營營名利窟，私欲羞難量。曷弗順大化，鼓腹遊虞唐？青青木蘭樹，金粟同芬芳。離離棘桐枝，火焰燒扶桑。但逞顏色好，終非金玉章。吾生更何求，返璞是所望。亢龍應有悔，大道歸歛藏。君子日乾乾，慎守千金方。

臺江雜咏疊韻

范 咸

瀾茫徼外關窮途，飛渡橫洋計不迂。瀆瀆自來甌脫地，屏藩藉此彈丸區。靈槎好繫扶桑木，赤石誰傳瀛海圖。千樹刺桐紅似火，錦官直欲擬成都。木城環佛綠雲堆，二月寒蟬聲已催。北塞罕傳鴻信至，南荒終少鵠飛來。銷磨劫火培元氣，鼓吹勾萌養不才。但使巡行阡陌好，中天日月自昭回。

題褚太守（祿）觀稼園

范 咸

北港（臺灣舊名北港）地肥沃，種植恒不時：四月刈新穀，六月開新蓄；十月收大冬（晚稻土人謂收大冬），洵有不斂穡。罔知三年蓄，轉販成漏卮。番兒學唐人（番謂

中土爲唐），亦解把耒犁。時清風日好，雞犬皆嬉嬉。檳榔簇鳳尾，猿採同兒戲。彎弓射生手，徒充他人饑。褚侯河南後，跨海效一磨。動念仁民術，寫出幽風詩。美哉二千石，願更進微規。武侯治蜀嚴，寬猛常相持。既庶何以教，阿誰是良師？逋逃何以絕，窮黎何以肥？至治順大化，貴與羲皇期。何時道德同，四海仰風儀？

安平城閱武

巡道 莊年

豸冠講武荷蘭城，令肅惟聞鐵甲聲。襟帶六州開要鎮，屏藩一郡駐專營。牙橋日暖鯨鯢靖，鼓角風高燕雀驚。自是聖朝勤遠略，重臣冬狩坐談兵。

晚渡安平

莊年

笳聲互動日沉西，一片蒼茫暮靄低。夕照城邊催渡急，晚烟風裏裹帆齊。水寒弄影光搖月，潮長移舟浪拍隄。却怪群鴉棲不定，參差樓堞望中迷。

有感

教授 吳應造

蓋棺清議自難逃，華袞方榮一字褒。假若生前堪論定，謙恭王莽孝廉曹。

安平晚渡

知府 褚祿

樓堞參差噪暮鴉，村氓喚渡語聲譁。忽衝沙鳥隕煙破，漸轉蒲帆夕照斜。遠浦不須愁返棹，晚風無事動悲笳。寒潮乍退人歸後，明月孤舟漾淺沙。

沙鯤漁火

褚祿

連岡相接聚沙汀，掩映漁舟點點螢。風定碧波明遠火，光搖寒影落疎星。莫疑滄海鮫人淚，翻訝乾坤柳絮萍。驚起蒼龍眠不穩，欲燃犀角燭奇形。

安平晚渡

彰化知縣 陸廣霖

高城極目勢蒼茫，向晚歸人一葦杭。月淨波光浮遠白，霞脚帆影帶昏黃。參差樓閣迷雲樹，掩映漁燈上女牆。市井只今誇極盛，可知濟渡賴津梁。

沙鯤漁火

陸廣霖

高掛絲綸新月鉤，沙汀隱現泊漁舟。烟籠小艇連檣暗，風起孤篷一葉秋。倒映水光星錯落，斜聯螢火影沉浮。銀燈合向銀河瀉，絕似吳江古渡頭。

鹿耳門月夜

署海防同知 張若霽

孤月當軒迥，清光萬里明。澹帆依斗柄，疏竹上楸枰。笛裏關山近，愁中節物更。渺然雲缺處，遙見刺桐城。

雨中觀潮

張若靄

滄溟水漲連天起，澎湃奔騰萬馬喧。聲撼鯤身銀浪轉，光搖鹿耳玉山翻。蕭條古木寒無色，浙瀝長廊酒滿尊。萬壑千巖都不見，天涯風雨正黃昏。

暮秋郊行

巡道 書成

循行豈是補春遊，攬轡輕馳謝眺洲。岸接小橋村路曲，烟凝蕭寺梵鐘幽。塵懷頓向閒中滌，野況都從望裏收。風日蹉跎秋過半，家家場圃築西疇。

抵任

巡臺御史 錢琦

四溟中斷海潮迴，鐵板沙礁面面開。天設鹿門嚴鎖鑰，地疑蜃氣幻樓臺。使槎遠載春光到，官府喧傳上界來。合是前身香案吏，江山管領到蓬萊。

東洋世界入婆娑，笑領頭銜一甲螺。豈合濟川充作楫，自甘考績拙催科。近南氣候秋冬少，入俗衣冠傀儡多。爲是聖朝宏遠化，百年海水不揚波。

晚從安平渡海歸署

錢琦

平堤含夕景，烟樹半模糊。乘輿晚喚渡，一葉如飛鳧。正值風色好，渡海如渡湖。千丈澄素練，十幅掛輕蒲。沙鯤明漁火，紅影透孤蘆。上亂星斗宿，紛射鼉鼉居。水氣

摩盪之，散作千驪珠。橫空一鈎月，墮入崑崙毳。似欲釣六鰲，驚走小鱖鯪。須臾近彼岸，潮退泥沙淤。滄海幻桑田，輾轉駕牛車。爾時夜氣靜，萬籟歸虛無。栩栩不自覺，恍惚凌僊壺。歸來猶認夢，好手誰繪圖？我夙抱遊癖，而爲緇塵污。翻身六合外，乃得縱所如。因悟天地大，到處皆蘆廬。心清境自適，底用戀鄉閭？嗤彼井中蛙，局局徒拘墟。

### 有溪

錢琦

有溪不知名，水深與腴接。波平鷗不驚，風勻浪微摺。隔岸孤烟炊，環堤萬山疊，愧無舟楫材，聽君歌匏葉。

### 放洋

教授 謝家樹

造物憑虛鑿此窪，山遙岸渺廓無涯。團銀界玉煙橫濛，潑靛搖紅日射沙。眼底澄清身入鏡，胸中灑落艦飛花。分明絕景人難識，枉羨張騫泛月槎。

臺中夏暑長於中土者數刻。歲壬申六月望後一日課士，因拈唐文宗「我愛夏日長」之句爲題，實寫現景，非賦古也。書此以示諸生。

謝家樹

天形如覆釜，兩軸定四方。北仰南傾瀉，遠睇殊混茫。入地三十六，未盡渾天量。聞到小崑崙，北斗失其疆。大星古無紀，南極現瑩芒。所以談海外，明晦頗異常。初三



不云朏，昨夜已生光。因之測日景，加刻夏尤長。天低與水接，黃墟（地下有山名黃墟，見淮南子）半相望。羲和方轉馭，金烏早拂桑。火輪就澆濯，摩盪添焜煌。一躍高十丈，中土尙黎蒼。虎頭迄雞尾，迺入虞淵藏。羊脾熟未久，恍惚勢欲翔。炎帝勤屬轄，丙丁戀故鄉。我來當五月，日愛薰風涼。官閒無濁熱，署廠納虛曠。筆硯新位置，書卷啓塵囊。几淨捱木凳，窓白倚竹床。榕午垂正陰，樓春側西墻。觸處供清吟，茶餘巡空廊。導使和緩，練神俾固強。睽彼草芊芊，帶翠上我堂。誰家養白鳩？滑滑叫昏黃。綽有故園趣，以此足相羊。好景公同人，意切詞乃昌。莫作尋常題，學舌賦晚唐。

野鶴

沈光文（鄞縣人）

獨得孤鶩趣，難違天性真。優游俯仰適，愛惜羽毛新。高與烟霞狎，廉爲鴈鶩嗔。朝遊滄海表，夜唳鷺江濱。骨老飛偏健，身閒瘦有神。已知憎繳遠，幾閱雪霜頻。舞月寒流影，依松靜絕塵。乘軒爾何事，翻欲賤朱輪。

舟次早行

陳廷和（漳浦人）

蘼蕪平野濶，一望曉烟青。戍鼓催殘月，檣旗汎落星。輕舟宜淺瀨，落葉見林坵。背指經過處，飛鷗已滿汀。

臺灣吟

黃學明（淳德人）

四溟中斷此孤懸，日月輪高見影偏。泣淚鮫人朝入市，凝寒金氣夜干天。馬鞍矗起青全島，鹿耳雄開障百川。盛氣消沉無覓處，牛羊來下翠巖煙。

雜咏

陳兆蕃（晉江人）

茅簷竹壁半耕農，士女於今罷斥烽。山色千年森虎豹，潮聲萬里撼蛟龍。朝裘午葛邊嵐異，撾鼓催航野渡衝。自是天開南極處，向來裸髮也雍容。

赤嵌城觀海

陳聖彪（侯官人）

孤城獨上俯瀛洲，極目蒼茫一望收。落日半痕天共白，晚潮千頃月同流。滄溟隱入蛟龍窟，島嶼寒生海市樓。波浪不揚征戰息，舳艫間作釣魚舟。

泛海

郁永河（仁和人）

浩蕩孤帆入杳冥，碧空無際漾浮萍。風翻海浪千山白，水接連天一線青。回首中原飛野馬，揚舲萬里指晨星。扶搖乍徙非難事，莫訝莊生語不經。

臺海竹枝詞

郁永河

雪浪排空小艇橫，紅毛城勢獨崢嶸。渡頭更上牛車坐，日暮還過赤嵌城。  
編竹爲垣取次增，衙齋清暇冷如冰。風聲撼醒三更夢，帳底斜穿遠浦燈。

臺灣近咏呈巡使黃玉圃先生

藍鼎元（漳浦人）

臺俗敵豪奢，亂後風猶昨。宴會中人產，衣裘貴戚愕。農惰士弗勤，逐末趨驕惡。  
羈陵多健訟，空際見樓閣。無賤復無貴，相將事樗博。所當禁制嚴，威信同鋒鏑。勿謂  
我言迂，中心細忖度；爲火莫爲水，救時之良藥。

閩學追魯鄒，東寧昧如障。當爲延名儒，來茲開絳帳。俾知道在邇，尊君與親上。  
子孝及父慈，友恭更廉讓。從茲果力行，誘掖端趨向。其次論文章，經史爲醞釀。古作  
秦漢前，八家當醢醬。制義本儒先，理明氣欲王。洗伐去皮毛，大雅是宗匠。此地文風  
靡，起衰亦所望。

臺地一年耕，可餘七年食。寇亂繼風災，民間更蕭索。今歲大有秋，倉儲補云亟。  
穀貴慮民饑，穀賤農亦惻。厲禁久不弛，乃利於奸墨。徒有遏糴名，其實竟何益。估客  
既空歸，裹足此寥寂。何如撙節之，一艘一百石。窮年移不盡，農商惠我德。幸與諸當  
途，從長一籌畫。

纍纍何爲者？西來偷渡人。銀鐺雜貫索，一隊一酸辛。嗟汝爲饑驅，謂茲原隰昞。

舟子任無咎，拮据買要津。寧知是偷渡，登岸禍及身。可恨在舟子，殞死不足云。汝道經鷺島，稽察司馬門。司馬有印照，一紙爲良民。汝愚乃至斯，我欲淚沾巾。哀哉此厲禁，犯者仍頻頻！奸徒畏盤詰，持照竟莫噴。茲法果息奸，雖冤亦宜勤。如其或未必，寧施法外仁。

臺邑最褊小，徵糧視鳳諸。土狹賦獨重，民困曷以紓？臺灣田一甲，內地十畝餘。甲租八九石，畝銀一錢輸。將銀來比粟，相去竟何如？納粟弊多端，斗斛交相瘳。折色比時價，加倍復何居。鳳諸雖厚歛，什佰臺版圖。墾多或報少，以美補不敷。臺土瘠無曠，衝壓且偏枯。安得相均勻，丈輕三邑俱。征收同內地，含哺樂只且。

郡東萬山裏，形勝羅漢門。其內開平曠，可容數十村。雄踞通南北，奸宄往來頻。近以逋逃藪，議棄爲荆榛。此地田土饒，山木利斧斤。移民遷產宅，兵之亦斷斷。何如設屯戍，守備爲遊巡。左拊岡山背，右塞大武營。既清逸賊窟，亦靖野番氛。府治得屏障，相需若齒唇。

諸羅千里縣，內地一省同。萬山倚天險，諸港大海通。廣野渾無際，民番各喁喁。上呼下卽應，往返彌月終。不爲分縣理，其患將無窮。南劃虎尾溪，北踞大鷄籠。設令居半線，更添遊守戎。健卒足一千，分汛扼要衝。臺北不空虛，全郡勢自雄。晏海此上策，猶豫誤乃公。

又

番黎素無知，渾噩近太古。祇爲巧僞引，訟爭亦肆侮。睚眦動殺機，其心將莫禦。所幸弗聯屬，社社自愚魯。太上用夏變，衣冠與居處。使彼忘爲番，齊民消黨羽。其次俾畏威，罔敢生乖迕。無虐無令傲，服勞安作苦。恩勝卽亂階，煦噓鼠爲虎。所以王道平，不爲矯枉補。

內山有生番，可以漸而熟。王化棄不收，獷悍若野鹿。穿箐截人首，飾金誇其族。自古以爲常，近者乃更酷。我民則何辜，晨樵夕弗復。不庭宜有征，振威寧百谷。土關聽民趨，番馴賦亦足。如何計退避，畫疆俾肆毒。附界總爲戕，將避及床褥。

鳳山東南境，有地曰瑯嶠；厥澳通舟楫，山後接崇爻；寬曠兼沃衍，氣勢亦雄驍。茲土百年後，作邑不須鷲。近以險阻棄，絕人長蓬蒿。利在曷可絕？番黎若相招。不爲民所宅，將爲賊所巢。遐荒莫過問，嘯聚藏鴟梟。何如分汛弁，戒備一方遙。行古屯田策，令彼伏莽消。

樓園

陳夢林（漳浦人）

小圃茅齋曲徑通，參天老樹鬱青葱。地高不怕秋來雨，暑極偏饒午後風。海外雲山新畫卷，窓間花草舊詩筒。莫愁紙盡無揮灑，纔種芭蕉綠滿叢。

安平晚渡

進士 林翼池（同安人）

薄暮津頭喚渡喧，斜陽掩曖水中天。紅毛城掩枕榔霧，黑齒人攀椰子煙。新月送將名利客，好風吹盡去來船。南飛烏鵲今何在？擊楫中流記昔年。

中秋夜望月

林翼池

風捲浮雲盡，冰輪出海東。井梧金破碎，庭桂玉玲瓏。素彩流銀漢，清輝瀉碧空。夜闌猶不寐，酣醉月明中。

雞籠城積雪

監察御史 王璋（邑人）

雪壓重關險，江天儼一新。乍疑冰世界，頓改玉精神。瘠壤皆生色，空山不染塵。寒光如可借，書幌歷冬春。

秋月

邑歲貢生 王宗達

羣峰羅海外，秋夜月明時。光射魚龍遜，寒侵烏鵲疑。憑虛勞永夕，顧影發清思。待取天香落，披襟重挹之。

池上

邑廩貢生 盧芳型

細雨過春塘，參差荇藻香。臨流非有羨，寄興在濠梁。

春暮

盧芳型

一庭烟雨繞窓紗，碧綠春殘處士家。倩盡東風留不住，杜鵑聲咽杜鵑花。

春郊卽事

邑恩貢生 張從政

獨上高原去，懷開眼界空。傍溪餘竹翠，隔岸見桃紅。草發春前雨，馬嘶柳外風。雙柑與斗酒，逸興誰能同？

秋登城樓

張從政

草舍多寥寂，心孤易感秋。岸遙楓欲老，江外雨初收。砧向夕陽急，鴉依古樹投。情深王粲賦，日暮獨登樓。

屏山夕照

邑貢生 李 霽

峭壁蒙蒼綠，天然列畫屏。夕陽殘照裏，添得十分青。

龍潭夜月

李 霽

月皎寒潭清，夜深秋露白。驪龍自在眠，雲影蕩天碧。

初夏讌集

邑歲貢生 周日燦

日月無停軌，芳時最難留。人生當爲歡，槭槭復焉求？幸有芳樽在，曠然滌繁憂。薰風被廣陌，蘭茝散林邱。鳧鷖何處來？唼唼鳴沙洲。嘆我羽翼短，飄飄莫與儔。長歌滄海外，知我共綢繆。

水簾

邑庠生 陳錫珪

水晶風動挂高天，石洞玲瓏俯百川。神女香奩臨鏡罷，山僧錫杖倚雲懸。雙飛乳燕迷芳草，獨耀銀蟾隔紫烟。便覺林棲無俗韻，好教戶牖發清妍。

松關

陳錫珪

連天疊翠護名山，誰闢松陰數畝間？隱映危樓殘戍險，參差鳥道暮樵還。昂藏不逐星霜老，倔強潛消歲月閒。待看龍蟠風雨夜，依稀百二古秦關。

竹棧

陳錫珪

誰向瀼西歌竹枝？天涯迢遞路參差。橫橋自瀉清溪水，曲逕遙通綠草池。幾道輿梁勞結構，一川烟雨自迷離。那堪送客春深候，柳色青青匹馬遲。



蕉屏

陳錫珪

烟銷霧縠軟屏橫，好句留題藉管城。畫雪司空真可聖，啣杯學士欲逃名。斜分竹色侵庭翠，遠撥梅香入夢清。憶我山窓風雨夜，不堪滴瀝到天明。

雨後口占

邑庠生 何借宜

山山浮翠遠，處處落紅深；獨立柴門外，長歌托素心。

擬古

邑舉人 陳輝

庭東一樹桃，庭西數竿竹。桃花春既穠，籬笋夏初綠。爰有幽隱人，對之作邁軸。桃竹向時榮，斯人甘淡薄。飲露壓晨蔬，采摘不盈掬，可當黃綺芝，霞炊石火熟。可當夷齊薇，雲煨青山斲。鴻飛遠冥冥，寥廓無曲跼。莫食田間粱，誰能任拘束？所以君子修，清操常不辱。

郊行古意

陳輝

辛苦遠行人，寂寞溪山路。雲水隔疎村，渺渺橫烟霧。雞聲出竹籬，高樹滴微露。負未有農夫，行歌臨野渡。竹筏散不收，一篙不知處。驚起白鷗飛，低拂蘆花去。

小齋

陳輝

僻處心常靜，幽棲意自閒。種花分隙地，閉戶似深山。日映濃華裏，風搖積翠間。不須尋酒伴，獨坐亦開顏。

秋吟

陳輝

竹院蕭蕭裏，微風度碧欄。懷人花共瘦，踏月影同寒。砧杵敲何急，衾裯夢覺單。長吟非有恨，只怕聽更殘。

中秋書感

陳輝

碧漢無塵一色秋，疎星片月淡雲收。霜霏桂樹寒香滿，露滴桐梢瘦影幽。幾曲微吟依海岸，半空清響起江樓。誰家玉笛橫吹裏，却把關山惹客愁。

秋雨後卽事

陳輝

殘雨新添一色秋，小窗開處見清幽。簫吹淡月通溪店，漏滴寒空近戍樓。對影孤吟悲宋玉，驚魂斷夢憶莊周。雁飛不到臺陽路，悵望天涯蘆荻洲。

春日

陳輝

韶華向曙海天開，紅蕊青枝照水隈。鎮日書窓無客至，小簾風煖燕飛來。

晚渡安平

郡庠生 張英

津頭遙見碧波飛，一葉扁舟趁落暉。風力滿帆成獨往，棹歌臨水送將歸。孤城戰壘空埋骨，草舍漁村半掩扉。爲語行人莫惆悵，時清魚鳥已忘機。

北上舟中卽事

邑拔貢生 黃繼業

孤舟來絕島，萬里望長安。江北秋風起，淮南暑氣殘。天空丹葉下，日落白鷗寒。回首東溟外，淒清月一團。

成均夜集

黃繼業

橋門兩序列西東，海內論交劔笈同。幾樹烏啼深夜漏，一天槐落十圍風。西京雲物樽開處，南國文章燭剪中。獨我鷓鴣枝漫借，數回高漢佇飛鴻。

春郊

筭授都司 林材

春明錦繡杏花天，十里香風阡陌連。昨夜雨聲鳴落葉，曉來簑笠滿桑田。

訪友

邑庠生 陳廷藩

茅舍認君家，清溪漾淺沙。路諳前度馬，雨濺晚來花。煮茗催明月，瞻雲斷彩霞。

主人無限興，壺矢任交加。

### 落花

郡庠生 盧九圍

何處韶光不可憐，底須花落惜花妍。文章雖假知天意，色相皆空悟夙緣。香愛撲衣沾露好，舞宜送酒趁風前，殘枝無計留春住，蜂蝶紛紛一惘然。

### 古意

盧九圍

東海有遺珠，皎皎含秋月，秋月有時虧，珠光盈不闕。朝拭玉鏡臺，暮映紅羅櫺。豈是貴知希，願以酬高哲。

### 秋林晚眺

盧九圍

荒林日暮欲栖鴉，獨立蒼茫數落霞。歸去不須愁路杳，隔溪秋月映蘆花。

### 赤嵌城懷古

邑庠生 林麟昭

歌舞樓臺半已傾，女牆斜日照孤城。閑庭無復生芳草，複道猶聞喚曉鶯。往事空悲時節換，聖朝長慶泰階平。縱教沙磧千年在，烽靜無烟夜月明。

### 前題

庠生 傅汝霖

千重雲海繞城東，影落平沙夕照紅。夜月飛銀漁火暗，晚烟積翠戍樓空。星分牛女雙垣外，地隔蓬萊一水通。好向安瀾徵誓訖，由來聲教紀攸同。

旅夜書懷

邑庠生 戴 遜

我家遠在白雲鄉，每動蕙思路渺茫。旅夜簾疎篩月色，孤村樹密冷秋光。愁多強半縈離恨，句險全因過激昂。蛩韻淒清風謾謾，聽來幾度斷人腸。

萍寄他鄉憶故居，關山迢遞少雙魚。淒涼且酌消愁酒，困倦聊看却睡書。幾度寒飈過榻冷，半輪秋月入窓虛。銀燈獨對誰知己，憤讀離騷借起予。

贈別

里人 徐 元

蹉跎歲月獨支離，愁緒今朝欲上眉。海外已爲三載客，囊中惟剩一瓢詩。安貧不用憐原憲，處約無求說項斯。但得百錢常掛杖，何勞仙子進瓊卮。

暮春

邑庠生 葉泮英

春風淡蕩柳條輕，半老山花半老鶯。遲日滿簾飛絮亂，不堪腸斷是清明。

夜坐

葉泮英

霜白天空夜氣寒，燈殘獨坐檢書看。淋漓讀到淮陰傳，却笑英雄一飯難。

題畫

邑庠生 洪滄洲

千尋瀑布飛暗雨，百尺長松拂暮烟。欲上奇峰最高處，攜詩一問次寥天。  
風皺波紋含鴨綠，雨添山色擁螺青。箇中頗具雲林派，嘉木低垂一草亭。

巡憲署食九頭柑

郡庠生 錢元起

未見千頭樹，先嘗九瓣柑。金衣和露剖，玉液帶香含。栢署頒榮賜，鯁生得飽諳。  
徘徊歸去晚，舌本尙餘甘。

賦得開遍春花

錢元起

風恬日暖艷陽春，南陌東郊處處新。樹底桃娘邀李妹，枝頭蝶使喚蜂臣。石家帳幔  
虛前席，潘縣芳菲拜後塵。珍重青皇須駐輦，酒旗招遍賞花人。

論曰：班固作「藝文志」，序列古仁聖名賢文雅之士，彬彬矣。至於藝文尙闕如，惟屈原、  
賈誼、相如之屬，稍見一二。閩李寒支先生「寧化縣志」膾炙海內，而藝文亦闕。志臺邑而必志  
藝文者何？曰：所以志今日之臺也。僑寄者因時紀事、遇物書懷，固多標榜詞林，馳聲藝苑；即  
生於斯者有所紀述吟咏，雖不必盡可傳，不必盡不可傳。要其身之所經、足之所履、目之所見、  
耳之所聞，吮墨含毫，據情抒性，或鋪張聖化，或表揚功伐，或圖繪山川，或箋疏草木，或紀異

，或砭俗，或懷古，意之所屬，各隨其學問之淺深、筆力之強弱，以自成一家之言。語曰：「千狐之腋，可以成裘」。後有作者，蒐羅典故、採訪舊聞，卽以是篇爲筌蹄可也。

# 重修臺灣縣志卷十五

## 雜紀

古蹟(附宅墓)

祥異(附兵燹)

叢談

雜紀，何也？紀事以類，類而不類，難概條品，雜之以成文，蹟而不可惡也，繁而不可殺也。夫剝圭飾戚，兼收元圃之碎瓊；集翠爲裘，罔棄吉光之片羽。況乎銅柱青塚，史傳弗遺；晉石莘神，「春秋」弗削。鯤鵬之化，固屬寓言；鬼弧之張，亦堪立象。事有大而必書，辭雖小而備錄，皆足資修省而益見聞；則廣蒐羅於海島，固亦考鏡之林也。作雜紀。

## 古蹟

赤嵌樓：在鎮北坊，明萬曆末荷蘭所築。背山面海，與安平鎮、赤嵌城對峙。以糖水、糯米搗蜃灰疊磚爲垣，堅埒於石。週方四十五丈三尺，無雉堞。南北兩隅，瞭亭挺出，僅容一人站立，灰飾精緻。樓高凡三丈六尺有奇。雕欄凌空，軒豁四達。其下磚砌如巖洞，曲折宏邃。右後穴窞，左後浚井，前門外左復浚一井。門額有紅毛字四，精緻鑄成，莫能辨。因先是潮水直達樓下，閩人謂水涯高處爲墘（仄聲），訛作嵌（平聲），



而臺地所用磚瓦皆赤色，朝曦夕照，若虹吐、若霞蒸，故與安平城俱稱赤嵌。又以築自荷蘭，亦名紅毛樓。僞鄭貯火藥軍器於此。入版圖後因之，道標撥兵看守，司啓閉。康熙六十年臺變，門遂不扃，賊取門額鐵字以製器。頻年地震，屋宇傾盡，四壁陡立，惟周垣堅好如故。乾隆十五年，知縣魯鼎梅移建縣署於其右，因殿肩鏞；歲時則灑掃，俾邑人士覽勝焉。

海防同知孫元衡詩

石樓盤百級，湧出似孤城；下岸臨滄海，依然禾黍生。

鳳山知縣宋永清詩

東西遙對海疆秋，高接雲虛尺五樓；百戶千牕迷野草，荷蘭空作萬年謀。

巡臺御史張湄詩

巍樓遙望屹西東，月戶雲牕結構工；極目晚天環海市，倚欄誰憶荷蘭宮。

巡臺御史錢琦詩

舊是紅彝地，今成勾曲天。螺旋盤曲磴，樹古抱寒烟。日脚浮雲外，潮頭落檻前。牛皮一席地，芳草自年年。

教授謝家樹詩

島上作城墘作樓，鑽營兔窟幾經秋。當年早造天朝福，特闢蠶叢比蜀牛。蕩蕩漆城事可嗤，糖糜合築欲何爲？誰知鹿耳騎鯨客，夢入樓頭月落時。

赤嵌城：亦名臺灣城，在安平鎮一鯤身。沙磧孤浮海上，西南一道沙線遙連二鯤身至七鯤身以達府治。灣轉內抱，北與鹿耳門隔港犄角，如龜蛇相會狀。明萬曆末，荷蘭設市於此。築磚城，制若崇臺；海濱沙環水曲曰灣，又泊舟處概謂之灣；此臺灣所由名也。城基方廣二百七十六丈六尺，高凡三丈有奇。爲兩層，各立雉堞，釘以鐵。瞭亭星布，凌空縹緲。上層縮入丈許，設門三。北門額鏤灰字，莫能識，大約記創築歲月者。東畔嵌空數處爲曲洞，爲幽宮。城上四隅箕張，現存千斤大礮十五位。複道重樓，傾圮已盡，基址可辨。下層四面加圓凸，南北規井，下入於海，上出於城，以防火攻，現存大礮四位。西城基內一井，半露半隱，水極清冽，可於城上引汲。西北隅繚築爲外城，抵於海。屋址高低，佶曲迷離。其間政府第宅，舞榭歌亭，化爲瓦礫。倚城舊樓一座，棖棟堅巨，機車一軸，可挽重物以登城；大礮凡數位。內城之北基，下關小門，偃偃而入，磴道曲窄，已崩壞。地下有磚洞，高、廣丈餘，長數丈，曲轉旁出。舊傳近海處曾露一洞，內得鉛子數百斛；今失其處。又舊志所載螺旋梯風洞，俱不可復見。大抵此城磚砌層疊，悉以糖水、糯米搗蟻灰傅之，堅不可劈；其中或實或虛，鬼工奇絕，難以述求。國朝康熙元年，僞鄭就內城改建內府，塞北門；欲關南門，斧鑿不能入，乃止。又惡「臺灣」之名（閩音呼似「埋完」），改稱安平。門曰閩閩，以春秋時鄭國有閩閩之門也。入版圖後，爲協鎮署，廢而不居。颶颶飄搖，連年地震，遂致傾圮。五十七年，鳳

山縣知縣李丕煜奉文葺之。前爲門，中爲堂，後爲署，旁列小屋數間。今貯火藥軍裝。乾隆十三年，協鎮沈廷耀建塘房二間於外城南門內，撥兵防守。先是，北面臨海一帶，短墻坍塌，潮水齧城基。雍正十一年，協鎮陳倫炯砌之。乾隆十四年，城西北暨教場南海岸冲崩計一百八丈，邑監生方策捐銀三百兩築沙堤，協鎮沈廷耀成之。是年，外城建城隍廟，別見「祠宇志」。

按舊志載：荷蘭愛臺地，借居於倭，不可；乃給之曰：得一半皮地足矣，多金不惜。遂許之。荷蘭剪牛皮如縷，周圍圈匝，已數十丈；因築此城。其說與「明史」所載佛郎機之給呂宋相似。夫呂宋王兄弟，記稱其武而有信。當佛郎機奉黃金爲壽，從乞地時，謂地如牛皮許大，姑笑許之。後以不欲失信，乃歸地焉。若倭之狡點狼貪，恐難以給而得也。且城踞一鯤身全島，何用剪皮圈匝？或以所圈係鎮北坊之赤嵌樓；則牛皮細縷，周圍奚止四十五丈三尺乎？至謂荷蘭與倭約，歲貢鹿皮三萬張，倭以全臺歸荷蘭；又外志云天啓甲子，荷蘭攻逐倭衆取之，遂築臺灣赤嵌樓城；俱傳聞之誤。荷蘭已於萬曆中據臺矣（詳見後「兵燹」內）。

### 海防同知齊體物詩

特立巍巍控太清，烟霞都自脚根生。羞爲白髮蠻官長，親上紅毛赤嵌城。日月過天疑見礙，魚龍駭影盡潛驚。何堪望斷他鄉目，滄海茫茫故國情。

### 海防同知孫元衡詩

浮空巨鎮海雲齊，七點鯤身踞水犀。潮趁去來分順逆，風乘朝暮便東西。空城一任生禾黍，

老將應知厭鼓鞞。戰舸如山鳥在幕，千檣影靜夕陽低。

### 鳳山知縣宋永清詩

城俯汪洋島嶼孤，週遭樓閣倚菰蒲。一番風雨醒殘夢，萬頃波濤冷壯圖。戍卒戈船蟠地利，桑麻鷄犬附大都。閭閻近已敷文教，不是殊方舊楷模。

### 鳳山知縣李丕煜詩

安平雄鎮海連天，海盡天窮何處連？海島休誇天塹險，天威直破海門堅。天橋入海天涯斷，海柱遮天海外懸。鎖鑰海邦天府重；擎天巨海自巍然。

### 巡臺御史楊二酉詩

極目天涯是水涯，荷蘭城上計程除。潮尤沸沸鳴奔馬，帆影星星點暮鴉。日麗九重天子闕，雲飛萬里使臣家。何時慰我桐花節？好問龍津一沓槎。

### 巡臺御史錢琦詩

幾歷滄桑劫，孤留赤嵌城。有人談往事，到此悟浮生。地迥雲山濶，時平烽火清。不妨殘堞上，高枕聽潮聲。

### 福州林鳳飛詩

海上孤城落日昏，水天無際欲銷魂。雲拖雨脚鯤身島，風送潮頭鹿耳門。堪笑鷓鴣歸幻夢，獨留遺跡弔寒暄。紆迴磴路誰過問？止有萋萋碧草痕。

### 同安歲貢會源昌詩

巨海水奔流，安平鎮最要。斯地古荷蘭，甌城築何巧！暮角聲淒淒，震天萬疊砲。自誇不拔基，伊誰敢與較？詎知鄭氏藩，劍芒日邊耀；吞併氣正雄，鳩巢鵲所造。割據三十年，舳艫城下繞。門戶鍵澎湖，臺榭奉僞詔。夫何振王師，海氛倏已掃。揚帆窮絕域，波臣樂前導。皇恩何汪洋，殘黎遍慰勞。酋長納款多，諸社齊歡笑。今我渡江來，城高恣憑眺。層層磴紆迴，靄靄雲籠罩。潔井泉猶甘，地洞路仍拗。牆宇嗟傾頽；庫藏憐破耗。庭角黑沙堆，欄頭殘月照。忽聽潮聲喧，西風晚狂叫。鯤身七點浮，戍卒嚴水道。羽旂巡殘堞；鼓擊無亂噪。愛此清晏時，遊情隨處好。

諸羅歲貢陳慧詩

廻想當年匠石工，層層疊繞捲長風。波流遠去潮聲急，山勢飛來地脈雄。幾葉漁舟隱現裏，數村烟火微茫中。而今一眺情何限，鹿耳沙鯤壯海東。

貢生李欽文詩

高築堅城自昔時，登臨遠眺快襟期。潮聲暗逐風聲急，帆影還隨雲影移。鹿耳浮沉天以外，鯤身隱現水之湄。於今休問當年事，總爲王朝壯國基。

舉人陳輝詩

鹿耳鯤身翠嶼連，雲光海色雨晴天。江帆曉渡波間影，市宅寒炊竹外烟。山似畫屏時染黛，水如冰鏡日磨鮮。憑高得趣閒瞻眺，萬里鄉關一望縣。

暗澳城：在澎湖。明嘉靖間，海寇林道乾踞澎湖，都督俞大猷追之，道乾遁入臺，

大猷因留偏師防守，築城於此。今石址猶存。

瓦硿港銃城：在澎湖，紅毛所築（始末詳後「兵燹」內）。其東有井名紅毛井，泉脈甚盛，往來海舶在此取水。

荷蘭井：在鎮北坊赤嵌樓東北隅，距樓可二十餘丈；紅毛所鑿，磚砌精緻。相傳：每風雨時，常有龜蛇浮游水面。乾隆十四年，知縣魯鼎梅移建縣署；井在署內東北隅。大井：在西定坊。原依海岸，海鹹井淡。舟人在此登岸，名大井頭。邇來民居稠密，填海成陸，市宅紛錯，距海半里許矣。舊志云：開鑿莫知年代，相傳明宣德間太監王三保抵臺，曾於此井取水。又傳：明季時紅毛築赤嵌樓，慮有火患，故鑿此井以制之。烏鬼井：在鎮北坊。水源極盛，雖旱不竭。烏鬼，番國名，紅毛奴也。其人遍體純黑，入水不沉，走海面若平地。先是，紅毛命烏鬼鑿井，砌以蔴茶，亦名蔴茶井。今改甃磚甃。舟人需水，咸取汲焉。

馬兵營井：在寧南坊。泉淡而甘，甲於諸井。紅毛時，鑿以灌園者。僞鄭駐馬兵於此，故名。今舊井已智，改鑿其旁，相去數武。

澎湖大井（亦名大井頭）：在媽宮澳天后廟東。開鑿年代無考。國朝康熙二十二年，靖海將軍侯施琅征克澎湖時，方六月苦旱，澳水多鹹，琅禱於天后，甘泉驟湧，卽此井也。

靈濟井：在小東門外萬壽寺後。康熙六十年，南澳鎮總兵藍廷珍率師克復臺灣駐此，泉大湧出，軍無渴患；作歌勒石以記之，因名「靈濟」。

榕梁：在郡署內四合亭側。老榕根幹蟠結，架空如橋。亘數丈，廣二尺許；人可步履其上，名曰仙梁。

巡臺御史張湄詩

綠莎廳後影扶疎，龍臥虹垂曲更舒；若比漁梁臨水次，未妨綠木一求魚。

巡臺御史楊二酉詩

誰將玉斧斲仙榕？露葉雲根影萬重；疑是銀橋天上落，不因風雨作神龍。

斐亭：在西定坊巡道署後圍牆內。康熙三十二年，巡道高拱乾建。環植叢篁，自夏徂秋，竹響共濤聲相和，最宜消暑。乾隆九年，巡道莊年重葺（並記）。

道署後有澄臺、斐亭，瀛壖八景之二也。癸亥秋，余承乏觀察；既攬澄臺之勝，復詢所謂斐亭者，已邈不可即。唯臺西北隅有堂巋然；中匾懸額曰「斐亭」。余竊疑之。按亭與臺皆前副使高拱乾所構。公所爲澄臺記云：載庇小亭於署後，環以竹，名以斐；更築臺於亭左，名之曰澄。是斐亭當在澄臺之右。彼巋然西北之堂，未可遽竊其名以認前人也。爰是披荆芟棘，於臺北十數武，得隙地方二丈，石級磚甃尙餘草際；又旁多美箭；蒼翠襲人。遍訪於故吏，僉謂：亭在是。因出俸餘築草亭於其上。落成日，偕我賓侶俯仰其間，想見前哲之風流不墜，斯亭之興廢有時，不覺感慨係之。後之人履斯地而攬其勝，當不致有面失嵩華之歎。則是役也，寧惟補志乘之未

備，實於斯亭有大造焉。

### 巡臺御史張湄詩

留得清風動去思，千竿瀟碧影猗猗。何人呼起文同筆，有斐亭前畫衛詩。

### 巡道莊年詩

纔聽朝潮又暮潮，怒濤聲裏竹蕭蕭；千竿不藉風搖曳，萬弩何當影寂寥。豈必林泉甘漱石？却因烟月憶吹簫。星躔舊是揚州路，流水應過廿四橋。

### 諸羅知縣林葵詩

會趨官閣待春潮，笑語渾疑燕蓼蕭。乍聽怒濤雲浩浩，還看良月夜寥寥。早知沙上無寒鴈，可有仙人倚洞簫？此日瀛壖成夢想，天邊誰與度銀橋？

### 彰化知縣陸廣霖詩

疎影蕭蕭萬籟平，江亭忽聽怒濤鳴。乍疑簪角風敲玉，頓覺叢中浪拍城。島嶼波洄憑竹報，篔簹聲寂待潮生。遠臣仰沐澄清久，跨海鯨鯢靜不驚。

澄臺：在斐亭之左。康熙三十二年，巡道高拱乾建。滄波浩渺，島嶼參差，悉入望中（並記）。

古者臺榭之作，誇遊觀而崇侈麗，君子譏之。若夫制樸費約，用以舒嘯消憂，書雲攬物，斯高人之所不廢，亦廉吏之所得爲也。臺灣之名，豈以山橫海嶠，望之若臺，而官民市廛之居，又在沙曲水匯之處耶？然厥土斥鹵，草昧初闢，監司聽事之堂，去山遠甚。匪特風雨晦明，起居宴



息之所，耳目常慮壅蔽，心志每多鬱陶，四顧隱然，無以宣洩其懷抱；并所謂四省藩屏，諸島往來之要會，海色峯光，亦無由見。於是捐俸鳩工，略庀小亭於署後，以爲對客之地。環繞以竹，遂以斐亭名之。更築臺於亭之左隅，覺滄渤島嶼之勝，盡在登臨襟帶之間，復名之曰澄。惟天子德威遐被，重譯入貢，薄海內外，臣民共享清晏之福；而余振綱飭紀，分揚清激濁之任，正己厲俗，有端本澄源之責焉。當風日和霽，與客登臺以望，不爲俗累，不爲物蔽，散懷澄慮，盡釋其絕域樓遲之歎，而思出塵氛浩淼之外，則斯臺比諸凌虛超然，誰曰不宜。因系之以詩：有懷同海澗，無事得臺高。瓜憶安期聚，山驅太白竈。鴻濛歸紫貝，腥穢滌紅毛。濟涉平生意，何辭舟楫勞？

巡臺御史張澗詩

澄臺上下樹婆娑，滿目殘陽動遠波。天水無垠同一碧，風帆如葉島如螺。澄臺嘉穢密戎戎，醉後憑高四望通。島市別開帆影外，天垠純浸水光中。迢遙親舍孤雲擁，浩渺予懷碧海同。日午南薰方薦爽，當風不復辨雌雄。

巡臺御史六十七詩

層臺爽氣豁雙眸，遠望滄溟萬頃收。赤霧脚將紅日暮，銀濤拍破碧雲秋。鷗鷗飛擊三千水，島嶼平堆十二樓。極目神州渺無際，東南形勝此間浮。

巡臺莊年詩

簿書笏束苦相纏，乘興登臺意豁然。烟靄光中三面水，晴雲影裏四垂天。瀾茫境界憑欄外，

浩蕩滄溟落照前。極目波濤渺無際，笑他精衛若何填。

### 彰化知縣陸廣霖詩

煙波縹緲水漫漫，高閣登臨面面寒。收拾崑崙千派合，劃開江漢四圍寬。塵氛不向壑靈發，寰宇全歸掌握看。憑眺頓教心地遠，擬將浩瀚寫毫端。

### 海防同知張若霽詩

聳立憑欄蕩遠眸，海天一碧望中收；鯨魚潛伏三千浪，鵬鳥高搏九萬秋。極目無情逢幻市，近山有意覓瓊樓。會當上獻安期棗，看取滄溟瑞色浮。

寓望園：在巡道署後。康熙二十五年，巡道周昌建。蓋取左史「豈有寓望」之語。今廢。

### 宅(附)

明寧靖王朱術桂園亭：在西定坊。今爲天后廟（墓在鳳山縣維新里竹滬，與其妃羅氏合葬）。

### 明太僕寺少卿沈光文題壁詩

修得一間屋，坐來身與閒。夜深常聽月，門閉好留山。但得羈棲意，無嗟世路艱。天人應共仰，愧我學題蠻。

### 又修謁詩

陽谷生輝尙未炎，滕王亭子綠新添。雨餘折角誠堪託，海外依人半受嫌。尋路入來披茂草，隔溪望處映珠簾。主翁有恙因辭客，名紙煩通屬典籤。

舉人陳輝詩

間關投絕域，遺廟海之濱。古殿山雲暮，空墀野草春。鷓鴣啼白客，杜宇咽迎人。自立千秋節，英風起白蘋。

北園別館：在永康里。僞鄭氏爲其母董氏建，後廢。康熙二十五年，巡道周昌因其地有茂林深竹，乃結亭築室；爲之記，且繪而圖之。諸羅令季麒光顏曰「致徹」。二十九年，巡道王效字、總鎮王化行改爲「海會寺」。

海防同知齊體物詩

冷月橫斜弔子規，當年黃幄爾徒爲。梁塵尙逐梵音起，幡影猶疑舞袖垂。風雨有時聞響屨，草花何用長胭脂。是空是色渾閒事，止合登臨不合悲。

守備婁廣詩

此地當年擬館娃，蜃樓海市靄圖賒。王孫已去遺芳草，宮院誰來掃落花？歌管聲沉聞貝梵，舞衫采徹現袈裟。我非佞佛閒隨喜，喜見梯航屬一家。

歲貢李欽文詩

迴思往事白雲間，止有青松不解顏。魚鼓高低深處響，鳥聲上下靜中喧。天開海國蓮稱社，日映荒臺禪閉關。休問當年衰盛事；於今長見老僧閒。

陳氏別墅：在武定里。僞參軍陳永華所築。今廢爲棧林。

#### 海防同知孫元衡詩

杪秋似初夏，和風正輕靡。從遊四五人，出郭二三里。細路入幽篁，平沙渡寒泚。橫木行行直，崇岡面面起。故葉凌冬青，新枝垂暮紫。茅居閨無人，遠思洵足美。門前百尺陰，蔭此一溪水。

夢蝶園（今改爲法華寺）：在永康里。漳人李茂春，隆武舉人，遯跡來臺，構茅亭居焉。

#### 陳永華記

昔莊周爲漆園吏，夢而化爲蝴蝶，栩栩然蝶也。人皆謂莊生善寐，余獨謂不然。夫心閒則意適，達生可以觀化，故處山林而不寂，入朝市而不棼。醒何必不夢，夢何必不蝶哉？吾友正青，善寐而喜莊氏書，晚年能自解脫；擇地於州治之東，伐芳闢圃，臨流而坐，日與二三小童，植蔬種竹，滋藥弄卉，卜處其中，而求名于於。夫正青，曠者也。其胸懷瀟灑，無物者也。無物，則無不物。故雖郊邑烟火之所比隣，遊客樵夫之所闕咽，而翛然自遠，竹籬茅舍，若在世外，閒花野草，時供枕席；則君眞栩栩然蝶矣。不夢，夢也；夢，尤夢也。余慕其景而未能自脫，且羨君之先得，因名其室曰「夢蝶處」，而爲文記之。

#### 巡臺御史張湄詩

疎林一碧漾清渠，物外翛然水竹居。指點昔年尋夢處，秋風蝴蝶自蘧蘧。

巡臺御史六十七詩

竟成禪室新迦葉，無復名園舊主人。漫說當年迷蝶夢，而今誰是獨醒身？

晉江王之科詩

愛此泉林好，來遊李氏園。沿溪花覆地，遶逕竹成垣。蝶夢空今古，經聲幾寂喧。酒闌酣索句，絕勝入桃源。

歲貢陳宗達詩

夢蝶人何在？空餘此地名。只今芳草綠，千載有餘清。

庠生黃元弼詩

舊時書舍幾經遷，翠栢修篁引客憐。人去蝶回渾是夢，僧歸花落已多年。茶廚不認辭煙鶴，竹徑猶存映月川。一片紅塵何處洗？南華此日有新篇。

樓仔林：在寧南坊。僞勇衛黃安故宅，改建爲施襄壯侯祠。今圯，基址尙存（別見「祠宇志」）。

聚星亭：在永康里。綠疇四繞，青嶂當窗。邑武解元李楨鎬園亭。其父某及伯叔俱高壽，知府倪象愷贈匾曰「聚星」。

巡臺御史張滬詩

梧竹陰森護短垣，羣峰飛落聚星園。海翁九十髮如鶴，門外水田秋稼繁。

## 墓(附)

五妃墓：在仁和里魁斗山。明寧靖王朱術桂妻袁氏、王氏、秀姑、梅姐、荷姐同葬此。國朝乾隆十一年，巡臺御史六十七、范咸命海防同知方邦基修之；立墓道碑於大南門外，並繫以詩。十六年，知縣魯鼎梅重修。

### 巡臺御史張淵詩

瘞玉埋香骨未塵，五妃青塚草長春。雲凝孤島魂相伴，直抵田橫五百人。

### 巡臺御史范咸詩

纍纍荒墳在海濱，魂銷骨冷爲傷神。須知不是經溝瀆，絕勝要離塚畔人。  
又逢上巳比北來，宿草新澆酒一杯。自古宮人斜畔土，清明可有紙錢灰？  
田妃金盃留遺穴，何似貞魂聚更奇。三百年中數忠節，五人個個是男兒。  
可憐椎髻文身地，小字人傳紀載新。却恨燕宮翻泯滅，英風獨顯費宮人。

### 庠生何借宜詩

寒煙衰草暗離披，隱隱高原見古碑。漫說從人皆妾婦，應誇死義是男兒。投繯不解王孫恨，奕世猶聞鬼子（魁斗山俗呼鬼子山）悲。異域天荒開世運，五常還是五人持。

### 舉人陳輝詩

精誠歸帝子，大節凜冰霜。慷慨同千古，從容共一堂。蘭焚山失色，玉瘞土留香。捲地悲風

至，蕭蕭起白楊。

庠生蔡定國詩

天兵鼓櫓逼江濱，祇把丹心質鬼神。君髮數莖猶自惜，妾身敢作未亡人？

鄭成功墓：在武定里洲仔尾，男經祔焉。後奉旨遷葬內地南安縣。

陳烈婦（爲參軍永華女）墓：在武定里洲仔尾，與其夫僞監國鄭克塽合塋。

明進士盧若騰墓：在澎湖。

明隆武舉人李茂春墓：在新昌里。

祥異

國朝順治十八年辛丑夏五月，鹿耳門潮水漲丈餘（鄭成功乘流入臺，事見後「兵燹」內）。

康熙十九年庚申夏六月，有星孛於西南，形如劍，長數十丈；經月乃隱。冬，有年。二十年辛酉；疫（先是，有神降於安平鎮陳永華宅曰天行使者；永華與相酌接。自此，僞鄭主臣凋喪殆盡）。

二十一年壬戌，地大震。秋七月，地生毛。九月，雨髮如絲。冬，饑（斗米值銀六錢餘）。

二十二年癸亥春，鯽魚潭涸。夏五月，大雨水，田園多冲陷。是月，澎湖港有物狀如鱷魚，登陸死（魚身長四、五尺，沿沙直上鳴聲鳴鳴，居民競焚楮錢送之，海，是夕仍登岸死）。六月癸巳午刻，澎湖潮水漲四尺（王師乘流克澎湖平之）。丁酉，有大星隕於海，聲如雷（是日明朱術桂投纜，嬪妾從死者五人）。秋八月壬子，鹿耳門潮水漲（是日靖海將軍候施琅奉旨統舟師入臺，蓋天心助順、地祇効靈云）。冬十有一月，雨雪冰（臺地氣煖，從無霜雪。是歲八月，甫入版圖，冬遂雨雪冰，堅寸許。地氣自北而南，運屬一統故也）。

二十五年丙寅夏四月甲辰辰刻，地震（臺地時震，罕有終年不震者；故不悉書，大震則書）。

二十九年庚午冬，大有年（蕩平以來，頻年豐收，是歲尤大稔）。

三十年辛未秋八月，大風，民居傾壞，船隻漂碎。

三十二年癸酉，大有年。

四十四年乙酉，冬饑。詔蠲本年糧米。

四十六年丁亥，冬饑。詔蠲糧米十分之三。

四十八年己丑夏，鹿耳門有大魚二，獲其一（狀似馬，脊上有鬃，長三、四寸；其尾如獅，腹下四鬚如四脚，浮游水面，或曰：卽海馬也）。



四十九年庚寅，冬饑。

五十年辛卯秋九月丁酉戌刻，地震。

五十一年壬辰，奉恩詔，蠲本年應徵粟石（先是，四十九年，奉上諭：直省地丁銀兩通行蠲免。部議勻爲兩年，五十年先蠲直隸及福建等九省。於是內地折色俱蠲，而臺灣以無「蠲免粟石」字樣，止免丁銀。臺廈道陳瓊，知府周元文援奉天府蠲免米豆之例，申詳巡撫黃秉中奏請，奉旨：臺灣府屬五十年應徵粟石；已經徵完在官。雖蠲免，小民無益；其應徵五十一年粟石，着行蠲免）。秋七月，臺江有物大如牛，至岸死。（高可五、六尺，豕面長鬚，雙耳竹批，牙齒堅利；皮似水牛，毛細如獺，四足如龜；有尾。飛行水上，舟人競挺之。後至海岸，竦身直立，聲三號，聞者震慄。既死，邑人圖形相告，竟莫知爲何物）。

五十三年甲午夏，大井頭街火（廷燒店舖數百間）。秋，大旱。詔蠲粟米十分之三。

五十四年乙未秋九月，大風，地震。

五十六年丁酉，冬饑。詔蠲本年錢糧十分之三。

五十九年庚子冬十月甲午朔，地大震。十二月庚子，又震（凡震十餘日，日震數次）。

。房屋傾倒，壓死居民。

六十年辛丑春，刺桐不花（說見「叢談」）。大雨水。（自三月己丑雨如注，至六月

丙申始霽。山崩川溢，田園沙壓。邑西南有物如大牛，冒雨犇騰，自瀨口入水，至三鯤身登岸，繞安平鎮城，由大港入於海。夏六月丙午，鹿耳門潮水漲八尺（是日，王師進港克復臺灣，事見「兵燹」內）。秋八月辛未，夜大風，天盡赤。發屋壞垣，官哨商漁船隻盡碎，兵民溺死甚多。冬十二月，詔蠲本年粟米。

雍正三年乙巳秋七月，大風。

六年戊申，東安坊民魏連妻陳氏一產四男。

七年己酉秋七月癸亥，大風。閏七月乙未，又大風。壞商哨船隻，兵民有溺死者。八年庚戌秋七月丙午，地震。

乾隆三年戊午，秋旱（田園無收者七千六百餘甲，豁免正供粟二萬一千五百石零，被災官莊豁銀有差）。

十年乙丑秋八月己卯，澎湖風災（賑銀六百兩）。

十一年丙寅，奉恩詔蠲免本年額徵粟石（十年九月二十日，奉上諭：閩省丙寅年地丁錢糧已全行蠲免，惟是臺灣府屬一廳四縣地畝額糧向不編徵銀兩，係徵收粟穀；今內地各郡既通行蠲免，而臺屬地畝因其編徵本色，不得一體邀免，非朕普遍加恩之意。着將臺灣府屬一廳四縣丙寅年額徵共粟一十六萬餘石全數蠲免）。

十四年己巳七月戊申，大雨水，冲陷保大東西二里田園（計八十四甲零）。

十五年庚午秋七月庚戌，大雨水，冲陷永康、武定、廣儲、西新化、新豐、仁德、北崇德等里田園（計一百四十三甲零）。八月己卯，颶風大作，連日壞民廬舍，臺厦商船擊碎百餘艘。庚辰丑刻，本府知府方邦基舟溺於南日（福清縣界。時題請實授，奉旨送部引見。七月戊辰登舟，八月乙亥自鹿耳門放洋，越己卯，遭風漂流一晝夜，至南日地方衝礁舟碎；隨從二十一人，獲生者僅四人）。

十六年辛未春正月己酉，大風。領餉（北路左營）守備蘇進德在洋漂沒。  
十七年壬申夏六月庚戌丑刻，地震，不爲災。

### 兵 燹（附）

明嘉靖四十二年，倭寇入北港（卽臺灣，詳見「沿革志」），其黨林道乾從之，尋遁去。

按是時倭寇擾閩，大將戚繼光敗之，遁入海。林道乾者，倭黨也，剽掠近海地，都督俞大猷追之至澎湖，道乾熟海道，遂勾倭遁入臺。大猷留偏師守澎，嚴哨鹿耳門外。已，道乾懼爲倭所併，又懼官軍追擊，揚帆直抵浚泥，攘其邊地以居，號道乾港。而臺地遭倭焚掠殘破，土番多避近山，倭亦旋去；以後未嘗至臺（「明史」所載外國諸傳可考）。舊志謂紅毛借地於倭，又謂紅毛攻逐倭寇；傳聞之誤也。至謂道乾艤舟打鼓山下，恣殺土番，取血和蜃灰以固舟；則流寇之慘毒

，固有可信者。

萬曆八年，海寇曾一本（廣東人）勾倭屯澎湖，往來剽掠。

萬曆三十二年秋七月，荷蘭（「明史」作和蘭，又稱阿南，即紅毛番也；舊志暨諸書俱稱荷蘭。其人深目長鼻，髮鬚眉皆赤，足長尺二寸，頎偉倍常，奉天主教。本國在西洋者，去中華絕遠，與佛郎機近；華人未嘗至。土產金銀、琥珀、瑪瑙、玻璃、天鵝絨、瑣服、哆囉噠，國土既富，轉販大泥、呂宋、咬囉吧諸國；遇中華貨物當意者，不惜厚貲。往來海上，所恃巨舟大礮。舟長三十丈、廣六丈、厚二尺餘，號曰夾板。樹五桅，桅如接筍，可高可低。帆以布爲之，盤旋如蛛網，八面受風，無往不順。後爲三層樓，旁設小廳，置大小銅礮。桅下有巨鐵礮，長二丈，發之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今所稱紅夷礮，卽其製也。柁後置照海大鏡，徑數尺，能照數百里。萬曆時，屢與佛郎機爭雄，然舟大難轉，或遇淺沙卽不能動，而其人又不善戰，往往挫衄焉）入澎湖。冬十月末，乃去。

先是，萬曆二十九年，荷蘭駕大艦、攜巨礮，薄香山澳，言欲通貢市；當事難之，不敢聞於朝，乃引去。有海澄人李錦及奸商潘秀、郭震，久居大泥，與荷蘭人習，語及中國事。錦曰：「若欲通貢市，無如漳州者。漳南有澎湖嶼，去海遠，誠奪而守之，貢市不難成也。」其酋麻章郎曰：「守土官不許，奈何？」曰：「稅使高築嗜金銀甚，若厚賄之，彼特疏上聞，天子必報可；守土官敢抗旨哉？」酋曰：「善！」錦乃代爲大泥國王書，一移梁、一移兵備副使、一移守將，俾秀

、震齋以來。守將陶拱聖大駭，亟白當事，繫秀於獄；震遂不敢入。初，秀與會約，入閩有成議，當遣舟相聞；而會下急不能待，即駕二大艦直抵澎湖。時汛兵已撤，遂登陸；伐木築舍爲久居計。錦亦潛入漳州偵探，詭言被獲逃還。當事已廉知其狀，並繫獄。已而，議遣二人諭其會還國，許以自贖；且拘震與俱。三人既與會成約，不欲自彰其失，第三云：「我國尙依違未定」。而當事所遣將校詹獻忠齋檄往諭者，乃多攜幣帛食物，覘其厚薄；海濱人又潛載貨物往市；會益觀望不肯去。當事屢遣使諭之，見會語輒不競，愈爲所慢。而案已遣心腹周之範詣會，說以三萬金餽菜，即許貢市。會喜，與之，盟已就矣。會總兵施德政令都司沈有容將兵往諭；有容負膽智，大聲論說，會心折，乃曰：「我從不聞此言」。其下人露刃相詰，有容無所懼，盛氣與辨。會乃悔悟，令之範還所贈金，止以哆囉噠、玻璃器及番刀、番酒餽菜，乞代奏通市。案不敢應。而撫按嚴禁奸民下海，犯者必誅。由是接濟路窮，番人無所得食，揚帆去。巡撫徐學聚劾秀、錦等罪，論死、遣戍有差。

萬曆末，荷蘭入北港，遂據之；築城以居，因稱臺灣。

紅毛據臺在萬曆末，詳載明史。第三云事耕鑿、設園闢，不言築城者，省文耳。以形勢考之，有城而後稱臺灣；其云稱臺灣，則築城之證也。且鯤身沙磧，海風飄蕩，無城不可以居；而當日園闢設於此，非無城可知。至其所耕鑿處，則當日謂之赤墘，未嘗稱臺灣也。竊意紅毛終信李錦奪澎湖、賄求貢市之說，覘此地未入版圖、無汛守，而濱海土番懲倭之害，徙居近山，遂先築此城，以爲根本，然後出據澎湖。蓋紅毛利在互市，非貪土地；不然，何不就膏壤而城之乎？又

各志皆云：鄭芝龍入臺在先，紅毛在後。考明給事中何楷靖海疏云：「自袁進、李忠、楊祿、楊策、鄭芝龍、李魁奇、鍾斌、劉香相繼爲亂，海上歲無寧息」。其下有「近則紅毛築城其中」之語。此疏上於崇禎八年，諸志有謂城即築於是年者。得毋因讀此疏而誤乎（疏別附「疆域志」）？天啓二年，荷蘭出據澎湖，築城守之。明年，毀其城。未幾，復築。

紅毛築城澎湖，要求互市；守土官懼禍，說以毀城遠徙，即許互市。紅毛從之，毀其城，移舟去。巡撫商周祚以遵諭遠徙上聞，然其據臺灣者自若也。已而，互市不成，紅毛怨，復築城。掠漁舟六百餘艘，俾華人運土石助築。尋犯廈門；官軍禦之，俘斬數十人。乃詭詞求款，再許毀城遠徙，而修築如故。已，又泊舟風櫃仔尾，出沒活嶼、白坑、東椗、莆頭、古雷、洪嶼、沙洲、甲洲間，而海寇季且復助之，濱海郡邑戒嚴。

天啓四年，巡撫南居益遣總兵俞咨臯復澎湖。

先是，居益上言：「臣入境以來，聞番船五艘復至，與風櫃仔船合，凡十有一艘，其勢愈熾。有小校陳士瑛者，先遣往咬啣吧，宣諭其王，至三角嶼，遇紅毛船，言咬啣吧王已往阿南國。因與士瑛偕至大泥，謁其王；王言咬啣吧國王已大集戰艦，議往澎湖求互市。若不見許，必至搆兵。蓋阿南即紅毛番國，而咬啣吧、大泥與之合謀，必不可以理論。爲今日計，非用兵不可」。因列上調兵足餉方略，部議從之。正月，遣將先城鎮海港，且築且戰。番人退守風櫃城，居益增兵往助攻擊，數月猶不退；乃大發兵，命咨臯督諸軍齊進。寇勢窘，兩遣使求緩兵，咨運米入舟即退去。諸將以窮寇莫追，許之。遂揚帆去。獨渠帥高文律等十二人據高樓自守，諸將破禽之，

獻俘於朝。澎湖之警以息，而其據臺灣者猶自若也。

天啓五年，海寇顏思齊剽掠海上，往來臺澎諸島，鄭芝龍等附之。

思齊，海澄人；一時群盜陳衷紀、楊六、楊七、劉香等皆其所部。芝龍，成功父也，南安石井人，字飛黃，小名一官。其大父紹祖爲泉州守葉善繼吏。芝龍方十歲，嘗戲投石子，誤中守額；守禽治之，見其容止，笑而釋焉。居無何，落魄去，之日本，娶倭婦，生成功；是夜，倭島萬火齊明，時天啓四年甲子也。已，芝龍與仲弟芝虎亡之思齊黨中爲盜。衷紀亦澄人，最桀驁；芝龍委身事之。以所剽掠與紅毛市，因居於臺。濱海窮民，每闌出爲紅毛耕作。臺有內地居人，自此始。適思齊死，衆推芝龍爲魁；然大權猶屬衷紀。朝議招撫，以善繼習芝龍，爲書招之。芝龍感激歸命。及降，善繼坐戟門，令芝龍兄弟泥首。芝龍素德善繼，屈意下之。而一軍皆譁，竟叛去。

崇禎元年秋九月，鄭芝龍殺陳衷紀於島上，率所部降。

天啓六年，巡撫朱一馮遣都司洪先春擊芝龍於漳浦之白鎮。會海潮夜生，先春漂泊失道，芝龍陰度前山及之；芝龍故有求撫意，迺佚先春。又自白鎮趣廈門，總兵俞咨臬與戰敗，又佚之。廈門人開城納之。泉守王猷遣人招諭。至是，率所部降於督師熊文燦。

崇禎三年，荷蘭犯廈門，鄭芝龍焚之，遁歸臺灣。

時豫章鄒維瑾撫閩，拜芝龍爲將。芝龍募龍溪人郭任功率十餘人夜浮荷蘭船尾，潛入焚之，獲荷蘭五十餘人；餘船悉遁，不敢窺內地者數年。

崇禎十年，荷蘭駕四船抵廣州求市；不可，乃遁歸。

蓋大姓有爲之主者，當道議駁斥或從中撓之。會總督張鏡心初至，力持不可，乃引歸。嗣爲奸民李葉榮所誘，交通總兵陳謙爲居停出入；事露，葉榮下吏，謙自請調用以避禍。爲兵科凌義渠所劾，坐逮訊。自是，沿海奸民不敢勾引，惟闌出貨物與市，而紅毛踞臺灣自若。

國朝順治十五年，甲螺（華言頭目也）郭懷一謀逐荷蘭；事覺被戮，漢人在臺者遭屠殆盡。

順治十八年夏五月，鄭成功入臺灣。冬十二月，荷蘭歸國。

先是，成功持明末朔踞廈門。由海道寇金陵，敗歸，勢蹙議遷；適紅毛甲螺何斌負債走廈，導之取臺。諸部以險阻爲難。成功意銳，東甲揆柁遂行，泊澎湖。狗曰：「貶吾鷓首所向」。至鹿耳門，潮水驟漲丈餘，大小戰艦縱橫畢入，乘濛霧引兵登岸。紅毛驚愕，以爲自天而下，倉皇遁入臺灣城。成功攻之；不克，乃築籬籬環七鯤身以逼之。十二月，復攻城，因風縱火，焚其夾板船。時遷界命下，悉遷各省沿海居民；紅毛度無所接濟，乃自引去。成功入居臺灣域，改稱安平鎮。安平，成功故里，在泉州；稱安平者，志首邱也（餘詳「沿革」、「古蹟」、「叢談」各志）。

康熙三十五年秋七月，新港民吳球謀亂伏誅。

球，新港東田尾人，好拳勇。有朱祐龍者，詐稱前明後裔，能遁法數。往來其家，陰集黨夥謀亂。鳳山縣吏陳樞之妻，球妹也。樞侵蝕課粟，官督之急，稱貸於球；球曰：「粟不必完矣。」



吾即日機事成，倉貯悉吾有也」。樞喜，因匿球家。尊祐龍爲國師，招集漸衆。其黨余金聲約保長林盛同舉事。盛伴許諾，夜奔赴府首告。北路參將陳貴率兵環其宅，擒獲球、樞、金聲等七人，訊之得實，皆杖斃；而祐龍竟莫知所向。

康熙六十年夏四月己酉，南路賊翁飛虎等倡亂。丁巳，敗官軍，進逼府治。五月辛酉朔，總兵歐陽凱、水師副將許雲、游擊游崇功等戰歿，府治陷。甲子，賊推朱一貴爲首，據府僭號。庚午，總督覺羅滿保自福州馳駐廈門，檄水師提督施世驥進剿，以南澳總兵藍廷珍統偏師佐之。六月辛丑，官兵集澎湖。丙午，入鹿耳門，遂復安平鎮。壬子，復府治，賊衆逃散。閏月丁卯，獲一貴、飛虎等，械送京師磔之；餘黨各正法。

上年，有高水壽首報傀儡山後朱一貴聚衆謀逆，鞠之無實，枷示逐水。是冬，天寒地震，民多失業，錢糧追呼逼迫，郡邑謠言肆起。

本年二月二十二日，總督覺羅滿保摺奏知府王珍居官辦事，任性不妥，請旨以汀州府知府高鐸調補，未至。三月間，南路匪類吳外、翁飛虎等十六人，在檳榔林唱戲拜把；粵匪杜君英、陳福壽主之，詭稱一貴在其家，遠近喧傳，盟黨響應。王珍攝鳳山縣篆，遣其次男同役往緝，混將鋸板採捕之人需索株連，各予重杖。吳外以他事被勾，逃入羅漢門內山。飛虎方負債，爲勢家所迫，乘機鼓煽，糾夥八十餘人。四月十九日，捏一貴名，豎旗岡山，搶汛塘軍器。癸午，入莊派飯。遇南路營把總帶兵遊巡，大呼逐之，兵盡遁。

報至府，總鎮歐陽凱遣右營遊擊周應龍帶兵四百名於二十一日往捕。時承平日久，臺兵多募

市井亡賴；內地抽撥者，半係換名頂替。倉皇調集，股票不前。是夜風雨，將旗吹折。又調新港、目加溜灣、蕭壩、麻豆四社土番挑運軍裝，沿途縱令搶掠。箭二滿，殺良民四人，淫漢婦、燔民舍，復斃八人。於是各里社紛紛會立僞旗。官軍頓桶仔坑；數日霖雨，多怨咨。邑治新港番衆入府沿街劫奪，縣官跟役逃散，不能禁，陰聽百姓毆殺之。

二十五日，岡山賊遁，過淡水溪。二十六日官軍進屯赤山。杜君英糾粵衆二千，與岡山賊合，遂掠新園、搗陣頭。二十七日，與官軍戰於赤山。南路營把總林富、鎮標右營領旗王奇生、革職把總江先達等爲前隊，俱陷歿。應龍乘肩輿督兵發砲，賊伏地無一傷者。驟薄官軍，莫能抵敵。又因泥濘，遂殲焉，南路盡陷。守將苗景龍奔匿萬丹港漁廬！賊執殺之。守備馬定國自刎死。應龍夜奔五十里，四鼓抵帥府。是日，遊擊劉得紫率兵往助，遇敗遽還。

二十八日，總鎮歐陽凱出駐春牛埔，文武各官紛紛搬眷登舟。王珍欲爲死守計，同知王禮入告曰：「道憲已登舟矣」。於是亦促裝相與登舟。鎮軍乏食，民有擔糜往餉者。

晦日，賊抵府，鎮軍與戰。水師副將許雲自安平率其子方度、家丁吳國珍、千總趙奇奉、林文煊、把總李茂吉等入援，斬殺頗多，賊退却。遊擊游崇功自笨港奉調至，與雲同駐南教場拒賊。

五月朔黎明，府治內應，焚府庫，賊衆蜂起蟄集，凱、雲、崇功俱戰死；諸偏裨或死或執（事詳「列傳」中）。餘或遇賊而遁，或因敗而匿，凡三十餘員不具錄。

是日，北路亦陷；守將羅萬倉死之，其妾蔣氏自縊以殉。惟淡水管都司陳策以阻遠，孤軍自保。應龍逃回泉州。臺協中營把總李碩赤山被傷，奔府，復奔舟。道標守備王國祥在鎮軍前，賊

衝之，奔道舟。千總許自重在南教場戰敗，走入萬守備舟。水師中營遊擊張彥賢、守備凌進、左營守備萬奏平、右營遊擊王鼎、守備揚進、千總朱明，各駕哨船，見賊陷府，揚帆去。中營千總劉清帶兵三十名伏路鯤身；右營把總鄭耀自打鼓港調回，協同伏路，見彥賢等去，相率隨之。左營把總陳福、右營把總尹成皆血疾，家丁扶入舟，跟蹤以逃。中營把總牛龍分防蚊港奉調，初二日船抵鹿耳門，見府已陷，遂赴澎湖。左營把總陳奇通從笨港奉調，帶兵船二隻，初三日到鹿耳門，亦收歸澎湖。臺廈道副使梁文煊、知府攝鳳山縣事王珍、同知王禮、知縣吳觀、縣丞馮迪、典史王定國、諸羅縣知縣朱夔、典史張青遠，各挾印信，於初二、初三等日齊抵澎湖。郡邑商民避難，絡繹海上；風恬浪靜，輕舸小艇飛渡重洋，臺航斷絕。

飛虎等議：據府難於統攝。有朱祖者，長泰人，無眷屬，飼鴨鳳山之大武汀。鴨甚蕃，賊夥往來，咸欺焉。乃以祖胃爲一貴。初四日，自鳳山逆居道署。越日，詭言洲仔尾海中浮出玉帶、七星旗，鼓吹往迎，以爲逆逆之符；僭號永和，蓋慮賊黨之相併也。十一日，祭天謁聖，歲貢林中桂等爲之贊禮。各穿戴戲場衣帽，騎牛，或以紅綠色綢布裹頭、棹帷蔽體，多跪足，不嫻拜跪。是日，遠近孩童數百，聚觀喧笑，忘乎其爲賊也。然行令頗嚴；掠民財物者，聞輒殺之；或民自撲殺，賊黨莫敢護。有粵賊，先年聘女府治，女嫌其貌寢不許；及是，乃夜持刀挾淫之。其母以告一貴，令捕殺於水仔尾。粵黨以入府無所獲，且亂自粵莊始，而一貴非粵產，因有異謀。飛虎等大殺之，赤嵌樓下血盈渠。杜君英乃遁往北路，嘯聚割據，戕殺閩人。南路粵民賴君奏等亦糾粵莊豎旗。賊黨遂成水火。

總督覺羅滿保聞變，一面具摺奏聞，一面飛調南澳鎮總兵藍廷珍暨銅山營、閩安協中營、鎮

閩將軍標右營、興化右營、督標左營、撫標中營各遊擊陸路提標中營、右營守備，後營遊擊，福寧右營、漳州左營、汀州左營各遊擊，雲霄營、興化左營、泉州、漳浦、閩安各守備，管領陸路官兵，從水路齊赴廈門聽令，不使沿途騷擾。初十日，輕騎滅從，由省起程。十一日，水師提督施世驥親統本標遊擊帶兵登舟出海。十四日，總督兼程抵廈，慰安居民、僱募船隻招納鄉勇、調遣將士。將梁文煊、王珍、王禮摘印看守；王珍於看守後病故，繫其子，跟究錢糧倉庫着落。其文職吳觀域等五員、武職周應龍、張彥賢等十六員，俱押赴軍前衝鋒効力。

十六日，提督舟抵澎湖，金門鎮右營遊擊兵船同到。提督在澎操練軍工，捐僱小艇爲攔岸之用。臺灣霖雨連月，賊人坐困。總督密募商船入臺偵探，多載魚鯨。賊善得鯨，酌以米粟。又令漁舟託言遭風漂泊，使壯士附船，用竹筒貯告示、蠟封之、繫腰間，至港輒從海底潛行登岸，入府遍掛；諭村莊市鎮有建「大清」旗號者，卽爲順民；諸色人等有寫「大清」二字貼縫衣帽者，卽免誅戮。由是各社紛紛遵辦，以候王師。

六月初九至十一日，各路官兵集澎湖凡萬七千人、將領八十餘員、船六百餘艘。十三日，提督統大軍放洋。總督在廈時，傳令諸將，從笨港、打鼓港、鹿耳門三道進攻，以分賊勢。仍各授錦囊，約澎湖放洋後啓視，則令齊攻鹿耳。十六日黎明，王師蔽海而至。壯士洪就、王速跳海尋港插標。澎湖右營守備林亮、臺協左營千總董方催船入港，潮水驟漲八尺，諸船盤礁並進，巨礮轟天。守口賊目鄭廷瑞等奔回府治。午刻，抵安平鎮，居民持香跪接，壺漿歡迎，遂登城。臙艦泊臺江，賊從海岸發巨礮，炸而自傷。

十七日，提督樓船進安平港。已刻，賊千餘人涉喜樹仔至四鯤身，將犯安平。官軍發砲，賊

仍故智，輒伏沙中；砲彈入沙，屍首飛越，亟遁歸。十九日辰刻負載車輪直犯鎮城，男婦齊出堵禦，官軍奮勇，殺賊百餘；復遁歸。

自五月中賊黨既分閩、粵、屢相併殺。閩恒散處，粵悉萃居，勢常不敵。南路賴君奏等所糾大莊十三、小莊六十四，並稱客莊，肆毒閩人。而永定、武平、上杭各縣之人，復與粵合，諸泉、漳人多舉家被殺被辱者。六月十三日，漳、泉糾黨數千，陸續分渡淡水，抵新園、小赤山、萬丹、濫濫莊等處，圖併客莊。王師已入安平，不之知也。連日互鬪，各有勝負。十九日，客莊齊豎「大清」旗，漳泉賊黨不鬪自潰，疊遭截殺，群奔至淡水溪；溪濶水深，溺死無算，積屍填港。後至者踐屍以渡。生還僅數百人。

府治之賊，猶連日列陳海岸；南至鹽埕、北至洲仔尾，凡十餘里，如堵如林。二十一日，總鎮藍廷珍、守備林亮等分兵從圓港、西港仔登岸，暗渡竿寮，遇賊於蘇厝甲，敗之。二十二日，復敗之於木柵仔、蔦松溪。是日，水師前營守備林秀等，由七鯤身瀨口入，遊擊朱文、謝希賢等由塗墾埕新街尾入，賊徒奔潰。已刻，各路官軍並會府治。

二十三日，提鎮行視郡中，宣布威惠。提督駐北教場，總鎮駐萬壽寺。二十七日，遣林秀等往北路勦捕。二十八日遇賊大目降莊，截殺之。一貴等走瀾裡溪，夜遁下加冬，絕食，復遁月眉潭；賊徒尙數百。

閏月初二日，再遣遊擊朱文略北路。先是，提督自澎湖遊擊張賊帶兵五百名，總督自廈、巡撫自省共調兵千三百名前往接應北路淡水管之兵下府夾攻。於是都司陳策兼程而下，未至，府治已克。隨飭朱文等相機勦撫。

初七日奉到六月初三日上諭臺灣衆民：「據督臣滿保等所奏，臺灣百姓，似有變動，滿保於五月初十日領兵起程。朕思爾等俱係內地之民，非賊寇之比；或爲饑寒所迫，或爲不肖官員剋剋，遂致一二匪類倡誘，衆人殺害，情知罪不能免，乃妄行強拒。其實與衆何涉。今若遽行征勦，朕心大有不忍；故諭總督滿保令其暫停進兵。爾等若卽就撫，自諒原爾罪；若執迷不悟，則遣大兵圍勦，俱成灰燼矣。臺灣只一海島，四面貨物俱不能到，本地所產不敷所用，祇賴閩省錢糧養生。前海賊佔據六十餘年，猶且勦服，不遺餘孽；今匪類數人，又何能爲？諭旨到時，卽將困迫情由訴明，改惡歸正，仍皆朕之赤子。朕知此事非爾等本願，必有不得已苦情；與其坐以待斃，不如苟且偷生，因而肆行擄掠。原其致此之罪，俱由不肖官員；爾等係朕歷年豢養良民，朕不忍勦除，故暫停進兵。若總督、提督、總兵官統領大兵前往圍勦，爾等安能支持？此旨一到，諒必就撫，不得執迷不悟，妄自取死。特諭。欽此！」遵卽於初八日遣官招撫。而一貴、飛虎等爲官軍所迫，竄入諸羅縣溝尾莊民楊旭家。旭與弟雄謀擒獻，醉之以酒；詭集六莊鄉壯爲防護，密約義民王仁和、楊石等中夜盡縛之。是早，交帶兵官林秀獻俘軍門。吳外等亦漸次擒獲。杜君英等就撫。俱械送京師。

九月，餘夥黃輝、卓敬等復糾衆屯小岡山。十二月，又有蔴瓜成、蘇清等堅旗爲孽。總鎮藍廷珍隨時捕獲，俱斬之。

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奉旨：朱一貴、翁飛虎、王玉全、張阿山、吳外、李勇、陳斤、凌遲處死。杜君英、陳福壽卽自行就撫，改爲卽處斬。其激變陣逃，失陷地方各文武員弁，分別治罪。南路堅「大清」旗之李直三、侯觀德等，從優議叙。給臺地守土義民劄付一百一十五張，引兵殺賊

義民筭付三十六張，擒賊義民筭付二十三張。雍正元年夏四月，千總何勉獲逸賊王忠，解省正法。是年，奉上諭：「臺灣地方，自古未屬中國；皇考以聖略神威取之，載入版圖。逆賊朱一貴等倡亂，佔據臺地，皇考籌畫周詳，指授地方官員遣調官兵，七日之內，勦滅數萬賊衆，克復全臺。皇考當春秋高邁，威揚海外，功德峻偉。官兵感戴皇考教養之恩，奮勇攻取，甚屬可嘉。固不必援引前例，後亦不得爲例。茲仰副皇考從優議叙之旨，官員現行議叙功加之外，着概行各加一等。總督滿保雖有失陷地方之罪，但一聞事發，即親往廈門撫慰衆心，遵依皇考指示，調遣官兵，七日之內克復臺灣；滿保着兼兵部尚書銜。提督施世驃統領大兵，徑渡海洋，鼓勵將士，屢經大戰，擊敗賊衆，七日之內克復臺灣，厥功甚大；施世驃着給與世襲頭等阿達哈哈番。總兵藍廷珍會協助施世驃；藍廷珍着給與世襲三等阿達哈哈番。水師營副將許雲，失陷臺灣，非關伊罪，奮勇前進，多殺賊衆，身又陣亡；着給與拜他拉布勒哈哈番。參將羅萬倉、遊擊游崇功俱係陣亡；羅萬倉、游崇功着給與拖沙拉哈番。歐陽凱着追贈太子少保」。

又，上諭：「兵部進藏及克復臺灣有功人員，其現在者，俱已邀恩議叙；惟已經身故者，未得議叙。同爲國家立功之人，乃以身故之後，不得均霑恩卹，朕心深爲憫惻。爾部着卽酌加議叙，著爲定例，以副朕褒錄有功至意。欽此！」遵旨，議准將立功身故之副將、遊擊、守備、千總、把總二十一員，均准廕一子監生，給與執照。其官兵陣傷者，頭等傷給銀三十兩，二等傷給銀二十五兩，三等傷給銀二十兩，四等傷給銀十五兩，五等傷給銀十兩。其兵丁身故者，照陣亡例給與祭葬銀兩。

## 叢談

朱文公遊福建省鼓山，尋地脈占之；慨然曰：「龍渡海矣。五百年後，海外當開大郡」。今臺入版圖，適符其數。

明廈門僧貫一，偶於寺中夜坐，見籬外陂陀有光，連三夕，怪之；因掘地得古磚，面刻古隸四行。其文曰：「草雞夜鳴，長耳大尾。干頭銜鼠，拍水而起。殺人如麻，血成海水。起年滅年，六甲更始。庚小熙暉，太和千紀」。僧茫然不解其說，藏之。後鄭芝龍以天啓甲子起海中爲羣盜，其子孫復據臺灣；至我朝康熙癸亥，克塽始降。海中擾亂者，整六十年。所謂草雞長耳大尾，寓鄭字也；干頭銜鼠，寓甲子字也。餘皆一一不爽。古所稱詩妖者，非耶？

鄭成功起兵猖獗，有僧識其前因，語人曰：「此東海大鯨也」。問：「何時而滅」？僧曰：「歸東卽滅矣」。凡成功兵到處，海水皆暴漲。順治辛丑攻臺灣，紅毛先夢見一人冠帶騎鯨，從鹿耳門入；未幾，成功突至，紅毛遂遁。明年五月，其轄下人復夢一鯨，冠帶乘馬由鯤身出外海，而成功遽卒。正應「歸東卽滅」之語，異哉！

紅毛爲僞鄭所逐，地大震。鄭克塽降，朱一貴反，皆大震。又朱逆欲作之先，諸羅兩山崩，噴沙如血；土人謂爲山鬪。



臺人買牛縱之山，使生息。犢大成羣，設欄圍之，俟其餒，乃漸飼以水草，由是馴服，可耕可輓。相傳紅毛時，南北二路設牛頭司董其事；今則間或行之，而飼之家者爲多。

明太監王三保舟至臺，植薑岡山上，至今尙有產者；名三保薑，可療病。然有意求之，終不可得。

陸路提督萬公正色，有海舶將之日本，行至雞籠山後，爲東流所牽，抵一山下；舟中七十五人，皆莫識此山爲何地。有四人登山覓路，見異類數輩馳至，攫一人共噉之。餘三人逃歸，遇一人於莽中，與之語，則泉人也。攜之登舟，具道妖物噉人狀。莽中人曰：「彼非妖，卽此土人也。蛇首人身，能飛行，然所越不過尋丈耳。往時余舟陷此地，同伴皆遭噉，惟余獨免」。問其故，則舉項間一物曰：「彼畏此不敢相逼」。視之，則雄黃也。衆皆喜曰：「吾輩生矣」。因客中有貨雄黃者，啓篋得百餘斤，各把一握。頃之，蛇首數百飛來，將近船，忽俯伏不敢仰視；尋驚顧而去。後水轉西流，其舟仍回廈門。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八月事也。

新港巡檢羅開勳任滿回內地，雍正八年自澎湖放洋，遭風折桅，僅存船壳，漂流二十七晝夜，泊安南，得生還。亦僞事也。

康熙辛丑八月十三日，邑治怪風暴雨，屋瓦皆飛。風雨中流火條條，竟夜燭天。海

水驟漲，擊碎大小船隻殆盡，或飄上平陸。人一舉足，則風颺顛仆。乾隆壬申八月初三日，邑治大風，府文廟樞星門石柱四根齊折；樹葉焦赤如焚，月餘始生新葉。或曰麒麟風，澎湖多有之，故鮮草木云。

七夕，臺女設果品、花粉向簷前禱祝，云祭七星娘。男則殺狗祭魁星。諸生會飲，甲拈一聯云：『今霄織女喜逢牛』。乙隨對云：『此處奎星偏嗜狗』。甲曰：『牽牛，乃宿也』。乙曰：『天狗，非星乎』？一座絕倒。

臺中蜥蜴能鳴，過澎湖則不鳴。□山吳鈞大詩云：『蟲過海東也饒舌，便於蚓竅出蠅聲』。

中秋夜，士子歡博達旦，製餅象月，硃書「元」字以鬪采。侍御張鷟洲詩云：『畫餅香中人盡醉，嫦娥親見奪元歸』。

論曰：果蔬魚肉，味之正也，而昌歎羊羶有嗜焉；五經子史，文之至也；而集古金石有錄焉。故法制禁令，或視爲故常；一聞鬼神之靈爽，則憐然懼矣。異語法言，或置若罔聞；而偶聆里巷之俚詞，反聳然悟矣。蓋習見則異者常，而罕聞則常者異也。茲志在臺言臺，會無足異。而亦既異矣，使肆力搜討焉，好事者或以爲枕中秘，未可知也。



## 林 跋

余少從先伯父大夫宦遊南北，閱歷頗廣，而未有海外之觀也。歲庚午，以武安學副移訓臺灣郡庠，臺邑其附郭也。既至，覽其山川，詢其土俗，輒心焉數之，以爲風景固殊。迨搜邑舊志而披閱之，或事異勢殊、或政更俗革，其所紀載，間有紕漏。未嘗不慨然曰：宰斯邑者，奈何弗修？越明季，邑侯魯公欲新之。冬，乃設局，命余綜其務。時搜採草創，且勤且慎者，諸紳士之勞也；考核必精、論斷必嚴者，德化進士王君之譔述也。而王君猶慮或有遺議，必示余曰：某事核否？某文確否？而乃衷之魯侯。且夫魯侯，史才也。志，固史之支也。侯曩蒞德化，緝其邑志，膾炙人口；所贊襄者，王君之力。以茲志而交訂互潤，繁者刪之，闕者補之，杼華摛藻，不使有雷同勦說者，蓋欲就臺志臺，成一「臺灣縣志」而已。

余維志之修也，猶射侯然。脫令承訛襲故、因陋就簡，抑或著作自命，不屑屑矩矱於先民，是卽射者之失其正鵠也。可謂命中之技乎？則以此修志，不如無修。今茲之志異是。於疆域正其修廣，於土物辨其異同，於禮儀、學校明其隆替，於財賦、建置別其增損；而且政治之競絀、人才之淑慝、兵災之示警，與夫武備、文藝難以類舉者，莫不

井井有條，詳其始末，俛寓目者瞭如指掌，燦若列眉；而志之美集矣。以視前志，不超然遠哉？世之齷齪者，既不足以語此；而彬彬者，亦或未之及焉。則信乎其爲海外之一大觀也。不揆譎陋，竊附數言於末。

時乾隆壬申小春月，臺郡儒學鐸者，沙陽林起述謹跋

## 後記

這本王必昌總輯的「重修臺灣縣志」，在臺灣祇有省立臺北圖書館藏有此書。原志修於清乾隆十七年，同年刊；但由於內有「尊唐王爲帝，建號隆武」之類詞句，在當時認爲不妥，曾經刪削重刻。「北圖」各藏有一部，原刊本缺卷十四、十五，重刻本卷首脫裝「重修臺灣縣志姓氏」一頁。今據重刻本排印（因原刊本已缺兩卷），補其缺頁。至刪削部份，仍照原刊本復舊，並加〔 〕用示區別。惟卷十四、十五兩卷有無刪削之處，因乏原刊本可資校勘，不得而知。（千祥）